

魏書一 武帝紀第一

太祖武皇帝，沛國譙人也，姓曹，諱操，字孟德，漢相國參之後。（曹瞞傳曰）：太祖一名吉利，小字阿瞞。王沈魏書曰：其先出於黃帝。當高陽世，陸終之子曰安，是為曹姓。周武王克殷，存先世之後，封曹俠於邾。春秋之世，與於盟會，逮至戰國，為楚所滅。子孫分流，或家於沛。漢高祖之起，曹參以功封平陽侯，世襲爵土，絕而複紹，至今適嗣國於容城。桓帝世，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，封費亭侯。司馬彪續漢書曰：騰父節，字元偉，素以仁厚稱。鄰人有亡豕者，與節豕相類，詣門認之，節不與爭；後所亡豕自還其家，豕主人大慚，送所認豕，並辭謝節，節笑而受之。由是鄉黨貴歎焉。長子伯興，次子仲興，次子叔興。騰字季興，少除黃門從官。永甯元年，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，騰應其選。太子特親愛騰，飲食賞賜與眾有異。順帝即位，為小黃門，遷至中常侍大長秋。在省闥三十餘年，曆事四帝，未嘗有過。好進達賢能，終無所毀傷。其所稱薦，若陳留虞放、邊韶、南陽延固、張溫、弘農張奐、潁川堂谿典等，皆致位公卿，而不伐其善。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，益州刺史種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箋，上太守，並奏騰內臣外交，所不當為，請免官治罪。帝曰：「箋自外來，騰書不出，非其罪也。」乃寢暠奏。騰不以介意，常稱歎暠，以為暠得事上之節。暠後為司徒，語人曰：「今日為公，乃曹常侍恩也。」騰之行事，皆此類也。桓帝即位，以騰先帝舊臣，忠孝彰著，封費亭侯，加位特進。太和三年，追尊騰曰高皇帝。養子嵩嗣，官至太尉，莫能審其生出本末。續漢書曰：嵩字巨高。質性敦慎，所在忠孝。為司隸校尉，靈帝擢拜大司農、大鴻臚，代崔烈為太尉。黃初元年，追尊嵩曰太皇帝。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雲：嵩，夏侯氏之子，夏侯惇之叔父。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。嵩生太祖。

太祖少機警，有權數，而任俠放蕩，不治行業，故世人未之奇也；曹瞞傳雲：太祖少好飛鷹走狗，遊蕩無度，其叔父數言之於嵩。太祖患之，後逢叔父於路，乃陽敗面一；叔父怪而問其故，太祖曰：「卒中惡風。」叔父以告嵩。嵩驚愕，呼太祖，太祖口貌如故。嵩問曰：「叔父言汝中風，已差乎？」太祖曰：「初不中風，但失愛於叔父，故見罔耳。」嵩乃疑焉。自後叔父有所告，嵩終不復信，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。惟梁國橋玄、南陽何顒異焉。玄謂太祖曰：「天下將亂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！」魏書曰：太尉橋玄，世名知人，睹太祖而異之，曰：「吾見天下名士多矣，未有若君者也！君善自持。吾老矣！原以妻子為託。」由是聲名益重。續漢書曰：玄字公祖，嚴明有才略，長於人物。張璠漢紀曰：玄曆位中外，以剛斷稱，謙儉下士，不以王爵私親。光和中為太尉，以久病策罷，拜太中大夫，卒，家貧乏產業，柩無所殯。當世以此稱為名臣。世語曰：玄謂太祖曰：「君未有名，可交許子將。」太祖乃造子將，子將納焉，由是知名。孫盛異同雜語雲：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，讓覺之；乃舞手戟於庭，逾垣而出。才武絕人，莫之能害。博覽群書，特好兵法，抄集諸家兵法，名曰接要，又注孫武十三篇，皆傳於世。嘗問許子將：「我何如人？」子將不答。固問之，子將曰：「子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。」太祖大笑。年二十，舉孝廉為郎，除洛陽北部尉，遷頓丘令，曹瞞傳曰：太祖初入尉廡，繕治四門。造五色棒，縣門左右各十餘枚，有犯禁，不避豪強，皆棒殺之。後數月，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，即殺之。京師斂跡，莫敢犯者。近習寵臣鹹疾之，然不能傷，於是共稱薦之，故遷為頓丘令。徵拜議郎。魏書曰：太祖從妹夫強侯宋奇被誅，從坐免官。後以能明古學，複徵拜議郎。先是大將軍竇武、太傅陳蕃謀誅閹官，反為所害。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，奸邪盈朝，善人壅塞，其言甚切；靈帝不能用。是後詔書敕三府：舉奏州縣政理無效，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。三公傾邪，皆希世見詔用，貨賂並行，強者為怨，不見舉奏，弱者守道，多被陷毀。太祖疾之。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，因此複上書切諫，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。奏上，天子感悟，以示三府責讓之，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。是後政教日亂，豪猾益熾，多所摧毀；太祖知不可匡正，遂不復獻言。

光和末，黃巾起。拜騎都尉，討潁川賊。遷為濟南相，國有十餘縣，長吏多阿附貴戚，贓汙狼藉，於是奏免其八；禁斷淫祀，奸宄逃竄，郡界肅然。魏書曰：長吏受取貪饕，依倚貴勢，曆前相不見舉；聞太祖至，咸皆舉免，小大震怖，奸宄遁逃，竄入他郡。政教大行，一郡清平。初，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，故其國為立祠，青州諸郡轉相仿效，濟南尤盛，至六百餘祠。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，奢侈日甚，民坐貧窮，曆世長吏無敢禁絕者。太祖到，皆毀壞祠屋，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。及至秉政，遂除奸邪鬼神之事，世之淫祀由此遂絕。久之，徵還為東郡太守；不就，稱疾歸鄉里。魏書曰：於是權臣專朝，貴戚橫恣。太祖不能違道取容。數數幹忤，恐為家禍，遂乞留宿衛。拜議郎，常托疾病，輒告歸鄉里；築室城外，春夏習讀書傳，秋冬弋獵，以自娛樂。

頃之，冀州刺史王芬、南陽許攸、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，謀廢靈帝，立合肥侯，以告太祖，太祖拒之。芬等遂敗。司馬彪九州春秋曰：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，楷曰：「天文不利宦者，黃門、常侍（貴）族滅矣。」逸喜。芬曰：「若然者，芬原驅除。」於是與攸等結謀。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，芬等謀因此作難，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，求得起兵。會北方有赤氣，東西竟天，太史上言「當有陰謀，不宜北行」，帝乃止。敕芬罷兵，俄而徵之。芬懼，自殺。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：「夫廢立之事，天下之至不祥也。古人有權成敗、計輕重而行之者，伊尹、霍光是也。伊尹懷至忠之誠，據宰臣之勢，處官司之上，故進退廢置，計從事立。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，藉宗臣之位，內因太后秉政之重，外有群卿同欲之勢，昌邑即位日淺，未有貴寵，朝乏讜臣，議出密近，故計行如轉圓，事成如摧朽。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，未睹當今之難。諸君自度，結眾連黨，何若七國？合肥之貴，孰若吳、楚？而造作非常，欲望必克，不亦危乎！」

金城邊章、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，眾十餘萬，天下騷動。徵太祖為典軍校尉。會靈帝崩，太子即位，太后臨朝。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，太后不聽。進乃召董卓，欲以脅太后，魏書曰：太祖聞而笑之曰：「閹豎之官，古今宜有，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，使至於此。既治其罪，當誅元惡，一獄吏足矣，何必紛紛召外將乎？欲盡誅之，事必宣露，吾見其敗也。」卓未至而進見殺。卓到，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，京都大亂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，欲與計事。太祖乃變易姓名，間行東歸。魏曰：太祖以卓終必覆敗，遂不就拜，逃歸鄉里。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；伯奢不在，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，取馬及物，太祖手刃擊殺數人。世語曰：太祖過伯奢。伯奢出行，五子皆在，備賓主禮。太祖自以背卓命，疑其圖己，手劍夜殺八人而去。孫盛雜記曰：太祖聞其食器聲，以為圖己，遂夜殺之。既而悽愴曰：「甯我負人，毋人負我！」遂行。出關，過中牟，為亭長所疑，執詣縣，邑中或竊識之，為請得解。世語曰：中牟疑是亡人，見拘於縣。時掾亦已被卓書；唯功曹心知是太祖，以世方亂，不宜拘天下雄俊，因白令釋之。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。太祖至陳留，散家財，合義兵，將以誅卓。冬十二月，始起兵於己吾，世語曰：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，使起兵，眾有五千人。是歲中平六年也。

初平元年春正月，後將軍袁術、冀州牧韓馥、英雄記曰：馥字文節，潁川人。為禦史中丞。董卓舉為冀州牧。于時冀州民人殷盛，兵糧優足。袁紹之在勃海，馥恐其興兵，遣數部從事守之，不得動搖。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，陳卓罪惡，雲「見逼迫，無以自救，企望義兵，解國患難。」馥得移，請諸從事問曰：「今當助袁氏邪，助董卓邪？」治中從事劉子惠曰：「今興兵為國，何謂袁、董！」馥自知言短而有慚色。子惠復言：「兵者凶事，不可為首；今宜往視他州，有發動者，然後和之。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，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。」馥然之。馥乃作書與紹，道卓之惡，聽其舉兵。豫州刺史孔伋、英雄記曰：伋字公緒，陳留人。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雲：「孔公緒能清談高論，嘯枯吹生。」兗州刺史劉岱、岱，劉繇之兄，事見吳志。河內太守王匡、英雄記曰：匡字公節，泰山人。輕財好施，以任俠聞。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，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。會進敗，匡還州裏。起家，拜河內太守。謝承後漢書曰：匡少與蔡邕善。其年為卓軍所敗，走還泰山，收集勁勇得數千人，欲與張邈合。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。班親屬不勝憤怒，與太祖並勢，共殺匡。勃海太守袁紹、陳留太守張邈、東郡

太守橋瑁、英雄記曰：瑁字元偉，玄族子。先為兗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山陽太守袁遺、遺字伯業，紹從兄。為長安令。河間張超嘗薦遺于太尉硃俊，稱遺「有冠世之懿，幹時之量。其忠允亮直，固天所縱；若乃包羅載籍，管綜百氏，登高能賦，睹物知名，求之今日，邈焉靡儔。」事在超集合。英雄記曰：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，為袁術所敗。太祖稱「長大而能勤學者，惟吾與袁伯業耳。」語在文帝典論。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子勳傳。同時俱起兵，眾各數萬，推紹為盟主。太祖行奮武將軍。

二月，卓聞兵起，乃徙天子都長安。卓留屯洛陽，遂焚宮室。是時紹屯河內，邈、岱、瑁、遺屯酸棗，術屯南陽，仙屯潁川，馥在鄴。卓兵強，紹等莫敢先進。太祖曰：「舉義兵以誅暴亂，大眾已合，諸君何疑？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，倚王室之重，據二周之險，東向以臨天下；雖以無道行之，猶足為患。今焚燒宮室，劫遷天子，海內震動，不知所歸，此天亡之時也。一戰而天下定矣，不可失也。」遂引兵西，將據成皋。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。到滎陽汴水，遇卓將徐榮，與戰不利，士卒死傷甚多。太祖為流矢所中，所乘馬被創，從弟洪以馬與太祖，得夜遁去。榮見太祖所將兵少，力戰盡日，謂酸棗未易攻也，亦引兵還。

太祖到酸棗，諸軍兵十餘萬，日置酒高會，不圖進取。太祖責讓之，因為謀曰：「諸君聽吾計，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，酸棗諸將守成皋，據敖倉，塞轅轅、太谷，全制其險；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、析，入武關，以震三輔；皆高壘深壁，勿與戰，益為疑兵，示天下形勢，以順誅逆，可立定也。今兵以義動，持疑而不進，失天下之望，竊為諸君恥之！」邈等不能用。

太祖兵少，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，刺史陳溫、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。還到龍亢，士卒多叛。魏書曰：兵謀叛，夜燒太祖帳，太祖手劍殺數十人，餘皆披靡，乃得出營；其不叛者五百餘人。至銍、建平，複收兵得千餘人，進屯河內。

劉岱與橋瑁相惡，岱殺瑁，以王肱領東郡太守。

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，太祖拒之。魏書載太祖答紹曰：「董卓之罪，暴于四海，吾等合大眾、興義兵而遠近莫不回應，此以義動故也。今幼主微弱，制于奸臣，未有昌邑亡國之釁，而一旦改易，天下其孰安之？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。」紹又嘗得一玉印，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，太祖由是笑而惡焉。魏書曰：太祖大笑曰：「吾不聽汝也。」紹複使人說太祖曰：「今袁公勢盛兵強，二子已長，天下群英，孰逾於此？」太祖不應。由是益不直紹，圖誅滅之。

二年春，紹、馥遂立虞為帝，虞終不敢當。

夏四月，卓還長安。

秋七月，袁紹脅韓馥，取冀州。

黑山賊于毒、白繞、眭固等眭，中隨反。十餘萬眾略魏郡、東郡，王肱不能禦，太祖引兵入東郡，擊白繞于濮陽，破之。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，治東武陽。

三年春，太祖軍頓丘，毒等攻東武陽。太祖乃引兵西入山，攻毒等本屯。魏書曰：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。太祖曰：「孫臏救趙而攻魏，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。使賊聞我西而還，武陽自解也；不還，我能敗其本屯，虜不能拔武陽必矣。」遂乃行。毒聞之，棄武陽還。太祖要擊眭固，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，皆大破之。魏書曰：於夫羅者，南單于子也。中平中，發匈奴兵，於夫羅率以助漢。會本國反，殺南單于，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。因天下撓亂，與西河白波賊合，破太原、河內，抄略諸郡為寇。

夏四月，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。卓將李傕、郭汜等殺允攻布，布敗，東出武關。傕等擅朝政。

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，殺任城相鄭遂，轉入東平。劉岱欲擊之，鮑信諫曰：「今賊眾百萬，百姓皆震恐，士卒無鬥志，不可敵也。觀賊眾群輩相隨，軍無輜重，唯以鈔略為資，今不若畜士眾之力，先為固守。彼欲戰不得，攻又不能，其勢必離散，後選精銳，據其要害，擊之可破也。」岱不從，遂與戰，果為所殺。世語曰：岱既死，陳宮謂太祖曰：「州今無主，而王命斷絕，宮請說州中，明府尋往牧之，資之以收天下，此霸王之業也。」宮說別駕、治中曰：「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；曹東郡，命世之才也，若迎以牧州，必寧生民。」鮑信等亦謂之然。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。遂進兵擊黃巾于壽張東。信力戰鬥死，僅而破之。魏書曰：太祖將步騎千餘人，行視戰地，卒抵賊營，戰不利，死者數百人，引還。賊尋前進。黃巾為賊久，數乘勝，兵皆精悍。太祖舊兵少，新兵不習練，舉軍皆懼。太祖被甲嬰胄，親巡將士，明勸賞罰，眾乃複奮，承間討擊，賊稍折退。賊乃移書太祖曰：「昔在濟南，毀壞神壇，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，似若知道，今更迷惑。漢行已盡，黃家當立。天之大運，非君才力所能存也。」太祖見檄書，呵罵之，數開示降路；遂設奇伏，晝夜會戰，戰輒禽獲，賊乃退走。購求信喪不得，眾乃刻木如信形狀，祭而哭焉。追黃巾至濟北。乞降。冬，受降卒三十餘萬，男女百餘萬口，收其精銳者，號為青州兵。

袁術與紹有隙，術求援於公孫瓚，瓚使劉備屯高唐，單經屯平原，陶謙屯發幹，以逼紹。太祖與紹會擊，皆破之。

四年春，軍鄆城。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，術引軍入陳留，屯封丘，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。術使將劉詳屯匡亭。太祖擊詳，術救之，與戰，大破之。術退保封丘，遂圍之，未合，術走襄邑，追到太壽，決渠水灌城。走寧陵，又追之，走九江。夏，太祖還軍定陶。

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，自稱天子；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，取泰山華、費，略任城。秋，太祖征陶謙，下十餘城，謙守城不敢出。

是歲，孫策受袁術使渡江，數年間遂有江東。

興平元年春，太祖自徐州還，初，太祖父嵩，去官後還譙，董卓之亂，避難琅邪，為陶謙所害，故太祖志在複讎東伐。世語曰：嵩在泰山華縣。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，劭兵未至，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。嵩家以為劭迎，不設備。謙兵至，殺太祖弟德于門中。嵩懼，穿後垣，先出其妾，妾肥，不時得出；嵩逃於廁，與妾俱被害，闔門皆死。劭懼，棄官赴袁紹。後太祖定冀州，劭時已死。韋曜吳書曰：太祖迎嵩，輜重百餘兩。陶謙遣都尉張闔將騎二百衛送，闔於泰山華、費間殺嵩，取財物，因奔淮南。太祖歸咎於陶謙，故伐之。夏，使荀彧、程昱守鄆城，複征陶謙，拔五城，遂略地至東海。還過郟，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，要太祖。太祖擊破之，遂攻拔襄賁，所過多所殘戮。孫盛曰：夫伐罪吊民，古之令軌；罪謙之由，而殘其屬部，過矣。

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，郡縣皆應。荀彧、程昱保鄆城，范、東阿二縣固守，太祖乃引軍還。布到，攻鄆城不能下，西屯濮陽。太祖曰：「布一旦得一州，不能據東平，斷亢父、泰山之道乘險要我，而乃屯濮陽，吾知其無能為也。」遂進軍攻之。布出兵戰，先以騎犯青州兵。青州兵奔，太祖陳亂，馳突火出，墜馬，燒左手掌。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，遂引去。袁 獻帝春秋曰：太祖圍濮陽，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，太祖得入城。燒其東門，示無反意。及戰，軍敗。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，問曰：「曹操何在？」太祖曰：「乘黃馬走者是也。」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。門火猶盛，太祖突火而出。未至營止，諸將未與太祖相見，皆怖。太祖乃自力勞軍，令軍

中促為攻具，進複攻之，與布相守百餘日。蝗蟲起，百姓大餓，布糧食亦盡，各引去。

秋九月，太祖還鄆城。布到乘氏，為其縣人李進所破，東屯山陽。於是紹使人說太祖，欲連和。太祖新失兗州，軍食盡，將許之。程昱止太祖，太祖從之。冬十月，太祖至東阿。

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，人相食，乃罷吏兵新募者。陶謙死，劉備代之。

二年春，襲定陶。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，未拔。會呂布至，又擊破之。夏，布將薛蘭、李封屯鉅野，太祖攻之，布救蘭，蘭敗，布走，遂斬蘭等。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，時太祖兵少，設伏，縱奇兵擊，大破之。魏書曰：於是兵皆出取麥，在者不能千人，屯營不固。太祖乃令婦人守陴，悉兵拒之。屯西有大堤，其南樹木幽深。布疑有伏，乃相謂曰：「曹操多譎，勿入伏中。」引軍屯南十餘裏。明日複來，太祖隱兵堤裏，出半兵堤外。布益進，乃令輕兵挑戰，既合，伏兵乃悉乘堤，步騎並進，大破之，獲其鼓車，追至其營而還。布夜走，太祖複攻，拔定陶，分兵平諸縣。布東奔劉備，張邈從布，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。秋八月，圍雍丘。冬十月，天子拜太祖兗州牧。十二月，雍丘潰，超自殺。夷邈三族。邈詣袁術請救，為其眾所殺，兗州平，遂東略陳地。

是歲，長安亂，天子東遷，敗于曹陽，渡河幸安邑。

建安元年春正月，太祖軍臨武平，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。

太祖將迎天子，諸將或疑，荀彧、程昱勸之，乃遣曹洪將兵西迎，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葛奴拒險，洪不得進。

汝南、潁川黃巾何儀、劉辟、黃邵、何曼等，眾各數萬，初應袁術，又附孫堅。二月，太祖進軍討破之，斬辟、邵等，儀及其眾皆降。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，夏六月，遷鎮東將軍，封費亭侯。秋七月，楊奉、韓暹以天子還洛陽，獻帝春秋曰：天子初至洛陽，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。使張楊繕治宮室，名殿曰揚安殿，八月，帝乃遷居。奉別屯梁。太祖遂至洛陽，衛京都，暹遁走。天子假太祖節鉞，錄尚書事。獻帝紀曰：又領司隸校尉。洛陽殘破，董昭等勸太祖都許。九月，車駕出轅轅而東，以太祖為大將軍，封武平侯。自天子西遷，朝廷日亂，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。張璠漢紀曰：初，天子敗於曹陽，欲浮河東下。侍中太史令王立曰：「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鬥，過天津，熒惑又逆行守北河，不可犯也。」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，將自軹關東出。立又謂宗正劉艾曰：「前太白守天關，與熒惑會；金火交會，革命之象也。漢祚終矣，晉、魏必有興者。」立後數言於帝曰：「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常盛，代火者土也，承漢者魏也，能安天下者，曹姓也，唯委任曹氏而已。」公聞之，使人語立曰：「知公忠於朝廷，然天道深遠，幸勿多言。」

天子之東也，奉自梁欲要之，不及。冬十月，公征奉，奉南奔袁術，遂攻其梁屯，拔之。於是以袁紹為太尉，紹恥班在公下，不肯受。公乃固辭，以大將軍讓紹。天子拜公司空，行車騎將軍。是歲用棗祗、韓浩等議，始興屯田。魏書曰：自遭荒亂，率乏糧穀。諸軍並起，無終歲之計，饑則寇略，飽則棄餘，瓦解流離，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。袁紹之在河北，軍人仰食桑椹。袁術在江、淮，取給蒲贏。民人相食，州裏蕭條。公曰：「夫定國之術，在於強兵足食，秦人以急農兼天下，孝武以屯田定西域，此先代之良式也。」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，得谷百萬斛。於是州郡例置田官，所在積穀。征伐四方，無運糧之勞，遂兼滅群賊，克平天下。

呂布襲劉備，取下邳。備來奔。程昱說公曰：「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，終不為人下，不如早圖之。」公曰：「方今收英雄時也，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，不可。」

張濟自關中走南陽。濟死，從子繡領其眾。二年春正月，公到宛。張繡降，既而悔之，複反。公與戰，軍敗，為流矢所中，長子昂、弟子安民遇害。魏書曰：公所乘馬名絕影，為流矢所中，傷頰及足，並中公右臂。世語曰：昂不能騎，進馬於公，公故免，而昂遇害。公乃引兵還舞陰，繡將騎來鈔，公擊破之。繡奔穰，與劉表合。公謂諸將曰：「吾降張繡等，失不便取其質，以至於此。吾知所以敗。諸卿觀之，自今已後不復敗矣。」遂還許。世語曰：舊制，三公領兵入見，皆交戟又顙而前。初，公將討張繡，入覲天子，時始複此制。公自此不復朝見。

袁術欲稱帝於淮南，使人告呂布。布收其使，上其書。術怒，攻布，為布所破。秋九月，術侵陳，公東征之。術聞公自來，棄軍走，留其將橋蕤、李豐、梁綱、樂就；公到，擊破蕤等，皆斬之。術走渡淮。公還許。

公之自舞陰還也，南陽、章陵諸縣複叛為繡，公遣曹洪擊之，不利，還屯葉，數為繡、表所侵。冬十一月，公自南征，至宛。魏書曰：臨涓水，祠亡將士，歔歔流涕，眾皆感慟。表將鄧濟據湖陽。攻拔之，生擒濟，湖陽降。攻舞陰，下之。

三年春正月，公還許，初置軍師祭酒。三月，公圍張繡於穰。夏五月，劉表遣兵救繡，以絕軍後。獻帝春秋曰：袁紹叛卒詣公雲：「田豐使紹早襲許，若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四海可指麾而定。」公乃解繡圍。公將引還，繡兵來，公軍不得進，連營稍前。公與荀彧書曰：「賊來追吾，雖日行數裏，吾策之，到安眾，破繡必矣。」到安眾，繡與表兵合守險，公軍前後受敵。公乃夜鑿險為地道，悉過輜重，設奇兵。會明，賊謂公為遁也，悉軍來追。乃縱奇兵步騎夾攻，大破之。秋七月，公還許。荀彧問公：「前以策賊必破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虜遇吾歸師，而與吾死地戰，吾是以知勝矣。」

呂布複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，公遣夏侯惇救之，不利。備為順所敗。九月，公東征布。冬十月，屠彭城，獲其相侯諧。進至下邳，布自將騎逆擊。大破之，獲其驍將成廉。追至城下，布恐，欲降。陳宮等沮其計，求救於術，勸布出戰，戰又敗，乃還固守，攻之不下。時公連戰，士卒罷，欲還，用荀攸、郭嘉計，遂決泗、沂水以灌城。月餘，布將宋憲、魏續等執陳宮，舉城降，生禽布、宮，皆殺之。太山臧霸、孫觀、吳敦、尹禮、昌豸各聚眾。布之破劉備也，霸等悉從布。布敗，獲霸等，公厚納待，遂割青、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，分琅邪、東海、北海為城陽、利城、昌慮郡。

初，公為兗州，以東平畢諶為別駕。張邈之叛也，邈劫諶母弟妻子；公謝遣之，曰：「卿老母在彼，可去。」諶頓首無二心，公嘉之，為之流涕。既出，遂亡歸。及布破，諶生得，眾為諶懼，公曰：「夫人孝於其親者，豈不亦忠於君乎！吾所求也。」以為魯相。魏書曰：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、大長秋梁紹、少府孔融有隙，欲使公以他過誅之。公曰：「當今天下土崩瓦解，雄豪並起，輔相君長，人懷怏怏，各有自為之心，此上下相疑之秋也，雖以無嫌待之，猶懼未信；如有所除，則誰不自危？且夫起布衣，在塵垢之間，為庸人之所陵陷，可勝怨乎！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群情以安，如何忘之？」紹以為公外託公義，內實離異，深懷怨望。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，幾至於死，孔融竟不免於誅滅，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！非知之難，其在行之，信矣。

四年春二月，公還至昌邑。張楊將楊醜殺楊，眭固又殺醜，以其眾屬袁紹，屯射犬。夏四月，進軍臨河，使史渙、曹仁渡河擊之。固使楊故長史薛洪、河內太守繆尚留守，自將兵北迎紹求救，與渙、仁相遇犬城。交戰，大破之，斬固。公遂濟河，圍射犬。洪、尚率眾降，封為列侯，還軍敖倉。以魏種為河內太守，屬以河北事。

初，公舉種孝廉。兗州叛，公曰：「唯魏種且不棄孤也。」及聞種走，公怒曰：「種不南走越、

北走胡，不置汝也！」既下射犬，生禽種，公曰：「唯其才也！」釋其縛而用之。

是時袁紹既並公孫瓚，兼四州之地，眾十餘萬，將進軍攻許，諸將以為不可敵，公曰：「吾知紹之為人，志大而智小，色厲而膽薄，忌克而少威，兵多而分畫不明，將驕而政令不一，土地雖廣，糧食雖豐，適足以為吾奉也。」秋八月，公進軍黎陽，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、北海、東安，留於禁屯河上。九月，公還許，分兵守官渡。冬十一月，張繡率眾降，封列侯。十二月，公軍官渡。

袁術自敗於陳，稍困，袁譚自青州遣迎之。術欲從下邳北過，公遣劉備、硃靈要之。會術病死。程昱、郭嘉聞公遣備，言於公曰：「劉備不可縱。」公悔，追之不及。備之未東也，陰與董承等謀反，至下邳，遂殺徐州刺史車胄，舉兵屯沛。遣劉岱、王忠擊之，不克。獻帝春秋曰：備謂岱等曰：「使汝百人來，其無如我何；曹公自來，未可知耳！」魏武故事曰：岱字公山，沛國人。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，封列侯。魏略曰：王忠，扶風人，少為亭長。三輔亂，忠饑乏啖人，隨輩南向武關。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；忠不欲去，因率等作逆擊之，奪其兵，聚眾千餘人以歸公。拜忠中郎將，從征討。五官將知忠嘗啖人，因從駕出行，令俳取塚間髑髏系著忠馬鞍，以為歡笑。

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，封為列侯。

五年春正月，董承等謀泄，皆伏誅。公將自東征備，諸將皆曰：「與公爭天下者，袁紹也。今紹方來而棄之東，紹乘人後，若何？」公曰：「夫劉備，人傑也，今不擊，必為後患。孫盛魏氏春秋雲：答諸將曰：「劉備，人傑也，將生憂寡人。」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，既多潤色，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，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，於失實也，不亦彌遠乎！凡孫盛制書，多用左氏以易舊文，如此者非一。嗟乎，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？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，而用夫差分死之言，尤非其類。袁紹雖有大志，而見事遲，必不動也。」郭嘉亦勸公，遂東擊備，破之，生禽其將夏侯博。備走奔紹，獲其妻子。備將關羽屯下邳，複進攻之，羽降。昌豸叛為備，又攻破之。公還官渡，紹卒不出。

二月，紹遣郭圖、淳于瓊、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，紹引兵至黎陽，將渡河。夏四月，公北救延。荀攸說公曰：「今兵少不敵，分其勢乃可。公到延津，若將渡兵向其後者，紹必西應之，然後輕兵襲白馬，掩其不備，顏良可禽也。」公從之。紹聞兵渡，即分兵西應之。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，未至十餘裏，良大驚，來逆戰。使張遼、關羽前登，擊破，斬良。遂解白馬圍，徙其民，循河而西。紹於是渡河追公軍，至延津南。公勒兵駐營南阪下，使登壘望之，曰：「可五六百騎。」有頃，複白：「騎稍多，步兵不可勝數。」公曰：「勿複白。」乃令騎解鞍放馬。是時，白馬輜重就道。諸將以為敵騎多，不如還保營。荀攸曰：「此所以餌敵，如何去之！」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。諸將複白：「可上馬。」公曰：「未也。」有頃，騎至稍多，或分趣輜重。公曰：「可矣。」乃皆上馬。時騎不滿六百，遂縱兵擊，大破之，斬醜。良、醜皆紹名將也，再戰，悉禽，紹軍大震。公還軍官渡。紹進保陽武。關羽亡歸劉備。

八月，紹連營稍前，依沙塹為屯，東西數十裏。公亦分營與相當，合戰不利。羽鑿齒漢晉春秋曰：許攸說紹曰：「公無與操相攻也。急分諸軍持之，而徑從他道迎天子，則事立濟矣。」紹不從，曰：「吾要當先圍取之。」攸怒。時公兵不滿萬，傷者十二三。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，已有眾五千，自後百戰百勝，敗者十二三而已矣。但一破黃巾，受降卒三十餘萬，餘所吞併，不可悉紀；雖征戰損傷，未應如此之少也。夫結營相守，異於摧鋒決戰。本紀雲：「紹眾十餘萬，屯營東西數十裏。」魏太祖雖機變無方，略不世出，安有以數千之兵，而得逾時相抗者哉？以理而言，竊謂不然。紹為屯數十裏，公能分營與相當，此兵不得甚少，一也。紹若有十倍之眾，理應當悉力圍守，使出入斷絕，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，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，揚旌往還，曾

無抵閔，明紹力不能制，是不得甚少，二也。諸書皆雲公坑紹眾八萬，或雲七萬。夫八萬人奔散，非八千人所能縛，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，何緣力能制之？是不得甚少，三也。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，非其實錄也。按鍾繇傳雲：「公與紹相持，繇為司隸，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。」本紀及世語並雲公時有騎六百餘匹，繇馬為安在哉？紹複進臨官渡，起土山地道。公亦於內作之，以相應。紹射營中，矢如雨下，行者皆蒙楯，眾大懼。時公糧少，與荀彧書，議欲還許。彧以為「紹悉眾聚官渡，欲與公決勝敗。公以至弱當至強，若不能制，必為所乘，是天下之大機也。且紹，布衣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。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，何向而不濟！」公從之。

孫策聞公與紹相持，乃謀襲許，未發，為刺客所殺。

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，略許下。紹使劉備助辟，公使曹仁擊破之。備走，遂破辟屯。

袁紹運谷車數千乘至，公用荀攸計，遣徐晃、史渙邀擊，大破之，盡燒其車。公與紹相拒連月，雖比戰斬將，然眾少糧盡，士卒疲乏。公謂運者曰：「卻十五日為汝破紹，不復勞汝矣。」冬十月，紹遣車運穀，使淳於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，宿紹營北四十裏。紹謀臣許攸貪財，紹不能足，來奔，因說公擊瓊等。左右疑之，荀攸、賈詡勸公。公乃留曹洪守，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，會明至。瓊等望見公兵少，出陳門外。公急擊之，瓊退保營，遂攻之。紹遣騎救瓊。左右或言「賊騎稍近，請分兵拒之」。公怒曰：「賊在背後，乃白！」士卒皆殊死戰，大破瓊等，皆斬之。曹瞞傳曰：公聞攸來，跣出迎之，撫掌笑曰：「（子卿遠）（子遠，卿）來，吾事濟矣！」既入坐，謂公曰：「袁氏軍盛，何以待之？今有幾糧乎？」公曰：「尚可支一歲。」攸曰：「無是，更言之！」又曰：「可支半歲。」攸曰：「足下不欲破袁氏邪，何言之不實也！」公曰：「向言戲之耳。其實可一月，為之柰何？」攸曰：「公孤軍獨守，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，此危急之日也。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，在故市、烏巢，屯軍無嚴備；今以輕兵襲之，不意而至，燔其積聚，不過三日，袁氏自敗也。」公大喜，乃選精銳步騎，皆用袁軍旗幟，銜枚縛馬口，夜從間道出，人抱束薪，所曆道有問者，語之曰：「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，遣兵以益備。」聞者信以為然，皆自若。既至，圍屯，大放火，營中驚亂。大破之，盡燔其糧穀寶貨，斬督將眭元進、騎督韓莒子、呂威璜、趙叡等首，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，未死，殺士卒千餘人，皆取鼻，牛馬割脣舌，以示紹軍。將士皆怛懼。時有夜得仲簡，將以詣麾下，公謂曰：「何為如是？」仲簡曰：「勝負自天，何用為問乎！」公意欲不殺。許攸曰：「明旦鑒於鏡，此益不忘人。」乃殺之。紹初聞公之擊瓊，謂長子譚曰：「就彼攻瓊等，吾攻拔其營，彼固無所歸矣！」乃使張郃、高覽攻曹洪。郃等聞瓊破，遂來降。紹眾大潰，紹及譚棄軍走，渡河。追之不及，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，虜其眾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公上言「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，刻作金璽，遣故任長畢瑜詣虞，為說命錄之數。又紹與臣書雲：『可都鄆城，當有所立。』擅鑄金銀印，孝廉計吏，皆往詣紹。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雲：『今海內喪敗，天意實在我家，神應有徵，當在尊兄。南兄臣下欲使即位，南兄言，以年則北兄長，以位則北兄重。便欲送璽，會曹操斷道。』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，而凶逆無道，乃至於此。輒勒兵馬，與戰官渡，乘聖朝之威，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，遂大破潰。紹與子譚輕身迸走。凡斬首七萬餘級，輜重財物巨億。」公收紹書中，得許下及軍中人書，皆焚之。魏氏春秋曰：公雲：「當紹之強，孤猶不能自保，而況眾人乎！」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。

初，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、宋之分，遼東殷墟，古遼字，見三蒼。善天文，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于梁、沛之間，其鋒不可當。至是凡五十年，而公破紹，天下莫敵矣。

六年夏四月，揚兵河上，擊紹倉亭軍，破之。紹歸，複收散卒，攻定諸叛郡縣。九月，公還許。紹之未破也，使劉備略汝南，汝南賊共都等應之。遣蔡揚擊都，不利，為都所破。公南征備。備聞公自行，走奔劉表，都等皆散。

七年春正月，公軍譙，令曰：「吾起義兵，為天下除暴亂。舊土人民，死喪略盡，國中終日行，不見所識，使吾悽愴傷懷。其舉義兵已來，將士絕無後者，求其親戚以後之，授土田，官給耕牛，置學師以教之。為存者立廟，使祀其先人，魂而有靈，吾百年之後何恨哉！」遂至浚儀，治睢陽渠，遣使乙太牢祀橋玄。褒賞令載公祀文曰：「故太尉橋公，誕敷明德，汎愛博容。國念明訓，士思令謨。靈幽體翳，邈哉晞矣！吾以幼年，逮升堂室，特以頑鄙之姿，為大君子所納。增榮益觀，皆由獎助，猶仲尼稱不如顏淵，李生之厚歎賈複。士死知己，懷此無忘。又承從容約誓之言：『殂逝之後，路有經由，不以鬥酒只雞過相沃酹，車過三步，腹痛勿怪！』雖臨時戲笑之言，非至親之篤好，胡肯為此辭乎？匪謂靈忿，能詒己疾，懷舊惟顧，念之悽愴。奉命東征，屯次鄉里，北望貴土，乃心陵墓。裁致薄奠，公其尚饗！」進軍官渡。

紹自軍破後，發病歐血，夏五月死。小子尚代，譚自號車騎將軍，屯黎陽。秋九月，公征之，連戰。譚、尚數敗退，固守。

八年春三月，攻其郭，乃出戰，擊，大破之，譚、尚夜遁。夏四月，進軍鄴。五月還許，留賈信屯黎陽。

己酉，令曰：「司馬法『將軍死綏』，魏書曰：綏，卻也。有前一尺，無卻一寸。故趙括之母，乞不坐括。是古之將者，軍破於外，而家受罪於內也。自命將征行，但賞功而不罰罪，非國典也。其令諸將出征，敗軍者抵罪，失利者免官爵。」魏書載庚申令曰：「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，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，所謂『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』。管仲曰：『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，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，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。』未聞無能之人，不鬥之士，並受祿賞，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。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，不賞不戰之士；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賞功能。論者之言，一似管窺虎歟！」

秋七月，令曰：「喪亂已來，十有五年，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，吾甚傷之。其令郡國各脩文學，縣滿五百戶置校官，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，庶幾先王之道不廢，而有以益於天下。」

八月，公征劉表，軍西平。公之去鄴而南也，譚、尚爭冀州，譚為尚所敗，走保平原。尚攻之急，譚遣辛毗乞降請救。諸將皆疑，荀攸勸公許之，魏書曰：公雲：「我攻呂布，表不為寇，官渡之役，不救袁紹，此自守之賊也，宜為後圖。譚、尚狡猾，當乘其亂。縱譚挾詐，不終束手，使我破尚，偏收其地，利自多矣。」乃許之。公乃引軍還。冬十月，到黎陽，為子整與譚結婚。臣松之案：紹死至此，過週五月耳。譚雖出後其伯，不為紹服三年，而於再期之內以行吉禮，悖矣。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；今雲結婚，未必便以此年成禮。尚聞公北，乃釋平原還鄴。東平呂曠、呂翔叛尚，屯陽平，率其眾降，封為列侯。魏書曰：譚之圍解，陰以將軍印綬假曠。曠受印送之，公曰：「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。欲使我攻尚，得以其間略民聚眾，尚之破，可得自強以乘我弊也。尚破我盛，何弊之乘乎？」

九年春正月，濟河，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。二月，尚復攻譚，留蘇由、審配守鄴。公進軍到洹水，由降。既至，攻鄴，為土山、地道。武安長尹楷屯毛城，通上黨糧道。夏四月，留曹洪攻鄴，公自將擊楷，破之而還。尚將沮鵠守邯鄲，沮音菹，河朔間今猶有此姓。鵠，沮授子也。又擊拔之。易陽令韓範、涉長梁岐舉縣降，賜爵關內侯。五月，毀土山、地道，作圍巉，決漳水灌城；城中餓死者過半。秋七月，尚還救鄴，諸將皆以為「此歸師，人自為戰，不如避之」。公曰：「尚從大道來，當避之；若循西山來者，此成禽耳。」尚果循西山來，臨滏水為營。曹瞞傳曰：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，皆曰「定從西道，已在邯鄲」。公大喜，會諸將曰：「孤已得冀州，諸君知之乎？」皆曰：「不知。」公曰：「諸君方見不久也。」夜遣兵犯圍，公逆擊破走之，遂圍其營。未合，尚懼，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，公不許，為圍益急。尚夜遁，保祁山，追擊之。其將馬延、張顗等臨陳降，眾大潰，尚走中山。盡獲其輜重，得尚印綬節鉞，使尚降

人示其家，城中崩沮。八月，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。配逆戰，敗，生禽配，斬之，鄴定。公臨祀紹墓，哭之流涕；慰勞紹妻，還其家人寶物，賜雜繒絮，廩食之。孫盛雲：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，將以懲惡勸善，永彰鑒戒。紹因世艱危，遂懷逆謀，上議神器，下幹國紀。薦社汙宅，古之制也，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塚，加恩於饕餮之室，為政之道，於斯蹟矣。夫匿怨友人，前哲所恥，稅驂舊館，義無虛涕，苟道乖好絕，何哭之有！昔漢高失之於項氏，魏武遵謬於此舉，豈非百慮之一失也。

初，紹與公共起兵，紹問公曰：「若事不輯，則方面何所可據？」公曰：「足下意以為何如？」紹曰：「吾南據河，北阻燕、代，兼戎狄之眾，南向以爭天下，庶可以濟乎？」公曰：「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禦之，無所不可。」傅子曰：太祖又雲：「湯、武之王，豈同土哉？若以險固為資，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。」

九月，令曰：「河北罹袁氏之難，其令無出今年租賦！」重豪強兼併之法，百姓喜悅。魏書載公令曰：「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袁氏之治也，使豪強擅恣，親戚兼併；下民貧弱，代出租賦，銜鬻家財，不足應命；審配宗族，至乃藏匿罪人，為逋逃主。欲望百姓親附，甲兵強盛，豈可得邪！其收田租畝四升，戶出絹二匹、綿二斤而已，他不得擅興發。郡國守相明檢察之，無令強民有所隱藏，而弱民兼賦也。」天子以公領冀州牧，公讓還兗州。

公之圍鄴也，譚略取甘陵、安平、勃海、河間。尚敗，還中山。譚攻之，尚奔故安，遂並其眾。公遣譚書，責以負約，與之絕婚，女還，然後進軍。譚懼，拔平原，走保南皮。十二月，公入平原，略定諸縣。

十年春正月，攻譚，破之，斬譚，誅其妻子，冀州平。魏書曰：公攻譚，旦及日中不決；公乃自執桴鼓，士卒咸奮，應時破陷。下令曰：「其與袁氏同惡者，與之更始。」令民不得複私讎，禁厚葬，皆一之於法。是月，袁熙大將焦觸、張南等叛攻熙、尚，熙、尚奔三郡烏丸。觸等舉其縣降，封為列侯。初討譚時，民亡椎冰，臣松之以為討譚時，川渠水凍，使民椎冰以通船，民憚役而亡。令不得降。頃之，亡民有詣門首者，公謂曰：「聽汝則違令，殺汝則誅首，歸深自藏，無為吏所獲。」民垂泣而去；後竟捕得。

夏四月，黑山賊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，封為列侯。故安趙犢、霍奴等殺幽州刺史、涿郡太守。三郡烏丸攻鮮於輔於獷平。續漢書郡國志曰：獷平，縣名，屬漁陽郡。秋八月，公征之，斬犢等，乃渡潞河救獷平，烏丸奔走出塞。

九月，令曰：「阿党比周，先聖所疾也。聞冀州俗，父子異部，更相毀譽。昔直不疑無兄，世人謂之盜嫂；第五伯魚三娶孤女，謂之搗婦翁；王鳳擅權，穀永比之申伯，王商忠議，張匡謂之左道：此皆以白為黑，欺天罔君者也。吾欲整齊風俗，四者不除，吾以為羞。」冬十月，公還鄴。

初，袁紹以甥高幹領並州牧，公之拔鄴，幹降，遂以為刺史。幹聞公討烏丸，乃以州叛，執上党太守，舉兵守壺關口。遣樂進、李典擊之，幹還守壺關城。十一年春正月，公征幹。幹聞之，乃留其別將守城，走入匈奴，求救於單于，單于不受。公圍壺關三月，拔之。幹遂走荊州，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。

秋八月，公東征海賊管承，至淳于，遣樂進、李典擊破之，承走入海島。割東海之襄贛、郟、戚以益琅邪，省昌慮郡。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：「夫治世禦眾，建立輔弼，誠在面從，詩稱『聽用我謀，庶無大悔』，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。吾充重任，每懼失中，頻年已來，不聞嘉謀，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？自今以後，諸掾屬治中、別駕，常以月旦各言其失，吾將覽焉。」

三郡烏丸承天下亂，破幽州，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。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，以家人子為己女，妻焉。遼西單于蹋頓尤強，為紹所厚，故尚兄弟歸之，數入塞為害。公將征之，鑿渠，自呼入泝水，泝音孤。名平虜渠；又從洶河口洶音句。鑿入潞河，名泉州渠，以通海。

十二月春二月，公自淳於還鄴。丁酉，令曰：「吾起義兵誅暴亂，於今十九年，所征必克，豈吾功哉？乃賢士大夫之力也。天下雖未悉定，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；而專饗其勞，吾何以安焉！其促定功行封。」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，皆為列侯，其餘各以次受封，及複死事之孤，輕重各有差。魏書載公令曰：「昔趙奢、竇嬰之為將也，受賜千金，一朝散之，故能濟成大功，永世流聲。吾讀其文，未嘗不慕其為人也。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，幸賴賢人不愛其謀，群士不遺其力，是夷險平亂，而吾得竊大賞，戶邑三萬。追思竇嬰散金之義，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、蔡者，庶以疇答眾勞，不擅大惠也。宜差死事之孤，以租穀及之。若年殷用足，租奉畢入，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。」

將北征三郡烏丸，諸將皆曰：「袁尚，亡虜耳，夷狄貪而無親，豈能為尚用？今深入征之，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。萬一為變，事不可悔。」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，勸公行。夏五月，至無終。秋七月，大水，傍海道不通，田疇請為鄉導，公從之。引軍出盧龍塞，塞外道絕不通，乃塹山堙穀五百餘裏，經白檀，曆平岡，涉鮮卑庭，東指柳城。未至二百里，虜乃知之。尚、熙與蹋頓、遼西單于樓班、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。八月，登白狼山，卒與虜遇，眾甚盛。公車重在後，被甲者少，左右皆懼。公登高，望虜陳不整，乃縱兵擊之，使張遼為先鋒，虜眾大崩，斬蹋頓及名王已下，胡、漢降者二十餘萬口。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、北平諸豪，棄其種人，與尚、熙奔遼東，眾尚有數千騎。初，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。及公破烏丸，或說公遂征之，尚兄弟可禽也。公曰：「吾方使康斬送尚、熙首，不煩兵矣。」九月，公引兵自柳城還，曹瞞傳曰：時寒且旱，二百里無複水，軍又乏食，殺馬數千匹以為糧，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。既還，科問前諫者，眾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懼。公皆厚賞之，曰：「孤前行，乘危以徼幸，雖得之，天所佐也，故不可以為常。諸君之諫，萬安之計，是以相賞，後勿難言之。」康即斬尚、熙及速僕丸等，傳其首。諸將或問：「公還而康斬送尚、熙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彼素畏尚等，吾急之則並力，緩之則自相圖，其勢然也。」十一月至易水，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、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公還鄴，作玄武池以肄舟師。肄，以四反。三蒼曰：「肄，習也。」漢罷三公官，置丞相、御史大夫。夏六月，以公為丞相。獻帝起居注曰：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。御史大夫不領中丞，置長史一人。先賢行狀曰：璆字（孟平）（孟玉），廣陵人。少履清爽，立朝正色。歷任城、汝南、東海三郡，所在化行。被徵當還，為袁術所劫。術僭號，欲授以上公之位，璆終不為屈。術死後，璆得術璽，致之漢朝，拜衛尉太常；公為丞相，以位讓璆焉。

秋七月，公南征劉表。八月，表卒，其子琮代，屯襄陽，劉備屯樊。九月，公到新野，琮遂降，備走夏口。公進軍江陵，下令荊州吏民，與之更始。乃論荊州服從之功，侯者十五人，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，使統本兵，引用荊州名士韓嵩、鄧義等。衛恆四體書勢序曰：上谷王次仲善隸書，始為楷法。至靈帝好書，世多能者。而師宜官為最，甚矜其能，每書，輒削焚其割。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，候其醉而竊其割，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。於是公欲為洛陽令，鵠以為北部尉。鵠後依劉表。及荊州平，公募求鵠，鵠懼，自縛詣門，署軍假司馬，使在秘書，以（勤）書自效。公嘗懸著帳中，及以釘壁玩之，謂勝宜官。鵠字孟黃，安定人。魏宮殿題署，皆鵠書也。皇甫謐逸士傳曰：汝南王俊，字子文，少為范滂、許章所識，與南陽岑晁善。公之為布衣，特愛俊；俊亦稱公有治世之具。及袁紹與弟術喪母，歸葬汝南，俊與公會之，會者三萬人。公於外密語俊曰：「天下將亂，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。欲濟天下，為百姓請命，不先誅此二子，亂今作矣。」俊曰：「如卿之言，濟天下者，舍卿復誰？」相對而笑。俊為人外靜而內明，不應州郡三府之命。公車徵，不到，避地居武陵，歸俊者一百餘家。帝之都許，複徵

為尚書，又不就。劉表見紹強，陰與紹通，俊謂表曰：「曹公，天下之雄也，必能興霸道，繼桓、文之功者也。今乃釋近而就遠，如有一朝之急，遙望漠北之救，不亦難乎！」表不從。俊年六十四，以壽終於武陵，公聞而哀傷。及平荊州，自臨江迎喪，改葬於江陵，表為先賢也。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，遣兵給軍。十二月，孫權為備攻合肥。公自江陵征備，至巴丘，遣張熹救合肥。權聞熹至，乃走。公至赤壁，與備戰，不利。於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軍還。備遂有荊州、江南諸郡。山陽公載記曰：公船艦為備所燒，引軍從華容道步歸，遇泥濘，道不通，天又大風，悉使羸兵負草填之，騎乃得過。羸兵為人馬所蹈藉，陷泥中，死者甚眾。軍既得出，公大喜，諸將問之，公曰：「劉備，吾儔也。但得計少晚；向使早放火，吾徒無類矣。」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。孫盛異同評曰：按吳志，劉備先破公軍，然後權攻合肥，而此記雲權先攻合肥，後有赤壁之事。二者不同，吳志為是。

十四年春三月，軍至譙，作輕舟，治水軍。秋七月，自渦入淮，出肥水，軍合肥。辛未，令曰：「自頃已來，軍數征行，或遇疫氣，吏士死亡不歸，家室怨曠，百姓流離，而仁者豈樂之哉？不得已也。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，縣官勿絕廩，長吏存恤撫循，以稱吾意。」置揚州郡縣長吏，開芍陂屯田。十二月，軍還譙。

十五年春，下令曰：「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，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！及其得賢也，曾不出閭巷，豈幸相遇哉？上之人不求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賢之急時也。『孟公綽為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』。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！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？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。」冬，作銅雀台。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：「孤始舉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，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，欲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譽，使世士明知之；故在濟南，始除殘去穢，平心選舉，違迕諸常侍。以為強豪所忿，恐致家禍，故以病還。去官之後，年紀尚少，顧視同歲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為老，內自圖之，從此卻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。故以四時歸鄉里，於譙東五十裏築精舍，欲秋夏讀書，冬春射獵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，絕賓客往來之望，然不能得如意。後徵為都尉，遷典軍校尉，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，然後題墓道言『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』，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難，興舉義兵。是時合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損，不欲多之；所以然者，多兵意盛，與強敵爭，倘更為禍始。故汴水之戰數千，後還到揚州更募，亦復不過三千人，此其本志有限也。後領兗州，破降黃巾三十萬眾。又袁術僭號於九江，下皆稱臣，名門曰建號門，衣被皆為天子之制，兩婦預爭為皇后。志計已定，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，露布天下，答言『曹公尚在，未可也』。後孤討禽其四將，獲其人眾，遂使術窮亡解沮，發病而死。及至袁紹據河北，兵勢強盛，孤自度勢，實不敵之，但計投死為國，以義滅身，足垂於後。幸而破紹，梟其二子。又劉表自以為宗室，包藏奸心，乍前乍卻，以觀世事，據有當州，孤複定之，遂平天下。身為宰相，人臣之貴已極，意望已過矣。今孤言此，若為自大，欲人言盡，故無諱耳。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。或者人見孤強盛，又性不信天命之事，恐私心相評，言有不遜之志，妄相忖度，每用耿耿。齊桓、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，以其兵勢廣大，猶能奉事周室也。論語雲『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可謂至德矣』，夫能以大事小也。昔樂毅走趙，趙王欲與之圖燕，樂毅伏而垂泣，對曰：『臣事昭王，猶事天王；臣若獲戾，放在他國，沒世然後已，不忍謀趙之徒隸，況燕後嗣乎！』胡亥之殺蒙恬也，恬曰：『自吾先人及至子孫，積信於秦三世矣；今臣將兵三十餘萬，其勢足以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。』孤每讀此二人書，未嘗不愴然流涕也。孤祖父以至孤身，皆當親重之任，可謂見信者矣，以及（子植）（子桓）兄弟，過於三世矣。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，常以語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謂之言：『顧我萬年之後，汝曹皆當出嫁，欲令傳道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。』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，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，恐人不信之故。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，歸就武平侯國，實不可也。何者？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。既為子孫計，又已敗則國家傾危，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，此所不得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為侯，固辭不受，

今更欲受之，非欲複以為榮，欲以為外援，為萬安計。孤聞介推之避晉封。申胥之逃楚賞，未嘗不舍書而歎，有以自省也。奉國威靈，仗鉞征伐，推弱以克強，處小而禽大，意之所圖，動無違事，心之所慮，何向不濟，遂蕩平天下，不辱主命，可謂天助漢室，非人力也。然封兼四縣，食戶三萬，何德堪之！江湖未靜，不可讓位；至於邑土，可得而辭。今上還陽夏、柘、苦三縣戶二萬，但食武平萬戶，且以分損謗議，少減孤之責也。」

十六年春正月，魏書曰：庚辰，天子報：減戶五千，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，植為平原侯，據為范陽侯，豹為饒陽侯，食邑各五千戶。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，置官屬，為丞相副。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，遣夏侯淵、徐晃圍破之。張魯據漢中，三月，遣鍾繇討之。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。

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，馬超遂與韓遂、楊秋、李堪、成宜等叛。遣曹仁討之。超等屯潼關，公敕諸將：「關西兵精悍，堅壁勿與戰。」秋七月，公西征，魏書曰：議者多言「關西兵強，習長矛，非精選前鋒，則不可以當也」。公謂諸將曰：「戰在我，非在賊也。賊雖習長矛，將使不得以刺，諸君但觀之耳。」與超等夾關而軍。公急持之，而潛遣徐晃、硃靈等夜渡蒲阪津，據河西為營。公自潼關北渡，未濟，超赴船急戰。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，賊亂取牛馬，公乃得渡，曹瞞傳曰：公將過河，前隊適渡，超等奄至，公猶坐胡床不起。張郃等見事急，共引公入船。河水急，比渡，流四五裏，超等騎追射之，矢下如雨。諸將見軍敗，不知公所在，皆惶懼，至見，乃悲喜，或流涕。公大笑曰：「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！」循河為甬道而南。賊退，拒渭口，公乃多設疑兵，潛以舟載兵入渭，為浮橋，夜，分兵結營于渭南。賊夜攻營，伏兵擊破之。超等屯渭南，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，公不許。九月，進軍渡渭。曹瞞傳曰：時公軍每渡渭，輒為超騎所衝突，營不得立，地又多沙，不可築壘。婁子伯說公曰：「今天寒，可起沙為城，以水灌之，可一夜而成。」公從之，乃多作縑囊以運水，夜渡兵作城，比明，城立，由是公軍盡得渡渭。或疑于時九月，水未應凍。臣松之按魏書：公軍八月至潼關，閏月北渡河，則其年閏八月也，至此容可大寒邪！超等數挑戰，又不許；固請割地，求送任子，公用賈詡計，偽許之。韓遂請與公相見，公與遂父同歲孝廉，又與遂同時儕輩，於是交馬語移時，不及軍事，但說京都舊故，拊手歡笑。既罷，超等問遂：「公何言？」遂曰：「無所言也。」超等疑之。魏書曰：公後日複與遂等會語，諸將曰：「公與虜交語，不宜輕脫，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。」公然之。賊將見公，悉於馬上拜，秦、胡觀者，前後重還，公笑謂賊曰：「汝欲觀曹公邪？亦猶人也，非有四目兩口，但多智耳！」胡前後大觀。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陳，精光耀日，賊益震懼。他日，公又與遂書，多所點竄，如遂改定者；超等愈疑遂。公乃與克日會戰，先以輕兵挑之，戰良久，乃縱虎騎夾擊，大破之，斬成宜、李堪等。遂、超等走涼州，楊秋奔安定，關中平。諸將或問公曰：「初，賊守潼關，渭北道缺，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，引日而後北渡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賊守潼關，若吾入河東，賊必引守諸津，則西河未可渡，吾故盛兵向潼關；賊悉眾南守，西河之備虛，故二將得擅取西河；然後引軍北渡，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，以有二將之軍也。連車樹

柵，為甬道而南，臣松之案：漢高祖二年，與楚戰滎陽京、索之間，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。應劭曰：「恐敵鈔輜重，故築垣牆如街巷也。」今魏武不築垣牆，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。既為不可勝，且以示弱。渡渭為堅壘，虜至不出，所以驕之也；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。吾順言許之，所以從其意，使自安而不為備，因畜士卒之力，一旦擊之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兵之變化，固非一道也。」始，賊每一部到，公輒有喜色。賊破之後，諸將問其故。公答曰：「關中長遠，若賊各依險阻，征之，不一二年不可定也。今皆來集，其眾雖多，莫相歸服，軍無適主，一舉可滅，為功差易，吾是以喜。」

冬十月，軍自長安北征楊秋，圍安定。秋降，複其爵位，使留撫其民人。魏略曰：楊秋，黃初中遷討寇將軍，位特進，封臨涇侯，以壽終。十二月，自安定還，留夏侯淵屯長安。

十七年春正月，公還鄴。天子命公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如蕭何故事。馬超餘眾梁興等屯藍田，使夏侯淵擊平之。割河內之蕩陰、朝歌、林慮，東郡之衛國、頓丘、東武陽、發幹，鉅鹿之廩陶、曲周、南和，廣平之任城，趙之襄國、邯鄲、易陽以益魏郡。

冬十月，公征孫權。

十八年春正月，進軍濡須口，攻破權江西營，獲權都督公孫陽，乃引軍還。詔書並十四州，複為九州。夏四月，至鄴。

五月丙申，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。續漢書曰：慮字鴻豫，山陽高平人。少受業于鄭玄，建安初為侍中。虞溥江表傳曰：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，問融曰：「鴻豫何所優長？」融曰：「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。」慮舉笏曰：「融昔宰北海，政散民流，其權安在也！」遂與融互相長短，以至不睦。公以書和解之。慮從光祿勳遷為大夫。曰：朕以不德，少遭湣凶，越在西土，遷於唐、衛。當此之時，若綴旒然，公羊傳曰：「君若贅旒然。」何休雲：「贅猶綴也。旒，旒旒也。以旒譬者，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。」宗廟乏祀，社稷無位；群凶覬覦，分裂諸夏，率土之民，朕無獲焉，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。朕用夙興假寐，震悼於厥心，曰「惟祖惟父，股肱先正，文侯之命曰：「亦惟先正。」鄭玄雲：「先正，先臣。謂公卿大夫也。」其孰能恤朕躬？」乃誘天衷，誕育丞相，保乂我皇家，弘濟於艱難，朕實賴之。今將授君典禮，其敬聽朕命。昔者董卓初興國難，群後釋位以謀王室，左氏傳曰：「諸侯釋位以間王政。」服虔曰：「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。」君則攝進，首啟戎行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。後及黃巾反易天常，侵我三州，延及平民，君又翦之以甯東夏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韓暹、楊奉專用威命，君則致討，克黜其難，遂遷許都，造我京畿，設官兆祀，不失舊物，天地鬼神於是獲乂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術僭逆，肆於淮南，懾憚君靈，用丕顯謀，蕘陽之役，橋蕤授首，稜威南邁，術以隕潰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回戈東征，呂布就戮，乘輅將返，張楊殂斃，眭固伏罪，張繡稽服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紹逆亂天常，謀危社稷，憑恃其眾，稱兵內侮，當此之時，王師寡弱，天下寒心，莫有固志，君執大節，精貫白日，奮其武怒，運其神策，致屈官渡，大殲丑類，詩曰：「致天之屈，於牧之野。」鄭玄雲：「屈，極也。」鴻範曰：「鯀則殛死。」俾我國家拯于危墜，此又君之功也。濟師洪河，拓定四州，袁譚、高幹，鹹梟其首，海盜奔迸，黑山順軌，此又君之功也。烏丸三種，崇亂二世，袁尚因之，逼據塞北，束馬縣車，一征而滅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劉表背誕，不供貢職，王師首路，威風先逝，百城八郡，交臂屈膝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馬超、成宜，同惡相濟，濱據河、潼，求逞所欲，殄之渭南，獻馘萬計，遂定邊境，撫和戎狄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鮮卑、丁零，重譯而至，（單于）（單于）、白屋，請吏率職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君有定天下之功，重之以明德，班敘海內，宣美風俗，旁施勤教，恤慎刑獄，吏無苛政，民無懷慝；敦崇帝族，表繼絕世，舊德前功，罔不鹹秩；雖伊尹格於皇天，周公光于四海，方之蔑如也。朕聞先王並建明德，胙之以土，分之以民，崇其寵章，備其禮物，所以藩衛王室，左右厥世也。其在周成，管、蔡不靜，懲難念功，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，東至於海，西至於河，南至於穆陵，北至於無棣，五侯九伯，實得征之，世祚太師，以表東海；爰及襄王，亦有楚人不供王職，又命晉文登為侯伯，錫以二轅、虎賁、鈇鉞、鉅鬯、弓矢，大啟南陽，世作盟主。故周室之不壞，繫二國是賴。今君稱丕顯德，明保朕躬，奉答天命，導揚弘烈，綏爰九域，莫不率俾，盤庚曰：「綏爰有眾。」鄭玄曰：「爰，於也，安隱於其眾也。」君夷曰：「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。」率，循也。俾，使也。四海之隅，日出所照，無不循度而可使也。功高於伊、周，而賞卑於齊、晉，朕甚惡焉。朕以眇眇之身，託於兆民之上，永思厥艱，若涉淵冰，非君攸濟，朕無任焉。今以冀州之河東、河內、魏郡、趙國、中山、常山、鉅鹿、安平、甘陵、平原凡十郡，封君為魏公。錫君玄土，苴以白茅；爰契爾龜，用建塚社。昔在周室，畢公、毛公入為卿佐，周、邵師保出為二伯，外內之任，君實宜之，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。又加君九錫，其敬聽朕命。以君經緯禮律，為民軌儀，使安職業，無或遷志，是用錫君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。君勸分務本，稽人昏作，盤庚曰：「墮農自安，不昏作勞。」鄭玄雲：「昏，勉也。」粟帛滯積，大業惟興，是用錫君袞冕之

服，赤舄副焉。君敦尚謙讓，俾民興行，少長有禮，上下鹹和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，六佾之舞。君翼宣風化，爰發四方，遠人革面，華夏充實，是用錫君硃戶以居。君研其明哲，思帝所難，官才任賢，群善必舉，是用錫君納陛以登。君秉國之鈞，正色處中，纖毫之惡，靡不抑退，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。君糾虔天刑，章厥有罪，「糾虔天刑」語出國語，韋昭注曰：「糾，察也。虔，敬也。刑，法也。」犯關幹紀，莫不誅殛，是用錫君鈇鉞各一。君龍驤虎視，旁眺八維，掩討逆節，折沖四海，是用錫君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十，旅矢千。君以溫恭為基，孝友為德，明允篤誠，感於朕思，是用錫君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，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。往欽哉，敬服朕命！簡恤爾眾，時亮庶功，用終爾顯德，對揚我高祖之休命！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。勗字元茂，陳留中牟人。魏書載公令曰：「夫受九錫，廣開土宇，周公其人也。漢之異姓八王者，與高祖俱起布衣，創定王業，其功至大，吾何可比之？」前後三讓。於是中

軍師（王）陸樹亭侯荀攸、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、左軍師涼茂、右軍師毛玠、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勰、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、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、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、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、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於輔、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、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、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、都亭侯薛洪、南鄉亭侯董蒙、關內侯王粲、傅巽、祭酒王選、袁渙、王朗、張承、任藩、杜襲、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、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、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、領護軍將軍王圖、長史萬潛、謝奐、袁霸等勸進曰：「自古三代，胙臣以土，受命中興，封秩輔佐，皆所以褒功賞德，為國藩衛也。往者天下崩亂，群凶豪起，顛越跋扈之險，不可忍言。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，誅二袁篡盜之逆，滅黃巾賊亂之類，殄夷首逆，芟撥荒穢，沐浴霜露二十餘年，書契已來，未有若此功者。昔周公承文、武之跡，受已成之業，高枕墨筆，拱揖群後，商、奄之勤，不過二年，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，據八百諸侯之勢，暫把旄鉞，一時指麾，然皆大啟土宇，跨州兼國。周公八子，並為侯伯，白牡駢剛，郊祀天地，典策備物，擬則王室，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。逮至漢興，佐命之臣，張耳、吳芮，其功至薄，亦連城開地，南面稱孤。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，賢臣聖宰受之於下，三代令典，漢帝明制。今比勞則周、呂逸，計功則張、吳微，論制則齊、魯重，言地則長沙多；然則魏國之封，九錫之榮，況於舊賞，猶懷玉而被褐也。且列侯諸將，幸攀龍驥，得竊微勞，佩紫懷黃，蓋以百數，亦將因此傳之萬世，而明公獨辭賞於上，將使其下懷不自安，上違聖朝歡心，下失冠帶至望，忘輔弼之大業，信匹夫之細行，攸等所大懼也。」於是公敕外為章，但受魏郡。攸等複曰：「伏見魏國初封，聖朝發慮，稽謀群寮，然後策命；而明公久違上指，不即大禮。今既虔奉詔命，副順眾望，又欲辭多當少，讓九受一，是猶漢朝之賞不行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。昔齊、魯之封，奄有東海，疆域井賦，四百萬家，基隆業廣，易以立功，故能成翼戴之勳，立一匡之績。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，猶減于曲阜，計其戶數，不能參半，以藩衛王室，立垣樹屏，猶未足也。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，懲曩日震盪之艱，託建忠賢，廢墜是為，原明公恭承帝命，無或拒違。」公乃受命。魏略載公上書謝曰：「臣蒙先帝厚恩，致位郎署，受性疲怠，意望畢足，非敢希望高位，庶幾顯達。會董卓作亂，義當死難，故敢奮身出命，摧鋒率眾，遂值千載之運，奉役日下。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，陛下與臣寒心同憂，顧

瞻京師，進受猛敵，常恐君臣俱陷虎口，誠不自意能全首領。賴祖宗靈祐，丑類夷滅，得使微臣竊名其間。陛下加恩，授以上相，封爵寵祿，豐大弘厚，生平之原，實不望也。口與心計，幸且待罪，保持列侯，遺付子孫，自託聖世，永無憂責。不意陛下乃發盛意，開國備錫，以貶愚臣，地比齊、魯，禮同籙王，非臣無功所宜膺據。歸情上聞，不蒙聽許，嚴詔切至，誠使臣心俯仰逼迫。伏自惟省，列在大臣，命制王室，身非己有，豈敢自私，遂其愚意，亦將黜退，令就初服。今奉疆土，備數籙翰，非敢遠期，慮有後世；至於父子相誓終身，灰軀盡命，報塞厚恩。天威在顏，悚懼受詔。」

秋七月，始建魏社稷宗廟。天子聘公三女為貴人，少者待年于國。獻帝起居注曰：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，齋壁、帛、玄纁、絹五萬匹之鄴納聘，介者五人，皆以議郎行大夫事，副介一人。九月，作金虎台，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。冬十月，分魏郡為東西部，

置都尉。十一月，初置尚書、侍中、六卿。魏氏春秋曰：以荀攸為尚書令，涼茂為僕射，毛玠、崔琰、常林、徐奕、何夔為尚書，王粲、杜襲、衛覬、和洽為侍中。

馬超在漢陽，複因羌、胡為害，氐王千萬叛應超，屯興國。使夏侯淵討之。

十九年春正月，始耕籍田。南安趙衢、漢陽尹奉等討超，梟其妻子，超奔漢中。韓遂徙金城，入氐王千萬部，率羌、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，擊，大破之，遂走西平。淵與諸將攻興國，屠之。省安東、永陽郡。

安定太守毌丘興將之官，公戒之曰：「羌，胡欲與中國通，自當遣人來，慎勿遣人往。善人難得，必將教羌、胡妄有所請求，因欲以自利；不從便為失異俗意，從之則無益事。」興至，遣校尉范陵至羌中，陵果教羌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。公曰：「吾預知當爾，非聖也，但更事多耳。」獻帝起居注曰：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與宗正劉艾，皆持節，介者五人，齎束帛駟馬，及給事黃門侍郎、掖庭丞、中常侍二人，迎二貴人于魏公國。二月癸亥，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。甲子，詣魏公宮延秋門，迎貴人升車。魏遣郎中令、少府、博士、禦府乘黃廄令、丞相掾屬侍送貴人。癸酉，二貴人至洧倉中，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。乙亥，二貴人入宮，御史大夫、中二千石將大夫、議郎會殿中，魏國二卿及侍中、中郎二人，與漢公卿並升殿宴。

三月，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，改授金璽，赤紱、遠遊冠。獻帝起居注曰：使左中郎將楊宣、亭侯裴茂持節、印授之。

秋七月，公征孫權。九州春秋曰：參軍傅幹諫曰：「治天下之大具有二，文與武也；用武則先威，用文則先德，威德足以相濟，而後王道備矣。往者天下大亂，上下失序，明公用武攘之，十平其九。今未承王命者，吳與蜀也，吳有長江之險，蜀有崇山之阻，難以威服，易以德懷。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，息軍養士，分土定封，論功行賞，若此則內外之心固，有功者勸，而天下知制矣。然後漸興學校，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。公神武震於四海，若脩文以濟之，則普天之下，無思不服矣。今舉十萬之眾，頓之長江之濱，若賊負固深藏，則士馬不能逞其能，奇變無所用其權，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。唯明公思虞舜舞幹戚之義，全威養德，以道制勝。」公不從，軍遂無功。幹字彥材，北地人，終於丞相倉曹屬。有子曰玄。

初，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，聚眾枹罕，改元，置百官，三十餘年。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。冬十月，屠枹罕，斬建，涼州平。

公自合肥還。

十一月，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，雲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，辭甚醜惡，發聞，後廢黜死，兄弟皆伏法。曹瞞傳曰：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後，後閉戶匿壁中。歆壞戶發壁，牽後出。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，後被發徒跣過，執帝手曰：「不能複相活邪？」帝曰：「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。」帝謂慮曰：「郗公，天下寧有是邪！」遂將後殺之，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。

十二月，公至孟津。天子命公置旆頭，宮殿設鍾虡。乙未，令曰：「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，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陳平豈篤行，蘇秦豈守信邪？而陳平定漢業，蘇秦濟弱燕。由此言之，士有偏短，庸可廢乎！有司明思此義，則士無遺滯，官無廢業矣。」又曰：「夫刑，百姓之命也，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，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，吾甚懼之。其選明達法理者，使持典刑。」於是置曹掾屬。

二十年春正月，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。省雲中、定襄、五原、朔方郡，郡置一縣領其民，

三月，公西征張魯，至陳倉，將自武都入氐；氐人塞道，先遣張郃、硃靈等攻破之。夏四月，公自陳倉以出散關，至河池。氐王竇茂眾萬餘人，恃險不服，五月，公攻屠之。西平、金城諸將麴演、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。典略曰：遂字文約，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。章為督軍從事。遂奉計詣京師，何進宿聞其名，特與相見，遂說進使誅諸閹人，進不從，乃求歸。會涼州宋揚、北宮玉等反，舉章、遂為主，章尋病卒，遂為揚等所劫，不得已，遂阻兵為亂，積三十二年，至是乃死，年七十餘矣。劉艾靈帝紀曰：章，一名（元）。秋七月，公至陽平。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，橫山築城十餘裏，攻之不能拔，乃引軍還。賊見大軍退，其守備解散。公乃密遣解卞、劉、高祚等乘險夜襲，大破之，斬其將楊任，進攻衛，衛等夜遁，魯潰奔巴中。公軍入南鄭，盡得魯府庫珍寶。魏書曰：軍自武都山行千里，升降險阻，軍人勞苦；公於是大饗，莫不忘其勞。巴、漢皆降。復漢寧郡為漢中；分漢中之安陽、西城為西城郡，置太守；分錫、上庸郡，置都尉。

九月，巴七姓夷王朴胡、賓呂侯杜濩舉巴夷、賓民來附，孫盛曰：樸音浮。濩音戶。於是分巴郡，以胡為巴東太守，濩為巴西太守，皆封列侯。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。孔衍漢魏春秋曰：天子以公典任於外，臨事之賞，或宜速疾，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，詔曰：「夫軍之大事，在茲賞罰，勸善懲惡，宜不旋時，故司馬法曰『賞不逾日』者，欲民速睹為善之利也。昔在中興，鄧禹入關，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，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，察其本傳，皆非先請，明臨事刻印也，斯則世祖神明，權達損益，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。其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專命之事，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。況君兼任二伯，師尹九有，實征夷夏，軍行藩甸之外，失得在於斯須之間，停賞俟詔以滯世務，固非朕之所圖也。自今已後，臨事所甄，當加寵號者，其便刻印章假授，咸使忠義得相獎勵，勿有疑焉。」

十一月，魯自巴中將其餘眾降。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。劉備襲劉璋，取益州，遂據巴中；遣張郃擊之。

二十一年春二月，公還鄴。魏書曰：辛未，有司乙太牢告至，策勳於廟，甲午始春祠，令曰：「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。吾受錫命，帶劍不解履上殿。今有事於廟而解履，是尊先公而替王命，敬父祖而簡君主，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。又臨祭就洗，以手擬水而不盥。夫盥以潔為敬，未聞擬（向）不盥之禮，且「祭神如神在」，故吾親受水而盥也。又降神禮訖，下階就幕而立，須奏樂畢竟，似若不（愆）烈祖，遲祭（不）速訖也，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。受胙納（神），以授侍中，此為敬恭不終實也，古者親執祭事，故吾親納於（神），終抱而歸也。仲尼曰「雖違眾，吾從下」，誠哉斯言也。」三月壬寅，公親耕籍田。魏書曰：有司奏：「四時講武於農隙。漢承秦制，三時不講，唯十月都試車馬，幸長水南門，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，名曰乘之。今金革未偃，士民素習，自今已後，可無四時講武，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，號曰治兵，上合禮名，

下承漢制。」奏可。夏五月，天子進公爵為魏王。獻帝傳載詔曰：「自古帝王，雖號稱相變，爵等不同，至乎褒崇元勳，建立功德，光啟氏姓，延於子孫，庶姓之與親，豈有殊焉。昔我聖祖受命，創業肇基，造我區夏，鑒古今之制，通爵等之差，盡封山川以立藩屏，使異姓親戚，並列土地，據國而王，所以保乂天命，安固萬嗣。曆世承平，臣主無事。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，是以曠年數百，無異姓諸侯王之位。朕以不德，繼序弘業，遭率土分崩，群凶縱毒，自西徂東，辛苦卑約。當此之際，唯恐溺入於難，以羞先帝之聖德。賴皇天之靈，俾君秉義奮身，震迅神武，捍朕於艱難，獲保宗廟，華夏遺民，含氣之倫，莫不蒙焉。君勤過稷、禹，忠侔伊、周，而掩之以謙讓，守之以彌恭，是以往者初開魏國，錫君土宇，懼君之違命，慮君之固辭，故且懷志屈意，封君為上公，欲以欽順高義，須俟勳績。韓遂、宋建，南結巴、蜀，群逆合從，圖危社稷，君複命將，龍驤虎奮，梟其元首，屠其窟棲。暨至西征，陽平之役，親擐甲冑，深入險阻，芟夷蝥賊，殄其凶醜，蕩定西陲，懸旌萬里，聲教遠振，甯我區夏。蓋唐、虞之盛，三後樹功，文、武之興，旦、奭作輔，二祖成業，英豪佐命；夫以聖哲之君，事為己任，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，豈有如朕寡德，仗君以濟，而賞典不豐，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方哉？今進君爵為魏王，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、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，苴以白茅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，竹使符第一至十。君其正王位，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。其上魏公璽綬符冊。敬服朕命，簡恤爾眾，克綏庶績

，以揚我祖宗之休命。」魏王上書三辭，詔三報不許。又手詔曰：「大聖以功德為高美，以忠和為典訓，故創業垂名，使百世可希，行道制義，使力行可效，是以勳烈無窮，休光茂著。稷、契載元首之聰明，周、邵因文、武之智用，雖經營庶官，仰歎俯思，其對豈有若君者哉？朕惟古人之功，美之如彼，思君忠勤之績，茂之如此，是以每將鏤符析瑞，陳禮命冊，寤寐慨然，自忘守文之不德焉。今君重違朕命，固辭懇切，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。其抑志擢節，勿複固辭。」四體書勢序曰：梁鵠以公為北部尉。曹瞞傳曰：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。及公為王，召建公到鄴，與歡飲，謂建公曰：「孤今日可複作尉否？」建公曰：「昔舉大王時，適可作尉耳。」王大笑。建公名防，司馬宣王之父。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，建公不為右丞，疑此不然，而王隱晉書雲趙王篡位，欲尊祖為帝，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部尉，賊不犯界，如此則為有徵。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。天子命王女為公主，食湯沐邑。秋七月，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，待以客禮，遂留魏，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。八月，以大理鍾繇為相國。魏書曰：始置奉常宗正官。

冬十月，治兵，魏書曰：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。遂征孫權，十一月至譙。

二十二年春正月，王軍居巢，二月，進軍屯江西郝谿。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，遂逼攻之，權退走。三月，王引軍還，留夏侯惇、曹仁、張遼等屯居巢。

夏四月，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，出入稱警蹕。五月，作泮宮。六月，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。魏書曰：初置衛尉官。秋八月，令曰：「昔伊摯、傳說出於賤人，管仲，桓公賊也，皆用之以興。蕭何、曹參，縣吏也，韓、陳平負汙辱之名，有見笑之恥，卒能成就王業，聲著千載。吳起貪將，殺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歸，然在魏，奏人不敢東向，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。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，及果勇不顧，臨敵力戰；若文俗之吏，高才異質，或堪為將守；負汙辱之名，見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：其各舉所知，勿有所遺。」冬十月，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設五時副車，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。

劉備遣張飛、馬超、吳蘭等屯下辯；遣曹洪拒之。

二十三年春正月，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、司直韋晃等反，攻許，燒丞相長史王必營，魏武故事載令曰：「領長史王必，是吾拔荊棘時吏也。忠能勤事，心如鐵石，國之良吏也。蹉跌久未辟之，舍驥驥而弗乘，焉遑遑而更求哉？故教辟之，已署所宜，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。」必

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。三輔決錄注曰：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，自以世為漢臣，自日磾討莽何羅，忠誠顯著，名節累葉。睹漢祚將移，謂可季興，乃喟然發憤，遂與耿紀、韋晃、吉本、本子邈、邈弟穆等結謀。紀字季行，少有美名，為丞相掾，王甚敬異之，遷侍中，守少府。邈字文然，穆字思然，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，又與王必善，因以間之，若殺必，欲挾天子以攻魏，南援劉備。時關羽強盛，而王在鄴，留必典兵督許中事。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，禕遣人為內應，射必中肩。必不知攻者為誰，以素與禕善，走投禕，夜喚德禕，禕家不知是必，謂為文然等，錯應曰：「王長史已死乎？卿曹事立矣！」必乃更他路奔。一曰：必欲投禕，其帳下督謂必曰：「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？」扶必奔南城。會天明，必猶在，文然等眾散，故敗。後十餘日，必竟以創死。獻帝春秋曰：收紀、晃等，將斬之，紀呼魏王名曰：「恨吾不自生意，竟為群兒所誤耳！」晃頓首搏頰，以至於死。山陽公載記曰：王聞王必死，盛怒，召漢百官詣鄴，令救火者左，不救火者右。眾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，皆附左；王以為「不救火者非助亂，救火乃實賊也」。皆殺之。

曹洪破吳蘭，斬其將任夔等。三月，張飛、馬超走漢中，陰平氏強端斬吳蘭，傳其首。

夏四月，代郡、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，遣鄴陵侯彰討破之。魏書載王令曰：「去冬天降疫癘，民有凋傷，軍興於外，墾田損少，吾甚憂之。其令吏民男女：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，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，及目無所見，手不能作，足不能行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，廩食終身。幼者至十二止，貧窮不能自贍者，隨口給貸。老耄須待養者，年九十已上，複不事，家一人。」

六月，令曰：「古之葬者，必居瘠薄之地。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，因高為基，不封不樹。周禮塚人掌公墓之地，凡諸侯居左右以前，卿大夫居後，漢制亦謂之陪陵。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，宜陪壽陵，其廣為兆域，使足相容。」

秋七月，治兵，遂西征劉備，九月，至長安。

冬十月，宛守將侯音等反，執南陽太守，劫略吏民，保宛。初，曹仁討關羽，屯樊城，是月使仁圍宛。

二十四年春正月，仁屠宛，斬音。曹瞞傳曰：是時南陽間苦繇役，音於是執太守（東裏褒）（東裏褒），與吏民共反，與關羽連和。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：「足下順民心，舉大事，遠近莫不望風；然執郡將，逆而無益，何不遣之。吾與子共戮力，比曹公軍來，關羽兵亦至矣。」音從之，即釋遣太守。子卿因夜逾城亡出，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，會曹仁軍至，共滅之。

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，為備所殺。三月，王自長安出斜穀，軍遮要以臨漢中，遂至陽平。備因險拒守。九州春秋曰：時王欲還，出令曰「雞肋」，官屬不知所謂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，人驚問脩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脩曰：「夫雞肋，棄之如可惜，食之無所得，以比漢中，知王欲還也。」

夏五月，引軍還長安。

秋七月，以夫人卞氏為王后。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。八月，漢水溢，灌禁軍，軍沒，羽獲禁，遂圍仁。使徐晃救之。

九月，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。世語曰：諷字子京，沛人，有惑眾才，傾動鄴都，鍾繇由是辟焉。大軍未反，諷潛結徒黨，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。未及期，禕懼，告之太子，誅諷，坐死者數十人。王昶家誡曰「濟陰魏諷」，而此雲沛人，未詳。

冬十月，軍還洛陽。曹瞞傳曰：王更脩治北部尉廡，令過於舊。孫權遣使上書，以討關羽

自效。王自洛陽南征羽，未至，晃攻羽，破之，羽走，仁圍解。王軍摩陂。魏略曰：孫權上書稱臣，稱說天命。王以權書示外曰：「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！」侍中陳群、尚書桓階奏曰：「漢自安帝已來，政去公室，國統數絕，至於今者，唯有名號，尺土一民，皆非漢有，期運久已盡，歷數久已終，非適今日也。是以桓、靈之間，諸明圖緯者，皆言『漢行氣盡，黃家當興』。殿下應期，十分天下而有其九，以服事漢，群生注望，遐邇怨歎，是故孫權在遠稱臣，此天人之應，異氣齊聲。臣愚以為虞、夏不以謙辭，殷、周不吝誅放，畏天知命，無所與讓也。」魏氏春秋曰：夏侯惇謂王曰：「天下鹹知漢祚已盡，異代方起。自古已來，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，即民主也。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，功德著於黎庶，為天下所依歸，應天順民，複何疑哉！」王曰：「施於有政，是亦為政」。若天命在吾，吾為周文王矣。」曹瞞傳及世語並雲桓階勸王正位，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，蜀亡則吳服，二方既定，然後遵舜、禹之軌，王從之。及至王薨，惇追恨前言，發病卒。孫盛評曰：夏侯惇恥為漢官，求受魏印，桓階方惇，有義直之節；考其傳記，世語為妄矣。

二十五年春正月，至洛陽。權擊斬羽，傳其首。

庚子，王崩於洛陽，年六十六。世語曰：太祖自漢中至洛陽，起建始殿，伐濯龍祠而樹血出。曹瞞傳曰：王使工蘇越徙美梨，掘之，根傷盡出血。越白狀，王躬自視而惡之，以為不祥，還遂寢疾。遺令曰：「天下尚未安定，未得遵古也。葬畢，皆除服。其將兵屯戍者，皆不得離屯部。有司各率乃職。斂以時服，無藏金玉珍寶。」諡曰武王。二月丁卯，葬高陵。魏書曰：太祖自統禦海內，芟夷群醜，其行軍用師，大較依孫、吳之法，而因事設奇，譎敵制勝，變化如神。自作兵書十萬餘言，諸將征伐，皆以新書從事。臨事又手為節度，從令者克捷，違教者負敗。與虜對陳，意思安閒，如不欲戰，然及至決機乘勝，氣勢盈溢，故每戰必克，軍無幸勝。知人善察，難眩以偽，拔于禁、樂進於行陳之間，取張遼、徐晃於亡虜之內，皆佐命立功，列為名將；其餘拔出細微，登為牧守者，不可勝數。是以創造大業，文武並施，禦軍三十餘年，手不舍書，晝則講武策，夜則思經傳，登高必賦，及造新詩，被之管弦，皆成樂章。才力絕人，手射飛鳥，躬禽猛獸，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。及造作宮室，繕治器械，無不為之法則，皆盡其意。雅性節儉，不好華麗，後宮衣不錦繡，侍禦履不二采，帷帳屏風，壞則補納，茵蓐取溫，無有緣飾。攻城拔邑，得美麗之物，則悉以賜有功，勳勞宜賞，不吝千金，無功望施，分毫不與，四方獻饗，與群下共之。常以送終之制，襲稱之數，繁而無益，俗又過之，故預自製終亡衣服，四篋而已。傅子曰：太祖湣嫁取之奢僭，公女適人，皆以阜帳，從婢不過十人。張華博物志曰：漢世，安平崔瑗、瑗子寔、弘農張芝、芝弟昶並善草書，而太祖亞之。桓譚、蔡邕善音樂，馮翊山子道、王九真、郭凱等善圍鈺，太祖皆與埒能。又好養性法，亦解方藥，招引方術之士，廬江左慈、譙郡華佗、甘陵甘始、陽城卻儉無不畢至，又習啖野葛至一尺，亦得少多飲鴆酒。傅子曰：漢末王公，多委王服，以幅巾為雅，是以袁紹、（崔豹）（崔鈞）之徒，雖為將帥，皆著縑巾。魏太祖以天下凶荒，資財乏匱，擬古皮弁，裁縑帛以為幘，合于簡易隨時之義，以色別其貴賤，於今施行，可謂軍容，非國容也。曹瞞傳曰：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，好音樂，倡優在側，常以日達夕。被服輕綃，身自佩小鞶囊，以盛手巾細物，時或冠幘帽以見賓客。每與人談論，戲弄言誦，盡無所隱，及歡悅大笑，至以頭沒杯案中，肴膳皆沾汗巾幘，其輕易如此。然持法峻刻，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，隨以法誅之，及故人舊怨，亦皆無餘。其所刑殺，輒對之垂涕嗟痛

之，終無所活。初，袁忠為沛相，嘗欲以法治太祖，沛國桓邵亦輕之，及在兗州，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，太祖殺讓，族其家，忠、邵俱避難交州，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。桓邵得出首，拜謝於庭中，太祖謂曰：「跪可解死邪！」遂殺之。常出軍，行經麥中，令「士卒無敗麥，犯者死」。騎士皆下馬，付麥以相持，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，敕主簿議罪；主簿對以春秋之義，罰不加於尊。太祖曰：「制法而自犯之，何以帥下？然孤為軍帥，不可自殺，請自刑。」因援劍割發以置地。又有幸姬常從晝寢，枕之臥，告之曰：「須臾覺我。」姬見太祖臥安，未即寤，及自覺，棒殺之。常討賊，廩穀不足，私謂主者曰：「如何？」主者曰：「可以小斛以足之。」太祖

曰：「善。」後軍中言太祖欺眾，太祖謂主者曰：「特當借君死以厭眾，不然事不解。」乃斬之，取首題徇曰：「行小斛，盜官穀，斬之軍門。」其酷虐變詐，皆此類也。

評曰：漢末，天下大亂，雄豪並起，而袁紹虎 四州，強盛莫敵。太祖運籌演謀，鞭撻宇內，攬中、商之法術，該韓、白之奇策，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矯情任算，不念舊惡，終能總禦皇機，克成洪業者，惟其明略最優也。抑可謂非常之人，超世之傑矣。

魏書二 文帝紀第二

文皇帝諱丕，字子桓，武帝太子也。中平四年冬，生於譙。魏書曰：帝生時，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，終日，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，非人臣之氣。年八歲，能屬文。有逸才，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。善騎射，好擊劍。舉茂才，不行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建安十（五）年，為司徒趙溫所辟。太祖表「溫辟臣子弟，選舉故不以實」。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。建安十六年，為五官中郎將、副丞相。二十二年，立為魏太子。魏略曰：太祖不時立太子，太子自疑。是時有高元呂者，善相人，乃呼問之，對曰：「其貴乃不可言。」問：「壽幾何？」元呂曰：「其壽，至四十當有小苦，過是無憂也。」後無幾而立為王太子，至年四十而薨。太祖崩，嗣位為丞相、魏王。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：「魏太子丕：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，遂攘除群凶，拓定九州，弘功茂績，光於宇宙，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。天不憊遺一老，永保餘一人，早世潛神，哀悼傷切。丕奕世宣明，宜秉文武，紹熙前緒。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、魏王璽綬，領冀州牧。方今外有遺虜，遐夷未賓，旗鼓猶在邊境，干戈不得輟刀，斯乃播揚洪烈，立功垂名之秋也。豈得脩諒闇之禮，究曾、閔之志哉？其敬服朕命，抑弭憂懷，旁祗厥緒，時亮庶功，以稱朕意。於戲，可不勉與！」尊王后曰王太后。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。

元年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：「關津所以通商旅，池苑所以禦災荒，設禁重稅，非所以便民；其除池籩之禁，輕關津之稅，皆復什一。」辛亥，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將粟萬斛，帛千匹，金銀各有差等。遣使者循行郡國，有違理掊克暴虐者，舉其罪。王戌，以大中大夫賈詡為太尉，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，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。置散騎常侍、侍郎各四人，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；為金策著令，藏之石室。

初，漢熹平五年，黃龍見譙，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：「此何祥也？」颺曰：「其國後當有王者興，不及五十年，亦當複見。天事恆象，此其應也。」內黃殷登默而記之。至四十五年，登尚在。三月，黃龍見譙，登聞之曰：「單颺之言，其驗茲乎！」魏書曰：王召見登，謂之曰：「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，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。登以篤老，服膺占術，記識天道，豈有是乎！」賜登穀三百斛，遣歸家。

己卯，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。滅貊、扶餘單于、焉耆、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。魏書曰：丙戌，令史官奏修重、黎、羲、和之職，欽若昊天，曆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。臣松之案：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。丁亥令曰：「故尚書僕射毛玠、奉常王脩、涼茂、郎中令袁渙、少府謝奐、萬潛、中尉徐奕、國淵等，皆忠直在朝，履蹈仁義，並早即世，而子孫陵遲，惻然潛之，其皆拜子男為郎中。」

夏四月丁巳，饒安縣言白雉見。魏書曰：賜饒安田租，勃海郡百戶牛酒，大酺三日；太常乙太牢祠宗廟。庚午，大將軍夏侯惇薨。魏書曰：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。孫盛曰：在禮，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。哭於城門，失其所也。

五月戊寅，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，夫人丁氏曰太王后，封王子叡為武德侯。魏略曰：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傅，令曰：「龍淵、太阿出昆吾之金，和氏之璧由井裏之田；礪之以砥

礪，錯之以他山，故能致連城之價，為命世之寶。學亦人之砥礪也。稱篤學大儒，勉以經學輔侯，宜旦夕入侍，曜明其志。」是月，馮翊山賊鄭甘、王照率眾降，皆封列侯。魏書曰：初，鄭甘、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，王得降書以示朝曰：「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，吾不從而降；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，吾不聽，今又降。昔魏武侯一謀而當，有自得之色，見譏李悝。吾今說此，非自是也，徒以為坐而降之，其功大於動兵革也。」

酒泉黃華、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。金城太守蘇則討進，斬之。華降。華後為兗州刺史，見王凌傳。

六月辛亥，治兵于東郊，魏書曰：公卿相儀，王禦華蓋，視金鼓之節。庚午，遂南征。魏略曰：王將出征，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：「臣聞文王與紂之事，是時天下括囊無咎，凡百君子，莫肯用訊。今大王體則乾坤，廣開四聰，使賢愚各建所規。伏惟先王功無與比，而今能言之類，不稱為德。故聖人曰『得百姓之歡心』。兵書曰『戰，危事也』是以六國力戰，強秦承弊，幽王不爭，周道用興。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，抗威虎臥，功業可成。而今創基，便複起兵，兵者兇器，必有凶擾，擾則思亂，亂出不意。臣謂此危，危於累卵。昔夏啟隱神三年，易有『不遠而複』，論有『不憚改』。誠原大王揆古察今，深謀遠慮，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。臣沐浴先王之遇，又初改政，複受重任，雖知言觸龍鱗，阿諛近福，竊感所誦，危而不持。」奏通，帝怒，遣刺奸就考，竟殺之。既而悔之，追原不及。

秋七月庚辰，令曰：「軒轅有明台之議，放勳有衢室之問，皆所以廣詢於下也。管子曰：黃帝立明台之議者，上觀於兵也；堯有衢室之問者，下聽於民也；舜有告善之旌，而主不蔽也；禹立建鼓於朝，而備訴訟也；湯有總街之廷，以觀民非也；武王有靈台之囿，而賢者進也；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，得而勿忘也。百官有司，其務以職盡規諫，將率陳軍法，朝士明制度，牧守申政事，縉紳考六藝，吾將兼覽焉。」

孫權遣使奉獻。蜀將孟達率眾降。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，居漢陽郡。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：「（吾）前遣使宣國威靈，而達即來。吾惟春秋褒儀父，即封拜達，使還領新城太守。近複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。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，幽國之眾縶負其子而入豐、鎬，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？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，歡心內發使之然也。以此而推，西南將萬里無外，權、備將與誰守死乎？」

甲午，軍次於譙，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。魏書曰：設伎樂百戲，令曰：「先王皆樂其所生，禮不忘其本。譙，霸王之邦，真人本出，其複譙租稅二年。」三老吏民上壽，日夕而罷。丙申，親祠譙陵。孫盛曰：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，內節天性，外施四海，存盡其敬，亡極其哀，思慕諒闇，寄政塚宰，故曰「三年之喪，自天子達於庶人」；夫然，故在三之義惇，臣子之恩篤，雍熙之化隆，經國之道固，聖人之所以通天地，厚人倫，顯至教，敦風俗，斯萬世不易之典，百王服膺之制也。是故喪禮素冠，鄆人著庶見之譏，宰予降期，仲尼發不仁之歎，子頹忘戚，君子以為樂禍，魯侯易服，春秋知其不終，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，喪哀樂之大節者哉？故雖三季之末，七雄之弊，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間，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。逮於漢文，變易古制，人道之紀，一旦而廢，縗素奪於至尊，四海散其過密，義感闕於群後，大化墜於君親；雖心存貶約，慮在經綸，至於樹德垂聲，崇化變俗，固以道薄於當年，風頹於百代矣。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陳，晉襄墨縗而三帥為俘，應務濟功，服其焉害？魏王既追漢制，替其大禮，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，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，及至受禪，顯納二女，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，天心喪矣，將何以終！是以知王齡之不遐，荀世之期促也。八月，石邑縣言鳳皇集。

冬十（一）月癸卯，令曰：「諸將征伐，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，吾甚哀之；其告郡國給槨殯殮斂，槨音衛。送致其家，官為設祭。」漢書高祖八月令曰：「士卒從軍死，為槨。」應劭曰：「槨，

小棺也，今謂之櫨。」應璩百一詩曰：「櫨車在道路，征夫不得休。」陸機大墓賦曰：「觀細木而悶遲，睹洪櫨而念櫨。」丙午，行至曲蠡。

漢帝以眾望在魏，乃召群公卿士，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：「朕在位三十有二載，遭天下蕩覆，幸賴祖宗之靈，危而複存。然仰瞻天文，俯察民心，炎精之數既終，行運在乎曹氏。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，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，是歷數昭明，信可知矣。夫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故唐堯不私於厥子，而名播於無窮。朕羨而慕焉，今其追踵堯典，禪位於魏王。」告祠高廟。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，冊曰：「咨爾魏王：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，舜亦以命禹，天命不于常，惟歸有德。漢道陵遲，世失其序，降及朕躬，大亂茲昏，群凶肆逆，宇內顛覆。賴武王神武，拯茲難於四方，惟清區夏，以保綏我宗廟，豈予一人獲乂，俾九服實受其賜。今王欽承前緒，光於乃德，恢文武之大業，昭爾考之弘烈。皇靈降瑞，人神告徵，誕惟亮采，師錫朕命，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，用率我唐典，敬遜爾位。於戲！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，天祿永終；君其祇順大禮，饗茲萬國，以肅承天命。」獻帝傳載禪代眾事曰：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：「昔先王初建魏國，在境外者聞之未審，皆以為拜王。武都李庶、董合羈旅漢中，謂臣曰：『必為魏公，未便王也。定天下者，魏公子桓，神之所命，當合符讖，以應天人之位。』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，魯亦問合知書所出？合曰：『孔子玉版也。天子歷數，雖百世可知。』是後月餘，有亡人來，寫得冊文，卒如合辭。合長於內學，關右知名。魯雖有懷國之心，沈溺異道變化，不果寤合之言。後密與臣議策質，國人不協，或欲西通，魯即怒曰：『甯為魏公奴，不為劉備上客也。』言發惻痛，誠有由然。合先迎王師，往歲病亡於鄴。自臣在朝，每為所親宣說此意，時未有宜，弗敢顯言。殿下即位初年，禎祥眾瑞，日月而至，有命自天，昭然著見。然聖德洞達，符表豫明，實乾坤挺慶，萬國作孚。臣每慶賀，欲言合驗；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。況臣名行穢賤，入朝日淺，言為罪尤，自抑而已。今洪澤被四表，靈恩格天地，海內翕習，殊方歸服，兆應並集，以揚休命，始終允臧。臣不勝喜舞，謹具表通。」王令曰：「以示外。薄德之人，何能致此，未敢當也；斯誠先王至德通於神明，固非人力也。」

魏王侍中劉廙、辛毗、劉曄、尚書令桓階、尚書陳矯、陳群、給事黃門侍郎王毖、董遇等言：「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，考圖緯之言，以效神明之應，稽之古代，未有不然者也。故堯稱歷數在躬，璿璣以明天道；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；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；孝宣仄微，字成木葉；光武布衣，名已勒讖。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，非有言語之聲，芬芳之臭，可得而知也，徒縣象以示人，微物以效意耳。自漢德之衰，漸染數世，桓、靈之末，皇極不建，暨於大亂，二十餘年。天之不泯，誕生明聖，以濟其難，是以符讖先著，以彰至德。殿下踐阼未期，而靈象變於上，群瑞應於下，四方不羈之民，歸心向義，唯懼在後，雖典籍所傳，未若今之盛也。臣妾遠近，莫不覺藻。」王令曰：「犁牛之駁似虎，莠之幼似禾，事有似是而非者，今日是已。睹斯言事，良重吾不德。」於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，咸使聞知。

辛亥，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于魏王曰：「易傳曰：『聖人受命而王，黃龍以戊己日見。』七月四日戊寅，黃龍見，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。又曰：『初六，履霜，陰始凝也。』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，厥咎然，今蝗蟲見，應之也。又曰：『聖人以德親比天下，仁恩洽普，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，厥應聖人受命。』又曰：『聖人清淨行中正，賢人福至民從命，厥應麒麟來。』春秋漢含孳曰：『漢以魏，魏以徵。』春秋玉版讖曰：『代赤者魏公子。』春秋佐助期曰：『漢以許昌失天下。』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：『許昌氣見於當塗高，當塗高者當昌於許。』當塗高者，魏也；象魏者，兩觀闕是也；當道而高大者魏。魏當代漢。今魏基昌于許，漢徵絕于許，乃今效見，如李雲之言，許昌相應也。佐助期又曰：『漢以蒙孫亡。』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，童蒙愚昏，以弱亡。或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，以為漢帝非正嗣，少時為董侯，名不正，蒙亂之荒惑，其子孫以弱亡。孝經中黃讖曰：『日載東，絕火光。不橫一，聖聰明。四百之外，易姓而王。天下歸功，致太平，居八甲；共禮樂，正萬民，嘉樂家和雜。』此魏王之姓諱，著見圖讖。易運期讖曰：『言居東，西有午，兩日並光日居下。其為主，反為輔。五八四十，黃氣受，真人出。』言午，

許字。兩日，昌字。漢當以許亡，魏當以許昌。今際會之期在許，是其大效也。易運期又曰：「鬼在山，禾女連，王天下。」臣聞帝王者，五行之精；易姓之符，代興之會，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。有德者過之，至於八百，無德者不及，至四百載。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，夏家四百數十年，漢行夏正，迄今四百二十六歲。又高祖受命，數雖起乙未，然其兆徵始於獲麟。獲麟以來七百餘年，天之歷數將以盡終。帝王之興，不常一姓。太微中，黃帝坐常明，而赤帝坐常不見，以為黃家興而赤家衰，凶亡之漸。自是以來四十餘年，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。建安十年，彗星先除紫微，二十三年，複掃太微。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，二十三年，白虹貫日，月蝕熒惑，比年己亥、壬子、丙午日蝕，皆水滅火之象也。殿下即位，初踐阼，德配天地，行合神明，恩澤盈溢，廣被四表，格於上下。是以黃龍數見，鳳皇仍翔，麒麟皆臻，白虎效仁，前後獻見於郊甸；甘露醴泉，奇獸神物，眾瑞並出。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。昔黃帝受命，風後受河圖；舜、禹有天下，鳳皇翔，洛出書；湯之王，白鳥為符；文王為西伯，赤鳥銜丹書；武王伐殷，白魚升舟；高祖始起，白蛇為徵。巨跡瑞應，皆為聖人興。觀漢前後之

大災，今茲之符瑞，察圖讖之期運，揆河洛之所甄，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。夫得歲星者，道始興。昔武王伐殷，歲在鶉火，有周之分野也。高祖入秦，五星聚東井，有漢之分野也。今茲歲星在大樑，有魏之分野也。而天之瑞應，並集來臻，四方歸附，繼負而至，兆民欣戴，咸樂嘉慶。春秋大傳曰：「周公何以不之魯？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，不害聖人受命而王。」周公反政，屍子以為孔子非之，以為周公不聖，不為兆民也。京房作易傳曰：「凡為王者，惡者去之，弱者奪之。易姓改代，天命應常，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。」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，膺七百之禪代，當湯武之期運，值天命之移受，河洛所表，圖讖所載，昭然明白，天下學士所共見也。臣職在史官，考符察微，圖讖效見，際會之期，謹以上聞。」王令曰：「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仲尼歎其至德；公旦履天子之籍，聽天下之斷，終然複子明辟，書美其人。吾雖德不及二聖，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？若夫唐堯、舜、禹之跡，皆以聖質茂德處之，故能上和靈祇，下甯萬姓，流稱今日。今吾德至薄也，人至鄙也，遭遇際會，幸承先王餘業，恩未被四海，澤未及天下，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，猶寒者未盡暖，饑者未盡飽。夙夜憂懼，弗敢遑寧，庶欲保全發齒，長守今日，以沒於地，以全魏國，下見先王，以塞負荷之責。望狹志局，守此而已；雖屢蒙祥瑞，當之戰惶，五色無主。若芝之言，豈所聞乎？心栗手悼，書不成字，辭不宣心。吾間作詩曰：「喪亂悠悠過紀，白骨縱橫萬里，哀哀下民靡恃，吾將佐時整理，複子明辟致仕。」庶欲守此辭以自終，卒不虛言也。宜宣示遠近，使昭赤心。」於是侍中辛毗、劉曄、散騎常侍傅巽、衛臻、尚書令桓階、尚書陳矯、陳群、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、董巴等奏曰：「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；令書懇切，允執謙讓，雖舜、禹、湯、文，義無以過。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，誠急遵皇天之意，副兆民之望，弗得已也。且易曰：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」又曰：「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則之；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效之。」以為天文因人而變，至於河洛之書，著于洪範，則殷、周效而用之矣。斯言，誠帝王之明符，天道之大要也。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，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，傳譏萇弘欲支天之所壞，而說蔡墨「雷乘乾」之說，明神器之存亡，非人力所能建也。今漢室衰替，帝綱墮墜，天子之詔，敬滅無聞，皇天將舍舊而命新，百姓既去漢而為魏，昭然著明，是可知也。先王撥亂平世，將建洪基

；至於殿下，以至德當歷數之運，即位以來，天應人事，粲然大備，神靈圖籍，兼仍往古，休徵嘉兆，跨越前代；是芝所取中黃、運期姓緯之讖，斯文乃著於前世，與漢並見。由是言之，天命久矣，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。神明之意，候望禋享，兆民顙顙，咸注嘉原，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，急天下之公義，輒宣令外內，佈告州郡，使知符命著明，而殿下謙虛之意。」令曰：「下四方以明孤款心，是也。至於覽餘辭，豈餘所謂哉？寧所堪哉？諸卿指論，未若孤自料之審也。夫虛談謬稱，鄙薄所弗當也。且聞比來東征，經郡縣，曆屯田，百姓面有饑色，衣或短褐不完，罪皆在孤；是以上慚眾瑞，下愧士民。由斯言之，德尚未堪偏王，何言帝者也！宜止息此議，無重吾不德，使逝之後，不愧後之君子。」

癸醜，宣告群寮。督軍禦史中丞司馬懿、侍御史鄭渾、羊祜、鮑勳、武周等言：「令如左。」

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，臣等聞有唐世衰，天命在虞，虞氏世衰，天命在夏；然則天地之靈，歷數之運，去就之符，惟德所在。故孔子曰：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」今漢室衰，自安、和、沖、質以來，國統屢絕，桓、靈荒淫，祿去公室，此乃天命去就，非一朝一夕，其所由來久矣。殿下踐阼，至德廣被，格於上下，天人感應，符瑞並臻，考之舊史，未有若今日之盛。夫大人者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，舜、禹所不為也，故生民蒙救濟之惠，群類受育長之施。今八方顛顛，大小注望，皇天乃眷，神人同謀，十分而九以委質，義過周文，所謂過恭也。臣妾上下，伏所不安。」令曰：「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，所有餘者苟安也；常人之性，賤所不足，貴所有餘，故曰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」。孤雖寡德，庶自免于常人之貴。夫「石可破而不可奪堅，丹可磨而不可奪赤」。丹石微物，尚保斯質，況吾託士人之末列，曾受教于君子哉？且於陵仲子以仁為富，柏成子高以義為貴，鮑焦感子貢之言，棄其蔬而槁死，薪者譏季荊失辭，皆委重而弗視。吾獨何人？昔周武，大聖也，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，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，故伯夷、叔齊相與笑之曰：「昔神農氏之有天下，不以人之壞自成，不以人之卑自高。以為周之伐殷以暴也。吾德非周武而義慚夷、齊，庶欲遠苟安之失道，立丹石之不奪，邁於陵之所富，蹈柏成之所貴，執鮑焦之貞至，遵薪者之清節。故曰：「三軍可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。吾之斯志，豈可奪哉？」」

乙卯，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：「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，皇帝曰，咨爾魏王：夫命運否泰，依德升降，三代荀年，著於春秋，是以天命不于常，帝王不一姓，由來尚矣。漢道陵遲，為日已久，安、順已降，世失其序，沖、質短祚，三世無嗣，皇綱肇虧，帝典頽沮。暨於朕躬，天降之災，遭無妄厄運之會，值炎精幽昧之期。變興輦轂，禍由閹宦。董卓乘釁，惡甚澆、獯，劫遷省禦，（太僕）（火撲）宮廟，遂使九州幅裂，強敵虎爭，華夏鼎沸，蝮蛇塞路。當斯之時，尺土非複漢有，一夫豈複朕民？幸賴武王德膺符運，奮揚神武，芟夷兇暴，清定區夏，保乂皇家。今王繼承前緒，至德光昭，禦衡不迷，布德優遠，聲教被四海，仁風扇鬼區，是以四方效珍，人神回應，天之歷數實在爾躬。昔虞舜有大功二十，而放勳禪以天下；大禹有疏導之績，而重華禪以帝位。漢承堯運，有傳聖之義，加順靈祇，紹天明命，釐降二女，以嬪于魏。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，奉皇帝璽綬，王其永君萬國，敬禦天威，允執其中，天祿永終，敬之哉？」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：「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，陛下以聖明之德，歷數之序，承漢之禪，允當天心。夫天命弗可得辭，兆民之望弗可得違，臣請會列侯諸將、群臣陪隸，發璽書，順天命，具禮儀列奏。」令曰：「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。猶獵，還方有令。」尚書令等又奏曰：「昔堯、舜禪於文祖，至漢氏，以師征受命，畏天之威，不敢怠遑，便即位行在所之地。今當受禪代之命，宜會百寮群司，六軍之士，皆在行位，使鹹睹天命。營中促狹，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，奉答休命。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，太史官擇吉日訖，複奏。」令曰：「吾殊不敢當之，外亦何豫事也！」

侍中劉廙、常侍衛臻等奏議曰：「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，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，天人同歡，靡不得所，宜順靈符，速踐皇阼。問太史丞許芝，今月十七日己未直成，可受禪命，輒治壇場之處，所當施行別奏。」令曰：「屬出見外，便設壇場，斯何謂乎？今當辭讓不受詔也。但於帳前發璽書，威儀如常，且天寒，罷作壇士使歸。」既發璽書，王令曰：「當奉還璽綬為讓章。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？昔堯讓天下於許由、子州支甫，舜亦讓於善卷、石戶之農、北人無擇，或退而耕潁之陽，或辭以幽憂之疾，或遠入山林，莫知其處，或攜子入海，終身不反，或以為辱，自投深淵；且顏燭懼太樸之不完，守知足之明分，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，被熏而不出，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，曾參不以晉、楚之富易其仁；斯九士者，咸高節而尚義，輕富而賤貴，故書名千載，於今稱焉。求仁得仁，仁豈在遠？孤獨何為不如哉？義有蹈東海而逝，不奉漢朝之詔也。亟為上章還璽綬，宣之天下，使咸聞焉。」己未，宣告群僚，下魏，又下天下。

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：「伏讀令書，深執克讓，聖意懇惻，至誠外昭，臣等有所不安。何者？石戶、北人，匹夫狂狷，行不合義，事不經見者，是以史遷謂之不然，誠

非聖明所當希慕。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，夏禹亦無辭位之語，故傳曰：「舜陟帝位，若固有之。」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，歷數弗可辭也。伏惟陛下應乾符運，至德發聞，升昭於天，是三靈降瑞，人神以和，休徵雜遝，萬國回應，雖欲勿用，將焉避之？而固執謙虛，違天逆眾，慕匹夫之微分，背上聖之所蹈，違經識之明文，信百氏之穿鑿，非所以奉答天命，光慰眾望也。臣等昧死以請，輒整頓壇場，至吉日受命，如前奏，分別寫令宣下。」王令曰：「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，顏闔辭魯幣而遠跡，夫以王者之重，諸侯之貴，而二子忽之，何則？其節高也。故烈士徇榮名，義夫高貞介，雖蔬食瓢飲，樂在其中。是以仲尼師王駘，而子產嘉申徒。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，足以明孤，而今鹹若斯，則諸卿游於形骸之內，而孤求為形骸之外，其不相知，未足多怪。亟為上章還璽綬，勿復紛紛也。」

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：「臣聞符命不虛見，眾心不可違，故孔子曰：『周公其為不聖乎？以天下讓。』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。」是以舜鄉天下，不拜而受命。今火德氣盡，炎上數終，帝遷明德，祚隆大魏。符瑞昭晷，受命既固，光天之下，神人同應，雖有虞儀鳳，成周躍魚，方今之事，未足以喻。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，逆人心以守私志，上忤皇穹眷命之旨，中忘聖人達節之數，下孤人臣翹首之望，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，乘無窮之懿勳也。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，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，臣等敢以死請。」令曰：「夫古聖王之治也，至德合乾坤，惠澤均造化，禮教優乎昆蟲，仁恩洽乎草木，日月所照，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，靡不被服清風，沐浴玄德；是以金革不起，苛慝不作，風雨應節，禎祥觸類而見。今百姓寒者未暖，饑者未飽，鰥者未室，寡者未嫁；權、備尚存，未可舞以幹戚，方將整以齊斧；戎役未息於外，士民未安於內，耳未聞康哉之歌，目未睹擊壤之戲，嬰兒未可託於高巢，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；人事未備，至於此也。夜未曜景星，治未通真人，河未出龍馬，山未出象車，蓂莢未植階庭，萑莆未生庖廚，王母未獻白環，渠搜未見珍裘；靈瑞未效，又如彼也。昔東戶季子、容成、大庭、軒轅、赫胥之君，鹹得以此就功勒名。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，以和天人，以格至理，使彼眾事備，群瑞效，然後安乃議此乎，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？速為讓章，上還璽綬，無重吾不德也。」

侍中劉廙等奏曰：「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，當天命之歷數，觀天象則符瑞著明，考圖緯則文義煥炳，察人事則四海齊心，稽前代則異世同歸；而固拒禪命，未踐尊位，聖意懇惻，臣等敢不奉詔？輒具章遣使者。」奉令曰：「泰伯三以天下讓，人無得而稱焉，仲尼歎其至德，孤獨何人？」

庚申，魏王上書曰：「皇帝陛下：奉被今月乙卯璽書，伏聽冊命，五內驚震，精爽散越，不知所處。臣前上還相位，退守藩國，聖恩聽許。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，保己存性，實其私原。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，發不世之詔，以加無德之臣。且聞堯禪重華，舉其克諧之德，舜授文命，采其齊聖之美，猶下咨四嶽，上觀璿璣。今臣德非虞、夏，行非二君，而承歷數之謬，應選授之命，內自揆撫，無德以稱。且許由匹夫，猶拒帝位，善卷布衣，而逆虞詔。臣雖鄙蔽，敢忘守節以當大命，不勝至原。謹拜章陳情，使行相國永壽少府冀土臣毛宗奏，並上璽綬。」

辛酉，給事中博士蘇林、董巴上表曰：「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，王公之國，各有所屬，周在鶉火，魏在大樑。歲星行曆十二次國，天子受命，諸侯以封。周文王始受命，歲在鶉火，至武王伐紂十三年，歲星複在鶉火，故春秋傳曰：『武王伐紂，歲在鶉火；歲之所在，即我有周之分野也。』昔光和七年，歲在大樑，武王始受命，（為）時將討黃巾。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。建安元年，歲複在大樑，始拜大將軍。十三年複在大樑，始拜丞相。今二十五年，歲複在大樑，陛下受命。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。今年青龍在庚子，詩推度災曰：『庚者更也，子者滋也，聖命天下治。』又曰：『王者布德於子，治成於醜。』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，布德於民也。魏以改制天下，與（時）協矣。顓頊受命，歲在豕韋，衛居其地，亦在豕韋，故春秋傳曰：『衛，

顓頊之墟也。'今十月鬥之建，則顓頊受命之分也，始魏以十月受禪，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。魏之氏族，出自顓頊，與舜同祖，見於春秋世家。舜以土德承堯之火，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，於行運，會於堯舜授受之次。臣聞天之去就，固有常分，聖人當之，昭然不疑，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，終無吝色，舜發隴畝而君天下，若固有之，其相受授，間不替漏；天下已傳矣，所以急天命，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。今漢期運已終，妖異絕之已審，階下受天之命，符瑞告徵，丁寧詳悉，反覆備至，雖言語相喻，無以代此。今既發詔書，璽綬未禦，固執謙讓，上逆天命，下違民望。臣謹案古之典籍，參以圖緯，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，即尊之驗，在於今年此月，昭晰分明。唯階下遷思易慮，以時即位，顯告天帝而告天下，然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正大號，天下幸甚。」令曰：「凡斯皆宜聖德，故曰：『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』天瑞雖彰，須德而光；吾德薄之人，胡足以當之？今讓，冀見聽許，外內咸使聞知。」

壬戌，冊詔曰：「皇帝問魏王言：遣宗奉庚申書到，所稱引，聞之。朕惟漢家世逾二十，年過四百，運周數終，行祚已訖，天心已移，兆民望絕，天之所廢，有自來矣。今大命有所底止，神器當歸聖德，違眾不順，逆天不祥。王其體有虞之盛德，應歷數之嘉會，是以禎祥告符，圖讖表錄，神人同應，受命鹹宜。朕畏上帝，致位於王；天不可違，眾不可拂。且重華不逆堯命，大禹不辭舜位，若夫由、卷匹夫，不載聖籍，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。今使音奉皇帝璽綬，王其陟帝位，無逆朕命，以祇奉天心焉。」

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奉曰：「今漢使音奉璽書到，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，神器不可瀆。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，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，舜受大麓，桑扈未移而已陟帝位，皆所以祇承天命，若此之速也。故無固讓之義，不以守節為貴，必道信於神靈，符合於天地而已。易曰：『其受命如響，無有遠近幽深，遂知來物，非天下之至賾，其孰能與於此？』今陛下應期運之數，為皇天所子，而複稽滯於辭讓，低回於大號，非所以則天地之道，副萬國之望。臣等敢以死請，輒敕有司修治壇場，擇吉日，受禪命，發璽綬。」令曰：「冀三讓而不見聽，何汲汲於斯乎？」

甲子，魏王上書曰：「奉今月壬戌璽書，重被聖命，伏聽冊告，肝膽戰悸，不知所措。天下神器，禪代重事，故堯將禪舜，納於大麓，舜之命禹，玄圭告功；烈風不迷，九州攸平，詢事考言，然後乃命，而猶執謙讓於德不嗣。況臣頑固，質非二聖，乃應天統，受終明詔；敢守微節，歸志箕山，不勝大原。謹拜表陳情，使並奉上璽綬。」

侍中劉廙等奏曰：「臣等聞聖帝不違時，明主不逆人，故易稱通天下之志，斷天下之疑。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，承土德之行運，當亢陽明夷之會，應漢氏祚終之數，合契皇極，同符兩儀。是以聖瑞表徵，天下同應，曆運去就，深切著明；論之天命，無所與議，比之時宜，無所與爭。故受命之期，時清日晏，曜靈施光，休氣雲蒸。是乃天道悅懌，民心欣戴，而仍見閉拒，于禮何居？且群生不可一日無主，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，故臣有違君以成業，下有矯上以立事，臣等敢不重以死請。」王令曰：「天下重器，王者正統，以聖德當之，猶有懼心，吾何人哉？且公卿未至乏主，斯豈小事，且宜以待固讓之後，乃當更議其可耳。」

丁卯，冊詔魏王曰：「天訖漢祚，辰象著明，朕祇天命，致位於王，仍陳歷數於詔冊，喻符運於翰墨；神器不可以辭拒，皇位不可以謙讓，稽於天命，至於再三。且四海不可以一日曠主，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，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，知天命者不系細物，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，聖人達節，不亦遠乎！今使音奉皇帝璽綬，王其欽承，以答天下鄉應之望焉。」

相國華歆、太尉賈詡、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：「臣等被召到，伏見太史丞許芝、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、符命，侍中劉廙等宣敘眾心，人靈同謀。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於神明，聖德參于虞、夏，因瑞應之備至，聽歷數之所在，遂獻璽綬，固讓尊號。能言之倫，莫不抃舞，河圖、洛書，天命瑞應，人事協于天時，民言協於天敘。而陛下性秉勞謙，體尚克讓，明詔懇

切，未肯聽許，臣妾小人，莫不伊邑。臣等聞自古及今，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；考以德勢，則盛衰在乎強弱，論以終始，則廢興在乎期運。唐、虞歷數，不在厥子而在舜、禹。舜、禹雖懷克讓之意迫，群後執玉帛而朝之，兆民懷欣戴而歸之，率土揚歌謠而詠之，故其守節之拘，不可得而常處，達節之權，不可得而久避；是以或遜位而不吝，或受禪而不辭，不吝者未必厭皇寵，不辭者未必渴帝祚，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。既禪之後，則唐氏之子為賓于有虞，虞氏之胄為客于夏代，然則禪代之義，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，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。漢自章、和之後，世多變故，稍以陵遲，泊乎孝靈，不恆其心，虐賢害仁，聚斂無度，政在嬖豎，視民如讎，遂令上天震怒，百姓從風如歸；當時則四海鼎沸，既沒則禍發宮庭，寵勢並竭，帝室遂卑，若在帝舜之末節，猶擇聖代而授之，荊人抱玉璞，猶思良工而刊之，況漢國既往，莫之能匡，推器移君，委之聖哲，固其宜也。漢朝委質，既原禮禪之速定也，天祚率土，必將有主；主率土者，非陛下其孰能任之？所謂論德無與為比，考功無推讓矣。天命不可久稽，民望不可久違，臣等懷懼，不勝大原。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，脩受禪之禮，副人神之意，慰外內之原。」令曰：「以德則孤不足，以時則戎虜未滅。若以群賢之靈，得保首領，終君魏國，於孤足矣。若孤者，胡足以辱四海？至乎天瑞人事，皆先王聖德遺慶，孤何有焉？是以未敢聞命。」

己巳，魏王上書曰：「臣聞舜有賓於四門之勳，乃受禪於陶唐，禹有存國七百之功，乃承祿於有虞。臣以蒙蔽，德非二聖，猥當天統，不敢聞命。敢屢抗疏，略陳私原，庶章通紫庭，得全微節，情達宸極，永守本志。而音重複銜命，申制詔臣，臣實戰惕，不發璽書，而音迫于嚴詔，不敢複命。原陛下馳傳騁驛，召音還台。不勝至誠，謹使宗奉書。」

相國歆、太尉詡、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：「臣等伏讀詔書，於邑益甚。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，論語雲君子畏天命，天命有去就，然後帝者有禪代。是以唐之禪虞，命在爾躬，虞之順唐，謂之受終；堯知天命去己，故不得不禪舜，舜知歷數在躬，故不敢不受；不得不禪，奉天時也，不敢不受，畏天命也。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，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，是以原禪帝位而歸二女。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，抑虞、夏之達節，尚延陵之讓退，而所枉者大，所直者小，所詳者輕，所略者重，中人凡士猶為陛下陋之。沒者有靈，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，大禹必郁悒於會稽之山陰，武王必不悅于（商）陵之玄宮矣。是以臣等敢以死請。且漢政在閭宦，祿去帝室七世矣，遂集矢石於其宮殿，而二京為之丘墟。當是之時，四海蕩覆，天下分崩，武王親衣甲而冠胄，沐雨而櫛風，為民請命，則活萬國，為世撥亂，則致升平，鳩民而立長，築宮而置吏，元元無過，罔於前業，而始有造于華夏。陛下即位，光昭文德，以翊武功，勤恤民隱，視之如傷，懼者甯之，勞者息之，寒者以暖，饑者以充，遠人以（恩復）（德服），寇敵以恩降，邁恩種德，光被四表；稽古篤睦，茂於放勳，網漏吞舟，弘乎周文。是以布政未期，人神並和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，後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，虎豹鹿兔，皆素其色，雉鳩燕雀，亦白其羽，連理之木，同心之瓜，五采之魚，珍祥瑞物，雜鵠於其間者，無不畢備。古人有言：『微禹，吾其魚乎！』微大魏，則臣等之白骨交橫於曠野矣。伏省群臣外內前後章奏，所以陳敘陛下之符命者，莫不條河洛之圖書，據天地之瑞應，因漢朝之款誠，宣萬方之景附，可謂信矣（省）矣；三王無以及，五帝無以加。民命之懸於魏（邦，民心之系於魏）政，三十有餘年矣，此乃千世時至之會，萬載一遇之秋；達節廣度，宜昭於斯際，拘牽小節，不施於此時。久稽天命，罪在臣等。輒營壇場，具禮儀，擇吉日，昭告昊天上帝，秩群神之禮，須禋祭畢，會群寮於朝堂，議年號、正朔、服色當施行，上。」複令曰：「昔者大舜飯糗茹草，將終身焉，斯則孤之前志也。及至承堯禪，被（珍）裘，妻二女，若固有之，斯則順天命也。群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，民望不可違，孤亦曷以辭焉？」

庚午，冊詔魏王曰：「昔堯以配天之德，秉六合之重，猶睹曆運之數，移於有虞，委讓帝位，忽如遺跡。今天既訖我漢命，乃眷北顧，帝皇之業，實在大魏。朕守空名以竊古義，顧視前事，猶有慚德，而王遜讓至於三四，朕用懼焉。夫不辭萬乘之位者，知命達節之數也，虞、夏之君，處之不疑，故勳烈垂于萬載，美名傳於無窮。今遣守尚書令侍中（顗）喻，王其速陟帝位，以

順天人之心，副朕之大原。」

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：「今漢氏之命已四至，而陛下前後固辭，臣等伏以為上帝之臨聖德，期運之隆大魏，斯豈數載？傳稱周之有天下，非甲子之朝，殷之去帝位，非牧野之日也，故詩序商湯，追本玄王之至，述姬周，上錄後稷之生，是以受命既固，厥德不回。漢氏衰廢，行次已絕，三辰垂其微，史官著其驗，耆老記先古之占，百姓協歌謠之聲。陛下應天受禪，當速即壇場，柴燎上帝，誠不宜久停神器，拒億兆之原。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，今月二十九日，可登壇受命，請詔三公群卿，具條禮儀別奏。」令曰：「可。」乃為壇於繁陽。庚午，王升壇即阼，百官陪位。事訖，降壇，視燎成禮而反。改延康為黃初，大赦。獻帝傳曰：辛未，魏王登壇受禪，公卿、列侯、諸將、匈奴單于、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，燎祭天地、五嶽、四瀆，曰：「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：漢曆世二十有四，踐年四百二十有六，四海困窮，三綱不立，五緯錯行，靈祥並見，推術數者，慮之古道，鹹以為天之歷數，運終茲世，凡諸嘉祥民神之意，比昭有漢數終之極，魏家受命之符。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，憲章有虞，致位於丕。丕震畏天命，雖休勿休。群公庶尹六事之人，外及將士，泊於蠻夷君長，僉曰：『天命不可以辭拒，神器不可以久曠，群臣不可以無主，萬幾不可以無統。』丕祇承皇象，敢不欽承。荀之守龜，兆有大橫，筮之三易，兆有革兆，謹擇元日，與群寮登壇受帝璽綬，告類於爾大神；唯爾有神，尚饗永吉，兆民之望，祚于有魏世享。」遂制詔三公：「上古之始有君也，必崇恩化以美風俗，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。今朕承帝王之緒，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，議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號，同律度量，承土行，大赦天下；自殊死以下，諸不當得赦，皆赦除之。」

魏氏春秋曰：帝升壇禮畢，顧謂群臣曰：「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」幹寶搜神記曰：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，周敬王之三十七年，景公問曰：「天道其何祥？」對曰：「後五（十）年五月丁亥，臣將死；死後五年五月丁卯，吳將亡；亡後五年，君將終；終後四百年，邾王天下。」俄而皆如其言。所雲邾王天下者，謂魏之興也。邾，曹姓，魏亦曹姓，皆邾之後。其年數則錯，未知邢史失其數邪，將年代久遠，注記者傳而有謬也？

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，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，行漢正朔，以天子之禮郊祭，上書不稱臣，京都有事於太廟，致胙；封公之四子為列侯。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，考武王曰武皇帝，尊王太后曰皇太后。賜男子爵人一級，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。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，列侯為關中侯。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。封爵增位各有差。改相國為司徒，御史大夫為司空，奉常為太常，郎中令為光祿勳，大理為廷尉，大農為大司農。郡國縣邑，多所改易。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，賜青蓋車、乘輿、寶劍、玉玦。十二月，初營洛陽宮，戊午幸洛陽。臣松之案：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，以建始殿朝群臣，門曰承明，陳思王植詩曰「謁帝承明廬」是也。至明帝時，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、昭陽諸殿。魏書曰：以夏數為得天，故即用夏正，而服色尚黃。魏略曰：詔以漢火行也，火忌水，故「洛」去「水」而加「佳」。魏於行次為土，土，水之牡也，水得土而乃流，土得水而柔，故除「佳」加「水」，變「雒」為「洛」。

是歲，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，帝大怒；陵減死罪一等。

二年春正月，郊祀天地、明堂。甲戌，校獵至原陵，遣使者乙太牢祠漢世祖。乙亥，朝日於東郊。臣松之以為禮天子以春分朝日，秋分夕月；尋此年正月郊祀，有月無日，乙亥朝日，則有日無月，蓋文之脫也。案明帝朝日夕月，皆如禮文，故知此紀為誤者也。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，歲察孝廉一人；其有秀異，無拘戶口。辛巳，分三公戶邑，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。壬午，複潁川郡一年田租。魏書載詔曰：「潁川，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。官渡之役，四方瓦解，遠近顧望，而此郡守義，丁壯荷戈，老弱負糧。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，光武恃河內為王基，今朕複於此登壇受禪，天以此郡翼成大魏。」改許縣為許昌縣。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，西部為廣平郡。魏略曰：改長安、譙、許昌、鄴、洛陽為五都；立石表，西界宜陽，北循太行，東北界陽平，南

循魯陽，東界郟，為中都之地。令天下聽內徙，複五年，後又增其複。

詔曰：「昔仲尼資大聖之才，懷帝王之器，當衰周之末，無受命之運，在魯、衛之朝，教化乎洙、泗之上，淒淒焉，遑遑焉，欲屈己以存道，貶身以救世。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，乃退考五代之禮，脩素王之事，因魯史而制春秋，就太師而正雅頌，俾千載之後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，仰其聖以成謀，咨！可謂命世之大聖，億載之師表者也。遭天下大亂，百祀墮壞，舊居之廟，毀而不脩，褒成之後，絕而莫繼，闕裏不聞講頌之聲，四時不睹蒸嘗之位，斯豈所謂崇禮報功，盛德百世必祀者哉！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，邑百戶，奉孔子祀。」令魯郡脩起舊廟，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，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。

（春）三月，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。初複五銖錢。夏四月，以車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。五月，鄭甘複叛，遣曹仁討斬之。六月庚子，初祀五嶽四瀆，鹹秩群祀。魏書：甲辰，以京師宗廟未成，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，躬執饋奠，如家人之禮。丁卯，夫人甄氏卒。戊辰晦，日有食之，有司奏免太尉，詔曰：「災異之作，以譴元首，而歸過股肱，豈禹、湯罪己之義乎？其令百官各虔厥職，後有天地之眚，勿複劾三公。」

秋八月，孫權遣使奉章，並遣於禁等還。丁巳，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，封吳王，加九錫。冬十月，授楊彪光祿大夫。魏書曰：己亥，公卿朝朔旦，並引故漢太尉楊彪，待以客禮，詔曰：「夫先王制幾杖之賜，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。昔孔光、卓茂皆以淑德高年，受茲嘉錫。公故漢宰臣，乃祖已來，世著名節，年過七十，行不逾矩，可謂老成人矣，所宜寵異以章舊德。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幾；謁請之日，便使杖入，又可使著鹿皮冠。」彪辭讓不聽，竟著布單衣、皮弁以見。續漢書曰：彪見漢祚將終，自以累世為三公，恥為魏臣，遂稱足攣，不復行。積十餘年，帝即王位，欲以為太尉，令近臣宣旨。彪辭曰：「嘗以漢朝為三公，值世衰亂，不能立尺寸之益，若複為魏臣，於國之選，亦不為榮也。」帝不奪其意。黃初四年，詔拜光祿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，朝見位次三公，如孔光故事。彪上章固讓，帝不聽，又為門施行馬，致吏卒，以優崇之。年八十四，以六年薨。子脩，事見陳思王傳。以穀貴，罷五銖錢。魏書曰：十一月辛未，鎮西將軍曹真命眾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、盧水、封賞等，斬首五萬餘級，獲生口十萬，羊一百一十一萬口，牛八萬，河西遂平。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，謂左右諸將曰：「昔隗囂灌略陽，而光武因其疲弊，進兵滅之。今胡決水灌顯美，其事正相似，破胡事今至不久。」旬日，破胡告檄到，上大笑曰：「吾策之於帷幕之內，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，其相應若合符節。前後戰克獲虜，未有如此也。」己卯，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。十二月，行東巡。是歲築陵雲台。

三年春正月丙寅朔，日有蝕之。庚午，行幸許昌宮。詔曰：「今之計、（考），古之貢士也；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若限年然後取士，是呂尚、周晉不顯於前世也。其令郡國所選，勿拘老幼；儒通經術，吏達文法，到皆試用。有司糾故不以實者。」魏書曰：癸亥，孫權上書，說：「劉備支党四萬人，馬二三千匹，出秭歸，請往掃撲，以克捷為效。」帝報曰：「昔隗囂之弊，禍發柸邑，子陽之禽，變起扞關，將軍其亢厲威武，勉蹈奇功，以稱吾意。」

二月，鄯善、龜茲、于闐王各遣使奉獻，詔曰：「西戎即敘，氐、羌來王，詩、書美之。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，應劭漢書注曰：款，叩也；皆叩塞門來服從。其遣使者撫勞之。」是後西域遂通，置戊己校尉。

三月乙丑，立齊公叡為平原王，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。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，嗣王之庶子為亭侯，公之庶子為亭伯。甲戌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。甲午，行幸襄邑。夏四月戊申，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。癸亥，行還許昌宮。五月，以荊、揚、江表八郡為荊州，孫權領牧故也；荊州江北諸郡為鄆州。

閏月，孫權破劉備於夷陵。初，帝聞備兵東下，與權交戰，樹柵連營七百餘裏，謂群臣曰：「備不曉兵，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！'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'，此兵忌也。孫權上事今至矣。」後七日，破備書到。

秋七月，冀州大蝗，民饑，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。八月，蜀大將黃權率眾降。魏書曰：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郤等三百一十八人，詣荊州刺史奉所假印綬、檠戟、幢麾、牙門、鼓車。權等詣行在所，帝置酒設樂，引見於承光殿。權、郤等人前自陳，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，諸將無不喜悅。賜權金帛、車馬、衣裳、帷帳、妻妾，下及偏裨皆有差。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，封列侯，即日召使驂乘；及封史郤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，為將軍郎將百餘人。

九月甲午，詔曰：「夫婦人與政，亂之本也。自今以後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，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，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；以此詔傳後世，若有背違，天下共誅之。」孫盛曰：夫經國營治，必憑俊喆之輔，賢達令德，必居參亂之任，故雖周室之盛，有婦人與焉。然則坤道承天，南面罔二，三從之禮，謂之至順，至於號令自天子出，奏事專行，非古義也。昔在申、呂，實匡有周。苟以天下為心，惟德是杖，則親疏之授，至公一也，何至後族而必斥遠之哉？二漢之季世，王道陵遲，故令外戚憑寵，職為亂階。（於）此自時昏道喪，運祚將移，縱無王、呂之難，豈乏田、趙之禍乎？而後世觀其若此，深懷酖毒之戒也。至於魏文，遂發一概之詔，可謂有識之爽言，非帝者之宏議。庚子，立皇后郭氏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；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。

冬十月甲子，表首陽山東為壽陵，作終制曰：「禮，國君即位為梓，梓音扶曆反。存不忘亡也。臣松之按：禮，天子諸侯之棺，各有重數；棺之親身者曰梓。昔堯葬谷林，通樹之，禹葬會稽，農不易畝，呂氏春秋：堯葬于谷林，通樹之；舜葬于紀，市廛不變其肆；禹葬會稽，不變人徒。故葬於山林，則合乎山林。封樹之制，非上古也，吾無取焉。壽陵因山為體，無為封樹，無立寢殿，造園邑，通神道。夫葬也者，藏也，欲人之不得見也。骨無痛癢之知，塚非棲神之宅，禮不墓祭，欲存亡之不黷也，為棺槨足以朽骨，衣衾足以朽肉而已。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，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。無施葦炭，無藏金銀銅鐵，一以瓦器，合古塗車、芻靈之義。棺但漆際會三過，飯含無以珠玉，無施珠襦玉匣，諸愚俗所為也。季孫以興璠斂，孔子曆級而救之，譬之暴骸中原。宋公厚葬，君子謂華元、樂莒不臣，以為棄君於惡。漢文帝之不發，霸陵無求也；光武之掘，原陵封樹也。霸陵之完，功在釋之；原陵之掘，罪在明帝。是釋之忠以利君，明帝愛以害親也。忠臣孝子，宜思仲尼、丘明、釋之之言，鑒華元、樂莒、明帝之戒，存於所以安君定親，使魂靈萬載無危，斯則賢聖之忠孝矣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國，亦無不掘之墓也。喪亂以來，漢氏諸陵無不發掘，至乃燒取玉匣金縷，骸骨並盡，是焚如之刑，豈不重痛哉！禍由乎厚葬封樹。'桑、霍為我戒'，不亦明乎？其皇后及貴人以下，不隨王之國者，有終沒皆葬澗西，前又以表其處矣。蓋舜葬蒼梧，二妃不從，延陵葬子，遠在嬴、博，魂而有靈，無不之也，一澗之間，不足為遠。若違今詔，妄有所變改造施，吾為戮屍地下，戮而重戮，死而重死。臣子為蔑死君父，不忠不孝，使死者有知，將不福汝。其以此詔藏之宗廟，副在尚書、秘書、三府。」

是月，孫權復叛。復郢州為荊州。帝自許昌南征，諸軍兵並進，權臨江拒守。十一月辛酉，行幸宛。庚申晦，日有食之。是歲，穿靈芝池。

四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喪亂以來，兵革未戢，天下之人，互相殘殺。今海內初定，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。」築南巡台于宛。三月丙申，行自宛還洛陽宮。癸卯，月犯心中央大星。魏書載丙午詔曰：「孫權殘害民物，朕以寇不可長，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。今征東諸軍與權党呂範等水戰，則斬首四萬，獲船萬艘。大司馬據守濡須，其所禽獲亦以萬數。中軍、征南，攻圍江陵，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，擊其南渚，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，又為地道攻城，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，

此幾上肉耳！而賊中瘡氣疾病，夾江塗地，恐相染汙。昔周武伐殷，旋師孟津，漢祖征隗囂，還軍高平，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。且成湯解三面之網，天下歸仁。今開江陵之圍，以緩成死之禽。且休力役，罷省繇戍，畜養士民，鹹使安息。」丁未，大司馬曹仁薨。是月大疫。

夏五月，有鵜鷗鳥集靈芝池，詔曰：「此詩人所謂汙澤也。曹詩『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』，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？否則斯鳥何為而至？其博舉天下俊德茂才、獨行君子，以答曹人之刺。」魏書曰：辛酉，有司奏造二廟，立太皇帝廟，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，親盡以次毀；特立武皇帝廟，四時享祀，為魏太祖，萬載不毀也。

六月甲戌，任城王彰薨於京都。甲申，太尉賈詡薨。太白晝見。是月大雨，伊、洛溢流，殺人民，壞廬宅。魏書曰：七月乙未，大軍當出，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於郊。臣松之按：魏郊祀奏中，尚書盧毓議祀厲殃事云：「具犧牲祭器，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。」如此，則魏氏出師，皆告郊也。秋八月丁卯，以廷尉鍾繇為太尉。魏書曰：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，嘉至樂曰迎靈樂，武德樂曰武頌樂，昭容樂曰昭業樂，雲（翻）舞曰鳳翔舞，育命舞曰靈應舞，武德舞曰武頌舞，文（昭）舞曰大（昭）舞，五行舞曰大武舞。辛未，校獵於滎陽，遂東巡。論征孫權功，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。九月甲辰，行幸許昌宮。魏書曰：十二月丙寅，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，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，食邑各五百戶。是冬，甘露降芳林園。臣松之按：芳林園即今華林園，齊王芳即位，改為華林。

五年春正月，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，其餘皆勿聽治；敢妄相告，以其罪罪之。三月，行自許昌還洛陽宮。夏四月，立太學，制五經課試之法，置春秋谷梁博士。五月，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，因奏疑事，聽斷大政，論辨得失。秋七月，行東巡，幸許昌宮。八月，為水軍，親禦龍舟，循蔡、潁，浮淮，幸壽春。揚州界將吏士民，犯五歲刑已下，皆原除之。九月，遂至廣陵，赦青、徐二州，改易諸將守。冬十月乙卯，太白晝見。行還許昌宮。魏書載癸酉詔曰：「近之不綏，何遠之懷？今事多而民少，上下相弊以文法，百姓無所措其手足。昔太山之哭者，以為苛政甚於猛虎，吾備儒者之風，服聖人之遺教，豈可以目玩其辭，行違其誠者哉？廣議輕刑，以惠百姓。」十一月庚寅，以冀州饑，遣使者開倉廩振之。戊申晦，日有食之。

十二月，詔曰：「先王制禮，所以昭孝事祖，大則郊社，其次宗廟，三辰五行，名山大川，非此族也，不在祀典。叔世衰亂，崇信巫史，至乃宮殿之內，戶牖之間，無不沃酹，甚矣其惑也。自今，其敢設非祀之祭，巫祝之言，皆以執左道論，著於令典。」是歲穿天淵池。

六年春二月，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，問民所疾苦，貧者振貸之。魏略載詔曰：「昔軒轅建四面之號，周武稱『予有亂臣十人』，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，亮成天工，多賢為貴也。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，外設牧伯以監四方，至於元戎出征，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，輜重所在，又宜有鎮守之重臣，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，無內外之慮。吾今當征賊，欲守之積年。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群為鎮軍大將軍，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。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，則撫軍當留許昌，督後諸軍，錄後臺文書事；鎮軍隨車駕，當董督眾軍，錄行尚書事；皆假節鼓吹，給中軍兵騎六百人。吾欲去江數裏，築宮室，往來其中，見賊可擊之形，便出奇兵擊之；若或未可，則當舒六軍以遊獵，饗賜軍士。」三月，行幸召陵，通討虜渠。乙巳，還許昌宮。並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，大破之。辛未，帝為舟師東征。五月戊申，幸譙。壬戌，熒惑入太微。

六月，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，殺太守徐質。遣屯騎校尉任福、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；其見脅略及亡命者，皆赦其罪。

秋七月，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。八月，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，從陸道幸徐。九月，築

東巡台。冬十月，行幸廣陵故城，臨江觀兵，戎卒十餘萬，旌旗數百里。魏書載帝於馬上為詩曰：「觀兵臨江水，水流何湯湯！戈矛成山林，玄甲耀日光。猛將懷暴怒，膽氣正從橫。誰雲江水廣，一葦可以航，不戰屈敵虜，戢兵稱賢良。古公宅岐邑，實始翦殷商。孟獻營虎牢，鄭人懼稽顙。充國務耕植，先零自破亡。興農淮、泗間，築室都徐方。量宜運權略，六軍咸悅康；豈如東山詩，悠悠多憂傷。」是歲大寒，水道冰，舟不得入江，乃引還。十一月，東武陽王鑒薨。十二月，行自譙過梁，遣使乙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。

七年春正月，將幸許昌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，帝心惡之，遂不入。壬子，行還洛陽宮。三月，築九華台。夏五月丙辰，帝疾篤，召中軍大將軍曹真、鎮軍大將軍陳群、征東大將軍曹休、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，並受遺詔輔嗣主。遣後宮淑媛、昭儀已下歸其家。丁巳，帝崩於嘉福殿，時年四十。魏書曰：殯於崇華前殿。六月戊寅，葬首陽陵。自殯及葬，皆以終制從事。魏氏春秋曰：明帝將送葬，曹真、陳群、王朗等以暑熱固諫，乃止。孫盛曰：夫窀穸之事，孝子之極痛也，人倫之道，於斯莫重。故天子七月而葬，同軌畢至。夫以義感之情，猶盡臨隧之哀，況乎天性發中，敦禮者重之哉！魏氏之德，仍世不基矣。昔華元厚葬，君子以為棄君於惡，群等之諫，棄孰甚焉！鄆城侯植為誄曰：「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，大行皇帝崩，嗚呼哀哉！于時天震地駭，崩山隕霜，陽精薄景，五緯錯行，百姓呼嗟，萬國悲傷，若喪考妣，（恩過慕）（思慕過）唐，擗踴郊野，仰想穹蒼，僉曰何辜，早世殞喪，嗚呼哀哉！悲夫大行，忽焉光滅，永棄萬國，雲往雨絕。承問荒忽，惛憊哽咽，袖鋒抽刃，歎自僵斃，追慕三良，甘心同穴。感惟南風，惟以鬱滯，終於偕沒，指景自誓。考諸先記，尋之哲言，生若浮寄，唯德可論，朝聞夕逝，孔志所存。皇雖一沒，天祿永延，何以述德？表之素旂。何以詠功？宣之管弦。乃作誄曰：皓皓太素，兩儀始分，中和產物，肇有人倫，爰暨三皇，實秉道真，降逮五帝，繼以懿純，三代製作，踵武立勳。季嗣不維，網漏于秦，崩樂滅學，儒坑禮焚，二世而殲，漢氏乃因，弗求古訓，嬴政是遵，王綱帝典，闕爾無聞。末光幽昧，道究運遷，乾坤回曆，簡聖授賢，乃眷大行，屬以黎元。龍飛啟祚，合契上玄，五行定紀，改號革年，明明赫赫，受命於天。仁風偃物，德以禮宣；祥惟聖質，嶷在幼妍。庶幾六典，學不過庭，潛心無罔，抗志青冥。才秀藻朗，如玉之瑩，聽察無鄉，瞻睹未形。其剛如金，其貞如瓊，如冰之潔，如砥之平。爵公無私，戮違無輕，心鏡萬機，攬照下情。思良股肱，嘉昔伊、呂，搜揚側陋，舉湯代禹；拔才岩穴，取士蓬戶，唯德是縈，弗拘襁祖。宅土之表，道義是圖，弗營厥險，六合是虞。齊契共遵，下以純民，恢拓規矩，克紹前人。科條品制，褒貶以因。乘殷之輅，行夏之辰。金根黃屋，翠葆龍鱗，紉冕崇麗，衡紕維新，尊肅禮容，矚之若神。方牧妙舉，欽於恤民，虎將荷節，鎮彼四鄰；殊旗所剿，九壤被震，疇克不若？孰敢不臣？縣旌海表，萬里無塵。虜備凶徹，鳥殫江岷，權若涸魚，乾臘矯鱗，肅慎

納貢，越裳效珍，條支絕域，侍子內賓。德儕先皇，功侔太古。上靈降瑞，黃初叔祜：河龍洛龜，淩波遊下；平鈞應繩，神鸞翔舞；數莢階除，系風扇暑；皓獸素禽，飛走郊野；神鍾寶鼎，形自舊土；雲英甘露，灑塗被宇；靈芝冒沼，殊華磨渚。回回凱風，祁祁甘雨，稼穡豐登，我稷我黍。家佩惠君，戶蒙慈父。圖致太和，洽德全義。將登介山，先皇作僊。鐫石紀勳，兼錄眾瑞，方隆封禪，歸功天地，賓禮百靈，勳命視規，望祭四岳，燎封奉柴，肅于南郊，宗祀上帝。三牲既供，夏禘秋嘗，元侯佐祭，獻璧奉璋。鸞輿幽藹，龍旂太常，爰迄太廟，鍾鼓鏗鏘，頌德詠功，八佾鏘鏘。皇祖既饗，烈考來享，神具醉止，降茲福祥。天地震盪，大行康之；三辰暗昧，大行光之；皇紘絕維，大行綱之；神器莫統，大行當之；禮樂廢弛，大行張之；仁義陸沈，大行揚之；潛龍隱鳳，大行翔之；疏狄遐康，大行匡之。在位七載，元功仍舉，將永太和，絕跡三五，宜作物師，長為神主，壽終金石，等算東父，如何奄忽，摧身後土，俾我瑱瑳，靡瞻靡顧。嗟嗟皇穹，胡寧忍務？嗚呼哀哉！明監吉凶，體遠存亡，深垂典制，申之嗣皇。聖上虔奉，是順是將，乃創玄宇，基為首陽，擬跡谷林，追堯慕唐，合山同陵，不樹不疆，塗車芻靈，珠玉靡藏。百神警侍，來賓幽堂，耕禽田獸，望魂之翔。於是，俟大隧之致功兮，練元辰之淑禎，潛華體於梓宮兮，馮正殿以居靈。顧望嗣之號咷兮，存臨者之悲聲，悼晏駕之既脩兮，感容車之速征。浮飛魂於輕霄兮，就黃墟以滅形，背三光之昭晰兮，歸玄宅之冥冥。嗟一

往之不反兮，痛閼闔之長局。咨遠臣之眇眇兮，感凶諱以怛驚，心孤絕而靡告兮，紛流涕而交頤。思恩榮以橫奔兮，閼闔塞之嶢嶢，顧衰經以輕舉兮，迫關防之我嬰。欲高飛而遙憩兮，憚天網之遠經，遙投骨於山足兮，報恩養於下庭。慨拊心而自悼兮，懼施重而命輕，嗟微驅之是效兮，甘九死而忘生，幾司命之役籍兮，先黃發而隕零，天蓋高而察卑兮，冀神明之我聽。獨郁伊而莫愬兮，追顧景而憐形，奏斯文以寫思兮，結翰墨以敷誠。嗚呼哀哉！」

初，帝好文學，以著述為務，自所勒成垂百篇。又使諸儒撰集經傳，隨類相從，凡千餘篇，號曰皇覽。魏書曰：帝初在東宮，疫癘大起，時人彫傷，帝深感歎，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：「生有七尺之形，死唯一棺之土，唯立德揚名，可以不朽，其次莫如著篇籍。疫癘數起，士人彫落，余獨何人，能全其壽？」故論撰所著典論、詩賦，蓋百餘篇，集諸儒於肅城門內，講論大義，侃侃無倦。常嘉漢文帝之為君，寬仁玄默，務欲以德化民，有賢聖之風。時文學諸儒，或以為孝文雖賢，其於聰明，通達國體，不如賈誼。帝由是著太宗論曰：「昔有苗不實，重華舞以幹戚，尉佗稱帝，孝文撫以恩德，吳王不朝，錫之幾杖以撫其意，而天下賴安；乃弘三章之教，愷悌之化，欲使曩時累息之民，得闊步高談，無危懼之心。若賈誼之才敏，籌畫國政，特賢臣之器，管、晏之姿，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？」三年之中，以孫權不服，複頒太宗論於天下，明示不原征伐也。他日又從容言曰：「顧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三：殺薄昭；幸鄧通；慎夫人衣不曳地，集上書囊為帳帷。以為漢文儉而無法，舅後之家，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，既觸罪法，又不得不害矣。」其欲秉持中道，以為帝王儀錶者如此。胡沖吳曆曰：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，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。

評曰：文帝天資文藻，下筆成章，博聞強識，才藝兼該；典論帝自敘曰：初平之元，董卓殺主鳩後，蕩覆王室。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，兼惡卓之凶逆，家家思亂，人人自危。山東牧守，鹹以春秋之義，「衛人討州籲於濮」，言人人皆得討賊。於是大興義兵，名豪大俠，富室強族，飄揚雲會，萬里相赴；兗、豫之師戰于滎陽，河內之甲軍于孟津。卓遂遷大駕，西都長安。而山東大者連郡國，中者嬰城邑，小者聚阡陌，以還相吞滅。會黃巾盛於海、岱，山寇暴於並、冀，乘勝轉攻，席捲而南，鄉邑望煙而奔，城郭睹塵而潰，百姓死亡，暴骨如莽。余時年五歲，上以世方擾亂，教餘學射，六歲而知射，又教餘騎馬，八歲而能騎射矣。以時之多故，每征，余常從。建安初，上南征荊州，至宛，張繡降。旬日而反，亡兄孝廉子修、從兄安民遇害。時餘年十歲，乘馬得脫。夫文武之道，各隨時而用，生於中平之季，長於戎旅之間，是以少好弓馬，於今不衰；逐禽輒十裏，馳射常百步，日多體健，心每不厭。建安十年，始定冀州，濊、貊貢良弓，燕、代獻名馬。時歲之暮春，勾芒司節，和風扇物，弓燥手柔，草淺獸肥，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，終日手獲麋鹿九，雉兔三十。後軍南征次曲蠡，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，見餘談論之末，彧言：「聞君善左右射，此實難能。」餘言：「執事未睹夫項發口縱，俯馬蹄而仰月支也。」彧喜笑曰：「乃爾！」餘曰：「埒有常徑，的有常所，雖每發輒中，非至妙也。若馳平原，赴豐草，要狡獸，截輕禽，使弓不虛彎，所中必洞，斯則妙矣。」時軍祭酒張京在坐，顧彧拊手曰「善」。余又學擊劍，閱師多矣，四方之法各異，唯京師為善。桓、靈之間，有虎賁王越善斯術，稱於京師。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，具得其法，余從阿學之精熟。嘗與平虜將軍劉勳、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，宿聞展善有手臂，曉五兵，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。余與論劍良久，謂言將軍法非也，余顧嘗好之，又得善術，因求與餘對。時酒酣耳熱，方食芋蔗，便以為杖，下殿數交，三中其臂，左右大笑。展意不平，求更為之。餘言吾法急屬，難相中面，故齊臂耳。展言原複一交，餘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，因偽深進，展果尋前，餘卻腳躑，正截其額，坐中驚視。餘還坐，笑曰：「昔陽慶使淳於意去其故方，更授以秘術，今余亦原鄧將軍捐棄故伎，更受要道也。」一坐盡歡。夫事不可自謂己長，余少曉持耒耨，自謂無對；俗名雙戟為坐鐵室，鑲槓為蔽木戶；後從陳國袁敏學，以單攻耒耨，每為若神，對家不知所出，先日若逢敏於狹路，直決耳！餘於他戲弄

之事少所喜，唯彈鈺略盡其巧，少為之賦。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、東方安世、張公子，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。上雅好詩書文籍，雖在軍旅，手不釋卷，每每定省從容，常言人少好學則

思專，長則善忘，長大而能勤學者，唯吾與袁伯業耳。餘是以少誦詩、論，及長而備曆五經、四部，史、漢、諸子百家之言，靡不畢覽。博物志曰：帝善彈鈺，能用手巾角。時有一書生，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鈺。若加之曠大之度，勵以公平之誠，邁志存道，克廣德心，則古之賢主，何遠之有哉！

魏書三 明帝紀第三

明皇帝諱叡，字元仲，文帝太子也。生而太祖愛之，常令在左右。魏書曰：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，武皇帝異之，曰：「我基於爾三世矣。」每朝宴會同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。好學多識，特留意於法理。年十五，封武德侯，黃初二年為齊公，三年為平原王。以其母誅，故未建為嗣。魏略曰：文帝以郭後無子，詔使子養帝。帝以母不以道終，意甚不平。後不獲已，乃敬事郭後，旦夕因長禦問起居，郭後亦自以無子，遂加慈愛。文帝始以帝不悅，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，故久不拜太子。魏末傳曰：帝常從文帝獵，見子母鹿。文帝射殺鹿母，使帝射鹿子，帝不從，曰：「陛下已殺其母，臣不忍複殺其子。」因涕泣。文帝即放弓箭，以此深奇之，而樹立之意定。七年夏五月，帝病篤，乃立為皇太子。丁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諸臣封爵各有差。世語曰：帝與朝士素不接，即位之後，群下想聞風采。居數日，獨見侍中劉曄，語盡日。眾人側聽，曄既出，問「何如」？曄曰：「秦始皇、漢孝武之儔，才具微不及耳。」癸未，追諡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。壬辰，立皇弟蕤為陽平王。

八月，孫權攻江夏郡，太守文聘堅守。朝議欲發兵救之，帝曰：「權習水戰，所以敢下船陸攻者，幾掩不備也。今已與聘相持，夫攻守勢倍，終不敢久也。」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，禹到，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，權退走。

辛巳，立皇子冏為清河王。吳將諸葛瑾、張霸等寇襄陽，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，斬霸，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。論功行賞各有差。冬十月，清河王冏薨。十二月，以太尉鍾繇為太傅，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，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，司徒華歆為太尉，司空王朗為司徒，鎮軍大將軍陳群為司空，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。

太和元年春正月，郊祀武皇帝以配天，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。分江夏南部，置江夏南部都尉。西平麴英反，殺臨羌令、西都長，遣將軍郝昭、鹿磐討斬之。二月辛未，帝耕於籍田。辛巳，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。丁亥，朝日於東郊。夏四月乙亥，行五銖錢。甲申，初營宗廟。秋八月，夕月於西郊。冬十月丙寅，治兵於東郊。焉耆王遣子入侍。十一月，立皇后毛氏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，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。十二月，封後父毛嘉為列侯。新城太守孟達反，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。三輔決錄曰：伯郎，涼州人，名不令休。其註曰：伯郎姓孟，名他，扶風人。靈帝時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，讓監奴典護家事。他仕不遂，乃盡以家財賂監奴，與共結親，積年家業為之破盡。眾奴皆慚，問他所欲，他曰：「欲得卿曹拜耳。」奴被恩久，皆許諾。時賓客求見讓者，門下車常數百乘，或累日不得通。他最後到，眾奴伺其至，皆迎車而拜，徑將他車獨入。眾人悉驚，謂他與讓善，爭以珍物遺他。他得之，盡以賂讓，讓大喜。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，即拜涼州刺史。他生達，少入蜀。其處蜀事蹟在劉封傳。魏略曰：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。文帝時初即王位，既宿知有達，聞其來，甚悅，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，還曰「將帥之才也」，或曰「卿相之器也」，王益欽達。逆與達書曰：「近日有命，未足達旨，何者？昔伊摯背商而歸周，百里去虞而入秦，樂毅感鴟夷以蟬蛻，王遵識逆順以去就，皆審興廢之符效，知成敗之必然，故丹青畫其形容，良史載其功勳。聞卿姿度純茂，器量優絕，當騁能明時，收名傳記。今者翻然濯鱗清流，甚相嘉樂，虛心西望，依依若舊，下筆屬辭，歡心從之。昔虞卿入趙，再見取相，陳平就漢，一觀參乘，孤今於卿，情過於往，故致所禦馬物以昭忠愛。」又曰：「今者海內清定，萬里一統，三垂無邊塵之警，中夏無狗吠之虞，以是弛罔闊禁，與世無疑，保官空虛，初無（資）任。卿來相就，當明孤意，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，以

親駭疏也。若卿欲來相見，且當先安部曲，有所保固，然後徐徐輕騎來東。」達既至譙，進見閒雅，才辯過人，眾莫不屬目。又王近出，乘小輦，執達手，撫其背戲之曰：「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？」遂與同載。又加拜散騎常侍，領新城太守，委以西南之任。時眾臣或以為待之太猥，又不宜委以方任。王聞之曰：「吾保其無他，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。」達既為文帝所寵，又與桓階、夏侯尚親善，及文帝崩，時桓、尚皆卒，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，心不自安。諸葛亮聞之，陰欲誘達，數

書招之，達與相報答。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，密表達與蜀潛通，帝未之信也。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，又勸其入朝。達驚懼，遂反。幹寶晉紀曰：達初入新城，登白馬塞，歎曰：「劉封、申耽，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！」

二年春正月，宣王攻破新城，斬達，傳其首。魏略曰：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，賢等開門納軍。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，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。分新城之上庸、武陵、巫縣為上庸郡，錫縣為錫郡。

蜀大將諸葛亮寇邊，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。魏書曰：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，帝曰：「亮阻山為固，今者自來，既合兵書致人之術；且亮貪三郡，知進而不知退，今因此時，破亮必也。」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。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，並進兵。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，大破之。亮敗走，三郡平。丁未，行幸長安。魏略載帝露布天下並班告益州曰：「劉備背恩，自竄巴蜀。諸葛亮棄父母之國，阿殘賊之黨，神人被毒，惡積身滅。亮外慕立孤之名，而內貪專擅之實。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。亮又侮易益土，虐用其民，是以利狼、宕渠、高定、青羌莫不瓦解，為亮仇敵。而亮反裘負薪，裹盡毛殫，剝趾適屨，刻肌傷骨，反更稱說，自以為能。行兵於井底，游步於牛蹄。自朕即位，三邊無事，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，且欲養四海之耆老，長後生之孤幼，先移風於禮樂，次講武於農隙，置亮畫外，未以為虞。而亮懷李熊愚勇之（智），不思荊邯度德之戒，驅略吏民，盜利祁山。王師方振，膽破氣奪，馬謖、高祥，望旗奔敗。虎臣逐北，蹈屍涉血，亮也小子，震驚朕師。猛銳踴躍，鹹思長驅。朕惟率土莫非王臣，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，與夫淫昏之黨，共受塗炭。故先開示，以昭國誠，勉思變化，無滯亂邦。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，公卿已下皆聽束手。」夏四月丁酉，還洛陽宮。魏略曰：是時訛言，雲帝已崩，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植。京師自卜太后群公盡懼。及帝還，皆私察顏色。卜太后悲喜，欲推始言者，帝曰：「天下皆言，將何所推？」赦系囚非殊死以下。乙巳，論討亮功，封爵增邑各有差。五月，大旱。六月，詔曰：「尊儒貴學，王教之本也。自頃儒官或非其人，將何以宣明聖道？其高選博士，才任侍中常侍者。申敕郡國，貢士以經學為先。」秋九月，曹休率諸軍至皖，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，敗績。乙酉，立皇子穆為繁陽王。庚子，大司馬曹休薨。冬十月，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。十一月，司徒王朗薨。十二月，諸葛亮圍陳倉，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。魏略曰：先是，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；會亮至，圍昭，不能拔。昭字伯道，太原人，為人雄壯，少入軍為部曲督，數有戰功，為雜號將軍，遂鎮守河西十餘年，民夷畏服。亮圍陳倉，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，昭於樓上應詳曰：「魏家科法，卿所練也；我之為人，卿所知也。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，卿無可言者，但有必死耳。卿還謝諸葛，便可攻也。」詳以昭語告亮，亮又使詳重說昭，言人兵不敵，無為空自破滅。昭謂詳曰：「前言已定矣。我識卿耳，箭不識也。」詳乃去。亮自以有眾數萬，而昭兵才千餘人，又度東救未能便到，乃進兵攻昭，起雲梯沖車以臨城。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，梯然，梯上人皆燒死。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沖車，沖車折。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，以土丸填塹，欲直攀城，昭又於內築重牆。亮又為地突，欲踰出於城裏，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。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，亮無計，救至，引退。詔嘉昭善守，賜爵列侯。及還，帝引見慰勞之，顧謂中書令孫資曰：「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，為將灼如此，朕復何憂乎？」仍欲大用之。會病亡，遺令戒其子凱曰：「吾為將，知將不可為也。吾數發塚，取其木以為攻戰具，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。汝必斂以時服。且人生有處所耳，死復何在耶？今去本墓遠，東西南北，在汝而已。」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，劫奪恭位，遂以淵領遼東太守。

三年夏四月，元城王禮薨。六月癸卯，繁陽王穆薨。戊申，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，夫人吳氏曰高皇后。

秋七月，詔曰：「禮，王后無嗣，擇建支子以繼大宗，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，何得複顧私親哉！漢宣繼昭帝后，加悼考以皇號；哀帝以外藩援立，而董宏等稱引亡秦，惑誤時朝，既尊恭皇，立廟京都，又寵籙妾，使比長信，敘昭穆於前殿，並四位於東宮，僭差無度，人神弗祐，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，用致丁、傅焚如之禍。自是之後，相踵行之。昔魯文逆祀，罪由夏父；宋國非度，譏在華元。其令公卿有司，深以前世行事為戒。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，則當明為人後之義；敢為佞邪導諛時君，妄建非正之號以幹正統，謂考為皇，稱妣為後，則股肱大臣，誅之無赦。其書之金策，藏之宗廟，著於令典。」

冬十月，改平望觀曰聽訟觀。帝常言「獄者，天下之性命也」，每斷大獄，常幸觀臨聽之。

初，洛陽宗廟未成，神主在鄴廟。十一月，廟始成，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、太皇帝、武帝、文帝神主於鄴，十二月己醜至，奉安神主於廟。臣松之按：黃初四年，有司奏立二廟，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，特立武帝廟，百世不毀。今此無高祖神主，蓋以親盡毀也。此則魏初唯立親廟，祀四室而已。至景初元年，始定七廟之制。孫盛曰：事亡猶存，祭如神在，迎遷神主，正斯宜矣。

癸卯，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，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。

四年春二月壬午，詔曰：「世之質文，隨教而變。兵亂以來，經學廢絕，後生進趣，不由典謨。豈訓導未洽，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？其郎吏學通一經，才任牧民，博士課試，擢其高第者，亟用；其浮華不務道本者，皆罷退之。」戊子，詔太傅三公：以文帝典論刻石，立於廟門之外。癸巳，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，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，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。夏四月，太傅鍾繇薨。六月戊子，太皇太后崩。丙申，省上庸郡。秋七月，武宣卞後祔葬於高陵。詔大司馬曹真、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。八月辛巳，行東巡，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。魏書曰：行過繁昌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，以特牛祠受禪壇。臣松之按：漢紀章帝元和三年，詔高邑縣祠即位壇，五成陌，比臘祠門戶。此雖前代已行故事，然為壇以祀天，而壇非神也，今無事於上帝，而致祀於虛壇，求之義典，未詳所據。乙未，幸許昌宮。九月，大雨，伊、洛、河、漢水溢，詔真等班師。冬十月乙卯，行還洛陽宮。庚申，令：「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。」十一月，太白犯歲星。十二月辛未，改葬文昭甄後於朝陽陵。丙寅，詔公卿舉賢良。

五年春正月，帝耕于籍田。三月，大司馬曹真薨。諸葛亮寇天水，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。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，辛巳，大雩。夏四月，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。複置護匈奴中郎將。秋七月丙子，以亮退走，封爵增位各有差。魏書曰：初，亮出，議者以為亮軍無輜重，糧必不繼，不擊自破，無為勞兵；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，帝皆不從。前後遣兵增宣王軍，又敕使護麥。宣王與亮相持，賴得此麥以為軍糧。乙酉，皇子殷生，大赦。

八月，詔曰：「古者諸侯朝聘，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。先帝著令，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，謂幼主在位，母后攝政，防微以漸，關諸盛衰也。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，悠悠之懷，能不興思！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。後有少主、母后在宮者，自如先帝令，申明著於令。」冬十一月乙酉，月犯軒轅大星。戊戌晦，日有蝕之。十二月甲辰，月犯鎮星。戊午，太尉華歆薨。

六年春二月，詔曰：「古之帝王，封建諸侯，所以藩屏王室也。詩不雲乎，『懷德維甯』，宗

子維城'。秦、漢繼周，或強或弱，俱失厥中。大魏創業，諸王開國，隨時之宜，未有定制，非所以永為後法也。其改封諸侯王，皆以郡為國。」三月癸酉，行東巡，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，賜穀帛。乙亥，月犯軒轅大星。夏四月壬寅，行幸許昌宮。甲子，初進新果於廟。五月，皇子殷薨，追封諡安平哀王。秋七月，以衛尉董昭為司徒。九月，行幸摩陂，治許昌宮，起景福、承光殿。冬十月，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將周賀於成山，殺賀。十一月丙寅，太白晝見。有星孛於翼，近太微上將星。庚寅，陳思王植薨。十二月，行還許昌宮。

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，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。二月丁酉，幸摩陂觀龍，於是改年；改摩陂為龍陂，賜男子爵人二級，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。三月甲子，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。夏五月壬申，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、大司馬曹仁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。魏書載詔曰：「昔先王之禮，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，沒則祭於大蒸，故漢氏功臣，祀於廟庭。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，終始休明者，其皆依禮祀之。」於是以惇等配饗。戊寅，北海王蕤薨。閏月庚寅朔，日有蝕之。丁酉，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。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。六月，洛陽宮鞠室災。

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，並州刺史畢軌表，輒出軍以外威比能，內鎮步度根。帝省表曰：「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，有自疑心。今軌出軍，適使二部驚合為一，何所威鎮乎？」促敕軌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。比詔書到，軌以進軍屯陰館，遣將軍蘇尚、董弼追鮮卑。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，與尚、弼相遇，戰於樓煩，二將沒。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，與比能合寇邊。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，虜乃走漠北。

秋九月，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，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，破降之。

冬十月，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並州降，朗引軍還。魏氏春秋曰：朗字元明，新興人。獻帝傳曰：朗父名宜祿，為呂布使詣袁術，術妻以漢宗室女。其前妻杜氏留下邳。布之被圍，關羽屢請於太祖，求以杜氏為妻，太祖疑其有色，及城陷，太祖見之，乃自納之。宜祿歸降，以為銍長。及劉備走小沛，張飛隨之，過謂宜祿曰：「人取汝妻，而為之長，乃蚩蚩若是邪！隨我去乎？」宜祿從之數裏，悔欲還，飛殺之。朗隨母氏畜于公宮，太祖甚愛之，每坐席，謂賓客曰：「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？」魏略曰：朗游遨諸侯間，曆武、文之世而無尤也。及明帝即位，授以內官，為驍騎將軍、給事中，每車駕出入，朗常隨從。時明帝喜發舉，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，朗終不能有所諫止，又未嘗進一善人，帝亦以是親愛；每顧問之，多呼其小字阿穌，數加賞賜，為起大第於京城中。四方雖知朗無能為益，猶以附近至尊，多賂遺之，富均公侯。世語曰：朗子秀，勁厲能直言，為晉武帝博士。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。桂字叔林，天水人也。建安初，數為將軍楊秋使詣太祖，太祖表拜騎都尉。桂性便辟，曉博弈、踰鞠，故太祖愛之，每在左右，出入隨從。桂察太祖意，喜樂之時，因言次曲有所陳，事多見從，數得賞賜，人多餽遺，桂由此侯服玉食。太祖既愛桂，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。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，而有意於臨菑侯，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，將甚銜之。及太祖薨，文帝即王位，未及致其罪。黃初元年，隨例轉拜駙馬都尉。而桂私受西域貨賂，許為人事。事發，有詔收問，遂殺之。魚豢曰：為上者不虛授，處下者不虛受，然後外無伐檀之歎，內無屍素之刺，雍熙之美著，太平之律顯矣。而佞倖之徒，但姑息人主，至乃無德而榮，無功而祿，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昃，傾邪滋多乎！以武皇帝之慎賞，明皇帝之持法，而猶有若此等人，而況下斯者乎？

十二月，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、許晏首，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。世語曰：並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，年三百五十歲，言語飲食如常人。奴雲：「霍顯，光後小妻。明友妻，光前妻女。」博物志曰：時京邑有一人，失其姓名，食啖兼十許人，遂肥不能動。其父曾作遠方長吏，官徙送彼縣，令故義傳供食之；一二年中，一鄉中輒為之儉。傳子曰：時太原發塚破棺，棺中有一生婦人，將出與語，生人也。送之京師，問其本事，不知也。視其塚上樹

木可三十歲，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？將一朝歿生，偶與發塚者會也？

二年春二月乙未，太白犯熒惑。癸酉，詔曰：「鞭作官刑，所以糾慢怠也，而頃多以無辜死。其減鞭杖之制，著於令。」三月庚寅，山陽公薨，帝素服發哀，遣使持節典護喪事。己酉，大赦。夏四月，大疫。崇華殿災。丙寅，詔有司乙太牢告祠文帝廟。追諡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，葬以漢禮。獻帝傳曰：帝變服，率群臣哭之，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，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。詔曰：「蓋五帝之事尚矣，仲尼盛稱堯、舜巍巍蕩蕩之功者，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。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，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。先帝命公行漢正朔，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，言事不稱臣，此舜事堯之義也。昔放勳殂落，四海如喪考妣，遏密八音，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。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，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？今諡公漢孝獻皇帝。」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廟，曰：「叡聞夫禮也者，反本脩古，不忘厥初，是以先代之君，尊尊親親，咸有尚焉。今山陽公寢疾棄國，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。叡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，深觀歷數允在聖躬，傳祚禪位，尊我民主，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。黃初受終，命公于國行漢正朔，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，斯亦舜、禹明堂之義也。上考遂初，皇極攸建，允熙克讓，莫朗於茲。蓋子以繼志嗣訓為孝，臣以配命欽述為忠，故詩稱'匪棘其猶，聿追來孝'，書曰'前人受命，茲不忘大功'。叡敢不奉承徽典，以昭皇考之神靈。今追諡山陽公曰孝獻皇帝，冊贈璽綬。命司徒、司空持節弔祭護喪，光祿、大鴻臚為副，將作大匠、複土將軍營成陵墓，及置百官群吏，車旗服章喪葬禮儀，一如漢氏故事；喪葬所供群官之費，皆仰大司農。立其後嗣為山陽公，以通三統，永為魏賓。」於是贈冊曰：「嗚呼，昔皇天降戾於漢，俾逆臣董卓，播厥凶虐，焚滅京都，劫遷大駕。于時六合雲擾，奸雄嫖起。帝自西京，徂唯求定，臻茲洛邑。疇咨聖賢，聿改乘輅，又遷許昌，武皇帝是依。歲在玄枵，皇師肇征，迄於鶉尾，十有八載，群寇殲殄，九域鹹乂。惟帝念功，祚茲魏國，大啟土宇。爰及文皇帝，齊聖廣淵，仁聲旁流，柔遠能邇，殊俗向義，乾精承祚，坤靈吐曜，稽極玉衡，允膺歷數，度於軌儀，克厭帝心。乃仰欽七政，俯察五典，弗采四嶽之謀，不俟師錫之舉，幽贊神明，承天禪位。祚（建）朕躬，統承洪業。蓋聞昔帝堯，元愷既舉，凶族未流，登舜百揆，然後百揆時序，內平外成，授位明堂，退終天祿，故能冠德百王，表功嵩嶽。自往迄今，彌曆七代，歲暨三千，而大運來復，庸命底績

，纂我民主，作建皇極。念重光，紹咸池，繼韶夏，超群後之遐蹤，邈商、周之慚德，可謂高朗令終，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。非夫漢、魏與天地合德，與四時合信，動和民神，格於上下，其孰能至於此乎？朕惟孝獻享年不永，欽若顧命，考之典謨，恭述皇考先靈遺意，闡崇弘謚，奉成聖美，以章希世同符之隆，以傳億載不朽之榮。魂而有靈，嘉茲弘休。嗚呼哀哉！」八月壬申，葬于山陽國，陵曰禪陵，置園邑。葬之日，帝制錫衰弁經，哭之慟。適孫桂氏鄉侯康，嗣立為山陽公。

是月，諸葛亮出斜穀，屯渭南，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。詔宣王：「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，彼進不得志，退無與戰，久停則糧盡，虜略無所獲，則必走矣。走而追之，以逸待勞，全勝之道也。」魏氏春秋曰：亮既屢遣使交書，又致巾幘婦人之飾，以怒宣王。宣王將出戰，辛毗杖節奉詔，勒宣王及軍吏已下，乃止。宣王見亮使，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，不問戎事。使對曰：「諸葛公夙興夜寐，罰二十已上，皆親覽焉；所啖食不過數升。」宣王曰：「亮體斃矣，其能久乎？」

五月，太白晝見。孫權入居巢湖口，向合肥新城，又遣將陸議、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、沔。六月，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。寵欲拔新城守，致賊壽春，帝不聽，曰：「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，終以破隗囂，先帝東置合肥，南守襄陽，西固祁山，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，地有所必爭也。縱權攻新城，必不能拔。敕諸將堅守，吾將自往征之，比至，恐權走也。」秋七月壬寅，帝親禦龍舟東征，權攻新城，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，帝軍未至數百里，權遁走，議、韶等亦退。群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，車駕可西幸長安。帝曰：「權走，亮膽破，大將軍以制之，

吾無憂矣。」遂進軍幸壽春，錄諸將功，封賞各有差。八月己未，大曜兵，饗六軍，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、壽春諸軍。辛巳，行還許昌宮。

司馬宣王與亮相持，連圍積日，亮數挑戰，宣王堅壘不應。會亮卒，其軍退還。

冬十月乙丑，月犯鎮星及軒轅。戊寅，月犯太白。十一月，京都地震，從東南來，隱隱有聲，搖動屋瓦。十二月，詔有司刪定大辟，減死罪。

三年春正月戊子，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。己亥，複置朔方郡。京都大疫。丁巳，皇太后崩。乙亥，隕石于壽光縣。三月庚寅，葬文德郭後，營陵于首陽陵澗西，如終制。顧愷之啟蒙注曰：魏時人有開周王塚者，得殉葬女子，經數日而有氣，數月而能語；年可二十。送詣京師，郭太后愛養之。十餘年，太后崩，哀思哭泣，一年餘而死。

是時，大治洛陽宮，起昭陽、太極殿，築總章觀。百姓失農時，直臣楊阜、高堂隆等各數切諫，雖不能聽，常優容之。魏略曰：是年起太極諸殿，築總章觀，高十餘丈，建翔鳳於其上；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，楫棹越歌；又於列殿之北，立八坊，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，貴人夫人以上，轉南附焉，其秩石擬百官之數。帝常遊宴在內，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，以為女尚書，使典省外奏事，處當畫可，自貴人以下至尚保，及給掖庭灑掃，習伎歌者，各有千數。通引谷水過九龍殿前，為玉井綺欄，蟾蜍含受，神龍吐出。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，水轉百戲。歲首建巨獸，魚龍蔓延，弄馬倒騎，備如漢西京之制，築闔闔諸門闕外眾囂。太子舍人張茂以吳、蜀數動，諸將出征，而帝盛興宮室，留意於玩飾，賜與無度，帑藏空竭；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，還以配士，既聽以生口自贖，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，乃上書諫曰：「臣伏見詔書，諸士女嫁非士者，一切錄奪，以配戰士，斯誠權時之宜，然非大化之善者也。臣請論之。陛下，天之子也，百姓吏民，亦陛下之子也。禮，賜君子小人不同日，所以殊貴賤也。吏屬君子，士為小人，今奪彼以與此，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，於父母之恩偏矣。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、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，故富者則傾家盡產，貧者舉假貸貲，貴買生口以贖其妻；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，其醜惡者乃出與士。得婦者未必有歡心，而失妻者必有憂色，或窮或愁，皆不得志。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，鮮不危殆。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，一日之費非徒千金，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，猶將不給，況複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，椒房母后之家，賞賜橫興，內外交引，其費半軍。昔漢武帝好神仙，信方士，掘地為海，封土為山，賴是時天下為一，莫敢與爭者耳。自衰亂以來，四五十載，馬不舍鞍，士不釋甲，每一交戰，血流丹野，創痍號痛之聲，於今未已。猶強寇在疆，圖危魏室。陛下不兢兢業業，念崇節約，思所以安天下者，而乃奢靡是務，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，炫耀後園，建承露之盤，斯誠快耳目之觀，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。惜乎，舍堯舜之節儉，而為漢武之侈事，臣竊為陛下不取也。原陛下沛然下詔，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，以所除無益之費，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，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，實倉廩，繕甲兵，恪恭以臨天下。如是，吳賊面縛，蜀虜輿櫬，不待誅而自服，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。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，軍師高枕，戰士備員。今群公皆結舌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，

臣昔上要言，散騎奏臣書，以聽諫篇為善，詔曰：「是也」，擢臣為太子舍人；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，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，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。臣年五十，常恐至死無以報國，是以投軀沒命，冒昧以聞，惟陛下裁察。」書通，上顧左右曰：「張茂恃鄉里故也。」以事付散騎而已。茂字彥林，沛人。

秋七月，洛陽崇華殿災，八月庚午，立皇子芳為齊王，詢為秦王。丁巳，行還洛陽宮。命有司複崇華，改名九龍殿。冬十月己酉，中山王亮薨。壬申，太白晝見。十一月丁酉，行幸許昌宮。魏氏春秋曰：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湧，寶石負圖，狀象靈龜，廣一丈六尺，長一丈七尺一寸，圍五丈八寸，立於川西。有石馬七，其一仙人騎之，其一羈絆，其五有形而不

善成。有玉匣關蓋於前，上有玉字，玉玦二，璜一。麒麟在東，鳳鳥在南，白虎在西，犧牛在北，馬自中布列四面，色皆蒼白。其南有五字，曰「上上三天王」；又曰「述大金，大討曹，金但取之，金立中，大金馬一匹在中，大（告）開壽，此馬甲寅述水」。凡「中」字六，「金」字十；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。世語曰：又有一雞象。搜神記曰：初，漢元、成之世，先識之士有言曰，魏年有和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裏，系五馬，文曰「大討曹」。及魏之初興也，張掖之柳穀，有開石焉，始見於建安，形成於黃初，文備於太和，周圍七尋，中高一仞，蒼質素章，龍馬、麟鹿、鳳皇、仙人之象，粲然鹹著，此一事者，魏、晉代興之符也。至晉泰始三年，張掖太守焦勝上言，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，文字多少不同，謹具圖上。按其文有五馬象，其一有人平上幘，執戟而乘之，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，其字有「金」，有「中」，有「大司馬」，有「王」，有「大吉」，有「正」，有「開壽」，其一成行，曰「金當取之」。漢晉春秋曰：氐池縣大柳穀口夜激波湧溢，其聲如雷，曉而有蒼石立水中，長一丈六尺，高八尺，白石畫之，為十三馬，一牛，一鳥，八卦玉玦之象，皆隆起，其文曰「大討曹，適水中，甲寅」。帝惡其「討」也，使鑿去為「計」，以蒼石室之，宿昔而白石滿焉。至晉初，其文愈明，馬象皆煥徹如玉焉。

四年春二月，太白複晝見，月犯太白，又犯軒轅一星，入太微而出。夏四月，置崇文觀，徵善屬文者以充之。五月乙卯，司徒董昭薨。丁巳，肅慎氏獻楛矢。

六月壬申，詔曰：「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，周人刑錯而不用。朕從百王之末，追望上世之風，邈乎何相去之遠？法令滋章，犯者彌多，刑罰愈眾，而奸不可止。往者按大辟之條，多所蠲除，思濟生民之命，此朕之至意也。而郡國斃獄，一歲之中尚過數百，豈朕訓導不醇，俾民輕罪，將苛法猶存，為之陷阱乎？有司其議獄緩死，務從寬簡，及乞恩者，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，非所以究理盡情也。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，諸有死罪具獄以定，非謀反及手殺人，亟語其親治，有乞恩者，使與奏當文書俱上，朕將思所以全之。其佈告天下，使明朕意。」

秋七月，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，詣幽州。甲寅，太白犯軒轅大星。冬十月己卯，行還洛陽宮。甲申，有星孛於大辰，乙酉，又孛於東方。十一月己亥，彗星見，犯宦者天紀星。十二月癸巳，司空陳群薨。乙未，行幸許昌宮。

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，山茌縣言黃龍見。茌音仕狸反。於是有司奏，以為魏得地統，宜以建醜之月為正。三月，定曆改年為孟夏四月。魏書曰：初，文皇帝即位，以受禪於漢，因循漢正朔弗改。帝在東宮著論，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，禮不相襲，正朔自宜改變，以明受命之運。及即位，優遊者久之，史官複著言宜改，乃詔三公、特進、九卿、中郎將、大夫、博士、議郎、千石、六百石博議，議者或不同。帝據古典，甲子詔曰：「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，登降周旋，終則又始。故仲尼作春秋，於三微之月，每月稱王，以明三正迭相為首。今推三統之次，魏得地統，當以建醜之月為正月。考之群藝，厥義章矣。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。」服色尚黃，犧牲用白，戎事乘黑首白馬，建大赤之旂，朝會建大白之旗。臣松之按：魏為土行，故服色尚黃。行殷之時，以建醜為正，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。禮記雲：「夏後氏尚黑，故戎事乘騶，牲用玄；殷人尚白，戎事乘翰，牲用白；周人尚赤，戎事乘騂，牲用騂。」鄭玄雲：「夏後氏以建寅為正，物生色黑；殷以建醜為正，物牙色白；周以建子為正，物萌色赤。翰，白色馬也，易曰「白馬翰如」。」周禮巾車職「建大赤以朝」，大白以即戎，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，先代之旗即戎。今魏用殷禮，變周之制，故建大白以朝，大赤即戎。改太和曆曰景初曆。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，至於郊祀、迎氣、禘祠、蒸嘗、巡狩、蒐田、分至啟閉、班宣時令、中氣早晚、敬授民事，皆以正歲鬥建為歷數之序。

五月己巳，行還洛陽宮。己醜，大赦。六月戊申，京都地震。己亥，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，尚書（左）僕射衛臻為司空。丁未，分魏興之魏陽、錫郡之安富、上庸為上庸郡。省錫郡，以錫縣屬魏興郡。

有司奏：武皇帝撥亂反正，為魏太祖，樂用武始之舞。文皇帝應天受命，為魏高祖，樂用鹹熙之舞。帝制作興治，為魏烈祖，樂用章（武）之舞。三祖之廟，萬世不毀。其餘四廟，親盡迭毀，如周後稷、文、武廟祧之制。孫盛曰：夫謚以表行，廟以存容，皆於既沒然後著焉，所以原始要終，以示百世也。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，未終而豫自尊顯。昔華樂以厚斂致譏，周人以豫凶違禮，魏之群司，於是乎失正。

秋七月丁卯，司徒陳矯薨。孫權遣將硃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，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，然退走。初，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，欲襲遼東。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諸軍及鮮卑、烏丸屯遼東南界，璽書徵公孫淵。淵發兵反，儉進軍討之，會連雨十日，遼水大漲，詔儉引軍還。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、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，率部眾隨儉內附。己卯，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，一切赦之。辛卯，太白晝見。淵自儉還，遂自立為燕王，置百官，稱紹漢元年。

詔青、兗、幽、冀四州大作海船。九月，冀、兗、徐、豫四州民遇水，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，在所開倉振救之。庚辰，皇后毛氏卒。冬十月丁未，月犯熒惑。癸醜，葬悼毛後於潛陵。乙卯，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。魏書載詔曰：「蓋帝王受命，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，尊祀世統以昭功德，故先代之典既著，則禘郊祖宗之製備也。昔漢氏之初，承秦滅學之後，采摭殘缺，以備郊祀，自甘泉後土、雍宮五時，神祇百萬位元，多不見經，是以制度無常，一彼一此，四百餘年，廢無禘祀。古代之所更立者，遂有闕焉。曹氏系世，出自有虞氏，今祀園丘，以始祖帝舜配，號園丘曰皇皇帝天；方丘所祭曰皇皇後地，以舜妃伊氏配；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，以太祖武皇帝配；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，以武宣後配；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」至晉泰始二年，並園丘、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。十二月壬子冬至，始祀。丁巳，分襄陽臨沮、宜城、旌陽、郢郢音其己反。四縣，置襄陽南部都尉。己未，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。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。魏略曰：是歲，徙長安諸鐘虡、駱駝、銅人、承露盤。盤折，銅人重不可致，留於霸城。大發銅鑄作銅人二，號曰翁仲，列坐于司馬門外。又鑄黃龍、鳳皇各一，龍高四丈，鳳高三丈餘，置內殿前。起土山于芳林園西北陬，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成山，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，捕山禽雜獸置其中。漢晉春秋曰：帝徙盤，盤折，聲聞數十裏，金狄或泣，因留霸城。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：「臣聞古之直士，盡言于國，不避死亡。故周昌比高祖於桀、紂，劉輔譬趙婕妤於人婢。天生忠直，雖白刃沸湯，往而不顧者，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。建安以來，野戰死亡，或聞殫戶盡，雖有存者，遺孤老弱。若今宮室狹小，當廣大之，猶宜隨時，不妨農務，況乃作無益之物，黃龍、鳳皇，九龍、承露盤，土山、淵池，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，其功參倍於殿舍。三公九卿侍中尚書，天下至德，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，以陛下春秋方剛，心畏雷霆。今陛下既尊群臣，顯以冠冕，被以文繡，載以華輿，所以異於小人；而使穿方舉土，面目垢黑，沾體塗足，衣冠了烏，毀國之光以崇無益，甚非謂也。孔子曰：『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』無忠無禮，國何以立！故有君不君，臣不臣，上下不通，心懷鬱結，使陰陽不和，災害屢降，兇惡之徒，因間而起，誰當為陛下盡言事者乎？又誰當幹萬乘以死為戲乎？臣知言出必死，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，生既無益，死亦何損？秉筆流涕，心與世辭。臣有八子，臣死

之後，累陛下矣！」將奏，沐浴。既通，帝曰：「董尋不畏死邪！」主者奏收尋，有詔勿問。後為貝丘令，清省得民心。

二年春正月，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。幹寶晉紀曰：帝問宣王：「度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？」宣王對曰：「淵棄城預走，上計也；據遼水拒大軍，其次也；坐守襄平，此為成禽耳。」帝曰：「然則三者何出？」對曰：「唯明智審量彼我，乃預有所割棄，此既非淵所及，又謂今往縣遠，不能持久，必先拒遼水，後守也。」帝曰：「往還幾日？」對曰：「往百日，攻百日；還百日，以六十日為休息，如此，一年足矣。」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：「臣聞先王制法，必

於全慎，故建官授任，則置假輔，陳師命將，則立監貳，宣命遣使，則設介副，臨敵交刃，則參禦右，蓋以盡謀思之功，防安危之變也。是以在險當難，則權足相濟，隕缺不預，則才足相代，其為固防，至深至遠。及至漢氏，亦循舊章。韓信伐趙，張耳為貳；馬援討越，劉隆副軍。前世之跡，著在篇志。今懿奉辭誅罪，步騎數萬，道路回阻，四千餘裏，雖假天威，有征無戰，寇或潛遁，消散日月，命無常期。人非金石，遠慮詳備，誠宜有副。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，皆為僚屬，名位不殊，素無定分，卒有變急，不相鎮攝。存不忘亡，聖達所戒，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，盛其禮秩，遣詣懿軍，進同謀略，退為副佐。雖有萬一不虞之災，軍主有儲，則無患矣。」毋丘儉志記雲，時以儉為宣王副也。

二月癸卯，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。癸醜，月犯心距星，又犯心中央大星。夏四月庚子，司徒韓暨薨。壬寅，分沛國蕭、相、竹邑、符離、蕲、銓、龍亢、山桑、洨、虹洨音胡交反。虹音絳。十縣為汝陰郡。宋縣、陳郡苦縣皆屬譙郡。以沛、杼秋、公丘、彭城豐國、廣戚，並五縣為沛王國。庚戌，大赦。五月乙亥，月犯心距星，又犯中央大星。魏書載戊子詔曰：「昔漢高祖創業，光武中興，謀除殘暴，功昭四海，而墳陵崩頽，童兒牧豎踐蹈其上，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。其表高祖、光武陵四面百步，不得使民耕牧樵采。」六月，省漁陽郡之狐奴縣，複置安樂縣。

秋八月，燒當羌王芒中、注詣等叛，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，斬注詣首。癸醜，有彗星見張宿。漢晉春秋曰：史官言於帝曰：「此周之分野也，洛邑惡之。」於是大脩禳禱之術以厭焉。魏書曰：九月，蜀陰平太守廖暉反，攻守善羌侯宕蕞營。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贊、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暉。淮上書：「贊、奕等分兵夾山東西，圍落賊表，破在旦夕。」帝曰：「兵勢惡離。」促詔淮敕奕諸別營非要處者，還令據便地。詔敕未到，奕軍為暉所破；贊為流矢所中死。

丙寅，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，大破之，傳淵首於京都，海東諸郡平。冬十一月，錄討淵功，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。初，帝議遣宣王討淵，發卒四萬人。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，役費難供。帝曰：「四千里征伐，雖雲用奇，亦當任力，不當稍計役費。」遂以四萬人行。及宣王至遼東，霖雨不得時攻，群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，宜詔宣王還。帝曰：「司馬懿臨危制變，擒淵可計日待也。」卒皆如所策。

壬午，以司空衛臻為司徒，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。閏月，月犯心中央大星。十二月乙丑，帝寢疾不豫。辛巳，立皇后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，鰥寡孤獨穀。以燕王宇為大將軍，甲申免，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。漢晉春秋曰：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，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、武衛將軍曹爽、屯騎校尉曹肇、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。中書監劉放、令孫資久專權寵，為朗等素所不善，懼有後害，陰圖間之，而宇常在帝側，故未得有言。甲申，帝氣微，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，未還，而帝少問，惟曹爽獨在。放知之，呼資與謀。資曰：「不可動也。」放曰：「俱入鼎鑊，何不可之有？」乃突前見帝，垂泣曰：「陛下氣微，若有不諱，將以天下付誰？」帝曰：「卿不聞用燕王耶？」放曰：「陛下忘先帝詔敕，籙王不得輔政。且陛下方病，而曹肇、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。燕王擁兵南面，不聽臣等入，此即豎刁、趙高也。今皇太子幼弱，未能統政，外有強暴之寇，內有勞怨之民，陛下不遠慮存亡，而近系恩舊。委祖宗之業，付二三凡士，寢疾數日，外內壅隔，社稷危殆，而己不知，此臣等所以痛心也。」帝得放言，大怒曰：「誰可任者？」放、資乃舉爽代宇，又白「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」，帝從之。放、資出，曹肇入，泣涕固諫，帝使肇敕停。肇出戶，放、資趨而往，複說止帝，帝又從其言。放曰：「宜為手詔。」帝曰：「我困篤，不能。」放即上床，執帝手強作之，遂齎出，大言曰：「有詔免燕王宇等官，不得停省中。」於是宇、肇、獻、朗相與泣而歸第。

初，青龍三年中，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，命為登女，當營衛帝室，蠲邪納福。飲人以水，及以洗瘡，或多愈者。於是立館後宮，下詔稱揚，甚見優寵。及帝疾，飲水無驗，於是

殺焉。

三年春正月丁亥，太尉宣王還至河內，帝驛馬召到，引入臥內，執其手謂曰：「吾疾甚，以後事屬君，君其與爽輔少子。吾得見君，無所恨！」宣王頓首流涕。魏略曰：帝既從劉放計，召司馬宣王，自力為詔，既封，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：「辟邪來！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。」辟邪馳去。先是，燕王為帝畫計，以為關中事重，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，事以施行。宣王得前詔，斯須復得後手筆，疑京師有變，乃馳到，入見帝。勞問訖，乃召齊、秦二王以示宣王，別指齊王謂宣王曰：「此是也，君諦視之，勿誤也！」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。魏氏春秋曰：時太子芳年八歲，秦王九歲，在於禦側。帝執宣王手，目太子曰：「死乃複可忍，朕忍死待君，君其與爽輔此。」宣王曰：「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？」即日，帝崩於嘉福殿，魏書曰：殯于九龍前殿。時年三十六。臣松之按：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，文帝始納甄後，明帝應以十年生，計至此年正月，整三十四年耳。時改正朔，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，可強名三十五年，不得三十六也。癸醜，葬高平陵。魏書曰：帝容止可觀，望之儼然。自在東宮，不交朝臣，不問政事，唯潛思書籍而已。即位之後，褒禮大臣，料簡功能，真偽不得相貿，務絕浮華譸毀之端，行師動眾，論決大事，謀臣將相，鹹服帝之大略。性特強識，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，名跡所履，及其父兄子弟，一經耳目，終不遺忘。含垢藏疾，容受直言，聽受吏民士庶上書，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，雖文辭鄙陋，猶覽省究竟，意無厭倦。孫監曰：聞之長老，魏明帝天姿秀出，立發垂地，口吃少言，而沉毅好斷。初，諸公受遺輔導，帝皆以方任處之，政自己出。而優禮大臣，開容善直，雖犯顏極諫，無所摧毀，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。然不思建德垂風，不固維城之基，至使大權偏據，社稷無衛，悲夫！

評曰：明帝沉毅斷識，任心而行，蓋有君人之至概焉。于時百姓彫弊，四海分崩，不先聿脩顯祖，闡拓洪基，而遽追秦皇、漢武，宮館是營，格之遠猷，其殆疾乎！

魏書四 三少帝紀第四

齊王諱芳，字蘭卿。明帝無子，養王及秦王詢；宮省事祕，莫有知其所由來者。魏氏春秋曰：或雲任城王楷子。青龍三年，立為齊王。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，帝甚病，乃立為皇太子。是日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大將軍曹爽、太尉司馬宣王輔政。詔曰：「朕以眇身，繼承鴻業，兢兢在疚，靡所控告。大將軍、太尉奉受末命，夾輔朕躬，司徒、司空、塚宰、元輔總率百寮，以寧社稷，其與群卿大夫勉助乃心，稱朕意焉。諸所興作宮室之役，皆以遺詔罷之。官奴婢六十已上，免為良人。」二月，西域重譯獻火浣布，詔大將軍、太尉臨試以示百寮。異物志曰：斯調國有火州，在南海中。其上有野火，春夏自生，秋冬自死。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，枝皮更活，秋冬火死則皆枯瘁。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，色小青黑；若塵垢汙之，便投火中，則更鮮明也。傅子曰：漢桓帝時，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，常大會賓客，冀陽爭酒，失杯而汙之，偽怒，解衣曰：「燒之。」布得火，煒曄赫然，如燒凡布，垢盡火滅，粲然潔白，若用灰水焉。搜神記曰：昆侖之墟，有炎火之山，山上有鳥獸草木，皆生於炎火之中，故有火浣布，非此山草木之皮臬，則其鳥獸之毛也。漢世西域舊獻此布，中間久絕；至魏初，時人疑其無有。文帝以為火性酷烈，無含生之氣，著之典論，明其不然之事，絕智者之聽。及明帝立，詔三公曰：「先帝昔著典論，不朽之格言，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，與石經並，以永示來世。」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，於是刊滅此論，而天下笑之。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，曆觀舊物，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，而廟門外無之，問諸長老，雲晉初受禪，即用魏廟，移此石於太學，非兩處立也。竊謂此言為不然。又東方朔神異經曰：南荒之外有火山，長三十裏，廣五十裏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，晝夜火燒，得暴風不猛，猛雨不滅。火中有鼠，重百斤，毛長二尺餘，細如絲，可以作布。常居火中，色洞赤，時時出外而色白，以水逐而沃之即死，續其毛，織以為布。

丁醜詔曰：「太尉體道正直，盡忠三世，南擒孟達，西破蜀虜，東滅公孫淵，功蓋海內。昔周成建保傅之官，近漢顯宗崇寵鄧禹，所以優隆雋乂，必有尊也。其以太尉為太傅，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。」三月，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。夏六月，以遼東東遼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，以故縱城為新遼縣以居徙民。秋七月，上始親臨朝，聽公卿奏事。八月，大赦。冬十月，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。

十二月，詔曰：「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，臣子永惟忌日之哀，其複用夏正；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，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。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，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，以建醜月為後十二月。」

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，加侍中中書監劉放、侍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。丙戌，以遼東汶、北豐縣民流徙渡海，規齊郡之西安、臨菑、昌國縣界為新汶、南豐縣，以居流民。

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。丙寅，詔令獄官亟平冤枉，理出輕微；群公卿士讜言嘉謀，各悉乃心。夏四月，車騎將軍黃權薨。秋七月，詔曰：「易稱損上益下，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。方今百姓不足而禦府多作金銀雜物，將奚以為？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，千八百餘斤，銷冶以供軍用」八月，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，賜高年力田各有差。

二年春二月，帝初通論語，使太常乙太牢祭孔子於辟雍，以顏淵配。

夏五月，吳將硃然等圍襄陽之樊城，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。幹寶晉紀曰：吳將全琮寇芍陂，硃然、孫倫五萬人圍樊城，諸葛瑾、步騭寇柵中；琮已破走而樊圍急。宣王曰：「柵中民夷十萬，隔在水南，流離無主，樊城被攻，曆月不解，此危事也，請自討之。」議者鹹言：「賊遠圍樊城不可拔，挫於堅城之下，有自破之勢，宜長策以禦之。」宣王曰：「軍志有之：將能而禦之，此為縻軍；不能而任之，此為覆軍。今疆場騷動，民心疑惑，是社稷之大憂也。」六月，督諸軍南征，車駕送津陽城門外。宣王以南方暑濕，不宜持久，使輕騎挑之，然不敢動。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，簡精銳，募先登，申號令，示必攻之勢。然等聞之，乃夜遁。追至三州口，大殺獲。六月辛醜，退。己卯，

以征東將軍王淩為車騎將軍。冬十二月，南安郡地震。

三年春正月，東平王徽薨。三月，太尉滿寵薨。秋七月甲申，南安郡地震。乙酉，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。冬十二月，魏郡地震。

四年春正月，帝加元服，賜群臣各有差。夏四月乙卯，立皇后甄氏，大赦。五月朔，日有食之，既。秋七月，詔祀故大司馬曹真、曹休、征南大將軍夏侯尚、太常桓階、司空陳群、太傅鍾繇、車騎將軍張郃、左將軍徐晃、前將軍張遼、右將軍樂進、太尉華歆、司徒王朗、驃騎將軍曹洪、征西將軍夏侯淵、後將軍硃靈、文聘、執金吾臧霸、破虜將軍李典、立義將軍龐德、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。冬十二月，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。

五年春二月，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。夏四月朔，日有蝕之。五月癸巳，講尚書經通，使太常乙太牢祀孔子於辟雍，以顏淵配；賜太傅、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。丙午，大將軍曹爽引軍還。秋八月，秦王詢薨。九月，鮮卑內附，置遼東屬國，立昌黎縣以居之。冬十一月癸卯，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。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，蓋以其末年異議，又位非魏臣故也。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，先鍾繇而後荀攸，則未詳厥趣也。（徐佗）（徐他）謀逆而許褚心動，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，且潼關之危，非褚不濟，褚之功烈有過典韋，今祀韋而不及褚，又所未達也。己酉，複秦國為京兆郡。十二月，司空崔林薨。

六年春二月丁卯，南安郡地震。丙子，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；夏六月，儼薨。八月丁卯，乙太常高柔為司空。癸巳，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，右光祿大夫孫資為衛將軍。冬十一月，祫祭太祖廟，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。十二月辛亥，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，令學者得以課試。乙亥，詔曰：「明日大會群臣，其令太傅乘輿上殿。」

七年春二月，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，夏五月，討濊貊，皆破之。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。秋八月戊申，詔曰：「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，年皆七十，或癰疾殘病，所謂天民之窮者也。且官以其力竭而複鬻之，進退無謂，其悉遣為良民。若有不能自存者，郡縣振給之。」臣松之案：帝初即位，有詔「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」。既有此詔，則宜遂為永制。七八年間，而複貨年七十者，且七十奴婢及癰疾殘病，並非可售之物，而鬻之於市，此皆事之難解。

己酉，詔曰：「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，而昨出已見治道，得雨當複更治，徒棄功夫。每念百姓力少役多，夙夜存心。道路但當期於通利，聞乃撻捶老小，務崇脩飾，疲困流離，以至哀歎，吾豈安乘此而行，致馨德於宗廟邪？自今已後，明申敕之。」冬十二月，講禮記通，使太常乙太牢祀孔子於辟雍，以顏淵配。習鑿齒漢晉春秋曰：是年，吳將硃然入柵中，斬獲數千；柵中民吏萬餘家渡沔。司馬宣王謂曹爽曰：「若便令還，必複致寇，宜權留之。」爽曰：「今不脩守沔南，留民沔北，非長策也。」宣王曰：「不然。凡物置之安地則安，危地則危，故兵書曰，成敗，形也，安危，勢也，形勢禦眾之要，不可不審。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，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，萬人陸鈔柵中，君將何以救之？」爽不聽，卒令還。然後襲破之。袁淮言於爽曰：「吳楚之民脆弱寡能，英才大賢不出其土，比技量力，不足與中國相抗，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，蓋以江漢為池，舟楫為用，利則陸鈔，不利則入水，攻之道遠，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。孫權自十數年以來，大敗江北，繕治甲兵，精其守禦，數出盜竊，敢遠其水，陸次平土，此中國所原聞也。夫用兵者，貴以飽待饑，以逸擊勞，師不欲久，行不欲遠，守少則固，力專則強。當今宜捐淮、漢以南，退卻避之。若賊能入居中央，來侵邊境，則隨其所短，中國之長技得用矣。若不敢來，則邊境得安，無鈔盜之憂矣。使我國富兵強，政脩民一，陵其國不足為遠矣。今襄陽孤在漢南，賊循漢而上，則斷而不通，一戰而勝，則不攻而自服，故置之無益于國，亡之不足為辱。自江夏已東，淮南諸郡，三後已來，其所亡幾何，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！若徙之淮北，遠絕其間，則民人安樂，何鳴吠之驚乎？」遂不徙。

八年春二月朔，日有蝕之。夏五月，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。

秋七月，尚書何晏奏曰：「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，治其身者慎其所習。所習正則其身正，其身正則不令而行；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，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。是故為人君者，所與遊必擇正人，所觀覽必察正象，放鄭聲而弗聽，遠佞人而弗近，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。季末闇主，不知損益，斥遠君子，引近小人，忠良疏遠，便辟褻狎，亂生近暱，譬之社鼠；考其昏明，所積以然，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。舜戒禹曰『鄰哉鄰哉』，言慎所近也，周公戒成王曰『其朋其朋』，言慎所與也。（詩）云：『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』可自今以後，禦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，皆大臣侍從，因從容戲宴，兼省文書，詢謀政事，講論經義，為萬世法。」冬十二月，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又奏曰：「禮，天子之宮，有斫礱之制，無硃丹之飾，宜循禮復古。今天下已平，君臣之分明，陛下但當不懈于位，平公正之心，審賞罰以使之。可絕後園習騎乘馬，出必禦輦乘車，天下之福，臣子之原也。」晏、又咸因闕以進規諫。

九年春二月，衛將軍中書令孫資，癸巳，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，三月甲午，司徒衛臻，各遜位，以侯就第，位特進。四月，以司空高柔為司徒；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，固辭不受。秋九月，以車騎將軍王淩為司空。冬十月，大風髮屋折樹。

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，車駕謁高平陵。孫盛魏世譜曰：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，去洛城九

十裏。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、爽弟中領軍羲、武衛將軍訓、散騎常侍彥官，以侯就第。戊戌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，考實其辭，爽與謀不軌。又尚書丁謐、鄧颺、何晏、司隸校尉畢軌、荊州刺史李勝、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，夷三族。語在爽傳。丙午，大赦。丁未，乙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，固讓乃止。孔衍漢魏春秋曰：「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，增邑萬戶，群臣奏事不得稱名，如漢霍光故事。太傅上書辭讓曰：『臣親受顧命，憂深責重，憑賴天威，摧弊奸凶，贖罪為幸，功不足論。又三公之官，聖王所制，著之典禮。至於丞相，始自秦政。漢氏因之，無復變改。今三公之官皆備，橫複寵臣，違越先典，革聖明之經，襲秦漢之路，雖在異人，臣所宜正，況當臣身而不固爭，四方議者將謂臣何！』書十餘上，詔乃許之，複加九錫之禮。太傅又言：『太祖有大功大德，漢氏崇重，故加九錫，此乃歷代異事，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。』又辭不受。」

夏四月乙丑，改年。丙子，太尉蔣濟薨。冬十二月辛卯，以司空王淩為太尉。庚子，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。

二年夏五月，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。冬十月，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。十一月，司空孫禮薨。十二月甲辰，東海王霖薨。乙未，征南將軍王昶渡江，掩攻吳，破之。

三年春正月，荊州刺史王基、新城太守（陳泰）（州泰）攻吳，破之，降者數千口。二月，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。三月，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。四月甲申，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。壬辰，大赦。丙午，聞太尉王淩謀廢帝，立楚王彪，太傅司馬宣王東征淩。五月甲寅，淩自殺。六月，彪賜死。秋七月壬戌，皇后甄氏崩。辛未，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。戊寅，太傅司馬宣王薨，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乙未，葬懷甄後於太清陵。庚子，驃騎將軍孫資薨。十一月，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，更以官為次，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，最在上。十二月，以光祿勳鄭沖為司空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，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。二月，立皇后張氏，大赦。夏五月，魚二，見於武庫屋上。漢晉春秋曰：初，孫權築東興堤以遏巢湖。後征淮南，壞不復修。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堤左右結山，挾築兩城，使全端、留略守之，引軍而還。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：「致人而不致於人者，此之謂也。今因其內侵，使文舒逼江陵，仲恭向武昌，以羈吳之上流，然後簡精卒攻兩城，比救至，可大獲也。」景王從之。冬十一月，詔征南大將軍王昶、征東將軍胡遵、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吳。十二月，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，大破眾軍於東關。不利而還。漢晉春秋曰：毌丘儉、王昶聞東軍敗，各燒屯走。朝議欲貶黜諸將，景王曰：「我不聽公休，以至於此。此我過也，諸將何罪？」悉原之。時司馬文王為監軍，統諸軍，唯削文王爵而已。是歲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並州並力討胡，景王從之。未集，而雁門、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，遂驚反。景王又謝朝士曰：「此我過也，非玄伯之責！」於是魏人愧悅，人思其報。習鑿齒曰：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，過消而業隆，可謂智矣。夫民忘其敗，而下思其報，雖欲不康，其可得邪？若乃諱敗推過，歸咎萬物，常執其功而隱其喪，上下離心，賢愚解體，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，謬之甚矣！君人者，苟統斯理而以禦國，則朝無秕政，身靡留愆，行失而名揚，兵挫而戰勝，雖百敗可也，況於再乎！

五年夏四月，大赦。五月，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，詔太尉司馬孚拒之。漢晉春秋曰：是時薑維亦出圍狄道。司馬景王問虞松曰：「今東西有事，二方皆急，而諸將意沮，若之何？」松曰：「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，事有似弱而強，或似強而弱，不可不察也。今恪悉其銳眾，足以肆暴，而坐守新城，欲以致一戰耳。若攻城不拔，請戰不得，師老眾疲，勢將自走，諸將之不徑進，乃公之利也。薑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，投食我麥，非深根之寇也。且謂我並力於東，西方必虛，是以徑進。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，出其不意，殆將走矣。」景王曰：「善！」乃使郭淮、陳泰悉關中之眾，解狄道之圍；敕毌丘儉等案兵自守，以新城委吳。姜維聞淮進兵，

軍食少，乃退屯隴西界。秋七月，恪退還。是時，張特守新城。魏略曰：特字子產，涿郡人。先時領牙門，給事鎮東諸葛誕，誕不以為能也，欲遣還護軍。會毌丘儉代誕，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。及諸葛恪圍城，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，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，而恪起土山急攻，城將陷，不可護。特乃謂吳人曰：「今我無心複戰也。然魏法，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，雖降，家不坐也。自受敵以來，已九十餘日矣。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，而戰死者已過半，城雖陷，尚有半人不欲降，我當還為相語之，條名別善惡，明日早送名，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。」乃投其印綬以與之。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。不攻。頃之，特還，乃夜徹諸屋材柵，補其缺為二重。明日，謂吳人曰：「我但有鬥死耳！」吳人大怒，進攻之，不能拔，遂引去。朝廷嘉之，加雜號將軍，封列侯，又遷安豐太守。

八月，詔曰：「故中郎西平郭脩，砥節厲行，秉心不回。乃者蜀將董維寇鈔脩郡，為所執略。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群眾，陰圖闕，道經漢壽，請會眾賓，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，勇過聶政，功逾介子，可謂殺身成仁，釋生取義者矣。夫追加褒寵，所以表揚忠義；祚及後胤，所以獎勸將來。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，食邑千戶，諡曰威侯；子襲爵，加拜奉車都尉；賜銀千餅，絹千匹，以光寵存亡，永垂來世焉。」魏氏春秋曰：脩字孝先，素有業行，著名西州。董維劫之，脩不為屈。劉禪以為左將軍，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，每因慶賀，且拜且前，為禪左右所遏，事輒不克，故殺禕焉。臣松之以為古之捨生取義者，必有理存焉，或感恩懷德，投命無悔，或利害有機，奮發以應會，詔所稱聶政、介子是也。事非斯類，則陷乎妄作矣。魏之與蜀，雖為敵國，非有趙襄滅智之仇，燕丹危亡之急；且劉禪凡下之主，費禕中才之相，二人存亡，固無關於興喪。郭脩在魏，西州之男子耳，始獲於蜀，既不能抗節不辱，于魏又無食祿之責，不為時主所使，而無故規然糜身於非所，義無所加，功無所立，可謂「折柳樊圃」，其狂也且，此之謂也。

自帝即位至於是歲，郡國縣道多所置省，俄或還複，不可勝紀。

六年春二月己醜，鎮東將軍毌丘儉上言：「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，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，為賊所得，考問所傳，語整曰：『諸葛公欲活汝，汝可具服。』整罵曰：『死狗，此何言也！我當必死為魏國鬼，不苟求活，逐汝去也。欲殺我者，便速殺之。』終無他辭。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，或以語恪，恪遣馬騎尋圍跡索，得像還。四五人（的）頭面縛，將繞城表，敕語像，使大呼，言『大軍已還洛，不如早降。』像不從其言，更大呼城中曰：『大軍近在圍外，壯士努力！』賊以刀築其口，使不得言，像遂大呼，令城中聞知。整、像為兵，能守義執節，子弟宜有差異。」詔曰：「夫顯爵所以褒元功，重賞所以寵烈士。整、像召募通使，越蹈重圍，冒突白刃，輕身守信，不幸見獲，抗節彌厲，揚六軍之大勢，安城守之懼心，臨難不顧，畢志傳命。昔解楊執楚，有隕無貳，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，方之整、像，所不能加。今追賜整、像爵關中侯，各除士名，使子襲爵，如部曲將死事科。」

庚戌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，乙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。事覺，諸所連及者皆伏誅。辛亥，大赦。三月，廢皇后張氏。夏四月，立皇后王氏，大赦。五月，封後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、光祿大夫，位特進，妻田氏為宣陽鄉君。秋九月，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，以聞皇太后。世語及魏氏春秋並雲：此秋，董維寇隴右。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，徵還擊維，至京師，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。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，因文王辭，殺之，勒其眾以退大將軍。已書詔於前。文王入，帝方食栗，優人雲午等唱曰：「青頭雞，青頭雞。」青頭雞者，鴨也。帝懼不敢發。文王引兵入城，景王因是謀廢帝。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，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。豐既誅，即出允為鎮北將軍，未發，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，徙樂浪，追殺之。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。甲戌，太后令曰：「皇帝芳春秋已長，不親萬機，耽淫內寵，沈漫女德，日延倡優，縱其醜譴；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，毀人倫之敘，亂男女之節；恭孝日虧，悖沆滋甚，不可以承天緒，奉宗廟。使兼太尉高柔奉策，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，遣芳

歸藩于齊，以避皇位。」魏書曰：是日，景王承皇太后令，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，群臣失色。景王流涕曰：「皇太后令如是，諸君其若王室何！」鹹曰：「昔伊尹放太甲以甯殷，霍光廢昌邑以安漢，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，二代之之于古，明公當之於今，今日之事，亦唯公命。」景王曰：「諸君所以望師者重，師安所避之？」於是乃與群臣共為奏永甯宮曰：「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、大將軍武陽侯臣師、司徒萬歲亭侯臣柔、司空文陽亭侯臣沖、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、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、太常臣晏、衛尉昌邑侯臣偉、太僕臣嶷、廷尉定陵侯臣（繁）、大鴻臚臣芝、大司農臣祥、少府臣（褒）、永甯衛尉臣（禎）、永寧太僕臣（閎）、大長秋臣模、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、河南尹蘭陵侯臣肅、城門校尉臣慮、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、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、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、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、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、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、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、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、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、侍中臣小同、臣顗、臣鄴、博平侯臣表、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、散騎常侍臣竭、臣儀、關內侯臣芝、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、尚書關內侯臣觀、臣嘏、長合鄉侯臣亮、臣贊、臣騫、中書令臣康、禦史中丞臣鈐、博士臣范、臣峻等稽首言：臣等聞天子者，所以濟育群生，永安萬國，三祖勳烈，光被六合。皇帝即位，纂繼洪業，春秋已長，未親萬機，耽淫內寵，沈漫女色，廢捐講學，棄辱儒士，日延小優郭懷、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遊戲，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，親將後宮瞻觀。又於廣望觀上，使懷、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，嬉褻過度，道路行人掩目，帝於觀上以為宴笑。於陵雲台曲中施帷，見九親婦女，帝臨宣曲觀，呼懷、信使入帷共飲酒。懷、信等更行酒，婦女皆醉，戲侮無別。使保林李華、劉勳等與懷、信等戲，清商令狐景呵華、勳曰：「諸女，上左右人，各有官職，何以得爾？」華、勳數讒毀景。帝常喜以彈彈人，以此悲景，彈景不避首目。景語帝曰：「先帝持門戶急，今陛下日將妃後遊戲無度，至乃共觀倡優，裸袒為亂，不可令皇太后聞。景不愛死，為陛下計耳。」帝言：「我作天子，不得自在邪？太后何與我事！」使人燒鐵灼景，身體皆爛。甄後崩後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。太后更欲外求，帝悲語景等：「魏家前後立皇后，皆從所愛耳，太后必違我意，知我當往不也？」後卒待張惶後疏薄。太后遭（合）陽君喪，帝日在後園，倡優音樂自若，不數往定省。清商丞龐熙諫帝：「皇太后至孝，今遭重憂，水漿不入口，陛下當數往寬慰，不可但在此作樂。」帝言：「我自爾，誰能奈我何？」皇太后還北宮，殺張美人及馮婉，帝悲望，語景等：「太后橫殺我所寵愛，此無復母子恩。」數往至故處啼哭，私使暴室厚殯棺，不令太后知也。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，或留以付清商。帝至後園竹間戲，或與從官攜手共行。熙白：「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。」帝怒，復以彈彈熙。日遊後園，每有外文書入，帝不省，左右曰「出」，帝亦不索視。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，不欲，使行來，帝徑去；太后來問，輒詐令黃門答言「在」耳。景、熙等畏恐，不敢複止，更共諂媚。帝肆行昏淫，敗人倫之敘，亂男女之節，恭孝彌頹，凶德浸盛。臣等憂懼傾覆天下，危墜社稷，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。今帝不可以承天緒，臣請依漢霍光故事，收帝璽綬。帝本以齊王踐祚，宜歸藩于齊。使司徒臣柔持節，與有司乙太牢告祀宗廟。臣謹昧死以聞。」奏可。是日遷居別宮，年二十三。使者持節送衛，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，制度皆如藩國之禮。魏略曰：景王將廢帝，遣郭芝入白太后，太后與帝對坐。芝謂帝曰：「大將軍欲廢陛下，立彭城王據。」帝乃起去。太后不悅。芝曰：「太后有子不能教，今大將軍意已成，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，但當順旨，將複何言！」太后曰：「我欲見大將軍，口有所說。」芝曰：「何可見邪？但當速取璽綬。」太后意折，乃遣傍侍禦取璽綬著坐側。芝出報景王，景王甚歡。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，當出就西宮。帝受命，遂載王車，與太后別，垂涕，始從太極殿南出，群臣送者數十人，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，餘多流涕。王出後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。太后曰：「彭城王，我之季叔也，今來立，我當何之！且明皇帝當絕嗣乎？吾以為高貴鄉公者，文皇帝之長孫，明皇帝之弟子，於禮，小宗有後大宗之義，其詳議之。」景王乃更召群臣，以皇太后令示之，乃定迎高貴鄉公。是時太常已發二日，待璽綬於溫。事定，又請璽綬。太后令曰：「我見高貴鄉公，小時識之，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。」

丁醜，令曰：「東海王霖，高祖文皇帝之子。霖之諸子，與國至親，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，其以為明皇帝嗣。」魏書曰：景王複與群臣共奏永甯宮曰：「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，尊祖故敬

宗。禮，太宗無嗣，則擇支子之賢者；為人後者，為之子也。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，文皇帝之孫，宜承正統，以嗣烈祖明皇帝後。率土有賴，萬邦幸甚，臣請微公詣洛陽宮。」奏可。使中護軍望、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，與少府（褒）、尚書亮、侍中表等奉法駕，迎公於元城。魏世譜曰：晉受禪，封齊王為邵陵縣公。年四十三，泰始十年薨，諡曰厲公。

高貴鄉公諱髦，字彥士，文帝孫，東海定王霖子也。正始五年，封鄉縣高貴鄉公。少好學，夙成。齊王廢，公卿議迎立公。十月己醜，公至於玄武館，群臣奏請舍前殿，公以先帝舊處，避止西廂；群臣又請以法駕迎，公不聽。庚寅，公入於洛陽，群臣迎拜西掖門南，公下輿將答拜，僕者請曰：「儀不拜。」公曰：「吾人臣也。」遂答拜。至止車門下輿。左右曰：「舊乘輿入。」公曰：「吾被皇太后徵，未知所為！」遂步至太極東堂，見於太后。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，百僚陪位者欣欣焉。魏氏春秋曰：公神明爽俊，德音宣朗。罷朝，景王私曰：「上何如主也？」鍾會對曰：「才同陳思，武類太祖。」景王曰：「若如卿言，社稷之福也。」詔曰：「昔三祖神武聖德，應天受祚。齊王嗣位，肆行非度，顛覆厥德。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，延納宰輔之謀，用替厥位，集大命于餘一人。以眇眇之身，托于王公之上，夙夜祗畏，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，恢中興之弘業，戰戰兢兢，如臨于穀。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輔，四方征鎮宣力之佐，皆積德累功，忠勤帝室；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，左右小子，用保乂皇家，俾朕蒙闇，垂拱而治。蓋聞人君之道，德厚侔天地，潤澤施四海，先之以慈愛，示之以好惡，然後教化行於上，兆民聽於下。朕雖不德，昧於大道，思與宇內共臻茲路。書不雲乎：「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。」」大赦，改元。減乘輿服禦，後宮用度，及罷尚方禦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。

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，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，觀風俗，勞士民，察冤枉失職者。癸巳，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，入朝不趨，奏事不名，劍履上殿。戊戌，黃龍見於鄴井中。甲辰，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，封爵、增邑、進位、班賜各有差。

二年春正月乙丑，鎮東將軍毌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反。（戊戌）（戊寅）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。癸未，車騎將軍郭淮薨。閏月己亥，破欽於樂嘉。欽遁走，遂奔吳。甲辰，（安風淮津）（安風津）都尉斬儉，傳首京都。世語曰：大將軍奉天子征儉，至項；儉既破，天子先還。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，至諸葛誕反，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。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，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。案張璠、虞溥、郭頒皆晉之令史，璠、頒出為官長，溥，鄱陽內史。璠撰後漢紀，雖似未成，辭藻可觀。溥著江表傳，亦粗有條貫。惟頒撰魏晉世語，蹇乏全無宮商，最為鄙劣，以時有異事，故頗行於世。幹寶、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，其中虛錯如此者，往往而有之。壬子，複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、欽所誣誤者。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。司馬景王薨於許昌。二月丁巳，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

甲子，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壽春，諸葛誕拒擊破之，斬吳左將軍留贊，獻捷於京都。三月，立皇后卞氏，大赦。夏四月甲寅，封後父卞隆為列侯。甲戌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。秋七月，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，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。

八月辛亥，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，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，經大敗，還保狄道城。辛未，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，與征西將軍陳泰並力拒維。戊辰，複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。九月庚子，講尚書業終，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、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。甲辰，薑維退還。冬十月，詔曰：「朕以寡德，不能式遏寇虐，乃令蜀賊陸梁邊陲。洮西之戰，至取負敗，將士死亡，計以千數，或沒命戰場，冤魂不反，或牽掣虜手，流離異域，吾深痛潛，為之悼心。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恤其門戶，無差賦役一年；其力戰死事者，皆如舊科，勿有所漏。」

十一月甲午，以隴右四郡及金城，連年受敵，或亡叛投賊，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，皆特赦之。癸醜，詔曰：「往者洮西之戰，將吏士民或臨陳戰亡，或沈溺洮水，骸骨不收，棄於原野，

吾常痛之。其告征西、安西將軍，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，收斂藏埋，以慰存亡。」

甘露元年春正月辛醜，青龍見軹縣井中。乙巳，沛王林薨。魏氏春秋曰：二月丙辰，帝宴群臣於太極東堂，與侍中荀顗、尚書崔贊、袁亮、鍾毓、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，遂言帝王優劣之差。帝慕夏少康，因問顗等曰：「有夏既衰，後相殆滅，少康收集夏眾，復禹之績，高祖拔起隴畝，驅帥豪俊，芟夷秦、項，包舉 內，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，命世大賢者也。考其功德，誰宜為先？」顗等對曰：「夫天下重器，王者天授，聖德應期，然後能受命創業。至於階緣前緒，興復舊績，造之與因，難易不同。少康功德雖美，猶為中興之君，與世祖同流可也。至如高祖，臣等以為優。」帝曰：「自古帝王，功德言行，互有高下，未必創業者皆優，紹繼者鹹劣也。湯、武、高祖雖俱受命，賢聖之分，所覺懸殊。少康、殷宗中興之美，夏啟、周成守文之盛，論德較實，方諸漢祖，吾見其優，未聞其劣；顧所遇之時殊，故所名之功異耳。少康生於滅亡之後，降為諸侯之隸，崎嶇逃難，僅以身免，能布其德而兆其謀，卒滅過、戈，克復禹績，祀夏配天，不失舊物，非至德弘仁，豈濟斯勳？漢祖因土崩之勢，仗一時之權，專任智力以成功業，行事動靜，多違聖檢；為人子則數危其親，為人君則囚系賢相，為人父則不能衛子；身沒之後，社稷幾傾，若與少康易時而處，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。推此言之，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。諸卿具論詳之。」翌日丁巳，講業既畢，顗、亮等議曰：「三代建國，列土而治，當其衰弊，無土崩之勢，可懷以德，難屈以力。逮至戰國，強弱相兼，去道德而任智力。故秦之弊可以力爭。少康布德，仁者之英也；高祖任力，智者之俊也。仁智不同，二帝殊矣。詩、書述殷中宗、高宗，皆列大雅，少康功美過於二宗，其為大雅明矣。少康為優，宜如詔旨。」贊、毓、松等議曰：「少康雖積德累仁，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，內有虞、仍之援，外有靡、艾之助，寒浞讒慝，不德於民，澆、豷無親，外內棄之，以此有國，蓋有所因。至於漢祖，起自布衣，率烏合之士，以成帝者之業。論德則少康優，課功則高祖多，語資則少康易，校時則高祖難。」帝曰：「諸卿論少康因資，高祖創造，誠有之矣，然未知三代之世，任德濟勳如彼之難，秦、項之際，任力成功如此之易。且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漢祖功高，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。且夫仁者必有勇，誅暴必用武，少康武烈之威，豈必降于高祖哉？但夏書淪亡，舊文殘缺，故勳美闕而罔載，唯有伍員粗述大略，其言復禹之績，不失舊物，祖述聖業，舊章不愆，自非大雅兼才，孰能與於此

，向令墳、典具存，行事詳備，亦豈有異同之論哉？」於是群臣鹹悅服。中書令松進曰：「少康之事，去世久遠，其文昧如，是以自古及今，議論之士莫有言者，德美隱而不宣。陛下既垂心遠鑒，考詳古昔，又發德音，贊明少康之美，使顯於千載之上，宜錄以成篇，永垂於後。」帝曰：「吾學不博，所聞淺狹，懼於所論，未獲其宜；縱有可采，億則屢中，又不足貴，無乃致笑後賢，彰吾闇昧乎！」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。

夏四月庚戌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兗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

丙辰，帝幸太學，問諸儒曰：「聖人幽贊神明，仰觀俯察，始作八卦，後聖重之為六十四，立爻以極數，凡斯大義，罔有不備，而夏有連山，殷有歸藏，周曰周易，易之書，其故何也？」易博士淳于俊對曰：「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，神農演之為六十四，黃帝、堯、舜通其變，三代隨時，質文各繇其事。故易者，變易也，名曰連山，似山出內氣，連天地也；歸藏者，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。」帝又曰：「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，孔子何以不雲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？」俊不能答。帝又問曰：「孔子作彖、象，鄭玄作注，雖聖賢不同，其所釋經義一也。今彖、象不與經文相連，而注連之，何也？」俊對曰：「鄭玄合彖、象於經者，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。」帝曰：「若鄭玄合之，於學誠便，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？」俊對曰：「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，是以不合，此聖人以不合為謙。」帝曰：「若聖人以不合為謙，則鄭玄何獨不謙邪？」俊對曰：「古義弘深，聖問奧遠，非臣所能詳盡。」帝又問曰：「系辭雲『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』，此包羲、神農之世為無衣裳。但聖人化天下，何殊異爾邪？」俊對曰：「三皇之時，人寡而禽獸眾，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，及至黃帝，人眾而禽獸寡，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。」帝又問：

「乾為天，而複為金，為玉，為老馬，與細物並邪？」俊對曰：「聖人取象，或遠或近，近取諸物，遠則天地。」

講易畢，復命講尚書。帝問曰：「鄭玄曰『稽古同天，言堯同於天也』。王肅雲『堯順考古道而行之』。二義不同，何者為是？」博士庾峻對曰：「先儒所執，各有乖異，臣不足以定之。然洪範稱『三人占，從二人之言』。賈、馬及肅皆以為『順考古道』。以洪範言之，肅義為長。」帝曰：「仲尼言『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』。堯之大美，在乎則天，順考古道，非其至也。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，而舍其大，更稱其細，豈作者之意邪？」峻對曰：「臣奉遵師說，未喻大義，至於折中，裁之聖思。」次及四嶽舉鯀，帝又問曰：「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思無不周，明無不照，今王肅雲『堯意不能明鯀，是以試用』。如此，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？」峻對曰：「雖聖人之弘，猶有所未盡，故禹曰『知人則哲，惟帝難之』，然卒能改授聖賢，緝熙庶績，亦所以成聖也。」帝曰：「夫有始有卒，其唯聖人。若不能始，何以為聖？其言『惟帝難之』，然卒能改授，蓋謂知人，聖人所難，非不盡之言也。經雲：『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』若堯疑鯀，試之九年，官人失敘，何得謂之聖哲？」峻對曰：「臣竊觀經傳，聖人行事不能無失，是以堯失之四凶，周公失之二叔，仲尼失之宰予。」帝曰：「堯之任鯀，九載無成，汨陳五行，民用昏墊。至於仲尼失之宰予，言行之間，輕重不同也。至於周公、管、蔡之事，亦尚書所載，皆博士所當通也。」峻對曰：「此皆先賢所疑，非臣寡見所能究論。」次及「有齔在下曰虞舜」，帝問曰：「當堯之時，洪水為害，四凶在朝，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。舜年在既立，聖德光明，而久不進用，何也？」峻對曰：「堯咨嗟求賢，欲遜己位，嶽曰『否德忝帝位』。堯復使嶽揚舉仄陋，然後薦舜。薦舜之本，實由於堯，此蓋聖人欲盡眾心也。」帝曰：「堯既聞舜而不登用，又時忠臣亦不進達，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，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。」峻對曰：「非臣愚見所能逮及。」

於是復命講禮記。帝問曰：「『太上立德，其次務施報』。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；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，施而不報乎？」博士馬照對曰：「太上立德，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，其次報施，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。」帝曰：「二者致化薄厚不同，將主有優劣邪？時使之然乎？」照對曰：「誠由時有朴文，故化有薄厚也。」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：「昔帝王之生，或有禎祥，蓋所以彰顯神異也。惟予小子，支胤末流，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，豈敢自比於前喆，聊記錄以示後世焉。其辭曰：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，二十五日乙未直成，予生。于時也，天氣清明，日月輝光，爰有黃氣，煙燭於堂，照曜室宅，其色煌煌。相而論之曰：未者為土，魏之行也；厥日直成，應嘉名也；煙燭之氣，神之精也；無災無害，蒙神靈也。齊王不吊，顛覆厥度，群公受予，紹繼祚皇。以眇眇之身，質性頑固，未能涉道，而遵大路，臨深履冰，涕泗憂懼。古人有雲，懼則不亡。伊予小子，曷敢怠荒？庶不忝辱，永奉烝嘗。」傳暢晉諸公贊曰：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、侍中王沈、散騎常侍裴秀、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，並屬文論。名秀為儒林丈人，沈為文籍先生，望、會亦各有名號。帝性急，請召欲速。秀等在內職，到得及時，以望在外，特給追鋒車，虎賁卒五人，每有集會，望輒賓士而至。

五月，鄴及（上穀）（上洛）並言甘露降。夏六月丙午，改元為甘露。乙丑，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。秋七月己卯，衛將軍胡遵薨。

癸未，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邽，詔曰：「兵未極武，醜虜摧破，斬首獲生，動以萬計，自頃戰克，無如此者。今遣使者犒賜將士，大會臨饗，飲宴終日，稱朕意焉。」

八月庚午，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，奏事不名，假黃鉞。癸酉，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。九月，以司徒高柔為太尉。冬十月，以司空鄭沖為司徒，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。

二年春二月，青龍見溫縣井中。三月，司空盧毓薨。

夏四月癸卯，詔曰：「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，長鄭熙為賊所殺。民王簡負擔熙喪，晨夜星行，遠致本州，忠節可嘉。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，以旌殊行。」

甲子，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。

五月辛未，帝幸辟雍，會命群臣賦詩。侍中和逌、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，有司奏免官，詔曰：「吾以暗昧，愛好文雅，廣延詩賦，以知得失，而乃爾紛紜，良用反仄。其原逌等。主者宜敕自今以後，群臣皆當玩習古義，脩明經典，稱朕意焉。」

乙亥，諸葛誕不就徵，發兵反，殺揚州刺史樂綝。丙子，赦淮南將吏士民為誕所誣誤者。丁醜，詔曰：「諸葛誕造為凶亂，蕩覆揚州。昔黥布逆叛，漢祖親戎，隗囂違戾，光武西伐，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、蜀，皆所以奮揚赫斯，震耀威武也。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，速定醜虜，時甯東夏。」己卯，詔曰：「諸葛誕造構逆亂，迫脅忠義，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、騎督偏將軍路蕃，各將左右，斬門突出，忠壯勇烈，所宜嘉異。其進會爵鄉侯，蕃封亭侯。」

六月乙巳，詔：「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，賊之枝屬，位為上將，畏天知命，深鑒禍福，翻然舉眾，遠歸大國，雖微子去殷，樂毅遁燕，無以加之。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、假節、交州牧、吳侯，開府辟召儀同三司，依古侯伯八命之禮，亮冕赤舄，事從豐厚。」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，事無可嘉，格以古義，欲蓋而名彰者也。當時之宜，未得遠遵式典，固應量才受賞，足以酬其來情而已。至乃光錫八命，禮同台鼎，不亦過乎！於招攜致遠，又無取焉。何者？若使彼之將守，與時無嫌，終不悅於殊寵，坐生叛心，以叛而愧，辱孰甚焉？如其憂危將及，非奔不免，則必逃死苟存，無希榮利矣，然則高位厚祿何為者哉？魏初有孟達、黃權，在晉有孫秀、孫楷；達、權爵賞，比壹為輕，秀、楷禮秩，優異尤甚。及至吳平，而降黜數等，不承權輿，豈不緣在始失中乎？

甲子，詔曰：「今車駕駐項，大將軍恭行天罰，前臨淮浦。昔相國大司馬征討，皆與尚書俱行，今宜如舊。」乃令散騎常侍裴秀、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。秋八月，詔曰：「昔燕刺王謀反，韓誼等諫而死，漢朝顯登其子。諸葛誕創造凶亂，主簿宣隆、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，臨事固爭，為誕所殺，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。其以隆、絜子為騎都尉，加以贈賜，光示遠近，以殊忠義。」

九月，大赦。冬十二月，吳大將全端、全懌等率眾降。

三年春二月，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，斬諸葛誕。三月，詔曰：「古者克敵，收其屍以為京觀，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。漢孝武元鼎中，改桐鄉為聞喜，新鄉為獲嘉，以著南越之亡。大將軍親總六戎，營據丘頭，內夷群凶，外殄寇虜，功濟兆民，聲振四海。克敵之地，宜有令名，其改丘頭為武丘，明以武平亂，後世不忘，亦京觀二邑之義也。」

夏五月，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國，封晉公，食邑八郡，加之九錫，文王前後九讓乃止。

六月丙子，詔曰：「昔南陽郡山賊擾攘，欲劫質故太守東裏袞，功曹應餘獨身捍袞，遂免於難。餘顛沛殞斃，殺身濟君。其下司徒，署余孫倫吏，使蒙伏節之報。」楚國先賢傳曰：餘字子正，天姿方毅，志尚仁義，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。是時吳、蜀不實，疆場多虞。宛將侯音扇動山民，保城以叛。余與太守東裏袞當擾攘之際、迸竄得出。音即遣騎追逐，去城十裏相及，賊便射袞，飛矢交流。餘前以身當箭，被七創，因謂追賊曰：「侯音狂狡，造為凶逆，大軍尋至，誅夷在近。謂卿曹本是善人，素無噁心，當思反善，何為受其指揮？我以身代君，以被重創，若身死君全，隕沒無恨。」因仰天號哭泣涕，血淚俱下。賊見其義烈，釋袞不害。賊去之後，餘亦命絕。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，表餘行狀，並脩祭醊。太祖聞之，嗟歎良久，下荊州複表門閭，

賜穀千斛。袞後為于禁司馬，見魏略遊說傳。

辛卯，大論淮南之功，封爵行賞各有差。

秋八月甲戌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。丙寅，詔曰：「夫養老興教，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，必有三老、五更以崇至敬，乞言納誨，著在悼史，然後六合承流，下觀而化。宜妙簡德行，以充其選。關內侯王祥，履仁秉義，雅志淳固。關內侯鄭小同，溫恭孝友，帥禮不忒。其以祥為三老，小同為五更。」車駕親率群司，躬行古禮焉。漢晉春秋曰：帝乞言於祥，祥對曰：「昔者明王禮樂既備，加之以忠誠，忠誠之發，形于言行。夫大人者，行動乎天地；天且弗違，況於人乎？」祥事別見呂虔傳。小同，鄭玄孫也。玄別傳曰：「玄有子，為孔融吏，舉孝廉。融之被圍，往赴，為賊所害。有遺腹子，以丁卯日生；而玄以丁卯歲生，故名曰小同。」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：「臣聞勵俗宣化，莫先於表善，班祿敘爵，莫美於顯能，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，複命其胤，漢室嘉江公之德，用顯其世。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，當時之學，名冠華夏，為世儒宗。文皇帝旌錄先賢，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，長假在家。小同年逾三十，少有令質，學綜六經，行著鄉邑。海、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，美其氣量。跡其所履，有質直不渝之性，然而恪恭靜默，色養其親，不治可見之美，不競人間之名，斯誠清時所宜式敘，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。臣老病委頓，無益視聽，謹具以聞。」魏氏春秋曰：小同詣司馬文王，文王有密疏，未之屏也。如廁還，謂之曰：「卿見吾疏乎？」對曰：「否。」文王猶疑而鳩之，卒。鄭玄注文王世子曰「三老、五更各一人，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」。注樂記曰「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」。蔡邕明堂論云：「更」應作「叟」。叟，長老之稱，字與「更」相似，書者遂誤以為「更」。「嫂」字「女」傍「叟」，今亦以為「更」，以此驗知應為「叟」也。臣松之以為邕謂「更」為「叟」，誠為有似，而諸儒莫之從，未知孰是。

是歲，青龍、黃龍仍見頓丘、冠軍、陽夏縣界井中。

四年春正月，黃龍二，見寧陵縣界井中。漢晉春秋曰：是時龍仍見，咸以為吉祥。帝曰：「龍者，君德也。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而數屈於井，非嘉兆也。」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，司馬文王見而惡之。夏六月，司空王昶薨。秋七月，陳留王峻薨。冬十月丙寅，分新城郡，複置上庸郡。十一月癸卯，車騎將軍孫資為婢所殺。

五年春正月朔，日有蝕之。夏四月，詔有司率遵前命，複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，封晉公，加九錫。

五月己醜，高貴鄉公卒，年二十。漢晉春秋曰：帝見威權日去，不勝其忿。乃召侍中王沈、尚書王經、散騎常侍王業，謂曰：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吾不能坐受廢辱，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。」王經曰：「昔魯昭公不忍季氏，敗走失國，為天下笑。今權在其門，為日久矣，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，不顧逆順之理，非一日也。且宿衛空闕，兵甲寡弱，陛下何所資用，而一旦如此，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！禍殆不測，宜見重詳。」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，曰：「行之決矣。正使死，何所懼？況不必死邪！」於是入白太后，沈、業奔走告文王，文王為之備。帝遂帥僮僕數百，鼓譟而出。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，遇帝於東止車門，左右呵之，佃眾奔走。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，帝自用劍。眾欲退，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：「事急矣。當雲何？」充曰：「畜養汝等，正謂今日。今日之事，無所問也。」濟即前刺帝，刃出於背。文王聞，大驚，自投於地，曰：「天下其謂我何！」太傅孚奔往，枕帝股而哭，哀甚，曰：「殺陛下者，臣之罪也。」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，雖最後出，然述此事差有次第。故先載習語，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。世語曰：王沈、王業馳告文王，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，因沈、業申意。晉諸公贊曰：沈、業將出，呼王經。經不從，曰：「吾子行矣！」幹寶晉紀曰：成濟問賈充曰：「事急矣。若之何？」充曰：「公畜養汝等，為今日之事也。夫何疑！」濟曰：「然。」乃抽戈犯蹕。魏氏春秋曰：戊子夜，帝

自將冗從僕射李昭、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台，鎧仗授兵，欲因際會，自出討文王。會雨，有司奏卻日，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：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今日便當決行此事。」入白太后，遂拔劍升輦，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，出雲龍門。賈充自外而入，帝師潰散，猶稱天子，手劍奮擊，眾莫敢逼。充帥厲將士，騎督成倖弟成濟以矛進，帝崩于師。時暴雨雷霆，晦冥。魏末傳曰：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：「司馬家事若敗，汝等豈復有種乎？何不出擊！」倖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，顧曰：「當殺邪？執邪？」充曰：「殺之。」兵交，帝曰：「放仗！」大將軍士皆放仗。濟兄弟因前刺帝，帝倒車下。皇太后令曰：「吾以不德，遭家不造，昔援立東海王子髦，以為明帝嗣，見其好書疏文章，冀可成濟，而情性暴戾，日月滋甚。吾數呵責，遂更忿恚，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，遂隔絕兩宮。其所言道，不可忍聽，非天地所覆載。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，不可以奉宗廟，恐顛覆社稷，死無面目以見先帝。大將軍以其尚幼，謂當改心為善，殷勤執據。而此兒忿戾，所行益甚，舉弩遙射吾宮，祝當令中吾項，箭親墮吾前。吾語大將軍，不可不廢之，前後數十。此兒具聞，自知罪重，便圖為弑逆，賂遺吾左右人，令因吾服藥，密因酖毒，重相設計。事已覺露，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，出取大將軍，呼侍中王沈、散騎常侍王業、世語曰：業，武陵人，後為晉中護軍。尚書王經，出懷中黃素詔示之，言今日便當施行。吾之危殆，過於累卵。吾老寡，豈復多惜餘命邪？但傷先帝遺意不遂，社稷顛覆為痛耳。賴宗廟之靈，沈、業即馳語大將軍，得先嚴警，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，雷戰鼓，躬自拔刃，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陳間，為前鋒所害。此兒既行悖逆不道，而又自陷大禍，重令吾悼心不可言。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，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，當令內外鹹知此兒所行。又尚書王經，凶逆無狀，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。」

庚寅，太傅孚、大將軍文王、太尉柔、司徒沖稽首言：「伏見中令，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，自陷大禍，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，以民禮葬。臣等備位，不能匡救禍亂，式遏奸逆，奉令震悚，肝心悼栗。春秋之義，王者無外，而書「襄王出居於鄭」，不能事母，故絕之於位也。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，幾危社稷，自取傾覆，人神所絕，葬以民禮，誠當舊典。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，雖存大義，猶垂哀矜，臣等之心實有不忍，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。」太后從之。漢晉春秋曰：丁卯，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裏瀍澗之濱。下車數乘，不設旌旄，百姓相聚而觀之，曰：「是前日所殺天子也。」或掩面而泣，悲不自勝。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，不設旌旄，何以為王禮葬乎？斯蓋惡之過言，所謂不如是之甚者。

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后。辛卯，群公奏太后曰：「殿下聖德光隆，寧濟六合，而猶稱令，與藩國同。請自今殿下令書，皆稱詔制，如先代故事。」

癸卯，大將軍固讓相國、晉公、九錫之寵。太后詔曰：「夫有功不隱，周易大義，成人之美，古賢所尚，今聽所執，出表示外，以章公之謙光焉。」

戊申，大將軍文王上言：「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，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；懼兵刃相接，即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，違令以軍法從事。騎督成倖弟太子舍人濟，橫入兵陳傷公，遂至隕命；輒收濟行軍法。臣聞人臣之節，有死無二，事上之義，不敢逃難。前者變故卒至，禍同發機，誠欲委身守死，唯命所裁。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，傾覆宗廟。臣忝當大任，義在安國，懼雖身死，罪責彌重。欲遵伊、周之權，以安社稷之難，即駱驛申敕，不得迫近輦輿，而濟遽入陳間，以致大變。哀悼痛恨，五內摧裂，不知何地可以隕墜？科律大逆無道，父母妻子同產皆斬。濟凶戾悖逆，幹國亂紀，罪不容誅。輒敕侍御史收濟家屬，付廷尉，結正其罪。」魏氏春秋曰：成濟兄弟不即伏罪，袒而升屋，醜言悖慢；自下射之，乃殪。太后詔曰：「夫五刑之罪，莫大於不孝。夫人有子不孝，尚告治之，此兒豈復成人主邪？吾婦人不達大義，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。然大將軍志意懇切，發言惻愴，故聽如所奏。當班下遠近，使知本末也。」世語曰：初，青龍中，石苞鬻鐵於長安，得見司馬宣王，宣王知焉。後擢為尚書郎，曆青州刺史、鎮東將軍。甘露中入朝，當還，辭高貴鄉公，留中盡日。文王遣人要令過。文王問苞：「何淹留也？」苞曰：

「非常人也。」明日發至滎陽，數日而難作。

六月癸醜，詔曰：「古者人君之為名字，難犯而易諱。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，其朝臣博議改易，列奏。」

陳留王諱奐，字景明，武帝孫，燕王字子也。甘露三年，封安次縣常道鄉公。高貴鄉公卒，公卿議迎立公。六月甲寅，入於洛陽，見皇太后，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，大赦，改年，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。

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，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，封晉公，增封二郡，並前滿十，加九錫之禮，一如前（奏）；諸群從子弟，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，賜錢千萬，帛萬匹，文王固讓乃止。己未，故漢獻帝夫人節薨，帝臨于華林園，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為獻穆皇后。及葬，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。癸亥，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，冬十月，觀薨。

十一月，燕王上表賀冬至，稱臣。詔曰：「古之王者，或有所不臣，王將宜依此義。表不稱臣乎！又當為報。夫後大宗者，降其私親，況所繼者重邪！若便同之臣妾，亦情所未安。其皆依禮典處，當務盡其宜。」有司奏，以為「禮莫崇于尊祖，制莫大於正典。陛下稽德期運，撫臨萬國，紹大宗之重，隆三祖之基。伏惟燕王體尊戚屬，正位籓服，躬秉虔肅，率蹈恭德以先萬國；其於正典，闡濟大順，所不得制。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，奉以不臣之禮。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表，可聽如舊式。中詔所施，或存好問，准之義類，則'（宴）觀之（族）'也，可少順聖敬，加崇儀稱，示不敢斥，宜曰'皇帝敬問大王侍禦'。至於制書，國之正典，朝廷所以辨章公制，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，宜循法，故曰'制詔燕王'。凡詔命、制書、奏事、上書諸稱燕王者，可皆上平。其非宗廟助祭之事，皆不得稱王名，奏事、上書、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，以彰殊禮，加於群後。上遵王典尊祖之制，俯順聖敬烝烝之心，二者不愆，禮實宜之，可普告施行。」

十二月甲申，黃龍見華陰縣井中。甲午，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。

二年夏五月朔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，樂浪外夷韓、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。八月戊寅，趙王幹薨。甲寅，複命大將軍進爵晉公，加位相國，備禮崇錫，一如前詔；又固辭乃止。

三年春二月，青龍見於軹縣井中。夏四月，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，獻其國弓三十張，長三尺五寸，楛矢長一尺八寸，石弩三百枚，皮骨鐵雜鎧二十領，貂皮四百枚。冬十月，蜀大將姜維寇洮陽，鎮西將軍鄧艾拒之，破維于侯和，維遁走。是歲，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。

四年春二月，複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，又固辭乃止。

夏五月，詔曰：「蜀，蕞爾小國，土狹民寡，而薑維虐用其眾，曾無廢志；往歲破敗之後，猶復耕種還中，刻剝眾羌，勞役無已，民不堪命。夫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經，致人而不致於人，兵家之上略。蜀所恃賴，唯維而已，因其遠離巢窟，用力為易。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，趣甘松、還中以羅取維，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、高樓，首尾梟討。若擒維，便當東西並進，掃滅巴蜀也。」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穀伐蜀。

秋九月，太尉高柔薨。冬十月甲寅，複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。癸卯，立皇后卞氏，十一月，大赦。

自鄧艾、鍾會率眾伐蜀，所至輒克。是月，蜀主劉禪詣艾降，巴蜀皆平。十二月庚戌，以司徒鄭沖為太保。壬子，分益州為梁州。癸醜，特赦益州士民，複除租賦之半五年。

乙卯，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，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。皇太后崩。

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，檻車徵鄧艾。甲子，行幸長安。壬申，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。是月，鍾會反於蜀，為眾所討；鄧艾亦見殺。二月辛卯，特赦諸在益土者。庚申，葬明元郭後。三月丁醜，以司空王祥為太尉，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，尚書左僕射荀顗為司空。己卯，進晉公爵為王，封十郡，並前二十。漢晉春秋曰：晉公既進爵為王，太尉王祥、司徒何曾、司空荀顗並詣王。顗曰：「相王尊重，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，今日便當相率而拜，無所疑也。」祥曰：「相國位勢，誠為尊貴，然要是魏之宰相，吾等魏之三公；公、王相去，一階而已，班列大同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！損魏朝之望，虧晉王之德，君子愛人以禮，吾不為也。」及入，顗遂拜，而祥獨長揖。王謂祥曰：「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！」丁亥，封劉禪為安樂公。夏五月庚申，相國晉王奏複五等爵。甲戌，改年。癸未，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，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。六月，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于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，印文似「成信」字，依周成王歸禾之義，宣示百官，藏于相國府。孫盛曰：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，號曰成。二玉之文，殆述所作也。

初，自平蜀之後，吳寇屯逼永安，遣荊、豫諸軍掎角赴救。七月，賊皆遁退。八月庚寅，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，以同魯公拜後之義。

癸巳，詔曰：「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，聚集征行將士，劫以兵威，始吐奸謀，發言桀逆，逼脅眾人，皆使下議，倉卒之際，莫不驚懾。相國左司馬夏侯和、騎士曹屬硃撫時使在成都，中領軍司馬賈輔、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；和、琇、撫皆抗節不撓，拒會凶言，臨危不顧，詞指正烈。輔語散將王起，說'會奸逆兇暴，欲盡殺將士'，又雲'相國已率三十萬眾西行討會'，欲以稱張形勢，感激眾心。起出，以輔言宣語諸軍，遂使將士益懷奮勵。宜加顯寵，以彰忠義。其進和、輔爵為鄉侯，琇、撫爵關內侯。起宣傳輔言，告令將士，所宜賞異。其以起為部曲將。」

癸卯，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。九月戊午，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。

辛未，詔曰：「吳賊政刑暴虐，賦斂無極。孫休遣使鄧句，敕交阯太守鎖送其民，發以為兵。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，又承王師平定巴蜀，即糾合豪傑，誅除句等，驅逐太守長吏，撫和吏民，以待國命。九真、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，亦齊心回應，與興協同。興移書日南州郡，開示大計，兵臨合浦，告以禍福；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，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。又交阯將吏各上表，言'興創造事業，大小承命。郡有山寇，入連諸郡，懼其計異，各有攜貳。權時之宜，以興為督交阯諸軍事、上大將軍、定安縣侯，乞賜褒獎，以慰邊荒'。乃心款誠，形於辭旨。昔儀父朝魯，春秋所美；竇融歸漢，待以殊禮。今國威遠震，撫懷六合，方包舉殊裔，混一四表。興首向王化，舉眾稽服，萬里馳義，請吏帥職，宜加寵遇，崇其爵位。既使興等懷忠感悅，遠人聞之，必皆競勸。其以興為使持節、都督交州諸軍事、南中大將軍，封定安縣侯，得以便宜從事，先行後上。」策命未至，興為下人所殺。

冬十月丁亥，詔曰：「昔聖帝明王，靜亂濟世，保大定功，文武殊塗，勳烈同歸。是故或舞幹戚以訓不庭，或陳師旅以威暴慢。至於愛民全國，康惠庶類，必先脩文教，示之軌儀，不得已然後用兵，此盛德之所同也。往者季漢分崩，九土顛覆，劉備、孫權乘間作禍。三祖經寧中夏，日不暇給，遂使遺寇僭逆曆世。幸賴宗廟威靈，宰輔忠武，爰發四方，拓定庸、蜀，役不浹時，一征而克。自頃江表衰弊，政刑荒闇，巴、漢平定，孤危無援，交、荊、揚、越，靡然向風。今交阯偽將呂興已帥三郡，萬里歸命；武陵呂侯相嚴等糾合五縣，請為臣妾；豫章廬陵山民舉眾叛吳，以助北將軍為號。又孫休病死，主帥改易，國內乖違，人各有心。偽將施續，賊之名臣，懷疑自猜，深見忌惡。眾叛親離，莫有固志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亡徵若此之甚。若六軍震曜，南臨江、漢，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，必然之理也。然興動大眾，猶有勞費，

宜告喻威德，開示仁信，使知順附和同之利。相國參軍事徐紹、水曹掾孫彧，昔在壽春，並見虜獲。紹本偽南陵督，才質開壯；彧，孫權支屬，忠良見事。其遣紹南還，以彧為副，宣揚國命，告喻吳人，諸所示語，皆以事實，若其覺悟，不損征伐之計，蓋廟勝長算，自古之道也。其以紹兼散騎常侍，加奉車都尉，封都亭侯；彧兼給事黃門侍郎，賜爵關內侯。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，悉聽自隨，以明國恩，不必使還，以開廣大信。」

丙午，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。是歲，罷屯田官以均政役，諸典農皆為太守，都尉皆為令長；勸募蜀人能內移者，給廩二年，複除二十歲。安彌、福祿縣各言嘉禾生。

二年春二月甲辰，胸縣獲靈龜以獻，歸之于相國府。庚戌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，諸營言鍾會反逆，以至沒身，賜脩弟倚爵關內侯。夏四月，南深澤縣言甘露降。吳遣使紀陟、弘璆請和。

五月，詔曰：「相國晉王誕敷神慮，光被四海；震耀武功，則威蓋殊荒，流風邁化，則旁洽無外。潛恤江表，務存濟育，戢武崇仁，示以威德。文告所加，承風鄉慕，遣使納獻，以明委順，方寶纖珍，歡以效意。而王謙讓之至，一皆簿送，非所以慰副初附，從其款原也。孫皓諸所獻致，其皆還送，歸之于王，以協古義。」王固辭乃止。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車、六馬，備五時副車，置旄頭雲罕，樂舞八佾，設鐘虞宮縣。進王妃為王后，世子為太子，王子、王女、王孫，爵命之號如舊儀。癸未，大赦。秋八月辛卯，相國晉王薨。壬辰，晉太子炎紹封襲位，總攝百揆，備物典冊，一皆如前。是月，襄武縣言有大人見，三丈餘，跡長三尺二寸，白髮，著黃單衣，黃巾，拄杖，呼民王始語雲：「今當太平。」九月乙未，大赦。戊午，司徒何曾為晉丞相。癸亥，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，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，征南大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。乙亥，葬晉文王。閏月庚辰，康居、大宛獻名馬，歸於相國府，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。

十二月壬戌，天祿永終，歷數在晉。詔群公卿士具儀設壇於南郊，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，禪位於晉嗣王，如漢魏故事。甲子，使使者奉策。遂改次於金墉城，而終館于鄴，時年二十。魏世譜曰：封帝為陳留王。年五十八，大安元年崩，諡曰元皇帝。

評曰：古者以天下為公，唯賢是與。後代世位，立子以適；若適嗣不繼，則宜取旁親明德，若漢之文、宣者，斯不易之常准也。明帝既不能然，情系私愛，撫養嬰孩，傳以大器，託付不專，必參枝族，終於曹爽誅夷，齊王替位。高貴公才慧夙成，好問尚辭，蓋亦文帝之風流也；然輕躁忿肆，自蹈大禍。陳留王恭己南面，宰輔統政，仰遵前式，揖讓而禪，遂饗封大國，作賓于晉，比之山陽，班寵有加焉。

魏書五 後妃傳第五

易稱「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內；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」。古先哲王，莫不明後妃之制，順天地之德，故二妃嬪嬙，虞道克隆，任、姒配姬，周室用熙，廢興存亡，恆此之由。春秋說雲天子十二女，諸侯九女，考之情理，不易之典也。而末世奢縱，肆其侈欲，至使男女怨曠，感動和氣，惟色是崇，不本淑懿，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，豈不惜哉！嗚呼，有國有家者，其可以永鑒矣！

漢制，帝祖母曰太皇太后，帝母曰皇太后，帝妃曰皇后，其餘內官十有四等。魏因漢法，母后之號，皆如舊制，自夫人以下，世有增損。太祖建國，始命王后，其下五等：有夫人，有昭儀，有婕妤，有容華，有美人。文帝增貴嬪、淑媛、脩容、順成、良人。明帝增淑妃、昭華、脩儀；除順成官。太和中始複命夫人，登其位於淑妃之上。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：貴嬪、夫人，位次皇后，爵無所視；淑妃位視相國，爵比諸侯王；淑媛位視御史大夫，爵比縣公；昭儀

比縣侯；昭華比鄉侯；脩容比亭侯；脩儀比關內侯；婕妤視中二千石；容華視真二千石；美人視比二千石；良人視千石。

武宣卞皇后，琅邪開陽人，文帝母也。本倡家，魏書曰：後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，有黃氣滿室移日。父敬侯怪之，以問卜者王旦，旦曰：「此吉祥也。」年二十，太祖於譙納後為妾。後隨太祖至洛。及董卓為亂，太祖微服東出避難。袁術傳太祖凶問，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，後止之曰：「曹君吉凶未可知，今日還家，明日若在，何面目複相見也？正使禍至，共死何苦！」遂從後言。太祖聞而善之。建安初，丁夫人廢，遂以後為繼室。諸子無母者，太祖皆令後養之。魏略曰：太祖始有丁夫人，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。劉早終，丁養子脩。子脩亡於穰，丁常言：「將我兒殺之，都不復念！」遂哭泣無節。太祖忿之，遣歸家，欲其意折。後太祖就見之，夫人方織，外人傳雲「公至」，夫人踞機如故。太祖到，撫其背曰：「顧我共載歸乎！」夫人不顧，又不應。太祖卻行，立於戶外，複雲：「得無尚可邪！」遂不應，太祖曰：「真訣矣。」遂與絕，欲其家嫁之，其家不敢。初，丁夫人既為嫡，加有子脩，丁視後母子不足。後為繼室，不念舊惡，因太祖出行，常四時使人饋遺，又私迎之，延以正坐而已下之，迎來送去，有如昔日。丁謝曰：「廢放之人，夫人何能常爾邪！」其後丁亡，後請太祖殯葬，許之，乃葬許城南。後太祖病困，自慮不起，歎曰：「我前後行意，於心未曾有所負也。假令死而有靈，子脩若問「我母所在」，我將何辭以答！」魏書曰：後性約儉，不尚華麗，無文繡珠玉，器皆黑漆。太祖常得名璫數具，命後自選一具，後取其中者，太祖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取其上者為貪，取其下者為偽，故取其中者。」文帝為太子，左右長禦賀後曰：「將軍拜太子，天下莫不歡喜，後當傾府藏賞賜。」後曰：「王自以丕年大，故用為嗣，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，亦何為當重賜遺乎！」長禦還，具以語太祖。太祖悅曰：「怒不變容，喜不失節，故是最為難。」

二十四年，拜為王后，策曰：「夫人卞氏，撫養諸子，有母儀之德。今進位王后，太子諸侯陪位，群卿上壽，減國內死罪一等。」二十五年，太祖崩，文帝即王位，尊後曰王太后，及踐阼，尊後曰皇太后，稱永壽宮。魏書曰：後以國用不足，減損饗食，諸金銀器物皆去之。東阿王植，太后少子，最愛之。後植犯法，為有司所奏，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，太后曰：「不意此兒所作如是，汝還語帝，不可以我故壞國法。」及自見帝，不以為言。臣松之案：文帝夢磨錢，欲使文滅而更愈明，以問周宣。宣答曰：「此陛下家事，雖意欲爾，而太后不聽。」則太后用意，不得如此書所言也。魏書又曰：太后每隨軍征行，見高年白首，輒住車呼問，賜與絹帛，對之涕泣曰：「恨父母不及我時也。」太后每見外親，不假以顏色，常言「居處當務節儉，不當望賞賜，念自佚也。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，吾自有常度故也。吾事武帝四五十年，行儉日久，不能自變為奢，有犯科禁者，吾且能加罪一等耳，莫望錢米恩貸也。」帝為太后弟秉起第，第成，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，設下廚，無異膳。太后左右，菜食粟飯，無魚肉。其儉如此。明帝即位，尊太后曰太皇太后。

黃初中，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，尚書陳群奏曰：「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，創業革制，當永為後式。案典籍之文，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。在禮典，婦因夫爵。秦違古法，漢氏因之，非先王之令典也。」帝曰：「此議是也，其勿施行。以作著詔下藏之台閣，永為後式。」至太和四年春，明帝乃追諡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，父遠曰敬侯，祖母周封陽都君及（恭）侯夫人，皆贈印綬。其年五月，後崩。七月，合葬高陵。

初，太后弟秉，以功封都鄉侯，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，邑千二百戶，為昭烈將軍。魏略曰：初，卞後弟秉，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，後常對太祖怨言，太祖答言：「但得與我作婦弟，不為多邪？」後又欲太祖給其錢帛，太祖又曰：「但汝盜與，不為足邪？」故訖太祖世，秉官不移，財亦不益。秉薨，子蘭嗣。少有才學，魏略曰：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，太子報曰：「賦者，言事類之所附也，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也，故作者不虛其辭，受者必當其實。蘭此賦，豈吾實哉？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，何武等徒以歌頌，猶受金帛之賜，蘭事雖不諒，義足嘉也。今賜牛一頭。」

由是遂見親敬。為奉車都尉、遊擊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蘭薨，子暉嗣。魏略曰：明帝時，蘭見外有二難，而帝留意於宮室，常因侍從，數切諫。帝雖不能從，猶納其誠款。後蘭苦酒消渴，時帝信巫女用水方，使人持水賜蘭，蘭不肯飲。詔問其意？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，何信於此？帝為變色，而蘭終不服。後渴稍甚，以至於亡。故時人見蘭好直言，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，其實不然。又分秉爵，封蘭弟琳為列侯，官至步兵校尉。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皇后，隆以後父為光祿大夫，位特進，封睢陽鄉侯，妻王為顯陽鄉君。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，後親母故也。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，時琳已沒，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。

文昭甄皇后，中山無極人，明帝母，漢太保甄邯後也，世吏二千石。父逸，上蔡令。後三歲失父。魏書曰：逸娶常山張氏，生三男五女：長男豫，早終；次儼，舉孝廉，大將軍掾、曲梁長；次堯，舉孝廉；長女姜，次脫，次道，次榮，次即後。後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。每寢寐，家中仿佛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，常共怪之。逸薨，加號慕，內外益奇之。後相者劉良相後及諸子，良指後曰：「此女貴乃不可言。」後自少至長，不好戲弄。年八歲，外有立騎馬戲者，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，後獨不行。諸姊怪問之，後答言：「此豈女人之所觀邪？」年九歲，喜書，視字輒識，數用諸兄筆硯，兄謂後言：「汝當習女工。用書為學，當作女博士邪？」後答言：「聞古者賢女，未有不學前世成敗，以為己誡。不知書，何由見之？」後天下兵亂，加以饑饉，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，時後家大有儲穀，頗以買之。後年十餘歲，白母曰：「今世亂而多買寶物，匹夫無罪，懷璧為罪。又左右皆饑乏，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，廣為恩惠也。」舉家稱善，即從後言。魏略曰：後年十四，喪中兄儼，悲哀過制，事寡嫂謙敬，事處其勞，拊養儼子，慈愛甚篤。後母性嚴，待諸婦有常，後數諫母：「兄不幸早終，嫂年少守節，顧留一子，以大義言之，待之當如婦，愛之宜如女。」母感後言流涕，便令後與嫂共止，寢息坐起常相隨，恩愛益密。

建安中，袁紹為中子熙納之。熙出為幽州，後留養姑。及冀州平，文帝納後於鄴，有寵，生明帝及東鄉公主。魏略曰：熙出在幽州，後留侍姑。及鄴城破，紹妻及後共坐皇堂上。文帝入紹舍，見紹妻及後，後怖，以頭伏姑膝上，紹妻兩手自搏。文帝謂曰：「劉夫人雲何如此？令新婦舉頭！」姑乃捧後令仰，文帝就視，見其顏色非凡，稱歎之。太祖聞其意，遂為迎取。世語曰：太祖下鄴，文帝先入袁尚府，有婦人被發垢面，垂涕立紹妻劉後，文帝問之，劉答「是熙妻」，顧攬髮髻，以巾拭面，姿貌絕倫。既過，劉謂後「不憂死矣」！遂見納，有寵。魏書曰：後寵愈隆而彌自挹損，後宮有寵者勸勉之，其無寵者慰誨之，每因閑宴，常勸帝，言「昔黃帝子孫蕃育，蓋由妾媵眾多，乃獲斯祚耳。所原廣求淑媛，以豐繼嗣。」帝心嘉焉。其後帝欲遣任氏，後請於帝曰：「任既鄉黨名族，德、色，妾等不及也，如何遣之？」帝曰：「任性狷急不婉順，前後忿吾非一，是以遣之耳。」後流涕固請曰：「妾受敬遇之恩，眾人所知，必謂任之出，是妾之由。上懼有見私之譏，下受專寵之罪，原重留意！」帝不聽，遂出之。十六年七月，太祖征關中，武宣皇后從，留孟津，帝居守鄴。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，後不得定省，憂怖，晝夜泣涕；左右驟以差問告，後猶不信，曰：「夫人在家，故疾每動，輒歷時，今疾便差，何速也？此欲慰我意耳！」憂愈甚。後得武宣皇后還書，說疾已平復，後乃懽悅。十七年正月，大軍還鄴，後朝武宣皇后，望幄座悲喜，感動左右。武宣皇后見後如此，亦泣，且謂之曰：「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？吾時小小耳，十餘日即差，不當視我顏色乎！」嗟歎曰：「此真孝婦也。」二十一年，太祖東征，武宣皇后、文帝及明帝、東鄉公主皆從，時後以病留鄴。二十二年九月，大軍還，武宣皇后左右侍禦見後顏色豐盈，怪問之曰：「後與二子別久，下流之情，不可為念，而後顏色更盛，何也？」後笑答之曰：「（諱）等自隨夫人，我當何憂！」後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。延康元年正月，文帝即王位，六月，南征，後留鄴。黃初元年十月，帝踐阼。踐阼之後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，郭後、李、陰貴人並受幸，後愈失意，有怨言。帝大怒，二年六月，遣使賜死，葬於鄴。魏書曰：有司奏建長秋宮，帝璽書迎後，詣行在所，後上表曰：「妾聞先代之興，所以饗國久長，垂祚後嗣，無不由後妃焉。故必審選其人，以興內教。令踐阼之初，誠宜登進賢淑，統理六宮。妾自省愚陋，不任榮盛之事，加以寢疾，敢守微志。」璽書三至而後三讓，言

甚懇切。時盛暑，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後。會後疾遂篤，夏六月丁卯，崩於鄴。帝哀痛咨嗟，策贈皇后璽綬。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，內大惡諱，小惡不書。文帝之不立甄氏，及加殺害，事有明審。魏史若以為大惡邪，則宜隱而不言，若謂為小惡邪，則不應假為之辭，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，異乎所聞於舊史。推此而言，其稱卞、甄諸後言之善，皆難以實論。陳氏刪落，良有以也。

明帝即位，有司奏請追諡，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乙太牢告祠於陵，又別立寢廟。魏書載三公奏曰：「蓋孝敬之道，篤乎其親，乃四海所以承化，天地所以明察，是謂生則致其養，歿則光其靈，誦述以盡其美，宣揚以顯其名者也。今陛下以聖懿之德，紹承洪業，至孝烝烝，通於神明，遭罹殷憂，每勞謙讓。先帝遷神山陵，大禮既備，至於先後，未有顯諡。伏惟先後恭讓著於幽微，至行顯於不言，化流邦國，德侔二南，故能膺神靈嘉祥，為大魏世妃。雖夙年登遐，萬載之後，永播融烈，後妃之功莫得而尚也。案諡法：『聖聞周達曰昭。德明有功曰昭。』昭者，光明之至，盛久而不昧者也。宜上尊諡曰文昭皇后。」是月，三公又奏曰：「自古周人始祖後稷，又特立廟以祀薑嫄。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，聖德至化，豈有量哉！夫以皇家世（祀）之尊，而克讓允恭，固推盛位，神靈遷化，而無寢廟以承享（禮），非所以報顯德，昭孝敬也。稽之古制，宜依周禮，先妣別立寢廟。」並奏可之。太和元年三月，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，追封逸，諡曰敬侯；適孫像襲爵。四月，初營宗廟，掘地得玉璽，方一寸九分，其文曰「天子羨思慈親」，明帝為之改容，乙太牢告廟。又嘗夢見後，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，敘用各有差，賞賜累鉅萬；以像為虎賁中郎將。是月，後母薨，帝制總服臨喪，百僚陪位。四年十一月，以後舊陵庫下，使像兼太尉，持節詣鄴，昭告後土，十二月，改葬朝陽陵。像還，遷散騎常侍。青龍二年春，追諡後兄儼曰安城鄉穆侯。夏，吳賊寇揚州，以像為伏波將軍，持節監諸將東征，還，複為射聲校尉。三年薨，追贈衛將軍，改封魏昌縣，諡曰貞侯；子暢嗣。又封暢弟溫、韡、豔皆為列侯。四年，改逸、儼本封皆曰魏昌侯，諡因故。封儼世婦劉為東鄉君，又追封逸世婦張為安喜君。

景初元年夏，有司議定七廟。冬，又奏曰：「蓋帝王之興，既有受命之君，又有聖妃協於神靈，然後克昌厥世，以成王業焉。昔高辛氏荀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，而帝摯、陶唐、商、周代興。周人上推後稷，以配皇天，追述王初，本之薑嫄，特立宮廟，世世享嘗，周禮所謂『奏夷則，歌中呂，舞大濩，以享先妣』者也。詩人頌之曰：『厥初生民，時維薑嫄。』言王化之本，生民所由。又曰：『閟宮有恤，實實枚枚，赫赫薑嫄，其德不回。』詩、禮所稱姬宗之盛，其美如此。大魏期運，繼于有虞，然崇弘帝道，三世彌隆，廟祧之數，實與周同。今武宣皇后、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，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，誕育明聖，功濟生民，德盈宇宙，開諸後嗣，乃道化之所興也。寢廟特祀，亦薑嫄之閟宮也，而未著不毀之制，懼論功報德之義，萬世或闕焉，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。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，與祖廟同，永著不毀之典，以播聖善之風。」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，藏之金匱。

帝思念舅氏不已。暢尚幼，景初末，以暢為射聲校尉，加散騎常侍，又特為起大第，車駕親自臨之。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，名其裏曰渭陽裏，以追思母氏也。嘉平三年正月，暢薨，追贈車騎將軍，諡曰恭侯；子紹嗣。太和六年，明帝愛女淑薨，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，為之立廟。取後亡從孫黃與合葬，追封黃列侯，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，承甄氏姓，封德為平原侯，襲公主爵。孫盛曰：於禮，婦人既無封爵之典，況於孩末，而可建以大邑乎？德自異族，援繼非類，匪功匪親，而襲母爵，違情背典，於此為甚。陳群雖抗言，楊阜引事比並，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，明封建繼嗣之義，忠至之辭，猶有闕乎！詩云：「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」宰輔之職，其可略哉！晉諸公贊曰：德字彥孫。司馬景王輔政，以女妻德。妻早亡，文王複以女繼室，即京兆長公主。景、文二王欲自結于郭後，是以頻繁為婚。德雖無才學，而恭謹謙順。甄溫字仲舒，與郭建及德等皆後族，以事宜見寵。咸熙初，封郭建為臨渭縣公，德廣安縣公，邑皆千八百戶。溫本國侯，進為輔國大將軍，加侍中，領射聲校尉，德鎮軍大將軍。泰始元年，

晉受禪，加建、德、溫三人位特進。德為人貞素，加以世祖姊夫，是以遂貴當世。德暮年官更轉為宗正，遷侍中。太康中，大司馬齊王攸當之籙，德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，時人嘉之。世祖以此望德，由此出德為大鴻臚，加侍中、光祿大夫，尋疾薨，贈中軍大將軍，開府侍中如故，諡恭公，子喜嗣。喜精粹有器美，曆中書郎、右衛將軍、侍中，位至輔國大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喜與國姻親，而經趙王倫、齊王冏事故，能不豫際會，良由其才短，然亦以退靜免之。青龍中，又封後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，皆為列侯。毅數上疏陳時政，官至越騎校尉。嘉平中，複封暢子二人為列侯。後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，後父已沒，封後母為廣樂鄉君。

文德郭皇后，安平廣宗人也。祖世長吏。魏書曰：父永，官至南郡太守，諡敬侯。母姓董氏，即堂陽君，生三男二女：長男浮，高唐令，次女昱，次即後，後弟都，弟成。後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，生而有異常。後少而父永奇之曰：「此乃吾女中王也。」遂以女王為字。早失二親，喪亂流離，沒在銅鞮侯家。太祖為魏公時，得入東宮。後有智數，時時有所獻納。文帝定為嗣，後有謀焉。太子即王位，後為夫人，及踐阼，為貴嬪。甄後之死，由後之寵也。黃初三年，將登後位，文帝欲立為後，中郎棧潛上疏曰：「在昔帝王之治天下，不惟外輔，亦有內助，治亂所由，盛衰從之。故西陵配黃，英娥降媯，並以賢明，流芳上世。桀奔南巢，禍階末喜；紂以砲烙，怡悅妲己。是以聖哲慎立元妃，必取先代世族之家，擇其令淑以統六宮，虔奉宗廟，陰教聿修。易曰：『家道正而天下定。』由內及外，先王之令典也。春秋書宗人釁夏雲，無以妾為夫人之禮。齊桓誓命於葵丘，亦曰『無以妾為妻』。今後宮嬖寵，常亞乘輿。若因愛登後，使賤人暴貴，臣恐後世下陵上替，開張非度，亂自上起也。」文帝不從，遂立為皇后。魏書曰：後上表謝曰：「妾無皇、英釐降之節，又非姜、任思齊之倫，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，處中饋之重任。」後自在東宮，及即尊位，雖有異寵，心愈恭肅，供養永壽宮，以孝聞。是時柴貴人亦有寵，後教訓獎導之。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，常彌覆之，有譴讓，輒為帝言其本末，帝或大有所怒，至為之頓首請罪，是以六宮無怨。性儉約，不好音樂，常慕漢明德馬後之為人。

後早喪兄弟，以從兄表繼永後，拜奉車都尉。後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，後聞之，敕曰：「諸親戚嫁娶，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，不得因勢，強與他方人婚也。」後姊子孟武還鄉里，求小妻，後止之。遂敕諸家曰：「今世婦女少，當配將士，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。宜各自慎，無為罰首。」魏書曰：後常敕戒表、武等曰：「漢氏椒房之家，少能自全者，皆由驕奢，可不慎乎！」

五年，帝東征，後留許昌永始台。時霖雨百餘日，城樓多壞，有司奏請移止。後曰：「昔楚昭王出遊，貞薑留漸台，江水至，使者迎而無符，不去，卒沒。今帝在遠，吾幸未有是患，而便移止，奈何？」群臣莫敢複言。六年，帝東征吳，至廣陵，後留譙宮。時表留宿衛，欲過水取魚。後曰：「水當通運漕，又少材木，奴客不在目前，當複私取官竹木作梁過。今奉車所不足者，豈魚乎？」

明帝即位，尊後為皇太后，稱永安宮。太和四年，詔封表安陽亭侯，又進爵鄉侯，增邑並前五百戶，遷中壘將軍。以表子詳為騎都尉。其年，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，母董為都鄉君。遷表昭德將軍，加金紫，位特進，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。及孟武母卒，欲厚葬，起祠堂，太后止之曰：「自喪亂以來，墳墓無不發掘，皆由厚葬也；首陽陵可以為法。」青龍三年春，後崩於許昌，以終制營陵，三月庚寅，葬首陽陵西。魏略曰：明帝既嗣立，追痛甄後之薨，故太后以憂暴崩。甄後臨沒，以帝屬李夫人。及太后崩，夫人乃說甄後見譖之禍，不獲大斂，被發覆面，帝哀恨流涕，命殯葬太后，皆如甄後故事。漢晉春秋曰：初，甄後之誅，由郭後之寵，及殯，令被發覆面，以糠塞口，遂立郭後，使養明帝。帝知之，心常懷忿，數泣問甄後死狀。郭後曰：「先帝自殺，何以責問我？且汝為人子，可追讎死父，為前母枉殺後母邪？」明帝怒，遂逼殺之，敕殯者使如甄後故事。魏書載哀策曰：「維青龍三年三月壬申，皇太后梓宮啟殯，將葬于首陽之西陵。哀子皇帝親奉冊祖載，遂親遣奠，叩心擗踊，號咷仰訴，痛靈魂之遷幸，悲容車之向路，背三光以潛翳，就黃墟而安厝。嗚呼哀哉！昔二女妃虞，帝道以彰，三母殯周，

聖善彌光，既多受祉，享國延長。哀哀慈妣，興化閨房，龍飛紫極，作合聖皇，不虞中年，暴罹災殃。溘予小子，瑩瑩摧傷，魂雖永逝，定省曷望？嗚呼哀哉！」帝進表爵為觀津侯，增邑五百，並前千戶。遷詳為駙馬都尉。四年，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，世婦董為堂陽君。追封諡後兄浮為梁裏亭戴侯，都為武城亭孝侯，成為新樂亭定侯，皆使使者奉策，祠乙太牢。表薨，子詳嗣，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。詳薨，子釗嗣。

明悼毛皇后，河內人也。黃初中，以選入東宮，明帝時為平原王，進禦有寵，出入與同輦。及即帝立，以為貴嬪。太和元年，立為皇后。後父嘉，拜騎都尉，後弟曾，郎中。

初，明帝為王，始納河內虞氏為妃，帝即位，虞氏不得立為後，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。虞氏曰：「曹氏自好立賤，未有能以義舉者也。然後職內事，君聽外政，其道相由而成，苟不能以善始，未有能令終者也。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！」虞氏遂紬還鄴宮。進嘉為奉車都尉，曾騎都尉，寵賜隆渥。頃之，封嘉博平鄉侯，遷光祿大夫，曾駙馬都尉。嘉本典虞車工，卒暴富貴，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，其容止舉動甚蚩駘，語輒自謂「侯身」，時人以為笑。孫盛曰：古之王者，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，恢王化於關雎，致淳風於麟趾。及臻三季，並亂茲緒，義以情溺，位由寵昏，貴賤無章，下陵上替，興衰隆廢，皆是物也。魏自武王，暨于烈祖，三後之升，起自幽賤，本既卑矣，何以長世？詩雲：「絺兮綌兮，淒其以風。」其此之謂乎！後又加嘉位特進，曾遷散騎侍郎。青龍三年，嘉薨，追贈光祿大夫，改封安國侯，增邑五百，並前千戶，諡曰節侯。四年，追封後母夏為野王君。

帝之幸郭元後也，後愛寵日弛。景初元年，帝遊後園，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。元後曰「宜延皇后」，帝弗許。乃禁左右，使不得宣。後知之，明日，帝見後，後曰：「昨日遊宴北園，樂乎？」帝以左右泄之，所殺十餘人。賜後死，然猶加諡，葬溼陵。遷曾散騎常侍，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、原武典農。

明元郭皇后，西平人也，世河右大族。黃初中，本郡反叛，遂沒入宮。明帝即位，甚見愛幸，拜為夫人。叔父立為騎都尉，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。帝疾困，遂立為皇后。齊王即位，尊後為皇太后，稱永甯宮，追封諡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，以立子建紹其爵。封太後母杜為邵陽君。芝遷散騎常侍、長水校尉，魏略曰：諸郭之中，芝最壯直。先時自以他功封侯。立，宣德將軍，皆封列侯。建兄德，出養甄氏。德及建俱為鎮護將軍，皆封列侯，並掌宿衛。值三主幼弱，宰輔統政，與奪大事，皆先咨啟於太后而後施行。田丘儉、鍾會等作亂，鹹假其命而以為辭焉。景元四年十二月崩，五年二月，葬高平陵西。晉諸公贊曰：建安叔始，有器局而強問，泰始中疾薨。子嘏嗣，為給事中。

評曰：魏後妃之家，雖雲富貴，未有若哀漢乘非其據，宰割朝政者也。鑒往易軌，於斯為美。追觀陳群之議，棧潛之論，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，垂憲范乎後葉矣。

魏書六 董二袁劉傳第六

董卓字仲穎，隴西臨洮人也。英雄記曰：卓父君雅，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。有三子：長子擢，字孟高，早卒；次即卓；卓弟旻字叔穎。少好俠，嘗游羌中，盡與諸豪帥相結。後歸耕於野，而豪帥有來從之者，卓與俱還，殺耕牛與相宴樂。諸豪帥感其意，歸相斂，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。吳書曰：郡召卓為吏，使監領盜賊。胡嘗出鈔，多虜民人，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，使領兵騎討捕，大破之，斬獲千計。並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，司徒袁隗辟為掾。漢桓帝末，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。卓有才武，旅力少比，雙帶兩鞬，左右馳射。為軍司馬，從中郎將張奐征並州有功，拜郎中，賜縑九千匹，卓悉以分與吏士。遷廣武令，蜀郡北部都尉，西域戊己校尉，免。徵拜並州刺史、河東太守，英雄記曰：卓數討羌、胡，前後百餘戰。遷中郎將，討黃

巾，軍敗抵罪。韓遂等起涼州，複為中郎將，西拒遂。於望垣碛北，為羌、胡數萬人所圍，糧食乏絕。卓偽欲捕魚，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，使水渟滿數十裏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。比羌、胡聞知追逐，水已深，不得渡。時六軍上隴西，五軍敗績，卓獨全眾而還，屯住扶風。拜前將軍，封榮鄉侯，徵為並州牧。靈帝紀曰：中平五年，徵卓為少府，敕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，詣行在所。卓上言：「涼州擾亂，鯨鯢未滅，此臣奮發效命之秋。吏士踴躍，戀恩念報，各遮臣車，辭聲懇惻，未得即路也。輒且行前將軍事，盡心慰恤，效力行陳。」六年，以卓為並州牧，又敕以吏兵屬皇甫嵩。卓複上言：「臣掌戎十年，士卒大小，相狎彌久，戀臣畜養之恩，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，乞將之州，效力邊陲。」卓再違詔敕，會為何進所召。

靈帝崩，少帝即位。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，太后不從。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，並密令上書曰：「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，濁亂海內。昔趙鞅興晉陽之甲，以逐君側之惡。臣輒鳴鐘鼓如洛陽，即討讓等。」欲以脅迫太后。卓未至，進敗。續漢書曰：進字遂高，南陽人，太后異母兄也。進本屠家子，父曰真。真死後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，有寵，光和三年立為皇后，進由是貴幸。中平元年，黃巾起，拜進大將軍。典略載卓表曰：「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，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，操擅王命，父子兄弟並據州郡，一書出門，便獲千金，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，至使怨氣上蒸，妖賊起。臣前奉詔討於扶羅，將士饑乏，不肯渡河，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，從台閣求乞資直。臣隨慰撫，以至新安。臣聞揚湯止沸，不如滅火去薪，潰癰雖痛，勝於養肉，及溺呼船，悔之無及。」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，卓遂將其眾迎帝於北芒，還宮。張璠漢紀曰：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，步出穀門，走至河上。諸黃門既投河死。時帝年十四，陳留王年九歲，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，聞暝，逐螢火而行，數裏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。辛未，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。獻帝春秋曰：先是童謠曰：「侯非侯，王非王，千乘萬騎走北芒。」卓時適至，屯顯陽苑。聞帝當還，率眾迎帝。典略曰：帝望見卓兵涕泣。群公謂卓曰：「有詔卻兵。」卓曰：「公諸人為國大臣，不能匡正王室，至使國家播蕩，何卻兵之有！」遂俱入城。獻帝紀曰：卓與帝語，語不可了。乃更與陳留王語，問禍亂由起；王答，自初至終，無所遺失。卓大喜，乃有廢立意。英雄記曰：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。帝獨乘一馬，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，從雒舍南行。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，故太尉崔烈在前導。卓將步騎數千來迎，烈呵使避，卓罵烈曰：「晝夜三百里來，何雲避，我不能斷卿頭邪？」前見帝曰：「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，以取禍敗，為負不小邪？」又趨陳留王，曰：「我董卓也，從我抱來。」乃於貢抱中取王。英雄記曰：一本雲王不就卓抱，卓與王並馬而行也。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，英雄記雲：苗，太后之同母兄，先嫁硃氏之子。進部曲將吳匡，素怨苗不與進同心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，乃令軍中曰：「殺大將軍者，車騎也。」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硃爵闕下。進、苗部曲無所屬，皆詣卓。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，並其眾，故京都兵權唯在卓。九州春秋曰：卓初入洛陽，步騎不過三千，自嫌兵少，不為遠近所服；率四五日，輒夜遣兵出四城門，明日陳旌鼓而入，宣言雲「西兵複入至洛中」。人不覺，謂卓兵不可勝數。

先是，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，適至，信謂紹曰：「卓擁強兵，有異志，今不早圖，將為所制；及其初至疲勞，襲之可禽也。」紹畏卓，不敢發，信遂還鄉里。

於是以久不雨，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，俄遷太尉，假節鉞虎賁。遂廢帝為弘農王。尋又殺王及何太后。立靈帝少子陳留王，是為獻帝。獻帝紀曰：卓謀廢帝，會群臣於朝堂，議曰：「大者天地，次者君臣，所以為治。今皇帝闇弱，不可以奉宗廟，為天下主。欲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立陳留王，何如？」尚書盧植曰：「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，伊尹放之桐宮。昌邑王立二十七日，罪過千餘，故霍光廢之。今上富於春秋，行未有失，非前事之比也。」卓怒，罷坐，欲誅植，侍中蔡邕勸之，得免。九月甲戌，卓複大會群臣曰：「太后逼迫永樂太后，令以憂死，逆婦姑之禮，無孝順之節。天子幼質，軟弱不君。昔伊尹放太甲，霍光廢昌邑，著在典籍，僉以為善。今太后宜如太甲，皇帝宜如昌邑。陳留王仁孝，宜即尊皇祚。」獻帝起居注載策曰：「孝靈

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，早棄臣子。皇帝承紹，海內側望，而帝天姿輕佻，威儀不恪，在喪慢惰，衰如故焉；凶德既彰，淫穢發聞，損辱神器，忝汙宗廟。皇太后教無母儀，統政荒亂。永樂太后暴崩，眾論惑焉。三綱之道，天地之紀，而乃有關，罪之大者。陳留王協，聖德偉茂，規矩邈然，豐下兌上，有堯圖之表；居喪哀戚，言不及邪，岐嶷之性，有周成之懿。休聲美稱，天下所聞，宜承洪業，為萬世統，可以承宗廟。廢皇帝為弘農王。皇太后還政。」尚書讀冊畢，群臣莫有言，尚書丁宮曰：「天禍漢室，喪亂弘多。昔祭仲廢忽立突，春秋大其權。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，誠合天人，請稱萬歲。」卓以太后見廢，故公卿以下不布服，會葬，素衣而已。卓遷相國，封郾侯，贊拜不名，劍履上殿，又封卓母為池陽君，置家令、丞。卓既率精兵來，適值帝室大亂，得專廢立，據有武庫甲兵，國家珍寶，威震天下。卓性殘忍不仁，遂以嚴刑脅眾，睚眦之隙必報，人不自保。魏書曰：卓所原無極，語賓客曰：「我相，貴無上也。」英雄記曰：卓欲震威，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，不解劍，立撾殺之，京師震動。發何苗棺，出其屍，枝解節棄於道邊。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，棄屍於苑枳落中，不復收斂。嘗遣軍到陽城。時適二月社，民各在其社下，悉就斷其男子頭，駕其車牛，載其婦女財物，以所斷頭系車轆軸，連軛而還洛，雲攻賊大獲，稱萬歲。入開陽城門，焚燒其頭，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。至於奸亂宮人公主。其凶逆如此。

初，卓信任尚書周毖，城門校尉伍瓊等，用其所舉韓馥、劉岱、孔伋、（張資）（張咨）、張邈等出宰州郡。而馥等至官，皆合兵將以討卓。卓聞之，以為毖、瓊等通情賣己，皆斬之。英雄記曰：毖字仲遠，武威人。瓊字德瑜，汝南人。謝承後漢書曰：伍孚字德瑜，少有大節，為郡門下書佐。其本邑長有罪，太守使孚出教，敕曹下督郵收之。孚不肯受教，伏地仰諫曰：「君雖不君，臣不可不臣，明府奈何令孚受教，敕外收本邑長乎？更乞授他吏。」太守奇而聽之。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，稍遷侍中、河南尹、越騎校尉。董卓作亂，百僚震栗。孚著小鎧，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，欲伺便刺殺之。語闕辭去，卓送至閣中，孚因出刀刺之。卓多力，退卻不中，即收孚。卓曰：「卿欲反邪？」孚大言曰：「汝非吾君，吾非汝臣，何反之有？汝亂國篡主，罪盈惡大，今是吾死日，故來誅奸賊耳，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。」遂殺孚。謝承記孚字及本郡，則與瓊同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，不知孚為瓊之別名，為別有伍孚也？蓋未詳之。

河內太守王匡，遣泰山兵屯河陽津，將以圖卓。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，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，繞擊其後，大破之津北，死者略盡。卓以山東豪傑並起，恐懼不寧。初平元年二月，乃徙天子都長安。焚燒洛陽宮室，悉發掘陵墓，取寶物。華嶠漢書曰：卓欲遷長安，召公卿以下大議。司徒楊彪曰：「昔盤庚五遷，殷民胥怨，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。（而）海內安穩，無故移都，恐百姓驚動，麇沸蟻聚為亂。」卓曰：「關中肥饒，故秦得併吞六國。今徙西京，設令關東豪強敢有動者，以我強兵蹙之，可使詣滄海。」彪曰：「海內動之甚易，安之甚難。又長安宮室壞敗，不可卒複。」卓曰：「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，有成瓦窯數千處，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，為功不難。」卓意不得，便作色曰：「公欲沮我計邪？邊章、韓約有書來，欲令朝廷必徙都。若大兵（來）下，我不能複相救，公便可與袁氏西行。」彪曰：「西方自彪道徑也，顧未知天下何如耳！」議罷。卓敕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，因策免彪。續漢書曰：太尉黃琬、司徒楊彪、司空荀爽俱詣卓，卓言：「昔高祖都關中，十一世後中興，更都洛陽。從光武至今複十一世，案石苞室讖，宜複還都長安。」坐中皆驚愕，無敢應者。彪曰：「遷都改制，天下大事，皆當因民之心，隨時之宜。昔盤庚五遷，殷民胥怨，故作三篇以曉之。往者王莽篡逆，變亂五常，更始赤眉之時，焚燒長安，殘害百姓，民人流亡，百無一在。光武受命，更都洛邑，此其宜也。今方建立聖主，光隆漢祚，而無故捐宮廟，棄園陵，恐百姓驚愕，不解此意，必麇沸蟻聚以致擾亂。石苞室讖，妖邪之書，豈可信用？」卓作色曰：「楊公欲沮國家計邪？關東方亂，所在賊起。崤函險固，國之重防。又隴右取材，功夫不難。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，作磚瓦，一朝可辦。宮室官府，蓋何足言！百姓小民，何足與議。若有前卻，我以大兵驅之，豈得自在。」百寮恐怖失色。琬謂卓曰：「此大事。楊公之語，得無重思！」卓罷坐，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，皆免官。大駕即西。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。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、府庫、民家，城內掃

地殄盡。又收諸富室，以罪惡沒入其財物；無辜而死者，不可勝計。獻帝紀曰：卓獲山東兵，以豬膏塗布十餘匹，用纏其身，然後燒之，先從足起。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，煮殺之。卓所愛胡，恃寵放縱，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。卓大怒曰：「我愛狗，尚不欲令人呵之，而況人乎！」乃召司隸都官撾殺之。卓至西京，為太師，號曰尚父。乘青蓋金華車，爪畫兩轡，時人號曰竿摩車。

魏書曰：言其逼天子也。獻帝紀曰：卓既為太師，複欲稱尚父，以問蔡邕。邕曰：「昔武王受命，太公為師，輔佐周室，以伐無道，是以天下尊之，稱為尚父。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，宜須關東悉定，車駕東還，然後議之。」乃止。京師地震，卓又問邕。邕對曰：「地動陰盛，大臣逾制之所致也。公乘青蓋車，遠近以為非宜。」卓從之，更乘金華阜蓋車也。卓弟旻為左將軍，封鄠侯；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兵；宗族內外並列朝廷。英雄記曰：卓侍妾懷抱中子，皆封侯，弄以金紫。孫女名白，時尚未笄，封為渭陽君。於郿城東起壇，從廣二丈餘，高五六尺，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，都尉、中郎將、刺史千石在郿者，各令乘軒簪筆，為白導從，之壇上，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。公卿見卓，謁拜車下，卓不為禮。招呼三台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。山陽公載記曰：初卓為前將軍，皇甫嵩為左將軍，俱征韓遂，各不相下。後卓徵為少府並州牧，兵當屬嵩，卓大怒。及為太師，嵩為禦史中丞，拜於車下。卓問嵩：「義真服未乎？」嵩曰：「安知明公乃至於是！」卓曰：「鴻鵠固有遠志，但燕雀自不知耳。」嵩曰：「昔與明公俱為鴻鵠，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。」卓笑曰：「卿早服，今日可不拜也。」張璠漢紀曰：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：「義真怖未乎？」嵩對曰：「明公以德輔朝廷，大慶方至，何怖之有？若淫刑以逞，將天下皆懼，豈獨嵩乎？」卓默然，遂與嵩和解。築郿塢，高與長安城埒，積穀為三十年儲，英雄記曰：郿去長安二百六十裏。雲事成，雄據天下，不成，守此足以畢老。嘗至郿行塢，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。橫音光。卓豫施帳幔飲，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，於坐中先斷其舌，或斬手足，或鑿眼，或鑊煮之，未死，偃轉杯案間，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，而卓飲食自若。太史望氣，言當有大臣戮死者。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，素不善卓，卓心怨之，因天有變，欲以塞咎，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，遂笞殺之。傅子曰：靈帝時榜門賣官，於是太尉段熲、司徒崔烈、太尉樊陵、司空張溫之徒，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。熲數征伐有大功，烈有北州重名，溫有傑才，陵能偶時，皆一時顯士，猶以貨取位，而況于劉囂、唐珍、張顥之黨乎！風俗通曰：司隸劉囂，以党諸常侍，致位公輔。續漢書曰：唐珍，中常侍唐衡弟。張顥，中常侍張奉弟。法令苛酷，愛憎淫刑，更相被誣，冤死者千數。百姓嗷嗷，道路以目。魏書曰：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，為臣不忠，為吏不清，為弟不順，有應此者皆身誅，財物沒官。於是愛憎互起，民多冤死。悉椎

破銅人、鐘虡，及壞五銖錢。更鑄為小錢，大五分，無文章，肉好無輪郭，不磨鑄。於是貨輕而物貴，穀一斛至數十萬。自是後錢貨不行。

三年四月，司徒王允、尚書僕射士孫瑞、卓將呂布共謀誅卓。是時，天子有疾新愈，大會未央殿。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，將親兵十餘人，偽著衛士服守掖門。布懷詔書。卓至，肅等格卓。卓驚呼布所在。布曰「有詔」，遂殺卓，夷三族。主簿田景前趨卓屍，布又殺之；凡所殺三人，餘莫敢動。英雄記曰：時有謠言曰：「千里草，何青青，十日菊，猶不生。」又作董逃之歌。又有道士書布為「呂」字以示卓，卓不知其為呂布也。卓當入會，陳列步騎，自營至宮，朝服導引行其中。馬蹢不前，卓心怪欲止，布勸使行，乃衷甲而入。卓既死，當時日月清淨，微風不起。旻、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，皆還，為其群下所斫射。卓母年九十，走至塢門曰「乞脫我死」，即斬首。袁氏門生故吏，改殯諸袁死於郿者，斂聚董氏屍於其側而焚之。暴卓屍於市。卓素肥，膏流浸地，草為之丹。守屍吏暝以為大炷，置卓臍中以為燈，光明達旦，如是積日。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，並以一棺棺之，葬於郿。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，銀八九萬斤，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，不可知數。長安士庶鹹相慶賀，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。謝承後漢書曰：蔡邕在王允坐，聞卓死，有嘆惜之音。允責邕曰：「卓，國之大賊，殺主殘臣，天地所不祐，人神所同疾。君為王臣，世受漢恩，國主危難，曾不倒戈，卓受天誅，而更嗟痛乎？」便使收付廷尉。邕謝允曰：「雖以不忠，猶識大義，古今安危，耳所厭聞，口所常玩，豈當背國而向卓也？」

狂瞽之詞，謬出患入，原黥首為刑以繼漢史。」公卿惜邕才，鹹共諫允。允曰：「昔武帝不殺司馬遷，使作謗書，流於後世。方今國祚中衰，戎馬在郊，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，後令吾徒並受謗議。」遂殺邕。臣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，情必不黨。甯不知卓之奸凶，為天下所毒，聞其死亡，理無嘆惜。縱復令然，不應反言于王允之坐。斯殆謝承之妄記也。史遷紀傳，博有奇功於世，而雲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，此非識者之言。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，直書其事耳，何謗之有乎？王允之忠正，可謂內省不疚者矣，既無懼於謗，且欲殺邕，當論邕應死與不，豈可慮其謗己而枉戮善人哉！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。張璠漢紀曰：初，蔡邕以言事見徙，名聞天下，義動志士。及還，內寵惡之。邕恐，乃亡命海濱，往來依太山羊氏，積十年。卓為太尉，辟為掾，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，三日中遂至尚書。後遷巴東太守，卓上留拜侍中，至長安為左中郎將。卓重其才，厚遇之。每有朝廷事，常令邕具草。及允將殺邕，時名士多為之言，允悔欲止，而邕已死。

初，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，分遣校尉李傕、郭汜、張濟略陳留、潁川諸縣。卓死，呂布使李肅至陝，欲以詔命誅輔。輔等逆與肅戰，肅敗走弘農，布誅肅。魏書曰：輔恆怯失守，不能自安。常把辟兵符，以鈇鑕致其旁，欲以自強。見客，先使相者相之，知有反氣與不，又筮知吉凶，然後乃見之。中郎將董越來就輔，輔使筮之，得兌下離上，筮者曰：「火勝金，外謀內之卦也。」即時殺越。獻帝紀雲：筮人常為越所鞭，故因此以報之。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，營中驚，輔以為皆叛，乃取金寶，獨與素所厚（友）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，逾城北渡河，赤兒等利其金寶，斬首送長安。

比傕等還，輔已敗，眾無所依，欲各散歸。既無赦書，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，憂恐不知所為。用賈詡策，遂將其眾而西，所在收兵，比至長安，眾十餘萬，九州春秋曰：傕等在陝，皆恐怖，急擁兵自守。胡文才、楊整脩皆涼州大人，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。及李傕之叛，允乃呼文才、整脩使東解釋之，不假借以溫顏，謂曰：「關東鼠子欲何為邪？卿往呼之。」於是二人往，實召兵而還。與卓故部曲樊稠、李蒙、王方等合圍長安城。十日城陷，與布戰城中，布敗走。傕等放兵略長安老少，殺之悉盡，死者狼籍。誅殺卓者，屍王允於市。張璠漢紀曰：布兵敗，駐馬青瑱門外，謂允曰：「公可以去。」允曰：「安國家，吾之上原也，若不獲，則奉身以死。朝廷幼主恃我而已，臨難苟免，吾不為也。努力謝關東諸公，以國家為念。」傕、汜入長安城，屯南宮掖門，殺太僕魯馗、大鴻臚周奭、城門校尉崔烈、越騎校尉王頎。吏民死者不可勝數。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，傕等於城門下拜，伏地叩頭。帝謂傕等曰：「卿無作威福，而乃放兵縱橫，欲何為乎？」傕等曰：「董卓忠於陛下，而無故為呂布所殺。臣等為卓報讎，弗敢為逆也。請事竟，詣廷尉受罪。」允窮逼出見傕，傕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。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。允字子師，太原祁人也。少有大節，郭泰見而奇之，曰：「王生一日千里，王佐之才也。」泰雖先達，遂與定交。三公並辟，歷豫州刺史，辟荀爽、孔融為從事，遷河南尹、尚書令。及為司徒，其所以扶持王室，甚得大臣之節，自天子以下，皆倚賴焉。卓亦推信之，委以朝廷。華嶠曰：夫士以正立，以謀濟，以義成，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，伺其間而弊其罪。當此之時，天下之難解矣，本之皆主於忠義也，故推卓不為失正，分權不為不義，伺間不為狙詐，是以謀濟義成，而歸於正也。葬卓於郿，大風暴雨震卓墓，水流入藏，漂其棺槨。傕為車騎將軍、池陽侯，領司隸校尉、假節。汜為後將軍、美陽侯。稠為右將軍、萬年侯。傕、汜、稠擅朝政。英雄記曰：傕，北地人。汜，張掖人，一名多。濟為驃騎將軍、平陽侯，屯弘農。

是歲，韓遂、馬騰等降，率眾詣長安。以遂為鎮西將軍，遣還涼州，騰征西將軍，屯郿。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種邵、左中郎將劉範等謀，欲使騰襲長安，已為內應，以誅傕等。騰引兵至長平觀，宇等謀泄，出奔槐裏。稠擊騰，騰敗走，還涼州；又攻槐裏，宇等皆死。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，傕等放兵劫略，攻剽城邑，人民饑困，二年間相啖食略盡。獻帝紀曰：是時新遷都，宮人多亡衣服，帝欲發禦府繒以與之，李傕弗欲，曰：「宮中有衣，胡為複作邪？」詔賣廢

馬百餘匹，禦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，與所賣廐馬直，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。李傕曰「我邸閣儲侍少」，乃悉載置其營。賈詡曰「此上意，不可拒」，傕不從之。

諸將爭權，遂殺稠，並其眾。九州春秋曰：馬騰、韓遂之敗，樊稠追至陳倉。遂語稠曰：「天地反覆，未可知也。本所爭者非私怨，王家事耳。與足下州裏人，今雖小違，要當大同，欲相與善語以別。邂逅萬一不如意，後可複相見乎！」俱卻騎前接馬，交臂相加，共語良久而別。傕兄子利隨稠，利還告傕，韓、樊交馬語，不知所道，意愛甚密。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。稠欲將兵東出關，從傕索益兵。因請稠會議，便於坐殺稠。汜與傕轉相疑，戰鬥長安中。典略曰：傕數設酒請汜，或留汜止宿。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，思有以離間之。會傕送饋，妻乃以豉為藥，汜將食，妻曰：「食從外來，倘或有故！」遂摘藥示之，曰：「一棲不二雄，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。」他日傕複請汜，大醉。汜疑傕藥之，絞糞汁飲之乃解。於是遂生嫌隙，而治兵相攻。傕質天子於營，燒宮殿城門，略官寺，盡收乘輿服禦物置其家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初，汜謀迎天子幸其營，夜有亡告傕者，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，以車三乘迎天子。楊彪曰：「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。舉事當合天下心，諸君作此，非是也。」暹曰：「將軍計定矣。」於是天子一乘，貴人伏氏一乘，賈詡、左靈一乘，其餘皆步從。是日，傕複移乘輿幸北塢，使校尉監塢門，內外隔絕。諸侍臣皆有饑色，時盛暑熱，人盡寒心。帝求米五斛、牛骨五具以賜左右，傕曰：「朝舖上飯，何用米為？」乃與腐牛骨，皆臭不可食。帝大怒，欲詰責之。侍中楊琦上封事曰：「傕，邊鄙之人，習於夷風，今又自知所犯悖逆，常有怏怏之色，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。臣原陛下忍之，未可顯其罪也。」帝納之。初，傕屯黃白城，故謀欲徙之。傕以司徒趙溫不與己同，乃內溫塢中。溫聞傕欲移乘輿，與傕書曰：「公前託為董公報仇，然實屠陷王城，殺戮大臣，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。今爭睚眦之隙，以成千鈞之仇，民在塗炭，各不聊生，曾不改寤，遂成禍亂。朝廷仍下明詔，欲令和解，詔命不行，恩澤日損，而複欲輔乘輿于黃白城，此誠老夫所不解也。於易，一過為過，再為涉，三而弗改，滅其頂，凶。不如早共和解，引兵還屯，上安萬乘，下全生民，豈不幸甚！」傕大怒，欲遣人害溫。其從弟應，溫故掾也，諫之數日乃止。帝聞溫與傕書，問侍中常洽曰：「傕弗知臧否，溫言太切，可為寒心。」對曰：「李應已解之矣。」帝乃悅。傕使公卿詣汜請和，汜皆執之。華嶠漢書曰：汜饗公卿，議欲攻傕。楊彪曰：「群臣共鬥，一人劫天子，一人質公卿，此可行乎？」汜怒，欲手刃之，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，汜乃歸之。相攻擊連月，死者萬數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，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，祠祭六丁，符劾厭勝之具，無所不為。又於朝廷省門外，為董卓作神坐，數以牛羊祠之，訖，過省閤問起居，求入見。傕帶三刀，手複與鞭合持一刀。侍中、侍郎見傕帶仗，皆惶恐，亦帶劍持刀，先入在帝側。傕對帝，或言「明陛下」，或言「明帝」，為帝說郭汜無狀，帝亦隨其意答應之。傕喜，出言「明陛下真賢聖主」，意遂自信，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。雖然，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，謂人言「此曹子將欲圖我邪？而皆持刀也」。侍中李禎，傕州裏，素與傕通，語傕「所以持刀者，軍中不可不爾，此國家故事」。傕意乃解。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鄴涼州舊姓，有專對之才，遣令和傕、汜。鄴先詣汜，汜受詔命。詣傕，傕不肯，曰：「我有呂布之功，輔政四年，三輔清靜，天下所知也。郭多，盜馬虜耳，何敢乃欲與吾等邪？必欲誅之。君為涼州人，觀吾方略士眾，足辦多不？多又劫質公卿，所為如是，而君苟欲利郭多，李傕有膽自知之。」鄴答曰：「昔有窮後羿恃其善射，不思患難，以至於斃。近董公之強，明將軍目所見，內有王公以為內主，外有董旻、承、璜以為鯁毒，呂布受恩而反圖之，斯須之間，頭懸竿端，此有勇而無謀也。今將軍身為上將，把鉞仗節，子孫握權，宗族荷寵，國家好爵而皆據之。今郭多劫質公卿，將軍脅至尊，誰為輕重邪？張濟與郭多、楊定有謀，又為冠帶所附。楊奉，白波帥耳，猶知將軍所為非是，將軍雖拜寵之，猶不肯盡力也。」傕不納鄴言，而呵之令出。鄴出，詣省門，白傕不肯從詔，辭語不順。侍中胡邈為傕所幸，呼傳詔者令飾其辭。又謂鄴曰：「李將軍於卿不薄，又皇甫公為太尉，李將軍力也。」鄴答曰：「胡敬才，卿為國家常伯，輔弼之臣也，語言如此，寧可用邪？」邈曰：「念卿失李將軍意，恐不易耳！我與卿何事者？」鄴言：「我累世受恩，身又常在幃幄，君辱臣死，當坐國家，為李傕所殺，則天命也。」天子聞鄴答語切，恐傕聞之，便敕遣鄴。鄴裁出營門，傕遣虎賁王昌呼之。昌知鄴忠直，縱令去，還

答催，言迫之不及。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催為大司馬，在三公之右。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力，乃厚賜諸巫。

催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，事泄，遂將兵叛催。催眾叛，稍衰弱。張濟自陝和解之，天子乃得出，至新豐、霸陵間。獻帝起居注曰：初，天子出到宣平門，當度橋，汜兵數百人遮橋問「是天子邪」？車不得前。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，侍中劉艾大呼雲：「是天子也。」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。帝言諸兵：「汝不卻，何敢迫近至尊邪？」汜等兵乃卻。既度橋，士眾咸呼萬歲。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。天子奔奉營，奉擊汜破之。汜走南山，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。催、汜悔遣天子，復相與和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。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、胡才、李樂等合，與催、汜大戰。奉兵敗，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，略宮人入弘農。獻帝紀曰：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。三輔決錄注曰：瑞字君榮，扶風人，世為學門。瑞少傳家業，博達無所不通，仕曆顯位。卓既誅，遷大司農，為國三老。每三公缺，瑞常在選中。太尉周忠、皇甫嵩，司徒淳于嘉、趙溫，司空楊彪、張喜等為公，皆辭拜讓瑞。天子都許，追論瑞功，封子萌澹津亭侯。萌字文始，亦有才學，與王粲善。臨當就國，粲作詩以贈萌，萌有答，在粲集中。天子走陝，北渡河，失輜重，步行，唯皇后貴人從，至大陽，止人家屋中。獻帝紀曰：初，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，太尉楊彪曰：「臣弘農人，從此已東，有三十六灘，非萬乘所當從也。」劉艾曰：「臣前為陝令，知其危險，有師猶有傾覆，況今無師，太尉謀是也。」乃止。及當北渡，使李樂具船。天子步行趨河岸，岸高不得下，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系帝腰。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，一手持十匹絹，乃取德絹連續為輦。行軍校尉尚弘多力，令弘居前負帝，乃得下登船。其餘不得渡者甚眾，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，皆爭攀船，船上人以刀櫟斷其指，舟中之指可掬。奉、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，禦乘牛車。太尉楊彪、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。以暹為征東、才為征西、樂征北將軍，並與奉、承持政。遣融至弘農，與催、汜等連和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，及乘輿車馬數乘。是時蝗蟲起，歲旱無穀，從官食棗菜。魏書曰：乘輿時居棘籬中，門戶無關閉。天子與群臣會，兵士伏籬上觀，互相鎮壓以為笑。諸將專權，或擅笞殺尚書。司隸校尉出入，民兵抵擲之。諸將或遣婢詣省閤，或自齎酒啖，過天子飲，侍中不通，喧呼罵詈，遂不能止。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，求其禮遺。醫師、走卒，皆為校尉，禦史刻印不供，乃以錐畫，示有文字，或不時得也。諸將不能相率，上下亂，糧食盡。奉、暹、承乃以天子還洛陽。出箕關，下

軹道，張楊以食迎道路，拜大司馬。語在楊傳。天子入洛陽，宮室燒盡，街陌荒蕪，百官披荊棘，依丘牆間。州郡各擁兵自衛，莫有至者。饑窮稍甚，尚書郎以下，自出樵采，或饑死牆壁間。

太祖乃迎天子都許。暹、奉不能奉王法，各出奔，寇徐、揚間，為劉備所殺。英雄記曰：備誘奉與相見，因於坐上執之。暹失奉勢孤，時欲走還並州，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。董承從太祖歲餘，誅。建安二年，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，夷三族。典略曰：催頭至，有詔高縣。汜為其將五習所襲，死於郿。濟饑餓，至南陽寇略，為穰人所殺，從子繡攝其眾。才、樂留河東，才為怨家所殺，樂病死。遂、騰自還涼州，更相寇，後騰入為衛尉，子超領其部曲。十六年，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，太祖征破之。語在武紀。遂奔金城，為其將所殺。超據漢陽，騰坐夷三族。趙衢等舉義兵討超，超走漢中從張魯，後奔劉備，死於蜀。

袁紹字本初，汝南汝陽人也。高祖父安，為漢司徒。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，由是勢傾天下。華嶠漢書曰：安字邵公，好學有威重。明帝時為楚郡太守，治楚王獄，所申理者四百餘家，皆蒙全濟，安遂為名臣。章帝時至司徒，生蜀郡太守京。京弟敞為司空。京子湯，太尉。湯四子：長子平，平弟成，左中郎將，並早卒；成弟逢，逢弟隗，皆為公。魏書曰：自安以下，皆博愛容眾，無所揀擇；賓客入其門，無賢愚皆得所欲，為天下所歸。紹即逢之庶子，術異母兄也，出後成為子。英雄記曰：成字文開，壯健有部分，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，言無不從。故京師為作諺曰：「事不諧，問文開。」紹有姿貌威容，能折節下士，士多附之，太

祖少與交焉。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，英雄記曰：紹生而父死，二公愛之。幼使為郎，弱冠除濮陽長，有清名。遭母喪，服竟，又追行父服，凡在塚廬六年。禮畢，隱居洛陽，不妄通賓客，非海內知名，不得相見。又好遊俠，與張孟卓、何伯求、吳子卿、許子遠、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。不應辟命。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：「袁本初坐作聲價，不應呼召而養死士，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？」紹叔父隗聞之，責數紹曰：「汝且破我家！」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。臣松之案：魏書雲「紹，逢之庶子，出後伯父成」。如此記所言，則似實成所生。夫人追服所生，禮無其文，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！二書未詳孰是。稍遷中軍校尉，至司隸。

靈帝崩，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宦，續漢書曰：紹使客張津說進曰：「黃門、常侍秉權日久，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，將軍宜整頓天下，為海內除患。」進以為然，遂與紹結謀。太后不從。乃召董卓，欲以脅太后。常侍、黃門聞之，皆詣進謝，唯所錯置。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，至於再三，而進不許。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。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，當入禁中，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。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，召進入議，遂殺之，宮中亂。九州春秋曰：初紹說進曰：「黃門、常侍累世太盛，威服海內，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，但坐言語漏泄，以五營士為兵故耳。五營士生長京師，服畏中人，而竇氏反用其鋒，遂果叛走歸黃門，是以自取破滅。今將軍以元舅之尊，二府並領勁兵，其部曲將吏，皆英雄名士，樂盡死力，事在掌握，天贊其時也。今為天下誅除貪穢，功勳顯著，垂名後世，雖周之申伯，何足道哉？今大行在前殿，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，可勿入宮。」進納其言，後更狐疑。紹懼進之改變，脅進曰：「今交構已成，形勢已露，將軍何為不早決之？事留變生，後機禍至。」進不從，遂敗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瑱門，欲以迫出珪等。珪等不出，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。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，遂勒兵捕諸閹人，無少長皆殺之。或有無須而誤死者，至自髮露形體而後得免。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。其濫如此。死者二千餘人。急迫珪等，珪等悉赴河死。帝得還宮。

董卓呼紹，議欲廢帝，立陳留王。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，紹偽許之，曰：「此大事，出當與太傅議。」卓曰：「劉氏種不足復遺。」紹不應，橫刀長揖而去。獻帝春秋曰：卓欲廢帝，謂紹曰：「皇帝沖闇，非萬乘之主。陳留王猶勝，今欲立之。人有少智，大或癡，亦知複何如，為當且爾；卿不見靈帝乎？念此令人憤毒！」紹曰：「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，恩澤深渥，兆民戴之來久。今帝雖幼沖，未有不善宣聞天下，公欲廢適立庶，恐眾不從公議也。」卓謂紹曰：「豎子！天下事豈不決我？我今為之，誰敢不從？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！」紹曰：「天下健者，豈唯董卓？」引佩刀橫揖而出。臣松之以為紹於時與卓未構嫌隙，故卓與之諮謀。若但以言議不同，便罵為豎子，而有推刀之心，及紹複答，屈彊為甚，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？且如紹此言，進非亮正，退違詭遜，而顯其競爽之旨，以觸哮闕之鋒，有志功業者，理豈然哉！此語，妄之甚矣。紹既出，遂亡奔冀州。侍中周毖、城門校尉伍瓊、議郎何顒等，皆名士也，卓信之，而陰為紹，乃說卓曰：「夫廢立大事，非常人所及。紹不達大體，恐懼故出奔，非有他志也。今購之急，勢必為變。袁氏樹恩四世，門世故吏遍於天下，若收豪傑以聚徒眾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則山東非公之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一郡守，則紹喜於免罪，必無患矣。」卓以為然，乃拜紹勃海太守，封邳鄉侯。

紹遂以勃海起兵，將以誅卓。語在武紀。紹自號車騎將軍，主盟，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，遣使奉章詣虞，虞不敢受。後馥軍安平，為公孫瓚所敗。瓚遂引兵入冀州，以討卓為名，內欲襲馥。馥懷不自安。英雄記曰：逢紀說紹曰：「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，不據一州，無以自全。」紹答雲：「冀州兵強，吾士饑乏，設不能辦，無所容立。」紀曰：「可與公孫瓚相聞，導使來南，擊取冀州。公孫必至而馥懼矣，因使說利害，為陳禍福，馥必遜讓。於此之際，可據其位。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。會卓西入關，紹還軍延津，因馥惶遽，使陳留高幹、潁川荀諝等說馥曰：「公孫瓚乘勝來向南，而諸郡應之，袁車騎引軍東向，此其意不可知，竊為將軍危之。」馥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諝曰：「公孫提燕、代之卒，其鋒不可當。袁氏一時之傑，必不為將軍下。」

夫冀州，天下之重資也，若兩雄並力，兵交於城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夫袁氏，將軍之舊，且同盟也，當今為將軍計，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。袁氏得冀州，則瓚不能與之爭，必厚德將軍。冀州入於親交，是將軍有讓賢之名，而身安於泰山也。原將軍勿疑！」馥素恆怯，因然其計。馥長史耿武、別駕閔純、治中李膺諫馥曰：「冀州雖鄙，帶甲百萬，谷支十年。袁紹孤客窮軍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，絕其哺乳，立可餓殺。奈何乃欲以州與之？」馥曰：「吾，袁氏故吏，且才不如本初，度德而讓，古人所貴，諸君獨何病焉！」從事趙浮、程奐請以兵拒之，馥又不聽。乃讓紹，九州春秋曰：馥遣都督從事趙浮、程奐將強弩萬張屯河陽。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，自孟津馳東下。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，浮等從後來，船數百艘，眾萬餘人，整兵鼓夜過紹營，紹甚惡之。浮等到，謂馥曰：「袁本初軍無鬥糧，各已離散，雖有張楊、於扶羅新附，未肯為用，不足敵也。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，旬日之間，必土崩瓦解；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，何憂何懼！」馥不從，乃避位，出居趙忠故舍。遣子齋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。紹遂領冀州牧。

從事沮授沮音蒞。說紹曰：「將軍弱冠登朝，則播名海內；值廢立之際，則忠義奮發；單騎出奔，則董卓懷怖；濟河而北，則勃海稽首。振一郡之卒，撮冀州之眾，威震河朔，名重天下。雖黃巾猾亂，黑山跋扈，舉軍東向，則青州可定；還討黑山，則張燕可滅；回眾北首，則公孫必喪；震脅戎狄，則匈奴必從。橫大河之北，合四州之地，收英雄之才，擁百萬之眾，迎大駕於西京，複宗廟於洛邑，號令天下，以討未複，以此爭鋒，誰能敵之？比及數年，此功不難。」紹喜曰：「此吾心也。」即表授為監軍、奮威將軍。獻帝紀曰：沮授，廣平人，少有大志，多權略。仕州別駕，舉茂才，膺二縣令，又為韓馥別駕，表拜騎都尉。袁紹得冀州，又辟焉。英雄記曰：是時年號初平，紹字本初，自以為年與字合，必能克平禍亂。卓遣執金吾胡母班、將作大匠吳脩齋詔書喻紹，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。漢末名士錄曰：班字季皮，太山人，少與山陽度尚、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，振濟人士，世謂之八廚。謝承後漢書曰：班，王匡之妹夫，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，解釋義兵。匡受袁紹旨。收班系獄，欲殺之以徇軍。班與匡書雲：「自古以來，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。劉向傳曰『擲鼠忌器』，器猶忌之，況卓今處宮闕之內，以天子為藩屏，幼主在宮，如何可討？僕與太傅馬公、太僕趙岐、少府陰脩俱受詔命。關東諸郡，雖實嫉卓，猶以銜奉王命，不敢玷辱。而足下獨囚僕於獄，欲以鼙鼓，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。僕與董卓有何親戚，義豈同惡？而足下張虎狼之口，吐長蛇之毒，患卓遷怒，何甚酷哉！死，人之所難，然恥為狂夫所害。若亡者有靈，當訴足下於皇天。夫婚姻者禍福之機，今日著矣。曩為一體，今為血仇。亡人子二人，則君之甥，身沒之後，慎勿令臨僕屍骸也。」匡得書，抱班二子而泣。班遂死於獄。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，事在搜神記，語多不載。卓聞紹得關東、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。當是時，豪俠多附紹，皆思為之報，州郡一起，莫不假其名。馥懷懼，從紹索去，往依張邈。英雄記曰：紹以河內硃漢為都官從事。漢先時為馥所不禮，內懷怨恨，且欲邀迎紹意，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，拔刃登屋。馥走上樓，收得馥大兒，槌折兩腳。紹亦立收漢，殺之。馥猶憂怖，故報紹索去。後紹遣使詣邈，有所計議，與邈耳語。馥在坐上，謂見圖構，無何起至溷自殺。英雄記曰：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，大破之，還屯廣宗，改易守令，冀州長吏無不望風回應，開門受之。紹自往征瓚，合戰于界橋南二十裏。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陳，騎為兩翼，左

右各五千餘匹，白馬義從為中堅，亦分作兩校，左射右，右射左，旌旗鎧甲，光照天地。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，強弩千張夾承之，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於後。義久在涼州，曉習羌鬥，兵皆驍銳。瓚見其兵少，便放騎欲陵蹈之。義兵皆伏楯下不動，未至數十步，乃同時俱起，揚塵大叫，直前衝突，強弩雷發，所中必倒，臨陳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。瓚軍敗績，步騎奔走，不復還營。義追至界橋；瓚殿兵還戰橋上，義複破之，遂到瓚營，拔其牙門，營中餘眾皆複散走。紹在後，未到橋十數裏，下馬發鞍，見瓚已破，不為設備，惟帳下強弩數十張，大戟士百餘人自隨。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，便圍紹數重，弓矢雨下。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，紹以兜鍪撲地曰：「大丈夫當前鬥死，而入牆間，豈可得活乎？」強弩乃亂髮，多所殺傷。瓚騎不知是紹，亦稍引卻；會麴義來迎，乃散去。瓚每與虜戰，常乘白馬，追不虛發，數獲戎捷，虜相告雲「當避白馬」。因虜所忌，簡其白馬數千匹，選騎射之士，號為白馬義從；一

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，瓚有健騎數千，多乘白馬，故以號焉，紹既破瓚，引軍南到薄落津，方與賓客諸將共會，聞魏郡兵反，與黑山賊於毒共覆鄴城，遂殺太守栗成。賊十餘部，眾數萬人，聚會鄴中。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，皆憂怖失色，或起啼泣，紹容貌不變，自若也。賊陶升者，故內黃小吏也，有善心，獨將部眾逾西城入，閉守州門，不內他賊，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，身自扞衛，送到斥丘乃還。紹到，遂屯斥丘，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。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岩谷討於毒，圍攻五日，破之，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。遂尋山北行，薄擊諸賊（左發丈八）（左髭丈八）等，皆斬之。又擊劉石、青牛角、黃龍、左校、郭大賢、李大目、於氏根等，皆屠其屯壁，奔走得脫，斬首數萬級。紹復還屯鄴。初平四年，天子使太傅馬日磾、太僕趙岐和解關東。岐別詣河北，紹出迎於百里上，拜奉帝命。岐住紹營，移書告瓚。瓚遣使具與紹書曰：「趙太僕以周召之德，銜命來征，宣揚朝恩，示以和睦，曠若開雲見日，何喜如之？昔賈復、寇恂亦爭士卒，欲相危害，遇光武之寬，親俱陛見，同輿共出，時人以為榮。自省邊鄙，得與將軍共同此福，此誠將軍之眷，而瓚之幸也。」麴義後恃功而驕恣，紹乃殺之。

初，天子之立非紹意，及在河東，紹遣潁川郭圖使焉。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，紹不從。獻帝傳曰：沮授說紹雲：「將軍累葉輔弼，世濟忠義。今朝廷播越，宗廟毀壞，觀諸州郡外託義兵，內圖相滅，未有存主恤民者。且今州城粗定，宜迎大駕，安宮鄴都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畜士馬以討不庭，誰能禦之！」紹悅，將從之。郭圖、淳於瓊曰：「漢室陵遲，為日久矣，今欲興之，不亦難乎！且今英雄據有州郡，眾動萬計，所謂秦失其鹿，先得者王。若迎天子以自近，動輒表聞，從之則權輕，違之則拒命，非計之善者也。」授曰：「今迎朝廷，至義也，又於時宜大計也，若不早圖，必有先人者也。夫權不失機，功在速捷，將軍其圖之！」紹弗能用。案此書稱（郭圖）（沮授）之計，則與本傳違也。會太祖迎天子都許，收河南地，關中皆附。紹悔，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，太祖拒之。天子以紹為太尉，轉為大將軍，封鄴侯，獻帝春秋曰：紹恥班在太祖下，怒曰：「曹操當死數矣，我輒救存之，今乃背恩，挾天子以令我乎！」太祖聞，而以大將軍讓于紹。紹讓侯不受。頃之。擊破瓚于易京，並其眾。典略曰：自此紹貢禦希慢，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：「赤德衰盡，袁為黃胤，宜順天意。」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。議者鹹以苞為妖妄宜誅，紹乃殺苞以自解。九州春秋曰：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，趙融聞之曰：「賢人者，君子之望也。不禮賢，是失君子之望也。夫有為之君，不敢失萬民之歡心，況於君子乎？失君子之望，難乎以有為矣。」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，辭雲：「德行不虧缺，變故自難常。鄭康成行酒，伏地氣絕，郭景圖命盡于園桑。」如此之文，則玄無病而卒。餘書不見，故載錄之。出長子譚為青州，沮授諫紹：「必為禍始。」紹不聽，曰：「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。」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：「世稱一兔走衢，萬人逐之，一人獲之，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且年均以賢，德均則卜，古之制也。原上惟先代成敗之戒，下思逐兔分定之義。」紹曰：「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，以觀其能。」授出曰：「禍其始此乎！」譚始至青州，為都督，未為刺史，後太祖拜為刺史。其土自河而西，蓋不過平原而已。遂北排田楷，東攻孔融，曜兵海隅，是時百姓無主，欣戴之矣。然信用群小，好受近言，肆志奢淫，不知稼穡之艱難。華彥、孔順皆奸佞小人也，信以為腹心；王脩等備官而已。然能接待賓客，慕名敬士。使婦弟領兵在內，至令草竊，市井而外，虜掠田野；別使兩將募兵下縣，有賂者見免，無者見取，貧弱者多，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，放兵捕索，如獵鳥獸。邑有萬戶者，著籍不盈數百，收賦納稅，參分不入一。招命賢士，不就；不趨赴軍期，安居族黨，亦不能罪也。又以中子熙為幽州，甥高幹為並州。眾數十萬，以審配、逢紀統軍事，田豐、荀諝、許攸為謀主，顏良、文醜為將率，簡精卒十萬，騎萬匹，將攻許。世語曰：紹步卒五萬，騎八千。孫盛評曰：案魏武謂崔琰曰「昨案貴州戶籍，可得三十萬眾」。由此推之，但冀州勝兵已如此，況兼幽、並及青州乎？紹之大舉，必悉師而起，十萬近之矣。獻帝傳曰：紹將南師，沮授、田豐諫曰：「師出歷年，百姓疲弊，倉庾無積，賦役方殷，此國之深憂也。宜先遣使獻捷天子，務農逸民；若不得通，乃表曹氏隔我王路，然後進屯黎陽，漸營河南，益作舟船，繕治器械，分遣精騎，鈔其邊鄙，令彼不得安，我取其逸。三年之中，事可坐定也。」審配、郭圖曰：「兵書之法，十圍五攻，敵則能戰。今以明公之神武，跨河朔之強眾，以伐曹氏。譬若覆手，今不時取，後難圖也。」授曰：「蓋救亂誅暴，謂之義兵；恃眾憑強，謂

之驕兵。兵義無敵，驕者先滅。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，今舉兵南向，於義則違。且廟勝之策，不在強弱。曹氏法令既行，士卒精練，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。今棄萬安之術，而興無名之兵，竊為公懼之！」圖等曰：「武王伐紂，不曰不義，況兵加曹氏而雲無名！且公師武臣（竭）力，將士憤怒，人思自騁，而不及時早定大業，慮之失也。夫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，此越之所以霸，吳之所以亡也。監軍之計，計在持牢，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。」紹從之。圖等因是譖授「監統內外，威震三軍，若其浸盛，何以制之？夫臣與主不同者昌，主與臣同者亡，此黃石之所忌也。且禦眾於外，不宜知內。」紹疑焉。乃分監軍為三都督，使授及郭圖、淳於瓊各典一軍，遂合而南。

先是，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。術死，備殺刺史車胄，引軍屯沛。紹遣騎佐之。太祖遣劉岱、王忠擊之，不克。建安五年，太祖自東征備。田豐說紹襲太祖後，紹辭以子疾，不許，豐舉杖擊地曰：「夫遭難遇之機，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，惜哉！」太祖至，擊破備；備奔紹。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：「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，忠臣慮難以立權。曩者強秦弱主，趙高執柄，專制朝命，威福由己，終有望夷之禍，汙辱至今。及臻呂後，祿、產專政，擅斷萬機，決事省禁，下陵上替，海內寒心。於是絳侯、誅虛與威奮怒，誅夷逆亂，尊立太宗，故能道化興隆，光明顯融，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。司空曹操，祖父騰，故中常侍，與左悺、徐璜並作妖孽，饕餮放橫，傷化虐民。父嵩，乞丐攜養，因賊假位，興金輦，輸貨權門，竊盜鼎司，傾覆重器。操贅閹遺醜，本無令德，標狡鋒俠，好亂樂禍。幕府昔統鷹揚，掃夷凶逆。續遇董卓侵官暴國，於是提劍揮鼓，發命東夏，方收羅英雄，棄瑕錄用，故遂與操參咨策略，謂其鷹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至乃愚佞短慮，輕進易退，傷夷折衄，數喪師徒。幕府輒復分兵命銳，修完補輯，表行東郡太守、兗州刺史，被以虎文，授以偏師，獎蹙威柄，冀獲秦師一克之報。而操遂乘資跋扈，肆行酷烈，割剝元元，殘賢害善。故九江太守邊讓，英才俊逸，天下知名，以直言正色，論不阿諂，身被梟縣之戮，妻孥受灰滅之咎。自是士林憤痛，民怨彌重，一夫奮臂，舉州同聲，故躬破於徐方，地奪於呂布，彷徨東裔，蹈據無所。幕府唯強幹弱枝之義，且不登叛人之黨，故復援旌擐甲，席捲赴征，金鼓響震，布眾破沮，拯其死亡之患，復其方伯之任，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，而有大造於操也。後會鑾駕東反，群虜亂政。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離局，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，使繕修郊廟，翼衛幼主。而便放志專行，脅遷省禁，卑侮王官，敗法亂紀，坐召三台，專制朝政，爵賞由心，刑戮在口，所愛光五宗，所惡滅三族，群談者蒙顯誅，腹議者蒙隱戮，道路以目，百寮鉗口，尚書記朝會，公卿充員品而已。故太尉楊彪，曆典三司，享國極位，操因睚眦，被以非罪，榜楚並兼，五毒俱至，觸情放慝，不顧憲章。又議郎趙彥，忠諫直言，議有可納，故聖朝含聽，改容加錫，操欲迷奪時權，杜絕言路，擅收立殺，不俟報聞。又梁孝王，先帝母弟，墳陵尊顯，松柏桑梓，猶宜恭肅，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，破棺裸屍，略取金寶，至令聖朝流涕，士民傷懷。又署發丘中郎將、摸金校尉，所過墮突，無骸不露。身處三公

之官，而行桀虜之態，殄國虐民，毒流人鬼。加其細政苛慘，科防互設，繒繳充蹊，坑阱塞路，舉手掛網羅，動足蹈機陷，是以兗、豫有無聊之民，帝都有籲嗟之怨。歷觀古今書籍，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，於操為甚。幕府方詰外奸，未及整訓，加意含覆，冀可彌縫。而操豺狼野心，潛苞禍謀，乃欲撓折棟樑，孤弱漢室，除滅中正，專為梟雄。往歲伐鼓北征，討公孫瓚，強禦桀逆，拒圍一年。操因其未破，陰交書命，欲託助王師，以相掩襲，故引兵造河，方舟北濟。會其行人髮露，瓚亦梟夷，故使鋒芒挫縮，厥圖不果。屯據敖倉，阻河為固，乃欲以螳螂之斧，禦隆車之隧。幕府奉漢威靈，折冲宇宙，長戟百萬，胡騎千群，奮中黃、育、獲之材，騁良弓勁弩之勢，並州越太行，青州涉濟、漯，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，荊州下宛、葉而掎其後，雷震虎步，並集虜庭，若舉炎火以炳飛蓬，覆滄海而沃燐炭，有何不消滅者哉？當今漢道陵遲，綱弛紀絕。操以精兵七百，圍守宮闕，外稱陪衛，內以拘執，懼其篡逆之禍，因斯而作。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，烈士立功之會也，可不勦哉！」此陳琳之辭。

紹進軍黎陽，遣顏良攻劉延于白馬。沮授又諫紹：「良性促狹，雖驍勇不可獨任。」紹不聽。

太祖救延，與良戰，破斬良。獻帝傳曰：紹臨發，沮授會其宗族，散資財以與之曰：「夫勢在則威無不加，勢亡則不保一身，哀哉！」其弟宗曰：「曹公士馬不敵，君何懼焉！」授曰：「以曹兗州之明略，又挾天子以為資，我雖克公孫，眾實疲弊，而將驕主忤，軍之破敗，在此舉也。揚雄有言，『六國蚩蚩，為羸弱姬』，今之謂也。」紹渡河，壁延津南，使劉備、文醜挑戰。太祖擊破之，斬醜，再戰，禽紹大將。紹軍大震。獻帝傳曰：紹將濟河，沮授諫曰：「勝負變化，不可不詳。今宜留屯延津，分兵官渡，若其克獲，還迎不晚，設其有難，眾弗可還。」紹弗從。授臨濟歎曰：「上盈其志，下務其功，悠悠黃河，吾其不反乎！」遂以疾辭。紹恨之，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。太祖還官渡。沮授又曰：「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，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；南利在於急戰，北利在於緩搏。宜徐持久，曠以日月。」紹不從。連營稍前，逼官渡，合戰，太祖軍不利，複壁。紹為高櫓，起土山，射營中，營中皆蒙楯，眾大懼。太祖乃為發石車，擊紹樓，皆破，紹眾號曰霹靂車。魏氏春秋曰：以古有矢石，又傳言「旛動而鼓」，說曰「旛，發石也」，於是造發石車。紹為地道，欲襲太祖營。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，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，大破之，盡焚其穀。太祖與紹相持日久，百姓疲乏，多叛應紹，軍食乏。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，沮授說紹：「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，以斷曹公之鈔。」紹複不從。瓊宿烏巢，去紹軍四十裏。太祖乃留曹洪守，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。紹遣騎救之，敗走。破瓊等，悉斬之。太祖還，未至營，紹將高覽、張郃等率其眾降。紹眾大潰，紹與譚單騎退渡河。餘眾偽降，盡坑之。張璠漢紀雲：殺紹卒凡八萬人。沮授不及紹渡，為人所執，詣太祖，獻帝傳雲：授大呼曰：「授不降也，為軍所執耳！」太祖與之有舊，逆謂授曰：「分野殊異，遂用圯絕，不圖今日乃相禽也！」授對曰：「冀州失策，以取奔北。授智力俱困，宜其見禽耳。」太祖曰：「本初無謀，不用君計，今喪亂過紀，國家未定，當相與圖之。」授曰：「叔父、母、弟，縣命袁氏，若蒙公靈，速死為福。」太祖歎曰：「孤早相得，天下不足慮。」太祖厚待之。後謀還袁氏，見殺。

初，紹之南也，田豐說紹曰：「曹公善用兵，變化無方，眾雖少，未可輕也，不如以久持之。將軍據山河之固，擁四州之眾，外結英雄，內脩農戰，然後簡其精銳，分為奇兵，乘虛迭出，以擾河南，救右則擊其左，救左則擊其右，使敵疲於奔命，民不得安業；我未勞而彼已困，不及二年，可坐克也。今釋廟勝之策，而決成敗於一戰，若不如志，悔無及也。」紹不從。豐懇諫，紹怒甚，以為沮眾，械系之。紹軍既敗，或謂豐曰：「君必見重。」豐曰：「若軍有利，吾必全，今軍敗，吾其死矣。」紹還，謂左右曰：「吾不用田豐言，果為所笑。」遂殺之。先賢行狀曰：豐字元皓，鉅鹿人，或雲勃海人。豐天姿揭傑，權略多奇，少喪親，居喪盡哀，日月雖過，笑不至矧。博覽多識，名重州黨。初辟太尉府，舉茂才，遷待御史。閹宦擅朝，英賢被害，豐乃棄官歸家。袁紹起義，卑辭厚幣以招致豐，豐以王室多難，志存匡救，乃應紹命，以為別駕。勸紹迎天子，紹不納。紹後用豐謀，以平公孫瓚。逢紀憚豐亮直，數讒之於紹，紹遂忌豐。紹軍之敗也，土崩奔北，師徒略盡，軍皆拊膺而泣曰：「向令田豐在此，不至於是也。」紹謂逢紀曰：「冀州人聞吾軍敗，皆當念吾，惟田別駕前諫止吾，與眾不同，吾亦慚見之。」紀複曰：「豐聞將軍之退，拊手大笑，喜其言之中也。」紹於是有害豐之意。初，太祖聞豐不從戎，喜曰：「紹必敗矣。」及紹奔遁，複曰：「向使紹用田別駕計，尚未可知也。」孫盛曰：觀田豐、沮授之謀，雖良、平何以過之？故君貴審才，臣尚量主；君用忠良，則伯王之業隆，臣奉闇後，則覆亡之禍至；存亡榮辱，常必由茲。豐知紹將敗，敗則己必死，甘冒虎口以盡忠規，烈士之於所事，慮不存己。夫諸侯之臣，義有去就，況豐與紹非純臣乎！詩雲「逝將去汝，適彼樂土」，言去亂邦，就有道可也。紹外寬雅，有局度，憂喜不形於色，而內多忌害，皆此類也。

冀州城邑多叛，紹複擊定之。自軍敗後發病，七年，憂死。

紹愛少子尚，貌美，欲以為後而未顯。典論曰：譚長而惠，尚少而美。紹妻劉氏愛尚，數稱其才，紹亦奇其貌，欲以為後，未顯而紹死。劉氏性酷妒，紹死，僵屍未殯，寵妾五人，劉盡殺之。以為死者有知，當複見紹於地下，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。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。審配、逢紀與辛評、郭圖爭權，配、紀與尚比，評、圖與譚比。眾以譚長，欲立之。配等恐譚立而評

等為己害，緣紹素意，乃奉尚代紹位。譚至，不得立，自號車騎將軍。由是譚、尚有隙。太祖北征譚、尚。譚軍黎陽，尚少與譚兵，而使逢紀從譚。譚求益兵，配等議不與。譚怒，殺紀。英雄記曰：紀字元圖。初，紹去董卓出奔，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，紹以紀聰達有計策，甚親信之，與共舉事。後審配任用，與紀不睦。或有讒配於紹，紹問紀，紀稱「配天性烈直，古人之節，不宜疑之」。紹曰：「君不惡之邪？」紀答曰：「先日所爭者私情，今所陳者國事。」紹善之，卒不廢配。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。太祖渡河攻譚，譚告急於尚。尚欲分兵益譚，恐譚遂奪其眾，乃使審配守鄴，尚自將兵助譚，與太祖相拒於黎陽。自月至（九）月，大戰城下，譚、尚敗退，入城守。太祖將圍之，乃夜遁。追至鄴，收其麥，拔陰安，引軍還許。太祖南征荊州，軍至西平。譚、尚遂舉兵相攻，譚敗奔平原。尚攻之急，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。太祖乃還救譚，十月至黎陽。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：「天篤降害，禍難殷流，尊公殂殞，四海悼心。賢胤承統，遐邇屬望，咸欲展布旅力，以投盟主，雖亡之日，猶存之原也。何寤青蠅飛於幹旂，無極遊於二壘，使股肱分為二體，背膂絕為異身！昔三王五伯，下及戰國，父子相殘，蓋有之矣；然或欲以成王業，或欲以定霸功，或欲以顯宗主，或欲以固塚嗣，未有棄親即異，扞其本根，而能崇業濟功，垂祚後世者也。若齊襄複九世之讎，士丐卒荀偃之事，是故春秋美其義，君子稱其信。夫伯游之恨于齊，未若（文公）（太公）之忿曹；宣子之承業，未若仁君之繼統也。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，豈可忘先君之怨，棄至親之好，為萬世之戒，遺同盟之恥哉！冀州不弟之汧，既已然矣；仁君當降志辱身，以匡國為務；雖見憎於夫人，未若鄭莊之於姜氏，兄弟之嫌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。然莊公有大隧之樂，象受有鼻之封。原棄捐前忿，遠思舊義，複為母子昆弟如初。」又遺尚書曰：「知變起辛、郭，禍結同生，迫閔伯、實沈之蹤，忘常棣死喪之義，親尋干戈，僵屍流血，聞之哽咽，雖存若亡。昔軒轅有涿鹿之戰，周武有商、奄之師，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

業，非強弱之（事）爭，喜怒之忿也。故雖滅親不為尤，誅兄不傷義。今二君初承洪業，纂繼前軌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，退有先公遺恨之負，當唯義是務，唯國是康。何者？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，然後克得其和，能為民用。今青州天性峭急，迷于曲直。仁君度數弘廣，綽然有餘，當以大包小，以優容劣，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，事定之後，乃議曲直之計，不亦善乎！若留神遠圖，克己復禮，當振旆長驅，共獎王室，若迷而不反，違而無改，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，況我同盟，複能戮力為君之役哉？此韓廬、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。憤踴鶴望，冀聞和同之聲。若其泰也，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！如其否也，則同盟永無望矣。」譚、尚盡不從。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：「春秋之義，國君死社稷，忠臣死王命。苟有圖危宗廟，敗亂國家，王綱典律，親疏一也。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、蔡之獄，季友歔歔而行針叔之鳩。何則？義重人輕，事不得已也。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，蒯聵為不道，入戚以篡，衛師伐之。春秋傳曰：『以石曼姑之義，為可以拒之。』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，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。父子猶然，豈況兄弟乎！昔先公廢紂將軍以續賢兄，立我將軍以為適嗣，上告祖靈，下書譜牒，先公謂將軍為兄子，將軍謂先公為叔父，海內遠近，誰不備聞？且先公即世之日，我將軍斬衰居廬，而將軍齋于堊室，出入之分，於斯益明。是時凶臣逢紀，妄畫蛇足，曲辭諂媚，交亂懿親，將軍奮赫然之怒，誅不旋時，將軍亦奉命承旨，加以淫刑。自是之後，癰疽破潰，骨肉無絲發之嫌，自疑之臣，皆保生全之福。故悉遣強胡，簡命名將，料整器械，選擇戰士，殫府庫之財，竭食土之實，其所以供奉將軍，何求而不備？君臣相率，共衛旌麾，戰為雁行，賦為幣主，雖傾倉覆庫，翦剝民物，上下欣戴，莫敢告勞。何則？推戀戀忠赤之情，盡家家肝腦之計，脣齒輔車，不相為賜。謂為將軍心合意同，混齊一體，必當並威偶勢，禦寇寧家。何圖兇險讒慝之人，造飾無端，誘導奸利，至令將軍翻然改圖，忘孝友之仁，聽豺狼之謀，誣先公廢立之言，違近者在喪之位，悖紀綱之理，不顧逆順之節，橫易冀州之主，欲當先公之繼。遂放兵鈔撥，屠城殺吏，交屍盈原，裸民滿野，或有髡剃發膚，割截支體，冤魂痛於幽冥，創痍號於草棘。又乃圖獲鄴城，許賜秦、胡，財物婦女，豫有分界。或聞告令吏士雲：『孤雖有老母，輒使身體完具而已。』聞此言者，莫不驚愕失氣，悼心揮涕，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，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，無所措其手足；念欲靜

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，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，貽太夫人不測之患，隕先公高世之業。且三軍憤

慨，人懷私怒，我將軍辭不獲已，以及館陶之役。是時外為禦難，內實乞罪，既不見赦，而（屠辱谷）（屠各）二三其心，臨陳叛戾。我將軍進退無功，首尾受敵，引軍奔避，不敢告辭。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，既以緩迫之惠，而乃尋蹤躡軌，無所逃命。困獸必鬥，以幹嚴行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，此非人力，乃天意也。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，克己復禮，追還孔懷如初之愛；而縱情肆怒，趣破家門，企踵鶴立，連結外讎，散鋒於火，播增毒螫，烽煙相望，涉血千里，遺城厄民，引領悲怨，雖欲勿救，惡得已哉！故遂引軍東轅，保正疆場，雖近郊壘，未侵境域，然望旌麾，能不永歎？配等備先公家臣，奉廢立之命。而圖等幹國亂家，禮有常刑。故奮敝州之賦，以除將軍之疾，若乃天啟於心，早行其誅，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，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。若必不悛，有以國斃，圖頭不縣，軍不旋踵。原將軍詳度事宜，錫以環玦。」典略曰：譚得書悵然，登城而泣。既劫于郭圖，亦以兵鋒累交，遂戰不解。尚聞太祖北，釋平原還鄴。其將呂曠、呂翔叛尚歸太祖，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、翔。太祖知譚詐，與結婚以安之，乃引軍還。尚使審配、蘇由守鄴，複攻譚平原。太祖進軍將攻鄴，到洹水，去鄴五十裏，由欲為內應，謀泄，與配戰城中，敗，出奔太祖。太祖遂進攻之，為地道，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。配將馮禮開突門，內太祖兵三百餘人，配覺之，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，柵門閉，入者皆沒。太祖遂圍之，為塹，週四十裏，初令淺，示若可越。配望而笑之，不出爭利。太祖一夜掘之，廣深二丈，決漳水以灌之，自五月至八月，城中餓死者過半。尚聞鄴急，將兵萬餘人還救之，依西山來，東至陽平亭，去鄴十七裏，臨滏水，舉火以示城中，城中亦舉火相應。配出兵城北，欲與尚對決圍。太祖逆擊之，敗還，尚亦破走，依曲漳為營，太祖遂圍之。未合，尚懼，遣陰夔、陳琳乞降，不聽。尚還走滏口，進複圍之急，其將馬延等臨陳降，眾大潰，尚奔中山。盡收其輜重，得尚印綬、節鉞及衣物，以示其家，城中崩沮。配兄子榮守東門，夜開門內太祖兵，與配戰城中，生禽配。配聲氣壯烈，終無撓辭，見者莫不歎息。遂斬之。先賢行狀曰：配字正南，魏郡人，少忠烈慷慨，有不可犯之節。袁紹領冀州，委以腹心之任，以為治中別駕，並總幕府。初，譚之去，皆呼辛毗、郭圖家得出，而辛評家獨被收。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，時配在城東南

角樓上，望見太祖兵入，忿辛、郭壞敗冀州，乃遣人馳詣鄴獄，指殺仲治家。是時，辛毗在軍，聞門開，馳走詣獄，欲解其兄家，兄家已死。是日生縛配，將詣帳下，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，罵之曰：「奴，汝今日真死矣！」配顧曰：「狗輩，正由汝曹破我冀州，恨不得殺汝也！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？」有頃，公引見，謂配：「知誰開卿城門？」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曰：「自卿（文）榮耳。」配曰：「小兒不足用乃至此！」公複謂曰：「曩日孤之行圍，何弩之多也？」配曰：「恨其少耳！」公曰：「卿忠於袁氏父子，亦自不得不爾也。」有意欲活之。配既無撓辭，而辛毗等號哭不已，乃殺之。初，冀州人張子謙先降，素與配不善，笑謂配曰：「正南，卿竟何如我？」配厲聲曰：「汝為降虜，審配為忠臣，雖死，豈若汝生邪！」臨行刑，叱持兵者令北向，曰：「我君在北。」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 獻帝春秋並雲太祖兵入城，審配戰於門中，既敗，逃于井中，於井獲之。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，袁氏之死臣，豈當數窮之日，方逃身于井，此之難信，誠為易了。不知資、之徒竟為何人，未能識別然否，而輕弄翰墨，妄生異端，以行其書。如此之類，正足以誣罔視聽，疑誤後生矣。寔史籍之罪人，達學之所不取者也。高幹以並州降，複以幹為刺史。

太祖之圍鄴也，譚略取甘陵、安平、勃海、河間，攻尚於中山。尚走故安從熙，譚悉收其眾。太祖將討之，譚乃拔平原，並南皮，自屯龍湊。十二月，太祖軍其門，譚不出，夜遁奔南皮，臨清河而屯。十年正月，攻拔之，斬譚及圖等。熙、尚為其將焦觸、張南所攻，奔遼西烏丸。觸自號幽州刺史，驅率諸郡太守令長，背袁向曹，陳兵數萬，殺白馬盟，令曰：「違命者斬！」眾莫敢語，各以次敵。至別駕韓珩，曰：「吾受袁公父子厚恩，今其破亡，智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於義闕矣；若乃北面於曹氏，所弗能為也。」一坐為珩失色。觸曰：「夫興大事，當立大義，事之濟否，不待一人，可卒珩志，以勵事君。」高幹叛，執上党太守，舉兵守壺口關。遣樂進、李典擊之，未拔。十一年，太祖征幹。幹乃留其將夏昭、鄧升守城，自詣匈奴單于求救，不得，獨與數騎亡，欲南奔荊州，上洛都尉捕斬之。典略曰：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，以功封侯；其妻

哭于室，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。十二年，太祖至遼西擊烏丸。尚、熙與烏丸逆軍戰，敗走奔遼東，公孫康誘斬之，送其首。典略曰：尚為人有勇力，欲奪取康眾，與熙謀曰：「今到，康必相見，欲與兄手擊之，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。」康亦心計曰：「今不取熙、尚，無以為說於國家。」乃先置其精勇於廄中，然後請熙、尚。熙、尚入，康伏兵出，皆縛之，坐於凍地。尚寒，求席，熙曰：「頭顱方行萬里，何席之為！」遂斬首。譚，字顯思。熙，字顯奕。尚，字顯甫。吳書曰：尚有弟名買，與尚俱走遼東。曹瞞傳雲：買，尚兄子。未詳。太祖高韓玠節，屢辟不至，卒於家。先賢行狀曰：玠字子佩，代郡人，清粹有雅量。少喪父母，奉養兄姊，宗族稱孝悌焉。

袁術字公路，司空逢子，紹之從弟也。以俠氣聞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曆職內外，後為折沖校尉、虎賁中郎將。董卓之將廢帝，以術為後將軍；術亦畏卓之禍，出奔南陽。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，術得據其郡。南陽戶口數百萬，而術奢淫肆欲，徵斂無度，百姓苦之。既與紹有隙，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；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。其兄弟攜貳，舍近交遠如此。吳書曰：時議者以靈帝失道，使天下叛亂，少帝幼弱，為賊臣所立，又不識母氏所出。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，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，使人報術。術觀漢室衰陵，陰懷異志，故外託公義以拒紹。紹復與術書曰：「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，欲海內見再興之主。今西名有幼君，無血之屬，公卿以下皆媚事卓，安可復信！但當使兵往屯關要，皆自蹙死於西。東立聖君，太平可冀，如何有疑！又室家見戮，不念子胥，可復北面乎？違天不祥，原詳思之。」術答曰：「聖主聰叡，有周成之質。賊卓因危亂之際，威服百寮，此乃漢家小厄之會。亂尚未厭，復欲興之。乃雲今主'無血之屬'，豈不誣乎！先人以來，奕世相承，忠義為先。太傅公仁慈惻隱，雖知賊卓必為禍害，以信徇義，不忍去也。門戶滅絕，死亡流漫，幸蒙遠近來相赴助，不因此時上討國賊，下刷家恥，而圖於此，非所聞也。又曰'室家見戮，可復北面'，此卓所為，豈國家哉？君命，天也，天不可讎，況非君命乎！懷懷赤心，志在滅卓，不識其他。」引軍入陳留。太祖與紹合擊，大破術軍。術以餘眾奔九江，殺揚州刺史陳溫，領其州。臣松之案英雄記：「陳溫字元悌，汝南人。先為揚州刺史，自病死。袁紹遣袁遺領州，敗散，奔沛國，為兵所殺。袁術更用陳瑀為揚州。瑀字公瑋，下邳人。瑀既領州，而術敗于封丘，南向壽春，瑀拒術不納。術退保陰陵，更合軍攻瑀，瑀懼走歸下邳。」如此，則溫不為術所殺，與本傳不同。以張勳、橋蕤等為大將軍。李傕入長安，欲結術為援，以術為左將軍，封陽翟侯，假節，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。術奪日磾節，拘留不遣。三輔決錄注曰：日磾字翁叔，馬融之族子。少傳融業，以才學進。與楊彪、盧植、蔡邕等典校中書，歷位九卿，遂登臺輔。獻帝春秋曰：術從日磾借節觀之，因奪不還，備軍中千餘人，使促辟之。日磾謂術曰：「卿家先世諸公，辟士雲何，而言促之，謂公府掾可劫得乎！」從術求去，而術留之不遣；既以失節屈辱，憂患而死。

時沛相下邳陳珪，故太尉球弟子也。術與珪俱公族子孫，少共交遊，書與珪曰：「昔秦失其政，天下群雄爭而取之，兼智勇者卒受其歸。今世事紛擾，複有瓦解之勢矣，誠英又有為之時也。與足下舊交，豈肯左右之乎？若集大事，子實為吾心膂。」珪中子應時在下邳，術並脅質應，圖必致珪。珪答書曰：「昔秦末世，肆暴恣情，虐流天下，毒被生民，下不堪命，故遂土崩。今雖季世，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。曹將軍神武應期，興複典刑，將撥平凶慝，清定海內，信有徵矣。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，匡翼漢室，而陰謀不軌，以身試禍，豈不痛哉！若迷而知反，尚可以免。吾備舊知，故陳至情，雖逆於耳，骨肉之惠也。欲吾營私阿附，有犯死不能也。」

興平二年冬，天子敗於曹陽。術會群下謂曰：「今劉氏微弱，海內鼎沸。吾家四世公輔，百姓所歸，欲應天順民，於諸君意如何？」眾莫敢對。主簿閻象進曰：「昔周自後稷至於文王，積德累功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猶服事殷。明公雖奕世克昌，未若有周之盛，漢室雖微，未若殷紂之暴也。」術嘿然不悅。用河內張繡之符命，遂僭號典略曰：術以袁姓出陳，陳，舜之後，以土承火，得應運之次。又見讖文雲：「代漢者，當塗高也。」自以名字當之，乃建號稱仲氏。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。置公卿，祠南北郊。荒侈滋甚，後宮數百皆服綺縠，餘粱肉，九州春秋曰：

司隸馮方女，國色也，避亂揚州，術登城見而悅之，遂納焉，甚愛幸。諸婦害其寵，語之曰：「將軍貴人有志節，當時時涕泣憂愁，必長見敬重。」馮氏以為然，後見術輒垂涕，術以有心志，益哀之。諸婦人因共絞殺，懸之廁梁，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，乃厚加殯斂。而士卒凍餒，江淮間空盡，人民相食。術前為呂布所破，後為太祖所敗，奔其部曲雷薄、陳蘭於灊山，複為所拒，憂懼不知所出。將歸帝號於紹，欲至青州從袁譚，發病道死。魏書曰：術歸帝號於紹曰：「漢之失天下久矣，天子提挈，政在家門，英雄角逐，分裂疆宇，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，卒強者兼之耳。加袁氏受命當王，符瑞炳然。今君擁有四州，民戶百萬，以強則無與比大，論德則無與比高。曹操欲扶衰拯弱，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？」紹陰然之。吳書曰：術既為雷薄等所拒，留住三日，士眾絕糧，乃還至江亭，去壽春八十裏。問廚下，尚有麥屑三十斛。時盛暑，欲得蜜漿，又無蜜。坐櫺床上，歎息良久，乃大吒曰：「袁術至於此乎！」因頓伏床下，嘔血鬥餘而死。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，孫策破勳，複見收視。術女入孫權宮，子耀拜郎中，耀女又配於權子奮。

劉表字景升，山陽高平人也。少知名，號八俊。張璠漢紀曰：表與同郡人張隱、薛郁、王訪、宣靖、（公緒恭）（公緒恭）、劉祗、田林為八交，或謂之八顧。漢末名士錄雲：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、范滂字孟博、魯國孔昱字世元、勃海苑康字仲真、山陽檀敷字文友、張儉字元節、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。謝承後漢書曰：表受學於同郡王暢。暢為南陽太守，行過乎儉。表時年十七，進諫曰：「奢不僭上，儉不逼下，蓋中庸之道，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。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，而慕夷齊之末操，無乃皎然自遺於世！」暢答曰：「以約失之者鮮矣。且以矯俗也。」長八尺餘，姿貌甚偉。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。靈帝崩，代王叡為荊州刺史。是時山東兵起，表亦合兵軍襄陽。司馬彪戰略曰：劉表之初為荊州也，江南宗賊盛，袁術屯魯陽，盡有南陽之眾。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，貝羽為華容長，各阻兵作亂。表初到，單馬入宜城，而延中廬人蒯良、蒯越、襄陽人蔡瑁與謀。表曰：「宗賊甚盛，而眾不附，袁術因之，禍今至矣！吾欲徵兵，恐不集，其策安出？」良曰：「眾不附者，仁不足也，附而不治者，義不足也；苟仁義之道行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，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？」表顧問越，越曰：「治平者先仁義，治亂者先權謀。兵不在多，在得人也。袁術勇而無斷，蘇代、貝羽皆武人，不足慮。宗賊帥多貪暴，為下所患。越有所素養者，使示之以利，必以眾來。君誅其無道，撫而用之。一州之人，有樂存之心，聞君盛德，必繼負而至矣。兵集眾附，南據江陵，北守襄陽，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。術等雖至，無能為也。」表曰：「子柔之言，雍季之論也。異度之計，白犯之謀也。」遂使越遣人誘宗賊，至者五十五人，皆斬之。襲取其眾，或即授部曲。唯江夏賊張虎、陳生擁眾據襄陽，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，江南遂悉平。袁術之在南陽也，與孫堅合從，欲襲奪表州，使堅攻表。堅為流矢所中死，軍敗，術遂不能勝表。李傕、郭汜入長安，欲連表為援，乃以表為鎮南將軍、荊州牧，封成武侯，假節。天子都許，表雖遣使貢獻，然北與袁紹相結。治中鄧羲諫表，表不聽，漢晉春秋曰：表答羲曰：「內不失貢職，外不背盟主，此天下之達義也。治中獨何怪乎？」羲辭疾而退，終表之世。張濟引兵入荊州界，攻穰城，為流矢所中死。荊州官屬皆賀，表曰：「濟以窮來，主人無禮，至於交鋒，此非牧意，牧受吊，不受賀也。」使人納其眾；眾聞之喜，遂服從。長沙太守張羨叛表，英雄記曰：張羨，南陽人。先作零陵、桂陽長，甚得江

、湘間心，然性屈強不順。表薄其為人，不甚禮也。羨由是懷恨，遂叛表焉。表圍之連年不下。羨病死，長沙復立其子懌，表遂攻並懌，南收零、桂，北據漢川，地方數千里，帶甲十餘萬。英雄記曰：州界群寇既盡，表乃開立學官，博求儒士，使蔡邕、宋忠等撰五經章句，謂之後定。

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，紹遣人求助，表許之而不至，亦不佐太祖，欲保江漢間，觀天下變。從事中郎韓嵩、別駕劉先說表曰：「豪傑並爭，兩雄相持，天下之重，在於將軍。將軍若欲有為，起乘其弊可也；若不然，固將擇所從。將軍擁十萬之眾，安坐而觀望。夫見賢而不能助，請和而不得，此兩怨必集於將軍，將軍不得中立矣。夫以曹公之明哲，天下賢俊皆歸之，

其勢必舉袁紹，然後稱兵以向江漢，恐將軍不能禦也。故為將軍計者，不若舉州以附曹公，曹公必重德將軍；長享福祚，垂之後嗣，此萬全之策也。」表大將蒯越亦勸表，表狐疑，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。嵩還，深陳太祖威德，說表遣子入質。表疑嵩反為太祖說，大怒，欲殺嵩，考殺隨嵩行者，知嵩無他意，乃止。傅子曰：初表謂嵩曰：「今天下大亂，未知所定，曹公擁天子都許，君為我觀其釁。」嵩對曰：「聖達節，次守節。嵩，守節者也。夫事君為君，君臣名定，以死守之；今策名委質，唯將軍所命，雖赴湯蹈火，死無辭也。以嵩觀之，曹公至明，必濟天下。將軍能上順天子，下歸曹公，必享百世之利，楚國實受其祐，使嵩可也；設計未定，嵩使京師，天子假嵩一官，則天子之臣，而將軍之故吏耳。在君為君，則嵩守天子之命，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。唯將軍重思，無負嵩。」表遂使之，果如所言，天子拜嵩侍中，遷零陵太守，還稱朝廷、曹公之德也。表以為懷貳，大會寮屬數百人，陳兵見嵩，盛怒，持節將斬之，數曰：「韓嵩敢懷貳邪！」眾皆恐，欲令嵩謝。嵩不動，謂表曰：「將軍負嵩，嵩不負將軍！」具陳前言。表怒不已，其妻蔡氏諫之曰：「韓嵩，楚國之望也；且其言直，誅之無辭。」表乃弗誅而囚之。表雖外貌儒雅，而心多疑忌，皆此類也。

劉備奔表，表厚待之，然不能用。漢晉春秋曰：太祖之始征柳城，劉備說表使襲許，表不從。及太祖還，謂備曰：「不用君言，故失此大會也。」備曰：「今天下分裂，日尋干戈，事會之來，豈有終極乎？若能應之於後者，則此未足為恨也。」建安十三年，太祖征表，未至，表病死。

初，表及妻愛少子琮，欲以為後，而蔡瑁、張允為之支黨，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，眾遂奉琮為嗣。琦與琮遂為讎隙。典略曰：表疾病，琦還省疾。琦性慈孝，瑁、允恐琦見表，父子相感，更有託後之意，謂曰：「將軍命君撫臨江夏，為國東藩，其任至重；今釋眾而來，必見譴怒，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，非孝敬也。」遂過於戶外，使不得見，琦流涕而去。越、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，琮曰：「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，守先君之業，以觀天下，何為不可乎？」巽對曰：「逆順有大體，強弱有定勢。以人臣而拒人主，逆也；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，其勢弗當也；以劉備而敵曹公，又弗當也。三者皆短，欲以抗王兵之鋒，必亡之道也。將軍自料何與劉備？」琮曰：「吾不若也。」巽曰：「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，則雖保楚之地，不足以自存也；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，則備不為將軍下也。原將軍勿疑。」太祖軍到襄陽，琮舉州降。備走奔夏口。傅子曰：巽子公悌，謁偉博達，有知人鑒。辟公府，拜尚書郎，後客荊州，以說劉琮之功，賜爵關內侯。文帝時為侍中，太和中卒，巽在荊州，目龐統為半英雄，證裴潛終以清行顯；統遂附劉備，見待次於諸葛亮，潛位至尚書令，並有名德。及在魏朝，魏諷以才智聞，巽謂之必反，卒如其言。巽弟子嘏，別有傳。漢晉春秋曰：王威說劉琮曰：「曹操得將軍既降，劉備已走，必解弛無備，輕行單進；若給威奇兵數千，徼之於險，操可獲也。獲操即威震天下，坐而虎步，中夏雖廣，可傳檄而定，非徒收一勝之功，保守今日而已。此難遇之機，不可失也。」琮不納。搜神記曰：建安初，荊州童謠曰：「八九年間始欲衰，至十三年無子遺。」言自（中興）（中平）以來，荊州獨全，及劉表為牧，民又豐樂，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。始衰者，謂劉表妻死，諸將並零落也。十三年無子遺者，表當又死，因以喪破也。是時，華容有女子忽啼呼雲：「荊州將有大喪。」言語過差，縣以為妖言，系獄月餘，忽於獄中哭曰：「劉荊州今日死。」華穀去州數百里，即遣馬吏驗視，而劉表果死，縣乃出之。續又歌吟曰：「不意李立為貴人。」後無幾，太祖平荊州，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。

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、封列侯。魏武故事載令曰：「楚有江、漢山川之險，後服先疆，與秦爭衡，荊州則其故地。劉鎮南久用其民矣。身沒之後，諸子鼎峙，雖終難全，猶可引日。青州刺史琮，心高志潔，智深慮廣，輕榮重義，薄利厚德，蔑萬里之業，忽三軍之眾，篤中正之體，教令名之譽，上耀先君之遺塵，下圖不朽之餘祚；鮑永之棄並州，竇融之離五郡，未足以喻也。雖封列侯一州之位，猶恨此寵未副其人；而比有箋求還州。監史雖尊，秩祿未優。今聽所執，表琮為諫議大夫，參同軍事。」蒯越等侯者十五人。越為光祿勳；傅子曰：越，蒯通之後也，深中足智，魁傑有雄姿。大將軍何進聞其名，辟為東曹掾。越勸進誅諸閹官，進猶豫不決。越知

進必敗，求出為汝陽令，佐劉表平定境內，表得以強大。詔書拜章陵太守，封樊亭侯。荊州平，太祖與荀彧書曰：「不喜得荊州，喜得蒯異度耳。」建安十九年卒。臨終，與太祖書，託以門戶。太祖報書曰：「死者反生，生者不愧。孤少所舉，行之多矣。魂而有靈，亦將聞孤此言也。」嵩，大鴻臚；先賢行狀曰：嵩字德高，義陽人。少好學，貧不改操。知世將亂，不應三公之命，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鄴西山中。黃巾起，嵩避難南方，劉表逼以為別駕，轉從事中郎。表郊祀天地，嵩正諫不從，漸見違忤。奉使到許，事在前注。荊州平，嵩疾病，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。羲，侍中；羲，章陵人。先，尚書令；其餘多至大官。零陵先賢傳曰：先字始宗，博學強記，尤好黃老言，明習漢家典故。為劉表別駕，奉章詣許，見太祖。時賓客並會，太祖問先：「劉牧如何郊天也？」先對曰：「劉牧託漢室肺腑，處牧伯之位，而遭王道未平，群凶塞路，抱玉帛而無所聘類，修章表而不獲達禦，是以郊天祀地，昭告赤誠。」太祖曰：「群凶為誰？」先曰：「舉目皆是。」太祖曰：「今孤有熊羆之士，步騎十萬，奉辭伐罪，誰敢不服？」先曰：「漢道陵遲，群生憔悴，既無忠義之士，翼戴天子，綏甯海內，使萬邦歸德，而阻兵安忍，曰莫己若，既蚩尤、智伯復見於今也。」太祖嘿然。拜先武陵太守。荊州平，先始為漢尚書，後為魏國尚書令。先甥同郡周不疑，字元直，零陵人。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，聰明敏達，太祖欲以女妻之，不疑不敢當。太祖愛子倉舒，夙有才智，謂可與不疑為儔。及倉舒卒，太祖心忌不疑，欲除之。文帝諫以為不可，太祖曰：「此人非汝所能駕禦也。」乃遣刺客殺之。摯虞文章志曰：不疑死時年十七，著文論四首。世語曰：表死後八十餘年，至晉太康中，表塚見發。表及妻身形如生，芳香聞數裏。

評曰：董卓狼戾賊忍，暴虐不仁，自書契已來，殆未之有也。英雄記曰：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，臨洮生卓而銅人毀；世有卓而大亂作，大亂作而卓身滅，抑有以也。袁術奢淫放肆，榮不終己，自取之也。臣松之以為桀、紂無道，秦、莽縱虐，皆多歷年所，然後眾惡乃著。董卓自竊權柄，至於隕斃，計其日月，未盈三周，而禍崇山嶽，毒流四海。其殘賊之性，寔豺狼不若。「書契未有」，斯言為當。但評既曰「賊忍」，又雲「不仁」，賊忍，不仁，於辭為重。袁術無毫芒之功，纖介之善，而倡狂于時，妄自尊立，固義夫之所扼腕，人鬼之所同疾。雖復恭儉節用，而猶必覆亡不暇，而評但雲「奢淫不終」，未足見其大惡。袁紹、劉表，咸有威容、器觀，知名當世。表跨蹈漢南，紹鷹揚河朔，然皆外寬內忌，好謀無決，有才而不能用，聞善而不能納，廢嫡立庶，舍禮崇愛，至於後嗣顛蹙，社稷傾覆，非不幸也。昔項羽背範增之謀，以喪其王業；紹之殺田豐，乃甚於羽遠矣！

魏書七 呂布（張邈）臧洪傳第七

呂布字奉先，五原郡九原人也。以驍武給並州。刺史丁原為騎都尉，屯河內，以布為主簿，大見親待。靈帝崩，原將兵詣洛陽。英雄記曰：原子建陽。本出自寒家，為人粗略，有武勇，善騎射。為南縣吏，受使不辭難，有警急，追寇虜，輒在其前。裁知書，少有吏用。與何進謀誅諸黃門，拜執金吾。進敗，董卓入京都，將為亂，欲殺原，並其兵眾。卓以布見信于原，誘布令殺原。布斬原首詣卓，卓以布為騎都尉，甚愛信之，誓為父子。

布便弓馬，膂力過人，號為飛將。稍遷至中郎將，封都亭侯。卓自以遇人無禮，恐人謀己，行止常以布自衛。然卓性剛而褊，忿不思難，嘗小失意，拔手戟擲布。布拳捷避之，詩曰：「無拳無勇，職為亂階。」注：「拳，力也。」為卓顧謝，卓意亦解。由是陰怨卓。卓常使布守中閤，布與卓侍婢私通，恐事發覺，心不自安。

先是，司徒王允以布州裏壯健，厚接納之。後布詣允，陳卓幾見殺狀。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，是以告布使為內應。布曰：「奈如父子何！」允曰：「君自姓呂，本非骨肉。今憂死不暇，何謂父子？」布遂許之，手刃刺卓。語在卓傳。允以布為（奮威）（奮武）將軍，假節，儀比三司，進封溫侯，共秉朝政。布自殺卓後，畏惡涼州人，涼州人皆怨。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

攻長安城。英雄記曰：郭汜在城北。布開城門，將兵就汜，言「且卻兵，但身決勝負」。汜、布乃獨共對戰，布以矛刺中汜，汜後騎遂前救汜，汜、布遂各兩罷。布不能拒，催等遂入長安。卓死後六旬，布亦敗。臣松之案英雄記曰：諸書，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，六月一日敗走，時又無閏，不及六旬。將數百騎出武關，欲詣袁術。

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，欲以德之。術惡其反覆，拒而不受。北詣袁紹，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。燕精兵萬餘，騎數千。布有良馬曰赤兔。曹瞞傳曰：時人語曰：「人中有呂布，馬中有赤兔。」常與其親近成廉、魏越等陷鋒突陳，遂破燕軍。而求益兵眾，將士鈔掠，紹患忌之。布覺其意，從紹求去。紹恐還為己害，遣壯士夜掩殺布，不獲。事露，布走河內，英雄記曰：布自以有功於袁氏，輕傲紹下諸將，以為擅相署置，不足貴也。布求還洛，紹假布領司隸校尉。外言當遣，內欲殺布。明日當發，紹遣甲士三十人，辭以送布。布使止於帳側，偽使人於帳中鼓箏。紹兵臥，布無何出帳去，而兵不覺。夜半兵起，亂斫布床被，謂為已死。明日，紹訊問，知布尚在，乃閉城門。布遂引去。與張楊合。紹令眾追之，皆畏布，莫敢逼近者。英雄記曰：楊及部曲諸將，皆受催、汜購募，共圖布。布聞之，謂楊曰：「布，卿州裏也。卿殺布，於卿弱。不如賣布，可極得汜、催爵寵。」楊於是外許汜、催，內實保護布。汜、催患之，更下大封詔書，以布為潁川太守。

張邈字孟卓，東平壽張人也。少以俠聞，振窮救急，傾家無愛，士多歸之。太祖、袁紹皆與邈友。辟公府，以高第拜騎都尉，遷陳留太守。董卓之亂，太祖與邈首舉義兵。汴水之戰，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。袁紹既為盟主，有驕矜色，邈正議責紹。紹使太祖殺邈，太祖不聽，責紹曰：「孟卓，親友也，是非當容之。今天下未定，不宜自相危也。」邈知之，益德太祖。太祖之征陶謙，敕家曰：「我若不還，往依孟卓。」後還，見邈，垂泣相對。其親如此。

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，過邈臨別，把手共誓。紹聞之，大恨。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己也，心不自安。興平元年，太祖復征謙，邈弟超，與太祖將陳宮、從事中郎許汜、王楷共謀叛太祖。宮說邈曰：「今雄傑並起，天下分崩，君以千里之眾，當四戰之地，撫劍顧眄，亦足以為人豪，而反制於人，不以鄙乎！今州軍東征，其處空虛，呂布壯士，善戰無前，若權迎之，共牧兗州，觀天下形勢，俟時事之變通，此亦縱橫之一時也。」邈從之。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，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兗州牧，據濮陽。郡縣皆應，唯鄆城、東阿、范為太祖守。太祖引軍還，與布戰於濮陽，太祖軍不利，相持百餘日。是時歲旱、蟲蝗、少谷，百姓相食，布東屯山陽。二年間，太祖乃盡復收諸城，擊破布於鉅野。布東奔劉備。英雄記曰：布見備，甚敬之，謂備曰：「我與卿同邊地人也。布見關東起兵，欲誅董卓。布殺卓東出，關東諸將無安布者，皆欲殺布耳。」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，令婦向拜，酌酒飲食，名備為弟。備見布語言無常，外然之而內不說。邈從布，留超將家屬屯雍丘。太祖攻圍數月，屠之，斬超及其家。邈詣袁術請救未至，自為其兵所殺。獻帝春秋曰：袁術議稱尊號，邈謂術曰：「漢據火德，絕而複揚，德澤豐流，誕生明公。公居軸處中，入則享于上席，出則為眾目之所屬，華、霍不能增其高，淵泉不能同其量，可謂巍巍蕩蕩，無與為貳。何為舍此而欲稱制？恐福不盈眚，禍將溢世。莊周之稱郊祭犧牛，養飼經年，衣以文繡，宰執鸞刀，以入廟門，當此之時，求為孤犢不可得也！」按本傳，邈詣術，未至而死。而此雲諫稱尊號，未詳孰是。

備東擊術，布襲取下邳，備還歸布。布遣備屯小沛。布自稱徐州刺史。英雄記曰：布初入徐州，書與袁術。術報書曰：「昔董卓作亂，破壞王室，禍害術門戶，術舉兵關東，未能屠裂卓。將軍誅卓，送其頭首，為術掃滅讎恥，使術明目於當世，死生不愧，其功一也。昔將金元休向兗州，甫詣（封部）（封丘），為曹操逆所拒破，流離迸走，幾至滅亡。將軍破兗州，術復明目於遐邇，其功二也。術生年已來，不聞天下有劉備，備乃舉兵與術對戰；術憑將軍威靈，得以破備，其功三也。將軍有三大功在術，術雖不敏，奉以生死。將軍連年攻戰，軍糧苦少，今送米二十萬斛，迎逢道路，非直此止，當駱驛複致；若兵器戰具，它所乏少，大小唯命。」布得書

大喜，遂造下邳。典略曰：元休名尚，京兆人也。尚與同郡韋休甫、第五文休俱著名，號為三休。尚，獻帝初為兗州刺史，東之郡，而太祖已臨兗州。尚南依袁術。術僭號，欲以尚為太尉，不敢顯言，私使人諷之，尚無屈意，術亦不敢強也。建安初，尚逃還，為術所害。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，天子嘉尚忠烈，為之咨嗟，詔百官弔祭，拜子瑋郎中，而日磾不與焉。英雄記曰：布水陸東下，軍到下邳西四十裏。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誼來詣布，言「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，益德殺豹，城中大亂，不相信。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門城內，聞將軍來東，大小踴躍，如複更生。將軍兵向城西門，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」。布遂夜進，晨到城下。天明，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。布于門上坐，步騎放火，大破益德兵，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。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，布將河內郝萌反，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，詣事閤外，同聲大呼攻閤，閤堅不得入。布不知反者為誰，直牽婦，科頭袒衣，相將從濶上排壁出，詣都督高順營，直排順門入。順問：「將軍有所隱不？」布言「河內兒聲」。順言「此郝萌也」。順即嚴兵入府，弓弩並射萌眾；萌眾亂走，天明還故營。萌將曹性反萌，與對戰，萌刺傷性，性斫萌一臂。順斫萌首，床輿性，送詣布。布問性，言「萌受袁術謀。」「謀者悉誰？」性言「陳宮同謀。」時宮在坐上，面赤，傍人悉覺之。布以宮大將，不問也。性言「萌常以此問，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，不可擊也，不意萌狂惑不止。」布謂性曰：「卿健兒也！」善養視之。創愈，使安撫萌故營，領其眾。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，備求救於布。布諸將謂布曰：「將軍常欲殺備，今可假手於術。」布曰：「不然。術若破備，則北連太山諸將，吾為在術圍中，不得不救也。」便嚴步兵千、騎二百，馳往赴備。靈等聞布至，皆斂兵不敢複攻。布於沛西南一裏安屯，遣鈴下請靈等，靈等亦請布共飲食。布謂靈等曰：「玄德，布弟也。弟為諸君所困，故來救之。布性不喜合鬥，但喜解鬥耳。」布令門候于營門中舉一隻戟，布言：「諸君觀布射戟小支，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，不中可留決鬥。」布舉弓射戟，正中小支。諸將皆驚，言「將軍天威也！」明日複歡會，然後各罷。

術欲結布為援，乃為子索布女，布許之。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，並求迎婦。沛相陳珪恐術、布成婚，則徐、揚合從，將為國難，於是往說布曰：「曹公奉迎天子，輔贊國政，威靈命世，將征四海，將軍宜與協同策謀，圖太山之安。今與術結婚，受天下不義之名，必有累卵之危。」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，女已在塗，追還絕婚，械送韓胤，梟首許市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，布不肯遣。會使者至，拜布左將軍。布大喜，即聽登往，並令奉章謝恩。英雄記曰：初，天子在河東，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。布軍無畜積，不能自致，遣使上書。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，封平陶侯。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，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，說起迎天子，當平定天下意，並詔書購捕公孫瓚、袁術、韓暹、楊奉等。布大喜，複遣使上書於天子曰：「臣本當迎大駕，知曹操忠孝，奉迎都許。臣前與操交兵，今操保傳陛下，臣為外將，欲以兵自隨，恐有嫌疑，是以待罪徐州，進退未敢自寧。」答太祖曰：「布獲罪之人，分為誅首，手命慰勞，厚見褒獎。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，布當以命為效。」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，齎詔書，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。太祖又手書與布曰：「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，國家無好金，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，國家無紫綬，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。將軍所使不良。袁術稱天子，將軍止之，而使不通章。朝廷信將軍，使複重上，以相明忠誠。」布乃遣登奉章謝恩，並以一好綬答太祖。登見太祖，因陳布勇而無計，輕於去就，宜早圖之。太祖曰：「布，狼子野心，誠難久養，非卿莫能究其情也。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，拜登廣陵太守。臨別，太祖執登手曰：「東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」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。

始，布因登求徐州牧，登還，布怒，拔戟斫幾曰：「卿父勸吾協同曹公，絕婚公路；今吾所求無一獲，而卿父子並顯重，為卿所賣耳！卿為吾言，其說雲何？」登不為動容，徐喻之曰：「登見曹公言：『待將軍譬如養虎，當飽其肉，不飽則將噬人。』公曰：『不如卿言也。譬如養鷹，饑則為用，飽則揚去。』其言如此。」布意乃解。

術怒，與韓暹、楊奉等連勢，遣大將張勳攻布。布謂珪曰：「今致術軍，卿之由也，為之奈

何？」珪曰：「暹、奉與術，卒合之軍耳，策謀不素定，不能相維持，子登策之，比之連雞，勢不俱棲，可解離也。」布用珪策，遣人說暹、奉，使與己並力共擊術軍，軍資所有，悉許暹、奉。於是暹、奉從之，勦大破敗。九州春秋載布與暹、奉書曰：「二將軍拔大駕來東，有元功於國，當書勦竹帛，萬世不朽。今袁術造逆，當共誅討，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？布有殺董卓之功，與二將軍俱為功臣，可因今共擊破術，建功於天下，此時不可失也。」暹、奉得書，即回計從布。布進軍，去勦等營百步，暹、奉兵同時併發，斬十將首，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。英雄記曰：布後又與暹、奉二軍向壽春，水陸並進，所過虜略。到鍾離，大獲而還。既渡淮北，留書與術曰：「足下恃軍強盛，常言猛將武士，欲相吞滅，每抑止之耳！布雖無勇，虎步淮南，一時之間，足下鼠竄壽春，無出頭者。猛將武士，為悉何在？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，天下之人安可盡誣？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間，造策者非布先唱也。相去不遠，可複相聞。」布渡畢，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，布騎皆于水北大哈笑之而還。時有東海蕭建為琅邪相，治莒，保城自守，不與布通。布與建書曰：「天下舉兵，本以誅董卓耳。布殺卓，來詣關東，欲求兵西迎大駕，光復洛京，諸將自還相攻，莫肯念國。布，五原人也，去徐州五千餘裏，乃在天西北角，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。莒與下邳相去不遠，宜當共通。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，縣縣自王也！昔樂毅攻齊，呼吸下齊七十餘城，唯莒、即墨二城不下，所以然者，中有田單故也。布雖非樂毅，君亦非田單，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。」建得書，即遣主簿齎箋上禮，貢良馬五匹。建尋為臧霸所襲破，得建資實。布聞之，自將步騎向莒。高順諫曰：「將軍躬殺董卓，威震夷狄，端坐顧盼，遠近自然畏服，不宜輕自出軍；如或不捷，損名非小。」布不從。霸畏布（引還）鈔暴，果登城拒守。布不能拔，引還下邳。霸後複與布和。

建安三年，布複叛為術，遣高順攻劉備於沛，破之。太祖遣夏侯惇救備，為順所敗。太祖自征布，至其城下，遺布書，為陳禍福。布欲降，陳宮等自以負罪深，沮其計。獻帝春秋曰：太祖軍至彭城。陳宮謂布：「宜逆擊之，以逸擊勞，無不克也。」布曰：「不如待其來攻，蹙著泗水中。」及太祖軍攻之急，布于白門樓上謂軍士曰：「卿曹無相困，我（自首當）（當自首）明公。」陳宮曰：「逆賊曹操，何等明公！今日降之，若卵投石，豈可得全也！」布遣人求救於術，（術）自將千餘騎出戰，敗走，還保城，不敢出。英雄記曰：布遣許汜、王楷告急於術。術曰：「布不與我女，理自當敗，何為複來相聞邪？」汜、楷曰：「明上今不救布，為自敗耳！布破，明上亦破也。」術時僭號，故呼為明上。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。布恐術為女不至，故不遣兵救也，以綿纏女身，縛著馬上，夜自送女出與術，與太祖守兵相觸，格射不得過，複還城。布欲令陳宮、高順守城，自將騎斷太祖糧道。布妻謂曰：「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。宮、順素不和，將軍一出，宮、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，如有蹉跌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？原將軍諦計之，無為宮等所誤也。妾昔在長安，已為將軍所棄，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，今不須顧妾也。」布得妻言，愁悶不能自決。魏氏春秋曰：陳宮謂布曰：「曹公遠來，勢不能久。若將軍以步騎出屯，為勢於外，宮將餘眾閉守於內，若向將軍，宮引兵而攻其背，若來攻城，將軍為救於外。不過旬日，軍食必盡，擊之可破。」布然之。布妻曰：「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，猶舍而來。今將軍厚公台不過於曹公，而欲委全城，捐妻子，孤軍遠出，若一旦有變，妾豈得為將軍妻哉！」布乃止。術亦不能救。布雖驍猛，然無謀而多猜忌，不能制禦其黨，但信諸將。諸將各異意自疑，故每戰多敗。太祖塹圍之三月，上下離心，其將侯成、宋憲、魏續縛陳宮，將其眾降。九州春秋曰：初，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，客悉驅馬去，向沛城，欲歸劉備。成自將騎逐之，悉得馬還。諸將合禮賀成，成釀五六斛酒，獵得十餘頭豬，未飲食，先持半豬五鬥酒自入詣布前，跪言：「聞蒙將軍恩，遂得所失馬，諸將來相賀，自釀少酒，獵得豬，未敢飲食，先奉上微意。」布大怒曰：「布禁酒，卿釀酒，諸將共飲食作兄弟，共謀殺布邪？」成大懼而去，棄所釀酒，還諸將禮。由是自疑，會太祖圍下邳，成遂領眾降。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。兵圍急，乃下降。遂生縛布，布曰：「縛太急，小緩之。」太祖曰：「縛虎不得不急也。」布請曰：「明公所患不過於布，今已服矣，天下不足憂。明公將步，令布將騎，則天下不足定也。」太祖有疑色。劉備進曰：「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！」太祖頷之。布因指備曰：「是兒最叵信者。」英雄記曰：布謂太祖曰：「布待諸將厚也，諸將臨急皆叛布耳。」太祖曰：「卿背妻，愛諸將婦，何以為厚？」布

默然。獻帝春秋曰：布問太祖：「明公何瘦？」太祖曰：「君何以識孤？」布曰：「昔在洛，會溫氏園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孤忘之矣。所以瘦，恨不早相得故也。」布曰：「齊桓舍射鉤，使管仲相；今使布竭股肱之力，為公前驅，可乎？」布縛急，謂劉備曰：「玄德，卿為坐客，我為執虜，不能一言以相寬乎？」太祖笑曰：「何不相語，而訴明使君乎？」意欲活之，命使寬縛。主簿王必趨進曰：「布，勅虜也。其眾近在外，不可寬也。」太祖曰：「本欲相緩，主簿複不聽，如之何？」於是縊殺布。布與宮、順等皆梟首送許，然後葬之。英雄記曰：順為人清白有威嚴，不飲酒，不受饋遺。所將七百餘兵，號為千人，鎧甲鬥具皆精練齊整，每所攻擊無不破者，名為陷陳營。順每諫布，言「凡破家亡國，非無忠臣明智者也，但患不見用耳。將軍舉動，不肯詳思，輒喜言誤，誤不可數也」。布知其忠，然不能用。布從郝萌反後，更疏順。以魏續有外內之親，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。及當攻戰，故令順將續所領兵，順亦終無恨意。

太祖之禽宮也，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？宮對曰：「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，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，老母在公，不在宮也。」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，嫁其女。魚氏典略曰：陳宮字公台，東郡人也。剛直烈壯，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。及天下亂，始隨太祖，後自疑，乃從呂布，為布畫策，布每不從其計。下邳敗，軍士執布及宮，太祖皆見之，與語平生，故布有求活之言。太祖謂宮曰：「公台，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，今竟何如？」宮顧指布曰：「但坐此人不從宮言，以至於此。若其見從，亦未必為禽也。」太祖笑曰：「今日之事當雲何？」宮曰：「為臣不忠，為子不孝，死自分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卿如是，奈卿老母何？」宮曰：「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，老母之存否，在明公也。」太祖曰：「若卿妻子何？」宮曰：「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，妻子之存否，亦在明公也。」太祖未復言。宮曰：「請出就戮，以明軍法。」遂趨出，不可止。太祖泣而送之，宮不還顧。宮死後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。

陳登者，字元龍，在廣陵有威名。又掎角呂布有功，加伏波將軍，年三十九卒。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，表與備共論天下人，汜曰：「陳元龍湖海之士，豪氣不除。」備謂表曰：「許君論是非？」表曰：「欲言非，此君為善士，不宜虛言；欲言是，元龍名重天下。」備問汜：「君言豪，寧有事邪？」汜曰：「昔遭亂過下邳，見元龍。元龍無客主之意，久不相與語，自上大床臥，使客臥下床。」備曰：「君有國士之名，今天下大亂，帝主失所，望君憂國忘家，有救世之意，而君求田問舍，言無可采，是元龍所諱也，何緣當與君語？如小人，欲臥百尺樓上，臥君於地，何但上下床之間邪？」表大笑。備因言曰：「若元龍文武膽志，當求之於古耳，造次難得比也。」先賢行狀曰：登忠亮高爽，沈深有大略，少有扶世濟民之志。博覽載籍，雅有文藝，舊典文章，莫不貫綜。年二十五，舉孝廉，除東陽長，養耆育孤，視民如傷。是時，世荒民饑，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，乃巡土田之宜，盡鑿溉之利，粳稻豐積。奉使到許，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，令陰合眾以圖呂布。登在廣陵，明審賞罰，威信宣佈。海賊薛州之群萬有餘戶，束手歸命。未及期年，功化以就，百姓畏而愛之。登曰：「此可用矣。」太祖到下邳，登率郡兵為軍先驅。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，布乃質執登三弟，欲求和同。登執意不撓，進圍日急。布刺奸張弘，懼於後累，夜將登三弟出就登。布既伏誅，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，甚得江、淮間歡心，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。孫策遣軍攻登于匡琦城。賊初到，旌甲覆水，群下鹹以今賊眾十倍於郡兵，恐不能抗，可引軍避之，與其空城。水人居陸，不能久處，必尋引去。登厲聲曰：「吾受國命，來鎮此土。昔馬文淵之在斯位，能南平百越，北滅群狄，吾既不能遏除凶慝，何逃寇之為邪！吾其出命以報國，仗義以整亂，天道與順，克之必矣。」乃閉門自守，示弱不與戰，將士銜聲，寂若無人。登乘城望形勢，知其可擊。乃申令將士，宿整兵器，昧爽，開南門，引軍詣賊營，步騎鈔其後。賊周章，方結陳，不得還船。登手執軍鼓，縱兵乘之，賊遂大破，皆棄船逃走。登乘勝追奔，斬虜以萬數。賊忿喪軍，尋復大興兵向登。登以兵不敵，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。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，令多取柴薪，兩束一聚，相去十步，縱橫成行，令夜俱起火，火然其聚。城上稱慶，若大軍到。賊望火驚潰，登勒兵追奔，斬首萬級。遷登為東城太守。廣陵吏民佩其恩德，共拔郡隨登，老弱繼負而追之。登曉語令還，曰：「太守在卿郡，頻致吳寇，幸而克濟。諸卿何患無令君乎？」孫權遂跨有江外。太祖每臨大江而歎，恨不早用陳元龍計，而令

封豕養其爪牙。文帝追美登功，拜登息肅為郎中。

臧洪字子源，廣陵射陽人也。父旻，曆匈奴中郎將、中山、太原太守，所在有名。謝承後漢書曰：旻有幹事才，達於從政，為漢良吏。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，除盧奴令，冀州舉尤異，遷揚州刺史、丹楊太守。是時邊方有警，羌、胡出寇，三府舉能，遷旻匈奴中郎將。討賊有功，徵拜議郎，還京師。見太尉袁逢，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、風俗、人物、種數。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，後分為五十五，稍散至百餘國；其國大小，道裏近遠，人數多少，風俗燥濕，山川、草木、鳥獸、異物名種，不與中國同者，悉口陳其狀，手畫地形。逢奇其才，歎息言：「雖班固作西域傳，何以加此？」旻轉拜長水校尉，終太原太守。洪體貌魁梧，有異於人，舉孝廉為郎。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；琅邪趙昱為莒長，東萊劉繇下邑長，東海王朗菑丘長，洪即丘長。靈帝末，棄官還家，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。

董卓殺帝，圖危社稷，洪說超曰：「明府曆世受恩，兄弟並據大郡，今王室將危，賊臣未梟，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命之秋也。今郡境尚全，吏民殷富，若動枹鼓，可得二萬人，以此誅除國賊，為天下倡先，義之大者也。」超然其言，與洪西至陳留，見兄邈計事。邈亦素有心，會於酸棗，邈謂超曰：「聞弟為郡守，政教威恩，不由己出，動任臧洪，洪者何人？」超曰：「洪才略智數優超，超甚愛之，海內奇士也。」邈即引見洪，與語大異之。致之于劉兗州公山、孔豫州公緒，皆與洪親善。乃設壇場，方共盟誓，諸州郡更相讓，莫敢當，咸共推洪。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：「漢室不幸，皇綱失統，賊臣董卓乘釁縱害，禍加至尊，虐流百姓，大懼淪喪社稷，翦覆四海。兗州刺史岱、豫州刺史佃、陳留太守邈、東郡太守瑁、廣陵太守超等，糾合義兵，並赴國難。凡我同盟，齊心戮力，以致臣節，殞首喪元，必無二志。有渝此盟，俾墜其命，無克遺育。皇天后土，祖宗明靈，實皆鑒之！」洪辭氣慷慨，涕泣橫下，聞其言者，雖卒伍廝養，莫不激揚，人思致節。臣松之案：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。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，皆非事實。表保據江、漢，身未嘗出境，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？頃之，諸軍莫適先進，而食盡眾散。

紹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，值公孫瓚之難，至河間，遇幽、冀二州交兵，使命不達。而袁紹見洪，又奇重之，與結分合好。會青州刺史焦和卒，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。九州春秋曰：初平中，焦和為青州刺史。是時英雄並起，黃巾寇暴，和務及同盟，俱入京畿，不暇為民保障，引軍逾河而西。未久而袁、曹二公卓將戰于滎陽，敗績。黃巾遂廣，屠裂城邑。和不能禦，然軍器尚利，戰士尚眾，而耳目偵邏不設，恐動之言妄至，望寇奔走，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。欲作陷冰丸沈河，令賊不得渡，禱祈群神，求用兵必利，耆筮常陳於前，巫祝不去於側；入見其清談幹雲，出則渾亂，命不可知。州遂蕭條，悉為丘墟也。洪在州二年，群盜奔走。紹歎其能，徙為東郡太守，治東武陽。

太祖圍張超於雍丘，超言：「唯恃臧洪，當來救吾。」眾人以為袁、曹方睦，而洪為紹所用，必不敗好招禍，遠來赴此。超曰：「子源，天下義士，終不背本者，但恐見禁制，不相及逮耳。」洪聞之，果徒跣號泣，並勒所領兵，又從紹請兵馬，求欲救超，而紹終不聽許。超遂族滅。洪由是怨紹，絕不與通。紹興兵圍之，歷年不下。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，喻以禍福，責以恩義。洪答曰：隔閭相思，發於寤寐。幸相去步武之間耳，而以趣舍異規，不得相見，其為愴恨，可為心哉！前日不遺，比辱雅貺，述敘禍福，公私切至。所以不即奉答者，既學薄才鈍，不足塞詰；亦以吾子攜負側室，息肩主人，家在東州，僕為仇敵。以是事人，雖披中情，墮肝膽，猶身疏有罪，言甘見怪，方首尾不救，何能恤人？且以子之才，窮該典籍，豈將聞于大道，不達餘趣哉！然猶復云云者，僕以是知足下之言，信不由衷，將以救禍也。必欲算計長短，辯論是非，是非之論，言滿天下，陳之更不明，不言無所損。又言傷告絕之義，非吾所忍行也，是以捐棄紙筆，一無所答。亦冀遙付其心，知其計定，不復渝變也。重獲來命，援引古今，紛紜六紙，雖欲不言，焉得已哉！僕小人也，本因行役，寇竊大州，恩深分厚，甯樂今日自還接刃！

每登城勒兵，望主人之旗鼓，感故友之周旋，撫弦擣矢，不覺流涕之覆面也。何者？自以輔佐主人，無以為悔。主人相接，過絕等倫。當受任之初，自謂究竟大事，共尊王室。豈悟天子不悅，本州見侵，郡將違牖裏之厄，陳留克創兵之謀，謀計棲遲，喪忠孝之名，杖策攜背，虧交友之分。揆此二者，與其不得已，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，輕重殊塗，親疏異畫，故便收淚告絕。若使主人少垂故人，住者側席，去者克己，不汲汲于離友，信刑戮以自輔，則僕抗季割之志，不為今日之戰矣。何以效之？昔張景明親登壇啖血，奉辭奔走，卒使韓牧讓印，主人得地；然後但以拜章朝主，賜爵獲傳之故，旋時之間，不蒙觀過之貸，而受夷滅之禍。臣松之案英雄記云：「袁紹使張景明、郭公則、高元才等說韓馥，使讓冀州。」然馥之讓位，景明亦有其功。其餘之事未詳。呂奉先討卓來奔，請兵不獲，告去何罪？復見斫刺，濱於死亡。劉子琪奉使逾時，辭不獲命，畏威懷親，以詐求歸，可謂有志忠孝，無損霸道者也；然輒僵斃麾下，不蒙虧除。臣松之案：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：「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，勳仍有效，而以小忿枉害於勳，紹罪七也。」疑此是子璜也。僕雖不敏，又素不能原始見終，睹微知著，竊度主人之心，豈謂三子

宜死，罰當刑中哉？實且欲一統山東，增兵討讎，懼戰士狐疑，無以沮勸，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，慕義者蒙榮，待放者被戮，此乃主人之利，非游士之原也。故僕鑒戒前人，困窮死戰。僕雖下愚，亦嘗聞君子之言矣。此實非吾心也。乃主人招焉。凡吾所以背棄國民，用命此城者，正以君子之違，不適敵國故也。是以獲罪主人，見攻逾時，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，無乃辭同趨異，非君子所為休戚者哉！吾聞之也，義不背親，忠不違君，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，中扶郡將以安社稷，一舉二得以徼忠孝，何以為非？而足下欲吾輕本破家，均君主人。主人之於我也，年為吾兄，分為篤友，道乖告去，以安君親，可謂順矣。若子之言，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，不當號哭於秦庭矣。苟區區於攘患，不知言乖乎道理矣。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，救兵未至，感婚姻之義，惟平生之好，以屈節而苟生，勝守義而傾覆也。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，南史不曲筆以求生，故身著圖像，名垂後世，況僕據金城之固，驅士民之力，散三年之畜，以為一年之資，匡困補乏，以悅天下，何圖築室反耕哉！但懼秋風揚塵，伯珪馬首南向，張楊、飛燕，膂力作難，北鄙將告倒縣之急，股肱奏乞歸之誠耳。主人當鑒我曹輩，反旌退師，治兵鄴垣，何宜久辱盛怒，暴威於吾城下哉？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，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！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。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，光武創基兆於綠林，卒能龍飛中興，以成帝業，苟可輔主興化，夫何嫌哉！況僕親奉璽書，與之從事。行矣孔璋！足下徼利於境外，臧洪授命於君親；吾子託身於盟主，臧洪策名於長安。子謂餘身死而名滅，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，悲哉！本同而未離，努力努力，夫復何言！

紹見洪書，知無降意，增兵急攻。城中糧穀以盡，外無強救，洪自度必不免，呼吏士謂曰：「袁氏無道，所圖不軌，且不救洪郡將。洪於大義，不得不死，今諸君無事空與此禍！可先城未敗，將妻子出。」將吏士民皆垂泣曰：「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，今為本朝郡將之故，自致殘困，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！」初尚掘鼠煮筋角，後無可複食者。主簿啟內廚米三鬥，請中分稍以為糜粥，洪歎曰：「獨食此何為！」使作薄粥，眾分歡之，殺其愛妾以食將士。將士鹹流涕，無能仰視者。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，莫有離叛。

城陷，紹生執洪。紹素親洪，盛施幃幔，大會諸將見洪，謂曰：「臧洪，何相負若此！今日服未？」洪據地瞋目曰：「諸袁事漢，四世五公，可謂受恩。今王室衰弱，無扶翼之意，欲因際會，希冀非望，多殺忠良以立奸威。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，則洪府君亦宜為弟，同共戮力，為國除害，何為擁眾觀人屠滅！惜洪力劣，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，何謂服乎！」紹本愛洪，意欲令屈服，原之；見洪辭切，知終不為己用，乃殺之。徐眾三國評曰：洪敦天下名義，救舊君之危，其恩足以感人情，義足以勵薄俗。然袁亦知己親友，致位州郡，雖非君臣，且實盟主，既受其命，義不應貳。袁、曹方睦，夾輔王室，呂布反覆無義，志在逆亂，而邈、超擅立布為州牧，其於王法，乃一罪人也。曹公討之，袁氏弗救，未為非理也。洪本不當就袁請兵，又不當還為怨讎。為洪計者，苟力所不足，可奔他國以求赴救，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，則宜徐更觀釁，效

死於超。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，身死殄民，功名不立，良可哀也！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，親慕洪，隨洪為東郡丞；城未敗，洪遣出。紹令在坐，見洪當死，起謂紹曰：「將軍舉大事，欲為天下除暴，而專先誅忠義，豈合天意！臧洪發舉為郡將，奈何殺之！」紹慚，左右使人牽出，謂曰：「汝非臧洪儔，空複爾為！」容顧曰：「夫仁義豈有常，蹈之則君子，背之則小人。今日甯與臧洪同日而死，不與將軍同日而生！」複見殺。在紹坐者無不歎息，竊相謂曰：「如何一日殺二烈士！」先是，洪遣司馬二人出，求救于呂布；比還，城已陷，皆赴敵死。

評曰：呂布有虓虎之勇，而無英奇之略，輕狡反覆，唯利是視。自古及今，未有若此不夷滅也。昔漢光武謬於龐萌，近魏太祖亦蔽于張邈。知人則哲，唯帝難之，信矣！陳登、臧洪並有雄氣壯節，登降年夙隕，功業未遂，洪以兵弱敵強，烈志不立，惜哉！

魏書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

公孫瓚字伯珪，遼西令支人也。令音郎定反。支音其兒反。為郡門下書佐。有姿儀，大音聲，侯太守器之，以女妻焉，典略曰：瓚性辯慧，每白事不肯稍入，常總說數曹事，無有忘誤，太守奇其才。遣詣涿郡盧植讀經。後複為郡吏。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，瓚為禦車，身執徒養。及劉徙日南，瓚具米肉，於北芒上祭先人，舉觴祝曰：「昔為人子，今為人臣，當詣日南。日南瘴氣，或恐不還，與先人辭於此。」再拜慷慨而起，時見者莫不歎歔。劉道得赦還。瓚以孝廉為郎，除遼東屬國長史。嘗從數十騎出行塞，見鮮卑數百騎，瓚乃退入空亭中，約其從騎曰：「今不沖之，則死盡矣。」瓚乃自持矛，兩頭施刃，馳出刺胡，殺傷數十人，亦亡其從騎半，遂得免。鮮卑慙艾，後不敢複入塞。遷為涿令。光和中，涼州賊起，發幽州突騎三千人，假瓚都督行事，傳使將之。軍到薊中，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，劫略薊中，自號將軍，九州春秋曰：純自號彌天將軍、安定王。略吏民攻右北平、遼西屬國諸城，所至殘破。瓚將所領，追討純等有功，遷騎都尉。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。遷中郎將，封都亭侯，進屯屬國，與胡相攻擊五六年。丘力居等鈔略青、徐、幽、冀，四州被其害，瓚不能禦。

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，昔為幽州刺史，恩信流著，戎狄附之，若使鎮撫，可不勞眾而定，乃以劉虞為幽州牧。吳書曰：虞，東海恭王之後也。遭世衰亂，又與時主疏遠，仕縣為戶曹吏。以能治身奉職，召為郡吏，以孝廉為郎，累遷至幽州刺史，轉甘陵相，甚得東土戎狄之心。後以疾歸家，常降身隱約，與邑黨州閭同樂共恤，等齊有無，不以名位自殊，鄉曲咸共宗之。時鄉曲有所訴訟，不以詣吏，自投虞平之；虞以情理為之論判，皆大小敬從，不以為恨。嘗有失牛者，骨體毛色，與虞牛相似，因以為是，虞便推與之；後主自得本牛，乃還謝罪。會甘陵複亂，吏民思虞治行，複以為甘陵相，甘陵大治。徵拜尚書令、光祿勳，以公族有禮，更為宗正。英雄記曰：虞為博平令，治正推平，高尚純樸，境內無盜賊，災害不生。時鄰縣接壤，蝗蟲為害，至博平界，飛過不入。魏書曰：虞在幽州，清靜儉約，以禮義化民。靈帝時，南宮災，吏遷補州郡者，皆責助治宮錢，或一千萬，或二千萬，富者以私財辦，或發民錢以備之，貧而清慎者，無以充調，或至自殺。靈帝以虞清貧，特不使出錢。虞到，遣使至胡中，告以利害，責使送純首。丘力居等聞虞至，喜，各遣譯自歸。瓚害虞有功，乃陰使人微殺胡使。胡知其情，間行詣虞。虞上罷諸屯兵，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。純乃棄妻子，逃入鮮卑，為其客王政所殺，送首詣虞。封政為列侯。虞以功即拜太尉，封襄贲侯。英雄記曰：虞讓太尉，因薦衛尉趙謨、益州牧劉焉、豫州牧黃琬、南陽太守羊續，並任為公。會董卓至洛陽，遷虞大司馬，瓚奮武將軍，封薊侯。

關東義兵起，卓遂劫帝西遷，徵虞為太傅，道路隔塞，信命不得至。袁紹、韓馥議，以為少帝制於奸臣，天下無所歸心。虞，宗室知名，民之望也，遂推虞為帝。遣使詣虞，虞終不肯受。紹等複勸虞領尚書事，承制封拜，虞又不聽，然猶與紹等連和。九州春秋曰：紹、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，使即尊號。虞厲聲呵岐曰：「卿敢出此言乎！忠孝之道，既不能濟。

孤受國恩，天下擾亂，未能竭命以除國恥，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，援迎幼主，而乃妄造逆謀，欲塗汙忠臣邪！」吳書曰：馥以書與袁術，雲帝非孝靈子，欲依絳、灌誅廢少主，迎立代王故事；稱虞功德治行，華夏少二，當今公室枝屬，皆莫能及。又雲：「昔光武去定王五世，以大司馬領河北，耿弇、馮異勸即尊號，卒代更始。今劉公自恭王枝別，其數亦五，以大司馬領幽州牧，此其與光武同。」是時有四星會於箕尾，馥稱識雲神人將在燕分。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，文曰「虞為天子」。又見兩日出於代郡，謂虞當代立。紹又別書報術。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，不利國家有長主，外託公義以答拒之。紹亦使人私報虞，虞以國有正統，非人臣所宜言，固辭不許；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，紹等乃止。虞於是奉職脩貢，愈益恭肅；諸外國羌、胡有所貢獻，道路不通，皆為傳送，致之京師。虞子和為侍中，在長安。天子思東歸，使和偽逃卓，潛出武關詣虞，令將兵來迎。和道經袁術，為說天子意。術利虞為援，留和不遣，許兵至俱西，令和為書與虞。虞得和書，乃遣數千騎詣和。瓚知術有異志，不欲遣兵，止虞，虞不可。瓚懼術聞而怨之，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，而陰教術執和，奪其兵。由是虞、瓚益有隙。和逃術來北，複為紹所留。

是時，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，紹使周昂奪其處。術遣越與堅攻昂，不勝，越為流矢所中死。瓚怒曰：「余弟死，禍起於紹。」遂出軍屯磐河，將以報紹。紹懼，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范，遣之郡，欲以結援。範遂以勃海兵助瓚，破青、徐黃巾，兵益盛；進軍界橋。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：「臣聞皇、義以來，始有君臣上下之事，張化以導民，刑罰以禁暴。今行車騎將軍袁紹，託其先軌，寇竊人爵，既性暴亂，厥行淫穢。昔為司隸校尉，會值國家喪禍之際，太后承攝，何氏輔政，紹專為邪媚，不能舉直，至令丁原焚燒孟津，招來董卓，造為亂根，紹罪一也。卓既入雒而主見質，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，而棄置節傳，逆竄逃亡，忝辱爵命，背上不忠，紹罪二也。紹為勃海太守，默選戎馬，當攻董卓，不告父兄，至使太傅門戶，太僕母子，一旦而斃，不仁不孝，紹罪三也。紹既興兵，涉曆二年，不恤國難，廣自封殖，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，割剝富室，收考責錢，百姓籲嗟，莫不痛怨，紹罪四也。韓馥之迫，竊其虛位，矯命詔恩，刻金印玉璽，每下文書，皁囊施檢，文曰「詔書一封，邴鄉侯印」。邴，口浪反。昔新室之亂，漸以即真，今紹所施，擬而方之，紹罪五也。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，財貨賂遺，與共飲食，克期會合，攻鈔郡縣，此豈大臣所當宜為？紹罪六也。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，勳仍有效，又降伏張楊，而以小忿枉害于勳，信用讒慝，殺害有功，紹罪七也。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、故甘陵相姚貢，橫責其錢，錢不備畢，二人並命，紹罪八也。春秋之義，子以母貴。紹母親為婢使，紹實微賤，不可以為人後，以義不宜，乃據豐隆之重任，忝汗王爵，損辱袁宗，紹罪九也。又長沙太守孫堅，前領豫州刺史，驅走董卓，掃除陵廟，其功莫大；紹令周昂盜居其位，斷絕堅糧，令不得入，使卓不被誅，紹罪十也。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，雲紹非術類也。紹之罪戾，雖南山之竹不能載。昔姬周政弱，王道陵遲，天子遷都，諸侯背叛，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，晉文為踐土之會，伐荊楚以致菁茅，誅曹、衛以彰無禮。臣雖闖茸，名非先賢，蒙被朝恩，當此重任，職在鈇鉞，奉辭伐罪，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。若事克捷，罪人斯得，庶續桓、文忠誠之效，攻戰形狀，前後續上。」遂舉兵與紹對戰，紹不勝。以嚴綱為冀州，田楷為青州，單經為兗州，置諸郡縣。紹軍廣川，令將鞠義先登與瓚戰，生禽綱。瓚軍敗走勃海，與範俱還薊，於大城東南築小城，與虞相近，稍相恨望。

虞懼瓚為變，遂舉兵襲瓚。虞為瓚所敗，出奔居庸。瓚攻拔居庸，生獲虞，執虞還薊。會卓死，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，督六州；瓚遷前將軍，封易侯。瓚誣虞欲稱尊號，脅訓斬虞。魏氏春秋曰：初，劉虞和輯戎狄，瓚以胡夷難禦，當因不實而討之，今加財賞，必益輕漠，效一時之名，非久長深慮。故虞所賞賜，瓚輒鈔奪。虞數請會，稱疾不往。至是戰敗，虞欲討之，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。攸曰：「今天下引領，以公為歸，謀臣爪牙，不可無也。瓚，文武才力足恃，雖有小惡，固宜容忍。」乃止。後一年，攸病死。虞又與官屬議，密令眾襲瓚。瓚部曲放散在外，自懼敗，掘東城門欲走。虞兵無部伍，不習戰，又愛民屋，敕令勿燒。故瓚得放火，因以精銳衝突。虞眾大潰，奔居庸城。瓚攻及家屬以還，殺害州府，衣冠善士殆盡。典略曰：

瓚曝虞于市而祝曰：「若應為天子者，天當降雨救之。」時盛暑，竟日不雨，遂殺虞。英雄記曰：虞之見殺，故常山相孫瑾、掾張逸、張瓚等忠義憤發，相與就虞，罵瓚極口，然後同死。瓚上訓為幽州刺史。瓚遂驕矜，記過忘善，多所賊害。英雄記曰：瓚統內外，衣冠子弟有材秀者，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。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，皆自以為職當得之，不謝人善也。」所寵遇驕恣者，類多庸兒，若故卜數師劉緯台、販繒李移子、賈人樂何當等三人，與之定兄弟之誓，自號為伯，謂三人者為仲叔季，富皆巨億，或取其女以配己子，常稱古者曲周、灌嬰之屬以譬也。虞從事漁陽鮮于輔、齊周、騎都尉鮮於銀等，率州兵欲報瓚，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，共推柔為烏丸司馬。柔招誘烏丸、鮮卑，得胡、漢數萬人，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，大破之，斬丹。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，將兵與輔合擊瓚。瓚軍數敗，乃走還易京固守。英雄記曰：先是有童謠曰：「燕南垂，趙北際，中央不合大如礪，惟有此中可避世。」瓚以易當之，乃築京固守。瓚別將有為敵所圍，義不救也。其言曰：「救一人，使後將恃救不力戰；今不救此，後將當念在自勉。」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，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，又知必不見救，是以或以自殺其將帥，或為紹兵所破，遂令紹軍徑至其門。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，無不皆驗；至如此記，似若無徵。謠言之作，蓋令瓚終始保易，無事遠略。而瓚因破黃巾之威，意志張遠，遂置三州刺史，圖滅袁氏，所以致敗也。為圍塹十重，於塹裏築京，皆高五六丈，為樓其上；中塹為京，特高十丈，自居焉，積谷三百萬斛。英雄記曰：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，樓以千計。

瓚作鐵門，居樓上，屏去左右，婢妾侍側，汲上文書。瓚曰：「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，今日視之，非我所決，不如休兵，力田畜穀。兵法，百樓不攻。今吾樓櫓千重，食盡此穀，足知天下之事矣。」欲以此弊紹。紹遣將攻之，連年不能拔。漢晉春秋曰：袁紹與瓚書曰：「孤與足下，既有前盟舊要，申以討亂之誓，愛過夷、叔，分著丹青，謂為旅力同軌，足踵齊、晉，故解印釋綬，以北帶南，分割膏腴，以奉執事，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？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，尋禍亡之險蹤，輟而改慮，以好易怨，盜遣士馬，犯暴豫州。始聞甲卒在南，親臨戰陳，懼於飛矢迸流，狂刃橫集，以重足下之禍，徒增孤（子）之咎釁也，故為薦書懇惻，冀可改悔。而足下超然自逸，矜其威詐，謂天罔可吞，英雄可滅，果令貴弟殞于鋒刃之端。斯言猶在於耳，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，克心罪己，苟欲逞其無疆之怒，不顧逆順之津，匿怨害民，聘於餘躬。遂躍馬控弦，處我疆土，毒遍生民，辜延白骨。孤辭不獲已，以登界橋之役。是時足下兵氣霆震，駿馬電發；僕師徒望合，機械不嚴，強弱殊科，眾寡異論，假天之助，小戰大克，遂陵躡奔背，因壘館穀，此非天威棐諶，福豐有禮之符表乎？足下志猶未厭，乃復糾合餘燼，率我蟬賊，以焚熱勃海。孤又不獲寧，用及龍河之師。羸兵前誘，大軍未濟，而足下膽破眾散，不鼓而敗，兵眾擾亂，君臣並奔。此又足下之為，非孤之咎也。自此以後，禍隙彌深，孤之師旅，不勝其忿，遂至積屍為京，頭顱滿野，潛彼無辜，未嘗不慨然失涕也。後比得足下書，辭意婉約，有改往脩來之言。僕既欣於舊好克復，且潛兆民之不寧，每輒引師南駕，以順簡書。弗盈一時，而北邊羽檄之文，未嘗不至。孤是用痛心疾首，靡所錯情。夫處三軍之帥，當列將之任，宜令怒如嚴霜，喜如時雨，臧否好惡，坦然可觀。而足下二三其德，強弱易謀，急則曲躬，緩則放逸，行無定端，言無質要，為壯士者固若此乎！既乃殘殺老弱，幽土憤怨，眾叛親離，孑然無黨。又烏丸、濊貊，皆足下同州，僕與之殊俗，各奮迅激怒，爭為鋒銳；又東西鮮卑，舉踵來附。此非孤德所能招，乃足下驅而致之也。夫當荒危之世，處干戈之險，內違同盟之誓，外失戎狄之心，兵興州壤，禍發蕭牆，將以定霸，不亦難乎！前以西山陸梁，出兵平討，會麴義餘殘，畏誅逃命，故遂住大軍，分兵撲蕩，此兵孤之前行，乃界橋搃旗拔壘，先登制敵者也。始聞足下鑄金紆紫，命以元帥，謂當因茲奮發，以報孟明之恥，是故戰夫引領，竦望旌旆，怪遂含光匿影，寂爾無聞，卒臻屠滅，相為惜之。夫有平天下之怒，希長世之功，權禦師徒，帶養戎馬，叛者無討，服者不收，威懷並喪，何以立名？今舊京克復，天罔雲補，罪人斯亡，忠幹翼化，華夏儼然，望於穆之作，將戢干戈，放散牛馬，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，保軍內之廣，甘惡名以速朽，亡令德之久長？壯而籌之，非良策也。宜釋憾除嫌，敦我舊好。若斯言之玷，皇天是聞。」瓚不答，而增脩戎備。謂關靖曰：「當今四方虎爭，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。袁本初其若我何！」建安四年，

屠滅，相為惜之。夫有平天下之怒，希長世之功，權禦師徒，帶養戎馬，叛者無討，服者不收，威懷並喪，何以立名？今舊京克復，天罔雲補，罪人斯亡，忠幹翼化，華夏儼然，望於穆之作，將戢干戈，放散牛馬，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，保軍內之廣，甘惡名以速朽，亡令德之久長？壯而籌之，非良策也。宜釋憾除嫌，敦我舊好。若斯言之玷，皇天是聞。」瓚不答，而增脩戎備。謂關靖曰：「當今四方虎爭，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。袁本初其若我何！」建安四年，

紹悉軍圍之。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，複欲自將突騎直出，傍西南山，擁黑山之眾，陸梁冀州，橫斷紹後。長史關靖說瓚曰：「今將軍將士，皆已土崩瓦解，其所以能相支持者，顧戀其居處老小，以將軍為主耳。將軍堅守曠日，袁紹要當自退；自退之後，四方之眾必複可合也。若將軍今舍之而去，軍無鎮重，易京之危，可立待也。將軍失本，孤在草野，何所成邪！」瓚遂止不出。英雄記曰：關靖字士起，太原人。本酷吏也，諂而無大謀，特為瓚所信幸。救至，欲內外擊紹。遣人與子書，刻期兵至，舉火為應。典略曰：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：「袁氏之攻，似若神鬼，鼓角鳴於地中，梯冲舞吾樓上。日窮月蹙，無所聊賴。汝當碎首於張燕，速致輕騎，到者當起烽火於北，吾當從內出。不然，吾亡之後，天下雖廣，汝欲求安足之地，其可得乎！」獻帝春秋曰：瓚夢薊城崩，知必敗，乃遣間使與續書。紹侯者得之，使陳琳更其書曰：「蓋聞在昔袁周之世，僵尸流血，以為不然，豈意今日身當其冲！」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。紹侯者得其書，如期舉火。瓚以為救兵至，遂出欲戰。紹設伏擊，大破之，複還守。紹為地道，突壞其樓，稍至中京。英雄記曰：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，穿穴其樓下，稍稍施木柱之，度足達半，便燒所施之柱，樓輒傾倒。瓚自知必敗，盡殺其妻子，乃自殺。漢晉春秋曰：關靖曰：「吾聞君子陷人於危，必同其難，豈可獨生乎！」乃策馬赴紹軍而死。紹悉送其首於許。

鮮於輔將其眾奉王命。以輔為建忠將軍，督幽州六郡。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，遷護烏丸校尉。而輔身詣太祖，拜左度遼將軍，封亭侯，遣還鎮撫本州。魏略曰：輔從太祖於官渡。袁紹破走，太祖喜，顧謂輔曰：「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，孤自視忽然耳，而今克之。此既天意，亦二三子之力。」太祖破南皮，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，從征三郡烏丸，以功封關內侯。魏略曰：太祖甚愛閻柔，每謂之曰：「我視卿如子，亦欲卿視我如父也。」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，如兄弟。輔亦率其眾從。文帝踐阼，拜輔虎牙將軍，柔度遼將軍，皆進封縣侯。位特進。

陶謙字恭祖，丹楊人。吳書曰：謙父，故餘姚長。謙少孤，始以不羈聞於縣中。年十四，猶綴帛為幡，乘竹馬而戲，邑中兒童皆隨之。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，見其容貌，異而呼之，住車與語，甚悅，因許妻以女。甘公夫人聞之，怒曰：「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，如何以女許之？」公曰：「彼有奇表，長必大成。」遂妻之。少好學，為諸生，仕州郡，舉茂才，除廬令，吳書曰：謙性剛直，有大節，少察孝廉，拜尚書郎，除舒令。郡守張磐，同郡先輩，與謙父友，意殊親之，而謙恥為之屈。與眾還城，因以公事進見，坐罷，磐常私還入，與謙飲宴，或拒不為留。常以舞屬謙，謙不為起，固強之；及舞，又不轉。磐曰：「不當轉邪？」曰：「不可轉，轉則勝人。」由是不樂，卒以構隙。謙在官清白，無以糾舉，祠靈星，有贏錢五百，欲以臧之。謙委官而去。遷幽州刺史，徵拜議郎，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，西討韓遂。吳書曰：會西羌寇邊，皇甫嵩為征西將軍，表請武將。召拜謙揚武都尉，與嵩征羌，大破之。後邊章、韓遂為亂，司空張溫銜命征討；又請謙為參軍事，接遇甚厚，而謙輕其行事，心懷不服。及軍罷還，百寮高會，溫屬謙行酒，謙眾辱溫。溫怒，徙謙於邊。或說溫曰：「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，一朝以醉飲過失，不蒙容貸，遠棄不毛，厚德不終，四方人士安所歸望！不如釋憾除恨，克復初分，於以遠聞德美。」溫然其言，乃追還謙。謙至，或又謂謙曰：「足下輕辱三公，罪自己作，今蒙釋宥，德莫厚矣；宜降志卑辭以謝之。」謙曰：「諾。」又謂溫曰：「陶恭祖今深自罪責，思在變革。謝天子禮畢，必詣公門。公宜見之，以慰其意。」時溫于宮門見謙，謙仰曰：「謙自謝朝廷，豈為公邪？」溫曰：「恭祖癡病尚未除邪？」遂為之置酒，待之如初。會徐州黃巾起，以謙為徐州刺史，擊黃巾，破走之。董卓之亂，州郡起兵，天子都長安，四方斷絕，謙遣使間行致貢獻，遷安東將軍、徐州牧，封溧陽侯。是時，徐州百姓殷盛，谷米封贍，流民多歸之。而謙背道任情：廣陵太守瑯邪趙昱，徐方名士也，以忠直見疏；謝承後漢書曰：昱年十三，母嘗病，經涉三月。昱慘戚消瘦，至目不交睫，握粟出荀，祈禱泣血，鄉黨稱其孝。就處士東莞綦毋君受公羊傳，兼該群業。至歷年潛志，不闕園圃，親疏希見其面。時入定省父母，須臾即還。高絜廉正，抱禮而立，清英儼恪，莫幹其志；旌善以興化，殫邪以矯俗。州郡請召，常稱病不應。國相檀謨、陳遵共召，不起；或興盛怒，終不回意。舉孝廉，除莒長，宣揚五教，政為國表。會

黃

巾作亂，陸梁五郡，郡縣發兵，以為先辦。徐州刺史巴祇表功第一，當受遷賞，昱深以為恥，委官還家。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，辭疾遜遁。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范宣旨，昱守意不移；欲威以刑罰，然後乃起。舉茂才，遷廣陵太守。賊笮融從臨淮見討，進入郡界，昱將兵拒戰，敗績見害。曹宏等，讒慝小人也，謙親任之。刑政失和，良善多被其害，由是漸亂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，謙初與合從寇鈔，後遂殺宣，並其眾。

初平四年，太祖征謙，攻拔十餘城，至彭城大戰。謙兵敗走，死者萬數，泗水為之不流。謙退守郟。太祖以糧少引軍還。吳書曰：曹公父於泰山被殺，歸咎於謙。欲伐謙而畏其強，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。詔曰：「今海內擾攘，州郡起兵，征夫勞瘁，寇難未弭，或將吏不良，因緣討捕，侵侮黎民，離害者眾；風聲流聞，震盪城邑，丘牆懼於橫暴，貞良化為群惡，此何異乎抱薪救焚，扇火止沸哉！今四民流移，託身他方，攜白首於山野，棄稚子於溝壑，顧故鄉而哀歎，向阡陌而流涕，饑厄困苦，亦已甚矣。雖悔往者之迷謬，思奉教於今日，然兵連眾結，鋒鏑布野，恐一朝解散，夕見系虜，是以阻兵屯據，欲止而不敢散也。詔書到，其各罷遣甲士，還親農桑，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，慰示遠近，咸使聞知。」謙被詔，乃上書曰：「臣聞懷遠柔服，非德不集；克難平亂，非兵不濟。是以涿鹿、阪泉、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，有扈、鬼方、商、奄四國有王者之伐，自古在昔，未有不揚威以弭亂，震武以止暴者也。臣前初以黃巾亂治，受策長驅，匪遑啟處。雖憲章敕戒，奉宣威靈，敬行天誅，每伐輒克，然妖寇類眾，殊不畏死，父兄殲殲，子弟群起，治屯連兵，至今為患。若承命解甲，弱國自虛，釋武備以資亂，損官威以益寇，今日兵罷，明日難必至，上忝朝廷寵授之本，下令群凶日月滋蔓，非所以強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。臣雖愚蔽，忠恕不昭，抱思念報，所不忍行。輒勒部曲，申令警備。出芟強寇，惟力是視，入宣德澤，躬奉職事，冀效微勞，以贖罪負。」又曰：「華夏沸擾，於今未弭，包茅不入，職貢多闕，寤寐憂歎，無日敢寧。誠思貢獻必至，薦羞獲通，然後銷鋒解甲，臣之原也。臣前調谷百萬斛，已在水次，輒敕兵衛送。」曹公得謙上事，知不罷兵。乃進攻彭城，多殺人民。謙引兵擊之，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。公引兵還。臣松之案：此時天子在長安，曹公尚未秉政。罷兵之詔，不得由曹氏出。興平元年，復東征，略定琅邪、東海諸縣。謙恐，欲走歸丹楊。會張邈叛迎呂布，太祖還擊布。是歲，謙病死。吳書曰：謙死時，年六十三，張昭等為之哀辭曰：「猗歟使君，君侯將軍，膺秉懿德，允武允文，體足剛直，守以溫仁。令舒及盧，遺愛於民；牧幽暨徐，甘棠是均。憬憬夷、貊，賴侯以清；蠢蠢妖寇，匪侯不寧。唯帝念績，爵命以章，既牧且侯，啟土溧陽。遂升上將，受號安東，將平世難，社稷是崇。降年不永，奄忽殂薨，喪覆失恃，民知困窮。曾不旬日，五郡潰崩，哀我人斯，將誰仰憑？追思靡及，仰叫皇穹。嗚呼哀哉！」謙

二子：商、應，皆不仕。

張楊字稚叔，雲中人也。以武勇給並州，為武猛從事。靈帝末，天下亂，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，軍京都，欲以禦四方，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。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，屬之。靈帝紀曰：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，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，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，趙融、馮芳為助軍校尉，夏牟、淳於瓊為左右校尉。並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，為假司馬。靈帝崩，碩為何進所殺。楊復為進所遣，歸本州募兵，得千餘人，因留上黨，擊山賊。進敗，董卓作亂。楊遂以所將攻上党太守于壺關，不下，略諸縣，眾至數千人。山東兵起，欲誅卓。袁紹至河內，楊與紹合，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。單于欲叛，紹、楊不從。單于執楊與俱去，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，破之。單于執楊至黎陽，攻破度遼將軍耿种軍，眾復振。卓以楊為建義將軍、河內太守。天子之在河東，楊將兵至安邑，拜安國將軍，封晉陽侯。楊欲迎天子還洛，諸將不聽；楊還野王。建安元年，楊奉、董承、韓暹挾天子還舊京，糧乏。楊以糧迎道路，遂至洛陽。謂諸將曰：「天子當與天下共之，幸有公卿大臣，楊當捍外難，何事京都？」遂還野王。即拜為大司馬。英雄記曰：楊性仁和，無威刑。下人謀反，發覺，對之涕泣，輒原不問。楊素與呂布善。太祖之圍布，楊欲救之，不能。乃出兵東市，遙為之勢。其將楊醜，殺

楊以應太祖。楊將畦固殺醜，將其眾，欲北合袁紹。太祖遣史渙邀擊，破之於犬城，斬固，盡收其眾也。典略曰：固字白兔，既殺楊醜，軍屯射犬。時有巫誡固曰：「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，兔見犬，其勢必驚，宜急移去。」固不從，遂戰死。

公孫度字升濟，本遼東襄平人也。度父延，避吏居玄菟，任度為郡吏。時玄菟太守公孫域，子豹，年十八歲，早死。度少時名豹，又與域子同年，域見而親愛之，遣就師學，為取妻。後舉有道，除尚書郎，稍遷冀州刺史，以謠言免。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，薦度為遼東太守。度起玄菟小吏，為遼東郡所輕。先時，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，召度子康為伍長。度到官，收昭，笞殺于襄平市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，皆以法誅，所夷滅百餘家，郡中震栗。東伐高句驪，西擊烏丸，威行海外。初平元年，度知中國擾攘，語所親吏柳毅、陽儀等曰：「漢祚將絕，當與諸卿圖王耳。」魏書曰：度語毅、儀：「識書雲孫登當為天子，太守姓公孫，字升濟，升即登也。」時襄平延裏社生大石，長丈餘，下有三小石為之足。或謂度曰：「此漢宣帝冠石之祥，而裏名與先君同。社主土地，明當有土地，而三公為輔也。」度益喜。故河內太守李敏，郡中知名，惡度所為，恐為所害，乃將家屬入于海。度大怒，掘其父塚，剖棺焚屍，誅其宗族。晉陽秋曰：敏子追求敏，出塞，越二十餘年不娶。州裏徐逸責之曰：「不孝莫大於無後，何可終身不娶乎！」乃娶妻，生子胤而遣妻，常如居喪之禮，不勝憂，數年而卒。胤生不識父母，及有識，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。以祖父不知存亡，設主奉之。由是知名，仕至司徒。臣松之案：本傳雲敏將家入海，而複與子相失，未詳其故。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，置太守。越海收東萊諸縣，置營州刺史。自立為遼東侯、平州牧，追封父延為建義侯。立漢二祖廟，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，郊祀天地，藉田，治兵，乘鸞路，九旒，旄頭羽騎。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，封永甯鄉侯，度曰：「我王遼東，何永寧也！」藏印綬武庫。度死，子康嗣位，以永甯鄉侯封弟恭。是歲建安九年也。

十二年，太祖征三郡烏丸，屠柳城。袁尚等奔遼東，康斬送尚首。語在武紀。封康襄平侯，拜左將軍。康死，子晃、淵等皆小，眾立恭為遼東太守。文帝踐阼，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、假節，封平郭侯；追贈康大司馬。

初，恭病陰消為閹人，劣弱不能治國。太和二年，淵脅奪恭位。明帝即（位）拜淵揚烈將軍、遼東太守。淵遣使南通孫權，往來賂遺。吳書載淵表權曰：「臣伏惟遭天地反易，遇無妄之運；王路未夷，傾側擾攘。自先人以來，曆事漢、魏，階緣際會，為國效節，繼世享任，得守藩表，猶知符命未有攸歸。每感厚恩，頻辱顯使，退念人臣交不越境，是以固守所執，拒違前使。雖義無二信，敢忘大恩！陛下鎮撫，長存小國，前後裴校尉、葛都尉等到，奉被敕誡，聖旨彌密，重紉累素，幽明備著，所以申示之事，言提其耳。臣晝則謳吟，宵則發夢，終身誦之，志不知足。季末凶荒，乾坤否塞，兵革未戢，人民蕩析。仰此天命將有眷顧，私從一隅永瞻雲日。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，褒功臣之後，乃令讒訛得行其志，聽幽州刺史、東萊太守誑誤之言，猥興州兵，圖害臣郡。臣不負魏，而魏絕之。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；田饒適齊，樂毅走趙，以不得事主，故保有道之君；陳平、耿況，亦睹時變，卒歸於漢，勒名帝籍。伏惟陛下德不再出，時不世遇，是以懷懷懷慕自納，望遠視險，有如近易。誠原神謨蚤定洪業，奮六師之勢，收河、洛之地，為聖代宗。天下幸甚！」魏略曰：國家知淵兩端，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。故公文下遼東，因赦之曰：「告遼東、玄菟將校吏民：逆賊孫權遭遇亂階，因其先人劫略州郡，遂成群凶，自擅江表，含垢藏疾。冀其可化，故割地王權，使南面稱孤，位以上將，禮以九命。權親叉手，北向稽顙。假人臣之寵，受人臣之榮，未有如權者也。狼子野心，告令難移，卒歸反覆，背恩叛主，滔天逆神，乃敢僭號。恃江湖之險阻，王誅未加。比年已來，複遠遣船，越渡大海，多持貨物，誑誘邊民。邊民無知，與之交關。長吏以下，莫肯禁止。至使周賀浮舟百艘，沈滯津岸，貿遷有無。既不疑拒，齎以名馬，又使宿舒隨賀通好。十室之邑，猶有忠信，陷君於惡，春秋所書也。今遼東、玄菟奉事國朝，紆青拖紫，以千百為數，戴纁垂纓，鹹佩印綬，曾無匡正納善之言。龜玉毀於楨，虎兕出於匣，是誰之過歟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！昔狐突有言：『父教

子貳，何以事君？策名委質，貳乃辟也。’今乃阿順邪謀，脅從奸惑，豈獨父兄之教不詳，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！若苗穢害田，隨風烈火，芝艾俱焚，安能白別乎？且又此事固然易見，不及鑒古成敗，書傳所載也。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，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，利則義所不利，貴則義所不貴，此為厭安樂之居，求危亡之禍，賤忠貞之節，重背叛之名。蠻、貊之長，猶知愛禮，以此事人，亦

難為顏！且又宿舒無罪，擠使入吳，奉不義之使，始與家訣，涕泣而行。及至賀死之日，覆眾成山，舒雖脫死，魂魄離身。何所逼迫，乃至於此！今忠臣烈將，鹹忿遼東反覆攜貳，皆欲乘桴浮海，期於肆意。朕為天下父母，加念天下新定，既不欲勞動干戈，遠涉大川，費役如彼，又悼邊陲遺餘黎民，迷誤如此，故遣郎中衛慎、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。若股肱忠良，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，反邪就正以建大功，福莫大焉。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汙，不敢倡言，永懷伊戚。其諸與賊使交通，皆赦除之，與之更始。」權遣使張彌、許晏等，齎金玉珍寶，立淵為燕王。淵亦恐權遠不可恃，且貪貨物，誘致其使，悉斬送彌、晏等首，魏略載淵表曰：「臣前遣校尉宿舒、郎中令孫綜，甘言厚禮，以誘吳賊。幸賴天道福助大魏，使此賊虜暗然迷惑，違戾群下，不從眾諫，承信臣言，遠遣船使，多將士卒，來致封拜。臣之所執，得如本志，雖憂罪釁，私懷幸甚。賊眾本號萬人，舒、綜伺察，可七八千人，到遼津。偽使者張彌、許晏與中郎將萬泰、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，齎文書命服什物，下到臣郡。泰、潛別齎致遺貨物，欲因市馬。軍將賀達、虞咨領餘眾在船所。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，而彌等人兵眾多，見臣不便承受吳命，意有猜疑。懼其先作，變態妄生，即進兵圍取，斬彌、晏、泰、潛等首級。其吏從兵眾，皆士伍小人，給使東西，不得自由，面縛乞降，不忍誅殺，輒聽納受，徙充邊城。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，馳行至遼。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、咨，三軍潛伏以待其下，又驅群馬貨物，欲與交市。達、咨懷疑不下，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，欲交市。起等金鼓始震，鋒矢亂髮，斬首三百餘級，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，其散走山谷，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，不在數中。得銀印、銅印、兵器、資貨，不可勝數。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、印綬、符策、九錫、什物，及彌等偽節、印綬、首級。」又曰：「宿舒、孫綜前到吳，賊權問臣家內小大，舒、綜對臣有三息，脩別屬亡弟。權敢奸巧，便擅拜命。謹封送印綬、符策。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，慚為賊權汙損所加，既行天誅，猶有餘忿。」又曰：「臣父康，昔殺權使，結為讎隙。今乃譎欺，遣使誘致，令權傾心，虛國竭祿，遠命上卿，寵授極位，震動南土，備盡禮數。又權待舒、綜，契闊委曲，君臣上下，畢歡竭情。而令四使見殺，梟示萬里，士眾流離，屠戮津渚，慚恥遠布，痛辱彌天。權之怨疾，將刻肌骨。若天衰其業，使至喪隕，權將內傷憤激而死。若期運未訖，將播毒螫，

必恐長 來為寇害。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，與相接近，如有船眾後年向海門，得其消息，乞速告臣，使得備豫。」又曰：「臣門戶受恩，實深實重，自臣承攝即事以來，連被榮寵，殊特無量，分當隕越，竭力致死。而臣狂愚，意計迷闇，不即禽賊，以至見疑。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，實但欲罷弊此賊，使困自絕，誠不敢背累世之恩，附僭盜之虜也。而後愛憎之人，緣事加誣，偽生節目，卒令明聽疑於市虎，移恩改愛，興動威怒，幾至沈沒，長為負忝。幸賴慈恩，猶垂三宥，使得補過，解除愆責。如天威遠加，不見假借，早當糜碎，辱先廢祀，何緣自明，建此微功。臣既喜於事捷，得自申展，悲於疇昔，至此變故，餘怖踴躍，未敢便寧。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，除忿塞隙，抑弭纖介，推今亮往，察臣本心，長令抱戴，銜分三泉。」又曰：「臣被服光榮，恩情未報，而以罪釁，自招譴怒，分當即戮，為眾社戒。所以越典詭常，偽通於吳，誠自念窮迫，報效未立，而為天威督罰所加，長恐奄忽不得自洗。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，遣使誘吳，知其必來，權之求郡，積有年歲，初無倡答一言之應，今權得使，來必不疑，至此一舉，果如所規，上卿大眾，翕赫豐盛，財貨賂遺，傾國極位，到見禽取，流離死亡，千有餘人，滅絕不反。此誠暴猾賊之鋒，摧矜誇之巧，昭示天下，破損其業，足以慚之矣。臣之懷懷念效於國，雖有非常之過，亦有非常之功，原陛下原其逾闕之愆，采其毫毛之善，使得國恩，保全終始矣。」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，封樂浪公，持節、領郡如故。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：「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，廢絕計貢者，實挾兩端。既恃阻險，又怙孫權。故敢跋扈，恣睢海外。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，知其弱少不足憑恃，是以決計斬賊之使。又高句麗、濊貊與淵為仇，並

為寇鈔。今外失吳援，內有胡寇，心知國家能從陸道，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。因斯之時，宜遣使示以禍福。奉車都尉嚴弘，武皇帝時始奉使命，開通道路。文皇帝即位，欲通使命，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，賜其車、牛，絹百匹。弘以受恩，歸死國朝，無有還意，乞留妻子，身奉使命。公孫康遂稱臣妾。以弘奉使稱意，賜爵關內侯。弘性果烈，乃心於國，夙夜拳拳，念自竭效。冠族子孫，少好學問，博通書記，多所關涉，口論速捷，辯而不俗，附依典誥，若出胸臆，加仕本郡，常在人右，彼方士人素所敬服。若當遣使，以為可使弘行。弘乃自舊土，習其國俗，為說利害，辯足以動其意，明足以見其事，才足以行之，辭足以見信。若其計從，雖酈生之降齊王，陸賈之說尉佗

，亦無以遠過也。欲進遠路，不宜釋騏驎；將已篤疾，不宜廢扁鵲。原察愚言也。」使者至，淵設甲兵為軍陳，出見使者，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。吳書曰：魏遣使者傅容、聶夔拜淵為樂浪公。淵計吏從洛陽還，語淵曰：「使者左駿伯，使皆擇勇力者，非凡人也。」淵由是疑怖。容、夔至，住學館中。淵先以步騎圍之，乃入受拜。容、夔大怖，由是還洛言狀。景初元年，乃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等齎璽書徵淵。淵遂發兵，逆於遼隧，與儉等戰。儉等不利而還。淵遂自立為燕王，置百官有司。遣使者持節，假鮮卑單于璽，封拜邊民，誘呼鮮卑，侵擾北方。魏書曰：淵知此變非獨出儉，遂為備。遣使謝吳，自稱燕王，求為與國。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：「大司馬長史臣郭昕、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：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，伏讀懇切，精魄散越，不知身命所當投措！昕等伏自惟省，螻蟻小丑，器非時用，遭值千載，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，惠澤沾渥，滋潤榮華，無寸尺之功，有負乘之累；遂蒙褒獎，登名天府，並以驚蹇附龍託驥，紆青拖紫，飛騰雲梯，感恩惟報，死不擇地。臣等聞明君在上，聽政采言，人臣在下，得無隱情，是以因緣訴讓，冒犯愆冤。郡在藩表，密邇不羈，平昔三州，轉輸費調，以供賞賜，歲用累億，虛耗中國。然猶跋扈，虔劉邊陲，烽火相望，羽檄相逮，城門晝閉，路無行人，州郡兵戈，奔散覆沒。淵祖父度初來臨郡，承受荒殘，開日月之光，建神武之略，聚烏合之民，掃地為業，威震耀於殊俗，德澤被於群生。遼土之不壞，實度是賴。孔子曰：『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。』向不遭度，則郡早為丘墟，而民系於虜廷矣。遺風餘愛，永存不朽。度既薨殂，吏民感慕，欣戴子康，尊而奉之。康踐統洪緒，克壯徽猷，文昭武烈，邁德種仁；乃心京輦，翼翼虔恭，佐國平亂，效績紛紜，功隆事大，勳藏王府。度、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，合策名之計，夾輔漢室，降身委質，卑己事魏。匪處小厭大，畏而服焉，乃慕託高風，懷仰盛懿也。武皇帝亦虛心接納，待以不次，功無巨細，每不見忘。又命之曰：『海北土地，割以付君，世世子孫，實得有之。』皇天后土，實聞德音。臣庶小大，豫在下風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墜。淵生有蘭石之姿，少含愷悌之訓，允文允武，忠惠且直；生民欽仰，莫弗懷愛。淵纂戎祖考，君臨萬民，為國以禮，淑化流行，獨見先睹，羅結遐方，勤王之義，視險如夷，世載忠亮，不隕厥名。孫權慕義，不遠萬里，連年遣使，欲自結援，雖見絕殺，不念舊怨，纖纖往來，求成恩好。淵執節彌固，

不為利回，守志匪石，確乎彌堅。猶懼丹心未見保明，乃卑辭厚幣，誘致權使，梟截獻馘，以示無二。吳雖在遠，水道通利，舉帆便至，無所隔限。淵不顧敵讎之深，念存人臣之節，絕強吳之歡，昭事魏之心，靈祇明鑒，普天咸聞。陛下嘉美洪烈，懿茲武功，誕錫休命，寵亞齊、魯，下及陪臣，普受介福。誠以天覆之恩，當卒終始，得竭股肱，永保祿位，不虞一旦，橫被殘酷。惟育養之厚，念積累之效，悲思不遂，痛切見棄，舉國號咷，拊膺泣血。夫三軍所伐，蠻夷戎狄，驕逸不虔，於是致武，不聞義國反受誅討。蓋聖王之制，五服之域，有不供職，則脩文德，而又不至，然後征伐。淵小心翼翼，恪恭於位，勤事奉上，可謂勉矣。盡忠竭節，還被患禍。小弁之作，離騷之興，皆由此也。就或佞邪，盜言孔甘，猶當清覽，憎而知善；讒巧似直，惑亂聖聽，尚望文告，使知所由。若信有罪，當垂三宥；若不改寤，計功減降，當在八議。而潛軍伺襲，大兵奄至，舞戈長驅，衝擊遼土。犬馬惡死，況於人類！吏民昧死，挫辱王師。淵雖冤枉，方臨危殆，猶恃聖恩，悵然重奔，冀必奸臣矯制，妄肆威虐，乃謂臣等曰：『漢安帝建光元年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，受三月乙未詔書，曰收幽州刺史馮煥、玄菟太守姚光。推案無乙未詔書，遣侍御史幽州（牧）考奸臣矯制者。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？』臣等議：以為刺史興兵，搖動天下，殆非矯制，必是詔命。淵乃俯仰歎息，自傷無罪。深惟土地所以養人，竊

慕容公杖策之岐，乃欲投冠釋紱，逝歸林麓。臣等維持，誓之以死，屯守府門，不聽所執。而七營虎士，五部蠻夷，各懷素飽，不謀同心，奮臂大呼，排門遁出。近郊農民，釋其耨耨，伐薪制梃，改案為櫓，實士赴難，軍旅行成，雖蹈湯火，死不顧生。淵雖見孤棄，怨而不怒，比遣敕軍，勿得干犯，及手書告語，懇惻至誠。而吏士兇悍，不可解散，期於畢命，投死無悔。淵懼吏士不從教令，乃躬馳驚，自往化解，僅乃止之。一飯之惠，匹夫所死，況淵累葉信結百姓，恩著民心。自先帝初興，爰暨陛下，榮淵累葉，豐功懿德，策名褒揚，辯著廊廟，勝衣舉履，誦詠明文，以為口實。埋而掘之，古人所恥。小白、重耳，衰世諸侯，猶慕著信，以隆霸業。詩美文王作孚萬邦，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；信之為德，固亦大矣。今吳、蜀共帝，鼎足而居，天下搖盪，無所統一，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。淵據金城之固，仗和睦之民，國殷兵強，可以橫行。策名委質，守死善道，忠至義盡，為九州表。方今二敵闖，未知孰定，是之不戒，而淵是害。茹柔吐剛，非王者

之道也。臣等雖鄙，誠竊恥之。若無天乎，臣一郡吉凶，尚未可知；若雲有天，亦何懼焉！臣等聞仕於家者，二世則主之，三世則君之。臣等生於荒裔之土，出於圭竇之中，無大援於魏，世隸於公孫氏，報生與賜，在於死力。昔蒯通言直，漢祖赦其誅；鄭詹辭順，晉文原其死。臣等頑愚，不達大節，苟執一介，披露肝膽，言逆龍鱗，罪當萬死。惟陛下恢崇撫育，亮其控告，使疏遠之臣，永有保持。」二年春，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。六月，軍至遼東。漢晉春秋曰：公孫淵自立，稱紹漢元年。聞魏人將討，複稱臣於吳，乞兵北伐以自救。吳人欲戮其使，羊[A155]曰：「不可，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。不如因而厚之，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。若魏伐淵不克，而我軍遠赴，是恩結遐夷，義蓋萬里，若兵連不解，首尾離隔，則我虜其傍郡，驅略而歸，亦足以致天之罰，報雪曩事矣。」權曰：「善」。乃勒兵大出。謂淵使曰：「請俟後問，當從簡書，必與弟同休戚，共存亡，雖隕于中原，吾所甘心也。」又曰：「司馬懿所向無前，深為弟憂也。」淵遣將軍卑衍、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，圍塹二十餘裏。宣王軍至，令衍逆戰。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。宣王令軍穿圍，引兵東南向，而急東北，即趨襄平。衍等恐襄平無守，夜走。諸軍進至首山，淵遣卑衍等迎軍殊死戰。複擊，大破之，遂進軍造城下，為圍塹。會霖雨三十餘日，遼水暴長，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。雨霽，起土山、脩櫓，為發石連弩射城中。淵窘急。糧盡，人相食，死者甚多。將軍楊祚等降。八月丙寅夜，大流星長數十丈，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。壬午，淵眾潰，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，大兵急擊之，當流星所墜處，斬淵父子。城破，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，傳淵首洛陽，遼東、帶方、樂浪、玄菟悉平。

初，淵家數有怪，犬冠幘絳衣上屋，炊有小兒蒸死甑中。襄平北市生肉，長圍各數尺，有頭目口喙，無手足而動搖。占曰：「有形不成，有體無聲，其國滅亡。」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，至淵三世，凡五十年而滅。魏略曰：始淵兄晃為恭任子，在洛，聞淵劫奪恭位，謂淵終不可保，數自表聞，欲令國家討淵。帝以淵已秉權，故因而撫之。及淵叛，遂以國法系晃。晃雖有前言，冀不坐，然內以骨肉，知淵破則己從及。淵首到，晃自審必死，與其子相對啼哭。時上亦欲活之，而有司以為不可，遂殺之。

張燕，常山真定人也，本姓褚。黃巾起，燕合聚少年為群盜，在山澤間轉攻，還真定，眾萬餘人。博陵張牛角亦起眾，自號將兵從事，與燕合。燕推牛角為帥，俱攻廩陶。牛角為飛矢所中。被創且死，令眾奉燕，告曰：「必以燕為帥。」牛角死，眾奉燕，故改姓張。燕剽掠捷速過人，故軍中號曰飛燕。其後人眾寢廣，常山、趙郡、中山、上党、河內諸山谷皆相通，其小帥孫輕、王當等，各以部眾從燕，眾至百萬，號曰黑山。靈帝不能征，河北諸郡被其害。燕遣人至京都乞降，拜燕平難中郎將。九州春秋曰：張角之反也，黑山、白波、黃龍、左校、牛角、五鹿、毘根、苦蝨、劉石、平漢、大洪、司隸、緣城、羅市、雷公、浮雲、飛燕、白爵、楊鳳、於毒等各起兵，大者二三萬，小者不減數千。靈帝不能討，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，領諸山賊，得舉孝廉計吏。後遂彌漫，不可複數。典略曰：黑山、黃巾諸帥，本非冠蓋，自相號字，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，謂輕捷者為張飛燕，謂聲大者為張雷公，其饒須者則自稱於毘根，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。張璠漢紀雲：又有左校、郭大賢、左髭丈八三部也。是後，董卓遷天子於長

安，天下兵數起，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。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，燕遣將杜長等助瓚，與紹戰，為紹所敗，人眾稍散，太祖將定冀州，燕遣使求佐王師，拜平北將軍；率眾詣鄴，封安國亭侯，邑五百戶。燕薨，子方嗣。方薨，子融嗣。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：門下通事令史張林，飛燕之曾孫。林與趙王倫為亂，未及周年，位至尚書令、衛將軍，封郡公。尋為倫所殺。

張繡，武威祖厲人，驃騎將軍濟族子也。邊章、韓遂為亂涼州，金城麹勝襲殺祖厲長劉雋。繡為縣吏，間伺殺勝，郡內義之。遂招合少年，為邑中豪傑。董卓敗，濟與李傕等擊呂布，為卓報仇。語在卓傳。繡隨濟，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，封宣威侯。濟屯弘農，士卒饑餓，南攻穰，為流矢所中死。繡領其眾，屯宛，與劉表合。太祖南征，軍涇水，繡等舉眾降。太祖納濟妻，繡恨之。太祖聞其不悅，密有殺繡之計。計漏，繡掩襲太祖。太祖軍敗，二子沒。繡還保穰，傅子曰：繡有所親胡車兒，勇冠其軍。太祖愛其驍健，手以金與之。繡聞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，遂反。吳書曰：繡降，（凌統）用賈詡計，乞徙軍就高道，道由太祖屯中。繡又曰：「車少而重，乞得使兵各被甲。」太祖信繡，皆聽之。繡乃嚴兵入屯，掩太祖。太祖不備，故敗。太祖比年攻之，不克。太祖拒袁紹於官渡，繡從賈詡計，複以眾降。語在詡傳。繡至，太祖執其手，與歡宴，為子均取繡女，拜揚武將軍。官渡之役，繡力戰有功，遷破羌將軍。從破袁譚於南皮，複增邑凡二千戶。是時天下戶口減耗，十裁一在，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，而繡特多。從征烏丸于柳城，未至，薨，諡曰定侯。魏略曰：五官將數因請會，發怒曰：「君殺吾兄，何忍持面視人邪！」繡心不自安，乃自殺。子泉嗣，坐與魏諷謀反誅，國除。

張魯字公祺，沛國豐人也。祖父陵，客蜀，學道鵠鳴山中，造作道書以惑百姓，從受道者出五斗米，故世號米賊。陵死，子衡行其道。衡死，魯複行之。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，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，魯遂襲脩殺之，奪其眾。焉死，子璋代立，以魯不順，盡殺魯母家室。魯遂據漢中，以鬼道教民，自號「師君」。其來學道者，初皆名「鬼卒」。受本道已信，號「祭酒」。各領部眾，多者為治頭大祭酒。皆教以誠信不欺詐，有病自首其過，大都與黃巾相似。諸祭酒皆作義舍，如今之亭傳。又置義米肉，縣於義舍，行路者量腹取足；若過多，鬼道輒病之。犯法者，三原，然後乃行刑。不置長吏，皆以祭酒為治，民夷便樂之。雄據巴、漢垂三十年。典略曰：熹平中，妖賊大起，三輔有駱曜。光和中，東方有張角，漢中有張脩。駱曜教民緇匿法，角為太平道，脩為五斗米道。太平道者，師持九節杖為符祝，教病人叩頭思過，因以符水飲之，得病或日淺而愈者，則雲此人通道，其或不愈，則為不通道。脩法略與角同，加施靜室，使病者處其中思過。又使人為奸令祭酒，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，使都習，號為奸令。為鬼吏，主為病者請禱。請禱之法，書病人姓名，說服罪之意。作三通，其一上之天，著山上，其一埋之地，其一沉之水，謂之三官手書。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，故號曰五斗米師。實無益於治病，但為淫妄，然小人昏愚，競共事之。後角被誅，脩亦亡。及魯在漢中，因其民信行脩業，遂增飾之。教使作義舍，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；又教使自隱，有小過者，當治道百步，則罪除；又依月令，春夏禁殺；又禁酒。流移寄在其地者，不敢不奉。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，非典略之失，則傳寫之誤。漢末，力不能征，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，領漢甯太守，通貢獻而已。民有地中得玉印者，群下欲尊魯為漢甯王。魯功曹巴西閭諫魯曰：「漢川之民，戶出十萬，財富土沃，四面險固；上匡天子，則為桓、文，次及竇融，不失富貴。今承制署置，勢足斬斷，不煩於王。原且不稱，勿為禍先。」魯從之。韓遂、馬超之亂，關西民從子午穀奔之者數萬家。

建安二十年，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，至陽平關。魯欲舉漢中降，其弟衛不肯，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。太祖攻破之，遂入蜀。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：「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，說張魯易攻，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，不可守也，信以為然。及往臨履，不如所聞，乃歎曰：'他人商度，少如人意。'攻陽平山上諸屯，既不時拔，士卒傷夷者多。武皇帝意沮，便欲拔軍截山而還，遣故大將軍夏侯惇、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。會前軍未還，夜迷惑，誤入賊營，賊便退散。侍中辛毗、劉曄等在兵後，語惇、褚，言'官兵已據得賊要屯，賊已散走'。猶不信之。惇前

自見，乃還白武皇帝，進兵定之，幸而克獲。此近事，吏士所知。」又楊暨表曰：「武皇帝始征張魯，以十萬之眾，身親臨履，指授方略，因就民麥以為軍糧。張衛之守，蓋不足言。地險守易，雖有精兵虎將，勢不能施。對兵三日，欲抽軍還，言'作軍三十年，一朝持與人，如何'。此計已定，天祚大魏，魯守自壞，因以定之。」世語曰：魯遣五官掾降，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，王師不得進。魯走巴中。軍糧盡，太祖將還。西曹掾東郡郭諶曰：「不可。魯已降，留使既未反，衛雖不同，偏攜可攻。縣軍深入，以進必克，退必不免。」太祖疑之。夜有野廩數千突壞衛營，軍大驚。夜，高祚等誤與衛眾遇，祚等多鳴鼓角會眾。衛懼，以為大軍見掩，遂降。魯聞陽平已陷，將稽顙（歸降），圍又曰：「今以迫往，功必輕；不如依（杜灌）（杜濩）赴朴胡相拒，然後委質，功必多。」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。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，魯曰：「本欲歸命國家，而意未達。今之走，避銳鋒，非有惡意。寶貨倉庫，國家之有。」遂封藏而去。太祖入南鄭，甚嘉之。又以魯本有善意，遣人慰喻。魯盡將家出，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，待以客禮，封閭中侯，邑萬戶。封魯五子及閭圍等皆為列侯。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，要為敗而後降，今乃寵以萬戶，五子皆封侯，過矣。習鑿齒曰：魯欲稱王，而閭圍諫止之，今封圍為列侯。夫賞罰者，所以懲惡勸善也，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，無遠近幽深矣。今閭圍諫魯勿王，而太祖追封之，將來之人孰不思順！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，其此之謂與！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，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，則民利於有亂，俗競於殺伐，阻兵仗力，干戈不戢矣。太祖之此封，可謂知賞罰之本，雖湯武居之，無以加也。魏略曰：黃初中，增圍爵邑，在禮請中。後十餘歲病死。晉書雲：西戎司馬閭續，圍孫也。為子彭祖取魯女。魯薨，諡之曰原侯。子富嗣。魏略曰：劉雄鳴者，藍田人也。少以采藥射獵為事，常居覆車山下，每晨夜，出行雲霧中，以識道不迷，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。郭、李之亂，人多就之。建安中，附屬州郡，州郡表薦為小將。馬超等反，不肯從，超破之。後詣太祖，太祖執其手謂之曰：「孤方入關，夢得一神人，即卿邪！」乃厚禮之，表拜為將軍，遣令迎其部黨。部黨不欲降，遂劫以反，諸亡命皆往依之，有眾數千人，據武關道口。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，雄鳴南奔漢中。漢中破，窮無所之，乃複歸降。太祖捉其須曰：「老賊，真得汝矣！」複其官，徙勃海。時又有程銀、侯選、李堪，皆河東人也，興平之亂，各有眾千餘家。建安十六年，並與馬超合。超破走，堪臨陳死。銀、選南入漢中，漢中破，詣太祖降，皆複官爵。

評曰：公孫瓚保京，坐待夷滅。度殘暴而不節，淵仍業以載凶，祇足覆其族也。陶謙昏亂而憂死，張楊授首於臣下，皆擁據州郡，曾匹夫之不若，固無可論者也。燕、繡、魯舍群盜，列功臣，去危亡，保宗祀，則於彼為愈焉。

魏書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

夏侯惇字元讓，沛國譙人，夏侯嬰之後也。年十四，就師學，人有辱其師者，惇殺之，由是以烈氣聞。太祖初起，惇常為裨將，從征伐。太祖行奮武將軍，以惇為司馬，別屯白馬，遷折冲校尉，領東郡太守。太祖征陶謙，留惇守濮陽。張邈叛迎呂布，太祖家在鄆城，惇輕軍往赴，適與布會，交戰。布退還，遂入濮陽，襲得惇軍輜重。遣將偽降，共執持惇，責以寶貨，惇軍中震恐。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，召軍吏諸將，皆案甲當部不得動，諸營乃定。遂詣惇所，叱持質者曰：「汝等凶逆，乃敢執劫大將軍，複欲望生邪！且吾受命討賊，寧能以一將軍之故，而縱汝乎？」因涕泣謂惇曰：「當奈國法何！」促召兵擊持質者。持質者惶遽叩頭，言「我但欲乞資用去耳」！浩數責，皆斬之。惇既免，太祖聞之，謂浩曰：「卿此可為萬世法。」乃著令，自今已後有持質者，皆當並擊，勿顧質。由是劫質者遂絕。孫盛曰：案光武紀，建武九年，盜劫陰貴人母弟，吏以不得拘質迫盜，盜遂殺之也。然則合擊者，乃古制也。自安、順已降，政教陵遲，勢質不避王公，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，浩始複斬之，故魏武嘉焉。

太祖自徐州還，惇從征呂布，為流矢所中，傷左目。魏略曰：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，軍中號惇為盲夏侯。惇惡之，照鏡悲怒，輒撲鏡於地。複領陳留、濟陰太守，加建武將軍，封高

安鄉侯。時大旱，蝗蟲起，惇乃斷太壽水作陂，身自負土，率將士勸種稻，民賴其利。轉領河南尹。太祖平河北，為大將軍後拒。鄴破，遷伏波將軍，領尹如故，使得以便宜從事，不拘科制。建安十二年，錄惇前後功，增封邑千八百戶，並前二千五百戶。二十一年，從征孫權還，使惇都督二十六軍，留居巢。賜伎樂名倡，令曰：「魏絳以和戎之功，猶受金石之樂，況將軍乎！」二十四年，太祖軍（擊破呂布軍）於摩陂，召惇常與同載，特見親重，出入臥內，諸將莫得比也。拜前將軍，魏書曰：時諸將皆受魏官號，惇獨漢官，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。太祖曰：「吾聞太上師臣，其次友臣。夫臣者，貴德之人也，區區之魏，而臣足以屈君乎？」惇固請，乃拜為前將軍。督諸軍還壽春，徙屯召陵。文帝即王位，拜惇大將軍，數月薨。

惇雖在軍旅，親迎師受業。性清儉，有餘財輒以分施，不足資之於官，不治產業。諡曰忠侯。子充嗣。帝追思惇功，欲使子孫畢侯，分惇邑千戶，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。惇弟廉及子楸素自封列侯。初，太祖以女妻楸，即清河公主也。楸歷位侍中尚書、安西鎮東將軍，假節。魏略曰：楸字子林，惇中子也。文帝少與楸親，及即位，以為安西將軍、持節，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。楸性無武略，而好治生。至太和二年，明帝西征，人有白楸者，遂召還為尚書。楸在西時，多畜伎妾，公主由此與楸不和。其後群弟不遵禮度，楸數切責，弟懼見治，乃共構楸以誹謗，令主奏之，有詔收楸。帝意欲殺之，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，默以為「此必清河公主與楸不睦，出於譖構，冀不推實耳。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，宜加三思」。帝意解，曰：「吾亦以為然。」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表者，果其群弟子臧、子江所構也。充薨，子虞嗣。虞薨，子劭嗣。晉陽秋曰：泰始二年，高安鄉侯夏侯佐卒，惇之孫也，嗣絕。詔曰：「惇，魏之元功，勳書竹帛。昔庭堅不祀，猶或悼之，況朕受禪于魏，而可以忘其功臣哉！宜擇惇近屬劭封之。」

韓浩者，河內人。（及）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。浩至中護軍，渙至中領軍，皆掌禁兵，封列侯。魏書曰：韓浩字元嗣。漢末起兵，縣近山藪，多寇，浩聚徒眾為縣籬衛。太守王匡以為從事，將兵拒董卓於盟津。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，卓執之，使招浩，浩不從。袁術聞而壯之，以為騎都尉。夏侯惇聞其名，請與相見，大奇之，使領兵從征伐。時大議損益，浩以為當急田。太祖善之，遷護軍。太祖欲討柳城，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，非完計也，欲與浩共諫。浩曰：「今兵勢強盛，威加四海，戰勝攻取，無不如志，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，將為後憂。且公神武，舉無遺策，吾與君為中軍主，不宜沮眾。」遂從破柳城，改其官為中護軍，置長史、司馬。從討張魯，魯降。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，欲留使都督諸軍，鎮漢中。太祖曰：「吾安可以無護軍？」乃與俱還。其見親任如此。及薨，太祖潛惜之。無子，以養子榮嗣。史渙字公劉。少任俠，有雄氣。太祖初起，以客從，行中軍校尉，從征伐，常監諸將，見親信，轉拜中領軍。十四年薨。子靜嗣。

夏侯淵字妙才，惇族弟也。太祖居家，曾有縣官事，淵代引重罪，太祖營救之，得免。魏略曰：時兗、豫大亂，淵以饑乏，棄其幼子，而活亡弟孤女。太祖起兵，以別部司馬、騎都尉從，遷陳留、潁川太守。及與袁紹戰於官渡，行督軍校尉。紹破，使督兗、豫、徐州軍糧；時軍食少，淵傳饋相繼，軍以複振。昌豨反，遣於禁擊之，未拔，複遣淵與禁並力，遂擊豨，降其十餘屯，豨詣禁降。淵還，拜典軍校尉。魏書曰：淵為將，赴急疾，常出敵之不意，故軍中為之語曰：「典軍校尉夏侯淵，三日五百，六日一千。」濟南、樂安黃巾徐和、司馬俱等攻城，殺長史，淵將泰山、齊、平原郡兵擊，大破之，斬和，平諸縣，收其糧谷以給軍士。十四年，以淵為行領軍。太祖征孫權還，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，緒破，又行征西護軍，督徐晃擊太原賊，攻下二十餘屯，斬賊帥商曜，屠其城。從征韓遂等，戰於渭南。又督硃靈平隴糜、汧氏。與太祖會安定，降楊秋。

十七年，太祖乃還鄴，以淵行護軍將軍，督硃靈、路招等屯長安，擊破南山賊劉雄，降其眾。圍遂、超餘党梁興於鄆，拔之，斬興，封博昌亭侯。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，淵救康，未到，康敗。去冀二百餘裏，超來逆戰，軍不利。汧氏反，淵引軍還。十九年，趙衢、尹奉等

謀討超，董敘起兵鹵城以應之。衢等譎說超，使出擊敘，於後盡殺超妻子。超奔漢中，還圍祁山。敘等急求救，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。淵曰：「公在鄴，反覆四千里，比報，敘等必敗，非攻急也。」遂行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，從陳倉狹道入，淵自督糧在後。郃至渭水上，超將氐羌數千逆郃。未戰，超走，郃進軍收超軍器械。淵到，諸縣皆已降。韓遂在顯親，淵欲襲取之，遂走。淵收遂軍糧，追至略陽城，去遂二十餘裏，諸將欲攻之，或言當攻興國氏。淵以為遂兵精，興國城固，攻不可卒拔，不如擊長離諸羌。長離諸羌多在遂軍，必歸救其家。若羌獨守則孤，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，可必虜也。淵乃留督將守輜重，輕兵步騎到長離，攻燒羌屯，斬獲甚眾。諸羌在遂軍者，各還種落。遂果救長離，與淵軍對陳。諸將見遂眾，惡之，欲結營作塹乃與戰。淵曰：「我轉鬥千里，今復作營塹，則士眾罷弊，不可久。賊雖眾，易與耳。」乃鼓之，大破遂軍，得其旌麾，還略陽，進軍圍興國。氐王千萬逃奔馬超，餘眾降。轉擊高平屠各，皆散走，收其糧穀牛馬。乃假淵節。

初，枹罕宋建因涼州亂，自號河首平漢王。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。淵至，圍枹罕，月餘拔之，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。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，渡河入小湟中，河西諸羌盡降，隴右平。太祖下令曰：「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，淵一舉滅之，虎步關右，所向無前。仲尼有言：『吾與爾不如也。』」二十一年，增封三百戶，並前八百戶。還擊武都氐羌下辯，收氐谷十餘萬斛。太祖西征張魯，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，與太祖會休亭。太祖每引見羌、胡，以淵畏之。會魯降，漢中平，以淵行都護將軍，督張郃、徐晃等平巴郡。太祖還鄴，留淵守漢中，即拜淵征西將軍。二十三年，劉備軍陽平關，淵率諸將拒之，相守連年。二十四年正月，備夜燒圍鹿角。淵使張郃護東圍，自將輕兵護南圍。備挑郃戰，郃軍不利。淵分所將兵半助郃，為備所襲，淵遂戰死。諡曰潛侯。

初，淵雖數戰勝，太祖常戒曰：「為將當有怯弱時，不可但恃勇也。將當以勇為本，行之以智計；但知任勇，一匹夫敵耳。」

淵妻，太祖內妹。長子衡，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，恩寵特隆。衡襲爵，轉封安寧亭侯。黃初中，賜中子霸，太和中，賜霸四弟，爵皆關內侯。霸，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，進封博昌亭侯，素為曹爽所厚。聞爽誅，自疑，亡入蜀。以淵舊勳赦霸子，徙樂浪郡。魏略曰：霸字仲權。淵為蜀所害，故霸常切齒，欲有報蜀意。黃初中為偏將軍。子午之役，霸召為前鋒，進至興勢圍，安營在曲穀中。蜀人望知其是霸也，指下兵攻之。霸手戰鹿角間，賴救至，然後解。後為右將軍，屯隴西，其養士和戎，並得其歡心。至正始中，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，統屬征西。時征西將軍夏侯玄，於霸為從子，而玄於曹爽為外弟。及司馬宣王誅曹爽，遂召玄，玄來東。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，以為禍必轉相及，心既內恐；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，而淮代玄為征西，霸尤不安，故遂奔蜀。南趨陰平而失道，入窮穀中，糧盡，殺馬步行，足破，臥岩石下，使人求道，未知何之。蜀聞之，乃使人迎霸。初，建安五年，時霸從妹年十三四，在本郡，出行樵采，為張飛所得。飛知其良家女，遂以為妻，產息女，為劉禪皇后。故淵之初亡，飛妻請而葬之。及霸入蜀，禪與相見，釋之曰：「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，非我先人之手刃也。」指其兒子以示之曰：「此夏侯氏之甥也。」厚加爵寵。霸弟威，官至兗州刺史。世語曰：威字季權，任俠。貴曆荊、兗二州刺史。子駿，並州刺史。次莊，淮南太守。莊子湛，字孝若，以才博文章，至南陽相、散騎常侍。莊，晉景陽皇后姊夫也。由此一門侈盛於時。威弟惠，樂安太守。文章敘錄曰：惠字稚權，幼以才學見稱，善屬奏議。曆散騎黃門侍郎，與鍾毓數有辯駁，事多見從。遷燕相、樂安太守。年三十七卒。惠弟和，河南尹。世語曰：和字義權，清辯有才論。曆河南尹、太常。淵第三子稱，第五子榮。從孫湛為其序曰：「稱字叔權。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，為之渠帥，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，有違者輒嚴以鞭捶，眾莫敢逆。淵陰奇之，使讀項羽傳及兵書，不肯，曰：『能則自為耳，安能學人？』年十六，淵與之田，見奔虎，稱驅馬逐之，禁之不可，一箭而倒。名聞太祖，太祖把其手喜曰：『我得汝矣！』與文帝為布衣之交，每宴會，氣陵一坐，辯士不能屈。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。年十八卒。弟榮，字幼權。幼聰惠，七歲能屬文，誦書日

千言，經目輒識之。文帝聞而請焉。賓客百餘人，人一奏刺，悉書其鄉邑名氏，世所謂爵裏刺也，客示之，一寓目，使之遍談，不謬一人。帝深奇之。漢中之敗，榮年十三，左右提之走，不肯，曰：

「君親在難，焉所逃死！」乃奮劍而戰，遂沒陳。」衡薨，子續嗣，為虎賁中郎將。續薨，子褒嗣。

曹仁字子孝，太祖從弟也。魏書曰：仁祖褒，潁川太守。父熾，侍中、長水校尉。少好弓馬弋獵。後豪傑並起，仁亦陰結少年，得千餘人，周旋淮、泗之間，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，行厲鋒校尉。太祖之破袁術，仁所斬獲頗多。從征徐州，仁常督騎，為軍前鋒。別攻陶謙將呂由，破之，還與大軍合彭城，大破謙軍。從攻費、華、即墨、開陽，謙遣別將救諸縣，仁以騎擊破之。太祖征呂布，仁別攻句陽，拔之，生獲布將劉何。太祖平黃巾，迎天子都許，仁數有功，拜廣陽太守。太祖器其勇略，不使之郡，以議郎督騎。太祖征張繡，仁別徇旁縣，虜其男女三千餘人。太祖軍還，為繡所追，軍不利，士卒喪氣，仁率厲將士甚奮，太祖壯之，遂破繡。

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，紹遣劉備徇潁陽諸縣，多舉眾應之。自許以南，吏民不安，太祖以為憂。仁曰：「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，其勢不能相救，劉備以強兵臨之，其背叛固宜也。備新將紹兵，未能得其用，擊之可破也。」太祖善其言，遂使將騎擊備，破走之，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。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，仁擊荀於雞洛山，大破之。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。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，燒其糧穀。

河北既定，從圍壺關。太祖令曰：「城拔，皆坑之。」連月不下。仁言於太祖曰：「圍城必示之活門，所以開其生路也。今公告之必死，將人自為守。且城固而糧多，攻之則士卒傷，守之則引日久；今頓兵堅城之下，以攻必死之虜，非良計也。」太祖從之，城降。於是錄仁前後功，封都亭侯。

從平荊州，以仁行征南將軍，留屯江陵，拒吳將周瑜。瑜將數萬眾來攻，前鋒數千人始至，仁登城望之，乃募得三百人，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。賊多，金眾少，遂為所圍。長史陳矯俱在城上，望見金等垂沒，左右皆失色。仁意氣奮怒甚，謂左右取馬來，矯等共援持之。謂仁曰：「賊眾盛，不可當也。假使棄數百人何苦，而將軍以身赴之！」仁不應，遂被甲上馬，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。去賊百餘步，迫溝，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，為金形勢也，仁徑渡溝直前，沖入賊圍，金等乃得解。餘眾未盡出，仁復直還突之，拔出金兵，亡其數人，賊眾乃退。矯等初見仁出，皆懼，及見仁還，乃歎曰：「將軍真天人也！」三軍服其勇。太祖益壯之，轉封安平亭侯。

太祖討馬超，以仁行安西將軍，督諸將拒潼關，破超渭南。蘇伯、田銀反，以仁行驍騎將軍，都督七軍討銀等，破之。復以仁行征南將軍，假節，屯樊，鎮荊州。侯音以宛叛，略傍縣眾數千人，仁率諸軍攻破音，斬其首，還屯樊，即拜征南將軍。關羽攻樊，時漢水暴溢，於禁等七軍皆沒，禁降羽。仁人馬數千人守城，城不沒者數板。羽乘船臨城，圍數重，外內斷絕，糧食欲盡，救兵不至。仁激厲將士，示以必死，將士感之皆無二。徐晃救至，水亦稍減，晃從外擊羽，仁得潰圍出，羽退走。

仁少時不脩行檢，及長為將，嚴整奉法令，常置科於左右，案以從事。鄢陵侯彰北征烏丸，文帝在東宮，為書戒彰曰：「為將奉法，不當如征南邪！」及即王位，拜仁車騎將軍，都督荊、揚、益州諸軍事，進封陳侯，增邑二千，並前三千五百戶。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，置守塚十家。後召還屯宛。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，詔仁討之。仁與徐晃攻破邵，遂入襄陽，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，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。又詔仁移屯臨潁，遷大司馬，復督諸軍據烏江，還屯合肥。黃初四年薨，諡曰忠侯。魏書曰：仁時年五十六。傅子曰：曹大司馬之勇，賁、育弗加也。張遼其次焉。子泰嗣，官至鎮東將軍，假節，轉封甯陵侯。泰薨，子初嗣。又分封

泰弟楷、范，皆為列侯，而牛金官至後將軍。

仁弟純，英雄記曰：純字子和。年十四而喪父，與同產兄仁別居。承父業，富於財，僮僕人客以百數，純綱紀督禦，不失其理，鄉里鹹以為能。好學問，敬愛學士，學士多歸焉，由是為遠近所稱。年十八，為黃門侍郎。二十，從太祖到襄邑募兵，遂常從征戰。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，督虎豹騎從圍南皮。袁譚出戰，士卒多死。太祖欲緩之，純曰：「今千里蹈敵，進不能克，退必喪威；且縣師深入，難以持久。彼勝而驕，我敗而懼，以懼敵驕，必可克也。」太祖善其言，遂急攻之，譚敗。純麾下騎斬譚首。及北征三郡，純部騎獲單于躡頓。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，邑三百戶。從征荊州，追劉備於長阪，獲其二女輜重，收其散卒。進降江陵，從還譙。建安十五年薨。文帝即位，追諡曰威侯。魏書曰：純所督虎豹騎，皆天下驍銳，或從百人將補之，太祖難其帥。純以選為督，撫循甚得人心。及卒，有司白選代，太祖曰：「純之比，何可復得！吾獨不中督邪？」遂不選。子演嗣，官至領軍將軍，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。演薨，子亮嗣。

曹洪字子廉，太祖從弟也。魏書曰：洪伯父鼎為尚書令，任洪為蘄春長。太祖起義兵討董卓，至滎陽，為卓將徐榮所敗。太祖失馬，賊迫甚急，洪下，以馬授太祖，太祖辭讓，洪曰：「天下可無洪，不可無君。」遂步從到汴水，水深不得渡，洪循水得船，與太祖俱濟，還奔譙。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，洪將家兵千餘人，就溫募兵，得廬江上甲二千人，東到丹楊複得數千人，與太祖會龍亢。太祖征徐州，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。時大饑荒，洪將兵在前，先據東平、範，聚穀以繼軍。太祖討邈、布於濮陽，布破走，遂據東阿，轉擊濟陰、山陽、中牟、陽武、京、密十餘縣，皆拔之。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，遷揚武中郎將。天子都許，拜洪諫議大夫。別征劉表，破表別將於舞陽、陰葉、堵陽、博望，有功，遷厲鋒將軍，封國明亭侯。累從征伐，拜都護將軍。文帝即位，為衛將軍，遷驃騎將軍，進封野王侯，益邑千戶，並前二千一百戶，位特進；後徙封都陽侯。

始，洪家富而性吝嗇，文帝少時假求不稱，常恨之，遂以舍客犯法，下獄當死。群臣並救莫能得。卞太后謂郭後曰：「令曹洪今日死，吾明日敕帝廢後矣。」於是泣涕屢請，乃得免官削爵土。魏略曰：文帝收洪，時曹真在左右，請之曰：「今誅洪，洪必以真為譖也。」帝曰：「我自治之，卿何豫也？」會卞太后責怒帝，言「梁、沛之間，非子廉無有今日」。詔乃釋之。猶尚沒入其財產。太后又以為言，後乃還之。初，太祖為司空時，以己率下，每歲發調，使本縣平賁。于時譙令平洪賁財與公家等，太祖曰：「我家賁那得如子廉耶！」文帝在東宮，嘗從洪貸絹百匹，洪不稱意。及洪犯法，自分必死，既得原，喜，上書謝曰：「臣少不由道，過在人倫，長竊非任，遂蒙含貸。性無檢度知足之分，而有豺狼無厭之質，老悞倍貪，觸突國網，罪迫三千，不在赦宥，當就辜誅，棄諸市朝，猶蒙天恩，骨肉更生。臣仰視天日，愧負靈神，俯惟愆闕，慚愧怖悸，不能殫經以自裁割，謹塗顏闕門，拜章陳情。」洪先帝功臣，時人多為缺望。明帝即位，拜後將軍，更封樂城侯，邑千戶，位特進，複拜驃騎將軍。太和六年薨，諡曰恭侯。子馥，嗣侯。初，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。洪族父瑜，脩慎篤敬，官至衛將軍，封列侯。

曹休字文烈，太祖族子也。天下亂，宗族各散去鄉里。休年十餘歲，喪父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，攜將老母，渡江至吳。魏書曰：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。休於太守舍，見壁上祖父畫像，下榻拜涕泣，同坐者皆嘉歎焉。以太祖舉義兵，易姓名轉至荊州，間行北歸，見太祖。太祖謂左右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。」使與文帝同止，見待如子。常從征伐，使領虎豹騎宿衛。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，太祖遣曹洪征之，以休為騎都尉，參洪軍事。太祖謂休曰：「汝雖參軍，其實帥也。」洪聞此令，亦委事於休。備遣張飛屯固山，欲斷軍後。眾議狐疑，休曰：「賊實斷道者，當伏兵潛行。今乃先張聲勢，此其不能也。宜及其未集，促擊蘭，蘭破則飛自走矣。」洪從之，進兵擊蘭，大破之，飛果走。太祖拔漢中，諸軍還長安，拜休中領軍。文帝即王位，為領軍將軍，錄前後功，封東陽亭侯。夏侯惇薨，以休為鎮南將軍，假節都督諸軍事，車駕臨送，上乃下輿執手而別。孫權遣將屯曆陽，休到，擊破之，又別遣兵渡江，燒賊蕪湖營數千家。遷征東

將軍，領揚州刺史，進封安陽鄉侯。魏書曰：休喪母至孝。帝使侍中奪喪服，使飲酒食肉，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。乞歸譙葬母，帝複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，使歸家治喪，一宿便葬，葬訖詣行在所。帝見，親自寬慰之。其見愛重如此。帝征孫權，以休為征東大將軍，假黃鉞，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，擊權大將呂范等於洞浦，破之。拜揚州牧。明帝即位，進封長平侯。吳將審德屯皖，休擊破之，斬德首，吳將韓綜、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。增邑四百，並前二千五百戶，遷大司馬，都督揚州如故。太和二年，帝為二道征吳，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，（督休）（休督）諸軍向尋陽。賊將偽降，休深入，戰不利，退還宿石亭。軍夜驚，士卒亂，棄甲兵輜重甚多。休上書謝罪，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諭，禮賜益隆。休因此癰發背薨，諡曰壯侯。子肇嗣。世語曰：肇字長思。

肇有當世才度，為散騎常侍、屯騎校尉。明帝寢疾，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。帝意尋變，詔肇以侯歸第。正始中薨。追贈衛將軍。子興嗣。初，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，後為殄吳將軍，薨，追贈前將軍。張隱文士傳曰：肇孫攄，字顏遠，少厲志操，博學有才藻。仕晉，辟公府，曆洛陽令，有能名。大司馬齊王冏輔政，攄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。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、征南司馬。值天下亂，攄討賊向吳，戰敗死。

曹真字子丹，太祖族子也。太祖起兵，真父邵募徒眾，為州郡所殺。魏略曰：真本姓秦，養曹氏。或雲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。興平末，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，太祖出，為寇所追，走入秦氏，伯南開門受之。寇問太祖所在，答雲：「我是也。」遂害之。由此太祖思其功，故變其姓。魏書曰：邵以忠篤有才智，為太祖所親信。初平中，太祖興義兵，邵募徒眾，從太祖周旋。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，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。太祖哀真少孤，收養與諸子同，使與文帝共止。常獵，為虎所逐，顧射虎，應聲而倒。太祖壯其驚勇，使將虎豹騎。討靈丘賊，拔之，封靈壽亭侯。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，破之，拜中堅將軍。從至長安，領中領軍。是時，夏侯淵沒於陽平，太祖憂之。以真為征蜀護軍，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。太祖自至漢中，拔出諸軍，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。文帝即王位，以真為鎮西將軍，假節都督雍、涼州諸軍事。錄前後功，進封東鄉侯。張進等反於酒泉，真遣費曜討破之，斬進等。黃初三年還京都，以真為上軍大將軍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假節鉞。與夏侯尚等征孫權，擊牛渚屯，破之。轉拜中軍大將軍，加給事中。七年，文帝寢疾，真與陳群、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。明帝即位，進封邵陵侯，臣松之案：真父名邵。封邵陵侯，若非書誤，則事不可論。遷大將軍。

諸葛亮圍祁山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反應亮。帝遣真督諸軍軍郿，遣張郃擊亮將馬謖，大破之。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，真進軍圍之。條謂其眾曰：「大將軍自來，吾原早降耳。」遂自縛出。三郡皆平。真以亮懲於祁山，後出必從陳倉，乃使將軍郝昭、王生守陳倉，治其城。明年春，亮果圍陳倉，已有備而不能克。增邑，並前二千九百戶。四年，朝洛陽，遷大司馬，賜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。真以「蜀連出侵邊境，宜遂伐之。數道併入，可大克也」。帝從其計。真當發西討，帝親臨送。真以八月發長安，從子午道南入。司馬宣王溯漢水，當會南鄭。諸軍或從斜穀道，或從武威入。會大霖雨三十餘日，或棧道斷絕，詔真還軍。

真少與宗人曹遵、鄉人硃贊並事太祖。遵、贊早亡，真湣之，乞分所食邑封遵、贊子。詔曰：「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，篤晏平久要之分。君子成人之美，聽分真邑賜遵、贊子爵關內侯，各百戶。」真每征行，與將士同勞苦，軍賞不足，輒以家財班賜，士卒皆原為用。真病還洛陽，帝自幸其第省疾。真薨，諡曰元侯。子爽嗣。帝追思真功，詔曰：「大司馬蹈履忠節，佐命二祖，內不恃親戚之寵，外不驕白屋之士，可謂能持盈守位，勞謙其德者也。其悉封真五子羲、訓、則、彥、皚皆為列侯。」初，文帝分真邑二百戶，封真弟彬為列侯。

爽字昭伯，少以宗室謹重，明帝在東宮，甚親愛之。及即位，為散騎侍郎，累遷城門校尉，加散騎常侍，轉武衛將軍，寵待有殊。帝寢疾，乃引爽入臥內，拜大將軍，假節鉞，都督中外

諸軍事，錄尚書事，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。明帝崩，齊王即位，加爽侍中，改封武安侯，邑萬二千戶，賜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。丁謐畫策，使爽白天子，發詔轉宣王為太傅，外以名號尊之，內欲令尚書奏事，先來由己，得制其輕重也。魏書曰：爽使弟羲為表曰：「臣亡父真，奉事三朝，入備塚宰，出為上將。先帝以臣肺腑遺緒，獎飭拔擢，典兵禁省，進無忠恪積累之行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。先帝聖體不豫，臣雖奔走，侍疾嘗藥，曾無精誠翼日之應，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，且慚且懼，靡所底告。臣聞虞舜序賢，以稷、契為先，成湯褒功，以伊、呂為首，審選博舉，優劣得所，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，錄勳報功之令典，自古以來，未之或闕。今臣虛闇，位冠朝首，顧惟越次，中心愧惕，敢竭愚情，陳寫至實。夫天下之達道者三，謂德、爵、齒也。懿本以高明中正，處上司之位，名足鎮眾，義足率下，一也。包懷大略，允文允武，仍立征伐之勳，遐邇歸功，二也。萬里旋旆，親受遺詔，翼亮皇家，內外所向，三也。加之耆艾，紀綱邦國，體練朝政；論德則過於吉甫、樊仲；課功則逾於方叔、召虎：凡此數者，懿實兼之。臣抱空名而處其右，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，知進而不知退。陛下岐嶷，克明克類，如有以察臣之言，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、大司馬，上昭陛下進賢之明，中顯懿身文武之實，下使愚臣免於謗誚。」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詔曰：「昔吳漢佐光武，有征定四方之功，為大司馬，名稱於今。太尉體履正直，功蓋海內，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，是以遲遲不施行耳。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，既合先帝本旨，又放推讓，進德尚勳，乃欲明賢良、辯等列、順長少也。雖旦、奭之屬，宗師呂望，念在引領以處其下，何以過哉！朕甚嘉焉。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，纖芥細疑，不足為忌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，故用低徊，有意未遂耳！斯亦先帝敬重大臣，恩愛深厚之至也。昔成王建保傅之官，近漢顯宗以鄧禹為太傅，皆所以優崇俊乂，必有尊也。其以太尉為太傅。」爽弟羲為中領軍，訓武衛將軍，彥散騎常侍侍講，其餘諸弟，皆以列侯侍從，出入禁闥，貴寵莫盛焉。南陽何晏、鄧颺、李勝、沛國丁謐、東平畢軌鹹有聲名，進趣於時，明帝以其浮華，皆抑黜之；及爽秉政，乃複進敘，任為腹心。颺等欲令爽立威

名於天下，勸使伐蜀，爽從其言，宣王止之不能禁。正始五年，爽乃西至長安，大發卒六七萬人，從駱穀入。是時，關中及氐、羌轉輸不能供，牛馬騾驢多死，民夷號泣道路。入穀行數百里，賊因山為固，兵不得進。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，宜急還，不然將敗。世語曰：偉字世英，馮翊人。明帝治宮室，偉諫曰：「今作宮室，斬伐生民墓上松柏，毀壞碑獸石柱，辜及亡人，傷孝子心，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。」颺與偉爭於爽前，偉曰：「颺、勝將敗國家事，可斬也。」爽不悅，乃引軍還。漢晉春秋曰：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：「春秋責大德重，昔武皇帝再入漢中，幾至大敗，君所知也。今興平路勢至險，蜀已先據；若進不獲戰，退見微絕，覆軍必矣。將何以任其責！」玄懼，言於爽，引軍退。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，爽爭嶮苦戰，僅乃得過。所發牛馬運轉者，死失略盡，羌、胡怨歎，而關右悉虛耗矣。

初，爽以宣王年德並高，恆父事之，不敢專行。及晏等進用，鹹共推戴，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。乃以晏、颺、謐為尚書，晏典選舉，軌司隸校尉，勝河南尹，諸事希複由宣王。宣王遂稱疾避爽。初，宣王以爽魏之肺腑，每推先之，爽以宣王名重，亦引身卑下，當時稱焉。丁謐、畢軌等既進用，數言於爽曰：「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，不可以推誠委之。」由是爽恆猜防焉。禮貌雖存，而諸所興造，皆不復由宣王。宣王力不能爭，且懼其禍，故避之。晏等專政，共分割洛陽、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，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，承勢竊取官物，因緣求欲州郡。有司望風，莫敢忤旨。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，因毓吏微過，深文致毓法，使主者先收毓印綬，然後奏聞。其作威如此。爽飲食車服，擬於乘輿；尚方珍玩，充牣其家；妻妾盈後庭，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，及將吏、師工、鼓吹、良家子女三十三人，皆以為伎樂。詐作詔書，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台，使先帝婕妤教習為伎。擅取太樂樂器，武庫禁兵。作窟室，綺疏四周，數與晏等會其中，飲酒作樂。羲深以為大憂，數諫止之。又著書三篇，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，辭旨甚切，不敢斥爽，託戒諸弟以示爽。爽知其為己發也，甚不悅。羲或時以諫喻不納，涕泣而起。宣王密為之備。九年冬，李勝出為荊州刺史，往詣宣王。宣王稱疾困篤，示以羸形。勝不能覺，謂之信然。魏末傳曰：爽等令勝辭宣王，並伺察焉。宣王見勝，勝自陳無他功勞，橫

蒙特恩，當為本州，詣閤拜辭，不悟加恩，得蒙引見。宣王令兩婢侍邊，持衣，衣落；複上指口，言渴求飲，婢進粥，宣王持杯飲粥，粥皆流出沾胸。勝潸然，為之涕泣，謂宣王曰：「今主上尚幼，天下恃賴明公。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，何意尊體乃爾！」宣王徐更寬言，才令氣息相屬，說：「年老沈疾，死在旦夕。君當屈並州，並州近胡，好善為之，恐不復相見，如何！」勝曰：「當還忝本州，非並州也。」宣王乃複陽為昏謬，曰：「君方到並州，努力自愛！」錯亂其辭，狀如荒語。勝複曰：「當忝荊州，非並州也。」宣王乃若微悟者，謂勝曰：「懿年老，意荒忽，不解君言。今還為本州刺史，盛德壯烈，好建功勳。今當與君別，自顧氣力轉微，後必不更會，因欲自力，設薄主人，生死共別。令師、昭兄弟結君為友，不可相舍去，副懿區區之心。」因流涕哽咽。勝亦長歎，答曰：「輒當承教，須待救命。」勝辭出，與爽等相見，說：「太傅語言錯誤，口不攝杯，指南為北。又雲吾當作並州，吾答言當還為荊州，非並州也。徐徐與語，有識人時，乃知當還為荊州耳。又欲設主人祖送。不可舍去，宜須待之。」更向爽等垂淚雲：「太傅患不可複濟，令人愴然。」

十年正月，車駕朝高平陵，爽兄弟皆從。世語曰：爽兄弟先是數俱出遊，桓範謂曰：「總萬機，典禁兵，不宜並出，若有閉城門，誰複內入者？」爽曰：「誰敢爾邪！」由此不復並行。至是乃盡出也。宣王部勒兵馬，先據武庫，遂出屯洛水浮橋。奏爽曰：「臣昔從遼東還，先帝詔陛下、秦王及臣升禦床，把臣臂，深以後事為念。臣言『二祖亦屬臣以後事，（為念）此自陛下所見，無所憂苦；萬一有不如意，臣當以死奉明詔』。黃門令董箕等，才人侍疾者，皆所聞知。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，敗亂國典，內則僭擬，外專威權；破壞諸營，盡據禁兵，群官要職，皆置所親；殿中宿衛，曆世舊人皆複斥出，欲置新人以樹私計；根據槃互，縱恣日甚。外既如此，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，專共交關，看察至尊，侯伺神器，離間二宮，傷害骨肉。天下洶洶，人懷危懼，陛下但為寄坐，豈得久安！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禦床之本意也。臣雖朽邁，敢忘枉言？昔趙高極意，秦氏以滅；呂、霍早斷，漢祚永世。此乃陛下之大鑒，臣受命之時也。太尉臣濟、尚書令臣孚等，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衛，奏永甯宮。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。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、羲、訓吏兵，以侯就第，不得逗留以稽車駕；敢有稽留，便以軍法從事。臣輒力疾，將兵屯洛水浮橋，伺察非常。」世語曰：初，宣王勒兵從闕下趨武庫，當爽門，人逼車住。爽妻劉怖，出至一室，謂帳下守督曰：「公在外。今兵起，如何？」督曰：「夫人勿憂。」乃上門樓，引弩注箭欲發。將孫資在後牽止之曰：「天下事未可知！」如此者三，宣王遂得過去。

爽得宣王奏事，不通，迫窘不知所為。幹寶晉紀曰：爽留車駕宿伊水南，伐木為鹿角，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為衛。魏末傳曰：宣王語弟孚，陛下在外不可露宿，促送帳幔、太官食具詣行在所。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，不應太后召，矯詔開平昌門，拔取劍戟，略將門候，南奔爽。宣王知，曰：「範畫策，爽必不能用范計。」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，招外兵。爽兄弟猶豫未決，範重謂羲曰：「當今日，卿門戶求貧賤複可得乎？且匹夫持質一人，尚欲望活，今卿與天子相隨，令於天下，誰敢不應者？」羲猶不能納。侍中許允、尚書陳泰說爽，使早自歸罪。爽於是遣允、泰詣宣王，歸罪請死，乃通宣王奏事。幹寶晉書曰：桓範出赴爽，宣王謂蔣濟曰：「智囊往矣。」濟曰：「范則智矣，驚馬戀棧豆，爽必不能用也。」世語曰：宣王使許允、陳泰解語爽，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，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，唯免官而已，以洛水為誓。爽信之，罷兵。魏氏春秋曰：爽既罷兵，曰：「我不失作富家翁。」範哭曰：「曹子丹佳人，生汝兄弟，犢耳！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！」遂免爽兄弟，以侯還第。魏末傳曰：爽兄弟歸家，敕洛陽縣發民八百人，使尉部圍爽第四角，角作高樓，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。爽計窮愁悶，持彈到後園中，樓上人便唱言「故大將軍東南行！」爽還一室，與兄弟共議，未知宣王意深淺，作書與宣王曰：「賤子爽哀惶恐怖，無狀招禍，分受屠滅，前遣家人迎糧，於今未反，數日乏匱，當煩見餉，以繼旦夕。」宣王得書大驚，即答書曰：「初不知乏糧，甚懷蹢躅。令致米一百斛，並肉脯、鹽豉、大豆。」尋送。爽兄弟不達變數，即便喜歡，自謂不死。

初，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、何等與爽。疑其有奸，收當治罪。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，並先習兵，須三月中欲發，於是收晏等下獄。會公卿朝臣廷議，以為「春秋之義，『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』。爽以支屬，世蒙殊寵，親受先帝握手遺詔，託以天下，而包藏禍心，蔑棄顧命，乃與晏、颺及當等謀圖神器，范党同罪人，皆為大逆不道」。於是收爽、羲、訓、晏、颺、謐、軌、勝、範、當等，皆伏誅，夷三族。魏略曰：鄧颺字玄茂，鄧禹後也。少得士名於京師。明帝時為尚書郎，除洛陽令，坐事免，拜中郎，又入兼中書郎。初，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，及在中書，浮華事發，被斥出，遂不復用。正始初，乃出為潁川太守，轉大將軍長史，遷侍中尚書。颺為人好貨，前在內職，許臧艾授以顯官，艾以父妾與颺，故京師為之語曰：「以官易婦鄧玄茂。」每所薦達，多如此比。故何晏選舉不得人，頗由颺之不公忠，遂同其罪，蓋由交友非其才。丁謐，字彥靖。父斐，字文侯。初，斐隨太祖，太祖以斐鄉里，特饒愛之。斐性好貨，數請求犯法，輒得原宥。為典軍校尉，總攝內外，每所陳說，多見從之。建安末，從太祖征吳。斐隨行，自以家牛羸困，乃私易官牛，為人所白，被收送獄，奪官。其後太祖問斐曰：「文侯，印綬所在？」斐亦知見戲，對曰：「以易餅耳。」太祖笑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東曹毛掾數白此家，欲令我重治，我非不知此人不清，良有以也。我之有斐，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，盜雖有小損，而完我囊貯。」遂復斐官，聽用如初。後數歲，病亡。謐少不肯交遊，但博觀書傳。為人沈毅，頗有才略。太和中，常住鄴，借人空屋，居其中。而諸王亦欲借之，不知謐已得，直開門入。謐望見王，交腳臥而不起，而呼其奴客曰：「此何等人？促呵使去。」王怒其無禮，還具上言。明帝收謐，系鄴獄，以其功臣子，原出。後帝聞其有父風，召拜度支郎中。曹爽宿與相親，時爽為武衛將軍，數為帝稱其可大用。會帝崩，爽輔政，乃拔謐為散騎常侍，遂轉尚書。謐為人外似疏略，而內多忌。其在台閣，數有所彈駁，台中患之，事不得行。又其意輕貴，多所忽略，雖與何晏、鄧颺等同位，而皆少之，唯以勢屈於爽。爽亦敬之，言無不從。故于時謗書，謂「台中有三狗，二狗崖柴不可當，一狗憑默作疽囊。」三狗，謂何、鄧、丁也。默者，爽小字也。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，而謐尤甚也。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，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，又遣文欽令還淮南，皆謐之計。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。畢軌，字昭先。父字子禮，建安中為典農校尉。軌以才能，少有名聲。明帝在東宮時，軌在文學中。黃初末，出為長史。明帝即位，入為黃門郎，子尚公主，居處殷富。遷並州刺史。其在並州，名為驕豪。時雜虜數為暴，害吏民，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，失利。中護軍蔣濟表曰：「畢軌前失，既往不咎，但恐是後難可以再。凡人材有長短，不可強成。軌文雅志意，自為美器。今失並州，換置他州，若入居顯職，不毀其德，於國事實善。此安危之要，唯聖恩察之。」至正始中，入為中護軍，轉侍中尚書，遷司隸校尉。素與曹爽善，每言於爽，多見從之。李勝字公昭。父休字子朗，有智略。張魯前為鎮北將軍，休為司馬，家南鄭。時漢中有甘露降，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，有四塞之固，遂建言赤氣久衰，黃家當興，欲魯舉號，魯不聽。會魯破，太祖以其勸魯內附，賜爵關內侯，署散官騎從，詣鄴。至黃初中，仕曆上党、鉅鹿二郡太守，後以年老還，拜議郎。勝少游京師，雅有才智，與曹爽善。明帝禁浮華，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，各有主名。用是被收，以其所連引者多，故得原，禁錮數歲。帝崩，曹爽輔政，勝為洛陽令。夏侯玄為征西將軍，以勝為長史。玄亦宿與勝厚。駱穀之役，議從勝出，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。累遷滎陽太守、河南尹。勝前後所宰守，未嘗不稱職，為尹歲餘，事前屠蘇壞，令人更治之，小材一枚激墮，正撾受符吏石虎頭，斷之。後旬日，遷為荊州刺史，未及之官而敗也。桓範字元則，世為冠族。建安末，入丞相府。延康中，為羽林左監。以有文學，與王象等典集皇覽。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，遷征虜將軍、東中郎將，使持節都督青、徐諸軍事，治下邳。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，引節欲斬岐，為岐所奏，不直，坐免還。復為兗州刺史，怏怏不得意。又聞當轉為冀州牧。是時冀州統屬鎮北，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，本在範後。范謂其妻仲長曰：「我甯作諸卿，向三公長跪耳，不能為呂子展屈也。」其妻曰：「君前在東，坐欲擅斬徐州刺史，眾人謂君難為作下，今復羞為呂屈，是復難為作上也。」範忿其言觸實，乃以刀環撞其腹。妻時懷孕，遂墮胎死。範亦竟稱疾，不赴冀州。正始中拜大司農。範前在台閣，號為曉事，及為司農，又以清省稱。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，自以意斟酌之，名曰世要論。蔣濟為太尉，嘗與範會社下，群卿列坐有數人，範懷其所撰，欲以示濟，謂濟當虛心觀之。範出其書以示左右，左右傳之示濟，濟不肯視，範心恨之。因論他事，乃發怒謂濟曰：

「我祖薄德，公輩何似邪？」濟性雖強毅，亦知范剛毅，睨而不應，各罷。範於沛郡，仕次在曹真後。于時曹

爽輔政，以範鄉里老宿，於九卿中特敬之，然不甚親也。及宣王起兵，閉城門，以範為曉事，乃指召之，欲使領中領軍。范欲應召，而其子諫之，以車駕在外，不如南出。範疑有頃，兒又促之。范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。範不從，乃突出至平昌城門，城門已閉。門候司蕃，故範舉吏也，范呼之，舉手中版以示之，矯曰：「有詔召我，卿促開門！」蕃欲求見詔書，範呵之，言「卿非我故吏邪，何以敢爾？」乃開之。范出城，顧謂蕃曰：「太傅圖逆，卿從我去！」蕃徒行不能及，遂避側。范南見爽，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，徵四方以自輔。爽疑，義又無言。範自謂義曰：「事昭然，卿用讀書何為邪！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！」俱不言。範又謂義曰：「卿別營近在關南，洛陽典農治在城外，呼召如意。今詣許昌，不過中宿，許昌別庫，足相被假；所憂當在穀食，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。」義兄弟默然不從，中夜至五鼓，爽乃投刀於地，謂諸從駕群臣曰：「我度太傅意，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。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！」遂進謂帝曰：「陛下作詔免臣官，報皇太后令。」範知爽首免而己必坐唱義也。範乃曰：「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！」爽等既免，帝還宮，遂令范隨從。到洛水浮橋北，望見宣王，下車叩頭而無言。宣王呼範姓曰：「桓大夫何為爾邪！」車駕入宮，有詔範還復位。范詣闕拜章謝，待報。會司蕃詣鴻臚自首，具說範前臨出所道。宣王乃忿然曰：「誣人以反，於法何應？」主者曰：「科律，反受其罪。」乃收范於闕下。時人持范甚急，範謂部官曰：「徐之，我亦義士耳。」遂送廷尉。世語曰：初，爽夢二虎銜雷公，雷公若二升碗，放著庭中。爽惡之，以問占者，靈台丞馬訓曰：「憂兵。」訓退，告其妻曰：「爽將以兵亡，不出旬日。」漢晉春秋曰：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，自廟出，見車騎甚眾，以物呈廟雲：「誅大將軍曹爽。」寤而以告其邑人，邑人曰：「君欲作曹人之夢乎！朝無公孫強如何？且爽兄弟典重兵，又權尚書事，誰敢謀之？」謐曰：「爽無叔振鐸之請，苟失天機則離矣，何恃于強？昔漢之閭顯，倚母后之尊，權國威命，可謂至重矣，閹人十九人一旦屍之，況爽兄弟乎？」世語曰：初，爽出，司馬魯芝留在府，聞有事，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。爽誅，擢為禦史中丞。及爽解印綬，將出，主簿楊綜止之曰：「公挾主握權，舍此以至東市乎？」爽不從。有司奏綜導爽反，宣王曰：「各為其主也。」宥之，以為尚書郎。芝字世英，扶風人也。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。綜字初伯，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。臣松之案：夏侯湛為芝銘及幹寶晉紀並雲爽既誅，宣王即擢芝為並州刺史，以綜為安東參軍。與世語不同。嘉平中，紹功臣世，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，邑三百戶，以奉真後。幹寶晉紀曰：蔣濟以曹真之勳力，不宜絕祀，故以熙為後。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，發病卒。

晏，何進孫也。母尹氏，為太祖夫人。晏長於宮省，又尚公主，少以才秀知名，好老莊言，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。晏字平叔。魏略曰：「太祖為司空時，納晏母並收養晏，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，並見寵如公子。蘇即朗也。蘇性謹慎，而晏無所顧憚，服飾擬於太子，故文帝特憎之，每不呼其姓字，嘗謂之為「假子」。晏尚主，又好色，故黃初時無所事任。及明帝立，頗為冗官。至正始初，曲合于曹爽，亦以才能，故爽用為散騎侍郎，遷侍中尚書。晏前以尚主，得賜爵為列侯，又其母在內，晏性自喜，動靜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顧影。晏為尚書，主選舉，其宿與之有舊者，多被拔擢。魏末傳曰：晏婦金鄉公主，即晏同母妹。公主賢，謂其母沛王太妃曰：「晏為惡日甚，將何保身？」母笑曰：「汝得無妒晏邪！」俄而晏死。有一男，年五六歲，宣王遣人錄之。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，向使者搏頰，乞白活之，使者具以白宣王。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，心常嘉之；且為沛王故，特原不殺。魏氏春秋曰：初，夏侯玄、何晏等名盛於時，司馬景王亦預焉。晏嘗曰：「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泰初是也；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，司馬子元是也；惟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吾聞其語，未見其人。」蓋欲以神況諸己也。初，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。晏窮治黨與，冀以獲宥。宣王曰：「凡有八族。」晏疏丁、鄧等七姓。宣王曰：「未也。」晏窮急，乃曰：「豈謂晏乎！」宣王曰：「是也。」乃收晏。臣松之案：魏末傳雲晏取其同母妹為妻，此措紳所不忍言，雖楚王之妻（嫂），不是甚也已。設令此言出於舊史，猶將莫之或信，況底下之書乎！案諸王公傳，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。晏母姓尹，公主若與沛王同生，焉得言與晏同母？皇甫謐列女傳曰：爽從弟文叔，妻譙郡夏侯文寧之

女，名令女。文叔早死，服闋，自以年少無子，恐家必嫁己，乃斷發以為信。其後，家果欲嫁之，令女聞，即複以刀截兩耳，居止常依爽。及爽被誅，曹氏盡死。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，強迎令女歸。時文甯為梁相，憐其少，執義，又曹氏無遺類，冀其意沮，乃微使人諷之。令女歎且泣曰：「吾亦惟之，許之是也。」家以為信，防之少懈。令女於是竊入寢室，以刀斷鼻，蒙被而臥。其母呼與語，不應，發被視之，血流滿床席。舉家驚惶，奔往視之，莫不酸鼻。或謂之曰：「人生世間，如輕塵棲弱草耳，何至辛苦乃爾！且夫家夷滅已盡，守此欲誰為哉？」令女曰：「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，義者不以存亡易心，曹氏前盛之時，尚欲保終，況今衰亡，何忍棄之！禽獸之行，吾豈為乎？」司馬宣王聞而嘉之，聽使乞子字養，為曹氏後，名顯於世。

夏侯尚字伯仁，淵從子也。文帝與之親友。魏書曰：尚有籌畫智略，文帝器之，與為布衣之交。太祖定冀州，尚為軍司馬，將騎從征伐，後為五官將文學。魏國初建，遷黃門侍郎。代郡胡叛，遣鄴陵侯彰征討之，以尚參彰軍事，定代地，還。太祖崩于洛陽，尚持節，奉梓宮還鄴。並錄前功，封平陵亭侯，拜散騎常侍，遷中領軍。文帝踐阼，更封平陵鄉侯，遷征南將軍，領荊州刺史，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。尚奏：「劉備別軍在上庸，山道險難，彼不我虞，若以奇兵潛行，出其不意，則獨克之勢也。」遂勒諸軍擊破上庸，平三郡九縣，遷征南大將軍。孫權雖稱藩，尚益脩攻討之備，權後果有貳心。黃初三年，車駕幸宛，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。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，瑾渡入江中渚，而分水軍于江中。尚夜多持油船，將步騎萬餘人，於下流潛渡，攻瑾諸軍，夾江燒其舟船，水陸並攻，破之。城未拔，會大疫，詔敕尚引諸軍還。益封六百戶，並前千九百戶，假鉞，進為牧。荊州殘荒，外接蠻夷，而與吳阻漢水為境，舊民多居江南。尚自上庸通道，西行七百餘裏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，五六年間，降附數千家。五年，徙封昌陵鄉侯。尚有愛妾嬖幸，寵奪適室；適室，曹氏女也，故文帝遣人絞殺之。尚悲感，發病恍惚，既葬埋妾，不勝思見，複出視之。文帝聞而悲之曰：「杜襲之輕薄尚，良有以也。」然以舊臣，恩寵不衰。六年，尚疾篤，還京都，帝數臨幸，執手涕泣。尚薨，諡曰悼侯。魏書載詔曰：「尚自少侍從，盡誠竭節，雖雲異姓，其猶骨肉，是以入為腹心，出當爪牙。智略深敏，謀謨過人，不幸早殞，命也奈何！贈征南大將軍、昌陵侯印綬。」子玄嗣。又分尚戶三百，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。

玄字太初。少知名，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。嘗進見，與皇后弟毛曾並坐，玄恥之，不悅形之於色。明帝恨之，左遷為羽林監。正始初，曹爽輔政。玄，爽之姑子也。累遷散騎常侍、中護軍。世語曰：玄世名知人，為中護軍，拔用武官，參戟牙門，無非俊傑，多牧州典郡。立法垂教，於今皆為後式。

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，玄議以為：「夫官才用人，國之柄也，故銓衡專於台閣，上之分也，孝行存乎閭巷，優劣任之鄉人，下之敘也。夫欲清教審選，在明其分敘，不使相涉而已。何者？上過其分，則恐所由之不本，而幹勢馳驚之路開；下逾其敘，則恐天爵之外通，而機權之門多矣。夫天爵下通，是庶人議柄也；機權多門，是紛亂之原也。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，有年載矣，緬緬紛紛，未聞整齊，豈非分敘參錯，各失其要之所由哉！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，倫輩當行均，斯可官矣。何者？夫孝行著於家門，豈不忠恪於在官乎？仁恕稱於九族，豈不達於為政乎？義斷行於鄉黨，豈不堪於事任乎？三者之類，取於中正，雖不處其官名，斯任官可知矣。行有大小，比有高下，則所任之流，亦渙然明別矣。奚必使中正幹銓衡之機於下，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，上下交侵，以生紛錯哉？且台閣臨下，考功校否，眾職之屬，各有官長，旦夕相考，莫究於此；閭閻之議，以意裁處，而使匠宰失位，眾人驅駭，欲風俗清靜，其可得乎？天臺縣遠，眾所絕意。所得至者，更在側近，孰不脩飾以要所求？所求有路，則脩己家門者，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。自達鄉黨者，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。苟開之有路，而患其飾真離本，雖複嚴責中正，督以刑罰，猶無益也。豈若使各帥其分，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台閣，台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，參以鄉閭德行之次，擬其倫比，勿使偏頗。中正則唯考其行跡，別其高下，審定輩類，勿使升降。台閣總之，如其所簡，或有參錯，則其責負自在有司。官長所第，中正

輩擬，比隨次率而用之，如其不稱，責負在外。然則內外相參，得失有所，互相形檢，孰能相飾？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，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。」又以為：「古之建官，所以濟育群生，統理民物也，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。司牧之主，欲一而專，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，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。夫事簡業脩，上下相安而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王建萬國，雖其詳未可得而究，然分疆畫界，各守土境，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。下考殷、週五等之敘，徒有小大貴賤之差，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。夫官統不一，則職業不脩；職業不脩，則事何得而簡？事之不簡，則民何得而靜？民之不靜，則邪惡並興，而奸偽滋長矣。先王達其如此，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。始自秦世，不師聖道，私以禦職，奸以待下；懼宰官之不脩，立監牧以董之，畏督監之容曲，設司察以糾之；宰牧相累，監察相司，人懷異心，上下殊務。漢承其緒，莫能匡改。魏室之隆，日不暇及

，五等之典，雖難卒複，可粗立儀准以一治制。今之長吏，皆君吏民，橫重以郡守，累以刺史。若郡所攝，唯在大較，則與州同，無為再重。宜省郡守，但任刺史；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，郡吏萬數，還親農業，以省煩費，豐財殖穀，一也。大縣之才，皆堪郡守，是非之訟，每生意異，順從則安，直己則爭。夫和羹之美，在於合異，上下之益，在能相濟，順從乃安，此琴瑟一聲也，蕩而除之，則官省事簡，二也。又幹郡之吏，職監諸縣，營護黨親，鄉邑舊故，如有不副，而因公掣頓，民之困弊，咎生於此，若皆併合，則亂原自塞，三也。今承衰弊，民人彫落，賢才鮮少，任事者寡，郡縣良吏，往往非一，郡受縣成，其劇在下，而吏之上選，郡當先足，此為親民之吏，專得底下，吏者民命，而常頑鄙，今如並之，吏多選清良者造職，大化宣流，民物獲寧，四也。制使萬戶之縣，名之郡守，五千以上，名之都尉，千戶以下，令長如故，自長以上，考課遷用，轉以能升，所牧亦增，此進才效功之敘也，若經制一定，則官才有次，治功齊明，五也。若省郡守，縣皆徑達，事不擁隔，官無留滯，三代之風，雖未可必，簡一之化，庶幾可致，便民省費，在於此矣。」又以為：「文質之更用，猶四時之迭興也，王者體天理物，必因弊而濟通之，時彌質則文之以禮，時泰侈則救之以質。今承百王之末，秦漢餘流，世俗彌文，宜大改之以易民望。今科制自公、列侯以下，位從大將軍以上，皆得服綾錦、羅綺、紬素、金銀飾鏤之物，自是以下，雜采之服，通於賤人，雖上下等級，各示有差，然朝臣之制，已得侔至尊矣，玄黃之采，已得通於下矣。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，商不通難得之貨，工不作彫刻之物，不可得也。是故宜大理其本，准度古法，文質之宜，取其中則，以為禮度。車輿服章，皆從質樸，禁除末俗華麗之事，使幹朝之家，有位之室，不復有錦綺之飾，無兼采之服，纖巧之物，自上以下，至於樸素之差，示有等級而已，勿使過一二之覺。若夫功德之賜，上恩所特加，皆表之有司，然後服用之。夫上之化下，猶風之靡草。樸素之教興於本朝，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。」

宣王報書曰：「審官擇人，除重官，改服制，皆大善。禮鄉間本行，朝廷考事，大指如所示。而中間一相承習，卒不能改。秦時無刺史，但有郡守長吏。漢家雖有刺史，奉六條而已，故刺史稱傳車，其吏言從事，居無常治，吏不成臣，其後轉更為官司耳。昔賈誼亦患服制，漢文雖身服弋綈，猶不能使上下如意。恐此三事，當待賢能然後了耳。」玄又書曰：「漢文雖身衣弋綈，而不革正法度，內外有僭擬之服，寵臣受無限之賜，由是觀之，似指立在身之名，非篤齊治制之意也。今公侯命世作宰，追蹤上古，將隆至治，抑末正本，若制定於上，則化行於眾矣。夫當宜改之時，留殷勤之心，令發之日，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，猶垂謙謙，曰'待賢能'，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。竊未喻焉。」

頃之，為征西將軍，假節都督雍、涼州諸軍事。魏略曰：玄既遷，司馬景王代為護軍。護軍總統諸將，任主武官選舉，前後當此官者，不能止貨賂。故蔣濟為護軍時，有謠言「欲求牙門，當得千匹；百人督，五百匹」。宣王與濟善，間以問濟，濟無以解之，因戲曰：「洛中市買，一錢不足則不行。」遂相對歡笑。玄代濟，故不能止絕人事。及景王之代玄，整頓法令，人莫犯者。與曹爽共興駱穀之役，時人譏之。爽誅，徵玄為大鴻臚，數年徙太常。玄以爽抑絀，內不得意。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，然私心在玄，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，謀

欲以玄輔政。豐既內握權柄，子尚公主，又與緝俱馮翊人，故緝信之。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，欲使將兵入，並力起。會翼求朝，不聽。嘉平六年二月，當拜貴人，豐等欲因禦臨軒，諸門有陛兵，誅大將軍，以玄代之，以緝為驃騎將軍。豐密語黃門監蘇鑠、永甯署令樂敦、{宀兒}從僕射劉賢等曰：「卿諸人居內，多有不法，大將軍嚴毅，累以為言，張當可以為誡。」鑠等皆許以從命。魏書曰：玄素貴，以爽故廢黜，居常怏怏不得意。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後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，緝與豐同郡，傾巧人也，以東莞太守召，為後家，亦不得意，故皆同謀。初，豐自以身處機密，息輅又以列侯給事中，尚齊長公主，有內外之重，心不自安。密謂輅曰：「玄既為海內重人，加以當大任，年時方壯而永見廢，又親曹爽外弟，於大將軍有嫌。吾得玄書，深以為憂。緝有才用，棄兵馬大郡，還坐家巷。各不得志，欲使汝以密計告之。」緝嘗病創臥，豐遣輅省病，輅屏人語緝曰：「輅尚公主，父子在機近，大將軍秉事，常恐不見明信，太常亦懷深憂。君侯雖有後父之尊，安危未可知，皆與輅家同慮者也，輅父欲與君侯謀之。」緝默然良久曰：「同舟之難，吾焉所逃？此大事，不捷即禍及宗族。」輅於是往報豐。密語黃門監蘇鑠等，蘇鑠等答豐：「惟君侯計。」豐言曰：「今拜貴人，諸營兵皆屯門。陛下臨軒，因此便共迫脅，將群寮人兵，就誅大將軍。卿等當共密白此意。」鑠等曰：「陛下儻不從人，奈何？」豐等曰：「事有權宜，臨時若不信聽，便當劫將去耳。那得不從？」鑠等許諾。豐曰：「此族滅事，卿等密之。事成，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。」豐複密以告玄、緝。緝遣子邈與豐相結，同謀起事。世語曰：豐遣子輅以謀報玄，玄曰「宜詳之耳」，而不以告也。大將軍微聞其謀，請豐相見，豐不知而往，即殺之。世語曰：大將軍聞豐謀，舍人王弼請以命請豐。「豐若無備，情屈勢迫，必來，若不來，弼一人足以制之；若知謀泄，以眾挾輪，長戟自衛，徑入雲龍門，挾天子登凌雲台，臺上有三千人仗，鳴鼓會眾，如此，弼所不及也」。大將軍乃遣弼以車迎之。豐見劫迫，隨弼而至。魏氏春秋曰：大將軍責豐，豐知禍及，遂正色曰：「卿父子懷奸，將傾社稷，惜吾力劣，不能相禽滅耳！」大將軍怒，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，殺之。魏略曰：豐字安國，故衛尉李義子也。黃初中，以父任召隨軍。始為白衣時，年十七八，在鄴下名為清白，識別人物，海內翕然，莫不注意。後隨軍在許昌，聲稱日隆。其父不原其然，遂令閉門，敕使斷客。初，明帝在東宮，豐在文學中。及即尊位，得吳降人，問「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」？降人雲：「聞有李安國者是。」時豐為黃門郎，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，左右以豐對。帝曰：「豐名乃被于吳越邪？」後轉騎都尉、給事中。帝崩後，為永寧太僕，以名過其實，能用少也。正始中，遷侍中尚書僕射。豐在台省，常多託疾，時台制，疾滿百日當解祿，豐疾未滿數十日，輒暫起，已複臥，如是數歲。初，豐子輅以選尚公主，豐雖外辭之，內不甚憚也。豐弟翼及偉，仕數歲間，並歷郡守。豐嘗於人中顯誡二弟，言當用榮位為。及司馬宣王久病，偉為二千石，荒於酒，亂新平、扶風二郡而豐不召，眾人以為恃寵。曹爽專政，豐依違二公間，無有適莫，故于時有謗書曰：「曹爽之勢熱如湯，太傅父子冷如漿，李豐兄弟如游光。」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，而內圖事，有似於遊光也。及宣王奏誅爽，住車闕下，與豐相聞，豐怖，遽氣索，足委地不能起。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，中書令缺，大將軍諮問朝臣：「誰可補者？」或指向豐。豐雖知此非顯選，而自以連婚國家，思附至尊，因伏不辭，遂奏用之。豐為中書二歲，帝比每獨召與語，不知所說。景王知其議已，請豐，豐不以實告，乃殺之。其事秘。豐前後仕曆二朝，不以家計為意，仰俸廩而已。輅雖尚公主，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，時得賜錢帛，輒以外施親族；及得賜宮人，多與子弟，而豐皆以與諸外甥。及死後，有司籍其家，家無餘積。魏氏春秋曰：夜送豐屍付廷尉，廷尉鍾毓不受，曰：「非法官所治也。」以其狀告，且敕之，乃受。帝怒，將問豐死意，太后懼，呼帝入，乃止。遣使收翼。世語曰：翼後妻，散騎常侍荀爽姊，謂翼曰：「中書事發，可及書未至赴吳，何為坐取死亡！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？」翼思未答，妻曰：「君在大州，不知可與同死生者，去亦不免。」翼曰：「二兒小，吾不去。今但從坐，身死，二兒必免。」果如翼言。翼子斌，楊駿外甥也。晉惠帝初，為河南尹，與駿俱死，見晉書。事下有司，收玄、緝、鑠、敦、賢等送廷尉。世語曰：玄至廷尉，不肯下辭。廷尉鍾毓自臨治玄。玄正色責毓曰：「吾當何辭？卿為令史責人也，卿便為吾作。」毓以其名士，節高不可屈，而獄當竟，夜為作辭，令與事相附，流涕以示玄。玄視，頷之而已。毓弟會，年少於玄，玄不與交，是日於毓坐狎玄，玄不受。孫盛雜語曰：玄在囹圄，會因欲狎而友玄，玄正色曰：「鍾君何相偈如此也！」廷尉鍾毓奏：「豐等謀迫脅至尊，

擅誅塚宰，大逆無道，請論如法。」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，咸以為「豐等各受殊寵，典綜機密，緝承外戚椒房之尊，玄備世臣，並居列位，而包藏禍心，構圖凶逆，交關閹豎，授以奸計，畏憚天威，不敢顯謀，乃欲要君脅上，肆其詐虐，謀誅良輔，擅相建立，將以傾覆京室，顛危社稷。毓所正皆如科律，報毓施行」。詔書：「齊長公主，先帝遺愛，原其三子死命。」於是豐、玄、緝、敦、賢等皆夷三族，魏書曰：豐子韜，以尚主，賜死獄中。其餘親屬徙樂浪郡。玄格量弘濟，臨斬東市，顏色不變，舉動自若，時年四十六。魏略曰：玄自從西還，不交人事，不蓄華妍。魏氏春秋曰：初，夏侯霸將奔蜀，呼玄欲與之俱。玄曰：「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？」遂還京師。太傅薨，許允謂玄曰：「無複憂矣。」玄歎曰：「士宗，卿何不見事乎？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，子元、子上不吾容也。」玄嘗著樂毅、張良及本無肉刑論，辭旨通遠，咸傳於世。玄之執也，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，大將軍曰：「卿忘會趙司空葬乎？」先是，司空趙儼薨，大將軍兄弟會葬，賓客以百數，玄時後至，眾賓客咸越席而迎，大將軍由是惡之。臣松之案：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，時玄已為關中都督，至十年，爽誅滅後，方還洛耳。案少帝紀，司空趙儼以六年亡，玄則無由得會儼葬，若雲玄入朝，紀、傳又無其事。斯近妄不實。正元中，紹功臣世，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，邑三百戶，以奉尚後。

初，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、玄親善。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，以玄為大將軍，允為太尉，共錄尚書事。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，曰「有詔」，因便馳走。允即投書燒之，不以開呈司馬景王。後豐等事覺，徙允為鎮北將軍，假節督河北諸軍事。未發，以放散官物，收付廷尉，徙樂浪，道死。魏略曰：允字士宗，世冠族。父據，仕曆典農校尉、郡守。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，召入軍。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，與陳國袁侃對，同坐職事，皆收送獄，詔旨嚴切，當有死者，正直者為重。允謂侃曰：「卿，功臣之子，法應八議，不憂死也。」侃知其指，乃為受重。允刑竟複吏，出為郡守，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。允聞李豐等被收，欲往見大將軍，已出門，回遑不定，中道還取袴，豐等已收訖。大將軍聞允前遽，怪之曰：「我自收豐等，不知士大夫何為忽忽乎？」是時朝臣遽者多耳，而眾人鹹以為意在允也。會鎮北將軍劉靜卒，朝廷以允代靜。已受節傳，出止外舍。大將軍與允書曰：「鎮北雖少事，而都典一方，念足下震華鼓，建殊節，曆本州，此所謂著繡畫行也。」允心甚悅，與台中相聞，欲易其鼓吹旌旗。其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，戒允「但當趣耳，用是為邪！」允曰：「卿俗士不解，我以榮國耳，故求之。」帝以允當出，乃詔會群臣，群臣皆集，帝特引允以自近；允前為侍中，顧當與帝別，涕泣歔歔。會訖，罷出，詔促允令去。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谷乞諸俳及其官屬，故遂收送廷尉，考問竟，（故）減死徙邊。允以嘉平六年秋徙，妻子不得自隨，行道未到，以其年冬死。魏氏春秋曰：允為吏部郎，選郡守。明帝疑其所用非次，召入，將加罪。允妻阮氏跳出，謂曰：「明主可以理奪，難以情求。」允頷之而入。帝怒詰之，允對曰：「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，年限在後，（某守雖後），日限在前。」帝前取事視之，乃釋遣出。望其衣敗，曰：「清吏也。」賜之。允之出為鎮北也，喜謂其妻曰：「吾知免矣！」妻曰：「禍見於此，何免之有？」允善相印，將拜，以印不善，使更刻之，如此者三。允曰：「印雖始成而已被辱。」問送印者，果懷之而墜於廁。相印書曰：「相印法本出陳長文，長文以語韋仲將，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，以語許士宗。利以法術占吉凶，十可中八九。仲將問長文『從誰得法？』長文曰：『本出漢世，有相印、相笏經，又有鷹經、牛經、馬經。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，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。』」允妻阮氏賢明而醜，允始見愕然，交禮畢，無複入意。妻遣婢覘之，雲「有客姓桓」，妻曰：

「是必桓範，將勸使入也。」既而範果勸之。允入，須臾便起，妻捉裾留之。允顧謂婦曰：「婦有四德，卿有其幾？」婦曰：「新婦所乏唯容。士有百行，君有其幾？」許曰：「皆備。」婦曰：「士有百行，以德為首，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謂皆備？」允有慚色，知其非凡，遂雅相親重。生二子，奇、猛，少有令聞。允後為景王所誅，門生走入告其婦，婦正在機，神色不變，曰：「早知爾耳。」門生欲藏其子，婦曰：「無預諸兒事。」後移居墓所，景王遣鍾會看之，若才藝德能及父，當收。兒以語母，母答：「汝等雖佳，才具不多，率胸懷與會語，便自無憂，不須極哀，會止便止。又可多少問朝事。」兒從之。會反命，具以狀對，卒免其禍，皆母之教也。雖會之識鑒，而輪賢婦之智也。果慶及後嗣，追封子孫而已。世語曰：允二子：奇字子泰，猛字子豹，並有

治理才學。晉元康中，奇為司隸校尉，猛幽州刺史。傅暢晉諸公贊曰：猛禮樂儒雅，當時最優。奇子遐，字思祖，以清尚稱，位至侍中。猛子式，字儀祖，有才幹，至濮陽內史、平原太守。

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。甘露中為尚書，坐高貴鄉公事誅。始經為郡守，經母謂經曰：「汝田家子，今仕至二千石，物太過不祥，可以止矣。」經不能從，曆二州刺史，司隸校尉，終以致敗。世語曰：經字（彥偉）（彥緯），初為江夏太守。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于吳，經不發書，棄官歸。母問歸狀，經以實對。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，對送吏杖經五十，爽聞，不復罪。經為司隸校尉，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，王業之出，不申經（竟）以及難。經刑於東市，雄哭之，感動一市。刑及經母，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。漢晉春秋曰：經被收，辭母。母顏色不變，笑而應曰：「人誰不死？往所以不止汝者，恐不得其所也。以此並命，何恨之有哉？」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：「故尚書王經，雖身陷法辟，然守志可嘉。門戶堙沒，意常潛之，其賜經孫郎中。」允友人同郡崔贊，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雲。荀綽冀州記曰：贊子洪，字良伯，清恪有匪躬之志，為晉吏部尚書、大司農。評曰：夏侯、曹氏，世為婚姻，故惇、淵、仁、洪、休、尚、真等並以親舊肺腑，貴重於時，左右勳業，鹹有效勞。爽德薄位尊，沈溺盈溢，此固大易所著，道家所忌也。玄以規格局度，世稱其名，然與曹爽中外繾綣；榮位如斯，曾未聞匡弼其非，援致良才。舉茲以論，焉能免之乎！

魏書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

荀彧字文若，潁川潁陰人也。祖父淑，字季和，朗陵令。當漢順、桓之間，知名當世。有子八人，號曰八龍。彧父緄，濟南相。叔父爽，司空。續漢書曰：淑有高才，王暢、李膺皆以為師，為朗陵侯相，號稱神君。張璠漢紀曰：淑博學有高行，與李固、李膺同志友善，拔李昭於小吏，友黃叔度於幼童，以賢良方正徵，對策譏切梁氏，出補朗陵侯相，卒官。八子：儉、緄、靖、燾、詵、爽、肅、粦。音敷。爽字慈明，幼好學，年十二，通春秋、論語，耽思經典，不應徵命，積十數年。董卓秉政，複徵爽，爽欲遁去，吏持之急。詔下郡，即拜平原相。行至苑陵，又追拜光祿勳。視事三日，策拜司空。爽起自布衣，九十五日而至三公。淑舊居西豪裏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署其裏為高陽裏。靖字叔慈，亦有至德，名幾亞爽，隱居終身。皇甫謐逸士傳：或問許子將，靖與爽孰賢？子將曰：「二人皆玉也，慈明外朗，叔慈內潤。」

彧年少時，南陽何顒異之，曰：「王佐才也。」典略曰：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，公明不娶，轉以與彧。父緄慕衡勢，為彧娶之。彧為論者所譏。臣松之案：漢紀雲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，計彧于時年始二歲，則彧婚之日，衡之沒久矣。慕勢之言為不然也。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，必非苟得者也，將有逼而然，何雲慕勢哉？昔鄭忽以違齊致譏，雋生以拒霍見美，致譏在於失援，見美嘉其慮遠，並無交至之害，故得各全其志耳。至於閹豎用事，四海屏氣；左悺、唐衡，殺生在口。故于時諺雲「左回天，唐獨坐」，言威權莫二也。順之則六親以安，忤違則大禍立至；斯誠以存易亡，蒙恥期全之日。昔蔣詡姻于王氏，無損清高之操，緄之此婚，庸何傷乎！永漢元年，舉孝廉，拜守宮令。董卓之亂，求出補吏。除亢父令，遂棄官歸，謂父老曰：「潁川，四戰之地也，天下有變，常為兵沖，宜亟去之，無久留。」鄉人多懷土猶豫，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立，莫有隨者，彧獨將宗族至冀州。而袁紹已奪馥位，待彧以上賓之禮。彧弟湛及同郡辛評、郭圖，皆為紹所任。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，時太祖為奮武將軍，在東郡，初平二年，彧去紹從太祖。太祖大悅曰：「吾之子房也。」以為司馬，時年二十九。是時，董卓威陵天下，太祖以問彧，彧曰：「卓暴虐已甚，必以亂終，無能為也。」卓遣李傕等出關東，所過虜略，至潁川、陳留而還。鄉人留者多見殺略。明年，太祖領兗州牧，後為鎮東將軍，彧常以司馬從。興平元年，太祖征陶謙，任彧留事。會張邈、陳宮以兗州反，潛迎呂布。布既至，邈乃使劉翊告彧曰：「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，宜亟供其軍食。」眾疑惑。彧知邈為亂，即勒兵設備，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，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。時太祖悉軍攻謙，留守兵少，而督將大吏多與邈、宮通謀。惇至，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，眾乃定。豫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來至城下，

或言與呂布同謀，眾甚懼。貢求見或，或將往。惇等曰：「君，一州鎮也，往必危，不可。」或曰：「貢與邈等，分非素結也，今來速，計必未定；及其未定說之，縱不為用，可使中立，若先疑之，彼將怒而成計。」貢見或無懼意，謂鄆城未易攻，遂引兵去。又與程昱計，使說范、東阿，卒全三城，以待太祖。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，布東走。二年夏，太祖軍乘氏，大饑，人相食。

陶謙死，太祖欲遂取徐州，還乃定布。或曰：「昔高祖保關中，光武據河內，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，進足以勝敵，退足以堅守，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。將軍本以兗州首事，平山東之難，百姓無不歸心悅服。且河、濟，天下之要地也，今雖殘壞，猶易以自保，是亦將軍之關中、河內也，不可以不先定。今以破李封、薛蘭，若分兵東擊陳宮，宮必不敢西顧，以其間勒兵收熟麥，約食畜穀，一舉而布可破也。破布，然後南結揚州，共討袁術，以臨淮、泗。若舍布而東，多留兵則不足用，少留兵則民皆保城，不得樵采。布乘虛寇暴，民心益危，唯鄆城、范、衛可全，其餘非己之有，是無兗州也。若徐州不定，將軍當安所歸乎？且陶謙雖死，徐州未易亡也。彼懲往年之敗，將懼而結親，相為表裏。今東方皆以收麥，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，將軍攻之不拔，略之無獲，不出十日，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。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，兗州又叛，而雲十萬之眾，雖是抑抗之言，要非寡弱之稱。益知官渡之役，不得雲兵不滿萬也。前討徐州，威罰實行，曹瞞傳雲：自京師遭董卓之亂，人民流移東出，多依彭城間。遇太祖至，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，水為不流。陶謙帥其眾軍武原，太祖不得進。引軍從泗南攻取慮、睢陵、夏丘諸縣，皆屠之；雞犬亦盡，墟邑無復行人。其子弟念父兄之恥，必人自為守，無降心，就能破之，尚不可有也。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，以大易小可也，以安易危可也，權一時之勢，不患本之不固可也。今三者莫利，原將軍熟慮之。」太祖乃止。大收麥，複與布戰，分兵平諸縣。布敗走，兗州遂平。

建安元年，太祖擊破黃巾。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。太祖議奉迎都許，或以山東未平，韓暹、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，北連張楊，未可卒制。或勸太祖曰：「昔（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），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。自天子播越，將軍首唱義兵，徒以山東擾亂，未能遠赴關右，然猶分遣將帥，蒙險通使，雖禦難於外，乃心無不在王室，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。今車駕旋軫，（東京榛蕪），義士有存本之思，百姓感舊而增哀。誠因此時，奉主上以從民望，大順也；秉至公以服雄傑，大略也；扶弘義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天下雖有逆節，必不能為累，明矣。韓暹、楊奉其敢為害！若不時定，四方生心，後雖慮之，無及。」太祖遂至洛陽，奉迎天子都許。天子拜太祖大將軍，進或為漢侍中，守尚書令。常居中持重，典略曰：或折節下士，坐不累席。其在台閣，不以私欲撓意。或有群從一人，才行實薄，或謂或：「以君當事，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？」或笑曰：「官者所以表才也，若如來言，眾人其謂我何邪！」其持心平正皆類此。太祖雖征伐在外，軍國事皆與或籌焉。典略曰：或為人偉美。又平原禰衡傳曰：衡字正平，建安初，自荊州北游許都，恃才傲逸，臧否過差，見不如己者不與語，人皆以是憎之。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，上書薦之曰：「淑質貞亮，英才卓犖。初涉藝文，升堂睹奧；目所一見，輒誦於口，耳所暫聞，不忘於心。性與道合，思若有神。弘羊心計，安世默識，以衡准之，誠不足怪。」衡時年二十四。是時許都雖新建，尚饒人士。衡嘗書一刺懷之，字漫滅而無所適。或問之曰：「何不從陳長文、司馬伯達乎？」衡曰：「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！」又問曰：「當今許中，誰最可者？」衡曰：「大兒有孔文舉，小兒有楊德祖。」又問：「曹公、荀令君、趙蕩寇皆足蓋世乎？」衡稱曹公不甚多；又見荀有儀容，趙有腹尺，因答曰：「文若可借面弔喪，稚長可使監廚請客。」其意以為荀但有貌，趙健啖肉也。於是眾人皆切齒。衡知眾不悅，將南還荊州。裝束臨發，眾人為祖道，先設供帳於城南，自共相誡曰：「衡數不遜，今因其後到，以不起報之。」及衡至，眾人皆坐不起，衡乃號咷大哭。眾人問其故，衡曰：「行屍柩之間，能不悲乎？」衡南見劉表，表甚禮之。將軍黃祖屯夏口，祖子射與衡善，隨到夏口。祖嘉其才，每在坐，席有異賓，介使與衡談。後衡驕蹇，答祖言俳優饒言，祖以為罵己也，大怒，顧伍伯捉頭出。左右遂扶以去，拉而殺之。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。又潘勗為或碑文，稱或「揭姿奇表」。張衡文士傳曰：孔融數薦衡于太祖，欲與相見，而衡疾惡之，意常憤懣。因狂疾不肯往，

而數有言論。太祖聞其名，圖欲辱之，乃錄為鼓（吏）。後至八月朝，大宴，賓客並會。時鼓（吏）擊鼓過，皆當脫其故服，易著新衣。次衡，衡擊為漁陽參撾，容態不常，音節殊妙。坐上賓客聽之，莫不慷慨。過不易衣，吏呵之，衡乃當太祖前，以次脫衣，裸身而立，徐徐乃著禪帽畢，複擊鼓參撾，而顏色不忤。太祖大笑，告四坐曰：「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」至今有漁陽參撾，自衡造也。融深責數衡，並宣太祖意，欲令與太祖相見。衡許之，曰：「當為卿往。」至十月朝，融先見太祖，說「衡欲求見」。至日晏，衡著布單衣，（疏巾）（練布）履，坐太祖營門外，以杖捶地，數罵太祖。太祖敕外廩急具精馬三匹，並騎二人，謂融曰：「禰衡豎子，乃敢爾！孤殺之無異於雀鼠，顧此人素有虛名，遠近所聞，今日殺之，人將謂孤不能容。今送與劉表，視卒當何如？」乃令騎以衡置馬上，兩騎扶送至南陽。傅子曰：衡辯于言而剋於論，見荊州牧劉表曰，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，表悅之以為上賓。衡稱表之美盈口，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。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，曰：「衡稱將軍之仁，西伯不過也，唯以為不能斷；終不濟者，必由此也。」是言實指表智短，而非衡所言也。表不詳察，遂疏衡而逐之。衡以交絕于劉表，智窮于黃祖，身死名滅，為天下笑者，譖之者有形也。太祖問彧：「誰能代卿為我謀者？」彧言「荀攸、鍾繇」。先是，彧言策謀士，進戲志才。志才卒，又進郭嘉。太祖以彧為知人，諸所進達皆稱職，唯嚴象為揚州，韋康為涼州，後敗亡。三輔決錄曰：象字文則，京兆人。少聰博，有膽智。以督軍禦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，會術病卒，因以為揚州刺史。建安五年，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，時年三十八。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，恐時人不盡其意，故隱其書，唯以示象。康字元將，亦京兆人。孔融與康父端書曰：「前日元將來，淵才亮茂，雅度弘毅，偉世之器也。昨日仲將又來，懿性貞實，文敏篤誠，保家之主也。不意雙珠，近出老蚌，甚珍貴之。」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，康代為涼州刺史，時人榮之。後為馬超所圍，堅守歷時，救軍不至，遂為超所殺。仲將名誕，見劉邵傳。

自太祖之迎天子也，袁紹內懷不服。紹既並河朔，天下畏其強。太祖方東憂呂布，南拒張繡，而繡敗太祖軍於宛。紹益驕，與太祖書，其辭悖慢。太祖大怒，出入動靜變於常，眾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。鍾繇以問彧，彧曰：「公之聰明，必不追咎往事，殆有他慮。」則見太祖問之，太祖乃以紹書示彧，曰：「今將討不義，而力不敵，何如？」彧曰：「古之成敗者，誠有其才，雖弱必強，苟非其人，雖強易弱，劉、項之存亡，足以觀矣。今與公爭天下者，唯袁紹爾。紹貌外寬而內忌，任人而疑其心，公明達不拘，唯才所宜，此度勝也。紹遲重少決，失在後機，公能斷大事，應變無方，此謀勝也。紹禦軍寬緩，法令不立，士卒雖寡，其實難用，公法令既明，賞罰必行，士卒雖寡，皆爭致死，此武勝也。紹憑世資，從容飾智，以收名譽，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，公以至仁待人，推誠心不為虛美，行己謹儉，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，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原為用，此德勝也。夫以四勝輔天子，扶義征伐，誰敢不從？紹之強其何能為！」太祖悅。彧曰：「不先取呂布，河北亦未易圖也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吾所惑者，又恐紹侵擾關中，亂羌、胡，南誘蜀漢，是我獨以兗、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。為將奈何？」彧曰：「關中將帥以十數，莫能相一，唯韓遂、馬超最強。彼見山東方爭，必各擁眾自保。今若撫以恩德，遣使連和，相持雖不能久安，比公安定山東，足以不動。鍾繇可屬以西事。則公無憂矣。」

三年，太祖既破張繡，東禽呂布，定徐州，遂與袁紹相拒。孔融謂彧曰：「紹地廣兵強；田豐、許攸，智計之士也，為之謀；審配、逢紀，盡忠之臣也，任其事；顏良、文醜，勇冠三軍，統其兵；殆難克乎！」彧曰：「紹兵雖多而法不整。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治。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自用，此二人留知後事，若攸家犯其法，必不能縱也，不縱，攸必為變。顏良、文醜，一夫之勇耳，可一戰而禽也。」五年，與紹連戰。太祖保官渡，紹圍之。太祖軍糧方盡，書與彧，議欲還許以引紹。彧曰：「今軍食雖少，未若楚、漢在滎陽、成皋間也。是時劉、項莫肯先退，先退者勢屈也。公以十分居一之眾，畫地而守之，扼其喉而不得進，已半年矣。情見勢竭，必將有變，此用奇之時，不可失也。」太祖乃住。遂以奇兵襲紹別屯，斬其將淳於瓊等，紹退走。審配以許攸家不法，收其妻子，攸怒叛紹；顏良、文醜臨陣授首；田豐以諫見誅；皆如彧所策。

六年，太祖就谷東平之安民，糧少，不足與河北相支，欲因紹新破，以其間擊討劉表。彧曰：「今紹敗，其眾離心，宜乘其困，遂定之；而背兗、豫，遠師江、漢，若紹收其餘燼，承虛以出人後，則公事去矣。」太祖複次於河上。紹病死。太祖渡河，擊紹子譚、尚，而高幹、郭援侵略河東，關右震動，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。語在繇傳。八年，太祖錄彧前後功，表封彧為萬歲亭侯。彧別傳載太祖表曰：「臣聞慮為功首，謀為賞本，野績不越廟堂，戰多不逾國勳。是故典阜之錫，不後營丘，蕭何之士，先於平陽。珍策重計，古今所尚。侍中守尚書令彧，積德累行，少長無悔，遭世紛擾，懷忠念治。臣自始舉義兵，周遊征伐，與彧戮力同心，左右王略，發言授策，無施不效。彧之功業，臣由以濟，用披浮雲，顯光日月。陛下幸許，彧左右機近，忠恪祇順，如履薄冰，研精極銳，以撫庶事。天下之定，彧之功也。宜享高爵，以彰元勳。」彧固辭無野戰之勞，不通太祖表。太祖與彧書曰：「與君共事已來，立朝廷，君之相為匡弼，君之相為舉人，君之相為建計，君之相為密謀，亦以多矣。夫功未必皆野戰也，原君勿讓。」彧乃受。九年，太祖拔鄴，領冀州牧。或說太祖「宜復古置九州，則冀州所制者廣大，天下服矣。」太祖將從之，彧言曰：「若是，則冀州當得河東、馮翊、扶風、西河、幽、並之地，所奪者眾。前日公破袁尚，禽審配，海內震駭，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，守其兵眾也；今使分屬冀州，將皆動心。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；今聞此，以為必以次見奪。一旦生變，雖有（善守）（守善）者，轉相脅為非，則袁尚得寬其死，而袁譚懷貳，劉表遂保江、漢之間，天下未易圖也。原公急引兵先定河北，然後修復舊京，南臨荊州，責貢之不入，則天下鹹知公意，人人自安。天下大定，乃議古制，此社稷長久之利也。」太祖遂寢九州議。

是時荀攸常為謀主。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，都督河北事。太祖之征袁尚也，高幹密遣兵謀襲鄴，衍逆覺，盡誅之，以功封列侯。荀氏家傳曰：衍字休若，彧第三兄。彧第四兄諡，字友若，事見袁紹傳。陳群與孔融論汝、潁人物，群曰：「荀文若、公達、休若、友若、仲豫，當今並無對。」衍子紹，位至太僕。紹子融，字伯雅，與王弼、鍾會俱知名，為洛陽令，參大將軍軍事，與弼、會論易、老義，傳於世。諡子閔，字仲茂，為太子文學掾。時有甲乙疑論，閔與鍾繇、王朗、袁渙議各不同。文帝與繇書曰「袁、王國士，更為唇齒，荀閔勁悍，往來銳師，真君侯之勍敵，左右之深憂也。」終黃門侍郎。閔從孫（惲）字景文，太子中庶子，亦知名。與賈充共定音律，又作易集解。仲豫名悅，郎陵長儉之少子，彧從父兄也。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，善於著述。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，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，因事以明臧否，致有典要；其書大行於世。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，後稱安陽公主。彧及攸並貴重，皆謙沖節儉，祿賜散之宗族知舊，家無餘財。十二年，複增彧邑千戶，合二千戶。彧別傳曰：太祖又表曰：「昔袁紹侵入郊甸，戰於官渡。時兵少糧盡，圖欲還許，書與彧議，彧不聽臣。建宜住之便，恢進討之規，更起臣心，易其愚慮，遂摧大逆，覆取其眾。此彧睹勝敗之機，略不世出也。及紹破敗，臣糧亦盡，以為河北未易圖也，欲南討劉表。彧複止臣，陳其得失，臣用反旆，遂吞凶族，克平四州。向使臣退於官渡，紹必鼓行而前，有傾覆之形，無克捷之勢。後若南征，委棄兗、豫，利既難要，將失本據。彧之二策，以亡為存，以禍致福，謀殊功異，臣所不及也。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，薄搏獲之賞；古人尚帷幄之規，下攻拔之捷。前所賞錄，未副彧巍巍之勳，乞重平議，疇其戶邑。」彧深辭讓，太祖報之曰：「君之策謀，非但所表二事。前後謙沖，欲慕魯連先生乎？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。昔介子推有言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』。況君密謀安眾，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！以二事相還而複辭之，何取謙亮之多邪！」太祖欲表彧為三公，彧使荀攸深讓，至於十數，太祖乃止。

太祖將伐劉表，問彧策安出，彧曰：「今華夏已平，南土知困矣。可顯出宛、葉而間行輕進，以掩其不意。」太祖遂行。會表病死，太祖直趨宛、葉如彧計，表子琮以州逆降。

十七年，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，密以諮彧。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甯國，秉忠貞之誠，守退讓之實；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太祖由是心不能平。會

征孫權，表請或勞軍於譙，因輒留或，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，參丞相軍事。太祖軍至濡須，或疾留壽春，以憂薨，時年五十。諡曰敬侯。明年，太祖遂為魏公矣。魏氏春秋曰：太祖饋或食，發之乃空器也，於是飲藥而卒。鹹熙二年，贈或太尉。或別傳曰：或自為尚書令，常以書陳事，臨薨，皆焚毀之，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。是時征役草創，制度多所興複，或嘗言于太祖曰：「昔舜分命禹、稷、契、皋陶以揆庶績，教化征伐，並時而用。及高祖之初，金革方殷，猶舉民能善教訓者，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，世祖有投戈講藝、息馬論道之事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今公外定武功，內興文學，使干戈戢睦，大道流行，國難方弭，六禮俱治，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。既立德立功，而又兼立言，誠仲尼述作之意；顯制度於當時，揚名於後世，豈不盛哉！若須武事畢而後製作，以稽治化，於事未敏。宜天下大才通儒，考論六經，刊定傳記，存古今之學，除其煩重，以一聖真，並隆禮學，漸敦教化，則王道兩濟。」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，如此之類甚眾，太祖常嘉納之。或德行周備，非正道不用心，名重天下，莫不以為儀錶，海內英雋咸宗焉。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，吾自耳目所從聞見，逮百數十年間，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。前後所舉者，命世大才，邦邑則荀攸、鍾繇、陳群，海內則司馬宣王，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、華歆、王朗、荀悅、杜襲、辛毗、趙儼之儔，終為卿相，以十數人。取士不以一揆，戲志才、郭嘉等有負俗之譏，杜畿簡傲少文，皆以智策舉之，終各顯名。荀攸後為魏尚書令，亦推賢進士。太祖曰：「二荀令之論人，久而益信，吾沒世不忘。」鍾繇以為顏子既沒，能備九德，不貳其過，唯荀或然。或問繇曰：「君雅重荀君，比之顏子，自以不及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夫明君師臣，其次友之。以太祖之聰明，每有大事，常先諮之荀君，是則古師友之義也。吾等受命而行，猶或不盡，相去顧不遠邪！」獻帝春秋曰：董承之誅，伏後與父完書，言司空殺董承，帝方為報怨。完得書以示或，或惡之，久隱而不言。完以示妻弟樊豐，豐封以呈太祖，太祖陰為之備。或後恐事覺，欲自發之，因求使至鄴，勸太祖以女配帝。太祖曰：「今朝廷有伏後，吾女何得以配上，吾以微功見錄，位為宰相，豈複賴女寵乎！」或曰：「伏後無子，性又凶邪，往常與父書，言辭醜惡，可因此廢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卿昔何不道之？」或陽驚曰：「昔已嘗為公言也。」太祖曰：「此豈小事而吾忘之！」或又驚曰：「誠未語公邪！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，恐增內顧之念，故不言爾。」太祖曰：「官渡事後何以不言？」或無對，謝闕而已。太祖以此恨或，而外含容之，故世莫得知。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，或意不同，欲言之於太祖。及齋璽書犒軍，飲饗禮畢，或留請問。太祖知或欲言封事，揖而遣之，或遂不得言。或卒於壽春，壽春亡者告孫權，言太祖使或殺伏後，或不從，故自殺。權以露布於蜀，劉備聞之，曰：「老賊不死，禍亂未已。」臣松之案獻帝春秋雲或欲發伏後事而求使至鄴，而方誣太祖雲「昔已嘗言」。言既無徵，回託以官渡之虞，俯仰之間，辭情頓屈，雖在庸人，猶不至此，何以玷累賢哲哉！凡諸云云，皆出自鄙俚，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。袁 虛罔之類，此最為甚也。

子惲，嗣侯，官至虎賁中郎將。初，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，文帝曲禮事或。及或卒，惲又與植善，而與夏侯尚不穆，文帝深恨惲。惲早卒，子彪、冀音翼。以外甥故猶寵待。惲弟侯，禦史中丞，侯弟詵，大將軍從事中郎，皆知名，早卒。荀氏家傳曰：惲字長倩，侯字叔倩，詵字曼倩，侯子寓，字景伯。世語曰：寓少與裴楷、王戎、杜默俱有名京邑，仕晉，位至尚書，名見顯著。子羽嗣，位至尚書。詵弟顗，咸熙中為司空。晉陽秋曰：顗字景倩，幼為姊夫陳群所異。博學洽聞，意思慎密。司馬宣王見顗，奇之，曰：「荀令君之子也。近見袁侃，亦曜卿之子也。」擢拜散騎侍郎。顗佐命晉室，位至太尉，封臨淮康公。嘗難鍾會「易無互體」，見稱於世。顗弟粲，字奉倩。何劭為粲傳曰：粲字奉倩，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，而粲獨好言道，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，然則六籍雖存，固聖人之糠粃。粲兄侯難曰：「易亦雲聖人立象以盡意，系辭焉以盡言，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？」粲答曰：「蓋理之微者，非物象之所舉也。今稱立象以盡意，此非通於意外者也。系辭焉以盡言，此非言乎系表者也；斯則象外之意，系表之言，固蘊而不出矣。」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。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。或立德高整，軌儀以訓物，而攸不治外形，慎密自居而已。粲以此言善攸，諸兄怒而不能回也。太和初，到京邑與傅嘏談。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，宗致雖同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。裴徽通彼

我之懷，為二家騎驛，頃之，粲與嘏善。夏侯玄亦親。常謂嘏、玄曰：「子等在世塗間，功名必勝我，但識劣我耳！」嘏難曰：「能盛功名者，識也。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？」粲曰：「功名者，志局之所獎也。然則志局自一物耳，固非識之所獨濟也。我以能使子等為貴，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。」粲常以婦人者，才智不足論，自宜以色為主。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，粲於是娖焉，容服帷帳甚麗，專房歡宴。歷年後，婦病亡，未殯，傳嘏往嘑粲；粲不哭而神傷。嘏問曰：「婦人才色並茂為難。子之娶也，遺才而好色。此自易遇，今何哀之甚？」粲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！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，然未可謂之易遇。」痛悼不能已，歲餘亦亡，時年二十九。粲簡貴，不能與常人交接，所交皆一時俊傑。至葬夕，赴者裁十餘人，皆同時知名士也，哭之，感動路人。惲子彪，嗣為散騎常侍，進爵廣陽鄉侯，年三十薨。子顗嗣。荀氏家傳曰：顗字溫伯，為羽林右監，早卒。顗子崧，字景猷。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，雅好文學，孝義和愛，在朝恪勤，位

至左右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崧子羨，字令則，清和有才。尚公主，少曆顯位，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，徐、兗二州刺史，假節都督徐、兗、青三州諸軍事。在任十年，遇疾解職，卒於家，追贈驃騎將軍。羨孫伯子，今禦史中丞也。冀官至中領軍，薨，諡曰貞侯，追贈驃騎將軍。子愷嗣。冀妻，司馬景王、文王之妹也，二王皆與親善。鹹熙中，開建五等，冀以著勳前朝，改封愷南頓子。荀氏家傳曰：愷，晉武帝時為侍中。于寶晉紀曰：武帝使侍中荀顗、和嶠俱至東宮，觀察太子。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，而嶠雲聖質如初。孫盛曰「遣荀勗」，其餘語則同。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，荀顗亡沒久矣。荀勗位亞台司，不與嶠同班，無緣方稱侍中。二書所雲，皆為非也。考其時位，愷寔當之。愷位至征西大將軍。愷兄愔，少府。弟惲，護軍將軍，追贈車騎大將軍。

荀攸字公達，彧從子也。祖父曇，廣陵太守。荀氏家傳曰：曇字元智。兄昱，字伯脩。張璠漢紀稱昱、曇並傑俊有殊才。昱與李膺、王暢、杜密等號為八俊，位至沛相。攸父彝，州從事。彝於彧為從祖兄弟。攸少孤。及曇卒，故吏張權求守曇墓。攸年十三，疑之，謂叔父衢曰：「此吏有非常之色，殆將有奸！」衢寤，乃推問，果殺人亡命。由是異之。魏書曰：攸年七八歲，衢曾醉，誤傷攸耳；而攸出入遊戲，常避護不欲令衢見。衢後聞之，乃驚其夙智如此。荀氏家傳曰：衢子祈，字伯旗，與族父愔俱著名。祈與孔融論肉刑，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，並在融集。祈位至濟陰太守；愔後徵有道，至丞相祭酒。何進秉政，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。攸到，拜黃門侍郎。董卓之亂，關東兵起，卓徙都長安。攸與議郎鄭泰、何顗、侍中種輯、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：「董卓無道，甚於桀紂，天下皆怨之，雖資強兵，實一匹夫耳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，然後據殽、函，輔王命，以號令天下，此桓文之舉也。」事垂就而覺，收顗、攸系獄，顗憂懼自殺。張璠漢紀曰：顗字伯求，少與郭泰、賈彪等遊學洛陽，泰等與同風好。顗顯名太學，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、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。及黨事起，顗亦名在其中，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，所至皆交結其豪桀。顗既奇太祖而知荀彧，袁紹慕之，與為奔走之友。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，顗常歲再三私入洛陽，從紹計議，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。而袁術亦豪俠，與紹爭名。顗未常造術，術深恨之。漢末名士錄曰：術常於眾坐數顗三罪，曰：「王德彌先覺雋老，名德高亮，而伯求疏之，是一罪也。許子遠凶淫之人，性行不純，而伯求親之，是二罪也。郭、賈寒窶，無他資業，而伯求肥馬輕裘，光耀道路，是三罪也。」陶丘洪曰：「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，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。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，濟難則以子遠為宗。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，義名奮發。其怨家積財巨萬，文馬百駟，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，頓伏道路，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。」術意猶不平。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，術發怒曰：「何伯求，凶德也，吾當殺之。」承曰：「何生英俊之士，足下善遇之，使延令名於天下。」術乃止。後黨禁除解，辟司空府。每三府掾屬會議，顗策謀有餘，議者皆自以為不及。遷北軍中候，董卓以為長史。後荀彧為尚書令，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，使並置顗屍，而葬之於爽塚傍。攸言語飲食自若，會卓死得免。魏書雲攸使人說卓得免，與此不同。棄官歸，復辟公府，舉高第，遷任城相，不行。攸以蜀

漢險固，人民殷盛，乃求為蜀郡太守，道絕不得至，駐荊州。

太祖迎天子都許，遣攸書曰：「方今天下大亂，智士勞心之時也，而顧觀變蜀漢，不已久乎！」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，入為尚書。太祖素聞攸名，與語大悅，謂荀彧、鍾繇曰：「公達，非常人也，吾得與之計事，天下當何憂哉！」以為軍師。建安三年，從征張繡。攸言於太祖曰：「繡與劉表相恃為強，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，表不能供也，勢必離。不如緩軍以待之，可誘而致也；若急之，其勢必相救。」太祖不從，遂進軍之穰，與戰。繡急，表果救之。軍不利。太祖謂攸曰：「不用君言至是。」乃設奇兵複戰，大破之。

是歲，太祖自宛征呂布，魏書曰：議者雲表、繡在後而還襲呂布，其危必也。攸以為表、繡新破，勢不敢動。布驍猛，又恃袁術，若縱橫淮、泗間，豪傑必應之。今乘其初叛，眾心未一，往可破也。太祖曰：「善。」比行，布以敗劉備，而臧霸等應之。至下邳，布敗退固守，攻之不拔，連戰，士卒疲，太祖欲還。攸與郭嘉說曰：「呂布勇而無謀，今三戰皆北，其銳氣衰矣。三軍以將為主，主衰則軍無奮意。夫陳宮有智而遲，今及布氣之未復，宮謀之未定，進急攻之，布可拔也。」乃引沂、泗灌城，城潰，生禽布。

後從救劉延於白馬，攸畫策斬顏良。語在武紀。太祖拔白馬還，遣輜重循河而西。袁紹渡河追，卒與太祖遇。諸將皆恐，說太祖還保營，攸曰：「此所以禽敵，奈何去之！」太祖目攸而笑。遂以輜重餌賊，賊競奔之，陳亂。乃縱步騎擊，大破之，斬其騎將文醜，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。軍食方盡，攸言於太祖曰：「紹運車旦暮至，其將韓{荀大}銳而輕敵，擊可破也。」臣松之案諸書，韓{荀大}或作韓猛，或雲韓若，未詳孰是。太祖曰：「誰可使？」攸曰：「徐晃可。」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，燒其輜重。會許攸來降，言紹遣淳於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，將驕瓊惰，可要擊也。眾皆疑。唯攸與賈詡勸太祖。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。太祖自將攻破之，盡斬瓊等。紹將張郃、高覽燒攻櫓降，紹遂棄軍走。郃之來，洪疑不敢受，攸謂洪曰：「郃計不用，怒而來，君何疑？」乃受之。

七年，從討袁譚、尚於黎陽。明年，太祖方征劉表，譚、尚爭冀州。譚遣辛毗乞降請救，太祖將許之，以問群下。群下多以為表強，宜先平之，譚、尚不足憂也。攸曰：「天下方有事，而劉表坐保江、漢之間，其無四方志可知矣。袁氏據四州之地，帶甲十萬，紹以寬厚得眾，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，則天下之難未息也。今兄弟遘惡，此勢不兩全。若有所並則力專，力專則難圖也。及其亂而取之，天下定矣，此時不可失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許譚和親，遂還擊破尚。其後譚叛，從斬譚於南皮。冀州平，太祖表封攸曰：「軍師荀攸，自初佐臣，無征不從，前後克敵，皆攸之謀也。」於是封陵樹亭侯。十二年，下令大論功行封，太祖曰：「忠正密謀，撫甯內外，文若是也。公達其次也。」增邑四百，並前七百戶，魏書曰：太祖自柳城還，過攸舍，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動，曰：「今天下事略已定矣，孤原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。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，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。」轉為中軍師。魏國初建，為尚書令。

攸深密有智防，自從太祖征伐，常謀謨帷幄，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。魏書曰：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。攸曰：「佐治為袁譚乞降，王師自往平之，吾何知焉？」自是韜及內外莫敢複問軍國事也。太祖每稱曰：「公達外愚內智，外怯內勇，外弱內強，不伐善，無施勞，智可及，愚不可及，雖顏子、甯武不能過也。」文帝在東宮，太祖謂曰：「荀公達，人之師表也，汝當盡禮敬之。」攸曾病，世子問病，獨拜床下，其見尊異如此。攸與鍾繇善，繇言：「我每有所行，反覆思惟，自謂無以易；以咨公達，輒複過人意。」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，唯繇知之。繇撰集未就，會薨，故世不得盡聞也。臣松之案：攸亡後十六年，鍾繇乃卒，撰攸奇策，亦有何難？而年造八十，猶雲未就，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，惜哉！攸從征孫權，道薨。太祖言則流涕。魏書曰：時建安十九年，攸年五十八。計其年大彧六歲。魏書載太祖令曰：「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，無毫毛可非者。」又曰：「荀公達真賢人也，所謂『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』。孔子稱『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』，公達即其人也。」傅子曰：或問近世大賢君子，答曰：「荀令

君之仁，苟軍師之智，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。苟令君仁以立德，明以舉賢，行無諂賄，謀能應機。孟軻稱'五百年而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命世者'，其苟令君乎！太祖稱'苟令君之進善，不進不休，苟軍師之去惡，不去不止'也。」

長子緝，有攸風，早沒。次子適嗣，無子，絕。黃初中，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，邑三百戶，後轉封丘陽亭侯。正始中，追諡攸曰敬侯。

賈詡字文和，武威姑臧人也。少時人莫知，唯漢陽閻忠異之，謂詡有良、平之奇。九州春秋曰：中平元年，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，威震天下。閻忠時罷信都令，說嵩曰：「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，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，故聖人常順時而動，智者必因機以發。今將軍遭難得之運，蹈易解之機，而踐運不撫，臨機不發，將何以享大名乎？」嵩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忠曰：「天道無親，百姓與能，故有高人功者，不受庸主之賞。今將軍授鉞於初春，收功於末冬，兵動若神，謀不再計，旬月之間，神兵電掃，攻堅易於折枯，摧敵甚於湯雪，七州席捲，屠三十六（萬）方，夷黃巾之師，除邪害之患，或封戶刻石，南向以報德，威震本朝，風馳海外。是以群雄回首，百姓企踵，雖湯武之舉，未有高於將軍者。身建高人之功，北面以事庸主，將何以圖安？」嵩曰：「心不忘忠，何為不安？」忠曰：「不然。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，而棄三分之利，拒蒯通之忠，忽鼎時之勢，利劍已揣其喉，乃歎息而悔，所以見烹於兒女也。今主勢弱於劉、項，將軍權重於淮陰，指麾可以振風雲，叱吒足以興雷電；赫然奮發，因危抵頽，崇恩以綏前附，振武以臨後服；徵冀方之士，動七州之眾，羽檄先馳於前，大軍震響於後，蹈跡漳河，飲馬孟津，舉天網以網羅京都，誅閹宦之罪，除群怨之積忿，解久危之倒懸。如此則攻守無堅城，不招必影從，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，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，況厲智能之士，因迅風之勢，則大功不足合，八方不足同也。功業已就，天下已順，乃燎於上帝，告以天命，混齊六合，南面以制，移神器於己家，推亡漢以定祚，實神機之至決，風發之良時也。夫木朽不彫，世衰難佐，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，彫畫朽敗之木，猶逆阪而走丸，必不可也。方今權宦群居，同惡如市，主上不自由，詔命出左右。如有至聰不察，機事不先，必嬰後悔，亦無及矣。」嵩不從，忠乃亡去。英雄記曰：涼州賊王國等起兵，共劫忠為主，統三十六部，號車騎將軍。忠感慨發病而死。察孝廉為郎，疾病去官，西還至汧，道遇叛氐，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。詡曰：「我段公外孫也，汝別埋我，我家必厚贖之。」時太尉段熲，昔久為邊將，威震西土，故詡假以懼氐。氐果不敢害，以盟而送之，其餘悉死。詡實非段甥，權以濟事，鹹此類也。

董卓之入洛陽，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，遷討虜校尉。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，詡在輔軍。卓敗，輔又死，眾恐懼，校尉李傕、郭汜、張濟等欲解散，間行歸鄉里。詡曰：「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，而諸君棄眾單行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。不如率眾而西，所在收兵，以攻長安，為董公報仇，幸而事濟，奉國家以征天下，若不濟，走未後也。」眾以為然。傕乃西攻長安。語在卓傳。臣松之以為傳稱「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」！然則不仁之言，理必反是。夫仁功難著，而亂源易成，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。當是時，元惡既梟，天地始開，致使厲階重結，大梗殷流，邦國遭殄悴之哀，黎民嬰周餘之酷，豈不由賈詡片言乎？詡之罪也，一何大哉！自古兆亂，未有如此之甚。後詡為左馮翊，傕等欲以功侯之，詡曰：「此救命之計，何功之有！」固辭不受。又以為尚書僕射，詡曰：「尚書僕射，官之師長，天下所望，詡名不素重，非所以服人也。縱詡昧于榮利，奈國朝何！」乃更拜詡尚書，典選舉，多所匡濟，傕等親而憚之。獻帝紀曰：郭汜、樊稠與傕互相違戾，欲鬥者數矣。詡輒以道理責之，頗受詡言。魏書曰：詡典選舉，多選舊名以為令僕，論者以此多詡。會母喪去官，拜光祿大夫。傕、汜等鬥長安中，獻帝紀曰：傕等與詡議，迎天子置其營中。詡曰：「不可。脅天子，非義也。」傕不聽。張繡謂詡曰：「此中不可久處，君胡不去？」詡曰：「吾受國恩，義不可背。卿自行，我不能也。」傕復請詡為宣義將軍。獻帝紀曰：傕時召羌、胡數千人，先以禦物繒采與之，又許以宮人婦女，欲令攻郭汜。羌、胡數來闕省門，曰：「天子在中邪！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，今皆安在？」帝患之，使詡為之方計。詡乃密呼羌、胡大帥飲食之，許以封爵重寶，於是皆引去。傕由此衰弱。傕等和，出天

子，祐護大臣，詡有力焉。獻帝紀曰：天子既東，而李傕來追，王師敗績。司徒趙溫、太常王偉、衛尉周忠、司隸榮邵皆為傕所嫌，欲殺之。詡謂傕曰：「此皆天子大臣，卿奈何害之？」傕乃止。天子既出，詡上還印綬。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，典略稱煨在華陰時，脩農事，不虜略。天子東還，煨迎道貢遺周急。獻帝紀曰：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，建安十四年，以壽終。與詡同郡，遂去傕托煨。詡素知名，為煨軍所望。煨內恐其見奪，而外奉詡禮甚備，詡愈不自安。

張繡在南陽，詡陰結繡，繡遣人迎詡。詡將行，或謂詡曰：「煨待君厚矣，君安去之？」詡曰：「煨性多疑，有忌詡意，禮雖厚，不可恃，久將為所圖。我去必喜，又望吾結大援於外，必厚吾妻子。繡無謀主，亦原得詡，則家與身必俱全矣。」詡遂往，繡執子孫禮，煨果善視其家。詡說繡與劉表連和。傅子曰：詡南見劉表，表以客禮待之。詡曰：「表，平世三公才也；不見事變，多疑無決，無能為也。」太祖比征之，一朝引軍退，繡自追之。詡謂繡曰：「不可追也，追必敗。」繡不從，進兵交戰，大敗而還。詡謂繡曰：「促更追之，更戰必勝。」繡謝曰：「不用公言，以至於此。今已敗，奈何復追？」詡曰：「兵勢有變，亟往必利。」繡信之，遂收散卒赴追，大戰，果以勝還。問詡曰：「繡以精兵追退軍，而公曰必敗；退以敗卒擊勝兵，而公曰必剋。悉如公言，何其反而皆驗也？」詡曰：「此易知耳。將軍雖善用兵，非曹公敵也。軍雖新退，曹公必自斷後；追兵雖精，將既不敵，彼士亦銳，故知必敗。曹公攻將軍無失策，力未盡而退，必國內有故；已破將軍，必輕軍速進，縱留諸將斷後，諸將雖勇，亦非將軍敵，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。」繡乃服。是後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，紹遣人招繡，並與詡書結援。繡欲許之，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：「歸謝袁本初，兄弟不能相容，而能容天下國士乎？」繡驚懼曰：「何至於此！」竊謂詡曰：「若此，當何歸？」詡曰：「不如從曹公。」繡曰：「袁強曹弱，又與曹為讎，從之如何？」詡曰：「此乃所以宜從也。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，其宜從一也。紹強盛，我以少眾從之，必不以我為重。曹公眾弱，其得我必喜，其宜從二也。夫有霸王之志者，固將釋私怨，以明德於四海，其宜從三也。原將軍無疑！」繡從之，率眾歸太祖。太祖見之，喜，執詡手曰：「使我信重於天下者，子也。」表詡為執金吾，封都亭侯，遷冀州牧。冀州未平，留參司空軍事。袁紹圍太祖於官渡，太祖糧方盡，問詡計焉出，詡曰：「公明勝紹，勇勝紹，用人勝紹，決機勝紹，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，但顧萬全故也。必決其機，須臾可定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並兵出，圍擊紹三十餘裏營，破之。紹軍大潰，河北平。太祖領冀州牧，徙詡為太中大夫。建安十三年，太祖破荊州，欲順江東下。詡諫曰：「明公昔破袁氏，今收漢南，威名遠著，軍勢既大；若乘舊楚之饒，以饗吏士，撫安百姓，使安土樂業，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。」太祖不從，軍遂無利。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，未合當時之宜。于時韓、馬之徒尚狼顧關右

，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，亦已明矣。彼荊州者，孫、劉之所必爭也。荊人服劉主之雄姿，憚孫權之武略，為日既久，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。故曹仁守江陵，敗不旋踵，何撫安之得行，稽服之可期？將此既新平江、漢，威懾揚、越，資劉表水戰之具，藉荊楚楫棹之手，實震盪之良會，廓定之大機。不乘此取吳，將安俟哉？至於赤壁之敗，蓋有運數。實由疾疫大興，以損凌厲之鋒，凱風自南，用成焚如之勢。天實為之，豈人事哉？然則魏武之東下，非失算也。詡之此規，為無當矣。魏武后克平張魯，蜀中一日數十驚，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，由不用劉曄之計，以失席捲之會，斤石既差，悔無所及，即亦此事之類也。世咸謂劉計為是，即愈見賈言之非也。太祖後與韓遂、馬超戰於渭南，超等索割地以和，並求任子。詡以為可偽許之。又問詡計策，詡曰：「離之而已。」太祖曰：「解。」一承用詡謀。語在武紀。卒破遂、超，詡本謀也。

是時，文帝為五官將，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，各有黨與，有奪宗之議。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，詡曰：「原將軍恢崇德度，躬素士之業，朝夕孜孜，不違子道。如此而已。」文帝從之，深自砥礪。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，詡嘿然不對。太祖曰：「與卿言而不答，何也？」詡曰：「屬適有所思，故不即對耳。」太祖曰：「何思？」詡曰：「思袁本初、劉景升父子也。」太祖大笑，於是太子遂定。詡自以非太祖舊臣，而策謀深長，懼見猜疑，闔門自守，退無私交，男女嫁娶，不結高門，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。

文帝即位，以詡為太尉，魏略曰：文帝得詡之對太祖，故即位首登上司。荀勗別傳曰：晉司徒闕，武帝問其人於勗。答曰：「三公具瞻所歸，不可用非其人。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，孫權笑之。」進爵魏壽鄉侯，增邑三百，並前八百戶。又分邑二百，封小子訪為列侯。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。帝問詡曰：「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，吳、蜀何先？」對曰：「攻取者先兵權，建本者尚德化。陛下應期受禪，撫臨率土，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，則平之不難矣。吳、蜀雖蕞爾小國，依阻山水，劉備有雄才，諸葛亮善治國，孫權識虛實，陸議見兵勢，據險守要，汎舟江湖，皆難卒謀也。用兵之道，先勝後戰，量敵論將，故舉無遺策。臣竊料群臣，無備、權對，雖以天威臨之，未見萬全之勢也。昔舜舞幹戚而有苗服，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。」文帝不納。後興江陵之役，士卒多死。詡年七十七，薨，諡曰肅侯。子穆嗣，曆位郡守。穆薨，子模嗣。世語曰：模，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、護軍將軍，模子胤，胤弟龕，從弟疋，皆至大官，並顯於晉也。

評曰：荀彧清秀通雅，有王佐之風，然機鑒先識，未能充其志也。世之論者，多譏彧協規魏氏，以傾漢祚；君臣易位，實彧之由。雖晚節立異，無救運移；功既違義，識亦疚焉。陳氏此評，蓋亦同乎世識。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，誠未得其遠大者也。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，非衰漢之貞臣哉？良以于時王道既微，橫流已極，雄豪虎視，人懷異心，不有撥亂之資，仗順之略，則漢室之亡忽諸，黔首之類殄矣。夫欲翼贊時英，匡屯運，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？是故經綸急病，若救身首，用能動於嶮中，至於大亨，蒼生蒙舟航之接，劉宗延二紀之祚，豈非荀生之本圖，仁恕之遠致乎？及至霸業既隆，翦漢跡著，然後亡身殉節，以申素情，全大正於當年，布誠心於百代，可謂任重道遠，志行義立。謂之未充，其殆誣歟！荀攸、賈詡，庶乎算無遺策，經達權變，其良、平之亞歟！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，以事類相從。張子房青雲之士，誠非陳平之倫。然漢之謀臣，良、平而已。若不共列，則餘無所附，故前史合之，蓋其宜也。魏氏如詡之儔，其比幸多，詡不編程、郭之篇，而與二荀並列；失其類矣。且攸、詡之為人，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！其照雖均，質則異焉。今荀、賈之評，共同一稱，尤失區別之宜也。

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

孫堅字文台，吳郡富春人，蓋孫武之後也。吳書曰：堅世仕吳，家於富春，葬於城東。塚上數有光怪，雲氣五色，上屬於天，蔓延數裏。眾皆往觀視。父老相謂曰：「是非凡氣，孫氏其興矣！」及母懷妊堅，夢腸出繞吳昌門，寤而懼之，以告鄰母。鄰母曰：「安知非吉徵也。」堅生，容貌不凡，性闊達，好奇節。少為縣吏。年十七，與父共載船至錢唐，會海賊胡玉等從匏裏上掠取賈人財物，方於岸上分之，行旅皆住，船不敢進。堅謂父曰：「此賊可擊，請討之。」父曰：「非爾所圖也。」堅行操刀上岸，以手東西指麾，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。賊望見，以為官兵捕之，即委財物散走。堅迫，斬得一級以還；父大驚。由是顯聞，府召署假尉。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，自稱陽明皇帝，靈帝紀曰：昌以其父為越王也。與其子詔扇動諸縣，眾以萬數。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，得千餘人，與州郡合討破之。是歲，熹平元年也。刺史臧旻列上功狀，詔書除堅鹽漬丞，數歲徙盱眙丞，又徙下邳丞。江表傳曰：堅曆佐三縣，所在有稱，吏民親附。鄉里知舊，好事少年，往來者常數百人，堅接撫待養，有若子弟焉。

中平元年，黃巾賊帥張角起于魏郡，託有神靈，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，而潛相連結，自稱黃天太平。三月甲子，三十六（萬）一旦俱發，天下回應，燔燒郡縣，殺害長吏。獻帝春秋曰：角稱天公將軍，角弟寶稱地公將軍，寶弟梁稱人公將軍。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、中郎將硃俊將兵討擊之。俊表請堅為佐軍司馬，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原從。堅又募諸商旅及淮、泗精兵，合千許人，與俊並力奮擊，所向無前。吳書曰：堅乘勝深入，於西華失利。堅被創墮馬，臥草中。軍眾分散，不知堅所在。堅所騎驄馬馳還營，踣地呼鳴，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。堅還營十數日，創少愈，乃複出戰。汝、潁賊困迫，走保宛城。堅身當一面，登城先入，眾乃蟻附，遂大破之。俊具以狀聞上，拜堅別部司馬。續漢書曰：俊字公偉，會稽人，少好學，為郡功曹，

察孝廉，舉進士。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，累遷河南尹。董卓見俊，外甚親納，而心忌之，俊亦陰備焉。關東兵起，卓議移都，俊輒止卓。卓雖憚俊，然貪其名重，乃表拜太僕以自副。俊被召不肯受拜，因進曰：「國不宜遷，必孤天下望，成山東之結，臣不見其可也。」有司詰曰：「召君受拜而君拒之，不問從事而君陳之，何也？」俊曰：「副相國，非臣所堪也。遷都非計，臣之所急也。辭所不堪，進臣所急，臣之所宜也。」有司曰：「遷都之事，初無此計也，就有，未露，何所受聞？」俊曰：「相國董卓為臣說之，臣聞之於相國。」有司不能屈，朝廷稱服焉。後為太尉。李傕、郭汜相攻，劫質天子公卿，俊性剛，即發病而卒。

邊章、韓遂作亂涼州。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。中平三年，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，西討章等。溫表請堅與參軍事，屯長安。溫以詔書召卓，卓良久乃詣溫。溫責讓卓，卓應對不順。堅時在坐，前耳語謂溫曰：「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，宜以召不時至，陳軍法斬之。」溫曰：「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，今日殺之，西行無依。」堅曰：「明公親率王兵，威震天下，何賴於卓？觀卓所言，不假明公，輕上無禮，一罪也。章、遂跋扈經年，當以時進討，而卓雲未可，沮軍疑眾，二罪也。卓受任無功，應召稽留，而軒昂自高，三罪也。古之名將，仗鉞臨眾，未有不斬以示威者也，是以穰苴斬莊賈，魏絳戮楊幹。今明公垂意於卓，不即加誅，虧損威刑，於是在矣。」溫不忍發舉，乃曰：「君且還，卓將疑人。」堅因起出。章、遂聞大兵向至，黨眾離散，皆乞降。軍還，議者以軍未臨敵，不斷功賞，然聞堅數卓三罪，勸溫斬之，無不歎息。拜堅議郎。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，眾萬餘人，攻圍城邑，乃以堅為長沙太守。到郡親率將士，施設方略，旬月之間，克破星等。魏書曰：堅到郡，郡中震服，任用良吏。敕吏曰：「謹遇良善，治官曹文書，必循治，以盜賊付太守。」周朝、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、桂，與星相應。遂越境尋討，三郡肅然。漢朝錄前後功，封堅烏程侯。吳錄曰：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，為賊所攻，遣使求救於堅。堅整嚴救之。主簿進諫，堅答曰：「太守無文德，以征伐為功，越界攻討，以全異國。以此獲罪，何愧海內乎？」乃進兵往救，賊聞而走。

靈帝崩，卓擅朝政，橫恣京城。諸州郡並興義兵，欲以討卓。江表傳曰：堅聞之，拊膺歎曰：「張公昔從吾言，朝廷今無此難也。」堅亦舉兵。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，堅過殺之。案王氏譜，叡字通耀，晉太保祥伯父也。吳錄曰：叡先與堅共擊零、桂賊，以堅武官，言頗輕之。及叡舉兵欲討卓，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，楊言當先殺寅。寅懼，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，移堅，說叡罪過，令收行刑訖，以狀上。堅即承檄勒兵襲叡。叡聞兵至，登樓望之，遣問欲何為，堅前部答曰：「兵久戰勞苦，所得賞，不足以為衣服，詣使君更乞資直耳。」叡曰：「刺史豈有所吝？」便開庫藏，使自入視之，知有所遺不。兵進及樓下，叡見堅，驚曰：「兵自求賞，孫府君何以在其中？」堅曰：「被使者檄誅君。」叡曰：「我何罪？」堅曰：「坐無所知。」叡窮迫，刮金飲之而死。比至南陽，眾數萬人。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，晏然自若。英雄記曰：咨字子議，潁川人，亦知名。獻帝春秋曰：袁術表堅假中郎將。堅到南陽，移檄太守請軍糧。咨以問綱紀，綱紀曰：「堅鄰郡二千石，不應調發。」咨遂不與。堅以牛酒禮咨，咨明日亦答詣堅。酒酣，長沙主簿入白堅：「前移南陽，而道路不治，軍資不具，請收主簿推問意故。」咨大懼欲去，兵陳四周不得出。有頃，主簿複入白堅：「南陽太守稽停義兵，使賊不時討，請收出案軍法從事。」便牽咨於軍門斬之。郡中震栗，無求不獲。吳曆曰：初堅至南陽，咨既不給軍糧，又不肯見堅。堅欲進兵，恐有後患，乃詐得急疾，舉軍震惶，迎呼巫醫，禱祀山川。遣所親人說咨，言病困，欲以兵付咨。咨聞之，心利其兵，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。堅臥與相見。無何，卒然而起，按劍罵咨，遂執斬之。此語與本傳不同。前到魯陽，與袁術相見。術表堅行破虜將軍，領豫州刺史。遂治兵於魯陽城。當進軍討卓，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。施帳幔於城東門外，祖道送稱，官屬並會。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，輕騎數十先到。堅方行酒談笑，敕部曲整頓行陳，無得妄動。後騎漸益，堅徐罷坐，導引入城，乃謂左右曰：「向堅所以不即起者，恐兵相蹈籍，諸君不得入耳。」卓兵見堅士眾甚整，不敢攻城，乃引還。英雄記曰：初堅討董卓，到梁縣之陽人。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，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，呂布為騎督，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。軫字文才，性急，預宣言曰：「今此行也，要當斬一青綬，乃整齊耳。」

諸將聞而惡之。軍到廣成，去陽人城數十裏。日暮，士馬疲極，當止宿，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，秣馬飲食，以夜進兵，投曉攻城。諸將惡憚軫，欲賊敗其事，布等宣言「陽人城中賊已走，當追尋之；不然失之矣」，便夜進軍。城中守備甚設，不可掩襲。於是吏士饑渴，人馬甚疲，且夜至，又無塹壘。釋甲休息，而布又宣言相驚，雲「城中賊出來」。軍眾擾亂奔走，皆棄甲，失鞍馬。行十餘裏，定無賊，會天明，便還，拾取兵器，欲進攻城。城守已固，穿塹已深，軫等不能攻而還。堅移屯梁東，大為卓軍所攻，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。堅常著赤罽幘，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。卓騎爭逐茂，故堅從間道得免。茂困迫，下馬，以幘冠塚間燒柱，因伏草中。卓騎望見，圍繞數重，定近覺是柱，乃去。堅複相收兵，合戰於陽人，大破卓軍，梟其都督華雄等。是時，或問堅於術，術懷疑，不運軍糧。江表傳曰：或謂術曰：「堅若得洛，不可複製，此為除狼而得虎也」，故術疑之。陽人去魯陽百餘裏，堅夜馳見術，畫地計校，曰：「所以出身不顧，上為國家討賊，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。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，而將軍受譖潤之言，還相嫌疑！」江表傳載堅語曰：「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，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，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。原將軍深思之。」術踟躇，即調發軍糧。堅還屯。卓憚堅猛壯，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，今堅列疏子弟任刺史、郡守者，許表用之。堅曰：「卓逆天無道，蕩覆王室，今不夷汝三族，縣示四海，則吾死不瞑目，豈將與乃和親邪？」複進軍大穀，拒雒九十裏。山陽公載記曰：卓謂長史劉艾曰：「關東軍敗數矣，皆畏孤，無能為也。惟孫堅小戇，頗能用人，當語諸將，使知忌之。孤昔與周慎西征，慎圍邊、韓於金城。孤語張溫，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。溫不聽。孤時上言其形勢，知慎必不克。台今有本末。事未報，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。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，遂行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，以為聲勢。叛羌便還，欲截歸道，孤小擊輒開，畏安定有兵故也。虜謂安定當數萬人，不知但靖也。時又上章言狀，而孫堅隨周慎行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，使慎以二萬作後駐，邊、韓城中無宿穀，當於外運，畏慎大兵，不敢輕與堅戰，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，兒曹用必還羌穀中，涼州或能定也。溫既不能用孤，慎又不用堅，自攻金城，壞其外垣，馳使語溫，自以克在旦夕，溫時亦自以計中也。而渡遼兒果斷（蔡園）（葵園），慎棄輜重走，果如孤策。台以此封孤都鄉侯。堅以佐軍司馬，所見與人同，自為可耳。」艾曰：「堅雖時見計，故自不如李傕、郭汜。聞在美陽亭北，將千騎步與虜合

，殆死，亡失印綬，此不為能也。」卓曰：「堅時烏合義從，兵不如虜精，且戰有利鈍。但當論山東大勢，終無所至耳。」艾曰：「山東兒驅略百姓，以作寇逆，其鋒不如人，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，亦安得久？」卓曰：「然，但殺二袁、劉表、孫堅，天下自服從孤耳。」卓尋徙都西入關，焚燒雒邑。堅乃前入至雒，脩諸陵，平塞卓所發掘。江表傳曰：舊京空虛，數百里中無煙火。堅前入城，惆悵流涕。吳書曰：堅入洛，掃除漢宗廟，祠乙太牢。堅軍城南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氣，舉軍驚怪，莫有敢汲。堅令人入井，探得漢傳國璽，文曰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，方圓四寸，上紐交五龍，上一角缺。初，黃門張讓等作亂，劫天子出奔，左右分散，掌璽者以投井中。山陽公載記曰：袁術將僭號，聞堅得傳國璽，乃拘堅夫人而奪之。江表傳曰：案漢獻帝起居注雲「天子從河上還，得六璽於閣上」，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，無有玉，明其偽也。虞喜志林曰：天子六璽者，文曰「皇帝之璽」、「皇帝行璽」、「皇帝信璽」、「天子之璽」、「天子行璽」、「天子信璽」。此六璽所封事異，故文字不同。獻帝起居注雲「從河上還，得六玉璽於閣上」，此之謂也。傳國璽者，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，世世傳受，號曰傳國璽。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，安得總其說乎？應氏漢官、皇甫世紀，其論六璽，文義皆符。漢宮傳國璽，文曰「受命於天，既壽且康」、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，二字為錯，未知兩家何者為得。金玉之精，率有光氣，加以神器秘寶，輝耀益彰，蓋一代之奇觀，將來之異聞，而以此不解之故，強謂之偽，不亦誣乎！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，俱惑起居注，不知六璽殊名，與傳國為七者也。吳時無能刻玉，故天子以金為璽。璽雖以金，於文不異。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，曩所得玉璽，乃古人遺印，不可施用。天子之璽，今以無有為難，不通其義者耳。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，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，此為陰懷異志，豈所謂忠臣者乎？吳史欲以為國華，而不知損堅之令德。如其果然，以傳子孫，縱非六璽之數，要非常人所畜，孫皓之降，亦不得但送六璽，而寶藏傳國也。受命于天，奚取於歸命之堂，若如喜言，則此璽今尚在孫門。匹夫懷璧，猶曰有罪，

而況斯物哉！訖，引軍還，住魯陽。吳錄曰：是時關東州郡，務相兼併以自強大。袁紹遣會稽周喁為豫州刺史，來襲取州。堅慨然歎曰：「同舉義兵，將救社稷。逆賊垂破而各若此，吾當誰與戮力乎！」言發涕下。喁字仁明，周昕之弟也。會稽典錄曰：初曹公興義兵，遣人要喁，喁即收合兵眾，得二千人，從公征伐，以為軍師。後與堅爭豫州，屢戰失利。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，喁往助之。軍敗，還鄉里，為許貢所害。

初平三年，術使堅征荊州，擊劉表。表遣黃祖逆於樊、鄧之間。堅擊破之，追渡漢水，遂圍襄陽，單馬行峴山，為祖軍士所射殺。典略曰：堅悉其眾攻表，表閉門，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。祖將兵欲還，堅逆與戰。祖敗走，竄峴山中。堅乘勝夜追祖，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，殺之。吳錄曰：堅時年三十七。英雄記曰：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。又雲：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，堅輕騎尋山討公。公兵下石。中堅頭，應時腦出物故。其不同如此也。兄子賁，帥將士眾就術，術複表賁為豫州刺史。

堅四子：策、權、翊、匡。權既稱尊號，諡堅曰武烈皇帝。吳錄曰：尊堅廟曰始祖，墓曰高陵。志林曰：堅有五子：策、權、翊、匡，吳氏所生；少子朗，庶生也，一名仁。

策字伯符。堅初興義兵，策將母徙居舒，與周瑜相友，收合士大夫，江、淮間人咸向之。江表傳曰：堅為硃俊所表，為佐軍，留家著壽春。策年十餘歲，已交結知名，聲譽發聞。有周瑜者，與策同年，亦英達夙成，聞策聲聞，自舒來造焉。便推結分好，義同斷金，勸策徙居舒，策從之。堅薨，還葬曲阿。已乃渡江居江都。魏書曰：策當嗣侯，讓與弟匡。

徐州牧陶謙深忌策。策舅吳景，時為丹楊太守，策乃載母徙曲阿，與呂范、孫河俱就景，因緣召募得數百人。興平元年，從袁術。術甚奇之，以堅部曲還策。吳曆曰：初策在江都時，張紘有母喪。策數詣紘，咨以世務，曰：「方今漢祚中微，天下擾攘，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，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。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，功業未遂，卒為黃祖所害。策雖暗稚，竊有微志，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，就舅氏於丹楊，收合流散，東據吳會，報讎雪恥，為朝廷外藩。君以為何如？」紘答曰：「既素空劣，方居衰經之中，無以奉贊盛略。」策曰：「君高名播越，遠近懷歸。今日事計，決之於君，何得不紓慮啟告，副其高山之望？若微志得展，血讎得報，此乃君之勳力，策心所望也。」因涕泣橫流，顏色不變。紘見策忠壯內發，辭令慷慨，感其志言，乃答曰：「昔周道陵遲，齊、晉並興；王室已甯，諸侯貢職。今君紹先侯之軌，有驍武之名，若投丹楊，收兵吳會，則荊、揚可一，讎敵可報。據長江，奮威德，誅除群穢，匡輔漢室，功業侔於桓、文，豈徒外藩而已哉？方今世亂多難，若功成事立，當與同好俱南濟也。」策曰：「一與君同符合契，（同）有永固之分，今便行矣，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，策無複回顧之憂。」江表傳曰：策徑到壽春見袁術，涕泣而言曰：「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，與明使君會於南陽，同盟結好；不幸遇難，勳業不終。策感惟先人舊恩，欲自憑結，原明使君垂察其誠。」術甚貴異之，然未肯還其父兵。術謂策曰：「孤始用貴舅為丹楊太守，賢從伯陽為都尉，彼精兵之地，可還依召募。」策遂詣丹楊依舅，得數百人，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，幾至危殆。於是複往見術，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。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，在壽春以禮辟策，表拜懷義校尉，術大將喬蕤、張勳皆傾心敬焉。術常歎曰：「使術有子如孫郎，死複何恨！」策騎士有罪，逃入術營，隱於內廄。策指使人就斬之，訖，詣術謝。術曰：「兵人好叛，當共疾之，何為謝也？」由是軍中益畏憚之。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，已而更用丹楊陳紀。後術欲攻徐州，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。康不與，術大怒。策昔曾詣康，康不見，使主簿接之。策嘗銜恨。術遣策攻康，謂曰：「前錯用陳紀，每恨本意不遂。今若得康，廬江真卿有也。」策攻康，拔之，術複用其故吏劉勰為太守，策益失望。先是，劉繇為揚州刺史，州舊治壽春。壽春，術已據之，繇乃渡江治曲阿。時吳景尚在丹楊，策從兄賁又為丹楊都尉，繇至，皆迫逐之。景、賁退舍曆陽。繇遣樊能、于麋（陳）（橫屯江津）（屯橫江津），張英屯當利口，以距術。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，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，與賁共將兵擊英等，連年不克。策乃說術，乞助景等平定江東。江表傳曰：策說

術雲：「家有舊恩在東，原助舅討橫江；橫江拔，因投本土召募，可得三萬兵，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。」術知其恨，而以劉繇據曲阿，王朗在會稽，謂策未必能定，故許之。術表策為折沖校尉，行殄寇將軍，兵財千餘，騎數十匹，賓客原從者數百人。比至曆陽，眾五六千。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曆陽，策又徙母阜陵，渡江轉門，所向皆破，莫敢當其鋒，而軍令整肅，百姓懷之。江表傳曰：策渡江攻繇牛渚營，盡得邸閣糧谷、戰具，是歲興平二年也。時彭城相薛禮、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，禮據秣陵城，融屯縣南。策先攻融，融出兵交戰，斬首五百餘級，融即閉門不敢動。因渡江攻禮，禮突走，而樊能、于麋等複合眾襲奪牛渚屯。策聞之，還攻破能等，獲男女萬餘人。複下攻融，為流矢所中，傷股，不能乘馬，因自輿還牛渚營。或叛告融曰：「孫郎被箭已死。」融大喜，即遣將於茲鄉策。策遣步騎數百挑戰，設伏於後，賊出擊之，鋒刃未接而偽走，賊追入伏中，乃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策因往到融營下，令左右大呼曰：「孫郎竟雲何！」賊於是驚怖夜遁。融聞策尚在，更深溝高壘，繕治守備。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，乃舍去，攻破繇別將於海陵，轉攻湖孰、江乘，皆下之。

策為人，美姿顏，好笑語，性闊達聽受，善於用人，是以士民見者，莫不盡心，樂為致死。劉繇棄軍遁逃，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。江表傳曰：策時年少，雖有位號，而士民皆呼為孫郎。百姓聞孫郎至，皆失魂魄；長吏委城郭，竄伏山草。及至，軍士奉令，不敢虜略，雞犬菜茹，一無所犯，民乃大悅，競以牛酒詣軍。劉繇既走，策入曲阿勞賜將士，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。發恩布令，告諸縣：「其劉繇、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，一無所問；樂從軍者，一身行，複除門戶；不樂者，勿強也。」旬日之間，四面雲集，得見兵二萬餘人，馬千餘匹，威震江東，形勢轉盛。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，處處屯聚。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，乃至會稽。策曰：「虎等群盜，非有大志，此成禽耳。」遂引兵渡浙江，據會稽，屠東冶，乃攻破虎等。吳錄曰：時有烏程鄒他、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，各聚眾萬餘或數千。引兵撲討，皆攻破之。策母吳氏曰：「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，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，獨餘一老翁，何足複憚乎？」乃舍之，餘賊族誅。策自討虎，虎高壘堅守，使其弟輿請和。許之。輿請獨與策會面約。既會，策引白刃斫席，輿體動，策笑曰：「聞卿能坐躍，剿捷不常，聊戲卿耳！」輿曰：「我見刃乃然。」策知其無能也，乃以手戟投之，立死。輿有勇力，虎眾以其死也，甚懼。進攻破之。虎奔餘杭，投許昭於虜中。程普請擊昭，策曰：「許昭有義於舊君，有誠於故友，此丈夫之志也。」乃舍之。臣松之案：許昭有義於舊君，謂濟盛憲也，事見後注。有誠於故友，則受嚴白虎也。盡更置長吏，策自領會稽太守，複以吳景為丹楊太守，以孫賁為豫章太守；分豫章為廬陵郡，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，丹楊硃治為吳郡太守。彭城張昭、廣陵張紘、秦松、陳端等為謀主。江表傳曰：策遣奉正都尉劉由、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，拜獻方物。時袁術僭號，策以書責而絕之。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：「蓋上天垂司過之星，聖王建敢諫之鼓，設非謬之備，急箴闕之言，何哉？凡有所長，必有所短也。去冬傳有大計，無不悚懼；旋知供備貢獻，萬夫解惑。頃聞建議，複欲追遵前圖，即事之期，便有定月。益使慙然，想是流妄；設其必爾，民何望乎？曩日之舉義兵也，天下之士所以回應者，董卓擅廢置，害太后、弘農王，略烝宮人，發掘園陵，暴逆至此，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。神武外振，卓遂內殲。元惡既斃，幼主東顧，俾傳宣命，欲令諸軍振旅，（於）河北通謀黑山，曹操放毒東徐，劉表稱亂南荊，公孫瓚徇然北幽，劉繇決力江滸，劉備爭

盟淮隅，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。今備、繇既破，操等饑餒，謂當與天下合謀，以誅丑類。舍而不圖，有自取之志，非海內所望，一也。昔成湯伐桀，稱有夏多罪；武王伐紂，曰殷有罪罰重哉。此二王者，雖有聖德，宜當君世；如使不遭其時，亦無繇興矣。幼主非有惡於天下，徒以春秋尚少，脅於強臣，若無過而奪之，懼未合於湯、武之事，二也。卓雖狂狡，至廢主自與，亦猶未也，而天下聞其桀虐，攘臂同心而疾之，以中土希戰之兵，當邊地勁悍之虜，所以斯須遊魂也。今四方之人，皆玩敵而便戰鬥矣，可得而勝者，以彼亂而我治，彼逆而我順也。見當世之紛若，欲大舉以臨之，適足趣禍，三也。天下神器，不可虛幹，必須天贊與人力也。殷湯有白鳩之祥，周武有赤鳥之瑞，漢高有星聚之符，世祖有神光之徵，皆因民困悴於桀、紂之政，毒苦於秦、莽之役，故能芟去無道，致成其志。今天下非患於幼主，未見受命之應驗，

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，未之或有，四也。天子之貴，四海之富，誰不欲焉？義不可，勢不得耳。陳勝、項籍、王莽、公孫述之徒，皆南面稱孤，莫之能濟。帝王之位，不可橫冀，五也。幼主岐嶷，若除其偏，去其鯁，必成中興之業。夫致主於周成之盛，自受旦、奭之美，此誠所望於尊明也。縱使幼主有他改異，猶望推宗室之譜屬，論近親之賢良，以紹劉統，以固漢宗。皆所以書功金石，圖形丹青，流慶無窮，垂聲管絃。舍而不為，為其難者，想明明之素，必所不忍，六也。五世為相，權之重，勢之盛，天下莫得而比焉。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，所以扶國家之躋頓，念社稷之危殆，以奉祖考之志，以報漢室之恩。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，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，孰不從我？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，誰能違我？盍乘累世之勢，起而取之哉？二者殊數，不可不詳察，七也。所貴於聖哲者，以其審於機宜，慎於舉措。若難圖之事，難保之勢，以激群敵之氣，以生眾人之心，公義故不可，私計又不利，明哲不處，八也。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，比合文字以悅所事，苟以阿上惑眾，終有後悔者，自往迄今，未嘗無之，不可不深擇而熟思，九也。九者，尊明所見之餘耳，庶備起予，補所遺忘。忠言逆耳，幸留神聽！」典略雲張昭之辭。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，然不如絃之文也，此書必絃所作。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，封為吳侯。江表傳曰：建安二年夏，漢朝遣議郎王誦奉戊辰詔書曰：「董卓逆亂，凶國害民。先將軍堅念在平討，雅意未遂，厥美著聞。策遵善道，求福不回。今以策為騎都尉，襲爵烏程侯，領

會稽太守。」又詔敕曰：「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，坐創凶逆，造合虛偽，欲因兵亂，詭詐百姓，聞其言以為不然。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，知術鴟梟之性，遂其無道，修治王宮，署置公卿，郊天祀地，殘民害物，為禍深酷。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，欲還討術，為國效節，乞加顯異。夫縣賞俟功，惟勤是與，故便寵授，承襲前邑，重以大郡，榮耀兼至，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。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，同時赴討。」策自以統領兵馬，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，欲得將軍號，（及）使人諷誦，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。是時，陳瑀屯海西，策奉詔治嚴，當與布、瑀參同形勢。行到錢塘，瑀陰圖襲策，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，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與賊丹楊、宣城、涇、陵陽、始安、黟、歙諸險縣大帥祖郎、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，使為內應，伺策軍發，欲攻取諸郡。策覺之，遣呂范、徐逸攻瑀於海西，大破瑀，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。山陽公載記曰：瑀單騎走冀州，自歸袁紹，紹以為故安都尉。吳錄載策上表謝曰：「臣以固陋，孤持邊陲。陛下廣播高澤，不遺細節，以臣襲爵，兼典名郡。仰榮顧寵，所不克堪。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，以臣行殄寇將軍；至被詔書，乃知詐擅。雖輒捐廢，猶用悚悸。臣年十七，喪失所怙，懼有不任堂構之鄙，以忝析薪之戒，誠無去病十八建功，世祖列將弱冠佐命。臣初領兵，年未弱冠，雖驚懦不武，然思竭微命。惟術狂惑，為惡深重。臣憑威靈，奉辭罰罪，庶必獻捷，以報所授。」臣松之案：本傳雲孫堅以初平三年卒，策以建安五年卒，策死時年二十六，計堅之亡，策應十八，而此表雲十七，則為不符。張璠漢紀及吳曆並以堅初平二年死，此為是而本傳誤也。江表傳曰：建安三年，策又遣使貢方物，倍於元年所獻。其年，制書轉拜討逆將軍，改封吳侯。後術死，長史楊弘、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，廬江太守劉勳要擊，悉虜之，收其珍寶以歸。策聞之，偽與勳好盟。勳新得術眾，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，策勸勳攻取之。勳既行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，勳眾盡降，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。江表傳曰：策被詔敕，與司空曹公、衛將軍董承、益州牧劉璋等並力討袁術、劉表。軍嚴當進，會術死，術從弟胤、女婿黃猗等畏懼曹公，不敢守壽春，乃共舁術棺柩，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，就劉勳於皖城。勳糧食少，無以相振，乃遣從弟偕告羅於豫章太守華歆。歆郡素少穀，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，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。偕往曆月，才得

數千斛。偕乃報勳，具說形狀，使勳來襲取之。勳得偕書，使潛軍到海昏邑下。宗帥知之，空壁逃匿，勳了無所得。時策西討黃祖，行及石城，聞勳輕身詣海昏，便分遣從兄賁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，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，即克之，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，並術、勳妻子。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，給兵三千人以守皖，皆徙所得人東詣吳。賁、輔又於彭澤破勳。勳走入楚江，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，聞策等已克皖，乃投西塞。至沂，築壘自守，告急於劉表，求救於黃祖。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。策復就攻，大破勳。勳與偕北歸曹公，射

亦遁走。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，船千艘，遂前進夏口攻黃祖。時劉表遣從子虎、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，來為黃祖前鋒。策與戰，大破之。吳錄載策表曰：「臣討黃祖，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。劉表遣將助祖，並來趣臣。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、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、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、行奉業校尉孫權、行先登校尉韓當、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。身跨馬櫟陳，手擊急鼓，以齊戰勢。吏士奮激，踴躍百倍，心精意果，各競用命。越渡重壑，迅疾若飛。火放上風，兵激煙下，弓弩併發，流矢雨集，日加辰時，祖乃潰爛。鋒刃所截，焱火所焚，前無生寇，惟祖迸走。獲其妻息男女七人，斬虎、（狼）韓晞已下二萬餘級，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，船六千餘艘，財物山積。雖表未禽，祖宿狡猾，為表腹心，出作爪牙，表之鴟張，以祖氣息，而祖家屬部曲，掃地無餘，表孤特之虜，成鬼行屍。誠皆聖朝神武遠振，臣討有罪，得效微勤。」是時袁紹方強，而策並江東，曹公力未能逞，且欲撫之。吳曆曰：曹公聞策平定江南，意甚難之，常呼「獬兒難與爭鋒也」。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，又為子章取賁女，皆禮辟策弟權、翊，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。

建安五年，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策陰欲襲許，迎漢帝，吳錄曰：時有高岱者，隱於餘姚，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，策虛已候焉。聞其善左傳，乃自玩讀，欲與論講。或謂之曰：「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，無文學之才，若與論傳而或雲不知者，則某言符矣。」又謂岱曰：「孫將軍為人，惡勝己者，若每問，當言不知，乃合意耳。如皆辨義，此必危殆。」岱以為然，及與論傳，或答不知。策果怒，以為輕己，乃囚之。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。策登樓，望見數裏中填滿。策惡其收眾心，遂殺之。岱字孔文，吳郡人也。受性聰達，輕財貴義。其友士拔奇，取於未顯，所友八人，皆世之英偉也。太守盛憲以為上計，舉孝廉。許貢來領郡，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，求救於陶謙。謙未即救，岱憔悴泣血，水漿不入口。謙感其忠壯，有申包胥之義，許為出軍，以書與貢。岱得謙書以還，而貢已囚其母。吳人大小皆為危竦，以貢宿忿，往必見害。岱言在君則為君，且母在牢獄，期於當往，若得入見，事自當解。遂通書自白，貢即與相見。才辭敏捷，好自陳謝，貢登時出其母。岱將見貢，語友人張允、沈 昏令豫具船，以貢必悔，當追逐之。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。貢須臾遣人追之，令追者若及於船，江上便殺之，已過則止。使與岱錯道，遂免。被誅時，年三十餘。江表傳曰：時有道士琅邪于吉，先寓居東方，往來吳會，立精舍，燒香讀道書，製作符水以治病，吳會人多事之。策嘗於郡城門樓上，集會諸將賓客，吉乃盛服杖小函，漆畫之，名為仙人鐔，趨度門下。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，掌賓者禁呵不能止。策即令收之。諸事之者，悉使婦女入見策母，請救之。母謂策曰：「于先生亦助軍作福，醫護將士，不可殺之。」策曰：「此子妖妄，能幻惑眾心，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，盡委策下樓拜之，不可不除也。」諸將複連名通白事陳乞之，策曰：「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，舍前聖典訓，廢漢家法律，嘗著絳帕頭，鼓琴燒香，讀邪俗道書，雲以助化，卒為南夷所殺。此甚無益，諸君但未悟耳。今此子已在鬼錄，勿複費紙筆也。」即催斬之，縣首於市。諸事之者，尚不謂其死而雲屍解焉，複祭祀求福。志林曰：初順帝時，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，白素硃界，號太平青領道，凡百餘卷。順帝至建安中，五六十歲，于吉是時近已百年，年在耄悼，禮不加刑。又天子巡狩，問百年者，就而見之，敬齒以親愛，聖王之至教也。吉罪不及死，而暴加酷刑，是乃謬誅，非所以為美也。喜推考桓王之薨，建安五年四月四日。是時曹

、袁相攻，未有勝負。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，袁紹破後也。書雲：「授孫賁以長沙，業張津以零、桂。」此為桓王於前亡，張津於後死，不得相讓，譬言津之死意矣。臣松之案：太康八年，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。建安六年，張津猶為交州牧。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雲。搜神記曰：策欲渡江襲許，與吉俱行。時大旱，所在焦厲。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，或身自早出督切，見將吏多在吉許，策因此激怒，言：「我為不如于吉邪，而先趨務之？」便使收吉。至，呵問之曰：「天旱不雨，道塗艱澀，不時得過，故自早出，而卿不同憂戚，安坐船中作鬼物態，敗吾部伍，今當相除。」令人縛置地上暴之，使請雨，若能感天日中雨者，當原赦，不爾行誅。俄而雲氣上蒸，膚寸而合，比至日中，大雨總至，溪澗盈溢。將士喜悅，以為吉必見原，並往慶慰。策遂殺之。將士哀惜，共藏其屍。天夜，忽更興雲覆之；明旦往視，不知所在。案江表傳、搜

神記于吉事不同，未詳孰是。密治兵，部署諸將。未發，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。先是，策殺貢，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。策單騎出，卒與客遇，客擊傷策。江表傳曰：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，登即瑀之從兄子也。策前西征，登陰復遣間使，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，圖為後害，以報瑀見破之辱。策歸，復討登。軍到丹徒，須待運糧。策性好獵，將步騎數出。策驅馳逐鹿，所乘馬精駿，從騎絕不能及。初，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：「孫策驍雄，與項籍相似，宜加貴寵，召還京邑。若被詔不得不還，若放於外必作世患。」策候吏得貢表，以示策。策請貢相見，以貢讓貢。貢辭無表，策即令武士絞殺之。貢奴客潛民間，欲為貢報讎。獵日，卒有三人即貢客也。策問：「爾等何人？」答雲：「是韓當兵，在此射鹿耳。」策曰：「當兵吾皆識之，未嘗見汝等。」因射一人，應弦而倒。餘二人怖急，便舉弓射策，中頰。後騎尋至，皆刺殺之。九州春秋曰：策聞曹公北征柳城，悉起江南之眾，自號大司馬，將北襲許，恃其勇，行不設備，故及於難。孫盛異同評曰：凡此數書，各有所失。孫策雖威行江外，略有六郡，然黃祖乘其上流，陳登間其心腹，且深險強宗，未盡歸復，曹、袁虎爭，勢傾山海，策豈暇遠師汝、潁，而遷帝於吳、越哉？斯蓋庸人之所鑒見，況策達於事勢者乎？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，而策以四月遇害，而志雲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，謬矣。伐登之言，為有證也。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，疑此為詐，便射殺一人。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，策為大將，何能悉識？以所不識，便射殺之，非

其論也，又策見殺在五年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，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。臣松之案：傅子亦雲曹公征柳城，將襲許。記述若斯，何其疏哉！然孫盛所譏，未為悉是。黃祖始被策破，魂氣未反，（但）劉表君臣本無兼併之志，雖在上流，何辦規擬吳會？策之此舉，理應先圖陳登，但舉兵所在，不止登而已。于時強宗驍帥，祖郎、嚴虎之徒，禽滅已盡，所餘山越，蓋何足慮？然則策之所規，未可謂之不暇也。若使策志獲從，大權在手，淮、泗之間，所在皆可都，何必畢志江外，其當遷帝於揚、越哉？案魏武紀，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，乃策未死之前，久與袁紹交兵，則國志所雲不為謬也。許貢客。無聞之小人，而能感識恩遇，臨義忘生，卒然奮發，有侔古烈矣。詩雲：「君子有徽猷，小人與屬。」貢客其有焉。創甚，請張昭等謂曰：「中國方亂，夫以吳、越之眾，三江之固，足以觀成敗。公等善相吾弟！」呼權佩以印綬，謂曰：「舉江東之眾，決機於兩陳之間，與天下爭衡，卿不如我；舉賢任能，各盡其心，以保江東，我不知卿。」至夜卒，時年二十六。吳曆曰：策既被創，醫言可治，當好自將護，百日勿動。策引鏡自照，謂左右曰：「面如此，尚可復建功立事乎？」椎幾大奮，創皆分裂，其夜卒。搜神記曰：策既殺于吉，每獨坐，彷彿見吉在左右，意深惡之，頗有失常。後治創方差，而引鏡自照，見吉在鏡中，顧而弗見，如是再三，因撲鏡大叫，創皆崩裂，須臾而死。

權稱尊號，追諡策曰長沙桓王，封子紹為吳侯，後改封上虞侯。紹卒，子奉嗣。孫皓時，訛言謂奉當立，誅死。

評曰：孫堅勇摯剛毅，孤微發跡，導溫戮卓，山陵杜塞，有忠壯之烈。策英氣傑濟，猛銳冠世，覽奇取異，志陵中夏。然皆輕佻果躁，隕身致敗。且割據江東，策之基兆也，而權尊崇未至，子止侯爵，於義儉矣。孫盛曰：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群。創基立事，策之由也，自臨終之日，顧命委權。夫意氣之間，猶有刎頸，況天倫之篤愛，豪達之英鑒，豈吝名號於既往，違本情之至實哉？抑將遠思虛盈之數，而慎其名器者乎？夫正本定名，為國之大防；杜絕疑貳，消釁之良謨。是故魯隱矜義，終致羽父之禍；宋宣懷仁，卒有殤公之哀。皆心存小善，而不達經綸之圖；求譽當年，而不思貽厥之謀。可謂輕千乘之國，蹈道則未也。孫氏因擾攘之際，得奮其縱橫之志，業非積德之基，邦無磐石之固，勢一則祿祚可終，情乖則禍亂塵起，安可不防微於未兆，慮難於將來？壯哉！策為首事之君，有吳開國之主；將相在列，皆其舊也，而嗣子弱劣，析薪弗荷，奉援則魯桓、田市之難作，崇之則與夷、子馮之禍興。是以正名定本，使貴賤殊邈，然後國無陵肆之責，後嗣罔猜忌之嫌，群情絕異端之論，不逞杜覬覦之心；於情雖違，於事雖儉，至於括囊遠圖，永保維城，可謂為之於其未有，治之於其未亂者也。陳氏之評，其未達乎！

大破之，臨陳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。劉備奔走，僅以身免。吳曆曰：權以使聘魏，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、所得土地，並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。文帝報使，致驪子裘、明光鎧、駢馬，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。魏書載詔答曰：「老虜邊窟，越險深入，曠日持久，內迫罷弊，外困智力，故見身於雞頭，分兵擬西陵，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跡以搖動江東。根未著地，摧折其支，雖未剝備五臟，使身首分離，其所降誅，亦足使虜部眾凶懼。昔吳漢先燒荊門，後發夷陵，而子陽無所逃其死；來歙始襲略陽，文叔喜之，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。今討此虜，正似其事，將軍勉建方略，務全獨克。」

初權外託事魏，而誠心不款。魏乃遣侍中辛毗、尚書桓階往與盟誓，並徵任子，權辭讓不受。秋九月，魏乃命曹休、張遼、臧霸出洞口，曹仁出濡須，曹真、夏侯尚、張郃、徐晃圍南郡。權遣呂範等督五軍，以舟軍拒休等，諸葛瑾、潘璋、楊粲救南郡，硃桓以濡須督拒仁。時揚、越蠻夷多未平集，內難未弭，故權卑辭上書，求自改厲，「若罪在難除，必不見置，當奉還土地民人，乞寄命交州，以終餘年。」文帝報曰：「君生於擾攘之際，本有從橫之志，降身奉國，以享茲祚。自君策名已來，貢獻盈路。討備之功，國朝仰成。埋而掘之，古人之所恥。國語曰：狸埋之，狸掘之，是以無成功。朕之與君，大義已定，豈樂勞師遠臨江漢？廊廟之議，王者所不得專；三公上君過失，皆有本末。朕以不明，雖有曾母投杼之疑，猶冀言者不信，以為國福。故先遣使者犒勞，又遣尚書、侍中踐脩前言，以定任子。君遂設辭，不欲使進，議者怪之。魏略載魏三公奏曰：「臣聞枝大者披心，尾大者不掉，有國有家之所慎也。昔漢承秦弊，天下新定，大國之王，臣節未盡，以蕭、張之謀不備錄之，至使六王前後反叛，已而伐之，戎車不輟。又文、景守成，忘戰戰役，驕縱吳、楚，養虺成蛇，既為社稷大憂，蓋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也。吳王孫權，幼豎小子，無尺寸之功，遭遇兵亂，因父兄之緒，少蒙翼卵煦伏之恩，長含鴟梟叛逆之性，背棄天施，罪惡積大。複與關羽更相規伺，逐利見便，挾為卑辭。先帝知權奸以求用，時以於禁敗於水災，等當討羽，因以委權。先帝委裘下席，權不盡心，誠在惻怛，欲因大喪，寡弱王室，希託董桃傳先帝令，乘未得報許，擅取襄陽，及見驅逐，乃更折節。邪辟之態，巧言如流，雖重驛累使，發遣禁等，內包隗囂顧望之奸，外欲緩誅，支仰蜀賊。聖朝含弘，既加不忍，優而赦之，與之更始，猥乃割地王之，使南面稱孤，兼官累位，禮備九命，名馬百駟，以成其勢，光寵顯赫，古今無二。權為犬羊之姿，橫被虎豹之文，不思靖力致死之節，以報無量不世之恩。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，又以愚意采察權旨，自以阻帶江湖，負固不服，狃於犬累世，詐偽成功，上有尉佗、英布之計，下誦伍被屈強之辭，終非不侵不叛之臣。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，則七國同衡，禍久而大；蒯通不決襲曆下之策，則田橫自慮，罪深變重。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，平權兇惡，逆節萌生，見罪十五。昔九黎亂德，黃帝加誅；項羽罪十，漢祖不舍。權所犯罪釁明白，非仁恩所養，宇宙所容。臣請免權官，鴻臚削爵土，捕治罪。敢有不從，移兵進討，以明國典好惡之常，以靜三州元元之苦。」其十五條，文多不載。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，乃實朝臣交謀，以此荀君，君果有辭，外引隗囂遣子不終，內喻竇融守忠而已。世殊時異，人各有心。浩周之還，口陳指麾，益令議者發明眾嫌，終始之本，無所據仗，故遂俯仰從群臣議。今省上事，款誠深至，心用慨然，悽愴動容。即日下詔，敕諸軍但深溝高壘，不得妄進。若君必效忠節，以解疑議，登身朝到，夕召兵還。此言之誠，有如大江！」魏略曰：浩周字孔異，上黨人。建安中仕為蕭令，至徐州刺史。後領護於禁軍，軍沒，為關羽所得。權襲羽，並得周，甚禮之。及文帝即王位，權乃遣周，為箋魏王曰：「昔討關羽，獲于將軍，即白先王，當發遣之。此乃奉款之心，不言而發。先王未深留意，而謂權中間複有異圖，愚情悽悽，用未果決。遂值先王委離國祚，殿下承統，下情始通。公私契闊，未獲備舉，是令本誓未即昭顯。梁寓傳命，委曲周至，深知殿下以為意望。權之赤心，不敢有他，原垂明恕，保權所執。謹遣浩周、東裏哀，至情至實，皆周等所具。」又曰：「權本性空薄，文武不昭，昔承父兄成軍之緒，得為先王所見獎飾，遂因國恩，撫綏東土。而中間寡慮，庶事不明，畏威忘德，以取重戾。先王恩仁，不忍遐棄，既釋其宿罪，且開明信。雖致命虜廷，梟獲關羽，功效淺薄，未報萬一。事業未究，

先王即世。殿下踐阼，威仁流邁，私懼情原未蒙昭察。梁寓來到，具知殿下不遂疏遠，必欲撫錄，追本先緒。權之得此，欣然踴躍，心開目明，不勝其慶。權世受寵遇，分義深篤，今日之事，永執一心，惟察懷懷，重垂含覆。」又曰：「先王以權推誠已驗，軍當引還，故除合肥之守，著南北之信，令權長驅不復後顧。近得守將周泰、全琮等白事，過月六日，有馬步七百，徑到橫江，又督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，琮等聞有兵馬渡江，視之，為兵馬所擊，臨時交鋒，大相殺傷。卒得此問，情用恐懼。權實在遠，不豫聞知，約敕無素，敢謝其罪。又聞張征東、硃橫海今復還合肥，先王盟要，由來未久，且權自度未獲罪釁，不審今者何以發起，牽軍遠次？事業未訖，甫當為國討除賊備，重聞斯問，深使失圖。凡遠人所恃，在於明信，原殿下克卒前分，開示坦然，使權誓命，得卒本規。凡所原言，周等所當傳也。」初東裏袞為于禁軍司馬，前與周俱沒，又俱還到，有詔皆見之。帝問周等，周以為權必臣服，而東裏袞謂其不可必服。帝悅周言，以為有以知之。是歲冬，魏王受漢禪，遣使以權為吳王，詔使周與使者俱往。周既致詔命，時與

權私宴，謂權曰：「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，周以闔門百口明之。」權因字謂周曰：「浩孔異，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，我當何言邪？」遂流涕沾襟。及與周別，又指天為誓。周還之後，權不遣子而設辭，帝乃久留其使。到八月，權上書謝，又與周書曰：「自道路開通，不忘脩意。既新奉國命，加知起居，假歸河北，故使情問不獲果至。望想之勞，曷雲其已。孤以空闇，分信不昭，中間招罪，以取棄絕，幸蒙國恩，復見赦宥，喜乎與君克卒本圖。傳不雲乎，雖不能始，善終可也。」又曰：「昔君之來，欲令遣子入侍，于時傾心歡以承命，徒以登年幼，欲假年歲之間耳。而赤情未蒙昭信，遂見討責，常用慚怖。自頃國恩，復加開導，忘其前愆，取其後效，喜得因此尋竟本誓。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，想君假還，已知之也。」又曰：「今子當入侍，而未有妃耦，昔君念之，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，雖中間自棄，常奉戢在心。當垂宿念，為之先後，使獲攀龍附驥，永自固定。其為分惠，豈有量哉！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，奉行禮聘，成之在君。」又曰：「小兒年弱，加教訓不足，念當與別，為之緬然，父子恩情，豈有已邪！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。孤性無餘，凡所欲為，今盡宣露。惟恐赤心不先暢達，是以具為君說之，宜明所以。」於是詔曰：「權前對浩周，自陳不敢自遠，樂委質長為外臣，又前後辭旨，頭尾擊地，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。又今與周書，請以十二月遣子，復欲遣孫長緒、張子布隨子俱來，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。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，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。」帝既信權甘言，且謂周為得其真，而權但華偽，竟無遣子意。自是之後，帝既彰權罪，周亦見疏遠，終身不用。權遂改年，臨江拒守。冬十一月，大風，範等兵溺死者數千，餘軍還江南。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、敢死萬人襲攻徐陵，燒攻城車，殺略數千人。將軍全琮、徐盛追斬魏將尹廬，殺獲數百。十二月，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，始復通也。江表傳曰：權雲：「近得玄德書，已深引咎，求復舊好。前所以名西為蜀者，以漢帝尚存故耳，今漢已廢，自可名為漢中王也。」吳書曰：鄭泉字文淵，陳郡人。博學有奇志，而性嗜酒，其間居每曰：「原得美酒滿五百斛船，以四時甘脆置兩頭，反覆沒飲之，憊即住而啖肴膳。酒有鬥升減，隨即益之，不亦快乎！」權以為郎中。嘗與之言：「卿好於眾中面諫，或失禮敬，甯畏龍鱗乎？」對曰：「臣聞君明臣直，今值朝廷上下無諱，實恃洪恩，不畏龍鱗。」後侍宴，權乃怖之，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。泉臨出屢顧，權呼還，笑曰：「卿言不畏龍鱗，何以臨出而顧乎？」對曰：「實恃恩覆，知無死憂，至當出閤，感惟威靈，不能不顧耳。」使蜀，劉備問曰：「吳王何以不答吾書，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？」泉曰：「曹操父子陵轢漢室，終奪其位。殿下既為宗室，有維城之責，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，而於是自名，未合天下之議，是以寡君未復書耳。」備甚慚惡。泉臨卒，謂同類曰：「必葬我陶家之側，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，幸見取為酒壺，實獲我心矣。」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，至後年乃絕。是歲改夷陵為西陵。

二年春正月，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。是月，城江夏山。改四分，用乾象曆。江表傳曰：權推五德之運，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。志林曰：土行以辰臘，得其數矣。土盛於戌，而以未祖，其義非也。土生於未，故未為坤初。是以月令：建未之月，祀黃精於郊，祖用其盛。今祖用其始，豈應運乎？三月，曹仁遣將軍常彫等，以兵五千，乘油船，晨渡濡須中州。仁子泰因引軍

急攻硃桓，桓兵拒之，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。是月，魏軍皆退。夏四月，權群臣勸即尊號，權不許。江表傳曰：權辭讓曰：「漢家堙替，不能存救，亦何心而競乎？」群臣稱天命符瑞，固重以請。權未之許，而謂將相曰：「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，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。聞北部分，欲以助孤，孤內嫌其有挾，若不受其拜，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，便當與西俱至，二處受敵，於孤為劇，故自抑按，就其封王。低屈之趣，諸君似未之盡，今故以此相解耳。」劉備薨于白帝。吳書曰：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於蜀，吊備喪也。熙字子柔，潁川人，馮異之後也。權之為車騎，熙曆東曹掾，使蜀還，為中大夫。後使于魏，文帝問曰：「吳王若欲脩宿好，宜當厲兵江關，縣旂巴蜀，而聞複遣脩好，必有變故。」熙曰：「臣聞西使直報問，且以觀釁，非有謀也。」又曰：「聞吳國比年災旱，人物彫損，以大夫之明，觀之何如？」熙對曰：「吳王體量聰明，善於任使，賦政施役，每事必咨，教養賓旅，親賢愛士，賞不擇怨仇，而罰必加有罪，臣下皆感恩懷德，惟忠與義。帶甲百萬，穀帛如山，稻田沃野，民無饑歲，所謂金城湯池，強富之國也。以臣觀之，輕重之分，未可量也。」帝不悅，以陳群與熙同郡，使群誘之，啗以重利。熙不為回。送至摩陂，欲困苦之。後又召還，未至，熙懼見迫不從，必危身辱命，乃引刀自刺。禦者覺之，不得死。權聞之，垂涕曰：「此與蘇武何異？」竟死於魏。五月，曲阿言甘露降。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，以眾叛如魏，魏以為蕲春太守，數犯邊境。六月，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、劉邵等襲蕲春，邵等生虜宗。冬十一月，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。吳曆曰：蜀致馬二百匹，錦千端，及方物。自是之後，聘使往來以為常。吳亦致方土所出，以答其厚意焉。

三年夏，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於蜀。秋八月，赦死罪。九月，魏文帝出廣陵，望大江，曰「彼有人焉，未可圖也」，乃還。幹寶晉紀曰：魏文帝之在廣陵，吳人大駭，乃臨江為疑城，自石頭至於江乘，車以木楨，衣以葦席，加采飾焉，一夕而成。魏人自江西望，甚憚之，遂退軍。權令趙達算之，曰：「曹丕走矣，雖然，吳衰庚子歲。」權曰：「幾何？」達屈指而計之，曰：「五十八年。」權曰：「今日之憂，不暇及遠，此子孫事也。」吳錄曰：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，重結盟好。權謂芝曰：「山民作亂，江邊守兵多微，慮曹丕乘空弄態，而反求和。議者以為內有不暇，幸來求和，於我有利，宜當與通，以自辨定。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，用致嫌疑。孤土地邊外，間隙萬端，而長江巨海，皆當防守。丕觀釁而動，惟不見便，寧得忘此，複有他圖。」

四年夏五月，丞相孫邵卒。吳錄曰：邵字長緒，北海人，長八尺。為孔融功曹，融稱曰「廊廟才也」。從劉繇於江東。及權統事，數陳便宜，以為應納貢聘，權即從之。拜廬江太守，遷車騎長史。黃武初為丞相，威遠將軍，封陽羨侯。張溫、暨豔奏其事，邵辭位請罪，權釋令複職，年六十三卒。志林曰：吳之創基，邵為首相，史無其傳，竊常怪之。嘗問劉聲叔。聲叔，博物君子也，雲：「推其名位，自應立傳。項竣、（吳孚）（丁孚）時已有注記，此雲與張惠恕不能。後韋氏作史，蓋惠恕之黨，故不見書。」六月，乙太常顧雍為丞相。吳書曰：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。化字元耀，汝南人，博覽眾書，氣幹剛毅，長七尺九寸，雅有威容。為郎中令使魏，魏文帝因酒酣，嘲問曰：「吳、魏峙立，誰將平一海內者乎？」化對曰：「易稱帝出乎震，加聞先哲知命，舊說紫蓋黃旗，運在東南。」帝曰：「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，豈複在東乎？」化曰：「周之初基，太伯在東，是以文王能興於西。」帝笑，無以難，心奇其辭。使畢當還，禮送甚厚。權以化奉命光國，拜犍為太守，置官屬。頃之，遷太常，兼尚書令。正色立朝，敕子弟廢田業，絕治產，仰官廩祿，不與百姓爭利。妻早亡，化以古事為鑒，乃不復娶。權聞而貴之，以其年壯，敕宗正妻以宗室女，化固辭以疾，權不違其志。年出七十，乃上疏乞骸骨，遂爰居章安，卒於家。長子熾，字公熙，少有志操，能計算。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，赴召，道卒。皖口言木連理。冬十二月，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，攻沒諸縣，眾數萬人。是歲地連震。吳錄曰：是冬魏文帝至廣陵，臨江觀兵，兵有十餘萬，旌旗彌數百里，有渡江之志。權嚴設固守。時大寒冰，舟不得入江。帝見波濤洶湧，歎曰：「嗟乎！固天所以隔南北也！」遂歸。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，帝大驚，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。

五年春，令曰：「軍興日久，民離農畔，父子夫婦，不聽相恤，孤甚涸之。今北虜縮竄，方

外無事，其下州郡，有以寬息。」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，表令諸將增廣農畝。權報曰：「甚善。今孤父子親自受田，車中八牛以為四耦，雖未及古人，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。」秋七月，權聞魏文帝崩，征江夏，圍石陽，不克而還。蒼梧言鳳皇見。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，吳錄曰：郡治富春也。以全琮為太守，平討山越。冬十月，陸遜陳便宜，勸以施德緩刑，寬賦息調。又雲：「忠讜之言，不能極陳，求容小臣，數以利聞。」權報曰：「夫法令之設，欲以遏惡防邪，儆戒未然也，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？此為先令後誅，不欲使有犯者耳。君以為太重者，孤亦何利其然，但不得已而為之耳。今承來意，當重諮謀，務從其可。且近臣有盡規之諫，親戚有補察之箴，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。書載「予違汝弼，汝無面從」，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？而雲「不敢極陳」，何得為忠讜哉？若小臣之中，有可納用者，寧得以人廢言而不采擇乎？但諂媚取容，雖聞亦所明識也。至於發調者，徒以天下未定，事以眾濟。若徒守江東，脩崇寬政，兵自足用，複用多為？顧坐自守可陋耳。若不豫調，恐臨時未可使用也。又孤與君分義特異，榮戚實同，來表雲不敢隨眾容身苟免，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。」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，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，意所不安，令損益之。是歲，分交州置廣州，復舊。江表傳曰：權於武昌新裝大船，名為長安，試泛之釣台圻。時風大盛，穀利令柁工取樊口。權曰：「當張頭取羅州。」利拔刀向柁工曰：「不取樊口者斬。」工即轉柁入樊口，風遂猛不可行，乃還。權曰：「阿利畏水何怯也？」利跪曰：「大王萬乘之主，輕於不測之淵，戲於猛浪之中，船樓裝高，邂逅顛危，奈社稷何？是以利輒敢以死爭。」權於是貴重之，自此後不復名之，常呼曰穀。

六年春正月，諸將獲彭綺。閏月，韓當子綜以其眾降魏。

七年春三月，封子慮為建昌侯。罷東安郡。夏五月，鄱陽太守周魴偽叛，誘魏將曹休。秋八月，權至皖口，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。大司馬呂范卒。是歲，改合浦為珠官郡。江表傳曰：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。權恐諸將畏罪而亡，乃下令曰：「自今諸將有重罪三，然後議。」

黃龍元年春，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。夏四月，夏口、武昌並言黃龍、鳳凰見。丙申，南郊即皇帝位，吳錄載權告天文曰：「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：漢享國二十有四世，歷年四百三十有四，行氣數終，祿祚運盡，普天弛絕，率土分崩。孽臣曹丕遂奪神器，丕子叡繼世作惡，淫名亂制。權生於東南，遭值期運，承乾秉戎，志在平世，奉辭行罰，舉足為民。群臣將相，州郡百城，執事之人，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，漢氏已絕祀於天，皇帝位虛，郊祀無主。休徵嘉瑞，前後雜遘，歷數在躬，不得不受。權畏天命，不敢不從，謹擇元日，登壇燎祭，即皇帝位。惟爾有神饗之，左右有吳，永終天祿。」是日大赦，改年。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，母吳氏為武烈皇后，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。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。將吏皆進爵加賞。初，興平中，吳中童謠曰：「黃金車，班蘭耳，闔昌門，出天子。」昌門，吳西郭門，夫差所作。五月，使校尉張剛、管篤之遼東。六月，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。權乃參分天下，豫、青、徐、幽屬吳，兗、冀、並、涼屬蜀。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關為界，造為盟曰：「天降喪亂，皇綱失敘，逆臣乘釁，劫奪國柄，始於董卓，終於曹操，窮兇極惡，以覆四海，至令九州幅裂，普天無統，民神痛怨，靡所戾止。及操子丕，桀逆遺醜，薦作奸回，偷取天位，而叡麼麼，尋丕凶跡，阻兵盜土，未伏厥誅。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，三苗幹度而虞舜征焉。今日滅叡，禽其徒黨，非漢與吳，將複誰任？夫討惡翦暴，必聲其罪，宜先分制，奪其土地，使士民之心，各知所歸。是以春秋晉侯伐衛，先分其田以畀宋人，斯其義也。且古建大事，必先盟誓，故周禮有司盟之官，尚書有告誓之文，漢之與吳，雖信由中，然分土裂境，宜有盟約。諸葛丞相德威遠著，翼戴本國，典戎在外，信感陰陽，誠動天地，重複結盟，廣誠約誓，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。故立壇殺牲，昭告神明，再啟加書，副之天府。天高聽下，靈威棗謚，司慎司盟，群神群祀，莫不臨之。自今日漢、吳既盟之後，戮力一心，同討魏賊，救危恤患，分災共慶，好惡齊之，無或攜貳。若有害漢，則吳伐之；若有害吳，則漢伐之。各守分土，無相侵犯。傳之後葉，克終若始。凡百之約。皆如載書。信言不黷，實居於好。有渝此盟，創禍先亂，違貳不協，悞慢天命，明神上帝是討是督，山川百神是糾是殛，俾墜其師，無克祚國。於爾大神，其明鑒之！」秋九月，

權遷都建業，因故府不改館，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，掌武昌留事。

二年春正月，魏作合肥新城。詔立都講祭酒，以教學諸子。遣將軍衛溫、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。亶洲在海中，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，求蓬萊神山及仙藥，止此洲不還。世相承有數萬家，其上人民，時有至會稽貨布，會稽東縣人海行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。所在絕遠，卒不可得至，但得夷洲數千人還。

三年春二月，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。衛溫、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，下獄誅。夏，有野蠶成繭，大如卵。由拳野稻自生，改為禾興縣。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，淩以軍迎布。冬十月，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，淩覺而走。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。十二月丁卯，大赦，改明年元也。

嘉禾元年春正月，建昌侯慮卒。三月，遣將軍周賀、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。秋九月，魏將田豫要擊，斬賀于成山。冬十月，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、閭中令孫綜稱藩於權，並獻貂馬。權大悅，加淵爵位。江表傳曰：是冬，群臣以權未郊祀，奏議曰：「頃者嘉瑞屢臻，遠國慕義，天意人事，前後備集，宜脩郊祀，以承天意。」權曰：「郊祀當於土中，今非其所，於何施此？」重奏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王者以天下為家。昔周文、武郊於鄠、鎬，非必土中。」權曰：「武王伐紂，即阼於鎬京，而郊其所也。文王未為天子，立郊於鄠，見何經典？」複書曰：「伏見漢書郊祀志，匡衡奏徙甘泉河東，郊於長安，言文王郊於鄠。」權曰：「文王性謙讓，處諸侯之位，明未郊也。經傳無明文，匡衡俗儒意說，非典籍正義，不可用也。」志林曰：吳王糾駁郊祀之奏，追貶匡衡，謂之俗儒。凡在見者，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，達於事宜。至於稽之典籍，乃更不通。毛氏之說雲：「堯見天因邠而生後稷，故國之於邠，命使事天。」故詩曰：「後稷肇祀，庶無罪悔，以迄於今。」言自後稷以來皆得祭天，猶魯人郊祀也。是以械櫟之作，有積燎之薪。文王郊鄠，經有明文，匡衡豈俗，而枉之哉？文王雖未為天子，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伐崇戡黎，祖伊奔告。天既棄殷，乃眷西顧，太伯三讓，以有天下。文王為王，於義何疑？然則匡衡之奏，有所未盡。按世宗立甘泉、汾陰之祠，皆出方士之言，非據經典者也。方士以甘泉、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，故孝武因之，遂立二時。漢治長安，而甘泉在北，謂就乾位，而衡雲「武帝居甘泉，祭於南宮」，此既誤矣。祭汾陰在水之雒，呼為澤中，而衡雲「東之少陽」，失其本意。此自吳事，於傳無非，恨無辨正之辭，故矯之雲。雒，音誰，見漢書音義。

二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肇受元命，夙夜兢兢，不遑假寢。思平世難，救濟黎庶，上答神祇，下慰民望。是以眷眷，勤求俊傑，將與戮力，共定海內，苟在同心，與之偕老。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，久脅賊虜，隔在一方，雖乃心於國，其路靡緣。今因天命，遠遣二使，款誠顯露，章表殷勤，朕之得此，何喜如之！雖湯遇伊尹，周獲呂望，世祖未定而得河右，方之今日，豈複是過？普天一統，於是定矣。書不雲乎，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」。其大赦天下，與之更始，其明下州郡，咸使聞知。特下燕國，奉宣詔恩，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。」三月，遣舒、綜還，使太常張彌、執金吾許晏、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，金寶珍貨，九錫備物，乘海授淵。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：天地失序，皇極不建，元惡大憝，作害於民，海內分崩，群生堙滅，雖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，方之今日，亂有甚焉。朕受歷數，君臨萬國，夙夜戰戰，念在弭難，若涉淵水，罔知攸濟。是以把旄仗鉞，翦除凶虐，自東徂西，靡遑甯處，苟力所及，民無災害。雖賊虜遺種，未伏辜誅，猶系囚枯木，待時而斃。惟將軍天姿特達，兼包文武，觀時睹變，審於去就，逾越險阻，顯致赤心，肇建大計，為天下先，元勳巨績，侔於古人。雖昔竇融背棄隴右，卒占河西，以定光武，休名美實，豈複是過？欽嘉雅尚，朕實欣之。自古聖帝明王，建化垂統，以爵褒德，以祿報功；功大者祿厚，德盛者禮崇。故周公夾輔之勞，太師有鷹揚之功，並啟土宇，兼受備物。今將軍規萬年之計，建不世之略，絕僭逆之虜，順天人之肅，濟成洪業，功無與比，齊魯之事，奚足言哉！詩不雲乎，「無言不讎，無德不報」。今以幽、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，封君為燕王，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

綬策書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、竹使符第一至第十。錫君玄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契爾龜，用錫塚社。方有戎事，典統兵馬，以大將軍曲蓋麾幢，督幽州、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。今加君九錫，其敬聽後命。以君三世相承，保綬一方，寧集四郡，訓及異俗，民夷安業，無或攜貳，是用錫君大輅、戎輅、玄牡二駟。君務在勸農，嗇人成功，倉庫盈積，官民俱豐，是用錫君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君正化以德，敬下以禮，敦義崇謙，內外鹹和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。君宣導休風，懷保邊遠，遠人回面，莫不影附，是用錫君硃戶以居，君運其才略，官方任賢，顯直錯枉，群善必舉，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。君戎馬整齊，威震遐方，糾虔天刑，彰厥有罪，是用錫君鈇鉞各一。君文和

於內，武信於外，禽討逆節，折冲掩難，是用錫君彤弓一、彤矢百、旅弓十、旅矢千。君忠勤有效，溫恭為德，明允篤誠，感於朕心，是用錫君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欽哉！敬茲訓典，寅亮天工，相我國家，永終爾休。」舉朝大臣，自丞相雍已下皆諫，以為淵未可信，而寵待太厚，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、綜，權終不聽。臣松以為權復諫違眾，信淵意了，非有攻伐之規，重祗複之慮。宣達錫命，乃用萬人，是何不愛其民，昏虐之甚乎？此役也，非惟闇塞，實為無道。淵果斬彌等，送其首于魏，沒其兵資。權大怒，欲自征淵，江表傳載權怒曰：「朕年六十，世事難易，靡所不嘗，近為鼠子所前卻，令人氣湧如山。不自載鼠子頭以擲於海，無顏複臨萬國。就令顛沛，不以為恨。」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。是歲，權向合肥新城，遣將軍全琮征六安，皆不克還。吳書曰：初，張彌、許晏等俱到襄平，官屬從者四百許人。淵欲圖彌、晏，先分其人眾，置遼東諸縣，以中使秦旦、張群、杜德、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，置玄菟郡。玄菟郡在遼東北，相去二百里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，兼重可三四百人。旦等皆舍於民家，仰其飲食。積四十許日，旦與疆等議曰：「吾人遠辱國命，自棄於此，與死亡何異？今觀此郡，形勢甚弱。若一旦同心，焚燒城郭，殺其長吏，為國報恥，然後伏死，足以無恨。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？」疆等然之。於是陰相約結，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。其日中時，為部中張松所告，贊便會士眾閉城門。旦、群、德、疆等皆逾城得走。時群病疽創著膝，不及輩旅，德常扶接與俱，崎嶇山谷。行六七百里，創益困，不復能前，臥草中，相守悲泣。群曰：「吾不幸創甚，死亡無日，卿諸人宜速進道，冀有所達。空相守，俱死於窮谷之中，何益也？」德曰：「萬里流離，死生共之，不忍相委。」於是推旦、疆使前，德獨留守群，捕菜果食之。旦、疆別數日，得達句驪（王宮），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，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。宮等大喜，即受詔，命使人隨旦還迎群、德。其年，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，奉表稱臣，貢貂皮千枚，鷄雞皮十具。旦等見權，悲喜不能自勝。權義之，皆拜校尉。間一年，遣使者謝宏、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，加賜衣物珍寶。恂等到安平口，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，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，令以吳使自效。奉聞之，倒還。宮遣主簿笮咨、帶固等出安平，與宏相見。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，宮於是謝罪，上馬數百匹。宏乃遣咨、固奉詔書賜物與宮。是時宏船小，載馬八十匹而還。

三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兵久不輟，民困於役，歲或不登。其寬諸逋，勿復督課。」夏五月，權遣陸遜、諸葛瑾等屯江夏、沔口，孫韶、張承等向廣陵、淮陽，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。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，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，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，自率水軍東征。未至壽春，權退還，孫韶亦罷。秋八月，以諸葛恪為丹楊太守，討山越。九月朔，隕霜傷穀。冬十一月，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，事畢，還武昌。詔複曲阿為雲陽，丹徒為武進。廬陵賊李桓、羅厲等為亂。

四年夏，遣呂岱討桓等。秋七月，有雹。魏使以馬求易珠璣、翡翠、玳瑁，權曰：「此皆孤所不用，而可得馬，何苦而不聽其交易？」

五年春，鑄大錢，一當五百。詔使吏民輸銅，計銅畀直。設盜鑄之科。二月，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。輔吳將軍張昭卒。中郎將吾粲獲李桓，將軍唐咨獲羅厲等。自十月不雨，至於夏。冬十月，彗星見於東方。鄱陽賊彭旦等為亂。

六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達制，人情之極痛也；賢者割哀以從禮，不肖者勉而致之。世治道泰，上下無事，君子不奪人情，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。至於有事，則殺禮以從宜，要經而處事。故聖人制法，有禮無時則不行。遭喪不奔非古也，蓋隨時之宜，以義斷恩也。前故設科，長吏在官，當須交代，而故犯之，雖隨糾坐，猶已廢曠。方事之殷，國家多難，凡在官司，宜各盡節，先公後私，而不恭承，甚非謂也。中外群僚，其更平議，務令得中，詳為節度。」顧譚議，以為「奔喪立科，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，重則本非應死之罪，雖嚴刑益設，違奪必少。若偶有犯者，加其刑則恩所不忍，有減則法廢不行。愚以為長吏在遠，苟不告語，勢不得知。比選代之間，若有傳者，必加大辟，則長吏無廢職之負，孝子無犯重之刑。」將軍胡綜議，以為「喪紀之禮，雖有典制，苟無其時，所不得行。方今戎事軍國異容，而長吏遭喪，知有科禁，公敢幹突，苟念聞憂不奔之恥，不計為臣犯禁之罪，此由科防本輕所致。忠節在國，孝道立家，出身為臣，焉得兼之？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。宜定科文，示以大辟，若故違犯，有罪無赦。以殺止殺，行之一人，其後必絕。」丞相雍奏從大辟。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，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。陸遜陳其素行，因為之請，權乃減宗一等，後不得以為比，因此遂絕。二月，陸遜討彭旦等，其年，皆破之。冬十月，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，不克。諸葛恪平山越事畢，北屯廬江。

赤烏元年春，鑄當千大錢。夏，呂岱討廬陵賊，畢，還陸口。秋八月，武昌言麒麟見。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，宜改年號。詔曰：「聞者赤烏集於殿前，朕所親見，若神靈以為嘉祥者，改年宜以赤烏為元。」群臣奏曰：「昔武王伐紂，有赤烏之祥，君臣觀之，遂有天下，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，以為近事既嘉，親見又明也。」於是改年。步夫人卒，追贈皇后。初，權信任校事呂壹，壹性苛慘，用法深刻。太子登數諫，權不納，大臣由是莫敢言。後壹奸罪髮露伏誅，權引咎責躬，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，因問時事所當損益。禮還，複有詔責數諸葛瑾、步騭、硃然、呂岱等曰：「袁禮還，雲與子瑜、子山、義封、定公相見，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，各自以不掌民事，不肯便有所陳，悉推之伯言、承明。伯言、承明見禮，泣涕懇惻，辭旨辛苦，至乃懷執危怖，有不自安之心。聞此悵然，深自刻怪。何者？夫惟聖人能無過行，明者能自見耳。人之舉措，何能悉中，獨當已有以傷拒眾意，忽不自覺，故諸君有嫌難耳；不爾，何緣乃至於此乎？自孤興軍五十年，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。天下未定，孽類猶存，士民勤苦，誠所貫知。然勞百姓，事不得已耳。與諸君從事，自少至長，發有二色，以謂表裏足以明露，公私分計，足用相保。盡言直諫，所望諸君；拾遺補闕，孤亦望之。昔衛武公年過志壯，勤求輔弼，每獨歎責。江表傳曰：權又雲：「天下無粹白之狐，而有粹白之裘，眾之所積也。夫能以駁致純，不惟積乎？故能用眾力，則無敵於天下矣；能用眾智，則無畏於聖人矣。」且布衣韋帶，相與交結，分成好合，尚污垢不異。今日諸君與孤從事，雖君臣義存，猶謂骨肉不復是過。榮福喜戚，相與共之。忠不匿情，智無遺計，事統是非，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！同船濟水，將誰與易？齊桓諸侯之霸者耳，有善管子未嘗不歎，有過未嘗不諫，諫而不得，終諫不止。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，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，仍執嫌難。以此言之，孤於齊桓良優，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？久不相見，因事當笑。共定大業，整齊天下，當複有誰？凡百事要所當損益，樂聞異計，匡所不逮。」

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：「郎吏者，宿衛之臣，古之命士也。間者所用頗非其人。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，不得以虛辭相飾。」三月，遣使者羊[[A155](#)]、鄭胄、將軍孫怡之遼東，擊魏守將張持、高慮等，虜得男女。文士傳曰：胄字敬先，沛國人。父劄，才學博達，權為驃騎將軍，以劄為從事中郎，與張昭、孫邵共定朝儀。胄其少子，有文武姿局，少知名，舉賢良，稍遷建安太守。呂壹賓客於郡犯法，胄收付獄，考竟。壹懷恨，後密譖胄。權大怒，召胄還，潘濬、陳表並為請，得釋。後拜宣信校尉，往救公孫淵，已為魏所破，還遷執金吾。子豐，字曼季，有文學操行，與陸雲善，與雲詩相往反。司空張華辟，未就，卒。臣松之聞孫怡者，東州人，非權之宗也。零陵言甘露降。夏五月，城沙羨。冬十月，將軍蔣秘南討夷賊。秘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，自稱平南將軍，與弟潛共攻零陵、桂陽，及搖動交州、蒼梧、郁林諸郡，

眾數萬人。遣將軍呂岱、唐咨討之，歲餘皆破。

三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蓋君非民不立，民非穀不生。頃者以來，民多征役，歲又水旱，年穀有損，而吏或不良，侵奪民時，以致饑困。自今以來，督軍郡守，其謹察非法，當農桑時，以役事擾民者，舉正以聞。」夏四月，大赦，詔諸郡縣治城郭，起譙樓，穿塹發渠，以備盜賊。冬十一月，民饑，詔開倉廩以賑貧窮。

四年春正月，大雪，平地深三尺，鳥獸死者大半。夏四月，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，決芍陂，燒安城邸閣，收其人民。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。琮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，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。車騎將軍硃然圍樊，大將軍諸葛瑾取柁中。漢晉春秋曰：零陵太守殷禮言於權曰：「今天棄曹氏，喪誅累見，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。陛下身自禦戎，取亂侮亡，宜滌荊、揚之地，舉強羸之數，使強者執戟，羸者轉運，西命益州軍於隴右，授諸葛瑾、硃然大眾，指事襄陽、陸遜、硃桓別征壽春，大駕入淮陽，曆青、徐。襄陽、壽春困於受敵，長安以西務對蜀軍，許、洛之眾勢必分離；犄角瓦解，民必內應，將帥對向，或失便宜；一軍敗績，則三軍離心，便當秣馬脂車，陵蹈城邑，乘勝逐北，以定華夏。若不悉軍動眾，循前輕舉，則不足大用，易於屢退。民疲威消，時往力竭，非出兵之策也。」權弗能用之。五月，太子登卒。是月，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。六月，軍還。閏月，大將軍瑾卒。秋八月，陸遜城邾。

五年春正月，立子和為太子，大赦，改禾興為嘉興。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，詔曰：「今天下未定，民物勞瘁，且有功者或未錄，饑寒者尚未恤，猥割土壤以豐子弟，崇爵位以寵妃妾，孤甚不取。其釋此議。」三月，海鹽縣言黃龍見。夏四月，禁進獻饗，減太官膳。秋七月，遣將軍聶友、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、儋耳。是歲大疫，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。八月，立子霸為魯王。

六年春正月，新都言白虎見。諸葛恪征六安，破魏將謝順營，收其民人。冬十一月，丞相顧雍卒。十二月，扶南王範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。是歲，司馬宣王率軍入舒，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。

七年春正月，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。秋，宛陵言嘉禾生。是歲，步騭、硃然等各上疏雲：「自蜀還者，鹹言欲背盟與魏交通，多作舟船，繕治城郭。又蔣琬守漢中，聞司馬懿南向，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，反委漢中，還近成都。事已彰灼，無所複疑，宜為之備。」權揆其不然，曰：「吾待蜀不薄，聘享盟誓，無所負之，何以致此？又司馬懿前來入舒，旬日便退，蜀在萬里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？昔魏欲入漢川，此間始嚴，亦未舉動，會聞魏還而止，蜀寧可複以此有疑邪？又人家治國，舟船城郭，何得不護？今此間治軍，寧複欲以禦蜀邪？人言苦不可信，朕為諸君破家保之。」蜀竟自無謀，如權所籌。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，是使妻去夫，子棄父，甚傷義教，自今勿殺也。」

八年春二月，丞相陸遜卒。夏，雷霆犯宮門柱，又擊南津大橋楹。茶陵縣鴻水溢出，流漂居民二百餘家。秋七月，將軍馬茂等圖逆，夷三族。八月，大赦。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，自小其至雲陽西城，通會市，作邸閣。吳曆曰：茂本淮南鍾離長，而為王淩所失，叛歸吳，吳以為征西將軍、九江太守、外部督，封侯，領千兵。權數出苑中，與公卿諸將射。茂與兼符節令硃貞、無難督虞欽、牙門將硃志等合計，伺權在苑中，公卿諸將在門未入，令貞持節稱詔，悉收縛之；茂引兵入苑擊權，分據宮中及石頭塢，遣人報魏。事覺，皆族之。

九年春二月，車騎將軍硃然征魏柁中，斬獲千餘。夏四月，武昌言甘露降。秋九月，以驃騎（將軍）步騭為丞相，車騎（將軍）硃然為左大司馬，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，鎮南（將軍）呂岱為上大將軍，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。江表傳曰：是歲，權詔曰：「謝宏往日陳鑄大錢，

雲以廣貨，故聽之。今聞民意不以為便，其省息之，鑄為器物，官勿複出也。私有者，敕以輸藏，計畀其直，勿有所枉也。」

十年春正月，右大司馬全琮卒。江表傳曰：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，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。權出塗中，遂至高山，潛軍以待之。誕覺而退。二月，權適南宮。三月，改作太初宮，諸將及州郡皆義作。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，材柱率細，皆以腐朽，常恐損壞。今未複西，可徙武昌宮材瓦，更繕治之。」有司奏言曰：「武昌宮已二十八歲，恐不堪用，宜下所在通更伐致。」權曰：「大禹以卑宮為美，今軍事未已，所在多賦，若更通伐，妨損農桑。徙武昌材瓦，自可用也。」夏五月，丞相步騭卒。冬十月，赦死罪。

十一年春正月，硃然城江陵。二月，地仍震。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朕以寡德，過奉先祀，蒞事不聰，獲譴靈祇，夙夜祇戒，若不終日。群僚其各厲精，思朕過失，勿有所諱。」三月，宮成。夏四月，雨雹，雲陽言黃龍見。五月，鄱陽言白虎仁。瑞應圖曰：白虎仁者，王者不暴虐，則仁虎不害也。詔曰：「古者聖王積行累善，脩身行道，以有天下，故符瑞應之，所以表德也。朕以不明，何以臻茲？書雲'雖休勿休'，公卿百司，其勉脩所職，以匡不逮。」

十二年春三月，左大司馬硃然卒。四月，有兩烏銜鵲墮東館。丙寅，驃騎將軍硃據領丞相，燎鵲以祭。吳錄曰：六月戊戌，寶鼎出臨平湖。八月癸醜，白鳩見於章安。

十三年夏五月，日至，熒惑入南斗，秋七月，犯魁第二星而東。八月，丹楊、句容及故鄣、甯國諸山崩，鴻水溢。詔原逋責，給貸種食。廢太子和，處故鄣。魯王霸賜死。冬十月，魏將文欽偽叛以誘硃異，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。異等持重，欽不敢進。十一月，立子亮為太子。遣軍十萬，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。十二月，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，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，遣將軍戴烈、陸凱往拒之，皆引還。庾闡揚都賦注曰：烽火以炬置孤山頭，皆緣江相望，或百里，或五十、三十裏，寇至則舉以相告，一夕可行萬里。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，鼓三竟，達吳郡南沙。是歲，神人授書，告以改年、立後。

太元元年夏五月，立皇后潘氏，大赦，改年。初臨海羅陽縣有神，自稱王表。吳錄曰：羅陽今安固縣。周旋民間，語言飲食，與人無異，然不見其形。又有一婢，名紡績。是月，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。表隨崇俱出，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，崇等無以易。所曆山川，輒遣婢與其神相聞。秋七月，崇與表至，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，數使近臣齋酒食往。表說水旱小事，往往有驗。孫盛曰：盛聞國將興，聽於民；國將亡，聽於神。權年老志衰，讒臣在側，廢適立庶，以妾為妻，可謂多涼德矣。而偽設符命，求福妖邪，將亡之兆，不亦顯乎！秋八月朔，大風，江海湧溢，平地深八尺，吳高陵松柏斯拔，郡城南門飛落。冬十一月，大赦。權祭南郊還，寢疾。吳錄曰：權得風疾。十二月，驛徵大將軍恪，拜為太子太傅。詔省徭役，減征賦，除民所患苦。

二年春正月，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，居長沙；子奮為齊王，居武昌；子休為琅邪王，居虎林。二月，大赦，改元為神鳳。皇后潘氏薨。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，表亡去。夏四月，權薨，時年七十一，諡曰大皇帝。秋七月，葬蔣陵。傅子曰：孫策為人明果獨斷，勇蓋天下，以父堅戰死，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，轉鬥千里，盡有江南之地，誅其名豪，威行鄰國。及權繼其業，有張子布以為腹心，有陸議、諸葛瑾、步騭以為股肱，有呂範、硃然以為爪牙，分任授職，乘間伺隙，兵不妄動，故戰少敗而江南安。

評曰：孫權屈身忍辱，任才尚計，有句踐之奇英，人之傑矣。故能自擅江表，成鼎峙之業。然性多嫌忌，果於殺戮，暨臻末年，彌以滋甚。至於讒說殄行，胤嗣廢斃，馬融注尚書曰：殄，絕也，絕君子之行。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？其後葉陵遲，遂致覆國，未必不由此也。

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，雖為兆亂，然國之傾覆，自由暴皓。若權不廢和，皓為世適，終至滅亡，有何異哉？此則喪國由於昏虐，不在於廢黜也。設使亮保國祚，休不早死，則皓不得立。皓不得立，則吳不亡矣。

吳書三 三嗣主傳第三

孫亮字子明，權少子也。權春秋高，而亮最少，故尤留意。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，心不自安，因倚權意，欲豫自結，數稱述全尚女，勸為亮納。赤烏十三年，和廢，權遂立亮為太子，以全氏為妃。

太元元年夏，亮母潘氏立為皇后。冬，權寢疾，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，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，並受詔輔太子。明年四月，權薨，太子即尊號，大赦，改。是歲，於魏嘉平四年也。

（建興元年）閏月，以恪為帝太傅，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，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，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，{亡兒}官加等。冬十月，太傅恪率軍遏巢湖，巢音祖了反。城東興，使將軍全端守西城，都尉留略守東城。十二月朔丙申，大風雷電，魏使將軍諸葛誕、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，將軍王昶攻南郡，毌丘儉向武昌。甲寅，恪以大兵赴敵。戊午，兵及東興，交戰，大破魏軍，殺將軍韓綜、桓嘉等。是月，雷雨，天災武昌端門；改作端門，又災內殿。臣松之案：孫權赤烏十年，詔徙武昌宮材瓦，以繕治建康宮，而此猶有端門內殿。吳錄雲：諸葛恪有遷都意，更起武昌宮。今所災者恪所新作。

二年春正月丙寅，立皇后全氏，大赦。庚午，王昶等皆退。二月，軍還自東興，大行封賞。三月，恪率軍伐魏。夏四月，圍新城，大疫，兵卒死者大半。秋八月，恪引軍還。冬十月，大饗。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。大赦。以峻為丞相，封富春侯。十一月，有大鳥五見於春申，（明年改）（改明年）元。

五鳳元年夏，大水。秋，吳侯英謀殺峻，覺，英自殺。冬十一月，星芘于門、牛。江表傳曰：是歲交趾稗草化為稻。

二年春正月，魏鎮東大將軍毌丘儉、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眾西入，戰于樂嘉。閏月壬辰，峻及驃騎將軍呂據、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，軍及東興，聞欽等敗。壬寅，兵進於橐皋，欽詣峻降，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。魏諸葛誕入壽春，峻引軍還。二月，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，交戰，珍敗績。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，贊及將軍孫楞、蔣脩等皆遇害。三月，使鎮南將軍硃異襲安豐，不克。秋七月，將軍孫儀、張怡、林恂等謀殺峻，發覺，儀自殺，恂等伏辜。陽羨離裏山大石自立。使衛尉馮朝城廣陵，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，留略為東海太守。是歲大旱。十二月，作太廟。以馮朝為監軍使者，督徐州諸軍事，民饑，軍士怨畔。

太平元年春吳曆曰：正月，為權立廟，稱太祖廟。二月朔，建業火。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，將征魏。八月，先遣欽及驃騎（將軍）呂據、車騎（將軍）劉纂、鎮南（將軍）硃異、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、泗。九月丁亥，峻卒，以從弟偏將軍綝為侍中、武衛將軍，領中外諸軍事，召還據等。聞綝代峻，大怒。己醜，大司馬呂岱卒。壬辰，太白犯南斗。據、欽、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，綝不聽。癸卯，更以胤為大司馬，代呂岱駐武昌。據引兵還，欲討綝。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、咨等，使取據。冬十月丁未，遣孫憲及丁奉、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，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。胤兵敗夷滅。己酉，大赦，改年。辛亥，獲呂據於新州。十一月，以綝為大將軍、假節，封（永康侯）（永甯侯）。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，事覺，綝殺惇，迫憲令自殺。十二月，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於蜀。

二年春二月甲寅，大雨，震電。乙卯，雪，大寒。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，西部為衡陽郡，

會稽東部為臨海郡，豫章東部為臨川郡。夏四月，亮臨正殿，大赦，始親政事。綝所表奏，多見難問，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，得三千餘人，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。亮曰：「吾立此軍，欲與之俱長。」日於苑中習焉。吳曆曰：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，問左右侍臣：「先帝數有特製，今大將軍問事，但令我書可邪！」亮後出西苑，方食生梅，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，蜜中有鼠矢，召問藏吏，藏吏叩頭。亮問吏曰：「黃門從汝求蜜邪？」吏曰：「向求，實不敢與。」黃門不服，侍中刁玄、張郃啟：「黃門、藏吏辭語不同，請付獄推盡。」亮曰：「此易知耳。」令破鼠矢，矢裏燥。亮大笑謂玄、郃曰：「若矢先在蜜中，中外當俱濕，今外濕裏燥，必是黃門所為。」黃門首服，左右莫不驚悚。江表傳曰：亮使黃門以銀碗並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錫。黃門先恨藏吏，以鼠矢投錫中，啟言藏吏不謹。亮呼吏持錫器入，問曰：「此器既蓋之，且有掩覆，無緣有此，黃門將有恨於汝邪？」吏叩頭曰：「嘗從某求宮中莞席，宮席有數，不敢與。」亮曰：「必是此也。」覆問黃門，具首伏。即於目前加髭鞭，斥付外署。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，亦表裏皆濕。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，緣遇燥矢，故成亮之慧。然猶謂吳曆此言，不如江表傳為實也。

五月，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城，遣將軍硃成稱臣上疏，又遣子覲、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。六月，使文欽、唐咨、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。硃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，夏口督孫壹奔魏。秋七月，綝率眾救壽春，次於鑊裏，硃異至自夏口，綝使異為前部督，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。八月，會稽南部反，殺都尉。鄱陽、新都民為亂，廷尉丁密、步兵校尉鄭胄、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。硃異以軍士乏食引還，綝大怒，九月朔己巳，殺異於鑊裏。辛未，綝自鑊裏還建業。甲申，大赦。十一月，全緒子禕、儀以其母奔魏。十二月，全端、惲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。

三年春正月，諸葛誕殺文欽。三月，司馬文王克壽春，誕及左右戰死，將吏已下皆降。秋七月，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。詔州郡伐宮材。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。亮以綝專恣，與太常全尚，將軍劉丞謀誅綝。九月戊午，綝以兵取尚，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，召大臣會宮門，黜亮為會稽王，時年十六。

孫休字子烈，權第六子。年十三，從中書郎射慈、郎中盛冲受學。太元二年正月，封琅邪王，居虎林。四月，權薨，休弟亮承統，諸葛恪秉政，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，徙休於丹楊郡。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，休上書乞徙他郡，詔徙會稽。居數歲，夢乘龍上天，顧不見尾，覺而異之。孫亮廢，己未，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。休初聞問，意疑，楷、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，留一日二夜，遂發。十月戊寅，行至曲阿，有老公幹休叩頭曰：「事久變生，天下喁喁，原陛下速行。」休善之，是日進及布塞亭。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，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，築宮，以武帳為便殿，設御座。己卯，休至，望便殿止住，使孫楷先見恩。楷還，休乘輦進，群臣再拜稱臣。休升便殿，謙不即禦坐，止東廂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贊奏，丞相奉璽符。休三讓，群臣三請。休曰：「將相諸侯咸推寡人，寡人敢不承受璽符。」群臣以次奉引，休就乘輿，百官陪位，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，拜於道側，休下車答拜。即日，禦正殿，大赦，改元。是歲，於魏甘露三年也。

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，詔曰：「夫褒德賞功，古今通義。其以大將軍綝為丞相、荊州牧，增食五縣。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、衛將軍、中軍督，封縣侯。威遠將軍（授）為右將軍、縣侯。偏將軍幹雜號將軍、亭侯。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，以布為輔義將軍，封永康侯。董朝親迎，封為鄉侯。」又詔曰：「丹陽太守李衡，以往事之嫌，自拘有司。夫射鉤斬祛，在君為君，遣衡還郡，勿令自疑。」襄陽記曰：衡字叔平，本襄陽卒家子也，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。聞羊[A155]有人物之鑒，往幹之，[A155]曰：「多事之世，尚書劇曹郎才也。」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，大臣畏懼，莫有敢言，[A155]曰：「非李衡無能困之者。」遂共薦為郎。權引見，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，權有愧色。數月，壹被誅，而衡大見顯擢。後常為諸葛恪司馬，幹恪府事。恪被誅，求

為丹楊太守。時孫休在郡治，衡數以法繩之。妻習氏每諫衡，衡不從。會休立，衡憂懼，謂妻曰：「不用卿言，以至於此。」遂欲奔魏。妻曰：「不可。君本庶民耳，先帝相拔過重，既數作無禮，而復逆自猜嫌，逃叛求活，以此北歸，何面見中國人乎？」衡曰：「計何所出？」妻曰：「琅邪王素好善慕名，方欲自顯於天下，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。可自囚詣獄，表列前失，顯求受罪。如此，乃當逆見優饒，非但直活而已。」衡從之，果得無患，又加威遠將軍，授以榮戟。衡每欲治家，妻輒不聽，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，種柑橘千株。臨死，敕兒曰：「汝母惡我治家，故窮如是。然吾州裏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，歲上一匹絹，亦可足用耳。」衡亡後二十餘日，兒以白母，母曰：「此當是種柑橘也，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，必汝父遣為宅。汝父恆稱太史公言，『江陵千樹橘，當封君家』。吾答曰：『且人患無德義，不患不富，若貴而能貧，方好耳，用此何為！』」吳末，衡柑橘成，歲得絹數千匹，家道殷足。晉咸康中，其宅址枯樹猶在。己醜，封孫皓為烏程侯，皓弟德錢唐侯，謙永安侯。江表傳曰：群臣奏立皇后、太子，詔曰：「朕以寡德，奉承洪業，蒞事日淺，恩澤未敷，加後妃之號，嗣子之位，非所急也。」有司又固請，休謙虛不許。

十一月甲午，風四轉五複，蒙霧連日。緄一門五侯皆典禁兵，權傾人主，有所陳述，敬而不違，於是益恣。休恐其有變，數加賞賜。丙申，詔曰：「大將軍忠款內發，首建大計以安社稷，卿士內外，鹹贊其議，並有勳勞。昔霍光定計，百僚同心，無複是過。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，依故事應加爵位者，促施行之。」戊戌，詔曰：「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，事統煩多，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，與大將軍分省諸事。」壬子，詔曰：「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，父兄在都，子弟給郡縣吏，既出限米，軍出又從，至於家事無經護者，朕甚潛之。其有五人三人為役，聽其父兄所欲留，為留一人，除其米限，軍出不從。」又曰：「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，皆加位一級。」頃之，休聞緄逆謀，陰與張布圖計。十二月戊辰臘，百僚朝賀，公卿升殿，詔武士縛緄，即日伏誅。己巳，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，加布為中軍督，封布弟惇為都亭侯，給兵三百人，惇弟恂為校尉。

詔曰：「古者建國，教學為先，所以道世治性，為時養器也。自建興以來，時事多故，吏民頗以目前趨務，去本就末，不循古道。夫所尚不惇，則傷化敗俗。其案古置學官，立五經博士，核取應選，加其寵祿，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，各令就業。一歲課試，差其品第，加以位賞。使見之者樂其榮，聞之者羨其譽。以敦王化，以隆風俗。」

二年春正月，震電。三月，備九卿官，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託于王公之上，夙夜戰戰，忘寢與食。今欲偃武修文，以崇大化。推此之道，當由士民之贍，必須農桑。管子有言：『倉廩實，知禮節；衣食足，知榮辱。』夫一夫不耕，有受其饑，一婦不織，有受其寒；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，未之有也。自頃年已來，州郡吏民及諸營兵，多違此業，皆浮船長江，賈作上下，良田漸廢，見穀日少，欲求大定，豈可得哉？亦由租入過重，農人利薄，使之然乎！今欲廣開田業，輕其賦稅，差科強嬴，課其田畝，務令優均，官私得所，使家給戶贍，足相供養，則愛身重命，不犯科法，然後刑罰不用，風俗可整。以群僚之忠賢，若盡心於時，雖太古盛化，未可卒致，漢文升平，庶幾可及。及之則臣主俱榮，不及則損削侵辱，何可從容俯仰而已？諸卿尚書，可共咨度，務取便佳。田桑已至，不可後時。事定施行，稱朕意焉。」

三年春三月，西陵言赤烏見。秋，用都尉嚴密議，作浦裏塘。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，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，有惡言。有司以聞，黜為候官侯，遣之國。道自殺，衛送者伏罪。吳錄曰：或雲休鳩殺之。至晉太康中，吳故少府丹楊戴顓迎亮喪，葬之賴鄉。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，分宜都置建平郡。吳曆曰：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。

四年夏五月，大雨，水泉湧溢。秋八月，遣光祿大夫周奕、石偉巡行風俗，察將吏清濁，民所疾苦，為黜陟之詔。楚國先賢傳曰：石偉字公操，南郡人。少好學，脩節不怠，介然獨立，

有不可奪之志。舉茂才、賢良方正，皆不就。孫休即位，特徵偉，累遷至光祿勳。及皓即位，朝政昏亂，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，就拜光祿大夫。吳平，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。太康二年，詔曰：「吳故光祿大夫石偉，秉志清白，皓首不渝，難處危亂，廉節可紀。年已過邁，不堪遠涉，其以偉為議郎，加二千石秩，以終厥世。」偉遂陽狂及盲，不受晉爵。年八十三，太熙元年卒。九月，布山言白龍見。是歲，安吳民陳焦死，埋之，六日更生，穿土中出。

五年春二月，白虎門北樓災。秋七月，始新言黃龍見。八月壬午，大雨震電，水泉湧溢。乙酉，立皇后硃氏。戊子，立子璜為太子，大赦。吳錄載休詔曰：「人之有名，以相紀別，長為作字，憚其名耳。禮，名子欲令難犯易避，五十稱伯仲，古或一字。今人競作好名好字，又令相配，所行不副，此瞽字伯明者也，孤嘗哂之。或師友父兄所作，或自己為；師友尚可，父兄猶非，自為最不謙。孤今為四男作名字：太子名璜，璜音如湖水灣澳之灣，字孟，孟音如迄今之迄；次子名{雷大}，{雷大}音如兕觥之觥，字○，○音如玄礪首之礪；次子名□，□音如草莽之莽，字显，显音如舉物之舉；次子名[B101]，[B101]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，字[B137]，[B137]音如有所擁持之擁。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。夫書八體損益，因事而生，今造此名字，既不相配，又字但一，庶易棄避，其普告天下，使咸聞知。」臣松之以為傳稱「名以制義，義以出禮，禮以體政，政以正民。是以政成而民聽，易則生亂」。斯言之作，豈虛也哉！休欲令難犯，何患無名，而乃造無況之字，制不典之音，違明詒於前脩，垂嗤駭於後代，不亦異乎！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。師服之言，於是乎徵矣。冬十月，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，廷尉丁密、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。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，委之以事，布典宮省，興關軍國。休銳意於典籍，欲畢覽百家之言，尤好射雉，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，唯此時舍書。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、博士盛沖講論道藝，曜、沖素皆切直，布恐入侍，發其陰失，令己不得專，因妄飾說以拒遏之。休答曰：「孤之涉學，群書略遍，所見不少也；其明君闇王，奸臣賊子，古今賢愚成敗之事，無不覽也。今曜等入，但欲與論講書耳，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。縱複如此，亦何所損？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，以此不欲令入耳。如此之事，孤已自備之，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。此都無所損，君意特有所忌故耳。」布得詔陳謝，重自序述，又言懼妨政事。休答曰：「書籍之事，患人不好，好之無傷也。此無所為非，而君以為不宜，是以孤有所及耳。政務學業，其流各異，不相妨也。不圖君今日在事，更行此於孤也，良所不取。」布拜表叩頭，休答曰：「聊相關悟耳，何至叩頭乎！如君之忠誠，遠近所知。往者所以相感，今日之巍巍也。詩云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』終之實難，君其終之。」初休為王時，布為左右將督，素見信愛，及至踐阼，厚加寵待，專擅國勢，多行無禮，自嫌瑕短，懼曜、沖言之，故尤患忌。休雖

解此旨，心不能悅，更恐其疑懼，竟如布意，廢其講業，不復使沖等入。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、大豬。臣松之按：察戰吳官名號，今揚都有察戰巷。

六年夏四月，泉陵言黃龍見。五月，交阯郡吏呂興等反，殺太守孫諸。諸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，而察戰至，恐複見取，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，招誘諸夷也。冬十月，蜀以魏見伐來告。癸未，建業石頭小城火，燒西南百八十丈。甲申，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，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，議兵所向，將軍丁封、孫異如沔中，皆救蜀。蜀主劉禪降魏問至，然後罷。呂興既殺孫諸，使使如魏，請太守及兵。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。分武陵為天門郡。吳曆曰：是歲青龍見於長沙，白燕見於慈胡，赤雀見於豫章。

七年春正月，大赦。二月，鎮軍〔將軍〕陸抗、撫軍〔將軍〕步協、征西將軍留平、建平太守盛曼，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。夏四月，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，略長吏〔賞林〕〔賞財〕及男女二百餘口。將軍孫越微得一船，獲三十人。秋七月，海賊破海鹽，殺司鹽校尉駱秀。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。豫章民張節等為亂，眾萬餘人。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，以救羅憲，陸抗等引軍退。複分交州置廣州。壬午，大赦。癸未，休薨，江表傳曰：休寢疾，口不能言，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，令子璜出拜之。休把興臂，而指璜以託之。時年三十，諡曰景

皇帝。葛洪抱樸子曰：吳景帝時，戍將於廣陵掘諸塚，取版以治城，所壞甚多。復發一大塚，內有重閣，戶扇皆樞轉可開閉，四周為徹道通車，其高可以乘馬。又鑄銅為人數十枚，長五尺，皆大冠硃衣，執劍列侍靈座，皆刻銅人背後石壁，言殿中將軍，或言侍郎、常侍。似公主之塚。破其棺，棺中有人，發已班白，衣冠鮮明，面體如生人。棺中雲母厚尺許，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屍。兵人輩共舉出死人，以倚塚壁。有一玉長一尺許，形似冬瓜，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。兩耳及鼻孔中，皆有黃金如棗許大，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。

孫皓字元宗，權孫，和子也，一名彭祖，字皓宗。孫休立，封皓為烏程侯，遣就國。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，皓陰喜而不敢泄。休薨，是時蜀初亡，而交趾攜叛，國內震懼，貪得長君。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，與皓相善，稱皓才識明斷，是長沙桓王之疇也，又加之好學，奉遵法度，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、左將軍張布。興、布說休妃太后硃，欲以皓為嗣。硃曰：「我寡婦人，安知社稷之慮，苟吳國無損，宗廟有賴可矣。」於是遂迎立皓，時年二十三。改元，大赦。是歲，於魏咸熙元年也。

元興元年八月，以上大將軍施績、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，張布為驃騎將軍，加侍中，諸增位班賞，一皆如舊。九月，貶太后為景皇后，追諡父和曰文皇帝，尊母何為太后。十月，封休太子 璜 為豫章王，次子汝南王，次子梁王，次子陳王，立皇后滕氏。江表傳曰：皓初立，發優詔，恤士民，開倉稟，振貧乏，科出宮女以配無妻，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。當時翕然稱為明主。皓既得志，粗暴驕盈，多忌諱，好酒色，大小失望。興、布竊悔之。或以譖皓，十一月，誅興、布。十二月，孫休葬定陵。封後父滕牧為高密侯，吳曆曰：牧本名密，避丁密，改名牧，丁密避牧，改名為固。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。是歲，魏置交趾太守之郡。晉文帝為魏相國，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、孫彧銜命齎書，陳事勢利害，以申喻皓。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：「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，是故大必字小，小必事大，然後上下安服，群生獲所。逮至末塗，純德既毀，剿民之命，以爭強於天下，違禮順之至理，則仁者弗由也。方今主上聖明，覆幬無外，僕備位宰輔，屬當國重。唯華夏乖殊，方隅圯裂，六十餘載，金革亟動，無年不戰，暴骸喪元，困悴罔定，每用悼心，坐以待旦。將欲止戈興仁，為百姓請命，故分命偏師，平定蜀漢，役未經年，全軍獨克。于時猛將謀夫，朝臣庶士，咸以奉天時之宜，就既征之軍，藉吞敵之勢，宜遂回旗東指，以臨吳境。舟師泛江，順流而下，陸軍南轅，取徑四郡，兼成都之械，漕巴漢之粟，然後以中軍整旅，三方雲會，未及浹辰，可使江表底平，南夏順軌。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，雖有靜難之功，亦悼蜀民獨罹其害，戰於綿竹者，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，伏屍蔽地，血流丹野。一之於前，猶追恨不忍，沉重之於後乎？是故旋師按甲，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。夫料力忖勢，度資量險，遠考古昔廢興之理，近鑒西蜀安危之效，隆德保祚，去危即順，屈己以甯四海者，仁哲之高致也；履危偷安，隕德覆祚，而不稱於後世者，非智者之所居也。今朝廷遣徐紹、孫彧獻書喻懷，若書禦於前，必少留意，回慮革算，結歡弭兵，共為一家，惠矜吳會，施及中土，豈不泰哉！此昭心之大原也，敢不承受。若不獲命，則普天率土，期於大同，雖重干戈，固不獲已也。」

甘露元年三月，皓遣使隨紹、彧報書曰：「知以高世之才，處宰輔之任，漸導之功，勤亦至矣。孤以不德，階承統緒，思與賢良共濟世道，而以壅隔未有所緣，嘉意允著，深用依依。今遣光祿大夫紀陟、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。」江表傳曰：皓書兩頭言白，稱名言而不著姓。吳錄曰：陟字子上，丹楊人。初為中書郎，孫峻使詰南陽王和，令其引分。陟密使令正辭自理，峻怒。陟懼，閉門不出。孫休時，父亮為尚書令，而陟為中書令，每朝會，詔以屏風隔其座。出為豫章太守。幹寶晉紀曰：陟、璆奉使如魏，入境而問諱，入國而問俗。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，既而問之曰：「吳之君子亦能斯乎？」陟曰：「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，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。」布大慚。既至，魏帝見之，使僕問曰：「來時吳王何如？」陟對曰：「來時皇帝臨軒，百寮陪位，饗膳無恙。」晉文王饗之，百寮畢會，使僕者告曰：「某者安樂公也，某者匈奴單于也。」陟曰：「西主失土，為君王所禮，位同三代，莫不感義，匈奴邊塞難羈之國，君王懷之，親在坐

席，此誠威恩遠著。」又問：「吳之戍備幾何？」對曰：「自西陵以至江都，五千七百里。」又問曰：「道裏甚遠，難為堅固？」對曰：「疆界雖遠，而其險要必爭之地，不過數四，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，其護風寒亦數處耳。」文王善之，厚為之禮。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，防護風寒豈唯數處？取譬若此，未足稱能。若曰譬如金城萬雉，所急防者四門而已。方陟此對，不猶愈乎！吳錄曰：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，家屬皆徙東冶，唯陟以有密旨，特封子孚都亭侯。孚弟瞻，字思遠，入仕晉驃騎將軍。弘璆，曲阿人，弘咨之孫，權外甥也。璆後至中書令、太子少傅。紹行到濡須，召還殺之，徙其家屬建安，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。夏四月，蔣陵言甘露降，於是改年大赦。秋七月，皓逼殺景後殊氏，亡不在正殿，於苑中小屋治喪，眾知其非疾病，莫不痛切。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，尋復追殺大者二人。九月，從西陵督步闡表，徙都武昌，御史大夫丁固、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。陟、璆至洛，遇晉文帝崩，十一月，乃遣還。皓至武昌，又大赦。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，桂陽南部為始興郡。十二月，晉受禪。

寶鼎元年正月，遣大鴻臚張儼、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。及還，儼道病死。吳錄曰：儼字子節，吳人也。弱冠知名，曆顯位，以博聞多識，拜大鴻臚。使於晉，皓謂儼曰：「今南北通好，以君為有出境之才，故相屈行。」對曰：「皇皇者華，蒙其榮耀，無古人延譽之美，磨厲鋒鏑，思不辱命。」既至，車騎將軍賈充、尚書令裴秀、侍中荀勗等欲沉以所不知而不能屈。尚書僕射羊祜、尚書何楨並結縞帶之好。忠說皓曰：「北方守戰之具不設，弋陽可襲而取。」皓訪群臣，鎮西大將軍陸凱曰：「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，且三國鼎立已來，更相侵伐，無歲甯居。今強敵新並巴蜀，有兼土之實，而遣使求親，欲息兵役，不可謂其求援於我。今敵形勢方強，而欲徼幸求勝，未見其利也。」車騎將軍劉纂曰：「天生五才，誰能去兵？譎詐相雄，有自來矣。若其有闕，庸可棄乎？宜遣間諜，以觀其勢。」皓陰納纂言，且以蜀新平，故不行，然遂自絕。八月，所在言得大鼎，於是改年，大赦。以陸凱為左丞相，常侍萬彧為右丞相。冬十月，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，吳錄曰：永安今武康縣也。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，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。比至建業，眾萬餘人。丁固、諸葛靚逆之於牛屯，大戰，但等敗走。獲謙，謙自殺。漢晉春秋曰：初望氣者雲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，故皓徙武昌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塚與山岡連者以厭之。既聞但反，自以為徙土得計也。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，殺但妻子，雲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，以厭前氣。分會稽為東陽郡，分吳、丹楊為吳興郡。皓詔曰：「古者分土建國，所以褒賞賢能，廣樹藩屏。秦毀五等為三十六郡，漢室初興，闔立乃至百王，因事制宜，蓋無常數也。今吳郡陽羨、永安、餘杭、臨水及丹楊故鄣、安吉、原鄉、於潛諸縣，地勢水流之便，悉注烏程，既宜立郡以鎮山越，且以藩衛明陵，奉承大祭，不亦可乎！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，治烏程。」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。十二月，皓還都建業，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。

二年春，大赦。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。夏六月，起顯明宮，太康三年地記曰：吳有太初宮，方三百丈，權所起也。昭明宮方五百丈，皓所作也。避晉諱，故曰顯明。吳曆雲：顯明在太初之東。江表傳曰：皓營新宮，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。又破壞諸營，大開園囿，起土山樓觀，窮極伎巧，功役之費以億萬計。陸凱固諫，不從。冬十二月，皓移居之。是歲，分豫章、廬陵、長沙為安成郡。

三年春二月，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、孟仁為司徒、司空。吳書曰：初，固為尚書，夢松樹生其腹上，謂人曰：「松字十八公也，後十八歲，吾其為公乎！」卒如夢焉。秋九月，皓出東關，丁奉至合肥。是歲，遣交州刺史劉俊、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阯，為晉將毛炅等所破，皆死，兵散還合浦。

建衡元年春正月，立子瑾為太子，及淮陽、東平王。冬十月，改年，大赦。十一月，左丞相陸凱卒。遣監軍虞汜、威南將軍薛珣、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，監軍李勣、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，皆就合浦擊交阯。

二年春。萬彧還建業。李勛以建安道不通利，殺導將馮斐，引軍還。三月，天火燒萬餘家，死者七百人。夏四月，左大司馬施續卒。殿中列將何定曰：「少府李勛枉殺馮斐，擅徵軍退還。」勛及徐存家屬皆伏誅。秋九月，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。都督孫秀奔晉。是歲大赦。

三年春正月晦，皓舉大眾出華里，皓母及妃妾皆行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，乃還。江表傳曰：初丹楊刁玄使蜀，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。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：「黃旗紫蓋見於東南，終有天下者，荆、揚之君乎！」又得中國降人，言壽春下有童謠曰「吳天子當上」。皓聞之，喜曰：「此天命也。」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，從牛渚陸道西上，雲青蓋入洛陽，以順天命。行遇大雪，道塗陷壞，兵士被甲持仗，百人共引一車，寒凍殆死。兵人不堪，皆曰：「若遇敵便當倒戈耳。」皓聞之，乃還。是歲，汜、瑁破交趾，禽殺晉所置守將，九真、日南皆還屬。漢晉春秋曰：初霍弋遣楊稷、毛炆等戍，與之誓曰：「若賊圍城，未百日而降者，家屬誅；若過百日而城沒者，刺史受其罪。」稷等日未滿而糧盡，乞降於瑁。瑁不許，而給糧使守。吳人並諫，瑁曰：「霍弋已死，無能來者，可須其糧盡，然後乃受，使彼來無罪，而我取有義，內訓吾民，外懷鄰國，不亦可乎！」稷、炆糧盡，救不至，乃納之。華陽國志曰：稷，犍為人。炆，建寧人。稷等城中食盡，死亡者半，將軍王約反降，吳人得入城，獲稷、炆，皆囚之。孫皓使送稷下都，稷至合浦，歐血死。晉追贈交州刺史。初，毛炆與吳軍戰，殺前部督脩則。陶璜等以炆壯勇，欲赦之。而則子允固求殺炆，炆亦不為璜等屈，璜等怒，面縛炆詰之，曰：「晉（兵）賊！」炆厲聲曰：「吳狗，何等為賊？」吳人生剖其腹，允割其心肝，罵曰：「庸復作賊？」炆猶罵不止，曰：「尚欲斬汝孫皓，汝父何死狗也！」乃斬之。晉武帝聞而哀矜，即詔使炆長子襲爵，餘三子皆關內侯。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。大赦，分交趾為新昌郡。諸將破扶巖，置武平郡。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。右大司馬丁奉、司空孟仁卒。吳錄曰：仁字恭武，江夏人也，本名宗，避皓字，易焉。少從南陽李肅學。其母為作厚褥大被，或問其故，母曰：「小兒無德致客，學者多貧，故為廣被，庶可得與氣類接也。」其讀書夙夜不懈，肅奇之，曰：「卿宰相器也。」初為驃騎將軍硃據軍吏，將母在營。既不得志，又夜雨屋漏，因起涕泣，以謝其母，母曰：「但當勉之，何足泣也？」據亦稍知之，除為監池司馬。自能結網，手以捕魚，作鮓寄母，母因以還之，曰：「汝為魚官，而鮓寄我，非避嫌也。」遷吳令。時皆不得將家之官，每得時物，來以寄母，常不先食。及聞母亡，犯禁委官，語在權傳。特為減死一等，複使為官，蓋優之也。楚國先賢傳曰：宗母嗜筍，冬節將至。時筍尚未生，宗入竹林哀歎，而筍為之出，得以供母，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。累遷光祿勳，遂至公矣。西苑言鳳凰集，改明年元。

鳳皇元年秋八月，徵西陵督步闡。闡不應，據城降晉。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，闡眾悉降。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。大赦。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，徙其子弟於廬陵。江表傳曰：初皓游華里，彧與丁奉、留平密謀曰：「此行不急，若至華里不歸，社稷事重，不得不自還。」此語頗泄。皓聞知，以彧等舊臣，且以計忍而陰銜之。後因會，以毒酒飲彧，傳酒人私減之。又飲留平，平覺之，服他藥以解，得不死。彧自殺。平憂慙，月餘亦死。何定奸穢發聞，伏誅。皓以其惡似張布，追改定名為布。江表傳曰：定，汝南人，本孫權給使也，後出補吏。定佞邪僞媚，自表先帝舊人，求還內侍，皓以為樓下都尉，典知酤糶事，專為威福。而皓信任，委以眾事。定為子求少府李勛女，不許。定挾忿譖勛於皓，皓尺口誅之，焚其屍。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，皆千里遠求，一犬至直數千匹。禦犬率具纓，直錢一萬。一犬一兵，養以捕兔供廚。所獲無幾。吳人皆歸罪於定，而皓以為忠勤，賜爵列侯。吳曆曰：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。惠，劭弟也。遣使者徐粲訊治，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。皓遣使就宛陵斬粲，收惠付獄。會赦得免。

二年春三月，以陸抗為大司馬。司徒丁固卒。秋九月，改封淮陽為魯，東平為齊，又封陳留、章陵等九王，凡十一王，王給三千兵。大赦。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，司市中郎將陳聲，素皓幸臣也，恃皓寵遇，繩之以法。妾以愬皓，皓大怒，假他事燒鋸斷聲頭，投其身於四望之下。是歲，太尉范慎卒。

三年，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。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，非論國政。誕但白熙書，不白妖言，送付建安作船。會稽邵氏家傳曰：邵疇字溫伯，時為誕功曹。誕被收，惶遽無以自明。疇進曰：「疇今自在，疇之事，明府何憂？」遂詣吏自列，雲不白妖言，事由於己，非府君罪。吏上疇辭，皓怒猶盛。疇慮誕卒不免，遂自殺以證之。臨亡，置辭曰：「疇生長邊陲，不閑教道，得以門資，廁身本郡，逾越儕類，位極朝右，不能讚揚盛化，養之以福。今妖訛橫興，幹國亂紀，疇以噂 𦵏之語，本非事實，雖家誦人詠，不足有慮。天下重器，而匹夫橫議，疾其醜聲，不忍聞見，欲含垢藏疾，不彰之翰筆，鎮躁歸靜，使之自息。愚心勤勤，每執斯旨，故誕屈其所是，默以見從。此之為愆，實由於疇。謹不敢逃死，歸罪有司，唯乞天鑒，特垂清察。」吏收疇喪，得辭以聞，皓乃免誕大刑，送付建安作船。疇亡時，年四十。皓嘉疇節義，詔郡縣圖形廟堂。遣三郡督何植收熙，熙發兵自衛，斷絕海道。熙部曲殺熙，送首建業，夷三族。秋七月，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，科出亡叛。大司馬陸抗卒。自改年及是歲，連大疫。分郁林為桂林郡。

天冊元年，吳郡言掘地得銀，長一尺，廣三分，刻上有年月字，於是大赦，改年。

天璽元年，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，今更開通。長老相傳，此湖塞，天下亂，此湖開，天下平。又於湖邊得石函，中有小石，青白色，長四寸，廣二寸餘，刻上作皇帝字，於是改年，大赦。會稽太守車浚、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，就在所斬之，徇首諸郡。江表傳曰：浚在公清忠，值郡荒旱，民無資糧，表求振貸。皓謂浚欲樹私恩，遣人梟首。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，微有所諫，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，身無完肌。秋八月，京下督孫楷降晉。鄱陽言曆陽山石文理成字，凡二十，雲「楚九州渚，吳九州都，揚州士，作天子，四世治，太平始」。江表傳曰：曆陽縣有石山臨水，高百丈，其三十丈所，有七穿駢羅，穿中色黃赤，不與本體相似，俗相傳謂之石印。又雲，石印封發，天下當太平。下有祠屋，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。時曆陽長表上言石印發，皓遣使乙太牢祭曆山。巫言，石印三郎說「天下方太平」。使者作高梯，上看印文，詐以硃書石作二十字，還以啟皓。皓大喜曰：「吳當為九州作都、渚乎！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，太平之主，非孤復誰？」重遣使，以印綬拜三郎為王，又刻石立銘，褒贊靈德，以答休祥。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，長十餘丈，名曰石室，在所表為大瑞。乃遣兼司徒董朝、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，封禪國山。（明年改）（改明年）元，大赦，以協石文。

天紀元年夏，夏口督孫慎出江夏、汝南，燒略居民。初，騶子張儼多所譖白，累遷為司直中郎將，封侯，甚見寵愛，是歲姦情發聞，伏誅。江表傳曰：儼父，會稽山陰縣卒也，知儼不良，上表雲：「若用儼為司直，有罪乞不從坐。」皓許之。儼表立彈曲二十人，專糾司不法，於是愛惡相攻，互相謗告。彈曲承言，收系囹圄，聽訟失理，獄以賄成。人民窮困，無所措手足。儼奢淫無厭，取小妻三十餘人，擅殺無辜，眾奸併發，父子俱見車裂。

二年秋七月，立成紀、宣威等十一王，王給三千兵，大赦。

三年夏，郭馬反。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。允轉桂林太守，疾病，住廣州，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。允死，兵當分給，馬等累世舊軍，不樂離別。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，馬與部曲將何典、王族、吳述、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，合聚人眾，攻殺廣州督虞授。馬自號都督交、廣二州諸軍事、安南將軍，興廣州刺史，述南海太守。典攻蒼梧，族攻始興。漢晉春秋曰：先是，吳有說讖著曰：「吳之敗，兵起南裔，亡吳者公孫也。」皓聞之，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，皆徙於廣州，不令停江邊。及聞馬反，大懼曰：「此天亡也。」八月，以軍師張悌為丞相，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。執金吾滕循為司空，未拜，轉鎮南將軍，假節領廣州牧，率萬人從東道討馬，與族遇於始興，未得前。馬殺南海太守劉略，逐廣州刺史徐旗。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，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、郁林諸郡兵，當與東西軍共擊馬。

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，依緣棗樹，長丈餘，莖廣四寸，厚三分。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，高四尺，厚三分，如枇杷形，上廣尺八寸，下莖廣五寸，兩邊生葉綠色。東觀案圖，名鬼目作芝草，買菜作平慮草，遂以耆為侍芝郎，平為平慮郎，皆銀印青綬。

冬，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卞向塗中，安東將軍王渾、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，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，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，龍驤將軍王濬、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，太尉賈充為大都督，量宜處要，盡軍勢之中。陶潛至武昌，聞北軍大出，停駐不前。

初，皓每宴會群臣，無不咸令沈醉。置黃門郎十人，特不與酒，侍立終日，為司過之吏。宴罷之後，各奏其闕失，迕視之咎，謬言之愆，罔有不舉。大者即加威刑，小者輒以為罪。後宮數千，而采擇無已。又激水入宮，宮人有不合意者，輒殺流之。或剝人之面，或鑿人之眼。岑昏險諛貴幸，致位九列，好興功役，眾所患苦。是以上下離心，莫為皓盡力，蓋積惡已極，不復堪命故也。吳平後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：「聞吳主披人面，剝人足，有諸乎？」仁曰：「以告者過也。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蓋此事也，若信有之，亦不足怪。昔唐、虞五刑，三代七辟，肉刑之制，未為酷虐。皓為一國之主，秉殺生之柄，罪人陷法，加之以懲，何足多罪！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，受桀賞者不能無慕，此人情也。」又問曰：「雲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，皆鑿其眼，有諸乎？」仁曰：「亦無此事，傳之者謬耳。曲禮曰視天子由衿以下，視諸侯由頤以下，視大夫由衡，視士則平面，得游目五步之內；視上於衡則傲，下於帶則憂，旁則邪。以禮視瞻，高下不可不慎，況人君乎哉？視人君相迕，是乃禮所謂傲慢；傲慢則無禮，無禮則不臣，不臣則犯罪，犯罪則陷不測矣。正使有之，將有何失？」凡仁所答，峻等皆善之，文多不悉載。

四年春，立中山、代等十一王，大赦。濬、彬所至，則土崩瓦解，靡有禦者。預又斬江陵督伍延，渾復斬丞相張悌、丹楊太守沈瑩等，所在戰克。幹寶晉紀曰：吳丞相軍師張悌、護軍孫震、丹楊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，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，眾才七千，閉柵自守，舉白接告降。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，悌曰：「強敵在前，不宜先事其小；且殺降不祥。」靚曰：「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，故且偽降以緩我，非來伏也。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，可以成三軍之氣。若舍之而前，必為後患。」悌不從，撫之而進。與討吳護軍張翰、揚州刺史周浚成陳相對。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，號曰青巾兵，前後屢陷堅陳，於是以馳淮南軍，三沖不動。退引亂，薛勝、蔣班因其亂而乘之，吳軍以次土崩，將帥不能止，張喬又出其後，大敗吳軍於版橋，獲悌、震、瑩等。襄陽記曰：悌字巨先，襄陽人，少有名理，孫休時為屯騎校尉。魏伐蜀，吳人問悌曰：「司馬氏得政以來，大難屢作，智力雖豐，而百姓未服也。今又竭其資力，遠征巴蜀，兵勞民疲而不知恤，敗於不暇，何以能濟？昔夫差伐齊，非不克勝，所以危亡，不憂其本也，況彼之爭地乎！」悌曰：「不然。曹操雖功蓋中夏，威震四海，崇詐杖術，征伐無已，民畏其威，而不懷其德也。丕、叡承之，系以慘虐，內興宮室，外懼雄豪，東西馳驅，無歲獲安，彼之失民，為日久矣。司馬懿父子，自握其柄，累有大功，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，為之謀主而救其疾，民心歸之，亦已久矣。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，曹髦之死，四方不動，摧堅敵如折枯，蕩異同如反掌，任賢使能，各盡其心，非智勇兼人，孰能如之？其威武張矣，本根固矣，群情服矣，奸計立矣。今蜀闇宦專朝，國無政令，而玩戎黷武，民勞卒弊，競於外利，不脩守備。彼強弱不同，智算亦勝，因危而伐，殆其克乎！若其不克，不過無功，終無退北之憂，覆軍之慮也，何為不可哉？昔楚劍利而秦昭懼，孟明用而晉人憂，彼之得志，故我之大患也。」吳人笑其言，而蜀果降于魏。晉來伐吳，皓使悌督沈瑩、諸葛靚，率眾三萬渡江逆之。至牛渚，沈瑩曰：「晉治水軍於蜀久矣，今傾國大舉，萬里齊力，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。我上流諸軍，無有戒備，名將皆死，幼少當任，恐邊江諸城，盡莫能禦也。晉之水軍，必至於此矣！宜畜眾力，待來一戰。若勝之日，江西自清，上方雖壞，可還取之。今渡江逆戰，勝不可保，若或摧喪，則大事去矣。」悌曰：「吳之將亡，賢愚所知，非今日也。吾恐蜀兵來至此，眾心必駭懼，不可複整。今宜渡江，可用決

戰力爭。若其敗喪，則同死社稷，無所複恨。若其克勝，則北敵奔走，兵勢萬倍，便當乘威南上，逆之中道，不憂不破也。若如子計，恐行散盡，相與坐待敵到，君臣俱降，無複一人死難者，不亦辱乎！」遂渡江戰，吳軍大敗。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，使過迎悌，悌不肯去，靚自往牽之，謂曰：「（且夫）（巨先），天下存亡有大數，豈卿一人所知，如何故自取死為？」悌垂涕曰：「仲思，今日是我死日也。且我作兒童時，便為卿家丞相所拔，常恐不得其死，負名賢佑顧。今以身徇社稷，複何遁邪？莫牽曳之如是。」靚流涕放之，去百餘步，已見為晉軍所殺。吳錄曰：悌少知名，及處大任，希合時趣，將護左右，清論譏之。搜神記曰：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，榮病死船中二日，時軍已上岸，無有埋之者，忽然大呼，言「人縛軍師！人縛軍師！」聲激揚，遂活。人問之，榮曰：「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，意中大愕，不覺大呼，言『何以縛張軍師。』門下人怒榮，叱逐使去。榮便去，怖懼，口餘聲發揚耳。」其日，悌戰死。榮至晉元帝時猶在。

三月丙寅，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，皓惶憤從之。幹寶晉紀曰：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：「北軍日近，而兵不舉刃，陛下將如之何！」皓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坐岑昏。」皓獨言：「若爾，當以奴謝百姓。」眾因曰：「唯！」遂並起收昏。皓駱驛追止，已屠之也。

戊辰，陶潛從武昌還，即引見，問水軍消息，對曰：「蜀船皆小，今得二萬兵，乘大船戰，自足擊之。」於是合眾，授潛節鉞。明日當發，其夜眾悉逃走。而王濬順流將至，司馬伷、王渾皆臨近境。皓用光祿勳薛瑩、中書令胡冲等計，分遣使奉書於濬、伷、渾曰：「昔漢室失統，九州皆分裂，先人因時，略有江南，遂分阻山川，與魏乖隔。今大晉龍興，德覆四海。閭閻安，未喻天命。至於今者，猥煩六軍，衡蓋路次，遠臨江渚，舉國震惶，假息漏刻。敢緣天朝含夕光大，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，委質請命，惟垂信納，以濟元元。」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：「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，奮三千之卒，割據江南，席捲交、廣，開拓洪基，欲祚之萬世。至孤末德，嗣守成緒，不能懷集黎元，多為咎闕，以違天度。闇昧之變，反謂之祥，致使南蠻逆亂，征討未克。聞晉大眾，遠來臨江，庶竭勞瘁，眾皆摧退，而張悌不反，喪軍過半。孤甚愧恨，於今無聊。得陶潛表雲武昌以西，並複不守。不守者，非糧不足，非城不固，兵將背戰耳。兵之背戰，豈怨兵邪？孤之罪也。天文縣變於上，士民憤歎於下，觀此事勢，危如累卵，吳祚終訖，何其局哉！天匪亡吳，孤所招也。瞑目黃壤，當複何顏見四帝乎！公其勸勉奇謨，飛筆以聞。」皓又遣群臣書曰：「孤以不德，忝繼先軌。處位歷年，政教凶勃，遂令百姓久困塗炭，至使一朝歸命有道，社稷傾覆，宗廟無主，慚愧山積，沒有餘罪。自惟空薄，過偷尊號，才瑣質穢，任重王公，故周易有折鼎之誡，詩人有彼其之譏。自居宮室。仍抱篤疾，計有不足，思慮失中，多所荒替。邊側小人，因生酷虐，虐毒橫流，忠順被害。闇昧不覺，尋其壅蔽，孤負諸君，事已難圖，覆水不可收也。今大晉平治四海，勞心務於擢賢，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。管仲極讎，桓公用之，良、平去楚，入為漢臣，舍亂就理，非不忠也。莫以移朝改朔，用損厥志。嘉勛休尚，愛敬動靜。夫複何言，投筆而已！」

壬申，王濬最先到，於是受皓之降，解縛焚觀，延請相見。晉陽秋曰：濬收其圖籍，領州四，郡四十三，縣三百一十三，戶五十二萬三千，吏三萬二千，兵二十三萬，男女口二百三十萬，米穀二百八十萬斛，舟船五千餘艘，後宮五千餘人。伷以皓致印綬於己，遣使送皓。皓舉家西遷，乙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於京邑。四月甲申，詔曰：「孫皓窮迫歸降，前詔待之以不死，今皓垂至，意猶潛之，其賜號為歸命侯。進給衣服車乘，田三十頃，歲給穀五千斛，錢五十萬，絹五百匹，綿五百斤。」皓太子瑾拜中郎，諸子為王者，拜郎中。搜神記曰：吳以草創之國，信不堅固，邊屯守將，皆質其妻子，名曰保質。童子少年，以類相與嬉遊者，日有十數。永安二年三月，有一異兒，長四尺餘，年可六七歲，衣青衣，來從群兒戲，諸兒莫之識也。皆問曰：「爾誰家小兒，今日忽來？」答曰：「見爾群戲樂，故來耳。」詳而視之，眼有光芒，燦燦外射。諸兒畏之，重問其故。兒乃答曰：「爾惡我乎？我非人也，乃熒惑星也。將有以告爾：三公鉏，司馬如。」諸兒大驚，或走告大人，大人馳往觀之。兒曰：「舍爾去乎！」竦身而躍，即以化矣。

仰面視之，若引一匹練以登天。大人來者，猶及見焉，飄飄漸高，有頃而沒。時吳政峻急，莫敢宣也。後五年而蜀亡，六年而晉興，至是而吳滅，司馬如矣。幹寶晉紀曰：王濬治船於蜀，吾彥取其流[A081]以呈孫皓，曰：「晉必有攻吳之計，宜增建平兵。建平不下，終不敢渡江。」皓弗從。陸抗之克步闡，皓意張大，乃使尚廣筮並天下，遇同人之頤，對曰：「吉。庚子歲，青蓋當入洛陽。」故皓不脩其政，而恆有窺上國之志。是歲也實在庚子。五年，皓死於洛陽。吳錄曰：皓以四年十二月死，時年四十二，葬河南縣界。

評曰：孫亮童孺而無賢輔，其替位不終，必然之勢也。休以舊愛宿恩，任用興、布，不能拔進良才，改弦易張，雖志善好學，何益救亂乎？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，友于之義薄矣。皓之淫刑所濫，隕斃流黜者，蓋不可勝數。是以群下人人惴恐，皆日日以冀，朝不謀夕。其熒惑、巫祝，交致祥瑞，以為至急。昔舜、禹躬稼，至聖之德，猶或矢誓眾臣，予違女弼，或拜昌言，常若不及。況皓凶頑，肆行殘暴，忠諫者誅，讒諛者進，虐用其民，窮淫極侈，宜腰首分離，以謝百姓。既蒙不死之詔，複加歸命之寵，豈非曠蕩之恩，過厚之澤也哉！孫盛曰：夫古之立君，所以司牧群黎，故必仰協乾坤，覆燾萬物；若乃淫虐是縱，酷被群生，則天殛之，剿絕其祚，奪其南面之尊，加其獨夫之戮。是故湯、武抗鉞，不犯不順之譏；漢高奮劍，而無失節之議。何者？誠四海之酷仇，而人神之所擯故也。況皓罪為逋寇，虐過辛、癸，梟首素旗，猶不足以謝冤魂，洿室薦社，未足以紀暴跡，而乃優以顯命，寵錫仍加，豈龔行天罰，伐罪吊民之義乎？是以知僭逆之不懲，而凶酷之莫戒。詩雲：「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。」聊譖猶然，矧僭虐乎？且神旗電掃，兵臨偽窟，理窮勢迫，然後請命，不赦之罪既彰，三驅之義又塞，極之權道，亦無取焉。陸機著辨亡論，言吳之所以亡，其上篇曰：「昔漢氏失禦，奸臣竊命，禍基京畿，毒遍宇內，皇綱弛紊，王室遂卑。於是群雄蜂駭，義兵四合，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，電發荊南，權略紛紜，忠勇伯世。威稜則夷羿震盪，兵交則醜虜授馘，遂掃清宗祊，蒸裡皇祖。於時雲興之將帶州，飆起之師跨邑，哮闐之群風驅，熊羆之族霧集，雖兵以義合，同盟戮力，然皆包藏禍心，阻兵怙亂，或師無謀律，喪威稔寇，忠規武節，未有若此其著者也。武烈既沒，長沙桓王逸才命世。弱冠秀髮，招攬遺老，與之述業。神兵東驅，奮寡犯眾，攻無堅城之將，戰無交鋒之虜。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，飭法修師而威德翕赫，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，交禦豪俊而周瑜為之傑。彼二君子，皆弘敏而多奇，雅達而聰哲，故同方者以類附，等契者以氣集，而江東蓋多士矣。將北伐諸華，誅鉏幹紀，旋皇輿於夷庚，反帝座於紫闥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清天步而歸舊物。戎車既次，群凶側目，大業未就，中世而隕。用集我大皇帝，以奇蹤襲於逸軌，叡心發乎令圖，從政咨於故實，播憲稽乎遺風，而加之以篤固，申之以節儉，疇咨俊茂，好謀善斷，東帛旅於丘園，旌命交于塗巷。故豪彥尋聲而響臻，志士希光而影驚，異人輻輳，猛士如林。於是張昭為師傅，周

瑜、陸公、魯肅、呂蒙之疇入為腹心，出作股肱；甘甯、凌統、程普、賀齊、硃桓、硃然之徒奮其威，韓當、潘璋、黃蓋、蔣欽、周泰之屬宣其力；風雅則諸葛瑾、張承、步騭以聲名光國，政事則顧雍、潘濬、呂范、呂岱以器任幹職，奇偉則虞翻、陸績、張溫、張惇以諷議舉正，奉使則趙咨、沈珩以敏達延譽，術數則吳范、趙達以機祥協德，董襲、陳武殺身以衛主，駱統、劉基強諫以補過，謀無遺算，舉不失策。故遂割據山川，跨制荊、吳，而與天下爭衡矣。魏氏嘗藉戰勝之威，率百萬之師，浮鄧塞之舟，下漢陰之眾，羽楫萬計，龍躍順流，銳騎千旅，虎步原隰，謀臣盈室，武將連衡，喟然有吞江滸之志，一宇宙之氣。而周瑜驅我偏師，黜之赤壁，喪旗亂轍，僅而獲免，收跡遠遁。漢王亦馮帝王之號，率巴、漢之民，乘危騁變，結壘千里，志報關羽之敗，圖收湘西之地。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，覆師敗績，困而後濟，絕命永安。續以灞須之寇，臨川摧銳，蓬籠之戰，矛輪不反。由是二邦之將，喪氣摧鋒，勢衄財匱，而吳藐然坐乘其弊，故魏人請好，漢氏乞盟，遂躋天號，鼎峙而立。西屠庸蜀之郊，北裂淮漢之浹，東苞百越之地，南括群蠻之表。於是講八代之禮，蒐三王之樂，告類上帝，拱揖群後。虎臣毅卒，循江而守，長戟勁鍛，望飆而奮。庶尹盡規於上，四民展業於下，化協殊裔，風衍遐圻。乃俾一介行人，撫巡外域，臣象逸駿，擾於外閑，明珠瑋寶，輝於內府，珍瑰重跡而至，奇玩應響而赴，輶軒騁於南荒，沖軺息於朔野，齊民免干戈之患，戎馬無晨服之虞，而帝業固矣。大皇

既歿，幼主蒞朝，奸回肆虐。景皇聿興，虔修遺憲，政無大闕，守文之良主也。降及歸命之初，典刑未滅，故老猶存。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，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，而施續、範慎以威重顯，丁奉、鍾離斐以武毅稱，孟宗、丁固之徒為公卿，樓玄、賀劭之屬掌機事，元首雖病，股肱猶良。爰及末葉，群公既喪，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，皇家有土崩之釁，曆命應化而微，王師躡運而發，卒散於陳，民奔於邑，城池無籬籬之固，山川無溝阜之勢，非有工輪雲梯之械，智伯灌激之害，楚子築室之圍，燕子濟西之隊，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。雖忠臣孤憤，烈士死節，將奚救哉？夫曹、劉之將非一世之選，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，戰守之道抑有前符，險阻之利俄然未改，而成敗貿理，古今詭趣，何哉？彼此之化殊，授任之才異也。」其下篇曰：「昔三方之王也，魏人據中夏，漢氏有岷、益，吳制荊、揚而奄交、廣。曹氏雖功濟諸華，虐亦深矣，其民怨矣。劉公因險飾智，

功已薄矣，其俗陋矣。吳桓王基之以武，太祖成之以德，聰明睿達，懿度深遠矣。其求賢如不及，恤民如稚子，接士盡盛德之容，親仁罄丹府之愛。拔呂蒙於戎行，識潘潛於系虜。推誠信士，不恤人之我欺；量能授器，不患權之我逼。執鞭鞠躬，以重陸公之威；悉委武衛，以濟周瑜之師。卑宮菲食，以豐功臣之賞；披懷虛己，以納謨士之算。故魯肅一面而自託，士燮蒙險而效命。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，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，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，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，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，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，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，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。是以忠臣競盡其謀，志士咸得肆力，洪規遠略，固不厭夫區區者也。故百官苟合，庶務未遑。初都建業，群臣請備禮秩，天子辭而不許，曰：「天下其謂朕何！」宮室輿服，蓋慊如也。爰及中葉，天人之分既定，百度之缺粗修，雖醴化懿綱，未齒乎上代，抑其體國經民之具，亦足以為政矣。地方幾萬里，帶甲將百萬，其野沃，其民練，其財豐，其器利，東負滄海，西阻險塞，長江制其區宇，峻山帶其封域，國家之利，未見有弘於茲者矣。借使中才守之以道，善人禦之有術，敦率遺憲，勤民謹政，循定策，守常險，則可以長世永年，未有危亡之患。或曰，吳、蜀唇齒之國，蜀滅則吳亡，理則然矣，夫蜀蓋籬援之與國，而非吳人之存亡也。何則？其郊境之接，重山積險，陸無長轂之徑；川 厄流迅，水有驚波之艱。雖有銳師百萬，啟行不過千夫；軸艫千里，前驅不過百艦。故劉氏之伐，陸公喻之長 其勢然也。昔蜀之初亡，朝臣異謀，或欲積石以險其流，或欲機械以禦其變。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，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，固無可遏之理，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，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，即荊、楊而爭舟楫之用，是天贊我也，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。逮步闡之亂，憑保城以延強寇，重資幣以誘群蠻。于時大邦之眾，雲翔電發，縣旌江介，築壘遵渚，襟帶要害，以止吳人之西，而巴漢舟師，沿江東下。陸公以偏師三萬，北據東坑，深溝高壘，案甲養威。反虜蹤跡待戮，而不敢北闚生路，強寇敗績宵遁，喪師大半，分命銳師五千，西禦水軍，東西同捷，獻俘萬計。信哉賢人之謀，豈欺我哉！自是烽燧罕警，封域寡虞。陸公沒而潛謀兆，吳釁深而六師駭。夫太康之役，眾未盛乎曩日之師，廣州之亂，禍有愈乎向時之難，而邦家顛覆，宗廟為墟。嗚呼！人之雲亡，邦國殄瘁，不其然與！易曰「湯武革命順乎天」，玄曰「亂不極則治不形」，言帝王之因天時也。

。古人有言，曰「天時不如地利」，易曰「王侯設險以守其國」，言為國之恃險也。又曰：「地利不如人和」，「在德不在險」，言守險之由人也。吳之興也，參而由焉，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。及其亡也，恃險而已，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。夫四州之氓非無眾也，大江之南非乏俊也，山川之險易守也，勁利之器易用也，先政之業易循也，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？所以用之者失也。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，審存亡之至數，恭己以安百姓，敦惠以致人和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，慈和以給士民之愛。是以其安也，則黎元與之同慶；及其危也，則兆庶與之共患。安與眾同慶，則其危不可得也；危與下共患，則其難不足恤也。夫然，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，麥秀無悲殷之思，黍離無潛周之感矣。」

吳書四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

劉繇字正禮，東萊牟平人也。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，子孫家焉。繇伯父寵，為漢太尉。續

漢書曰：繇祖父本，師受經傳，博學群書，號為通儒。舉賢良方正，為般長，卒官。寵字祖榮，受父業，以經明行修，舉孝廉，光祿（大夫）察四行，除東平陵令。視事數年，以母病棄官，百姓士民攀輿拒輪，充塞道路，車不得前，乃止亭，輕服潛遁，歸脩供養。後辟大將軍府，稍遷會稽太守，正身率下，郡中大治。徵入為將作大匠。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，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，聞寵遷，相率共送寵，人齎百錢。寵見，勞來曰：「父老何乃自苦遠來！」皆對曰：「山谷鄙老，生未嘗至郡縣。他時吏發求不去，民間或夜不絕狗吠，竟夕民不得安。自明府下車以來，狗不夜吠，吏稀至民間，年老遭值聖化，今聞當見棄去，故戮力來送。」寵謝之，為選受一大錢，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。其清如是。寵前後歷二郡，八居九列，四登三事。家不藏賄，無重寶器，恆菲飲食，薄衣服，弊車羸馬，號為窶陋。三去相位，輒歸本土。往來京師，常下道脫驂過，人莫知焉。寵嘗欲止亭，亭吏止之曰：「整頓傳舍，以待劉公，不可得止。」寵因過去。其廉儉皆此類也。以老病卒於家。繇兄岱，字公山，歷位侍中，兗州刺史。續漢書曰：繇父輿，一名方，山陽太守。岱、繇皆有雋才。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，以虛己受人。

繇年十九，從父韙為賊所劫質，繇篡取以歸，由是顯名。舉孝廉，為郎中，除下邑長。時郡守以貴三國志卷戚託之，遂棄官去。州辟部濟南，濟南相中常侍子，貪穢不循，繇奏免之。平原陶丘洪薦繇，欲令舉茂才。刺史曰：「前年舉公山，奈何複舉正禮乎？」洪曰：「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，擢正禮於後，所謂禦二龍於長塗，騁騏驎於千里，不亦可乎！」會辟司空掾，除侍御史，不就。避亂淮浦，詔書以為揚州刺史。時袁術在淮南，繇畏憚，不敢之州。欲南渡江，吳景、孫贛迎置曲阿。術圖為僭逆，攻沒諸郡縣。繇遣樊能、張英屯江邊以拒之。以景、贛術所授用，乃迫逐使去。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，與景、贛並力攻英、能等，歲餘不下。漢命加繇為牧，振武將軍，眾數萬人，孫策東渡，破英、能等。繇奔丹徒，袁宏漢紀曰：劉繇將奔會稽，許子將曰：「會稽富實，策之所貪，且窮在海隅，不可往也。不如豫章，北連豫壤，西接荊州。若收合吏民，遣使貢獻，與曹兗州相聞，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，其人豺狼，不能久也。足下受王命，孟德、景升必相救濟。」繇從之。遂溯江南保豫章，駐彭澤。笮融先至，笮音壯力反。殺太守硃皓，獻帝春秋曰：是歲，繇屯彭澤，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。許子將謂繇曰：「笮融出軍，不顧（命）名義者也。硃文明善推誠以信人，宜使密防之。」融到，果詐殺皓，代領郡事。入居郡中。繇進討融，為融所破，更複招合屬縣，攻破融。融敗走入山，為民所殺，繇尋病卒，時年四十二。

笮融者，丹楊人，初聚眾數百，往依徐州牧陶謙。謙使督廣陵、彭城運漕，遂放縱擅殺，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。乃大起浮圖祠，以銅為人，黃金塗身，衣以錦采，垂銅槃九重，下為重樓閣道，可容三千餘人，悉課讀佛經，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，複其他役以招致之，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。每浴佛，多設酒飯，布席於路，經數十裏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，費以巨億計。曹公攻陶謙，徐土騷動，融將男女萬口，馬三千匹，走廣陵，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。先是，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，屯秣陵。融利廣陵之眾，因酒酣殺昱，放兵大略，因載而去。過殺禮，然後殺皓。

後策西伐江夏，還過豫章，收載繇喪，善遇其家。王朗遺策書曰：「劉正禮昔初臨州，未能自達，實賴尊門為之先後，用能濟江成治，有所處定。踐境之禮，感分結意，情在終始。後以袁氏之嫌，稍更乖刺。更以同盟，還為讎敵，原其本心，實非所樂。康寧之後，常原渝平更成，複踐宿好。一爾分離，款意不昭，奄然殂隕，可為傷恨！知敦以厲薄，德以報怨，收骨育孤，哀亡潛存，捐既往之猜，保六尺之託，誠深恩重分，美名厚實也。昔魯人雖有齊怨，不廢喪紀，春秋善之，謂之得禮，誠良史之所宜藉，鄉校之所歎聞。正禮元子，致有志操，想必有以殊異。威盛刑行，施之以恩，不亦優哉！」

繇長子基，字敬輿，年十四，居繇喪盡禮，故吏餽餉，皆無所受。吳書曰：基遭多難，嬰丁困苦，潛處味道，不以為戚。與群弟居，常夜臥早起，妻妾希見其面。諸弟敬憚，事之猶父。

不妄交遊，門無雜賓。姿容美好，孫權愛敬之。權為驃騎將軍，辟東曹掾，拜輔義校尉、建忠中郎將。權為吳王，遷基大農。權嘗宴飲，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，權欲殺之，威怒甚盛，由基諫爭，翻以得免。權大暑時，嘗於船中宴飲，於船樓上值雷雨，權以蓋自覆，又命覆基，餘人不得也。其見待如此。徙郎中令。權稱尊號，改為光祿勳，分平尚書事。年四十九卒。後權為子霸納基女，賜第一區，四時寵賜，與全、張比。基二弟，鑠、尚，皆騎都尉。

太史慈字子義，東萊黃人也。少好學，仕郡奏曹史。會郡與州有隙，曲直未分，以先聞者為善。時州章已去，郡守恐後之，求可使者。慈年二十一，以選行，晨夜取道，到洛陽，詣公車門，見州吏始欲求通。慈問曰：「君欲通章邪？」吏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章安在？」曰：「車上。」慈曰：「章題署得無誤邪？取來視之。」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，因為取章。慈已先懷刀，便截敗之。吏踴躍大呼，言「人壞我章」！慈將至車間，與語曰：「向使君不以章相與，吾亦無因得敗之，是為吉凶禍福等耳，吾不獨受此罪。豈若默然俱出去，可以存易亡，無事俱就刑辟。」吏言：「君為郡敗吾章，已得如意，欲復亡為？」慈答曰：「初受郡遣，但來視章通與未耳。吾用意太過，乃相敗章。今還，亦恐以此見譴怒，故俱欲去爾。」吏然慈言，即日俱去。慈既與出城，因遁還通郡章。州家聞之，更遣吏通章，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，州受其短。由是知名，而為州家所疾，恐受其禍，乃避之遼東。

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，數遣人訊問其母，並致餉遺。時融以黃巾寇暴，出屯都昌，為賊管亥所圍。慈從遼東還，母謂慈曰：「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，至汝行後，瞻恤殷勤，過於故舊，今為賊所圍，汝宜赴之。」慈留三日，單步徑至都昌。時圍尚未密，夜伺間隙，得入見融，因求兵出斫賊。融不聽，欲待外救。未有至者，而圍日逼。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，城中人無由得出，慈自請求行。融曰：「今賊圍甚密，眾人皆言不可，卿意雖壯，無乃實難乎？」慈對曰：「昔府君傾意於老母，老母感遇，遣慈赴府君之急，固以慈有可取，而來必有益也。今眾人言不可，慈亦言不可，豈府君愛顧之義，老母遣慈之意邪？事已急矣，原府君無疑。」融乃然之。於是嚴行蓐食，須明，便帶鞬攝弓上馬，將兩騎自隨，各作一的持之，開門直出。週邊下左右人並驚駭，兵馬互出。慈引馬至城下塹內，植所持的各一，出射之，射之畢，徑入門。明晨復如此，圍下人或起或臥，慈復植的，射之畢，復入門。明晨復出如此，無復起者，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。比賊覺知，慈行已過，又射殺數人，皆應弦而倒，故無敢追者。遂到平原，說備曰：「慈，東萊之鄙人也，與孔北海親非骨肉，比非鄉黨，特以名志相好，有分災共患之義。今管亥暴亂，北海被圍，孤窮無援，危在旦夕。以君有仁義之名，能救人之急，故北海區區，延頸恃仰，使慈冒白刃，突重圍，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，惟君所以存之。」備斂容答曰：「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！」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。賊聞兵至，解圍散走。融既得濟，益奇貴慈，曰：「卿吾之少友也。」事畢，還啟其母，母曰：「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。」

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，慈自遼東還，未與相見，暫渡江到曲阿見繇，未去，會孫策至。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，繇曰：「我若用子義，許子將不當笑我邪？」但使慈偵視輕重。時獨與一騎卒遇策。策從騎十三，皆韓當、宋謙、黃蓋輩也。慈便前鬥，正與策對。策刺慈馬，而攬得慈項上手戟，慈亦得策兜鍪。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，於是解散。

慈當與繇俱奔豫章，而遁於蕪湖，亡入山中，稱丹楊太守。是時，策已平定宣城以東，惟涇以西六縣未服。慈因進住涇縣，立屯府，大為山越所附。策躬自攻討，遂見囚執。策即解縛，捉其手曰：「甯識神亭時邪？若卿爾時得我雲何？」慈曰：「未可量也。」策大笑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當與卿共之。」吳曆雲：慈於神亭戰敗，為策所執。策素聞其名，即解縛請見，咨問進取之術。慈答曰：「破軍之將，不足與論事。」策曰：「昔韓信定計於廣武，今策決疑於仁者，君何辭焉？」慈曰：「州軍新破，士卒離心，若儻分散，難復聚合；欲出宣恩安集，恐不合尊意。」策長跪答曰：「誠本心所望也。明日中，望君來還。」諸將皆疑，策曰：「太史子義，青州名士，以信義為先，終不欺策。」明日，大請諸將，豫設酒食，立竿視影。日中而慈至，策大悅，常與參論諸軍

事。臣松之案：吳曆雲慈於神亭戰敗，為策所得，與本傳大異，疑為謬誤。江表傳曰：策問慈曰：「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，赴文舉，請詣玄德，皆有烈義，天下智士也，但所託未得其人。射鉤斬祛，古人嫌。孤是卿知己，勿憂不如意也。」出教曰：「龍欲騰翥，先階尺木者也。」即署門下督，還吳授兵，拜折沖中郎將。後劉繇亡於豫章，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，策命慈往撫安焉。江表傳曰：策謂慈曰：「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，其意頗狠，理恕不足。何者？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，盡在公路許。孤志在立事，不得不屈意於公路，求索故兵，再往才得千餘人耳。仍令孤攻廬江，爾時事勢，不得不為行。但其後不遵臣節，自棄作邪僭事，諫之不從。丈夫義交，苟有大故，不得不離，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。今劉繇喪亡，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。今兒子在豫章，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，其故複曲複依隨之否？卿則州人，昔又從事，寧能往視其兒子，並宣孤意於其部曲？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，不樂來者且安慰之。並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，視廬陵、鄱陽人民親附之否？卿手下兵，宜將多少，自由意。」慈對曰：「慈有不赦之罪，將軍量同桓、文，待遇過望。古人報生以死，期於盡節，沒而後已。今並息兵，兵不宜多，將數十人，自足以往還也。」左右皆曰：「慈必北去不還。」策曰：「子義舍我，當複與誰？」饒送昌門，把腕別曰：「何時能還？」答曰：「不過六十日。」果如期而反。江表傳曰：策初遣慈，議者紛紜，謂慈未可信，或雲與華子魚州裏，恐留彼為籌策，或疑慈西託黃祖，假路還北，多言遣之非計。策曰：「諸君語皆非也，孤斷之詳矣。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，然非縱橫之人。其心有士謨，志經道義，貴重然諾，一以意許知己，死亡不相負，諸君勿複憂也。」慈從豫章還，議者乃始服。慈見策曰：「華子魚良德也，然非籌略才，無他方規，自守而已。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，詐言被詔書為太守。鄱陽民帥別立宗部，阻兵守界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，言「我以別立郡，須漢遣真太守來，當迎之耳」。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、鄱陽，近自海昏有上繚壁，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，惟輸租布於郡耳，發召一人遂不可得，子魚亦睹視之而已。」策拊掌大笑，（仍）有兼併之志矣。頃之，遂定豫章。

劉表從子磐，驍勇，數為寇於艾、西安諸縣。策於是分海昏、建昌左右六縣，以慈為建昌都尉，治海昏，並督諸將拒磐。磐絕跡不復為寇。

慈長七尺七寸，美須髯，猿臂善射，弦不虛發。嘗從策討麻保賊，賊於屯裏緣樓上行，以手持樓櫓，慈引弓射之，矢貫手著櫓，圍外萬人莫不稱善。其妙如此。曹公聞其名，遺慈書，以篋封之，發省無所道，而但貯當歸。孫權統事，以慈能制磐，遂委南方之事。年四十一，建安十一年卒。吳書曰：慈臨亡，歎息曰：「丈夫生世，當帶七尺之劍，以升天子之階。今所志未從，奈何而死乎！」權甚悼惜之。子享，官至越騎校尉。吳書曰：享字元複，曆尚書、吳郡太守。

士燮字威彥，蒼梧廣信人也。其先本魯國汶陽人，至王莽之亂，避地交州。六世至燮父賜，桓帝時為日南太守。燮少遊學京師，事潁川劉子奇，治左氏春秋。察孝廉，補尚書郎，公事免官。父賜喪闋後，舉茂才，除巫令，遷交趾太守。

弟壹，初為郡督郵。刺史丁宮徵還京都，壹侍送勤恪，宮感之，臨別謂曰：「刺史若待罪三事，當相辟也。」後宮為司徒，辟壹。比至，宮已免，黃琬代為司徒，甚禮遇壹。董卓作亂，壹亡歸鄉里。吳書曰：琬與卓相害，而壹盡心於琬，甚有聲稱。卓惡之，乃署教曰：「司徒掾士壹，不得除用。」故歷年不遷。會卓入關，壹乃亡歸。交州刺史硃符為夷賊所殺，州郡擾亂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，次弟徐聞令<黃有>領九真太守，<黃有>音於鄙反，見字林。<黃有>弟武，領南海太守。

燮體器寬厚，謙虛下士，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。耽玩春秋，為之注解。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：「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，又達於從政，處大亂之中，保全一郡，二十餘年疆場無事，民不失業，羈旅之徒，皆蒙其慶，雖竇融保河西，曷以加之？官事小闕，輒玩習書傳，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，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，皆有師說，意思甚密。又尚書兼通古今，大義

詳備。聞京師古今之學，是非忿爭，今欲條左氏、尚書長義上之。」其見稱如此。

燮兄弟並為列郡，雄長一州，偏在萬里，威尊無上。出入鳴鍾磬，備具威儀，笳簫鼓吹，車騎滿道，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。妻妾乘輜軿，子弟從兵騎，當時貴重，震服百蠻，尉他不足逾也。葛洪神仙傳曰：燮嘗病死，已三日，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，以水含之，捧其頭搖（捎）之，食頃，即開目動手，顏色漸復，半日能起坐，四日復能語，遂復常。奉字君異，侯官人也。武先病沒。

硃符死後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，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，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。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，表又遣吳巨代之，與恭俱至。漢聞張津死，賜燮璽書曰：「交州絕域，南帶江海，上恩不宣，下義壅隔，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，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，董督七郡，領交阯太守如故。」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，是時天下喪亂，道路斷絕，而燮不廢貢職，特複下詔拜安遠將軍，封龍度亭侯。

後巨與恭相失，舉兵逐恭，恭走還零陵。建安十五年，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。騭到，燮率兄弟奉承節度。而吳巨懷異心，騭斬之。權加燮為左將軍。建安末年，燮遣子廞入質，權以為武昌太守，燮、壹諸子在南者，皆拜中郎將。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，率郡人民使遙東附，權益嘉之，遷衛將軍，封龍編侯，弟壹偏將軍，都鄉侯。燮每遣使詣權，致雜香細葛，輒以千數，明珠、大貝、流離、翡翠、玳瑁、犀、象之珍，奇物異果，蕉、邪、龍眼之屬，無歲不至。壹時貢馬凡數百匹。權輒為書，厚加寵賜，以答慰之。燮在郡四十餘歲，黃武五年，年九十卒。

權以交阯縣遠，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，呂岱為刺史；交阯以南為交州，戴良為刺史。又遣陳時代燮為交阯太守。岱留南海，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，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，發宗兵拒良。良留合浦。交阯桓鄰，燮舉吏也，叩頭諫徽使迎良，徽怒，笞殺鄰。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，徽閉門城守，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，乃約和親，各罷兵還。而呂岱被詔誅徽，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，過合浦，與良俱前。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，岱署匡師友從事，先移書交阯，告喻禍福，又遣匡見徽，說令服罪，雖失郡守，保無他憂。岱尋匡後至，徽兄祗，弟幹、頌等六人肉袒奉迎。岱謝令複服，前至郡下。明旦早施帳幔，請徽兄弟以次入，賓客滿坐。岱起，擁節讀詔書，數徽罪過，左右因反縛以出，即皆伏誅，傳首詣武昌。孫盛曰：夫柔遠能邇，莫善於信；保大定功，莫善於義。故齊桓創基，德彰於柯會；晉文始伯，義顯於伐原。故能九合一匡，世主夏盟，令問長世，貽范百王。呂岱師友士匡，使通信誓，徽兄弟肉袒，推心委命，岱因滅之，以要功利，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，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。壹、黃有、匡後出，權原其罪，及燮質子廞，皆免為庶人。數歲，壹、黃有坐法誅。廞病卒，無子，妻寡居，詔在所月給俸米，賜錢四十萬。

評曰：劉繇藻厲名行，好尚臧否，至於擾攘之時，據萬里之土，非其長也。太史慈信義篤烈，有古人之分。士燮作守南越，優遊終世，至子不慎，自貽凶咎，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，使之然也。

吳書五 妃嬪傳第五

孫破虜吳夫人，吳主權母也。本吳人，徙錢唐，早失父母，與弟景居。孫堅聞其才貌，欲娶之。吳氏親戚嫌堅輕狡，將拒焉，堅甚以慚恨。夫人謂親戚曰：「何愛一女以取禍乎？如有不遇，命也。」於是遂許為婚，生四男一女。搜神記曰：初，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，既而生策。及權在孕，又夢日入其懷，以告堅曰：「昔天策，夢月入我懷，今也又夢日入我懷，何也？」堅曰：「日月者陰陽之精，極貴之象，吾子孫其興乎！」

景常隨堅征伐有功，拜騎都尉。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，討故太守周昕，遂據其郡。孫策與

孫河、呂范依景，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，郎敗走。會為劉繇所迫，景複北依術，術以為督軍中郎將，與孫賁共討樊能、於麋於橫江，又擊笮融、薛禮於秣陵。時策被創牛渚，降賊複反，景攻討，盡禽之。從討劉繇，繇奔豫章，策遣景、賁到壽春報術。術方與劉備爭徐州，以景為廣陵太守。術後僭號，策以書喻術，術不納，便絕江津，不與通，使人告景。景即委郡東歸，策複以景為丹楊太守。漢遣議郎王誦音普。銜命南行，表景為揚武將軍，領郡如故。

及權少年統業，夫人助治軍國，甚有補益。會稽典錄曰：策功曹魏騰，以迂意見譴，將殺之，士大夫憂恐，計無所出。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：「汝新造江南，其事未集，方當優賢禮士，舍過錄功。魏功曹在公盡規，汝今日殺之，則明日人皆叛汝。吾不忍見禍之及，當先投此井中耳。」策大驚，遽釋騰。夫人智略權譎，類皆如此。建安七年，臨薨，引見張昭等，屬以後事，合葬高陵。志林曰：按會稽貢舉簿，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，無舉者，雲府君遭憂，此則吳後以十二年薨也。八年九年皆有貢舉，斯甚分明。

八年，景卒官，子奮授兵為將，封新亭侯，卒。吳書曰：權征荊州，拜奮吳郡都督，以鎮東方。吳書曰：祺與張溫、顧譚友善，權令關平辭訟事。子安嗣，安坐党魯王霸死。奮弟祺嗣，封都亭侯，卒。子纂嗣。纂妻即滕胤女也，胤被誅，並遇害。

吳主權謝夫人，會稽山陰人也。父瑁，漢尚書郎、徐令。瑁子承撰後漢書，稱瑁幼以仁孝為行，明達有令才。瑁弟貞，履蹈法度，篤學尚義，舉孝廉，建昌長，卒官。權母吳，為權聘以為妃，愛幸有寵。後權納姑孫徐氏，欲令謝下之，謝不肯，由是失志，早卒。後十餘年，弟承拜五官郎中，稍遷長沙東部都尉、武陵太守，撰後漢書百餘卷。會稽典錄曰：承字偉平，博學洽聞，嘗所知見，終身不忘。子崇揚威將軍，崇弟勳吳郡太守，並知名。

吳主權徐夫人，吳郡富春人也。祖父真，與權父堅相親，堅以妹妻真，生琨。琨少仕州郡，漢末擾亂，去吏，隨堅征伐有功，拜偏將軍。堅薨，隨孫策討樊能、於麋等於橫江，擊張英於當利口，而船少，欲駐軍更求。琨母時在軍中，謂琨曰：「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，則不利矣，如何可駐邪？宜伐蘆葦以為泚，佐船渡軍。」泚音敷。郭璞注方言曰：「泚，水中簾也。」琨具啟策，策即行之，眾悉俱濟，遂破英，擊走笮融、劉繇，事業克定。策表琨領丹楊太守，會吳景委廣陵來東，複為丹楊守，江表傳曰：初，袁術遣從弟胤為丹楊，策令琨討而代之。會景還，以景前在（仕）丹楊，寬仁得眾，吏民所思，而琨手下兵多，策嫌其太重，且方攻伐，宜得琨眾，乃複用景，召琨還吳。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，從破廬江太守李術，封廣德侯，遷平虜將軍。後從討黃祖，中流矢卒。

琨生夫人，初適同郡陸尚。尚卒，權為討虜將軍在吳，聘以為妃，使母養子登。後權遷移，以夫人妒忌，廢處吳。積十餘年，權為吳王及即尊號，登為太子，群臣請立夫人為後，權意在步氏，卒不許。後以疾卒。兄矯，嗣父琨侯，討平山越，拜偏將軍，先夫人卒，無子。弟祚襲封，亦以戰功至（於）蕪湖督、平魏將軍。

吳主權步夫人，臨淮淮陰人也，與丞相鶯同族。漢末，其母攜將徙廬江，廬江為孫策所破，皆東渡江，以美麗得幸於權，寵冠後庭。生二女，長曰魯班，字大虎，前配周瑜子循，後配全琮；少曰魯育，字小虎，前配硃據，後配劉纂。吳曆曰：纂先尚權中女，早卒，故又以小虎為繼室。

夫人性不妒忌，多所推進，故久見愛待。權為王及帝，意欲以為後，而群臣議在徐氏，權依違者十餘年，然宮內皆稱皇后，親戚上疏稱中宮。及薨，臣下緣權指，請追正名號，乃贈印綬，策命曰：「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，皇帝曰：嗚呼皇后，惟後佐命，共承天地。虔恭夙夜，與朕均勞。內教脩整，禮義不愆。寬容慈惠，有淑懿之德。民臣縣望，遠近歸心。朕以世難未夷，

大統未一，緣後雅志，每懷謙損。是以于時未授名號，亦必謂後降年有永，永與朕躬對揚天休。不寤奄忽，大命近止。朕恨本意不早昭顯，傷後殂逝，不終天祿。溘悼之至，痛於厥心。今使使持節丞相（醴陵亭侯雍）（醴陵侯雍），奉策授號，配食先後。魂而有靈，嘉其寵榮。嗚呼哀哉！」葬於蔣陵。

吳主權王夫人，琅邪人也。吳書曰：夫人父名盧九。夫人以選入宮，黃武中得幸，生（孫）和，寵次步氏。步氏薨後，和立為太子，權將立夫人為後，而全公主素憎夫人，稍稍譖毀。及權寢疾，言有喜色，由是權深責怒，以憂死。和子皓立，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，封三弟皆列侯。

吳主權王夫人，南陽人也，以選入宮，嘉禾中得幸，生（孫）休。及和為太子，和母貴重，諸姬有寵者，皆出居外。夫人出公安，卒，因葬焉。休即位，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，改葬敬陵。王氏無後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。

吳主權潘夫人，會稽句章人也。父為吏，坐法死。夫人與姊俱輸織室，權見而異之，召充後宮。得幸有娠，夢有以龍頭授己者，己以蔽膝受之，遂生（孫）亮。赤烏十三年，亮立為太子，請出嫁夫人之姊，權聽許之。明年，立夫人為皇后。性險妒容媚，自始至卒，譖害袁夫人等甚眾。吳錄曰：袁夫人者，袁術女也，有節行而無子。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，輒不育。及步夫人薨，權欲立之。夫人自以無子，固辭不受。權不豫，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後專制故事。侍疾疲勞，因以羸疾，諸宮人伺其昏臥，共縊殺之，讞言中惡。後事泄，坐死者六七人。權尋薨，合葬蔣陵。孫亮即位，以夫人姊婿譚紹為騎都尉，授兵。亮廢，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。

孫亮全夫人，全尚女也。（尚）從祖母公主愛之，每進見輒與俱。及潘夫人母子有寵，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，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，亮遂為嗣。夫人立為皇后，以尚為城門校尉，封都亭侯，代滕胤為太常、衛將軍，進封永平侯，錄尚書事。時全氏侯有五人，並典兵馬，其餘為侍郎、騎都尉，宿衛左右，自吳興，外戚貴盛莫及。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，而全懌、全端、全禧、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，全熙謀泄見殺，由是諸全衰弱。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，後又黜為候官侯，夫人隨之國，居候官，尚將家屬徙零陵，追見殺。吳錄曰：亮妻惠解有容色，居候官，吳平乃歸，永寧中卒。

孫休硃夫人，硃據女，休姊公主所生也。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，事同漢惠。荀悅譏之已當，故不復廣言。赤烏末，權為休納以為妃。休為琅邪王，隨居丹陽。建興中，孫峻專政，公族皆患之。全尚妻即峻姊，故惟全主祐焉。初，孫和為太子時，全主譖害王夫人，欲廢太子，立魯王，硃主不聽，由是有隙。五鳳中，孫儀謀殺峻，事覺被誅。全主因言硃主與儀同謀，峻枉殺硃主。休懼，遣夫人還建業，執手泣別。既至，峻遣還休。太平中，孫亮知硃主為全主所害，問硃主死意？全主懼曰：「我實不知，皆據二子熊、損所白。」亮殺熊、損。損妻是峻妹也，孫綝益忌亮，遂廢亮，立休。永安五年，立夫人為皇后。休卒，群臣尊夫人為皇太后。孫皓即位月餘，貶為景皇后，稱安定宮。甘露元年七月，見逼薨，合葬定陵。搜神記曰：孫峻殺硃主，埋於石子岡。歸命即位，將欲改葬之。塚墓相亞，不可識別，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，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，使察鑒之，不得相近。久時，二人俱白：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，上著青錦束頭，紫白袷裳，丹綈絲履，從石子岡上半岡，而以手抑膝長太息，小住須臾，進一塚上便住，徘徊良久，奄然不見。二人之言，不謀而同，於是開塚，衣服如之。

孫和何姬，丹楊句容人也。父遂，本騎士。孫權嘗游幸諸營，而姬觀於道中，權望見異之，命宦者召入，以賜子和。生男，權喜，名之曰彭祖，即皓也。太子和既廢，後為南陽王，居長沙。孫亮即位，孫峻輔政。峻素媚事全主，全主與和母有隙，遂勸峻徙和居新都，遣使賜死，嫡妃張氏亦自殺。何姬曰：「若皆從死，誰當養孤？」遂拊育皓，及其三弟。皓即位，尊和為昭獻皇帝，吳錄曰：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，俄改曰文皇帝。何姬為昭獻皇后，稱升平宮，月餘，

進為皇太后。封弟洪永平侯，蔣溧陽侯，植宣城侯。洪卒，子邈嗣，為武陵監軍，為晉所殺。植官至大司徒。吳末昏亂，何氏驕僭，子弟橫放，百姓患之。故民訛言「皓久死，立者何氏子」雲。江表傳曰：皓以張布女為美人，有寵，皓問曰：「汝父所在？」答曰：「賊以殺之。」皓大怒，棒殺之。後思其顏色，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，恆置座側。問左右：「布複有女否？」答曰：「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。」即奪純妻入宮，大有寵，拜為左夫人，晝夜與夫人房宴，不聽朝政，使尚方以金作華燧、步搖、假髻以千數。令宮人著以相撲，朝成夕敗，輒出更作，工匠因緣偷盜，府藏為空。會夫人死，皓哀湣思念，葬于苑中，大作塚，使工匠刻柏作木人，內塚中以為兵衛，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，不可稱計。已葬之後，皓治喪於內，半年不出。國人見葬太奢麗，皆謂皓已死，所葬者是也。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，雲都代立。臨海太守奚熙信訛言，舉兵欲還誅都，都叔父植時為備海督，擊殺熙，夷三族，訛言乃息，而人心猶疑。

孫皓滕夫人，故太常胤之族女也。胤夷滅，夫人父牧，以敕遠徙邊郡。孫休即位，大赦，得還，以牧為五官中郎。皓既封烏程侯，聘牧女為妃。皓即位，立為皇后，封牧高密侯，拜衛將軍，錄尚書事。後朝士以牧尊戚，頗推令諫爭。而夫人寵漸衰，皓滋不悅，皓母何恆左右之。又太史言，於運曆，後不可易，皓信巫覡，故得不廢，常供養升平宮。牧見遣居蒼梧郡，雖爵位不奪，其實裔也，遂道路憂死。長秋官僚，備員而已，受朝賀表疏如故。而皓內諸寵姬，佩皇后璽綬者多矣。江表傳曰：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，科取將吏家女。其二千石大臣子女，皆當歲歲言名，年十五六一簡閱，簡閱不中，乃得出嫁。後宮千數，而采擇無已。天紀四年，隨皓遷於洛陽。

評曰：易稱「正家而天下定」。詩雲：「刑于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禦於家邦。」誠哉，是言也！遠觀齊桓，近察孫權，皆有識士之明，傑人之志，而嫡庶不分，閨庭錯亂，遺笑古今，殃流後嗣。由是論之，惟以道義為心、平一為主者，然後克免斯累邪！

吳書六 宗室傳第六

孫靜字幼台，堅季弟也。堅始舉事，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，眾鹹附焉。策破劉繇，定諸縣，進攻會稽，遣人請靜，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。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，策數度水戰，不能克。靜說策曰：「朗負阻城守，難可卒拔。查瀆南去此數十裏，查音祖加反。而道之要徑也，宜從彼據其內，所謂攻其無備、出其不意者也。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，破之必矣。」策曰：「善。」乃詐令軍中曰：「頃連雨水濁，兵飲之多腹痛，令促具罍缶數百口澄水。」至昏暮，羅以然火誑朗，便分軍夜投查瀆道，襲高遷屯。臣松之案：今永興縣有高遷橋。朗大驚，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。策破昕等，斬之，遂定會稽。會稽典錄曰：昕字大明。少游京師，師事太傅陳蕃，博覽群書，明於風角，善推災異。辟太尉府，舉高第，稍遷丹楊太守。曹公起義兵，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。袁術之在淮南也，昕惡其淫虐，絕不與通。獻帝春秋曰：袁術遣吳景攻昕，未拔，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。昕曰：「我則不德，百姓何罪？」遂散兵，還本郡。表拜靜為奮武校尉，欲授之重任，靜戀墳墓宗族，不樂出仕，求留鎮守。策從之。權統事，就遷昭義中郎將，終於家。有五子，暠、瑜、皎、奐、謙。暠三子：綽、超、恭。超為偏將軍。恭生峻。綽生緄。

瑜字仲異，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。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，瑜虛心綏撫，得其歡心。建安九年，領丹楊太守，為眾所附，至萬餘人。加綏遠將軍。十一年，與周瑜共討麻、保二屯，破之。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，權欲交戰，瑜說權持重，權不從，軍果無功。遷奮威將軍，領郡如故，自溧陽徙屯牛渚。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，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，使招納廬江二郡，各得降附。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，瑜厚禮之，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，遂立學官，臨饗講肄。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，而瑜好樂墳典，雖在戎旅，誦聲不絕。年三十九，建安二十年卒。瑜五子：彌、熙、燿、曼、紘。曼至將軍，封侯。

孫皎字叔朗，始拜護軍校尉，領眾二千餘人。是時曹公數出濡須，皎每赴拒，號為精銳。遷都護征虜將軍，代程普督夏口。黃蓋及兄瑜卒，又並其軍。賜沙羨、雲杜、南新市、竟陵為奉邑，自置長吏。輕財能施，善於交結，與諸葛瑾至厚，委廬江劉靖以得失，江夏李允以眾事，廣陵吳碩、河南張梁以軍旅，而傾心親待，莫不自盡。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，皎更其衣服送還之，下令曰：「今所誅者曹氏，其百姓何罪？自今以往，不得擊其老弱。」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。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，或以諫甯，寧曰：「臣子一例，征虜雖公子，何可專行侮人邪！吾值明主，但當輸效力命，以報所天，誠不能隨俗屈曲矣。」權聞之，以書讓皎曰：「自吾與北方為敵，中間十年，初時相持年小，今者且三十矣。孔子言'三十而立'，非但謂五經也。授卿以精兵，委卿以大任，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，欲使如楚任昭奚恤，揚威於北境，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。近聞卿與甘興霸飲，因酒發作，侵陵其人，其人求屬呂蒙督中。此人雖粗豪，有不如人意時，然其較略大丈夫也。吾親之者，非私之也。我親愛之，卿疏憎之；卿所為每與吾違，其可久乎？夫居敬而行簡，可以臨民；愛人多容，可以得眾。二者尚不能知，安可董督在遠，禦寇濟難乎？卿行長大，特受重任，上有遠方瞻望之視，下有部曲朝夕從事，何可恣意有盛怒邪？人誰無過，貴其能改，宜追前愆，深自咎責。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。臨書摧愴，心悲淚下。」皎得書，上疏陳謝，遂與寧結厚。後呂蒙當襲南郡，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，蒙說權曰：「若至尊以征虜能，宜用之；以蒙能，宜用蒙。昔周瑜、程普為左右部督，共攻江陵，雖事決於瑜，普自恃久將，且俱是督，遂共不睦，幾敗國事，此目前之戒也。」權寤，謝蒙曰：「以卿為大督，命皎為後繼。」禽關羽，定荊州，皎有力焉。建安二十四年卒。權追錄其功，封子胤為丹楊侯。胤卒，無子。弟晞嗣，領兵，有罪自殺，國除。弟咨、彌、儀皆將軍，封侯。咨羽林督，儀無難督。咨為滕胤所殺，儀為孫峻所害。

孫奂字季明。兄皎既卒，代統其眾，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。在事一年，遵皎舊跡，禮劉靖、李允、吳碩、張梁及江夏間舉等，並納其善。奂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，軍民稱之。黃武五年，權攻石陽，奂以地主，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，自帥吳碩、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，降高城，得三將。大軍引還，權詔使在前往，駕過其軍，見奂軍陳整齊，權歎曰：「初吾憂其遲鈍，今治軍，諸將少能及者，吾無憂矣。」拜揚威將軍，封沙羨侯。吳碩、張梁皆裨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江表傳曰：初權在武昌，欲還都建業，而慮水道溯流二千里，一旦有警，不相赴及，以此懷疑。及至夏口，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，詔曰：「諸將吏勿拘位任，其有計者，為國言之。」諸將或陳宜立柵欄夏口，或言宜重設鐵鎖者，權皆以為非計。時梁為小將，未有知名，乃越席而進曰：「臣聞香餌引泉魚，重幣購勇士，今宜明樹賞罰之信，遣將入沔，與敵爭利，形勢既成，彼不敢幹也。使武昌有精兵萬人，付智略者任將，常使嚴整。一旦有警，應聲相赴。作甘水城，輕艦數千，諸所宜用，皆使備具。如此開門延敵，敵自不來矣。」權以梁計為最得，即超增梁位。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。奂亦愛樂儒生，複命部曲子弟就業，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。年四十，嘉禾三年卒。子承嗣，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，領郡。赤烏六年卒，無子，封承庶弟壹奉奂後，襲業為將。孫峻之誅諸葛恪也，壹與全熙、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，融自殺。壹從鎮南遷鎮軍，假節督夏口。及孫綝誅滕胤、呂據，據、胤皆壹之妹夫也，壹弟封又知胤、據謀，自殺。綝遣硃異潛襲壹。異至武昌，壹知其攻己，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。魏以壹為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封吳侯，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。邢美色妒忌，下不堪命，遂共殺壹及邢氏。壹入魏（黃初）三年死。

孫賁字伯陽。父羌字（聖壹）（聖台），堅同產兄也。賁早失二親，弟輔嬰孩，賁自贍育，友愛甚篤。為郡督郵守長。堅於長沙舉義兵，賁去吏從征伐。堅薨，賁攝帥餘眾，扶送靈柩。後袁術徙壽春，賁又依之。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，紹與術不協，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。術表賁領豫州刺史，轉丹楊都尉，行征虜將軍，討平山越。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，因將士眾還住曆陽。頃之，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、張英等，未能拔。及策東渡，助賁、景破英、能等，遂進擊劉繇。繇走豫章。策遣賁、景還壽春報術，值術僭號，署置百官，除賁九江太守。

賁不就，棄妻孥還江南。江表傳曰：袁術以吳景守廣陵，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，作汝南太守，而令賁為將軍，領兵在壽春。策與景等書曰：「今征江東，未知二三君意雲何耳？」景即棄守歸，賁困而後免，香以道遠獨不得還。吳書曰：香字文陽。父孺，字仲孺，堅再從弟也，仕郡主簿功曹。香從堅征伐有功，拜郎中。後為袁術驅馳，加征南將軍，死於壽春。時策已平吳、會二郡，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、江夏太守黃祖，軍旋，聞繇病死，過定豫章，上賁領太守，江表傳曰：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，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，策謂賁曰：「兄今據豫章，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。但當伺其形便，因令國儀杖兵而進，使公瑾為作勢援，一舉可定也。」後賁聞芝病，即如策計。周瑜到巴兵，輔遂得進據廬陵。後封都亭侯。建安十三年，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，領郡如故。在官十一年卒。子鄰嗣。

鄰年九歲，代領豫章，進封都鄉侯。吳書曰：鄰字公達，雅性精敏，幼有令譽。在郡垂二十年，討平叛賊，功績脩理。召還武昌，為繞帳督。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，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，濬嘗失燮，欲寘之於法。論者多為有言，濬猶不釋。鄰謂濬曰：「舒伯膺兄弟爭死，海內義之，以為美譚，仲膺又有奉國舊意。今君殺其子弟，若天下一統，青蓋北巡，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，答者雲潘承明殺燮，於事何如？」濬意即解，燮用得濟。博物志曰：仲膺名邵。初，伯膺親友為人所殺，仲膺為報怨。事覺，兄弟爭死，皆得免。袁術時，邵為阜陵長。亦見江表傳。鄰遷夏口沔中督、威遠將軍，所居任職。赤烏十二年卒。子苗嗣。苗弟旅及叔父安、熙、績，皆曆列位。吳曆曰：鄰又有子曰述，為武昌督，平荊州事。震，無難督。諧，城門校尉。歆，樂鄉督。震後禦晉軍，與張悌俱死。賁曾孫惠，字德施。惠別傳曰：惠好學有才智，晉永甯元年，赴齊王冏義，以功封晉興侯，辟大司馬賊曹屬。冏驕矜僭侈，天下失望。惠獻言於冏，諷以五難、四不可，勸令委讓萬機，歸藩青岱，辭甚深切。冏不能納，頃之果敗。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。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，以陸機為前鋒都督。惠與機鄉里親厚，憂其致禍，謂之曰：「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？」機曰：「將謂吾避賊首鼠，更速其害。」機尋被戮，二弟雲、耽亦見殺，惠甚傷恨之。永興元年，乘輿幸鄴，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，惠以書幹越，詭其姓名，自稱南嶽逸民秦祕之，勉以勤王匡世之略，辭義甚美。越省其書，榜題道衢，招求其人。惠乃出見，越即以為記室參軍，專掌文疏，豫參謀議。每造書檄，越或驛馬催之，應命立成，皆有辭旨。累遷顯職，後為廣武將軍、安豐內史。年四十七卒。惠文翰凡數十首。

孫輔字國儀，賁弟也，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。策討丹楊七縣，使輔西屯曆陽以拒袁術，並招誘餘民，鳩合遺散。又從策討陵陽，生得祖郎等。江表傳曰：策既平定江東，逐袁胤。袁術深怨策，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，使激動山越，大合眾，圖共攻策。策自率將士討郎，生獲之。策謂郎曰：「爾昔襲擊孤，斫孤馬鞍，今創軍立事，除棄宿恨，惟取能用，與天下通耳。非但汝，汝莫恐怖。」郎叩頭謝罪。即破械，賜衣服，署門下賊曹。及軍還，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，人以為榮。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，輔隨從，身先士卒，有功。策立輔為廬陵太守，撫定屬城，分置長吏。遷平南將軍，假節領交州刺史。遣使與曹公相聞，事覺，權幽系之。典略曰：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，因權出行東冶，乃遣人齎書呼曹公。行人以告，權乃還，偽若不知，與張昭共見輔，權謂輔曰：「兄厭樂邪，何為呼他人？」輔雲無是。權因投書與昭，昭示輔，輔慚無辭。乃悉斬輔親近，分其部曲，徒輔置東。數歲卒。子興、昭、偉、昕，皆曆列位。

孫翊字叔弼，權弟也，驍悍果烈，有兄策風。太守硃治舉孝廉，司空辟。典略曰：翊名儼，性似策。策臨卒，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，而策呼權，佩以印綬。建安八年，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，時年二十。後卒為左右邊鴻所殺，鴻亦即誅。吳曆載翊妻徐節行，宜與矯覽等事相次，故列於後孫韶傳中。

子松為射聲校尉、都鄉侯。吳錄曰：松善與人交，輕財好施。鎮巴丘，數咨陸遜以得失。嘗有小過，遜面責松，松意色不平，遜觀其少釋，謂曰：「君過聽不以某鄙，數見訪及，是以承

來意進盡言，便變色，何也？」松笑曰：「屬亦自忿行事有此，豈有望邪！」黃龍三年卒。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：「既受東朝厚遇，依依於子弟。又子喬良器，為之惻愴。見其所與亮器物，感用流涕。」其悼松如此，由亮養子喬咨述故雲。

孫匡字季佐，翊弟也。舉孝廉茂才，未試用，卒，時年二十餘。江表傳曰：曹休出洞口，呂範率軍禦之。時匡為定武中郎將，（遣）範令放火，燒損茅芒，以乏軍用，範即啟送匡還吳。權別其族為丁氏，禁固終身。臣松之案本傳曰：「匡未試用卒，時年二十餘。」而江表傳雲呂範在洞口，匡為定武中郎將。既為定武，非為未試用。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，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，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，匡時若尚在，本傳不得雲卒時年二十餘也。此蓋權別生弟朗，江表傳誤以為匡也。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。子泰，曹氏之甥也，為長水校尉。嘉禾三年，從權圍新城，中流矢死。泰子秀為前將軍、夏口督。秀公室至親，握兵在外，皓意不能平。建衡二年，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。先是，民間僉言秀當見圖，而定遠獵，秀遂驚，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。晉以秀為驃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封會稽公。江表傳曰：皓大怒，追改秀姓曰厲。幹寶晉紀曰：秀在晉朝，初聞皓降，群臣畢賀，秀稱疾不與，南向流涕曰：「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，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，宗廟山陵，於此為墟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」朝廷美之。晉諸公贊曰：吳平，降為伏波將軍，開府如故。永寧中卒，追贈驃騎、開府。子儉，字仲節，給事中。

孫韶字公禮。伯父河，字伯海，本姓俞氏，亦吳人也。孫策愛之，賜姓為孫，列之屬籍。吳書曰：河，堅族子也，出後姑俞氏，後複姓為孫。河質性忠直，訥言敏行，有氣幹，能服勤。少從堅征討，常為前驅，後領左右兵，典知內事，待以腹心之任。又從策平定吳、會，從權討李術，術破，拜威寇中郎將，領廬江太守。後為將軍，屯京城。

初，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，會稽典錄曰：憲字孝章，器量雅偉，舉孝廉，補尚書郎，稍遷吳郡太守，以疾去官。孫策平定吳、會，誅其英豪，憲素有高名，策深忌之。初，憲與少府孔融善，融憂其不免禍，乃與曹公書曰：「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，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。公為始滿，融又過二，海內知識，零落殆盡，惟會稽盛孝章尚存。其人困於孫氏，妻孥湮沒，單孑獨立，孤危愁苦，若使憂能傷人，此子不得複永年矣。春秋傳曰：『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則桓公恥之。』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，天下譚士依以揚聲，而身不免於幽執，命不期於旦夕，是吾祖不當複論損益之友，而硃穆所以絕交也。公誠能馳一介之使，加咫尺之書，則孝章可致，友道可弘也。今之少年，喜謗前輩，或能譏平皮柄反。孝章：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，九牧之民所共稱歎。燕君市駿馬之骨，非欲以騁道裏，乃當以招絕足也。惟公匡複漢室，宗社將絕，又能正之，正之之術，實須得賢。珠玉無脛而自至者，以人好之也，況賢者之有足乎？昭王築台以尊郭隗，隗雖小才，而逢大遇，竟能發明主之至心，故樂毅自魏往，劇辛自趙往，鄒衍自齊往。鄉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，臨溺而王不拯，則士亦將高翔遠引，莫有北首燕路者矣。凡所稱引，自公所知，而有雲者，欲公崇篤斯義也，因表不悉。」由是徵為騎都尉。制命未至，果為權所害。子匡奔魏，位至征東司馬。憲故孝廉鳩覽、戴員亡匿山中，孫翊為丹楊，皆禮致之。覽為大都督督兵，員為郡丞。及翊遇害，河馳赴宛陵，責怒覽、員，以不能全權，令使奸變得施。二人議曰：「伯海與將軍疏遠，而責我乃耳。討虜若來，吾屬無遺矣。」遂殺河，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，令住曆陽，以丹楊應之。會翊帳下徐元、孫高、傅嬰等殺覽、員。吳曆曰：鳩覽、戴員親近邊洪等，數為翊所困，常欲叛逆，因吳主出征，遂其奸計。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，翊以妻徐氏頗曉荀，翊入語徐：「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，卿試荀之。」徐言：「卦不能佳，可須異日。」翊以長吏來久，宜速遣，乃大請賓客。翊出入常持刀，爾時有酒色，空手送客，洪從後斫翊，郡中擾亂，無救翊者，遂為洪所殺，迸走入山。徐氏購募追捕，中宿乃得，覽、員歸罪殺洪。諸將皆知覽、員所為，而力不能討。覽入居軍府中，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禦，欲複取徐。恐逆之見害，乃給之曰：「乞須晦日設祭除服。」時月垂竟，覽聽須祭畢。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、傅嬰等，說：「覽已虜略婢妾，今又欲見逼，所以外許之者，欲安其意以免禍耳。欲立

微計，

原二君哀救。」高、嬰涕泣答言：「受府君恩遇，所以不即死難者，以死無益，欲思惟事計，事計未立，未敢啟夫人耳。今日之事，實夙夜所懷也。」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，以徐意語之，共盟誓，合謀。到晦日，設祭，徐氏哭泣盡哀畢，乃除服，薰香沐浴，更於他室，安施幃帳，言笑歡悅，示無戚容。大小悽愴，怪其如此。覽密覘視，無複疑意。徐呼高、嬰與諸婢羅住戶內，使人報覽，說已除凶即吉，惟府君救命。覽盛意入，徐出戶拜。覽適得一拜，徐便大呼：「二君可起！」高、嬰俱出，共得殺覽，餘人即就外殺員。夫人乃還纓經，奉覽、員首以祭翊墓。舉軍震駭，以為神異。吳主續至，悉族誅覽、員餘黨，擢高、嬰為牙門，其餘皆加賜金帛，殊其門戶。

詔年十七，收河餘眾，繕治京城，起樓櫓，脩器備以禦敵。權聞亂，從椒丘還，過定丹楊，引軍歸吳。夜至京城下營，試攻驚之，兵皆乘城傳檄備警，譟聲動地，頗射外人，權使曉諭乃止。明日見詔，甚器之，即拜承烈校尉，統河部曲，食曲阿、丹徒二縣，自置長吏，一如河舊。後為廣陵太守、偏將軍。權為吳王，遷揚威將軍，封建德侯。權稱尊號，為鎮北將軍。詔為邊將數十年，善養士卒，得其死力。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，先知動靜而為之備，故鮮有負敗。青、徐、汝、沛頗來歸附，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，徐、泗、江、淮之地，不居者各數百里。自權西征，還都武昌，詔不進見者十餘年。權還建業，乃得朝覲。權問青、徐諸屯要害，遠近人馬眾寡，魏將帥姓名，盡具識之，有問鹹對。身長八尺，儀貌都雅。權歡悅曰：「吾久不見公禮，不圖進益乃爾。」加領幽州牧、假節。赤烏四年卒。子越嗣，至右將軍。越兄楷武衛大將軍、臨成侯，代越為京下督。楷弟異至領軍將軍，奕宗正卿，恢武陵太守。天璽元年，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。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，襲建業，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，皓數遣詰楷。楷常惶怖，而卒被召，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，晉以為車騎將軍，封丹楊侯。晉諸公贊曰：吳平，降為渡遼將軍，永安元年卒。吳錄曰：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，而人間知名，過也。

孫桓字叔武，河之子也。吳書曰：河有四子。長助，曲阿長。次誼，海鹽長。並早卒。次桓，儀容端正，器懷聰朗，博學強記，能論議應對，權常稱為宗室顏淵，擢為武衛都尉。從討關羽於華容，誘羽餘黨，得五千人，牛馬器械甚眾。年二十五，拜安東中郎將，與陸遜共拒劉備。備軍眾甚盛，彌山盈穀，桓投刀奮命，與遜戮力，備遂敗走。桓斬上（兜）道，截其徑要。備逾山越險，僅乃得免，忿恚歎曰：「吾昔初至京城，桓尚小兒，而今迫孤乃至此也！」桓以功拜建武將軍，封丹徒侯，下督牛渚，作橫江塢，會卒。吳書曰：桓弟俊，字叔英，性度恢弘，才經文武，為定武中郎將，屯戍薄落，赤烏十三年卒。長子建襲爵，平虜將軍。少子慎，鎮南將軍。慎子丞，字顯世。文士傳曰：丞好學，有文章，作螢火賦行於世。為黃門侍郎，與顧榮俱為侍臣。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，惟榮、丞獨獲全。常使二人記事，丞答顧問，乃下詔曰：「自今已後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、顧榮疇也。」吳平赴洛，為范陽涿令，甚有稱績。永安中，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，請丞為司馬，與機俱被害。

評曰：夫親親恩義，古今之常。宗子維城，詩人所稱。況此諸孫，或贊興初基，或鎮據邊陲，克堪厥任，不忝其榮者乎！故詳著雲。

吳書七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

張昭字子布，彭城人也。少好學，善隸書，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，博覽眾書，與琅邪趙昱、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。弱冠察孝廉，不就，與朗共論舊君諱事，州裏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。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，論者皆互有異同，事在風俗通。昭著論曰：「客有見大國之議，士君子之論，雲起元建武已來，舊君名諱五十六人，以為後生不得協也。取乎經論，譬諸行事，義高辭麗，甚可嘉羨。愚意褊淺，竊有疑焉。蓋乾坤剖分，萬物定形，肇有父子君臣之經。故聖人順天之性，制禮尚敬，在三之義，君實食之，在喪之哀，君親臨之，厚莫重焉，恩莫大焉，

誠臣子所尊仰，萬夫所天恃，焉得而同之哉？然親親有衰，尊尊有殺，故禮服上不盡高祖，下不盡玄孫。又傳記四世而緦麻，服之窮也；五世袒免，降殺同姓也；六世而親屬竭矣。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，不諱者，蓋名之謂，屬絕之義，不拘於協，況乃古君五十六哉！邾子會盟，季友來歸，不稱其名，鹹書字者，是時魯人嘉之也。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？周穆王諱滿，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，其為大夫，是臣協君也。又厲王諱胡，及莊王之子名胡，其比眾多。夫類事建議，經有明據，傳有徵案，然後進攻退守，萬無奔北，垂示百世，永無咎失。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，而下無所斷齊，猶歸之疑雲。曲禮之篇，疑事無質，觀省上下，闕義自證，文辭可為，倡而不法，將來何觀？言聲一放，猶拾藩也，過辭在前，悔其何追！」刺史陶謙舉茂才，不應，謙以為輕己，遂見拘執。昱傾身營救，方以得免。漢末大亂，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，昭皆南渡江。孫策創業，命昭為長史、撫軍中郎將，升堂拜母，如比肩之舊，文武之事，一以委昭。吳書曰：策得昭甚悅，謂曰：「吾方有事四方，以士人賢者上，吾於子不得輕矣。」乃上為校尉，待以師友之禮。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，專歸美於昭，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，宣之則恐非宜，進退不安。策聞之，歡笑曰：「昔管仲相齊，一則仲父，二則仲父，而桓公為霸者宗。今子布賢，我能用之，其功名獨不在我乎！」

策臨亡，以弟權託昭，昭率群僚立而輔之。吳曆曰：策謂昭曰：「若仲謀不任事者，君便自取之。正復不克捷，緩步西歸，亦無所慮。」上表漢室，下移屬城，中外將校，各令奉職。權悲感未視事，昭謂權曰：「夫為人後者，貴能負荷先軌，克昌堂構，以成勳業也。方今天下鼎沸，群盜滿山，孝廉何得寢伏哀戚，肆匹夫之情哉？」乃身自扶權上馬，陳兵而出，然後眾心知有所歸。昭復為權長史，授任如前。吳書曰：是時天下分裂，擅命者眾。孫策蒞事日淺，恩澤未洽，一旦傾隕，士民狼狽，頗有同異。及昭輔權，綏撫百姓，諸侯賓旅寄寓之士，得用自安。權每出征，留昭鎮守，領幕府事。後黃巾賊起，昭討平之。權征合肥，命昭別討匡琦，又督領諸將，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。自此希復將帥，常在左右，為謀謨臣。權以昭舊臣，待遇尤重。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，昭為軍師。權每田獵，常乘馬射虎，虎常突前攀持馬鞍。昭變色而前曰：「將軍何有當爾？夫為人君者，謂能駕禦英雄，驅使群賢，豈謂馳逐於原野，校勇於猛獸者乎？如有一旦之患，奈天下笑何？」權謝昭曰：「年少慮事不遠，以此慚君。」然猶不能已，乃作射虎車，為方目，間不置蓋，一人為禦，自於中射之。時有逸群之獸，輒復犯車，而權每手擊以為樂。昭雖諫爭，常笑而不答。魏黃初二年，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。貞入門，不下車。昭謂貞曰：「夫禮無不敬，故法無不行。而君敢自尊大，豈以江南寡弱，無方寸之刃故乎！」貞即遽下車。拜昭為綏遠將軍，封為奉節侯。吳錄曰：昭與孫紹、滕胤、鄭禮等，采周、漢，撰定朝儀。權於武昌，臨釣台，飲酒大醉。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：「今日酣飲，惟醉墮台中，乃當止耳。」昭正色不言，出外車中坐。權遣人呼昭還，謂曰：「為共作樂耳，公何為怒乎？」昭對曰：「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，當時亦以為樂，不以為惡也。」權默然，有慚色，遂罷酒。初，權當置丞相，眾議歸昭。權曰：「方今多事，職統者責重，非所以優之也。」後孫邵卒，百寮復舉昭，權曰：「孤豈為子布有愛乎？領丞相事煩，而此公性剛，所言不從，怨咎將興，非所以益之也。」乃用顧雍。

權既稱尊號，昭以老病，上還官位及所統領。江表傳曰：權既即尊位，請會百官，歸功周瑜。昭舉笏欲褒贊功德，未及言，權曰：「如張公之計，今已乞食矣。」昭大慚，伏地流汗。昭忠謇亮直，有大臣節，權敬重之，然所以不相昭者，蓋以昔駁周瑜、魯肅等議為非也。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，所存豈不遠乎？夫其揚休正色，委質孫氏，誠以厄運初邁，塗炭方始，自策及權，才略足輔，是以盡誠匡弼，以成其業，上籙漢室，下保民物；鼎峙之計，本非其志也。曹公仗順而起，功以義立，冀以清一諸華，拓平荊郢，大定之機，在於此會。若使昭議獲從，則六合為一，豈有兵連禍結，遂為戰國之弊哉！雖無功於孫氏，有大當於天下矣。昔竇融歸漢，與國升降；張魯降魏，賞延於世。況權舉全吳，望風順服，寵靈之厚，其可測量哉！然則昭為人謀，豈不忠且正乎！更拜輔吳將軍，班亞三司，改封婁侯，食邑萬戶。在裏宅無事，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。權嘗問衛尉嚴峻：「寧念小時所聞書不？」峻因誦孝經「仲尼居」。昭曰：

「嚴峻鄙生，臣請為陛下誦之。」乃誦「君子之事上」，鹹以昭為知所誦。

昭每朝見，辭氣壯厲，義形於色，曾以直言逆旨，中不進見。後蜀使來，稱蜀德美，而群臣莫拒，權歎曰：「使張公在坐，彼不折則廢，安復自誇乎？」明日，遣中使勞問，因請見昭。昭避席謝，權跪止之。昭坐定，仰曰：「昔太后、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，而以陛下屬老臣，是以思盡臣節，以報厚恩，使泯沒之後，有可稱述，而意慮淺短，違逆盛旨，自分幽淪，長棄溝壑，不圖複蒙引見，得奉帷幄。然臣愚心所以事國，志在忠益，畢命而已。若乃變心易慮，以偷榮取容，此臣所不能也。」權辭謝焉。

權以公孫淵稱藩，遣張彌、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，昭諫曰：「淵背魏懼討，遠來求援，非本志也。若淵改圖，欲自明於魏，兩使不反，不亦取笑於天下乎？」權與相反覆，昭意彌切。權不能堪，案刀而怒曰：「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，出宮則拜君，孤之敬君，亦為至矣，而數於眾中折孤，孤嘗恐失計。」昭熟視權曰：「臣雖知言不用，每竭愚忠者，誠以太后臨崩，呼老臣於床下，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。」因涕泣橫流。權擲刀致地，與昭對泣。然卒遣彌、晏往。昭忿言之不用，稱疾不朝。權恨之，土塞其門，昭又於內以土封之。淵果殺彌、晏。權數慰謝昭，昭固不起，權因出過其門呼昭，昭辭疾篤。權燒其門，欲以恐之，昭更閉戶。權使人滅火，住門良久，昭諸子共扶昭起，權載以還宮，深自克責。昭不得已，然後朝會。習鑿齒曰：張昭於是乎不臣矣！夫臣人者，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，身苟不絕，何忿懣之有？且秦穆違諫，卒霸西戎，晉文暫怒，終成大業。遺誓以悔過見錄，狐偃無怨絕之辭，君臣道泰，上下俱榮。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，後益回慮降心，不遠而複，是其善也。昭為人臣，不度權得道，匡其後失，夙夜匪懈，以延來譽，乃追忿不用，歸罪於君，閉戶拒命，坐待焚滅，豈不悖哉！

昭容貌矜嚴，有威風，權常曰：「孤與張公言，不敢妄也。」舉邦憚之。年八十一，嘉禾五年卒。遺令幅巾素棺，斂以時服。權素服臨吊，諡曰文侯。典略曰：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，以示禰正平，正平蚩之，言：「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，將使張子布見乎？」如正平言，以為子布之才高乎？雖然，猶自蘊藉典雅，不可謂之無筆跡也。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，如此，其人信一時之良幹，恨其不於嵩嶽等資，而乃播殖於會稽。長子承已自封侯，少子休襲爵。

昭弟子奮年二十，造作攻城大攻車，為步騭所薦。昭不原曰：「汝年尚少，何為自委於軍旅乎？」奮對曰：「昔童汪死難，子奇治阿，奮實不才耳，於年不為少也。」遂領兵為將軍，連有功效，至（平州）（半州）都督，封樂鄉亭侯。

承字仲嗣，少以才學知名，與諸葛瑾、步騭、嚴峻相友善。權為驃騎將軍，辟西曹掾，出為長沙西部都尉。討平山寇，得精兵萬五千人。後為濡須都督、奮威將軍，封都鄉侯，領部曲五千人，承為人壯毅忠讜，能甄識人物，拔彭城蔡款、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，後並為國士，款至衛尉，景豫章太守。吳錄曰：款字文德，歷位內外，以清貞顯於當世。後以衛尉領中書令，封留侯。二子，條、機。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、太子少傅。機為臨川太守。謝景事在孫登傳。又諸葛恪年少時，眾人奇其英才，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。勤於長進，篤於物類，凡在庶幾之流，無不造門。年六十七，赤烏七年卒，諡曰定侯。子震嗣。初，承喪妻，昭欲為索諸葛瑾女，承以相與有好，難之，權聞而勸焉，遂為婿。臣松之案：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，計承年小瑾四歲耳。生女，權為子和納之。權數令和脩敬於承，執子婿之禮。震諸葛恪誅時亦死。

休字叔嗣，弱冠與諸葛恪、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，以漢書授登。吳書曰：休進授，指摘文義，分別事物，並有章條。每升堂宴飲，酒酣樂作，登輒降意與同歡樂。休為人解達，登甚愛之，常在左右。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。權常遊獵，迨暮乃歸，休上疏諫戒，權大善之，以示於昭。及登卒後，為侍中，拜羽林都督，平三典軍事，遷揚武將軍。為魯王霸友黨所譖，與

顧譚、承俱以苟陂論功事，休、承與典軍陳恂通情，詐增其伐，並徙交州。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，休素所忿，吳錄雲：弘，會稽人也。弘因是譖訴，下詔書賜休死，時年四十一。

顧雍字元歎，吳郡吳人也。吳錄曰：雍曾祖父奉，字季鴻，潁川太守。蔡伯喈從朔方還，嘗避怨於吳，雍從學琴書。江表傳曰：雍從伯喈學，專一清靜，敏而易教。伯喈貴異之，謂曰：「卿必成致，今以吾名與卿。」故雍與伯喈同名，由此也。吳錄曰：雍字元歎，言為蔡雍之所歎，因以為字焉。州郡表薦，弱冠為合肥長，後轉在婁、曲阿、上虞，皆有治跡。孫權領會稽太守，不之郡，以雍為丞，行太守事，討除寇賊，郡界寧靜，吏民歸服。數年，入為左司馬。權為吳王，累遷大理奉常，領尚書令，封陽遂鄉侯，拜侯還寺，而家人不知，後聞乃驚。

黃武四年，迎母於吳。既至，權臨賀之，親拜其母於庭，公卿大臣畢會，後太子又往慶焉。雍為人不飲酒，寡言語，舉動時當。權嘗歎曰：「顧君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至飲宴歡樂之際，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，是以不敢肆情。權亦曰：「顧公在坐，使人不樂。」其見憚如此。是歲，改為太常，進封醴陵侯，代孫邵為丞相，平尚書事。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，心無適莫。時訪逮民間，及政職所宜，輒密以聞。若見納用，則歸之於上，不用，終不宜洩。權以此重之。然於公朝有所陳及，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。權嘗咨問得失，張昭因陳聽采聞，頗以法令太稠，刑罰微重，宜有所蠲損。權默然，顧問雍曰：「君以為何如？」雍對曰：「臣之所聞，亦如昭所陳。」於是權乃議獄輕刑。江表傳曰：權常令中書郎詣雍，有所咨訪。若合雍意，事可施行，即與相反覆，究而論之，為設酒食。如不合意，雍即正色改容，默然不言，無所施設，即退告。權曰：「顧公歡悅，是事合宜也；其不言者，是事未平也，孤當重思之。」其見敬信如此。江邊諸將，各欲立功自效，多陳便宜，有所掩襲。權以訪雍，雍曰：「臣聞兵法戒於小利，此等所陳，欲邀功名而為其身，非為國也，陛下宜禁制。苟不足以曜威損敵，所不宜聽也。」權從之。軍國得失，行事可不，自非面見，口未嘗言之。久之，呂壹、秦博為中書，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。壹等因此漸作威福，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，舉罪糾奸，纖介必聞，重以深案醜誣，毀短大臣，排陷無辜，雍等皆見舉白，用被譴讓。後壹奸罪髮露，收系廷尉。雍往斷獄，壹以囚見，雍和顏色，問其辭狀，臨出，又謂壹曰：「君意得無欲有所道？」壹叩頭無言。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，雍責敘曰：「官有正法，何至於此！」江表傳曰：權嫁從女，女顧氏甥，故請雍父子及孫譚，譚時為選曹尚書，見任貴重。是日，權極歡。譚醉酒，三起舞，舞不知止。雍內怒之。明日，召譚，訶責之曰：「君王以含垢為德，臣下以恭謹為節。昔蕭何、吳漢並有大功，何每見高帝，似不能言；漢奉光武，亦信恪勤。汝之於國，甯有汗馬之勞，可書之事邪？但階門戶之資，遂見寵任耳，何有舞不復知止？雖為酒後，亦由恃恩忘敬，謙虛不足。損吾家者必爾也。」因背向壁臥，譚立過一時，乃見遣。徐眾評曰：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，而和顏悅色，誠長者矣。然開引其意，問所欲道，此非也。壹奸險亂法，毀傷忠賢，吳國寒心，自太子登、陸遜已下，切諫不能得，是以潘濬欲因會手劍之，以除國患，疾惡忠主，義形於色，而今乃發起令言。若壹稱枉邪，不申理，則非錄獄本旨；若承辭而奏之，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，而復原有，伯言、承明不當悲慨哉！懷敘本無私恨，無所為嫌，故詈辱之，疾惡意耳，惡不仁者，其為仁也。季武子死，曾點倚其門而歌；子皙創發，子產催令自裁。以此言之，雍不當責懷敘也。

雍為相十九年，年七十六，赤烏六年卒。初疾微時，權令醫趙泉視之，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。雍聞，悲曰：「泉善別死生，吾必不起，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。」權素服臨吊，謚曰肅侯。長子邵早卒，次子裕有篤疾，少子濟嗣，無後，絕。永安元年，詔曰：「故丞相雍，至德忠賢，輔國以禮，而侯統廢絕，朕甚渥之。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，以明著舊勳。」吳錄曰：裕一名穆，終宜都太守。裕子榮。晉書曰：榮字彥先，為東南名士，仕吳為黃門郎，在晉曆顯位。元帝初鎮江東，以榮為軍司馬，禮遇甚重。卒，表贈侍中、驃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榮兄子禺，字孟著，少有名望，為散騎侍郎，早卒。吳書曰：雍母弟徽。字子歎，少遊學，有脣吻。孫權統事，聞徽有才辯，召署主簿。嘗近出行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，問之何罪，雲盜百錢，徽語使住。須臾，馳詣闕陳啟：「方今畜養士眾以圖北虜，視此兵丁壯健兒，且所盜少，愚乞哀

原。」權許而嘉之。轉東曹掾。或傳曹公欲東，權謂徽曰：「卿孤腹心，今傳孟德懷異意，莫足使揣之，卿為吾行。」拜輔義都尉，到北與曹公相見。公具問境內消息，徽應對婉順，因說江東大豐，山藪宿惡，皆慕化為善，義出作兵。公笑曰：「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，共輔漢室，義如一家，君何為道此？」徽曰：「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，休戚共之，必欲知江表消息，是以及耳。」公厚待遣還。權問定雲何，徽曰：「敵國隱情，卒難探察。然徽潛采聽，方與袁譚交爭，未有他意。」乃拜徽巴東太守，欲大用之，會卒。子裕，字季則，少知名，位至鎮東將軍。雍族人悌，字子通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。年十五為郡吏，除郎中，稍遷偏將軍。權末年，嫡庶不分，悌數與驃騎將軍硃據共陳禍福，言辭切直，朝廷憚之。待妻有禮，常夜入晨出，希見其面。嘗疾篤，妻出省之，悌命左右扶起，冠幘加襲，起對，趣令妻還，其貞潔不瀆如此。悌父向曆四縣令，年老致仕，悌每得父書，常灑掃，整衣服，更設幾筵，舒書其上，拜跪讀之，每句應諾，畢，複再拜。若父有疾耗之問至，則臨書垂涕，聲語哽咽。父以壽終，悌飲漿不入口五日。權為作布衣一襲，皆摩絮著之，強令悌釋服。悌雖以公議自割，猶以不見父喪，常畫壁作棺柩象，設神座於下，每對之哭泣，服未闋而卒。悌四子：彥、禮、謙、祕。祕，晉交州刺史。祕子眾，尚書僕射。

邵字孝則，博覽書傳，好樂人倫。少與舅陸續齊名，而陸遜、張敦、荀靜等皆亞焉。吳錄曰：敦字叔方，靜字玄風，並吳郡人。敦德量淵懿，清虛淡泊，又善文辭。孫權為車騎將軍，辟西曹掾，轉主簿，出補海昏令，甚有惠化，年三十二卒。荀靜終於刻令。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，往來相見，或言議而去，或結厚而別，風聲流聞，遠近稱之。權妻以策女。年二十七，起家為豫章太守。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，優待其後；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。小吏資質佳者，輒令就學，擇其先進，擢置右職，舉善以教，風化大行。初，錢唐丁諶出於役伍，陽羨張秉生於庶民，烏程吳粲、雲陽殷禮起乎微賤，邵皆拔而友之，為立聲譽。秉遭大喪，親為制服結經。邵當之豫章，發在近路，值秉疾病，時送者百數，邵辭賓客曰：「張仲節有疾，苦不能來別，恨不見之，暫還與訣，諸君少時相待。」其留心下士，惟善所在，皆此類也。諶至典軍中郎，秉雲陽太守，禮零陵太守，禮子基作通語曰：禮字德嗣，弱不好弄，潛識過人。少為郡吏，年十九，守吳縣丞。孫權為王，召除郎中。後與張溫俱使蜀，諸葛亮甚稱歎之。稍遷至零陵太守，卒官。文士傳曰：禮子基，無難督，以才學知名，著通語數十篇。有三子。巨字元大，有才器，初為吳偏將軍，統家部曲，城夏口，吳平後，為蒼梧太守。少子祐，字慶元，吳郡太守。粲太子少傅。世以邵為知人。在郡五年，卒官，子譚、承雲。

譚字子默，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，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。陸機為譚傳曰：宣太子正位東宮，天子方隆訓導之義，妙簡俊彥，講學左右。時四方之傑畢集，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，而譚以清識絕倫，獨見推重。自太尉范曄、謝景、羊徽之徒，皆以秀稱其名，而悉在譚下。赤烏中，代恪為左節度。吳書曰：譚初踐官府，上疏陳事，權輟食稱善，以為過於徐詳。雅性高亮，不脩意氣，或以此望之。然權鑒其能，見待甚隆，數蒙賞賜，特見召請。每省簿書，未嘗下籌，徒屈指心計，盡發疑謬，下吏以此服之。加奉車都尉。薛綜為選曹尚書，固讓譚曰：「譚心精體密，貫達微，才照人物，德允眾望，誠非愚臣所可越先。」後遂代綜。祖父雍卒數月，拜太常，代雍平尚書事。是時魯王霸有盛寵，與太子和齊衡，譚上疏曰：「臣聞有國有家者，必明嫡庶之端，異尊卑之禮，使高下有差，階級逾邈，如此則骨肉之恩生，覬覦之望絕。昔賈誼陳治安之計，論諸侯之勢，以為勢重，雖親必有逆節之累，勢輕，雖疏必有保全之祚。故淮南親弟，不終饗國，失之於勢重也；吳芮疏臣，傳祚長沙，得之於勢輕也。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，袁盎退夫人之座，帝有怒色，及盎辨上下之儀，陳人彘之戒，帝既悅懌，夫人亦悟。今臣所陳，非有所偏，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。」由是霸與譚有隙。時長公主婿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，寄素傾邪，譚所不納。先是，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，全琮時為大都督，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，軍不利，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（秦兒）（秦晃）軍，休、承奮擊之。遂駐魏師。時琮群子緒、端亦並為將，因敵既住，乃進擊之，淩軍用退。時論功行賞，以為駐敵之功大，退敵之功小，休、承並為雜號將軍，緒、端偏裨而已。寄父子益恨，共構會譚。吳錄曰：全琮

父子屢言苟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張休、顧承之功，而休、承與恂通情。休坐系獄，權為譚故，沉吟不決，欲令譚謝而釋之。及大會，以問譚，譚不謝，而曰：「陛下，讒言其興乎！」江表傳曰：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，罪應大辟。權以雍故，不致法，皆徙之。譚坐徙交州，幽而發憤，著新言二十篇。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。見流二年，年四十二，卒於交阯。

承字子直，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。權賜丞相雍書曰：「貴孫子直，令問休休，至與相見，過於所聞，為君嘉之。」拜騎都尉，領羽林兵。後為吳郡西部都尉，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，別得精兵八千人，還屯軍章阬，拜昭義中郎將，入為侍中。苟陂之役，拜奮威將軍，出領京下督。數年，與兄譚、張休等俱徙交州，年三十七卒。

諸葛瑾字子瑜，琅邪陽都人也。吳書曰：其先葛氏，本琅邪諸縣人，後徙陽都。陽都先有姓葛者，時人謂之諸葛，因以為氏。瑾少游京師，治毛詩、尚書、左氏春秋。遭母憂，居喪至孝，事繼母恭謹，甚得人子之道。風俗通曰：葛嬰為陳涉將軍，有功而誅，孝文帝追錄，封其孫諸縣侯，因並氏焉。此與吳書所說不同。漢末避亂江東。值孫策卒，孫權姊婿曲阿弘咨見而異之，薦之於權，與魯肅等並見賓待，後為權長史，轉中司馬。建安二十年，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，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，退無私面。

與權談說諫喻，未嘗切愕，微見風彩，粗陳指歸，如有未合，則舍而及他，徐複託事造端，以物類相求，於是權意往往而釋。吳郡太守硃治，權舉將也，權曾有以望之，而素加敬，難自詰讓，忿忿不解。瑾揣知其故，而不敢顯陳，乃乞以意私自問，遂於權前為書，泛論物理，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。畢，以呈權，權喜，笑曰：「孤意解矣。顏氏之德，使人加親，豈謂此邪？」權又怪校尉殷模，罪至不測。群下多為之言，權怒益甚，與相反覆，惟瑾默然，權曰：「子瑜何獨不言？」瑾避席曰：「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，生類殄盡。棄墳墓，攜老弱，披草萊，歸聖化，在流隸之中，蒙生成之福，不能躬相督厲，陳答萬一，至令模孤負恩惠，自陷罪戾。臣謝過不暇，誠不敢有言。」權聞之愴然，乃曰：「特為君赦之。」

後從討關羽，封宣城侯，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，住公安。劉備東伐吳，吳王求和，瑾與備箋曰：「奄聞旗鼓來至白帝，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，危害關羽，怨深禍大，不宜答和，此用心於小，未留意於大者也。試為陛下論其輕重，及其大小。陛下若抑威損忿，暫省瑾言者，計可立決，不復咨之於群後也。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？荊州大小孰與海內？俱應仇疾，誰當先後？若審此數，易於反掌。」臣松之云：以為劉後以庸蜀為關河，荊楚為維翰，關羽揚兵沔、漢，志陵上國，雖匡主定霸，功未可必，要為威聲遠震，有其經略。孫權潛包禍心，助魏除害，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，行曹公移都之計，拯漢之規，於茲而止。義旗所指，宜其在孫氏矣。瑾以大義責備，答之何患無辭；且備、羽相與，有若四體，股肱橫虧，憤痛已深，豈此奢闊之書所能回駐哉！載之於篇，實為辭章之費。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，權曰：「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，子瑜之不負孤，猶孤之不負子瑜也。」江表傳曰：瑾之在南郡，人有密讒瑾者。此語頗流聞於外，陸遜表保明瑾無此，宜以散其意。權報曰：「子瑜與孤從事積年，恩如骨肉，深相明究，其為人非道不行，非義不言。玄德昔遣孔明至吳，孤嘗語子瑜曰：『卿與孔明同產，且弟隨兄，於義為順，何以不留孔明？孔明若留從卿者，孤當以書解玄德，意自隨人耳。』子瑜答孤言：『弟亮以失身於人，委質定分，義無二心。弟之不留，猶瑾之不往也。』其言足貫神明。今豈當有此乎？孤前得妄語文疏，即封示子瑜，並手筆與子瑜，即得其報，論天下君臣大節，一定之分。孤與子瑜，可謂神交，非外言所間也。知卿意至，輒封來表，以示子瑜，使知卿意。」黃武元年，遷左將軍，督公安，假節，封宛陵侯。吳錄曰：曹真、夏侯尚等圍硃然於江陵，又分據中州，瑾以大兵為之救援。瑾性弘緩，推道理，任計畫，無應卒倚伏之術，兵久不解，權以此望之。及春水生，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，瑾進攻浮橋，真等退走。雖無大勳，亦以全師保境為功。

虞翻以狂直流徙，惟瑾屢為之說。翻與所親書曰：「諸葛敦仁，則天活物，比蒙清論，有以保分。惡積罪深，見忌殷重，雖有祁老之救，德無羊舌，解釋難冀也。」

瑾為人有容貌思度，于時服其弘雅。權亦重之，大事咨訪。又別咨瑾曰：「近得伯言表，以為曹丕已死，毒亂之民，當望旌瓦解，而更靜然。聞皆選用忠良，寬刑罰，布恩惠，薄賦省役，以悅民心，其患更深於操時。孤以為不然。操之所行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，及離間人骨肉，以為酷耳。至於禦將，自古少有。丕之於操，萬不及也。今叡之不如丕，猶丕不如操也。其所以務崇小惠，必以其父新死，自度衰微，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，故強屈曲以求民心，欲以自安住耳，甯是興隆之漸邪！聞任陳長文、曹子丹輩，或文人諸生，或宗室戚臣，寧能禦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？夫威柄不專，則其事乖錯，如昔張耳、陳餘，非不敦睦，至於秉勢，自還相賊，乃事理使然也。又長文之徒，昔所以能守善者，以操笮其頭，畏操威嚴，故竭心盡意，不敢為非耳。逮丕繼業，年已長大，承操之後，以恩情加之，用能感義。今叡幼弱，隨人東西，此曹等輩，必當因此弄巧行態，阿黨比周，各助所附。如此之日，奸讒並起，更相陷懟，轉成嫌貳。一爾已往，群下爭利，主幼不禦，其為敗也焉得久乎？所以知其然者，自古至今，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，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！強當陵弱，弱當求援，此亂亡之道也。子瑜，卿但側耳聽之，伯言常長於計校，恐此一事小短也。」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，政自己出，孫權此論，竟為無徵，而史載之者，將以主幼國疑，威柄不一，亂亡之形，有如權言，宜其存錄以為鑒戒。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，而事著於齊王，齊王之世，可不謂驗乎！不敢顯斥，抑足表之微辭。

權稱尊號，拜大將軍、左都護，領豫州牧。及呂壹誅，權又有詔切磋瑾等，語在權傳。瑾輒因事以答，辭順理正。瑾子恪，名盛當世，權深器異之；然瑾常嫌之，謂非保家之子，每以憂戚。吳書曰：初，瑾為大將軍，而弟亮為蜀丞相，二子恪、融皆典戎馬，督領將帥，族弟誕又顯名於魏，一門三方為冠蓋，天下榮之。謹才略雖不及弟，而德行尤純。妻死不改娶，有所愛妾，生子不舉，其篤慎皆如此。赤烏四年，年六十八卒，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，事從省約。恪已自封侯，故弟融襲爵，攝兵業駐公安，吳書曰：融字叔長，生於寵貴，少而驕樂，學為章句，博而不精，性寬容，多技藝，數以巾褐奉朝請，後拜騎都尉。赤烏中，諸郡出部伍，新都都尉陳表、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，男女各數萬口。表病死，權以融代表，後代父瑾領攝。部曲吏士親附之。疆外無事，秋冬則射獵講武，春夏則延賓高會，休吏假卒，或不遠千里而造焉。每會輒曆問賓客，各言其能，乃合榻促席，量敵選對，或有博弈，或有搏菹，投壺弓彈，部別類分，於是甘果繼進，清酒徐行，融周流觀覽，終日不倦。融父兄質素，雖在軍旅，身無采飾；而融錦罽文繡，獨為奢綺。孫權薨，徙奮威將軍。後恪征淮南，假融節，令引軍入沔，以擊西兵。恪既誅，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、孫壹、全熙等取融。融卒聞兵士至，惶懼猶豫，不能決計，兵到圍城，飲藥而死，三子皆伏誅。江表傳曰：先是，公安有靈鼃鳴，童謠曰：「白鼃鳴，龜背平，南郡城中可長生，守死不去義無成。」及恪被誅，融果刮金印龜，服之而死。

步騭字子山，臨淮淮陰人也。吳書曰：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，後有步叔，與七十子師事仲尼。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，以功封淮陰侯，騭其後也。世亂，避難江東，單身窮困，與廣陵■旌同年相善，俱以種瓜自給，晝勤四體，夜誦經傳。吳書曰：騭博研道藝，靡不貫覽，性寬雅沈深，能降志辱身。

會稽焦征羌，郡之豪族，吳錄曰：征羌名矯，嘗為征羌令。人客放縱。騭與旌求食其地，懼為所侵，乃共脩刺奉瓜，以獻征羌。征羌方在內臥，駐之移時，旌欲委去，騭止之曰：「本所以來，畏其強也；而今舍去，欲以為高，祇結怨耳。」良久，征羌開牖見之，身隱幾坐帳中，設席致地，坐騭、旌於牖外，旌愈恥之，騭辭色自若。征羌作食，身享大案，設膳重饌，以小盤飯與騭、旌，惟菜茹而已。旌不能食，騭極飯致飽乃辭出。旌怒騭曰：「何能忍此？」騭曰：「吾等貧賤，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，固其宜也，當何所恥？」吳錄曰：衛旌字子旗，官至尚書。

孫權為討虜將軍，召鶩為主記，吳書曰：歲餘，鶩以疾免，與琅邪諸葛瑾、彭城嚴畯俱游吳中，並著聲名，為當時英俊。除海鹽長，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。吳書曰：權為徐州牧，以鶩為治中從事，舉茂才。建安十五年，出領鄱陽太守。歲中，徙交州刺史、立武中郎將，領武射吏千人，便道南行。明年，追拜使持節、征南中郎將。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，外附內違。鶩降意懷誘，請與相見，因斬徇之，威聲大震。士燮兄弟，相率供命，南土之賓，自此始也。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，與燮相聞，求欲內附。鶩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，由是加拜平戎將軍，封廣信侯。

延康元年，權遣呂岱代鶩，鶩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。會劉備東下，武陵蠻夷蠢動，權遂命鶩上益陽。備既敗績，而零、桂諸郡猶相驚擾，處處阻兵；鶩周旋征討，皆平之。黃武二年，遷右將軍左護軍，改封臨湘侯。五年，假節，徙屯漚口。

權稱尊號，拜驃騎將軍，領冀州牧。是歲，都督西陵，代陸遜撫二境，頃以冀州在蜀分，解牧職。時權太子登駐武昌，愛人好善，與鶩書曰：「夫賢人君子，所以興隆大化，佐理時務者也。受性闇蔽，不達道數，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，歸分於君子，至於遠近士人，先後之宜，猶或緬焉，未之能詳。傳曰：『愛之能勿勞乎？忠焉能勿誨乎？』斯其義也，豈非所望於君子哉！」鶩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，諸葛瑾、陸遜、硃然、程普、潘濬、裴玄、夏侯承、衛旌、李肅、吳書曰：肅字偉恭，南陽人。少以才聞，善論議，臧否得中，甄奇錄異，薦述後進，題目品藻，曲有條貫，眾人以此服之。權擢以為（選曹尚書），選舉號為得才。求出補吏，為桂陽太守，吏民悅服。徵為卿。會卒，知與不知，並痛惜焉。周條、石幹十一人，甄別行狀，因上疏獎勸曰：「臣聞人君不親小事，百官有司各任其職。故舜命九賢，則無所用心，彈五弦之琴，詠南風之詩，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。齊桓用管仲，被發載車，齊國既治，又致匡合。近漢高祖攬三傑以興帝業，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。汲黯在朝，淮南寢謀；郅都守邊，匈奴竄跡。故賢人所在，折冲萬里，信國家之利器，崇替之所由也。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，河、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，誠攬英雄拔俊任賢之時心。原明太子重以輕意，則天下幸甚。」

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，多所糾舉，鶩上疏曰：「伏聞諸典校撻挾細微，吹毛求瑕，重案深誣，輒欲陷人以成威福；無罪無辜，橫受大刑，是以使民跼天蹐地，誰不戰慄？昔之獄官，惟賢是任，故皋陶作士，呂侯贖刑，張、于廷尉，民無冤枉，休泰之祚，實由此興。今之小臣，動與古異，獄以賄成，輕忽人命，歸咎於上，為國速怨。夫一人籲嗟，王道為虧，甚可仇疾。明德慎罰，哲人惟刑，書傳所美。自今蔽獄，都下則宜諂顧雍，武昌則陸遜、潘濬，平心專意，務在得情，鶩黨神明，受罪何恨？」又曰：「天子父天母地，故宮室百官，動法列宿。若施政令，欽順時節，官得其人，則陰陽和平，七曜循度。至於今日，官寮多闕，雖有大臣，複不信任，如此天地焉得無變？故頻年枯旱，亢陽之應也。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，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，地皆震動。地陰類，臣之象，陰氣盛故動，臣下專政之故也。夫天地見異，所以警悟人主，可不深思其意哉！」又曰：「丞相顧雍、上大將軍陸遜、太常潘濬，憂深責重，志在謁誠，夙夜兢兢，寢食不寧，念欲安國利民，建久長之計，可謂心膂股肱，社稷之臣矣。宜各委任，不使他官監其所司，責其成效，課其負殿。此三臣者，思慮不到則已，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？」又曰：「縣賞以顯善，設刑以威奸，任賢而使能，審明於法術，則何功而不成，何事而不辨，何聽而不聞，何視而不睹哉？若今郡守百里，皆各得其人，共相經緯，如是，庶政豈不康哉？竊聞諸縣並有備吏，吏多民煩，俗以之弊。但小人因緣銜命，不務奉公而作威福，無益視聽，更為民害，愚以為可一切罷省。」權亦覺悟，遂誅呂壹。鶩前後薦達屈滯，救解患難，書數十上。權雖不能悉納，然時采其言，多蒙濟賴。吳錄雲：鶩表言曰：「北降人王潛等說，北相部伍，圖以東向，多作布囊，欲以盛沙塞江，以大向荊州。夫備不豫設，難以應卒，宜為之防。」權曰：「此曹衰弱，何能有圖？必不敢來。若不如孤言，當以牛千頭，為君作主人。」後有呂范、諸葛恪為說鶩所言，雲：「每讀步鶩表，輒失笑。此江與開關俱生，甯有可以沙囊塞理也！」

赤烏九年，代陸遜為丞相，猶誨育門生，手不釋書，被服居處有如儒生。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，頗以此見譏。在西陵二十年，鄰敵敬其威信。性寬弘得眾，喜怒不形於聲色，而外內肅然。

十（一）年卒，子協嗣，統鷺所領，加撫軍將軍。協卒，子璣嗣侯。協弟闡，繼業為西陵督，加昭武將軍，封西亭侯。鳳皇元年，召為繞帳督。闡累世在西陵，卒被徵命，自以失職，又懼有讒禍，於是據城降晉。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，晉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、衛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假節領交州牧，封宜都公；璣監江陵諸軍事、左將軍，加散騎常侍，領廬陵太守，改封江陵侯；璿給事中、宣威將軍，封都鄉侯。命車騎將軍羊祜、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。孫皓使陸抗西行，祜等遁退。抗陷城，斬闡等，步氏泯滅，惟璿紹祀。

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鷺及嚴畯等曰：「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，其由非一也，然要其大歸，總其常患，四者而已。急論議一也，爭名勢二也，重朋黨三也，務欲速四也。急論議則傷人，爭名勢則敗友，重朋黨則蔽主，務欲速則失德，此四者不除，未有能全也。當世君子能不然者，亦比有之，豈獨古人乎！然論其絕異，未若顧豫章、諸葛使君、步丞相、嚴衛尉、張奮威之為美也。論語言「夫子恂恂然善誘人」，又曰「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」，豫章有之矣。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」，使君體之矣。「恭而安，威而不猛」，丞相履之矣。學不求祿，心無苟得，衛尉、奮威蹈之矣。此五君者，雖德實有差，輕重不同，至於趣舍大檢，不犯四者，俱一揆也。昔丁謩出於孤家，吾粲由於牧豎，豫章揚其善，以並陸、全之列，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。使君、丞相、衛尉三君，昔以布衣俱相友善，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。初，先衛尉，次丞相，而後有使君也；其後並事明主，經營世務，出處之才有不同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，此世常人決勤薄也。至於三君分好，卒無虧損，豈非古人交哉！又魯橫江昔杖萬兵，屯據陸口，當世之美業也，能與不能，孰不原焉？而橫江既亡，衛尉應其選，自以才非將帥，深辭固讓，終於不就。後徙九列，遷典八座，榮不足以自曜，祿不足以自奉。至於二君，皆位為上將，窮富極貴。衛尉既無求欲，二君又不稱薦，各守所志，保其名好。孔子曰：「君子矜而不爭，群而不黨。」斯有風矣。又奮威之名，亦三君之次也，當一方之戍，受上將之任，與使君、丞相不異也。然曆國事，論功勞，實有先後，故爵位之榮殊焉。而奮威將處此，決能明其部分，心無失道之欲，事無充詘之求，每升朝堂，循禮而動，辭氣謇謇，罔不惟忠。叔嗣雖親貴，言憂其敗，蔡文至雖疏賤，談稱其賢。女配太子，受禮若吊，慷慨之趨，惟篤人物，成敗得失，皆如所慮，可謂守道見機，好古之士也。若乃經國家，當軍旅，於馳騫之際，立霸王之功，此五者未為過人。至其純粹履道，求不苟得，升降當世，保全名行，邈然絕俗，實有所師。故粗論其事，以示後之君子。」周昭者字恭遠，與韋曜、薛瑩、華覈並述吳書，後為中書郎，坐事下獄，覈表救之，孫休不聽，遂伏法雲。

評曰：張昭受遺輔佐，功勳克舉，忠謇方直，動不為己；而以嚴見憚，以高見外，既不處宰相，又不登師保，從容閭巷，養老而已，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。顧雍依杖素業，而將之智局，故能究極榮位。諸葛瑾、步鷺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，張承、顧邵虛心長者，好尚人物，周昭之論，稱之甚美，故詳錄焉。譚獻納在公，有忠貞之節。休、承脩志，鹹庶為善。愛惡相攻，流播南裔，哀哉！

吳書八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

張紘字子綱，廣陵人。遊學京都，吳書曰：紘入太學，事博士韓宗，治京氏易、歐陽尚書，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、左氏春秋。還本郡，舉茂才，公府辟，皆不就，吳書曰：大將軍何進、太尉竇武、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，皆稱疾不就。避難江東。孫策創業，遂委質焉。表為正議校尉，吳書曰：紘與張昭並與參謀，常令一人居守，一人從征討，後呂布襲取徐州，

因為之牧，不欲令紘與策從事。追舉茂才，移書發遣紘。紘心惡布，恥為之屈。策亦重惜紘，欲以自輔。答記不遣，曰：「海產明珠，所在為寶，楚雖有才，晉實用之。英偉君子，所游見珍，何必本州哉？」從討丹楊。策身臨行陳，紘諫曰：「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，三軍之所系命也，不宜輕脫，自敵小寇。原麾下重天授之姿，副四海之望，無令國內上下危懼。」

建安四年，策遣紘奉章至許宮，留為侍御史。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。吳書曰：紘至，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，平定三郡，風行草偃，加以忠敬款誠，乃心王室。時曹公為司空，欲加恩厚，以悅遠人，至乃優文褒崇，改號加封，辟紘為掾，舉高第，補侍禦吏，後以紘為九江太守。紘心戀舊恩，思還反命，以疾固辭。曹公聞策薨，欲因喪伐吳。紘諫，以為乘人之喪，既非古義，若其不克，成讎棄好，不如因而厚之。曹公從其言，即表權為討虜將軍，領會稽太守。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，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。吳書曰：權初承統，春秋方富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，深懷憂勞，數有優令辭謝，付屬以輔助之義。紘輒拜箋答謝，思惟補察。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，與四方交結，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。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，扶持漢室之勳；討逆平定江外，建立大業，宜有紀頌以昭公義。既成，呈權，權省讀悲感，曰：「君真識孤家門閥閥也。」乃遣紘之部。或以紘本受北任，嫌其志趣不止於此，權不以介意。初，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，察紘孝廉，昱後為笮融所殺，紘甚傷憤，而力不能討。昱門戶絕滅，及紘在東部，遣主簿至琅邪設祭，並求親戚為之後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，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，權聞而嘉之。及討江夏，以東部少事，命紘居守，遙領所職。孔融遺紘書曰：「聞大軍西征，足下留鎮。不有居者，誰守社稷？深固折沖，亦大勳也。無乃李廣之氣，倉發益怒，樂一當單于，以盡餘憤乎？南北並定，世將無事，孫叔投戈，絳、灌俎豆，亦在今日，但用離析，無緣會面，為愁歎耳。道直途清，相見豈復難哉？」權以紘有鎮守之勞，欲論功加賞。紘厚自挹損，不敢蒙寵，權不奪其志。每從容侍燕，微言密指，常有以規諷。江表傳曰：初，權於群臣多呼其字，惟呼張昭曰張公，紘曰東部，所以重二人也。

後權以紘為長史，從征合肥。吳書曰：合肥城久不拔，紘進計曰：「古之圍城，開其一面，以疑眾心。今圍之甚密，攻之又急，誠懼並命戮力。死戰之寇，固難卒拔，及救未至，可小寬之，以觀其變。」議者不同。會救騎至，數至圍下，馳騁挑戰。權率輕騎將往突敵，紘諫曰：「夫兵者兇器，戰者危事也。今麾下恃盛壯之氣，忽強暴之虜，三軍之眾，莫不寒心，雖斬將奪旗，威震敵場，此乃偏將之任，非主將之宜也。原抑賁、育之勇，懷霸王之計。」權納紘言而止。既還，明年將復出軍，紘又諫曰：「自古帝王受命之君，雖有皇靈佐於上，文德播於下，亦賴武功以昭其勳。然而貴於時動，乃後為威耳。今麾下值四百之厄，有扶危之功，宜且隱息師徒，廣開播殖，任賢使能，務崇寬惠，順天命以行誅，可不勞而定也。」於是遂止不行。紘建計宜出都秣陵，權從之。江表傳曰：紘謂權曰：「秣陵，楚武王所置，名為金陵。地勢岡阜連石頭，訪問故老，雲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，望氣者雲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，故掘斷連岡，改名秣陵。今處所具存，地有其氣，天之所命，宜為都邑。」權善其議，未能從也。後劉備之東，宿於秣陵，周觀地形，亦勸權都之。權曰：「智者意同。」遂都焉。獻帝春秋雲：劉備至京，謂孫權曰：「吳去此數百里，即有警急，赴救為難，將軍無意屯京乎？」權曰：「秣陵有小江百餘裏，可以安大船，吾方理水軍，當移據之。」備曰：「蕪湖近濡須，亦佳也。」權曰：「吾欲圖徐州，宜近下也。」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，道裏所校無幾，於北侵利便，亦有何異？而雲欲闕徐州，貪秣陵近下，非其理也。諸書皆雲劉備勸都秣陵，而此獨雲權自欲都之，又為虛錯。令還吳迎家，道病卒。臨困，授子靖留箋曰：「自古有國有家者，咸欲脩德政以比靈斯盛世，至於其治，多不馨香。非無忠臣賢佐，闇於治體也，由主不勝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憚難而趨易，好同而惡異，與治道相反。傳曰'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'，言善之難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，據自然之勢，操八柄之威，甘易同之歡，周禮太宰職曰：以八柄詔王馭群臣。一曰爵，以馭其貴。二曰祿，以馭其富。三曰予，以馭其幸。四曰置，以馭其行。五曰生，以馭其福。六曰奪，以馭其貧。七曰廢，以馭其罪。八曰誅，以馭其過。無假取於人；而忠臣挾難進之術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合也，不亦宜乎！（雖）則有釁，巧辯緣間，眩於小忠，戀於恩愛，賢愚雜錯，長幼失敘，其所

由來，情亂之也。故明君悟之，求賢如饑渴，受諫而不厭，抑情損欲，以義割恩，上無偏謬之授，下無希冀之望。宜加三思，含垢藏疾，以成仁覆之大。」時年六十卒。權省書流涕。

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。吳書曰：紘見桄榴枕，愛其文，為作賦。陳琳在北見之，以示人曰：「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。」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、應機論，與琳書深歎美之。琳答曰：「自僕在河北，與天下隔，此間率少於文章，易為雄伯，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，非其實也。今景興在此，足下與子布在彼，所謂小巫見大巫，神氣盡矣。」紘既好文學，又善楷篆，與孔融書，自書。融遺紘書曰：「前勞手筆，多篆書。每舉篇見字，欣然獨笑，如複睹其人也。」子玄，官至南郡太守、尚書。江表傳曰：玄清介有高行，而才不及紘。玄子尚，江表傳（曰）稱尚有俊才。孫皓時為侍郎，以言語辯捷見知，擢為侍中、中書令。皓使尚鼓琴，尚對曰：「素不能。」敕使學之。後晏言次說琴之精妙，尚因道「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，曠言吾君德簿，不足以聽之。」皓意謂尚以斯喻己，不悅。後積他事下獄，皆追以此為詰，環氏吳紀曰：皓嘗問：「詩雲『汎彼柏舟』，惟柏中舟乎？」尚對曰：「詩言『檜楫松舟』，則松亦中舟也。」又問：「鳥之大者惟鶴，小者惟雀乎？」尚對曰：「大者有禿鶩，小者有鷦鷯。」皓性忌勝己，而尚談論每出其表，積以致恨。後問：「孤飲酒以方誰？」尚對曰：「陛下有百觚之量。」皓雲：「尚知孔丘之不王，而以孤方之！」因此發怒收尚。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，詣宮叩頭請，尚罪得減死。送建安作船。久之，又就加誅。

初，紘同郡秦松字文表，陳端字子正，並與紘見待於孫策，參與謀謨。各早卒。

嚴峻字曼才，彭城人也。少耽學，善詩、書、三禮，又好說文。避亂江東，與諸葛瑾、步騭齊友善。性質直純厚，其於人物，忠告善道，志存補益。張昭進之於孫權，權以為騎都尉、從事中郎。及橫江將軍魯肅卒，權以峻代肅，督兵萬人，鎮據陸口。眾人鹹為峻喜，峻前後固辭：「樸素書生，不閑軍事，非才而據，咎悔必至。」發言慷慨，至於流涕，志林曰：權又試峻騎，上馬墮鞍。權乃聽焉。世嘉其能以實讓。權為吳王，及稱尊號，峻嘗為衛尉，使至蜀，蜀相諸葛亮深善之。不畜祿賜，皆散之親戚知故，家常不充。廣陵劉穎與峻有舊，穎精學家巷，權聞徵之，以疾不就。其弟略為零陵太守，卒官，穎往赴喪，權知其詐病，急驛收錄。峻亦馳語穎，使還謝權。權怒廢峻，而穎得免罪。久之，以峻為尚書令，後卒。吳書曰：峻時年七十八，二子凱、爽。凱官至升平少府。

峻著孝經傳、潮水論，又與裴玄、張承論管仲、季路，皆傳於世。玄字彥黃，下邳人也，亦有學行，官至太中大夫。問子欽齊桓、晉文、夷、惠四人優劣，欽答所見，與玄相反覆，各有文理。欽與太子登游處，登稱其翰采。

程秉字德樞，汝南南頓人也。逮事鄭玄，後避亂交州，與劉熙考論大義，遂博通五經。士燮命為長史。權聞其名儒，以禮徵秉，既到，拜太子太傅。黃武四年，權為太子登聘周瑜女，秉守太常，迎妃於吳，權親幸秉船，深見優禮。既還，秉從容進說登曰：「婚姻人倫之始，王教之基，是以聖王重之，所以率先眾庶，風化天下，故詩美關雎，以為稱首。原太子尊禮教於閨房，存周南之所詠，則道化隆於上，頌聲作於下矣。」登笑曰：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，誠所賴於傅君也。」

病卒官。著周易摘、尚書駁、論語弼，凡三萬餘言。秉為傅時，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雲。吳錄曰：崇字子和，治易、春秋左氏傳，兼善內術。本姓李，遭亂更姓，遂隱於會稽，躬耕以求其志。好尚者從學，所教不過數人輒止，欲令其業必有成也。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，鹹親焉。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，學足以為師。初見太子登，以疾賜不拜。東宮官僚皆從諮詢。太子數訪以異聞。年七十而卒。

闕澤字德潤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家世農夫，至澤好學，居貧無資，常為人傭書，以供紙筆，所寫既畢，誦讀亦遍。追師論講，究覽群籍，兼通歷數，由是顯名。察孝廉，除錢唐長，遷郴令。孫權為驃騎將軍，辟補西曹掾；及稱尊號，以澤為尚書。嘉禾中，為中書令，加侍中。赤烏五年，拜太子太傅，領中書如故。

澤以經傳文多，難得盡用，乃斟酌諸家，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，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，又著乾象曆注以正時日。每朝廷大議，經典所疑，輒諮訪之。以儒學勤勞，封都鄉侯。性謙恭篤慎，宮府小吏，呼召對問，皆為抗禮。人有非短，口未嘗及，容貌似不足者，然所聞少窮。權嘗問：「書傳篇賦，何者為美？」澤欲諷喻以明治亂，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，權覽讀焉。初，以呂壹奸罪發聞，有司窮治，奏以大辟，或以為宜加焚裂，用彰元惡。權以訪澤，澤曰：「盛明之世，不宜複有此刑。」權從之。又諸官司有所患疾，欲增重科防，以檢禦臣下，澤每曰「宜依禮、律」，其和而有正，皆此類也。吳錄曰：虜翻稱澤曰：「闕生矯傑，蓋蜀之揚雄。」又曰：「闕子儒術德行，亦今之仲舒也。」初，魏文帝即位，權嘗從容問群臣曰：「曹丕以盛年即位，恐孤不能及之，諸卿以為如何？」群臣未對，澤曰：「不及十年，丕其沒矣，大王勿憂也。」權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澤曰：「以字言之，丕十為丕，此其數也。」文帝果七年而崩。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，其為長幼也微矣。六年冬卒，權痛惜感悼，食不進者數日。

澤州裏先輩丹楊唐固亦修身積學，稱為儒者，著國語、公羊、谷梁傳注，講授常數十人。權為吳王，拜固議郎，自陸遜、張溫、駱統等皆拜之。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，卒。吳錄曰：固字子正，卒時年七十餘矣。

薛綜字敬文，沛郡竹邑人也。吳錄曰：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。秦滅六國，而失其祀，子孫分散。漢祖定天下，過齊，求孟嘗後，得其孫陵、國二人，欲複其封。陵、國兄弟相推，莫適受，乃去之竹邑，因家焉，故遂氏薛。自國至綜，世典州郡，為著姓。綜少明經，善屬文，有秀才。少依族人避地交州，從劉熙學。士燮既附孫權，召綜為五官中郎，除合浦、交阯太守。時交土始開，刺史呂岱率師討伐，綜與俱行，越海南征，及到九真。事畢還都，守謁者僕射。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，澤不能答。綜下行酒，因勸酒曰：「蜀者何也？有犬為獨，無犬為蜀，橫目苟身，蟲入其腹。」臣松之見諸書本「苟身」或作「句身」，以為既雲「橫目」，則宜曰：「句身」。奉曰：「不當複列君吳邪？」綜應聲曰：「無口為天，有口為吳，君臨萬邦，天子之都。」於是眾坐喜笑，而奉無以對。其樞機敏捷，皆此類也。江表傳曰：費禕聘于吳，陛見，公卿侍臣皆在坐。酒酣，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，言及吳、蜀。禕問曰：「蜀字雲何？」恪曰：「有水者濁，無水者蜀。橫目苟身，蟲入其腹。」禕複問：「吳字雲何？」恪曰：「無口者天，有口者吳，下臨滄海，天子帝都。」與本傳不同。

呂岱從交州召出，綜懼繼岱者非其人，上疏曰：「昔帝舜南巡，卒於蒼梧。秦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然則四國之內屬也，有自來矣。趙佗起番禺，懷服百越之君，珠官之南是也。漢武帝誅呂嘉，開九郡，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。山川長遠，習俗不齊，言語同異，重譯乃通，民如禽獸，長幼無別，椎結徒跣，貫頭左衽，長吏之設，雖有若無。自斯以來，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，稍使學書，粗知言語，使驛往來，觀見禮化。及後錫光為交阯，任延為九真太守，乃教其耕犁，使之冠履；為設媒官，始知聘娶；建立學校，導之經義。由此已降，四百餘年，頗有似類。自臣昔客始至之時，珠崖除州縣嫁娶，皆須八月引戶，人民集會之時，男女自相可適，乃為夫妻，父母不能止。交阯糜冷、九真都龐二縣，皆兄死弟妻其嫂，世以此為俗，長吏恣聽，不能禁制。日南郡男女裸體，不以為羞。由此言之，可謂蟲豸，有覩面目耳。然而土廣人眾，阻險毒害，易以為亂，難使從治。縣官羈縻，示令威服，田戶之租賦，裁取供辦，貴致遠珍名珠、香藥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珊瑚、琉璃、鸚鵡、翡翠、孔雀、奇物、充備寶玩，不必仰其賦入，以益中國也。然在九甸之外，長吏之選，類不精覈。漢時法寬，多自放恣，故數反違法。珠崖之廢，起於長吏睹其好發，髡取為髮。及臣所見，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，下車以供設不豐，搃殺主簿，

仍見驅逐。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，並請大吏，酒酣作樂，功曹番歆起舞屬京，京不肯起，歆猶迫強，萌忿杖歆，亡於郡內。歆弟苗帥眾攻府，毒矢射萌，萌至物故。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，卒不能克。又故刺史會稽硃符，多以鄉人虞褒、劉彥之徒分作長吏，侵虐百姓，強賦於民，黃魚一枚收稻一斛，百姓怨叛，山賊並出，攻州突郡。符走入海，流離喪亡。次得南陽張津，與荊州牧劉表為隙，兵弱敵強，歲歲興軍，諸將厭患，去留自在。津小檢攝，威武不足，為所陵侮，遂至殺沒。後得零陵賴恭，先輩仁謹，不曉時事。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。巨武夫輕悍，不為恭服，（所取）相怨恨，逐出恭，求步騭。是時津故將夷廖、錢博之徒尚多，騭以次鉏治，綱紀適定，會仍召出。呂岱既至，有士氏之變。越軍南征，平討之日，改置長吏，章明王綱，威加萬里，大小承風。由此言之，綏邊撫裔，實有其人。牧伯之任，既宜清能，荒流之表，禍福尤甚。今日交州雖名粗定，尚有高涼宿賊；其南海、蒼梧、郁林、珠官四郡界未綏，依作寇盜，專為亡叛逋逃之藪。若岱不復南，新刺史宜得精密，檢攝八郡，方略智計，能稍稍以漸

（能）治高涼者，假其威寵，借之形勢，責其成效，庶幾可補複。如但中人，近守常法，無奇數異術者，則群惡日滋，久遠成害。故國之安危，在於所任，不可不察也。竊懼朝廷忽輕其選，故敢竭愚情，以廣聖思。」

黃龍三年，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，屯半州，以綜為長史，外掌眾事，內授書籍。慮卒，入守賊曹尚書，遷尚書僕射。時公孫淵降而複叛，權盛怒，欲自親征。綜上疏諫曰：「夫帝王者，萬國之元首，天下之所系命也。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，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，蓋所以存萬安之福，鎮四海之心。昔孔子疾時，託乘桴浮海之語，季由斯喜，拒以無所取才。漢元帝欲禦樓船，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。何則？水火之險至危，非帝王所宜涉也。諺曰：'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'況萬乘之尊乎？今遼東戎貊小國，無城池之固，備禦之術，器械銖鈍，犬羊無政，往必禽克，誠如明詔。然其方土寒堦，穀稼不殖，民習鞍馬，轉徙無常。卒聞大軍之至，自度不敵，鳥驚獸駭，長驅奔竄，一人匹馬，不可得見，雖獲空地，守之無益，此不可一也。加又洪流混漾，有成山之難，海行無常，風波難免，倏忽之間，人船異勢。雖有堯舜之德，智無所施，賁育之勇，力不得設，此不可二也。加以鬱霧冥其上，咸水蒸其下，善生流腫，轉相汚染，凡行海者，稀無斯患，此不可三也。天生神聖，顯以符瑞，當乘平喪亂，康此民物；嘉祥日集，海內垂定，逆虜凶虐，滅亡在近。中國一平，遼東自斃，但當拱手以待耳。今乃違必然之圖，尋至危之阻，忽九州之固，肆一朝之忿，既非社稷之重計，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，斯誠群僚所以傾身側息，食不甘味，寢不安席者也。惟陛下抑雷霆之威，忍赫斯之怒，遵乘橋之安，遠履冰之險，則臣子賴祉，天下幸甚。」時群臣多諫，權遂不行。

正月乙未，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，綜承詔，卒造文義，信辭粲爛。權曰：「複為兩頭，使滿三也。」綜複再祝，辭令皆新，眾鹹稱善。赤烏三年，徙選曹尚書。五年，為太子少傅，領選職如故。吳書曰：後權賜綜紫綬囊，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，權曰：「太子年少，涉道日淺，君當博之以文，約之以禮，茅土之封，非君而誰？」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，仍兼選舉，甚為優重。六年春，卒。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，名曰私載，又定五宗圖述、二京解，皆傳於世。

子翊，宮至威南將軍，征交阯還，道病死。漢晉春秋曰：孫休時，翊為五宮中郎將，遣至蜀求馬。及還，休問蜀政得失，對曰：「主闇而不知其過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，入其朝不聞正言，經其野民皆菜色。臣聞燕雀處堂，子母相樂，自以為安也，突決棟焚，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，其是之謂乎！」翊弟瑩，字道言，初為秘府中書郎，孫休即位，為散騎中常侍。數年，以病去官。孫皓初，為左執法，遷選曹尚書，及立太子，又領少傅。建衡三年，皓追歎瑩父綜遺文，且命瑩繼作。瑩獻詩曰：「惟臣之先，昔仕于漢，奕世綿綿，頗涉台觀。暨臣父綜，遭時之難，卯金失禦，邦家毀亂。適茲樂土，庶存孑遺，天啟其心，東南是歸。厥初流隸，困於蠻垂。大皇開基，恩德遠施。特蒙招命，拯擢泥汙，釋放巾褐，受職剖符。作守合浦，在海之隅，遷入京輦，遂升機樞。枯瘁更榮，絕統複紀，自微而顯，非原之始。亦惟寵遇，心存足止。重值文

皇，建號東宮，乃作少傅，光華益隆。明明聖嗣，至德謙崇，禮遇兼加，惟渥惟豐。哀哀先臣，念竭其忠，洪恩未報，委世以終。嗟臣蔑賤，惟昆及弟，幸生幸育，託綜遺體。過庭既訓，頑蔽難啟。堂構弗克，志存耦耕。豈悟聖朝，仁澤流盈。追錄先臣，潛其無成，是濟是拔，被以殊榮。翊忝千里，受命南征，旌旗備物，金革揚聲。及臣斯陋，實闇實微，既顯前軌，人物之機；複傳東宮，繼世荷輝，才不逮先，是忝是違。乾德博好，文雅是貴，追悼亡臣，冀存遺類。如何愚胤，曾無仿佛！瞻彼舊寵，顧此頑虛，孰能忍媿，臣實與居。夙夜反側，克心自論，父子兄弟，累世蒙恩，死惟結草，生誓殺身，雖則灰隕，無報萬分。」

是歲，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，皓令瑩督萬人往，遂以多磐石難施功，罷還，出為武昌左部督。後定被誅，皓追聖谿事，下瑩獄，徙廣州。右國史華覈上疏曰：「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，敘錄功美，垂之無窮。漢時司馬遷、班固，鹹命世大才，所撰精妙，與六經俱傳。大吳受命，建國南土。大皇帝末年，命太史令丁孚、郎中項峻始撰吳書。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所撰作，不足紀錄。至少帝時，更差韋曜、周昭、薛瑩、梁廣及臣五人，訪求往事，所共撰立，備有本末。昭、廣先亡，曜負恩蹈罪，瑩出為將，複以過徙，其書遂委滯，迄今未撰奏。臣愚淺才劣，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，若使撰合，必襲孚、峻之跡，懼墜大皇帝之元功，損當世之盛美。瑩涉學既博，文章尤妙，同寮之中，瑩為冠首。今者見吏，雖多經學，記述之才，如瑩者少，是以懷懷為國惜之。實欲使卒垂成之功，編於前史之末。奏上之後，退填溝壑，無所複恨。」皓遂召瑩還，為左國史。頃之，選曹尚書同郡繆綽以執意不移，為群小所疾，左遷衡陽太守。既拜，又迫以職事見詰責，拜表陳謝。因過詣瑩，複為人所白，雲綽不懼罪，多將賓客會聚瑩許。乃收綽下獄，徙桂陽，瑩還廣州。未至，召瑩還，複職。是時法政多謬，舉措煩苛，瑩每上便宜，陳緩刑簡役，以濟育百姓，事或施行。遷光祿勳。天紀四年，晉軍征皓，皓奉書於司馬卞、王渾、王濬請降，其文，瑩所造也。瑩既至洛陽，特先見敘，為散騎常侍，答問處當，皆有條理。幹寶晉紀曰：武帝從容問瑩曰：「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？」瑩對曰：「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，昵近小人，刑罰妄加，大臣大將，無所親信，人人憂恐，各不自保，危亡之釁，實由於此。」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，瑩各以狀對。太康三年卒。著書八篇，名曰新議。王隱晉書曰：瑩子兼，字令長，清素有器宇，資望故如上國，不似吳人。曆位二宮丞相長史。元帝踐阼，累遷丹楊尹、尚書，又為太子少傅。自綜至兼，三世傳東宮。

評曰：張紘文理意正，為世令器，孫策待之亞於張昭，誠有以也。嚴、程、闕生，一時儒林也。至峻辭榮濟舊，不亦長者乎！薛綜學識規納，為吳良臣。及瑩纂蹈，允有先風，然於暴酷之朝，屢登顯列，君子殆諸。

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

周瑜字公瑾，廬江舒人也。從祖父景，景子忠，皆為漢太尉。謝承後漢書曰：景字仲鄉，少以廉能見稱，以明學察孝廉，辟公府。後為豫州刺史，辟汝南陳蕃為別駕，潁川李膺、荀緄、杜密、沛國硃寓為從事，皆天下英俊之士也。稍遷至尚書令，遂登太尉。張璠漢紀曰：景父榮，章、和世為尚書令。初景曆位牧守，好善愛士，每歲舉孝廉，延請入，上後堂，與家人宴會，如此者數四。及贈送既備，又選用其子弟，常稱曰：「移臣作子，於政何有？」先是，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，在公無私，所舉一辭而已，後亦不及其門戶，曰：「我舉若可矣，不令恩偏稱一家也。」當時論者，或兩譏焉。父異，洛陽令。

瑜長壯有姿貌。初，孫堅興義兵討董卓，徙家於舒。堅子策與瑜同年，獨相友善，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，升堂拜母，有無通共。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，瑜往省之。會策將東渡，到曆陽，馳書報瑜，瑜將兵迎策。策大喜曰：「吾得卿，諧也。」遂從攻橫江、當利，皆拔之。乃渡擊秣陵，破笮融、薛禮，轉下湖孰、江乘，進入曲阿，劉繇奔走，而策之眾已數萬矣。因謂瑜曰：「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。卿還鎮丹楊。」瑜還。頃之，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，而瑜與

尚俱還壽春。術欲以瑜為將，瑜觀術終無所成，故求為居巢長，欲假塗東歸，術聽之。遂自居巢還吳。是歲，建安三年也。策親自迎瑜，授建威中郎將，即與兵二千人，騎五十匹。江表傳曰：策又給瑜鼓吹，為治館舍，贈賜莫與為比。策令曰：「周公瑾英俊異才，與孤有總角之好，骨肉之分。如前在丹楊，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，論德酬功，此未足以報者也。」瑜時年二十四，吳中皆呼為周郎。以瑜恩信著於廬江，出備牛渚，後領春穀長。頃之，策欲取荊州，以瑜為中護軍，領江夏太守，從攻皖，拔之。時得橋公兩女，皆國色也。策自納大橋，瑜納小橋。江表傳曰：策從容戲瑜曰：「橋公二女雖流離，得吾二人作婿，亦足為歡。」複進尋陽，破劉勳，討江夏，還定豫章、廬陵，留鎮巴丘。臣松之案：孫策于時始得豫章、廬陵，尚未能得定江夏。瑜之所鎮，應在今巴丘縣也，與後所（平）巴丘處不同。

五年，策薨，權統事。瑜將兵赴喪，遂留吳，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。江表傳曰：曹公新破袁紹，兵威日盛，建安七年，下書責權質任子。權召群臣會議，張昭、秦松等猶豫不能決，權意不欲遣質，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，瑜曰：「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，不滿百里之地，繼嗣賢能，廣土開境，立基於郢，遂據荊楊，至於南海，傳業延祚，九百餘年。今將軍承父兄餘資，兼六郡之眾，兵精糧多，將士用命，鑄山為銅，煮海為鹽，境內富饒，人不思亂，汎舟舉帆，朝發夕到，士風勁勇，所向無敵，有何逼迫，而欲送質？質一入，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，與相首尾，則命召不得不往，便見制於人也。極不過一侯印，僕從十餘人，車數乘，馬數匹，豈與南面稱孤同哉？不如勿遣，徐觀其變。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，將軍事之未晚。若圖為暴亂，兵猶火也，不戢將自焚。將軍韜勇抗威，以待天命，何送質之有！」權母曰：「公瑾議是也。公瑾與伯符同年，小一月耳，我視之如子也，汝其兄事之。」遂不送質。十一年，督孫瑜等討麻、保二屯，梟其渠帥，囚俘萬餘口，還備（官亭）（宮亭）。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，瑜追討擊，生虜龍送吳。十三年春，權討江夏，瑜為前部大督。

其年九月，曹公入荊州，劉琮舉眾降，曹公得其水軍，船步兵數十萬，將士聞之皆恐。權延見群下，問以計策。議者鹹曰：「曹公豺虎也，然託名漢相，挾天子以征四方，動以朝廷為辭，今日拒之，事更不順。且將軍大勢，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。今操得荊州，奄有其地，劉表治水軍，蒙沖鬥艦，乃以千數，操悉浮以沿江，兼有步兵，水陸俱下，此為長江之險，已與我共之矣。而勢力眾寡，又不可論。愚謂大計不如迎之。」瑜曰：「不然。操雖託名漢相，其實漢賊也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烈，割據江東，地方數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樂業，尚當橫行天下，為漢家除殘去穢。況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邪？請為將軍籌之：今使北土已安，操無內憂，能曠日持久，來爭疆場，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（可）乎？今北土既未平安，加馬超、韓遂尚在關西，為操後患。且舍鞍馬，仗舟楫，與吳越爭衡，本非中國所長。又今盛寒，馬無槁草，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，不習水土，必生疾病。此數四者，用兵之患也，而操皆冒行之。將軍禽操，宜在今日。瑜請得精兵三萬人，進住夏口，保為將軍破之。」權曰：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，徒忌二袁、呂布、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尚存，孤與老賊，勢不兩立。君言當擊，甚與孤合，此天以君授孤也。」江表傳曰：權拔刀斫前奏案曰：「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，與此案同！」及會罷之夜，瑜請見曰：「諸人徒見操書，言水步八十萬，而各恐懾，不復料其虛實，便開此議，甚無謂也。今以實校之，彼所將中國人，不過十五六萬，且軍已久疲，所得表眾，亦極七八萬耳，尚懷狐疑。夫以疲病之卒，禦狐疑之眾，眾數雖多，甚未足畏。得精兵五萬，自足制之，原將軍勿慮。」權撫背曰：「公瑾，卿言至此，甚合孤心。子布、文表諸人，各顧妻子，挾持私慮，深失所望，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，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。五萬兵難卒合，已選三萬人，船糧戰具俱辦，卿與子敬、程公便在前發，孤當續發人眾，多載資糧，為卿後援。卿能辦之者誠決，邂逅不如意，便還就孤，孤當與孟德決之。」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，實始魯肅。于時周瑜使鄱陽，肅勸權呼瑜，瑜使鄱陽還，但與肅闇同，故能共成大勳。本傳直雲，權延見群下，問以計策，瑜擺撥眾人之議，獨言抗拒之計，了不雲肅先有謀，殆為攘肅之善也。

時劉備為曹公所破，欲引南渡江，與魯肅遇於當陽，遂共圖計，因進住夏口，遣諸葛亮詣

權，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並力逆曹公，遇於赤壁。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，初一交戰，公軍敗退，引次江北。瑜等在南岸。瑜部將黃蓋曰：「今寇眾我寡，難與持久。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，可燒而走也。」乃取蒙沖鬥艦數十艘，實以薪草，膏油灌其中，裹以帷幕，上建牙旗，先書報曹公，欺以欲降。江表傳載蓋書曰：「蓋受孫氏厚恩，常為將帥，見遇不薄。然顧天下事有大勢，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，以當中國百萬之眾，眾寡不敵，海內所共見也。東方將吏，無有愚智，皆知其不可，惟周瑜、魯肅偏懷淺戇，意未解耳。今日歸命，是其實計。瑜所督領，自易摧破。交鋒之日，蓋為前部，當因事變化，效命在近。」曹公特見行人，密問之，口敕曰：「但恐汝詐耳。蓋若信實，當授爵賞，超於前後也。」又豫備走舸，各系大船後，因引次俱前。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，指言蓋降。蓋放諸船，同時發火。時風盛猛，悉延燒岸上營落。頃之，煙炎張天，人馬燒溺死者甚眾，軍遂敗退，還保南郡。江表傳曰：至戰日，蓋先取輕利艦十舫，載燥荻枯柴積其中，灌以魚膏，赤幔覆之，建旌旗龍幡於艦上。時東南風急，因以十艦最著前，中江舉帆，蓋舉火白諸校，使眾兵齊聲大叫曰：「降焉！」操軍人皆出營立觀。去北軍二裏餘，同時發火，火烈風猛，往船如箭，飛埃絕爛，燒盡北船，延及岸邊營柴。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，雷鼓大進，北軍大壞，曹公退走。備與瑜等複共追。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，逕自北歸。

瑜與程普又進南郡，與仁相對，各隔大江。兵未交鋒，吳錄曰：備謂瑜雲：「仁守江陵城，城中糧多，足為疾害。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，卿分二千人追我，相為從夏水人截仁後，仁聞吾入必走。」瑜以二千人益之。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。仁分兵騎別攻圍寧。寧告急於瑜。瑜用呂蒙計，留凌統以守其後，身與蒙上救寧。甯圍既解，乃渡屯北岸，克期大戰。瑜親跨馬攔陳，會流矢中右脅，瘡甚，便還。後仁聞瑜臥未起，勒兵就陳。瑜乃自興，案行軍營，激揚吏士，仁由是遂退。

權拜瑜偏將軍，領南郡太守。以下雋、漢昌、劉陽、州陵為奉邑，屯據江陵。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，治公安。備詣京見權，瑜上疏曰：「劉備以梟雄之姿，而有關羽、張飛熊虎之將，必非久屈為人用者。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，盛為築宮室，多其美女玩好，以娛其耳目，分此二人，各置一方，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，大事可定也。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，聚此三人，俱在疆場，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也。」權以曹公在北方，當廣攬英雄，又恐備難卒制，故不納。

是時劉璋為益州牧，外有張魯寇侵，瑜乃詣京見權曰：「今曹操新折衄，方憂在腹心，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。乞與奮威俱進取蜀，得蜀而並張魯，因留奮威固守其地，好與馬超結援。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距威操，北方可圖也。」權許之。瑜還江陵，為行裝，而道於巴丘病卒，臣松之案，瑜欲取蜀，還江陵治嚴，所卒之處，應在今之巴陵，與前所鎮巴丘，名同處異也。時年三十六。權素服舉哀，感動左右。喪當還吳，又迎之蕪湖，眾事費度，一為供給。後著令曰：「故將軍周瑜、程普，其有人客，皆不得問。」初瑜見友於策，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。是時權位為將軍，諸將賓客為禮尚簡，而瑜獨先盡敬，便執臣節。性度恢廓，大率為得人，惟與程普不睦。江表傳曰：普頗以年長，數陵侮瑜。瑜折節容下，終不與校。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，乃告人曰：「與周公瑾交，若飲醇醪，不覺自醉。」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。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，謂可遊說動也，乃密下揚州，遣九江蔣幹往見瑜。幹有儀容，以才辯見稱，獨步江、淮之間，莫與為對。乃布衣葛巾，自託私行詣瑜。瑜出迎之，立謂幹曰：「子翼良苦，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？」幹曰：「吾與足下州裏，中間別隔，遙聞芳烈，故來敘闊，並觀雅規，而雲說客，無乃逆詐乎？」瑜曰：「吾雖不及夔、曠，聞弦賞音，足知雅曲也。」因延幹入，為設酒食。畢，遣之曰：「適吾有密事，且出就館，事了，別自相請。」後三日，瑜請幹與周觀營中，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，還宴飲，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，因謂幹曰：「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行計從，禍福共之，假使蘇張更生，酈叟複出，猶撫其背而折其辭，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？」幹但笑，終無所言。幹還，稱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辭所間。中州之士，亦以此多之。劉備之自京還也，權乘飛雲大船，與張昭、秦松、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，大宴會敘別。昭、肅等先出，權獨與備留語，因言次，歎瑜曰：「公瑾文武籌略，萬人之英，顧其器

量廣大，恐不久為人臣耳。」瑜之破魏軍也，曹公曰：「孤不差走。」後書與權曰：「赤壁之役，值有疾病，孤燒船自退，橫使周瑜虛獲此名。」瑜威聲遠著，故曹公、劉備鹹欲疑譖之。及卒，權流涕曰：「公瑾有王佐之資，今忽短命，孤何賴哉！」後權稱尊號，謂公卿曰：「孤非周公瑾，不帝矣。」

瑜少精意於音樂，雖三爵之後，其有闕誤，瑜必知之，知之必顧，故時人謠曰：「曲有誤，周郎顧。」

瑜兩男一女。女配太子登。男循尚公主，拜騎都尉，有瑜風，早卒。循弟胤，初拜興業都尉，妻以宗女，授兵千人，屯公安。黃龍元年，封都鄉侯，後以罪徙廬陵郡。赤烏二年，諸葛瑾、步騭連名上疏曰：「故將軍周瑜子胤，昔蒙粉飾，受封為將，不能養之以福，思立功效，至縱情欲，招速罪辟。臣竊以瑜昔見寵任，入作心膂，出為爪牙，銜命出征，身當矢石，盡節用命，視死如歸，故能摧曹操於烏林，走曹仁於郢都，揚國威德，華夏是震，蠱爾蠻荊，莫不賓服，雖周之方叔，漢之信、布，誠無以尚也。夫折冲扞難之臣，自古帝王莫不貴重，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'使黃河如帶，太山如礪，國以永存，爰及苗裔'；申以丹書，重以盟詛，藏於宗廟，傳於無窮，欲使功臣之後，世世相踵，非徒子孫，乃關苗裔，報德明功，勤勤懇懇，如此之至，欲以勸戒後人，用命之臣，死而無悔也。況於瑜身沒未久，而其子胤降為匹夫，益可悼傷。竊惟陛下欽明稽古，隆於興繼，為胤歸訴，乞勾餘罪，還兵復爵，使失旦之雞，復得一鳴，抱罪之臣，展其後效。」權答曰：「腹心舊勳，與孤協事，公瑾有之，誠所不忘。昔胤年少，初無功勞，橫受精兵，爵以侯將，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。而胤恃此，酗淫自恣，前後告喻，曾無悛改。孤於公瑾，義猶二君，樂胤成就，豈有已哉？迫胤罪惡，未宜便還，且欲苦之，使自知耳。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，孤用恧然。雖德非其疇，猶欲庶幾，事亦如爾，故未順旨。以公瑾之子，而二君在中間，苟使能改，亦何患乎！」瑾、騭表比上，硃然及全琮亦俱陳乞，權乃許之。會胤病死。

瑜兄子峻，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，領吏士千人。峻卒，全琮表峻子護為將。權曰：「昔走曹操，拓有荊州，皆是公瑾，常不忘之。初聞峻亡，仍欲用護，聞護性行危險，用之適為作禍，故便止之。孤念公瑾，豈有已乎？」

魯肅字子敬，臨淮東城人也。生而失父，與祖母居。家富於財，性好施與。爾時天下已亂，肅不治家事，大散財貨，標賣田地，以賑窮弊結士為務，甚得鄉邑歡心。

周瑜為居巢長，將數百人故過候肅，並求資糧。肅家有兩困米，各三千斛，肅乃指一困與周瑜，瑜益知其奇也，遂相親結，定僑、劓之分。袁術聞其名，就署東城長。肅見術無綱紀，不足與立事，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，南到居巢就瑜。瑜之東渡，因與同行，吳書曰：肅體貌魁奇，少有壯節，好為奇計。天下將亂，乃學擊劍騎射，招聚少年，給其衣食，往來南山中射獵，陰相部勒，講武習兵。父老鹹曰：「魯氏世衰，乃生此狂兒！」後雄傑並起，中州擾亂，肅乃命其屬曰：「中國失綱，寇賊橫暴，淮、泗間非遺種之地，吾聞江東沃野萬里，民富兵強，可以避害，寧肯相隨俱至樂土，以觀時變乎？」其屬皆從命。乃使細弱在前，強壯在後，男女三百餘人行。州追騎至，肅等徐行，勒兵持滿，謂之曰：「卿等丈夫，當解大數。今日天下兵亂，有功弗賞，不追無罰，何為相偪乎？」又自植盾，引弓射之，矢皆洞貫。騎既嘉肅言，且度不能制，乃相率還。肅渡江往見策，策亦雅奇之。留家曲阿。會祖母亡，還葬東城。

劉子揚與肅友善，遺肅書曰：「方今天下豪傑並起，吾子姿才，尤宜今日。急還迎老母，無事滯於東城。近鄭寶者，今在巢湖，擁眾萬餘，處地肥饒，廬江間人多依就之，況吾徒乎？觀其形勢，又可博集，時不可失，足下速之。」肅答然其計。葬畢還曲阿，欲北行。會瑜已徙肅母到吳，肅具以狀語瑜。時孫策已薨，權尚住吳，瑜謂肅曰：「昔馬援答光武雲'當今之世，非但

君擇臣，臣亦擇君'。今主人親賢貴士，納奇錄異，且吾聞先哲秘論，承運代劉氏者，必興于東南，推步事勢，當其歷數。終構帝基，以協天符，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。吾方達此，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。」肅從其言。瑜因薦肅才宜佐時，當廣求其比，以成功業，不可令去也。

權即見肅，與語甚悅之。眾賓罷退，肅亦辭出，乃獨引肅還，合榻對飲。因密議曰：「今漢室傾危，四方雲擾，孤承父兄餘業，思有桓文之功。君既惠顧，何以佐之？」肅對曰：「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，以項羽為害也。今之曹操，猶昔項羽，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？肅竊料之，漢室不可復興，曹操不可卒除。為將軍計，惟有鼎足江東，以觀天下之釁。規模如此，亦自無嫌。何者？北方誠多務也。因其多務，剿除黃祖，進伐劉表，竟長江所極，據而有之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，此高帝之業也。」權曰：「今盡力一方，冀以輔漢耳，此言非所及也。」張昭非肅謙下不足，頗訾毀之，雲肅年少粗疏，未可用。權不以介意，益貴重之，賜肅母衣服幃帳，居處雜物，富擬其舊。

劉表死。肅進說曰：「夫荆楚與國鄰接，水流順北，外帶江漢，內阻山陵，有金城之固，沃野萬里，士民殷富，若據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資也。今表新亡，二子素不輯睦，軍中諸將，各有彼此。加劉備天下梟雄，與操有隙，寄寓於表，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。若備與彼協心，上下齊同，則宜撫安，與結盟好；如有離違，宜別圖之，以濟大事。肅請得奉命吊表二子，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，及說備使撫表眾，同心一意，共治曹操，備必喜而從命。如其克諧，天下可定也。今不速往，恐為操所先。」權即遣肅行。到夏口，聞曹公已向荊州，晨夜兼道。比至南郡，而表子琮已降曹公，備惶遽奔走，欲南渡江。肅徑迎之，到當陽長阪，與備會，宣騰權旨，及陳江東強固，勸備與權並力。備甚歡悅。時諸葛亮與備相隨，肅謂亮曰「我子瑜友也」，即共定交。備遂到夏口，遣亮使權，肅亦反命。臣松之案：劉備與權並力，共拒中國，皆肅之本謀。又語諸葛亮曰「我子瑜友也」，則亮已亟聞肅言矣。而蜀書亮傳曰：「亮以連橫之略說權，權乃大喜。」如似此計始出於亮。若二國史官，各記所聞，競欲稱揚本國容美，各取其功。今此二書，同出一人，而舛互若此，非載述之體也。

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，與諸將議，皆勸權迎之，而肅獨不言。權起更衣，肅迫於宇下，權知其意，執肅手曰：「卿欲何言？」肅對曰：「向察眾人之議，專欲誤將軍，不足與圖大事。今肅可迎操耳，如將軍，不可也。何以言之？今肅迎操，操當以肅還付鄉黨，品其名位，猶不失下曹從事，乘犢車，從吏卒，交遊士林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將軍迎操，欲安所歸？原早定大計，莫用眾人之議也。」權歎息曰：「此諸人持議，甚失孤望；今卿廓開大計，正與孤同，此天以卿賜我也。」魏書及九州春秋曰：曹公征荊州，孫權大懼，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，乃激說權曰：「彼曹公者，實嚴敵也，新並袁紹，兵馬甚精，乘戰勝之威，伐喪亂之國，克可必也。不如遣兵助之，且送將軍家詣鄴；不然，將危。」權大怒，欲斬肅，肅因曰：「今事已急，即有他圖，何不遣兵助劉備，而欲斬我乎？」權然之，乃遣周瑜助備。孫盛曰：吳書及江表傳，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，劉表之死也，又請使觀變，無緣方複激說勸迎曹公也。又是時勸迎者眾，而雲獨欲斬肅，非其論也。

時周瑜受使至鄱陽，肅勸追召瑜還。遂任瑜以行事，以肅為贊軍校尉，助畫方略。曹公破走，肅即先還，權大請諸將迎肅。肅將入閣拜，權起禮之，因謂曰：「子敬，孤持鞍下馬相迎，足以顯卿未？」肅趨進曰：「未也。」眾人聞之，無不愕然。就坐，徐舉鞭言曰：「原至尊威德加乎四海，總括九州，克成帝業，更以安車軟輪徵肅，始當顯耳。」權撫掌歡笑。

後備詣京見權，求都督荊州，惟肅勸權借之，共拒曹公。漢晉春秋曰：呂範勸留備，肅曰：「不可。將軍雖神武命世，然曹公威力實重，初臨荊州，恩信未洽，宜以借備，使撫安之。多操之敵，而自為樹黨，計之上也。」權即從之。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，方作書，落筆於地。

周瑜病困，上疏曰：「當今天下，方有事役，是瑜乃心夙夜所憂，原至尊先慮未然，然後康樂。今既與曹操為敵，劉備近在公安，邊境密邇，百姓未附，宜得良將以鎮撫之。魯肅智略足任，乞以代瑜。瑜隕路之日，所懷盡矣。」江表傳載：初瑜疾困，與權箋曰：「瑜以凡才，昔受討逆殊特之遇，委以腹心，遂荷榮任，統禦兵馬，志執鞭弭，自效戎行。規定巴蜀，次取襄陽，憑賴威靈，謂若在握。至以不謹，道遇暴疾，昨自醫療，日加無損。人生有死，修短命矣，誠不足惜，但恨微志未展，不復奉教命耳。方今曹公在北，疆場未靜，劉備寄寓，有似養虎，天下之事，未知終始，此朝士肝食之秋，至尊垂慮之日也。魯肅忠烈，臨事不苟，可以代瑜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儻或可采，瑜死不朽矣。」案此箋與本傳所載，意旨雖同，其辭乖異耳。即拜肅奮武校尉，代瑜領兵。瑜士眾四千餘人，奉邑四縣，皆屬焉。令程普領南郡太守。肅初住江陵，後下屯陸口，威恩大行，眾增萬餘人，拜漢昌太守、偏將軍。十九年，從權破皖城，轉橫江將軍。

先是，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，周瑜、甘甯並勸權取蜀，權以咨備，備內欲自規，仍偽報曰：「備與璋託為宗室，冀憑英靈，以匡漢朝。今璋得罪左右，備獨竦懼，非所敢聞，原加寬貸。若不獲請，備當放發歸於山林。」後備西圖璋，留關羽守，權曰：「猾虜乃敢挾詐！」及羽與肅鄰界，數生狐疑，疆場紛錯，肅常以歡好撫之。備既定益州，權求長沙、零、桂，備不承旨，權遣呂蒙率眾進取。備聞，自還公安，遣羽爭三郡。肅住益陽，與羽相拒。肅邀羽相見，各駐兵馬百步上，但請將軍單刀俱會。肅因責數羽曰：「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，卿家軍敗遠來，無以為資故也。今已得益州，既無奉還之意，但求三郡，又不從命。」語未究竟，坐有一人曰：「夫土地者，惟德所在耳，何常之有！」肅厲聲呵之，辭色甚切。羽操刀起謂曰：「此自國家事，是人何知！」目使之去。吳書曰：肅欲與羽會語，諸將疑恐有變，議不可往。肅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宜相開譬。劉備負國，是非未決，羽亦何敢重欲幹命！」乃趨就羽。羽曰：「烏林之役，左將軍身在行間，寢不脫介，戮力破魏，豈得徒勞，無一塊壤，而足下來欲收地邪？」肅曰：「不然。始與豫州觀於長阪，豫州之眾不當一校，計窮慮極，志勢摧弱，圖欲遠竄，望不及此。主上矜憐豫州之身，無有處所，不愛土地士人之力，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，而豫州私獨飾情，愆德墮好。今已藉手於西州矣，又欲翦並荊州之土，斯蓋凡夫所不忍行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！肅聞貪而棄義，必為禍階。吾子屬當重任，曾不能明道處分，以義輔時，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，師曲為老，將何獲濟？」羽無以答。備遂割湘水為界，於是罷軍。

肅年四十六，建安二十二年卒。權為舉哀，又臨其葬。諸葛亮亦為發哀。吳書曰：肅為人方嚴，寡於玩飾，內外節儉，不務俗好。治軍整頓，禁令必行，雖在軍陳，手不釋卷。又善談論，能屬文辭，思度弘遠，有過人之明。周瑜之後，肅為之冠。權稱尊號，臨壇，顧謂公卿曰：「昔魯子敬嘗道此，可謂明於事勢矣。」

肅遺腹子淑既壯，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。永安中，為昭武將軍、都亭侯、武昌督。建衡中，假節，遷夏口督。所在嚴整，有方幹。鳳皇三年卒。子陸襲爵，領兵馬。

呂蒙字子明，汝南富陂人也。少南渡，依姊夫鄧當。當為孫策將，數討山越。蒙年十五六，竊隨當擊賊，當顧見大驚，呵叱不能禁止。歸以告蒙母，母悲欲罰之，蒙曰：「貧賤難可居，脫誤有功，富貴可致。且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？」母哀而舍之。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，曰：「彼豎子何能為？此欲以肉餵虎耳。」他日與蒙會，又蚩辱之。蒙大怒，引刀殺吏，出走，逃邑子鄭長家。出因校尉袁雄自首，承問為言，策召見奇之，引置左右。

數歲，鄧當死，張昭薦蒙代當，拜別部司馬。權統事，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，欲併合之。蒙陰賒貲，為兵作絳衣行滕，及簡日，陳列赫然，兵人練習，權見之大悅，增其兵。從討丹楊，所向有功，拜平北都尉，領廣德長。

從征黃祖，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。蒙勒前鋒，親梟就首，將士乘勝，進攻其城。祖聞就死，委城走，兵追禽之。權曰：「事之克，由陳就先獲也。」以蒙為橫野中郎將，賜錢千萬。

是歲，又與周瑜、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，圍曹仁於南郡。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，瑜表以肅兵益蒙，蒙盛稱肅有膽用，且慕化遠來，於義宜益不宜奪也。權善其言，還肅兵。瑜使甘寧前據夷陵，曹仁分眾攻甯，寧困急，使使請救。諸將以兵少不足分，蒙謂瑜、普曰：「留凌公績，蒙與君行，解圍釋急，勢亦不久，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。」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，賊走可得其馬。瑜從之。軍到夷陵，即日交戰，所殺過半。敵夜遁去，行遇柴道，騎皆舍馬步走。兵追蹙擊，獲馬三百匹，方船載還。於是將士形勢自倍，乃渡江立屯，與相攻擊，曹仁退走，遂據南郡，撫定荊州。還，拜偏將軍，領尋陽令。

魯肅代周瑜，當之陸口，過蒙屯下。肅意尚輕蒙，或說肅曰：「呂將軍功名日顯，不可以故意待也，君宜顧之。」遂往詣蒙。酒酣，蒙問肅曰：「君受重任，與關羽為鄰，將何計略，以備不虞？」肅造次應曰：「臨時施宜。」蒙曰：「今東西雖為一家，而關羽實熊虎也，計安可不豫定？」因為肅畫五策。肅於是越席就之，拊其背曰：「呂子明，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。」遂拜蒙母，結友而別。江表傳曰：初，權謂蒙及蔣欽曰：「卿今並當塗掌事，宜學問以自開益。」蒙曰：「在軍中常苦多務，恐不容複讀書。」權曰：「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？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。卿言多務孰若孤，孤少時曆詩、書、禮記、左傳、國語，惟不讀易。至統事以來，省三史、諸家兵書，自以為大有所益。如卿二人，意性朗悟，學必得之，寧當不為乎？宜急讀孫子、六韜、左傳、國語及三史。孔子言『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』。光武當兵馬之務，手不釋卷。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。卿何獨不自勉勸邪？」蒙始就學，篤志不倦，其所覽見，舊儒不勝。後魯肅上代周瑜，過蒙言議，常欲受屈。肅拊蒙背曰：「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，至於今者，學識英博，非複吳下阿蒙。」蒙曰：「士別三日，即更刮目相待。大兄今論，何一稱穰侯乎。兄今代公瑾，既難為繼，且與關羽為鄰。斯人長而好學，讀左傳略皆上口，梗亮有雄氣，然性頗自負，好陵人。今與為對，當有單復以（卿）待之。」密為肅陳三策，肅敬受之，秘而不宣。權常歎曰：「人長而進益，如呂蒙、蔣欽，蓋不可及也。富貴榮顯，更能折節好學，耽悅書傳，輕財尚義，所行可跡，並作國士，不亦休乎！」

時蒙與成當、宋定、徐顧屯次比近，三將死，子弟幼弱，權悉以兵並蒙。蒙固辭，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，子弟雖小，不可廢也。書三上，權乃聽。蒙於是又為擇師，使輔導之，其操心率如此。

魏使廬江謝奇為蕲春典農，屯皖田鄉，數為邊寇。蒙使人誘之，不從，則伺隙襲擊，奇遂縮退，其部伍孫子才、宋豪等，皆攜負老弱，詣蒙降。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，數進奇計，又勸權夾水口立塢，所以備禦甚精，吳錄曰：權欲作塢，諸將皆曰：「上岸擊賊，洗足入船，何用塢為？」呂蒙曰：「兵有利鈍，戰無百勝，如有邂逅，敵步騎蹙人，不暇及水，其得入船乎？」權曰：「善。」遂作之。曹公不能下而退。

曹公遣硃光為廬江太守，屯皖，大開稻田，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，使作內應。蒙曰：「皖田肥美，若一收孰，彼眾必增，如是數歲，操態見矣，宜早除之。」乃具陳其狀。於是權親征皖，引見諸將，問以計策。吳書曰：諸將皆勸作土山，添攻具，蒙趨進曰：「治攻具及土山，必曆日乃成，城備既脩，外救必至，不可圖也。且乘雨水以入，若留經日，水必向盡，還道艱難，蒙竊危之。今觀此城，不能甚固，以三軍銳氣，四面並攻，不移時可拔，及水以歸，全勝之道也。」權從之。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，督攻在前，蒙以精銳繼之。侵晨進攻，蒙手執枹鼓，士卒皆騰踴自升，食時破之。既而張遼至夾石，聞城已拔，乃退。權嘉其功，即拜廬江太守，所得人馬皆分與之，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，官屬三十人。蒙還尋陽，未期而廬陵賊起，諸將討擊不能禽，權曰：「鷲鳥累百，不如一鶚。」複令蒙討之。蒙至，誅其首惡，餘皆釋放，複為平民。

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，專有荊土，權命蒙西取長沙、零、桂三郡。蒙移書二郡，望風歸服，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。而備自蜀親至公安，遣羽爭三郡。權時住陸口，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，而飛書召蒙，使舍零陵，急還助肅。初，蒙既定長沙，當之零陵，過鄱，載南陽鄧玄之，玄之者郝普之舊也，欲令誘普。及被書當還，蒙秘之，夜召諸將，授以方略，晨當攻城，顧謂玄之曰：「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，亦欲為之，而不知時也。左將軍在漢中，為夏侯淵所圍。關羽在南郡，今至尊身自臨之。近者破樊本屯，救鄱，逆為孫規所破。此皆目前之事，君所親見也。彼方首尾倒懸，救死不給，豈有餘力複營此哉？今吾士卒精銳，人思致命，至尊遣兵，相繼於道。今子太以旦夕之命，待不可望之救，猶牛蹄中魚，冀賴江漢，其不可恃亦明矣。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，保孤城之守，尚能稽延旦夕，以待所歸者，可也。今吾計力度慮，而以攻此，曾不移日，而城必破，城破之後，身死何益於事，而令百歲老母，戴白受誅，豈不痛哉？度此家不得外問，謂援可恃，故至於此耳。君可見之，為陳禍福。」玄之見普，具宣蒙意，普懼而聽之。玄之先出報蒙，普尋後當至。蒙豫敕四將，各選百人，普出，便入守城門。須臾普出，蒙迎執其手，與俱下船。語畢，出書示之，因拊手大笑，普見書，知備在公安，而羽在益陽，慚恨入地。蒙留（孫河）（孫皎），委以後事。即日引軍赴益陽。劉備請盟，權乃歸普等，割湘水，以零陵還之。以尋陽、陽新為蒙奉邑。

師還，遂征合肥，既徹兵，為張遼等所襲，蒙與凌統以死扞衛。後曹公又大出濡須，權以蒙為督，據前所立塢，置強弩萬張於其上，以拒曹公。曹公前鋒屯未就，蒙攻破之，曹公引退。拜蒙左護軍、虎威將軍。

魯肅卒，蒙西屯陸口，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。又拜漢昌太守，食下雋、劉陽、漢昌、州陵。與關羽分土接境，知羽驍雄，有並兼心，且居國上流，其勢難久。初，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，禍難始構，宜相輔協，與之同仇，不可失也，蒙乃密陳計策曰：「（今）征虜守南郡，潘璋住白帝，蔣欽將游兵萬人，循江上下，應敵所在，蒙為國家前據襄陽，如此，何憂於操，何賴於羽？且羽君臣，矜其詐力，所在反覆，不可以腹心待也。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，以至聖明，蒙等尚存也。今不於強壯時圖之，一旦僵僕，欲複陳力，其可得邪？」權深納其策，又聊複與論取徐州意，蒙對曰：「今操遠在河北，新破諸袁，撫集幽、冀，未暇東顧。徐土守兵，聞不足言，往自可克。然地勢陸通，驍騎所馳，至尊今日得徐州，操後旬必來爭，雖以七八萬人守之，猶當懷憂。不如取羽，全據長江，形勢益張。」權尤以此言為當。及蒙代肅，初至陸口，外倍修恩厚，與羽結好。

後羽討樊，留兵將備公安、南郡。蒙上疏曰：「羽討樊而多留備兵，必恐蒙圖其後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士眾還建業，以治疾為名。羽聞之，必撤備兵，盡赴襄陽。大軍浮江，晝夜馳上，襲其空虛，則南郡可下，而羽可禽也。」遂稱病篤，權乃露檄召蒙還，陰與圖計。羽果信之，稍撤兵以赴樊。魏使于禁救樊，羽盡禽禁等，人馬數萬，託以糧乏，擅取湘關米。權聞之，遂行，先遣蒙在前。蒙至尋陽，盡伏其精兵葦鹿中，使白衣搖櫓，作商賈人服，晝夜兼行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，盡收縛之，是故羽不聞知。遂到南郡，士仁、麋芳皆降。吳書曰：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，蒙令虞翻說之。翻至城門，謂守者曰：「吾欲與汝將軍語。」仁不肯相見。乃為書曰：「明者防禍於未萌，智者圖患於將來，知得知失，可與為人，知存知亡，足別吉凶。大軍之行，斥候不及施，烽火不及舉，此非天命，必有內應。將軍不先見時，時至又不應之，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，死戰則毀宗滅祀，為天下譏笑。呂虎威欲徑到南郡，斷絕陸道，生路一塞，案其地形，將軍為在箕舌上耳，奔走不得免，降則失義，竊為將軍不安，幸熟思焉。」仁得書，流涕而降。翻謂蒙曰：「此譎兵也，當將仁行，留兵備城。」遂將仁至南郡。南郡太守麋芳城守，蒙以仁示之，遂降。吳錄曰：初，南郡城中失火，頗焚燒軍器。羽以責芳，芳內畏懼，權聞而誘之，芳潛相和。及蒙攻之，乃以牛酒出降。蒙入據城，盡得羽及將士家屬，皆撫慰，約令軍中不得幹曆人家，有所求取。蒙麾下士，是汝南人，取民家一笠，以覆官鎧，官鎧雖公，蒙猶以為犯

軍令，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，遂垂涕斬之。於是軍中震栗，道不拾遺。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，問所不足，疾病者給醫藥，饑寒者賜衣糧。羽府藏財寶，皆封閉以待權至。羽還，在道路，數使人與蒙相聞，蒙輒厚遇其使，周遊城中，家家致問，或手書示信。羽人還，私相參訊，鹹知家門無恙，見待過於平時，故羽吏士無鬥心。會權尋至，羽自知孤窮，乃走麥城，西至漳鄉，眾皆委羽而降。權使硃然、潘璋斷其徑路，即父子俱獲，荊州遂定。

以蒙為南郡太守，封孱陵侯，江表傳曰：權於公安大會，呂蒙以疾辭，權笑曰：「禽羽之功，子明謀也，今大功已捷，慶賞未行，豈邑邑邪？」乃增給步騎鼓吹，敕選虎威將軍官屬，並南郡、廬江二郡威儀。拜畢還營，兵馬導從，前後鼓吹，光耀于路。賜錢一億，黃金五百斤。蒙固辭金錢，權不許。封爵未下，會蒙疾發，權時在公安，迎置內殿，所以治護者萬方，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，賜千金。時有針加，權為之慘憾，欲數見其顏色，又恐勞動，常穿壁瞻之，見小能下食則喜，顧左右言笑，不然則咄咄，夜不能寐。病中瘳，為下赦令，群臣畢賀。後更增篤，權自臨視，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。年四十二，遂卒於內殿。時權哀痛甚，為之降損。蒙未死時，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，敕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，喪事務約。權聞之，益以悲感。

蒙少不脩書傳，每陳大事，常口占為箋辱。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，蒙無恨意。及豫章太守顧邵卒，權問所用，遼因薦遺奉職佳吏，權笑曰：「君欲為祁奚耶？」於是用之。甘寧粗暴好殺，既保失蒙意，又時違權令，權怒之，蒙輒陳請：「天下未定，鬥將如寧難得，宜容忍之。」權遂厚寧，卒得其用。

蒙子霸襲爵，與守塚三百家，複田五十坪。霸卒，兄琮襲侯。琮卒，弟睦嗣。

孫權與陸遜論周瑜、魯肅及蒙曰：「公瑾雄烈，膽略兼人，遂破孟德，開拓荊州，邈焉難繼，君今繼之。公瑾昔要子敬來東，致達於孤，孤與宴語，便及大略帝王之業，此一快也。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，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。孤普請諸將，咨問所宜，無適先對，至子布、文表，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，子敬即駁言不可，勸孤急呼公瑾，付任以眾，逆而擊之，此二快也。且其決計策，意出張蘇遠矣；後雖勸吾借玄德地，是其一短，不足以損其二長也。周公不求備於一人，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，常以比方鄧禹也。又子明少時，孤謂不辭劇易，果敢有膽而已；及身長大，學問開益，籌略奇至，可以次於公瑾，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。圖取關羽，勝於子敬。子敬答孤書雲：『帝王之起，皆有驅除，羽不足忌。』此子敬內不能辦，外為大言耳，孤亦恕之，不苟責也。然其作軍，屯營不失，令行禁止，部界無廢負，路無拾遺，其法亦美也。」

評曰：曹公乘漢相之資，挾天子而掃群桀，新蕩荊城，仗威東夏，于時議者莫不疑貳。周瑜、魯肅建獨斷之明，出眾人之表，實奇才也。呂蒙勇而有謀斷，識軍計，譎郝普，禽關羽，最其妙者。初雖輕果妄殺，終於克己，有國士之量，豈徒武將而已乎！孫權之論，優劣允當，故載錄焉。

吳書十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

程普字德謀，右北平土垠人也。初為州郡吏，有容貌計略，善於應對。從孫堅征伐，討黃巾於宛、鄧，破董卓於陽人，攻城野戰，身被創夷。

堅薨，複隨孫策在淮南，從攻廬江，拔之，還俱東渡。策到橫江、當利，破張英、於麋等，轉下秣陵、湖孰、句容、曲阿，普皆有功，增兵二千，騎五十匹。進破烏程、石木、波門、陵傳、餘亢，普功為多。策入會稽，以普為吳郡都尉，治錢唐。後徙丹楊都尉，居石城。複討宣城、涇、安吳、陵陽、春谷諸賊，皆破之。策嘗攻祖郎，大為所圍，普與一騎共蔽扞策，驅馬疾呼，以矛突賊，賊披，策因隨出。後拜蕩寇中郎將，領零陵太守，從討劉勳於尋陽，進攻黃祖於沙羨，還鎮石城。

策薨，與張昭等共輔孫權，遂周旋三郡，平討不服。又從征江夏，還過豫章，別討樂安。樂安平定，代太史慈備海昏，與周瑜為左右督，破曹公於烏林，又進攻南郡，走曹仁。拜裨將軍，領江夏太守，治沙羨，食四縣。

先出諸將，普最年長，時人皆呼程公。性好施與，喜士大夫。周瑜卒，代領南郡太守。權分荊州與劉備，普復還領江夏，遷蕩寇將軍，卒。吳書曰：普殺叛者數百人，皆使投火，即日病癘，百餘日卒。權稱尊號，追論普功，封子咨為亭侯。

黃蓋字公覆，零陵泉陵人也。吳書曰：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，枝葉分離，自祖遷於零陵，遂家焉。蓋少孤，嬰丁凶難，辛苦備嘗，然有壯志，雖處貧賤，不自同於凡庸，常以負薪餘閒，學書疏，講兵事。初為郡吏，察孝廉，辟公府。孫堅舉義兵，蓋從之。堅南破山賊，北走董卓，拜蓋別部司馬。堅薨，蓋隨策及權，擐甲周旋，蹈刃屠城。

諸山越不賓，有寇難之縣，輒用蓋為守長。石城縣吏，特難檢禦，蓋乃署兩掾，分主諸曹。教曰：「令長不德，徒以武功為官，不以文吏為稱。今賊寇未平，有軍旅之務，一以文書委付兩掾，當檢攝諸曹，糾擿謬誤。兩掾所署，事入諾出，若有奸欺，終不加以鞭杖，宜各盡心，無為眾先。」初皆布威，夙夜恭職；久之，吏以蓋不視文書，漸容人事。蓋亦嫌外懈怠，時有所省，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。乃悉請諸掾吏，賜酒食，因出事詰問。兩掾辭屈，皆叩頭謝罪。蓋曰：「前已相敕，終不以鞭杖相加，非相欺也。」遂殺之。縣中震栗。後轉春穀長，尋陽令。凡守九縣，所在平定。遷丹楊都尉，抑強扶弱，山越懷附。

蓋姿貌嚴毅，善於養眾，每所征討，士卒皆爭為先。建安中，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，建策火攻，語在瑜傳。吳書曰：赤壁之役，蓋為流矢所中，時寒墮水，為吳軍人所得，不知其蓋也，置廁床中。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，當聞之，曰：「此公覆聲也。」向之垂涕，解易其衣，遂以得生。拜武鋒中郎將。武陵蠻夷反亂，攻守城邑，乃以蓋領太守。時郡兵才五百人，自以不敵，因開城門，賊半入，乃擊之，斬首數百，餘皆奔走，盡歸邑落。誅討魁帥，附從者赦之。自春訖夏，寇亂盡平，諸幽邃巴、醴、由、誕邑侯君長，皆改操易節，奉禮請見，郡境遂清。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，蓋又平討。加偏將軍，病卒於官。

蓋當官決斷，事無留滯，國人思之。吳書曰：又圖畫蓋形，四時祠祭。及權踐阼，追論其功，賜子柄爵關內侯。

韓當字義公，遼西令支人也。令音郎定反。支音巨兒反。以便弓馬，有膂力，幸於孫堅，從征伐周旋，數犯危難，陷敵擒虜，為別部司馬。吳書曰：當勤苦有功，以軍旅陪隸，分於英豪，故爵位不加。終於堅世，為別部司馬。及孫策東渡，從討三郡，遷先登校尉，授兵二千，騎五十匹。從征劉勳，破黃祖，還討鄱陽，領樂安長，山越畏服。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，又與呂蒙襲取南郡，遷偏將軍，領永昌太守。宜都之役，與陸遜、硃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，大破之，徙威烈將軍，封都亭侯。曹真攻南郡，當保東南。在外為帥，厲將士同心固守，又敬望督司，奉遵法令，權善之。黃武二年，封石城侯，遷昭武將軍，領冠軍太守，後又加都督之號。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，討丹楊賊，破之。會病卒，子綜襲侯領兵。

其年，權征石陽，以綜有憂，使守武昌，而綜淫亂不軌。權雖以父故不問，綜內懷懼，吳書曰：綜欲叛，恐左右不從，因諷使劫略，示欲饒之，轉相放效，為行旅大患。後因詐言被詔，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，雲「將吏以下，當並收治」，又言恐罪自及。左右因曰：「惟當去耳。」遂共圖計，以當葬父，盡呼親戚姑姊，悉以嫁將吏，所幸婢妾，皆賜與親近，殺牛飲酒歃血，與共盟誓。載父喪，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。魏以為將軍，封廣陽侯。數犯邊境，殺害人民，權常切齒。東興之役，綜為前鋒，軍敗身死，諸葛恪斬送其首，以白權廟。

蔣欽字公奕，九江壽春人也。孫策之襲袁術，欽隨從給事。及策東渡，拜別部司馬，授兵。與策周旋，平定三郡，又從定豫章。調授葛陽尉，曆三縣長，討平盜賊，遷西部都尉。會稽冶賊呂合、秦狼等為亂，欽將兵討擊，遂禽合、狼，五縣平定，徙討越中郎將，以經拘、昭陽為奉邑。賀齊討黠賊，欽督萬兵，與齊並力，黠賊平定。從征合肥，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，欽力戰有功，遷蕩寇將軍，領濡須督。後召還都，拜（津）右護軍，典領辭訟。

權嘗入其堂內，母疏帳縹被，妻妾布裙。權歎其在貴守約，即敕禦府為母作錦被，改易帷帳，妻妾衣服悉皆錦繡。

初，欽屯宣城，嘗討豫章賊。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，表斬之，權以欽在遠不許，盛由是自嫌於欽。曹公出濡須，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。盛常畏欽因事害己，而欽每稱其善。盛既服德，論者美焉。江表傳曰：權謂欽曰：「盛前白卿，卿今舉盛，欲慕祁奚邪？」欽對曰：「臣聞公舉不挾私怨，盛忠而勤強，有膽略器用，好萬人督也。今大事未定，臣當助國求才，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！」權嘉之。

權討關羽，欽督水軍入沔，還，道病卒。權素服舉哀，以蕪湖民二百戶、田二百頃，給欽妻子。子壹封宣城侯，領兵拒劉備有功，還赴南郡，與魏交戰，臨陳卒。壹無子，弟休領兵，後有罪失業。

周泰字幼平，九江下蔡人也。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，服事恭敬，數戰有功。策入會稽，署別部司馬，授兵。權愛其為人，請以自給。策討六縣山賊，權住宣城，使士自衛，不能千人，意尚忽略，不治圍落，而山賊數千人卒至。權始得上馬，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，或斫中馬鞍，眾莫能自定。惟泰奮激，投身衛權，膽氣倍人，左右由泰並能就戰。賊既解散，身被十二創，良久乃蘇。是日無泰，權幾危殆。策深德之，補春穀長。後從攻皖，及討江夏，還過豫章，複補宜春長，所在皆食其征賦。

從討黃祖有功。後與周瑜、程普拒曹公於赤壁，攻曹仁於南郡。荊州平定，將兵屯岑。曹公出濡須，泰複赴擊，曹公退，留督濡須，拜平虜將軍。時硃然、徐盛等皆在所部，並不伏也，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，因會諸將，大為酣樂。權自行酒到泰前，命泰解衣，權手自指其創痕，問以所起。泰輒記昔戰鬥處以對，畢，使複服，歡宴極夜。其明日，遣使者授以禦蓋。江表傳曰：權把其臂，因流涕交連，字之曰：「幼平，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，不惜軀命，被創數十，膚如刻畫，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，委卿以兵馬之重乎！卿吳之功臣，孤當與卿同榮辱，等休戚。幼平意快為之，勿以寒門自退也。」即敕以己常所用禦幘青縑蓋賜之。坐罷，住駕，使泰以兵馬導從出，鳴鼓角作鼓吹。於是盛等乃伏。

後權破關羽，欲進圖蜀，拜泰漢中太守、奮威將軍，封陵陽侯。黃武中卒。

子邵以騎都尉領兵。曹仁出濡須，戰有功，又從攻破曹休，進位裨將軍，黃龍二年卒。弟承領兵襲侯。

陳武字子烈，廬江松滋人。孫策在壽春，武往脩謁，時年十八，長七尺七寸，因從渡江，征討有功，拜別部司馬。策破劉勳，多得廬江人，料其精銳，乃以武為督，所向無前。及權統事，轉督五校。仁厚好施，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。尤為權所親愛，數至其家。累有功勞，進位偏將軍。建安二十年，從擊合肥，奮命戰死。權哀之，自臨其葬。江表傳曰：權命以其愛妾殉葬，複客二百家。孫盛曰：昔三良從穆，秦師以之不征；魏妾既出，杜回以之僵僕。禍福之報，如此之效也。權仗計任術，以生從死，世祚之促，不亦宜乎！

子脩有武風，年十九，權召見獎厲，拜別部司馬，授兵五百人。時諸新兵多有逃叛，而脩撫循得意，不失一人。權奇之，拜為校尉。建安末，追錄功臣後，封脩都亭侯，為解煩督。黃龍元年卒。

弟表，字文奧，武庶子也，少知名，與諸葛恪、顧譚、張休等並侍東宮，皆共親友。尚書暨豔亦與表善，後豔遇罪，時人鹹自營護，信厚言薄，表獨不然，士以此重之。（徙）太子中庶子，拜翼正都尉。兄脩亡後，表母不肯事脩母，表謂其母曰：「兄不幸早亡，表統家事，當奉嫡母。母若能為表屈情，承順嫡母者，是至原也；若母不能，直當出別居耳。」表於大義公正如此。由是二母感寤雍穆。表以父死敵場，求用為將，領兵五百人。表欲得戰士之力，傾意接待，士皆愛附，樂為用命。時有盜官物者，疑無難士施明。明素壯悍，收考極毒，惟死無辭，廷尉以聞。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，詔以明付表，使自以意求其情實。表便破械沐浴，易其衣服，厚設酒食，歡以誘之。明乃首服，具列支黨。表以狀聞。權奇之，欲全其名，特為赦明，誅戮其黨。遷表為無難右部督，封都亭侯，以繼舊爵。表皆陳讓，乞以傳脩子延，權不許。嘉禾三年，諸葛恪領丹楊太守，討平山越，以表領新安都尉，與恪參勢。初，表所受賜複人得二百家，在會稽新安縣。表簡視其人，皆堪好兵，乃上疏陳讓，乞以還官，充足精銳。詔曰：「先將軍有功於國，國家以此報之，卿何得辭焉？」表乃稱曰：「今除國賊，報父之仇，以人為本。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，非表志也。」皆輒料取以充部伍。所在以聞，權甚嘉之。下郡縣，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。表在官三年，廣開降納，得兵萬餘人。事捷當出，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，攻沒城郭，屬縣搖動，表便越界赴討，遽以破敗，遂降。陸遜拜表偏將軍，進封都鄉侯，北屯章阬。年三十四卒。家財盡於養士，死之日，妻子露立，太子登為起屋宅。子敖年十七，拜別部司馬，授兵四百人。敖卒，脩子延複為司馬代敖。延弟永，將軍，封侯。始施明感表，自變行為善，遂成健將，致位將軍。

董襲字元代，會稽餘姚人，長八尺，武力過人。謝承後漢書稱襲志節慷慨，武毅英烈。孫策入郡，襲迎於高遷亭，策見而偉之，到署門下賊曹。時山陰宿賊黃龍羅、周勃聚黨數千人，策自出討，襲身斬羅、勃首，還拜別部司馬，授兵數千，遷揚武都尉。從策攻皖，又討劉勳於尋陽，伐黃祖於江夏。

策薨，權年少，初統事，太妃憂之，引見張昭及襲等，問江東可保安否，襲對曰：「江東地勢，有山川之固，而討逆明府，恩德在民。討虜承基，大小用命，張昭秉眾事，襲等為爪牙，此地利人和之時也，萬無所憂。」眾皆壯其言。

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，襲與凌統、步騭、蔣欽各別分討。襲所向輒破，虎等望見旌旗，便散走，旬日盡平，拜威越校尉，遷偏將軍。

建安十三年，權討黃祖。祖橫兩蒙沖挾守沔口，以楫間大綫系石為碇，上有千人，以弩交射，飛矢雨下，軍不得前。襲與凌統俱為前部，各將敢死百人，人被兩鎧，乘大舸船，突入蒙沖裏。襲身以刀斷兩綫，蒙沖乃橫流，大兵遂進。祖便開門走，兵追斬之。明日大會，權舉觴屬襲曰：「今日之會，斷綫之功也。」

曹公出濡須，襲從權赴之，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。夜卒暴風，五樓船傾覆，左右散走舸，乞使襲出。襲怒曰：「受將軍任，在此備賊，何等委去也，敢複言此者斬！」於是莫敢幹。其夜船敗，襲死。權改服臨殯，供給甚厚。

甘寧字興霸，巴郡臨江人也。吳書曰：寧本南陽人，其先客於巴郡。甯為吏舉計掾，補蜀郡丞，頃之，棄官歸家。少有氣力，好遊俠，招合輕薄少年，為之渠帥；群聚相隨，挾持弓弩，負毘帶鈴，民間聞鈴聲，即知是寧。吳書曰：甯輕俠殺人，藏舍亡命，聞於郡中。其出入，步則

陳車騎，水則連輕舟，侍從被文繡，所如光道路，住止常以繒錦維舟，去或割棄，以示奢也。人與相逢，及屬城長吏，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；不爾，即放所將奪其資貨，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，作其發負，至二十餘年。止不攻劫，頗讀諸子，乃往依劉表，因居南陽，不見進用，後轉托黃祖，祖又以凡人畜之。吳書曰：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。表儒人，不習軍事。時諸英豪各各起兵，寧觀表事勢，終必無成，恐一朝土崩，並受其禍，欲東入吳。黃祖在夏口，軍不得過，乃留依祖，三年，祖不禮之。權討祖，祖軍敗奔走，追兵急，寧以善射，將兵在後，射殺校尉凌操。祖既得免，軍罷還營，待甯如初。祖都督蘇飛數薦甯，祖不用，令人化誘其客，客稍亡。寧欲去，恐不獲免，獨憂悶不知所出。飛知其意，乃要寧，為之置酒，謂曰：「吾薦子者數矣，主不能用。日月逾邁，人生幾何，宜自遠圖，庶遇知己。」寧良久乃曰：「雖有其志，未知所由。」飛曰：「吾欲白子為邾長，於是去就，孰與臨版轉丸乎？」寧曰：「幸甚。」飛白祖，聽寧之縣。招懷亡客並義從者，得數百人。

於是歸吳。周瑜、呂蒙皆共薦達，孫權加異，同於舊臣。甯陳計曰：「今漢祚日微，曹操彌驕，終為篡盜。南荊之地。山陵形便，江川流通，誠是國之西勢也。甯已觀劉表，慮既不遠，兒子又劣，非能承業傳基者也。至尊當早規之，不可後操。圖之之計，宜先取黃祖。祖今年老，昏耄已甚，財穀並乏，左右欺弄，務於貨利，侵求吏士，吏士心怨，舟船戰具，頓廢不脩，怠於耕農，軍無法伍。至尊今往，其破可必。一破祖軍，鼓行而西，西據楚關，大勢彌廣，即可漸規巴蜀。」權深納之。張昭時在坐，難曰：「吳下業業，若軍果行，恐必致亂。」寧謂昭曰：「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，君居守而憂亂，奚以希慕古人乎？」權舉酒屬甯曰：「興霸，今年行討，如此酒矣，決以付卿。卿但當勉建方略，令必克祖，則卿之功，何嫌張長史之言乎？」權遂西，果禽祖，盡獲其士眾。遂授甯兵，屯當口。吳書曰：初，權破祖，先作兩函，欲以盛祖及蘇飛首。飛令人告急於甯，甯曰：「飛若不言，吾豈忘之？」權為諸將置酒，甯下席叩頭，血涕交流，為權言：「飛疇昔舊恩，寧不值飛，固已損骸於溝壑，不得致命於麾下。今飛罪當夷戮，特從將軍乞其首領。」權感其言，謂曰：「今為君致之，若走去何？」寧曰：「飛免分裂之禍，受更生之恩，逐之尚必不走，豈當圖亡哉！若爾，寧頭當代入函。」權乃赦之。

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。攻曹仁於南郡，未拔，甯建計先徑進取夷陵，往即得其城，因入守之。時手下有數百兵，並所新得，僅滿千人。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甯。甯受攻累日，敵設高樓，雨射城中，士眾皆懼，惟甯談笑自若。遣使報瑜，瑜用呂蒙計，帥諸將解圍。後隨魯肅鎮益陽，拒關羽。羽號有三萬人，自擇選銳士五千人，投縣上流十餘裏淺瀨，雲欲夜涉渡。肅與諸將議。甯時有三百兵，乃曰：「可複以五百人益吾，吾往對之，保羽聞吾欬唾，不敢涉水，涉水即是吾禽。」肅便選千兵益甯，甯乃夜往。羽聞之，住不渡，而結柴營，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。權嘉甯功，拜西陵太守，領陽新、下雎兩縣。

後從攻皖，為升城督。甯手持練，身緣城，為吏士先，卒破獲硃光。計功，呂蒙為最。甯次之，拜折沖將軍。

後曹公出濡須，甯為前部督，受敕出斫敵前營。權特賜米酒眾餼，甯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。食畢，甯先以銀碗酌酒，自飲兩碗，乃酌與其都督。都督伏，不肯時持。甯引白削置膝上，呵謂之曰：「卿見知於至尊，孰與甘寧？甘甯尚不惜死，卿何以獨惜死乎？」都督見甯色厲，即起拜持酒，通酌兵各一銀碗。至二更時，銜枚出斫敵。敵驚動，遂退。甯益貴重，增兵二千人。江表傳曰：「曹公出濡須，號步騎四十萬，臨江飲馬。權率眾七萬應之，使甯領三千人為前部督。權密敕甯，使夜入魏軍。甯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，徑詣曹公營下，使拔鹿角，逾壘入營，斬得數十級。北軍驚駭鼓譟，舉火如星，甯已還入營，作鼓吹，稱萬歲。因夜見權，權喜曰：「足以驚駭老子否？聊以觀卿膽耳。」即賜絹千疋，刀百口。權曰：「孟德有張遼，孤有興霸，足相敵也。」停住月餘，北軍便退。

寧雖粗猛好殺，然開爽有計略，輕財敬士，能厚養健兒，健兒亦樂為用命。建安二十年，從攻合肥，會疫疾，軍旅皆已引出，唯車下虎士千餘人，並呂蒙、蔣欽、凌統及寧，從權逍遙津北。張遼規望知之，即將步騎奄至。寧引弓射敵，與統等死戰。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，壯氣毅然，權尤嘉之。吳書曰：凌統怨甯殺其父操，甯常備統，不與相見。權亦命統不得讎之。嘗於呂蒙舍會，酒酣，統乃以刀舞。寧起曰：「寧能雙戟舞。」蒙曰：「寧雖能，未若蒙之巧也。」因操刀持楯，以身分之。後權知統意，因令寧將兵，遂徙屯於半州。

甯廚下兒曾有過，走投呂蒙。蒙恐寧殺之，故不即還。後甯齋禮禮蒙母，臨當與升堂，乃出廚下兒還寧。甯許蒙不殺。斯須還船，縛置桑樹，自挽弓射殺之。畢，敕船人更增舸纜，解衣臥船中。蒙大怒，擊鼓會兵，欲就船攻寧。甯聞之，故臥不起。蒙母徒跣出諫蒙曰：「至尊待汝如骨肉，屬汝以大事，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？寧死之日，縱至尊不問，汝是為臣下非法。」蒙素至孝，聞母言，即豁然意釋，自至寧船，笑呼之曰：「興霸，老母待卿食，急上！」寧涕泣歔歔曰：「負卿。」與蒙俱還見母，歡宴竟日。

甯卒，權痛惜之。子竭，以罪徙會稽，無幾死。

凌統字公績，吳郡餘杭人也。父操，輕俠有膽氣，孫策初興，每從征伐，常冠軍履鋒。守永平長，平治山越，奸猾斂手，遷破賊校尉。及權統軍，從討江夏。入夏口，先登，破其前鋒，輕舟獨進，中流矢死。

統年十五，左右多稱述者，權亦以操死國事，拜統別部司馬，行破賊都尉，使攝父兵。後從擊山賊，權破保屯先還，餘麻屯萬人，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，克日當攻。先期，統與督陳勤會飲酒，勤剛勇任氣，因督祭酒，陵轢一坐，舉罰不以其道。統疾其侮慢，面折不為用。勤怒詈統，及其父操，統流涕不答，眾因罷出。勤乘酒凶悖，又於道路辱統。統不忍，引刀斫勤，數日乃死。及當攻屯，統曰：「非死無以謝罪。」乃率厲士卒，身當矢石，所攻一面，應時披壞，諸將乘勝，遂大破之。還，自拘於軍正。權壯其果毅，使得以功贖罪。

後權復征江夏，統為前鋒，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，常去大兵數十裏。行入右江，斬黃祖將張碩，盡獲船人。還以白權，引軍兼道，水陸並集。時呂蒙敗其水軍，而統先搏其城，於是大獲。權以統為承烈都尉，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，遂攻曹仁，遷為校尉。雖在軍旅，親賢接士，輕財重義，有國士之風。

又從破皖，拜蕩寇中郎將，領沛相。與呂蒙等西取三郡，反自益陽，從往合肥，為右部督。時權徹軍，前部已發，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。權使追還前兵，兵去已遠，勢不相及，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，扶扞權出。敵已毀橋，橋之屬者兩版，權策馬驅馳，統復還戰，左右盡死，身亦被創，所殺數十人，度權已免，乃還。橋敗路絕，統被甲潛行。權既禦船，見之驚喜。統痛親近無反者，悲不自勝。權引袂拭之，謂曰：「公績，亡者已矣，苟使卿在，何患無人？」吳書曰：統創甚，權遂留統於舟，盡易其衣服。其創賴得卓氏良藥，故得不死。拜偏將軍，倍給本兵。

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，以為梗概大節，有過於統，權曰：「且令如統足矣。」後召暹夜至，時統已臥，聞之，攝衣出門，執其手以入。其愛善不害如此。

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，可以威恩誘也，權令東占且討之，命敕屬城，凡統所求，皆先給後聞。統素愛士，士亦慕焉。得精兵萬餘人，過本縣，步入寺門，見長吏懷三版，恭敬盡禮，親舊故人，恩意益隆。事畢當出，會病卒，時年四十九。權聞之，拊床起坐，哀不能自止，數日減膳，言及流涕，使張承為作銘誄。

二子烈、封，年各數歲，權內養於宮，愛待與諸子同，賓客進見，呼示之曰：「此吾虎子也。」

及八九歲，令葛光教之讀書，十日一令乘馬，追錄統功，封烈亭侯，還其故兵。後烈有罪免，封復襲爵領兵。孫盛曰：觀孫權之養士也，傾心竭思，以求其死力，泣周泰之夷，殉陳武之妾，請呂蒙之命，育凌統之孤，卑曲苦志，如此之勤也。是故雖令德無聞，仁澤（內）著，而能屈強荊吳，僭擬年歲者，抑有由也。然霸王之道，期於大者遠者，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，恢信順之宇，制經略之綱，明貴賤之序，易簡而其親可久，體全而其功可大，豈委瑣近務，邀利於當年哉？語曰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」，其是之謂乎！

徐盛字文鄉，琅邪莒人也。遭亂，客居吳，以勇氣聞。孫權統事，以為別部司馬，授兵五百人，守柴桑長，拒黃祖。祖子射，嘗率數千人下攻盛。盛時吏士不滿二百，與相拒擊，傷射吏士千餘人。已乃開門出戰，大破之。射遂絕跡不復為寇。權以為校尉、蕪湖令。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，徙中郎將，督校兵。

曹公出濡須，從權禦之。魏嘗大出橫江，盛與諸將俱赴討。時乘蒙沖，遇迅風，船落敵岸下，諸將恐懼，未有出者，盛獨將兵，上突斫敵，敵披退走，有所傷殺，風止便還，權大壯之。

及權為魏稱藩，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。權出都亭候貞，貞有驕色，張昭既怒，而盛忿憤，顧謂同列曰：「盛等不能奮身出命，為國家並許洛，吞巴蜀，而令吾君與貞盟，不亦辱乎！」因涕泣橫流。貞聞之，謂其旅曰：「江東將相如此，非久下人者也。」

後遷建武將軍，封都亭侯，領廬江太守，賜臨城縣為奉邑。劉備次西陵，盛攻取諸屯，所向有功。曹休出洞口，盛與呂范、全琮渡江拒守。遭大風，船人多喪，盛收餘兵，與休夾江。休使兵將就船攻盛，盛以少禦多，敵不能克，各引軍退。遷安東將軍，封蕪湖侯。

後魏文帝大出，有渡江之志，盛建計從建業築圍，作薄落，圍上設假樓，江中浮船。諸將以為無益，盛不聽，固立之。文帝到廣陵，望圍愕然，彌漫數百里，而江水盛長，便引軍退。諸將乃伏。幹寶晉紀所雲疑城，已注孫權傳。魏氏春秋雲：文帝歎曰：「魏雖有武騎千群，無所用也。」

黃武中卒。子楷，襲爵領兵。

潘璋字文珪，東郡發幹人也。孫權為陽羨長，始往隨權。性博蕩嗜酒，居貧，好賒酤，債家至門，輒言後豪富相還。權奇愛之，因使召募，得百餘人，遂以為將。討山賊有功，署別部司馬。後為吳大市刺奸，盜賊斷絕，由是知名，遷豫章西安長。劉表在荊州，民數被寇，自璋在事，寇不入境。比縣建昌起為賊亂，轉領建昌，加武猛校尉，討治惡民，旬月盡平，召合遺散，得八百人，將還建業。

合肥之役，張遼奄至，諸將不備，陳武鬥死，宋謙、徐盛皆披走，璋身次在後，便馳進，橫馬斬謙、盛兵走者二人，兵皆還戰。權甚壯之，拜偏將軍，遂領百校，屯半州。

權征關羽，璋與硃然斷羽走道，到臨沮，住夾石。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，並羽子平、都督趙雲等。權即分宜都（至）、秭歸二縣為固陵郡，拜璋為太守、振威將軍，封溧陽侯。甘寧卒，又並其軍。劉備出夷陵，璋與陵遜並力拒之，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，所殺傷甚眾，拜平北將軍、襄陽太守。

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，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，渡百里洲上，諸葛瑾、楊粲並會兵赴救，未知所出，而魏兵日渡不絕。璋曰：「魏勢始盛，江水又淺，未可與戰。」便將所領，到魏上流五十裏，伐葦數百萬束，縛作大筏，欲順流放火，燒敗浮橋。作筏適畢，伺水長當下，尚便引退。璋下備陸口。權稱尊號，拜右將軍。

璋為人粗猛，禁令肅然，好立功業，所領兵馬不過數千，而其所在常如萬人。征伐止頓，便立軍市，他軍所無，皆仰取足。然性奢泰，末年彌甚，服物僭擬。吏兵富者，或殺取其財物，數不奉法。監司舉奏，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。嘉禾三年卒。子平，以無行徙會稽。璋妻居建業，賜田宅，複客五十家。

丁奉字承淵，廬江安豐人也。少以驍勇為小將，屬甘甯、陸遜、潘璋等。數隨征伐，戰鬥常冠軍。每斬將搃旗，身被創夷。稍遷偏將軍。孫亮即位，為冠軍將軍，封都亭侯。

魏遣諸葛誕、胡遵等攻東興，諸葛恪率軍拒之。諸將皆曰：「敵聞太傅自來，上岸必遁走。」奉獨曰：「不然。彼動其境內，悉許、洛兵大舉而來，必有成規，豈虛還哉？無恃敵之不至，恃吾有以勝之。」及恪上岸，奉與將軍唐咨、呂據、留贊等，俱從山西上。奉曰：「今諸軍行遲，若敵據便地，則難與爭鋒矣。」乃辟諸軍使下道，帥麾下三千人徑進。時北風，奉舉帆二日至，遂據徐塘。天寒雪，敵諸將置酒高會，奉見其前部兵少，相謂曰：「取封侯爵賞，正在今日！」乃使兵解鎧著胄，持短兵。敵人從而笑焉，不為設備。奉縱兵斫之，大破敵前屯。會據等至，魏軍遂潰。遷滅寇將軍，進封都（亭）侯。

魏將文欽來降，以奉為虎威將軍，從孫峻至壽春迎之，與敵追軍戰於高亭。奉跨馬持矛，突入其陳中，斬首數百，獲其軍器。進封安豐侯。

太平二年，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，魏人圍之。遣硃異、唐咨等往救，複使奉與黎斐解圍。奉為先登，屯於黎漿，力戰有功，拜左將軍。

孫休即位，與張布謀，欲誅孫綝，布曰：「丁奉雖不能吏書，而計略過人，能斷大事。」休召奉告曰：「綝秉國威，將行不軌，欲與將軍誅之。」奉曰：「丞相兄弟友黨甚盛，恐人心不同，不可卒制，可因臘會，有陛下兵以誅之也。」休納其計，因會請綝，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。遷大將軍，加左右都護。永安三年，假節領徐州牧。六年，魏伐蜀，奉率諸軍向壽春，為救蜀之勢。蜀亡，軍還。

休薨，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，共迎立孫皓，遷右大司馬左軍師。寶鼎三年，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。奉與晉大將石苞書，構而間之，苞以徵還。建衡元年，奉複帥眾治徐塘，因攻晉谷陽。谷陽民知之，引去，奉無所獲。皓怒，斬奉導軍。三年，卒。奉貴而有功，漸以驕矜，或有毀之者，皓追以前出軍事，徙奉家於臨川。奉弟封，官至後將軍，先奉死。

評曰：凡此諸將，皆江表之虎臣，孫氏之所厚待也。以潘璋之不脩，權能忘過記功，其保據東南，宜哉！陳表將家支庶，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，拔萃出類，不亦美乎！

吳書十一 硃治硃然呂範硃桓傳第十一

硃治字君理，丹楊故鄣人也。初為縣吏，後察孝廉，州辟從事，隨孫堅征伐。中平五年，拜司馬，從討長沙、零、桂等三郡賊周朝、蘇馬等，有功，堅表治行都尉。從破董卓於陽人，入洛陽。表治行督軍校尉，特將步騎，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。

會堅薨，治扶翼策，依就袁術。後知術政德不立，乃勸策還平江東。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，辟治為掾，遷吳郡都尉。是時吳景已在丹楊，而策為術攻廬江，於是劉繇恐為袁、孫所並，遂構嫌隙。而策家門盡在州下，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，所以供奉輔護，甚有恩紀。治從錢唐欲進到吳，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，治與戰，大破之。貢南就山賊嚴白虎，治遂入郡，領太守事。策既走劉繇，東定會稽。

權年十五，治舉為孝廉。後策薨，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。建安七年，權表治為（九真）（吳郡）太守，行扶義將軍，割婁、由拳、無錫、毗陵為奉邑，置長吏。征討夷越，佐定東南，禽截黃巾餘類陳敗、萬秉等。黃武元年，封毗陵侯，領郡如故。二年，拜安國將軍，金印紫綬，徙封故鄣。

權曆位上將，及為吳王，治每進見，權常親迎，執版交拜，饗宴贈賜，恩敬特隆，至從行吏，皆得奉贊私覲，其見異如此。

初，權弟翊，性峭急，喜怒快意，治數責數，諭以道義。權從兄豫章太守賁，女為曹公子婦，及曹公破荊州，威震南土，賁畏懼，欲遣子入質。治聞之，求往見賁，為陳安危，江表傳載治說賁曰：「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，聲冠中夏，義士壯之。討逆繼世，廓定六郡，特以君侯骨肉至親，器為時生，故表漢朝，剖符大郡，兼建將校，仍關綜兩府，榮冠宗室，為遠近所瞻。加討虜聰明神武，繼承洪業，攬結英雄，周濟世務，軍眾日盛，事業日隆，雖昔蕭王之在河北，無以加也，必克成王基，應運東南。故劉玄德遠布腹心，求見拯救，此天下所共知也。前在東聞道路之言，雲將軍有異趣，良用撫然。今曹公阻兵，傾覆漢室，幼帝流離，百姓元元未知所歸。而中國蕭條，或百里無煙，城邑空虛，道殣相望，士歎於外，婦怨乎室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以此料之，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？將軍當斯時也，而欲背骨肉之親，違萬安之計，割同氣之膚，啖虎狼之口，為一女子，改慮易圖，失機毫釐，差以千里，豈不惜哉！」賁由此遂止。

權常歎治憂勤王事。性儉約，雖在富貴，車服惟供事。權優異之，自令督軍禦史典屬城文書，治領四縣租稅而已。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，郡吏常以千數，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，所遣數百人，每歲時獻饗，權答報過厚。是時丹楊深地，頻有奸叛，亦以年向老，思戀土風，自表屯故鄣，鎮撫山越。諸父老故人，莫不詣門，治皆引進，與共飲宴，鄉黨以為榮。在故鄣歲餘，還吳。黃武三年卒，在郡三十一年，年六十九。

子才，素為校尉領兵，既嗣父爵，遷偏將軍。吳書曰：才字君業，為人精敏，善騎射，權愛異之，常侍從遊戲。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，領兵隨從征伐，屢有功捷。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，未留意於鄉黨，才乃歎曰：「我初為將，謂跨馬蹈敵，當身履鋒，足以揚名，不知鄉黨複追跡其舉措乎！」於是更折節為恭，留意於賓客，輕財尚義，施不望報，又學兵法，名聲始聞於遠近。會疾卒。才弟紀，權以策女妻之，亦以校尉領兵。紀弟緯、萬歲，皆早夭。才子琬，襲爵為將，至鎮西將軍。

硃然字義封，治姊子也，本姓施氏。初治未有子，然年十三，乃啟策乞以為嗣。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然，然到吳，策優以禮賀。

然嘗與權同學書，結恩愛。至權統事，以然為餘姚長，時年十九。後遷山陰令，加折沖校尉，督五縣。權奇其能，分丹楊為臨川郡，然為太守，臣松之案：此郡尋罷，非今臨川郡。授兵二千人。會山賊盛起，然平討，旬月而定。曹公出濡須，然備大塢及三關屯，拜偏將軍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從討關羽，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，遷昭武將軍，封西安鄉侯。

虎威將軍呂蒙病篤，權問曰：「卿如不起，誰可代者？」蒙對曰：「硃然膽守有餘，愚以為可任。」蒙卒，權假然節，鎮江陵。黃武元年，劉備舉兵攻宜都，然督五千人與陸遜並力拒備。然別攻破備前鋒，斷其後道，備遂破走。拜征北將軍，封永安侯。

魏遣曹真、夏侯尚、張郃等攻江陵，魏文帝自住宛，為其勢援，連屯圍城。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，立圍塢，為然外救。郃渡兵攻盛，盛不能拒，即時卻退，郃據州上圍守，然中

外斷絕。權遣潘璋、楊粲等解而圍不解。時然城中兵多腫病，堪戰者裁五千人。真等起土山，鑿地道，立樓櫓，臨城弓矢雨注，將士皆失色，然晏如而無恐意，方厲吏士，伺間隙攻破兩屯。魏攻圍然凡六月日，未退。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，見外兵盛，城中人少，谷食欲盡，因與敵交通，謀為內應。垂發，事覺，然治戮泰。尚等不能克，乃徹攻退還。由是然名震於敵國，改封當陽侯。

六年，權自率眾攻石陽，及至旋師，潘璋斷後。夜出錯亂，敵追擊璋，璋不能禁。然即還住拒敵，使前船得引極遠，徐乃後發。黃龍元年，拜車騎將軍、右護軍，領兗州牧。頃之，以兗州在蜀分，解牧職。

嘉禾三年，權與蜀克期大舉，權自向新城，然與全琮各受斧鉞，為左右督。會吏士疾病，故未攻而退。

赤烏五年，征柤中，襄陽記曰：柤音如租稅之租。柤中在上黃界，去襄陽一百五十裏。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，部曲萬餘家屯此，分佈在中廬宜城西山鄢、沔二穀中，土地平敞，宜桑麻，有水陸良田，沔南之膏腴沃壤，謂之柤中。魏將蒲忠、胡質各將數千人，忠要遮險隘，圖斷然後，質為忠繼援。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，聞問不暇收合，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。忠戰不利，質等皆退。孫氏異同評曰：（魏志）（魏書）及江表傳雲然以景初元年、正始二年再出為寇，所破胡質、蒲忠在景初元年。魏志承魏書，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，而直雲然退耳。吳志說赤烏五年，於魏為正始三年，魏將蒲忠與硃然戰，忠不利，質等皆退。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，是歲並無事，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。九年，復征柤中，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，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，然夜出逆之，軍以勝反。先是，歸義馬茂懷奸，覺誅，權深忿之。然臨行上疏曰：「馬茂小子，敢負恩養。臣今奉天威，事蒙克捷，欲令所獲，震耀遠近，方舟塞江，使足可觀，以解上下之忿。惟陛下識臣先言，責臣後效。」權時抑表不出。然既獻捷，群臣上賀，權乃舉酒作樂，而出然表曰：「此家前初有表，孤以為難必，今果如其言，可謂明於見事也。」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、右軍師。

然長不盈七尺，氣候分明，內行脩絜，其所文采，惟施軍器，餘皆質素。終日欽欽，常在戰場，臨急膽定，尤過絕人，雖世無事，每朝夕嚴鼓，兵在營者，鹹行裝就隊，以此玩敵，使不知所備，故出輒有功。諸葛瑾子融、步騭子協，雖各襲任，權特複使然總為大督。又陸遜亦（本），功臣名將存者惟然，莫與比靈斯。寢疾二年，後漸增篤，權晝為減膳，夜為不寐，中使醫藥口食之物，相望於道。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，權輒召見，口自問訊，入賜酒食，出送布帛。自創業功臣疾病，權意之所鍾，呂蒙、凌統最重，然其次矣。年六十八，赤烏十二年卒，權素服舉哀，為之感慟。子績嗣。

績字公緒，以父任為郎，後拜建忠都尉。叔父才卒，績領其兵，隨太常潘濬討五溪，以膽力稱。遷偏將軍營下督，領盜賊事，持法不傾。魯王霸注意交績，嘗至其廨，就之坐，欲與結好，績下地住立，辭而不當。然卒，績襲業，拜平魏將軍，樂鄉督。明年，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，不克而退。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：「昶遠來疲困，馬無所食，力屈而走，此天助也。今追之力少，可引兵相繼，吾欲破之於前，足下乘之於後，豈一人之功哉，宜同斷金之義。」融答許績。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，紀南去城三十裏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，績後失利。權深嘉績，盛責怒融，融兄大將軍恪貴重，故融得不廢。初績與恪、融不平，及此事變，為隙益甚。建興元年，遷鎮東將軍。二年春，恪向新城，要績並力，而留置半州，使融兼其任。冬，恪、融被害，績復還樂鄉，假節。太平二年，拜驃騎將軍。孫綝秉政，大臣疑貳，績恐吳必擾亂，而中國乘釁，乃密書結蜀，使為並兼之慮。蜀遣右將軍閭宇將兵五千，增白帝守，以須績之後命。永安初，遷上大將軍、都護督，自巴丘上迄西陵。元興元年，就拜左大司馬。初，然為治行喪竟，乞複本姓，權不許，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，建衡二年卒。

呂範字子衡，汝南細陽人也。少為縣吏，有容觀姿貌。邑人劉氏，家富女美，範求之。女母嫌，欲勿與，劉氏曰：「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？」遂與之婚。後避亂壽春，孫策見而異之，範遂自委昵，將私客百人歸策。時太妃在江都，策遣範迎之。徐州牧陶謙謂范為袁氏覘候，諷縣掠考范，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。時唯范與孫河常從策，跋涉辛苦，危難不避，策亦親戚待之，每與升堂，飲宴於太妃前。

後從策攻破廬江，還俱東渡，到橫江、當利，破張英、於麋，下小丹楊、湖孰，領湖孰相。策定秣陵、曲阿，收笮融、劉繇餘眾，增範兵二千，騎五十匹。後領宛陵令，討破丹楊賊，還吳，遷都督。江表傳曰：策從容獨與范釭，範曰：「今將軍事業日大，士眾日盛，範在遠，聞綱紀猶有不整者，范原整領都督，佐將軍部分之。」策曰：「子衡，卿既士大夫，加手下已有大眾，立功於外，豈宜復屈小職，知軍中細碎事乎！」範曰：「不然。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，非為妻子也，欲濟世務。猶同舟涉海，一事不牢，即俱受其敗。此亦范計，非但將軍也。」策笑，無以答。範出，更釋襦，著袴褶，執鞭，詣閣下啟事，自稱領都督，策乃授傳，委以眾事。由是軍中肅睦，威禁大行。

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，住海西，與強族嚴白虎交通。策自將討虎，別遣范與徐逸攻瑀於海西，梟其大將陳牧。九州春秋曰：初平三年，揚州刺史陳禕死，袁術使瑀領揚州牧。後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，南人叛瑀，瑀拒之。術走陰陵，好辭以下瑀，瑀不知權，而又怯，不即攻術。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。瑀懼，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。術執之而進，瑀走歸下邳。又從攻祖郎於陵陽，太史慈於勇裏。七縣平定，拜征虜中郎將，征江夏，還平鄱陽。

策薨，奔喪于吳。後權復征江夏，范與張昭留守。

曹公至赤壁，與周瑜等俱拒破之，拜裨將軍，領彭澤太守，以彭澤、柴桑、曆陽為奉邑。劉備詣京見權，範密請留備。後遷平南將軍，屯柴桑。

權討關羽，過範館，謂曰：「昔早從卿言，無此勞也。今當上取之，卿為我守建業。」權破羽還，都武昌，拜范建威將軍，封宛陵侯，領丹楊太守，治建業，督扶州以下至海，轉以溧陽、懷安、甯國為奉邑。

曹休、張遼、臧霸等來伐，范督徐盛、全琮、孫韶等，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。遷前將軍，假節，改封南昌侯。時遭大風，船人覆溺，死者數千，還軍，拜揚州牧。

性好威儀，州民如陸遜、全琮及貴公子，皆脩敬虔肅，不敢輕脫。其居處服飾，於時奢靡，然勤事奉法，故權悅其忠，不怪其侈。江表傳曰：人有白范與賀齊奢麗誇綺，服飾僭擬王者，權曰：「昔管仲逾禮，桓公優而容之，無損於霸。今子衡、公苗，身無夷吾之失，但其器械精好，舟車嚴整耳，此適足作軍容，何損於治哉？」告者乃不敢複言。

初策使範典主財計，權時年少，私從有求，范必關白，不敢專許，當時以此見望。權守陽羨長，有所私用，策或料覆，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，使無譴問。權臨時悅之，及後統事，以范忠誠，厚見信任，以穀能欺更簿書，不用也。

黃武七年，范遷大司馬，印綬未下，疾卒。權素服舉哀，遣使者追贈印綬。及還都建業，權過范墓呼曰：「子衡！」言及流涕，祀乙太牢。江表傳曰：初，權移都建業，大會將相文武，時謂嚴峻曰：「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，呂子衡方吳漢，聞卿諸人未平此論，今定雲何？」峻退席曰：「臣未解指趣，謂肅、范受饒，褒歎過實。」權曰：「昔鄧仲華初見光武，光武時受更始使，撫河北，行大司馬事耳，未有帝王志也。禹勸之以復漢業，是禹開初議之端矣。子敬英爽有殊

略，孤始與一語，便及大計，與禹相似，故比之。呂子衡忠篤亮直，性雖好奢，然以憂公為先，不足為損，避袁術自歸於兄，兄作大將，別領部曲，故憂兄事，乞為都督，辦護脩整，加之恪勤，與吳漢相類，故方之。皆有指趣，非孤私之也。」峻乃服。

范長子先卒，次子據嗣。據字世議，以父任為郎，後範寢疾，拜副軍校尉，佐領軍事。范卒，遷安軍中郎將。數討山賊，諸深惡劇地，所擊皆破。隨太常潘濬討五谿，複有功。殊然攻樊，據與殊異破城週邊，還拜偏將軍，入補馬關右部督，遷越騎校尉。太元元年，大風，江水溢流，漸淹城門，權使視水，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。權嘉之，拜蕩魏將軍。權寢疾，以據為太子右部督。太子即位，拜右將軍。魏出東興，據赴討有功。明年，孫峻殺諸葛恪，遷據為驃騎將軍，平西宮事。五鳳二年，假節，與峻等襲壽春，還遇魏將曹珍，破之於高亭。太平元年，帥師侵魏，未及淮，聞孫峻死，以從弟綝自代，據大怒，引軍還，欲廢綝。綝聞之，使中書奉詔，詔文欽、劉纂、唐咨等使取據，又遣從兄（慮）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。左右勸據降魏，據曰：「恥為叛臣。」遂自殺。夷三族。

硃桓字休穆，吳郡吳人也。孫權為將軍，桓給事幕府，除餘姚長。往遇疫癘，穀食荒貴，桓分部良吏，隱親醫藥，飧粥相繼，士民感戴之。遷蕩寇校尉，授兵二千人，使部伍吳、會二郡，鳩合遺散，期年之間，得萬餘人。後丹楊、鄱陽山賊蜂起，攻沒城郭，殺略長吏，處處屯聚。桓督領諸將，周旋赴討，應皆平定。稍遷裨將軍，封新城亭侯。

後代周泰為濡須督。黃武元年，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，仁欲以兵襲取州上，偽先揚聲，欲東攻羨溪。桓分兵將赴羨溪，既發，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裏間。桓遣使追還羨溪兵，兵未到而仁奄至。時桓手下及所部兵，在者五千人，諸將業業，各有懼心，桓喻之曰：「凡兩軍交對，勝負在將，不在眾寡。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，孰與桓邪？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，謂俱在平原，無城池之守，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。今人既非智勇，加其士卒甚怯，又千里步涉，人馬罷困，桓與諸軍，共據高城，南臨大江，北背山陵，以逸待勞，為主制客，此百戰百勝之勢也。雖曹丕自來，尚不足憂，況仁等邪！」桓因偃旗鼓，外示虛弱，以誘致仁。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，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、王雙等，乘油船別襲中洲。中洲者，部曲妻子所在也。仁自將萬人留橐皋，複為泰等後拒。桓部兵將攻取油船，或別擊雕等，桓等身自拒泰，燒營而退，遂梟雕，生虜雙，送武昌，臨陳斬溺，死者千餘。權嘉桓功，封嘉興侯，遷奮武將軍，領彭城相。

黃武七年，鄱陽太守周魴誘魏大司馬曹休，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。時陸遜為元帥，全琮與桓為左右督，各督三萬人擊休。休知見欺，當引軍還，自負眾盛，邀於一戰。桓進計曰：「休本以親戚見任，非智勇名將也。今戰必敗，敗必走，走當由夾石、掛車，此兩道皆險，厄，若以萬兵柴路，則彼眾可盡，而休可生虜，臣請將所部以斷之。若蒙天威，得以休自效，便可乘勝長驅，進取壽春，割有淮南，以規許、洛，此萬世一時，不可失也。」權先與陸遜議，遜以為不可，故計不施行。

黃龍元年，拜桓前將軍，領青州牧，假節。嘉禾六年，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，欲開門為應。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。既至，事露，軍當引還。城外有溪水，去城一裏所，廣三十餘丈，深者八九尺，淺者半之，諸軍勒兵渡去，桓自斷後。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，欲須諸軍半渡，因迫擊之。及見桓節蓋在後，卒不敢出，其見憚如此。

是時全琮為督，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，參與軍事。琮以軍出無獲，議欲部分諸將，有所掩襲。桓素氣高，恥見部伍，乃往見琮，問行意，感激發怒，與琮校計。琮欲自解，因曰：「上自令胡綜為督，綜意以為宜爾。」桓愈恚恨，還乃使人呼綜。綜至軍門，桓出迎之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我縱手，汝等各自去。」有一人旁出，語綜使還。桓出，不見綜，知左右所為，因斫殺

之。桓佐軍進諫，刺殺佐軍，遂託狂發，詣建業治病。權惜其功能，故不罪。孫盛曰：書雲臣無作威作福，作威作福，則凶於而家，害於而國。桓之賊忍，殆虎狼也，人君且猶不可，況將相乎？語曰，得一夫而失一國，縱罪虧刑，失孰大焉！使子異攝領部曲，令醫視護，數月復遣還中洲。權自出祖送，謂曰：「今寇虜尚存，王塗未一，孤當與君共定天下，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，以圖進取，想君疾未復發也。」桓曰：「天授陛下聖姿，當君臨四海，猥重任臣，以除奸逆，臣疾當自愈。」吳錄曰：桓奉觴曰：「臣當遠去，原一捋陛下須，無所復恨。」權馮幾前席，桓進前捋須曰：「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。」權大笑。

桓性護前，恥為人下，每臨敵交戰，節度不得自由，輒嗔恚憤激。然輕財貴義，兼以強識，與人一面，數十年不忘，部曲萬口，妻子盡識之。愛養吏士，贍護六親，俸祿產業，皆與共分。及桓疾困，舉營憂戚。年六十二，赤烏元年卒。吏士男女，無不號慕。又家無餘財，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。子異嗣。

異字季文，以父任除郎，文士傳曰：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，往見驃騎將軍硃據。據聞三人才名，欲試之，告曰：「老鄙相聞，饑渴甚矣。夫驂馱以迅驟為功，鷹隼以輕疾為妙，其為吾各賦一物，然後乃坐。」儼乃賦犬曰：「守則有威，出則有獲，韓盧、宋鵲，書名竹帛。」純賦席曰：「席以冬設，簟為夏施，揖讓而坐，君子攸宜。」異賦弩曰：「南嶽之幹，鍾山之銅，應機命中，獲隼高墉。」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，皆成而後坐，據大歡悅。後拜騎都尉，代桓領兵。赤烏四年，隨硃然攻魏樊城，建計破其週邊，還拜偏將軍。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，多設屯砦，置諸道要，以招誘亡叛，為邊寇害。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，掩破欽七屯，斬首數百，遷揚武將軍。權與論攻戰，辭對稱意。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：「本知季文（愴）定，見之複過所聞。」十三年，文欽詐降，密書與異，欲令自迎。異表呈欽書，因陳其偽，不可便迎。權詔曰：「方今北土未一，欽雲欲歸命，宜且迎之。若嫌其有譎者，但當設計網以羅之，盛重兵以防之耳。」乃遣呂據督二萬人，與異並力，至北界，欽果不降。建興元年，遷鎮南將軍。是歲魏遣胡遵、諸葛誕等出東興，異督水軍攻浮梁，壞之，魏軍大破。吳書曰：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，城既不拔，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，襲石頭城，不過數日可拔。恪以書曉異，異投書於地曰：「不用我計，而用侯子言！」恪大怒，立奪其兵，遂廢還建業。太平二年，假節，為大都督，救壽春圍，不解。還軍，為孫綝所枉害。吳書曰：綝要異相見，將往，恐陸抗止之，異曰：「子通，家人耳，當何所疑乎！」遂往。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。異曰：「我吳國忠臣，有何罪乎？」乃拉殺之。

評曰：硃治、呂範以舊臣任用，硃然、硃桓以勇烈著聞，呂據、硃異、施續咸有將領之才，克紹堂構。若範、桓之越隘，得以吉終，至於據、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，所遇之時殊也。

吳書十二 虞陸張駱陸吾硃傳第十二

虞翻字仲翔，會稽餘姚人也，吳書曰：翻少好學，有高氣。年十二，客有候其兄者，不過翻，翻追與書曰：「僕聞虎魄不取腐芥，磁石不受曲針，過而不存，不亦宜乎！」客得書奇之，由是見稱。太守王朗命為功曹。孫策征會稽，翻時遭父喪，衰經詣府門，朗欲就之，翻乃脫衰入見，勸朗避策。朗不能用，拒戰敗績，亡走浮海。翻追隨營護，到東部候官，候官長閉城不受，翻往說之，然後見納。吳書曰：翻始欲送朗到廣陵，朗惑王方平記，言「疾來邀我，南嶽相求」，故遂南行。既至候官，又欲投交州，翻諫朗曰：「此妄書耳，交州無南嶽，安所投乎？」乃止。朗謂翻曰：「卿有老母，可以還矣。」翻別傳曰：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，圖起義兵。翻未至豫章，聞孫策向會稽，翻乃還。會遭父喪，以臣使有節，不敢過家，星行追朗至候官。朗遣翻還，然後奔喪。而傳雲孫策之來，翻衰經詣府門，勸朗避策，則為大異。翻既歸，策複命為功曹，待以交友之禮，身詣翻第。江表傳曰：策書謂翻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當與卿共之，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。」

策好馳騁遊獵，翻諫曰：「明府用鳥集之眾，驅散附之士，皆得其死力，雖漢高帝不及也。至於輕出微行，從官不暇嚴，吏卒常苦之。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，故白龍魚服，困於豫且，白自放，劉季害之，原少留意。」策曰：「君言是也。然時有所思，端坐悒悒，有裨謔草創之計，是以行耳。」吳書曰：策討山越，斬其渠帥，悉令左右分行逐賊，獨騎與翻相得山中。翻問左右安在，策曰：「悉行逐賊。」翻曰：「危事也！」令策下馬：「此草深，卒有驚急，馬不及策，但牽之，執弓矢以步。翻善用矛，請在前行。」得平地，勸策乘馬。策曰：「卿無馬奈何？」答曰：「翻能步行，日可二百里，自征討以來，吏卒無及翻者，明府試躍馬，翻能疏步隨之。」行及大道，得一鼓吏，策取角自鳴之，部曲識聲，小大皆出，遂從周旋，平定三郡。江表傳曰：策討黃祖，旋軍欲過取豫章，特請翻語曰：「華子魚自有名字，然非吾敵也。加聞其戰具甚少，若不開門讓城，金鼓一震，不得無所傷害，卿便在前具宣孤意。」翻即奉命辭行，徑到郡，請被溝葛巾與（敵）相見，謂歆曰：「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，孰與鄙郡故王府君？」歆曰：「不及也。」翻曰：「豫章資糧多少？器仗精否？士民勇果孰與鄙郡？」又曰：「不如也。」翻曰：「討逆將軍智略超世，用兵如神，前走劉揚州，君所親見，南定鄙郡，亦君所聞也。今欲守孤城，自料資糧，已知不足，不早為計，悔無及也。今大軍已次椒丘，僕便還去，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，與君辭矣。」翻既去，歆明旦出城，遣吏迎策。策既定豫章，引軍還吳，饗賜將士，計功行賞，謂翻曰：「孤昔再至壽春，見馬日磾，及與中州士大夫會，語我東方人多才耳，但恨學問不博，語議之間，有所不及耳。孤意猶謂未耳。卿博學洽聞，故前欲令卿一詣許，交見朝士，以折中國妄語兒。卿不原行，便使子綱；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。」翻曰：「翻是明府家實，而以示人，人倘留之，則去明府良佐，故前不行耳。」策笑曰：「然。」因曰：「孤有征討事，未得還府，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，守會稽耳。」後三日，便遣翻還郡。臣松之以為王、華二公於擾攘之時，抗猛銳之鋒，俱非所能。歆之名德，實高於朗，而江表傳述翻說華，雲「海內名聲，孰與於王」，此言非也。然王公拒戰，華逆請服，實由孫策初起，名微眾寡，故王能舉兵，豈武勝哉？策後威力轉盛，勢不可敵，華量力而止，非必用仲翔之說也。若使易地而居，亦華戰王服耳。按吳曆載翻謂歆曰：「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，海內所宗，雖在東垂，常懷瞻仰。」歆答曰：「孤不如王會稽。」翻復問：「不審豫章精兵，何如會稽？」對曰：「大不如也。」翻曰：「明府言不如王會稽，謙光之譚耳；精兵不如會稽，實如尊教。」因述孫策才略殊異，用兵之奇，歆乃答雲當去。（此說為勝也）翻出，歆遣吏迎策。二說有不同，（此說為勝也）。

翻出為富春長。策薨，諸長吏並欲出赴喪，翻曰：「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，遠委城郭，必致不虞。」因留制服行喪。諸縣皆效之，咸以安寧。吳書曰：策薨，權統事。定武中郎將暭，策之從兄也，屯烏程，整帥吏士，欲取會稽。會稽聞之，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，因令人告諭暭。會稽典錄載翻說暭曰：「討逆明府，不竟天年。今攝事統眾，宜在孝廉，翻已與一郡吏士，嬰城固守，必欲出一旦之命，為孝廉除害，惟執事圖之。」於是暭退。臣松之案：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，翻猶為功曹，與本傳不同。後翻州舉茂才，漢召為侍御史，曹公為司空辟，皆不就。吳書曰：翻聞曹公辟，曰：「盜蹠欲以餘財汙良家邪？」遂拒不受。

翻與少府孔融書，並示以所著易注。融答書曰：「聞延陵之理樂，睹吾子之治易，乃知東南之美者，非徒會稽之竹箭也。又觀象雲物，察應寒溫，原其禍福，與神合契，可謂探賾窮通者也。」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：「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，美實為質，彫摩益光，不足以損。」

孫權以為騎都尉。翻數犯顏諫爭，權不能悅，又性不協俗，多見謗毀，坐徙丹楊涇縣。呂蒙圖取關羽，稱疾還建業，以翻兼知醫術，請以自隨，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。後蒙舉軍西上，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。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，翻謂蒙曰：「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，城中之人豈可盡信，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？」蒙即從之。時城中有伏計，賴翻謀不行。關羽既敗，權使翻筮之，得兌下坎上，節，五爻變之臨，翻曰：「不出二日，必當斷頭。」果如翻言。權曰：

「卿不及伏羲，可與東方朔為比矣。」

魏將於禁為羽所獲，系在城中，權至釋之，請與相見。他日，權乘馬出，引禁並行，翻呵禁曰：「爾降虜，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！」欲抗鞭擊禁，權呵止之。後權于樓船會群臣飲，禁聞樂流涕，翻又曰：「汝欲以偽求免邪？」權悵然不平。吳書曰：後權與魏和，欲遣禁還歸北，翻復諫曰：「禁敗數萬眾，身為降虜，又不能死。北習軍政，得禁必不如所規。還之雖無所損，猶為放盜，不如斬以令三軍，示為人臣有二心者。」權不聽。群臣送禁，翻謂禁曰：「卿勿謂吳無人，吾謀適不用耳。」禁雖為翻所惡，然猶盛歎翻，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。

權既為吳王，歡宴之末，自起行酒，翻伏地陽醉，不持。權去，翻起坐。權於是大怒，手劍欲擊之，侍坐者莫不惶遽，惟大（司）農劉基起抱權諫曰：「大王以三爵之後（手）殺善士，雖翻有罪，天下孰知之？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，故海內望風，今一朝棄之，可乎？」權曰：「曹孟德尚殺孔文舉，孤於虞翻何有哉？」基曰：「孟德輕害士人，天下非之。大王躬行德義，欲與堯、舜比靈斯，何得自喻於彼乎？」翻由是得免。權因敕左右，自今酒後言殺，皆不得殺。

翻嘗乘船行，與麋芳相逢，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，先驅曰：「避將軍船！」翻厲聲曰：「失忠與信，何以事君？傾人二城，而稱將軍，可乎？」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。後翻乘車行，又經芳營門，吏閉門，車不得過。翻復怒曰：「當閉反開，當開反閉，豈得事宜邪？」芳聞之，有慚色。

翻性疏直，數有酒失。權與張昭論及神仙，翻指昭曰：「彼皆死人，而語神仙，世豈有仙人（也）！」權積怒非一，遂徙翻交州。雖處罪放，而講學不倦，門徒常數百人。翻別傳曰：權即尊號，翻因上書曰：「陛下膺明聖之德，體舜、禹之孝，曆運當期，順天濟物。奉承策命，臣獨抃舞。罪棄兩絕，拜賀無階，仰瞻宸極，且喜且悲。臣伏自刻省，命輕雀鼠，性輒毫釐，罪惡莫大，不容於誅，昊天罔極，全宥九載，退當念戮，頻受生活，複偷視息。臣年耳順，思咎憂憤，形容枯悴，發白齒落，雖未能死，自悼終沒，不見宮闕百官之富，不睹皇輿金軒之飾，仰觀巍巍眾民之謠，傍聽鍾鼓侃然之樂，永隕海隅，棄骸絕域，不勝悲慕，逸豫大慶，悅以忘罪。」又為老子、論語、國語訓注，皆傳於世。翻別傳曰：翻初立易注，奏上曰：「臣聞六經之始，莫大陰陽，是以伏羲仰天縣象，而建八卦，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，以通神明，以類萬物。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，少治孟氏易，曾祖父故平輿令成，續述其業，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。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欽，受本於鳳，最有舊書，世傳其業，至臣五世。前人通講，多玩章句，雖有秘說，於經疏闊。臣生遇世亂，長於軍旅，習經於枹鼓之間，講論於戎馬之上，蒙先師之說，依經立注。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，放發被鹿裘，布易六爻，撓其三以飲臣，臣乞盡吞之。道士言易道在天，三爻足矣。豈臣受命，應當知經！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，義有不當實，輒悉改定，以就其正。孔子曰：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。』聖人南面，蓋取諸離，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。謹正書副上，惟不罪戾。」翻又奏曰：「經之大者，莫過於易。自漢初以來，海內英才，其讀易者，解之率少。至孝靈之際，潁川荀諝號為知易，臣得其注，有愈俗儒，至所說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，顛倒反逆，了不可知。孔子歎易曰：『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為乎！』以美大衍四象之作，而上為章首，尤可怪笑。又南郡太守馬融，名有俊才，其所解釋，複不及諝。孔子曰『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』，豈不其然！若乃北海鄭玄，南陽宋忠，雖各立注，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，難以示世。」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：「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，孔子曰『有君臣然後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』，是故尊君卑臣，禮之大司也。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，以顧命康王執瑁，古『月』似『同』，從誤作『同』，既不覺定，複訓為杯，謂之酒杯；成王疾困憑几，洮類為濯，以為澣衣成事，『洮』字虛更作『濯』，以從其非；又古大篆『𠂔』字讀當為『柳』，古『柳』『𠂔』同字，而以為昧；『分北三苗』，『北』古『別』字，又訓北，言北猶別也。若此之類，誠可怪也。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，謂之酒杯；天子頽面，謂之澣衣；古篆『𠂔』字，反以為昧。甚違不知蓋闕之義。於此數事，誤莫大焉，宜命學官定此三事。又馬融訓注亦

以為同者大同天下，今經益'金'就作'銅'字，詁訓言天子副璽，雖皆不得，猶愈於玄。然此不定，臣沒之後，而奮乎百世，雖世有知者，懷謙莫或奏正。又玄所注五經，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，不可不正。行乎學校，傳乎將來，臣竊恥之。」翻放棄南方，雲「自恨疏節，骨體不媚，犯上獲罪，當長沒海隅，生無可與語，死以青蠅為吊客，使天下一人知己者，足以不恨。」以典籍自慰，依易設象，以占吉凶。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，更為立法，並著明楊、釋宋以理其滯。臣松之案：翻雲「古大篆'卩'字讀當言'柳'，古'柳'卩'同字」，竊謂翻言為然。故「劉」「留」「聊」「柳」同用此字，以從聲故也，與日辰「卯」字字同音異。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，故以為日辰之「卯」，今未能詳正。然世多亂之，故翻所說雲。荀誦，荀爽之別名。

初，山陰丁覽，太末徐陵，或在縣吏之中，或眾所未識，翻一見之，便與友善，終成顯名。會稽典錄曰：覽字孝連，八歲而孤，家又單微，清身立行，用意不苟，推財從弟，以義讓稱。仕郡至功曹，守始平長。為人精微潔淨，門無雜賓。孫權深貴待之，未及擢用，會病卒，甚見痛惜，殊其門戶。覽子固，字子賤，本名密，避滕密，改作固。固在襁褓中，闕澤見而異之，曰：「此兒後必致公輔。」固少喪父，獨與母居，家貧守約，色養致敬，族弟孤弱，與同寒溫。翻與固同僚書曰：「丁子賤塞淵好德，堂構克舉，野無遺薪，斯之為懿，其美優矣。令德之後，惟此君嘉耳。」曆顯位，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，孫皓即位，遷司徒。皓悖虐，固與陸凱、孟宗同心憂國，年七十六卒。子彌，字欽遠，仕晉，至梁州刺史。孫潭，光祿大夫。徐陵字元大，曆三縣長，所在著稱，遷零陵太守。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，故翻書曰：「元大受上卿之遇，叔向在晉，未若於今。」其見重如此。陵卒，僮客土田或見侵奪，駱統為陵家訟之，求與丁覽、荀清等為比，權許焉。陵子平，字伯先，童齒知名，翻甚愛之，屢稱歎焉。諸葛恪為丹楊太守，討山越，以平威重思慮，可與效力，請平為丞，稍遷武昌左部督，傾心接物，士卒皆為盡力。初，平為恪從事，意甚薄，及恪輔政，待平益疏。恪被害，子建亡走，為平部曲所得，平使遣去，別為佗軍所獲。平兩婦歸宗，敬奉情過乎厚。其行義敦篤，皆此類也。

在南十餘年，年七十卒。吳書曰：翻雖在徙棄，心不忘國，常憂五谿宜討，以遼東海絕，聽人使來屬，尚不足取，今去人財以求馬，既非國利，又恐無獲。欲諫不敢，作表以示呂岱，岱不報，為愛憎所白，複徙蒼梧猛陵。江表傳曰：後權遣將士至遼東，於海中遭風，多所沒失，權悔之，乃令曰：「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，不如周舍之諤諤。虞翻亮直，善於盡言，國之周舍也。前使翻在此，此役不成。」促下問交州，翻若尚存者，給其人船，發遣還都；若以亡者，送喪還本郡，使兒子仕宦。會翻已終。歸葬舊墓，妻子得還。會稽典錄曰：孫亮時，有山陰硃育，少好奇字，凡所特達，依體象類，造作異字千名以上。仕郡門下書佐。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，言次，問：「太守昔聞硃穎川問士於鄭召公，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，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，嘗見鄭、劉二答而未睹仲翔對也。欽聞國賢，思睹盛美有日矣，書佐寧識之乎？」育對曰：「往過習之。昔初平末年，王府君以淵妙之才，超遷臨郡，思賢嘉善，樂采名俊，問功曹虞翻曰：『聞玉出昆山，珠生南海，遠方異域，各生珍寶。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，舊多英俊，徒以遠於京畿，含香未越耳。功曹雅好博古，寧識其人邪？』」翻對曰：「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，下當少陽之位，東漸巨海，西通五湖，南暢無垠，北渚浙江，南山攸居，實為州鎮，昔禹會群臣，因以命之。山有金木鳥獸之殷，水有魚鹽珠蚌之饒，海嶽精液，善生俊異，是以忠臣系踵，孝子連閭，下及賢女，靡不育焉。」王府君笑曰：「地勢然矣，士女之名可悉聞乎？」翻對曰：「不敢及遠，略言其近者耳。往者孝子句章董黯，盡心色養，喪致其哀，單身林野，鳥獸歸懷，怨親之辱，白日報讎，海內聞名，昭然光著。太中大夫山陰陳翥，漁則化盜，居則讓鄰，感侵退籓，遂成義裏，攝養車嫗，行足厲俗，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，粲然傳世。太尉山陰鄭公，清亮質直，不畏強禦。魯相山陰鍾離意，稟殊特之姿，孝家忠朝，宰縣相國，所在遺惠，故取養有君子之譽，魯國有丹書之信。及陳宮、費齊皆上契天心，功德治狀，記在漢籍，有道山陰趙曄，徵士上虞王充，各洪才淵懿，學究道源，著書垂藻，駱驛百篇，釋經傳之宿疑，解當世之槃結，或上窮陰陽之奧秘，下攄人情之歸極。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，拔濟一郡，讓爵土之封。決曹掾上虞孟英，三世死義。主簿句章梁宏，功曹史餘姚駟勳，主簿句章鄭雲，皆敦終始之義，引罪免居。門下督

盜賊餘姚伍隆，鄮莫候反。主簿任光，章安小吏黃他，身當白刃，濟君於難。揚州從事句章王脩

，委身授命，垂聲來世。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，遭世屯蹇，忘家憂國，列在八俊，為世英彥。尚書烏傷楊喬，桓帝妻以公主，辭疾不納。近故太尉上虞硃公，天姿聰亮，欽明神武，策無失謨，征無遺慮，是以天下義兵，思以為首。上虞女子曹娥，父溺江流，投水而死，立石碑紀，炳然著顯。'王府君曰：'是既然矣，潁川有巢、許之逸軌，吳有太伯之三讓，貴郡雖士人紛紜，於此足矣。'翻對曰：'故先言其近者耳，若乃引上世之事，及抗節之士，亦有其人。昔越王翳讓位，逃於巫山之穴，越人薰而出之，斯非太伯之儔邪？且太伯外來之君，非其地人也。若以外來言之，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。鄞大裏黃公，繫已暴秦之世，高祖即阼，不能一致，惠帝恭讓，出則濟難。徵士餘姚嚴遵，王莽數聘，抗節不行，光武中興，然後俯就，矯手不拜，志陵雲日。皆著於傳籍，較然彰明，豈如巢、許，流俗遺譚，不見經傳者哉？'王府君笑曰：'善哉話言也！賢矣，非君不著。太守未之前聞也。'」濮陽府君曰：「禦史所雲，既聞其人，亞斯已下，書佐寧識之乎？」育曰：「瞻仰景行，敢不識之？近者太守上虞陳業，絜身清行，志懷霜雪，貞亮之信，同操柳下，遭漢中微，委官棄祿，遁跡黔歛，以求其志，高邈妙蹤，天下所聞，故（桓文）（桓文林）遺之尺牘之書，比竟三高。其聰明大略，忠直謇諤，則侍御史餘姚虞翻、偏將軍烏傷駱統。其淵懿純德，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，學通行茂，作帝師儒。其雄姿武毅，立功當世，則後將軍賀齊，勳成績著。其探極秘術，言合神明，則太史令上虞吳範。其文章之士，立言粲盛，則禦史中丞句章任奕，鄞陽太守章安虞翔，各馳文檄，曄若春榮。處士（鄧）盧敘，弟犯公憲，自殺乞代。吳甯斯敦、山陰祁庚、上虞樊正，咸代父死罪。其女則松陽柳硃、永甯（瞿素）（翟素），或一醮守節，喪身不顧，或遭寇劫賊，死不虧行。皆近世之事，尚在耳目。」府君曰：「皆海內之英也。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，以吳越地為會稽郡，治吳。漢封諸侯王，以何年複為郡，而分治於此？」育對曰：「劉賈為荊王，賈為英布所殺，又以劉濞為吳王。景帝四年，濞反誅，乃複為郡，治於吳。元鼎五年，除東越，因以其地為治，並屬於此，而立東部都尉，後徙章安。陽朔元年，又徙治鄞，或有寇害，複徙句章。到永建四年，劉府君上書，浙江之北，以為吳郡，會稽還治山陰。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，以至今，積百二十九歲。」府君稱善。是歲，吳之太平三年，歲在丁醜。育後仕朝，常在台閣，為東觀令，遙拜清河太守，加位侍中，推刺占射，文藝多通。

翻有十一子，第四子汜最知名，永安初，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，後為監軍使者，討扶嚴，病卒。會稽典錄曰：汜字世洪，生南海，年十六，父卒，還鄉里。孫綝廢幼主，迎立琅邪王休。休未至，綝欲入宮，圖為不軌，召百官會議，皆惶怖失色，徒唯唯而已。汜對曰：「明公為國伊周，處將相之位，擅廢立之威，將上安宗廟，下惠百姓，大小踴躍，自以伊霍複見。今迎王未至，而欲入宮，如是，群下搖盪，眾聽疑惑，非所以永終忠孝，揚名後世也。」綝不懌，竟立休。休初即位，汜與賀邵、王蕃、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。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、冠軍將軍、餘姚侯，尋卒。汜弟忠，宜都太守；會稽典錄曰：忠字世方，翻第五子。貞固幹事，好識人物，造吳郡陸機於童齒之年，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，終皆遠致，為著聞之士。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，仕進先至宜都太守，忠乃代之。晉征吳，忠與夷道監陸晏、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，城潰被害。忠子譚，字思奧。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，外如退弱，內堅正有膽幹。仕晉，歷位內外，終於衛將軍，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。聳，越騎校尉，累遷廷尉，湘東、河間太守；會稽典錄曰：聳字世龍，翻第六子也。清虛無欲，進退以禮，在吳歷清官，入晉，除河間相，王素聞聳名，厚敬禮之。聳抽引人物，務在幽隱孤陋之中。時王岐難聳，以高士所達，必合秀異，聳書與族子察曰：「世之取士，曾不招未齒於丘園，索良才於總猥，所譽依已成，所毀依已敗，此吾所以歎息也。」聳疾俗喪祭無度，弟昺卒，祭以少牢，酒飯而已，當時族黨並遵行之。昺，廷尉尚書，濟陰太守。會稽典錄曰：昺字世文，翻第八子也。少有倜儻之志，仕吳黃門郎，以捷對見異，超拜尚書侍中。晉軍來伐，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，昺先上還節蓋印綬，然後歸順。在濟陰，抑強扶弱，甚著威風。

陸績字公紀，吳郡吳人也。父康，漢末為廬江太守。謝承後漢書曰：康字季寧，少惇孝悌，勤脩操行，太守李肅察孝廉。肅後坐事伏法，康斂屍送喪還潁川，行服，禮終，舉茂才，歷三郡太守，所在稱治，後拜廬江太守。績年六歲，於九江見袁術。術出橘，績懷三枚，去，拜辭墮地，術謂曰：「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？」績跪答曰：「欲歸遺母。」術大奇之。孫策在吳，張昭、張紘、秦松為上賓，共論四海未泰，須當用武治而平之，績年少未坐，遙大聲言曰：「昔管夷吾相齊桓公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用兵車。孔子曰：『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』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，而惟尚武，績雖童蒙，竊所未安也。」昭等異焉。

績容貌雄壯，博學多識，星曆算數無不該覽。虞翻舊齒名盛，龐統荊州令士，年亦差長，皆與績友善。孫權統事，辟為奏曹掾，以直道見憚，出為郁林太守，加偏將軍，給兵二千人。績既有臂疾，又意（在）儒雅，非其志也。雖有軍事，著述不廢，作渾天圖，注易釋玄，皆傳於世。豫自知亡日，乃為辭曰：「有漢志士吳郡陸績，幼敦詩、書，長玩禮、易，受命南征，遭疾（遇）厄，遭命不（幸），嗚呼悲隔！」又曰：「從今已去，六十年之外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恨不及見也。」年三十二卒。長子宏，會稽南部都尉，次子叡，長水校尉。績於郁林所生女，名曰鬱生，適張溫弟白。姚信集有表稱之曰：「臣聞唐、虞之政，舉善而教，旌德擢異，三王所先，是以忠臣烈士，顯名國朝，淑婦貞女，表跡家閭。蓋所以闡崇化業，廣殖清風，使苟有令性，幽明俱著，苟懷懿姿，士女同榮。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裏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。臣切見故郁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，少履貞特之行，幼立匪石之節，年始十三，適同郡張白。侍廟三月，婦禮未卒，白遭罹家禍，遷死異郡。鬱生抗聲昭節，義形於色，冠蓋交橫，誓而不許，奉白姊妹嶮巖之中，蹈履水火，志懷霜雪，義心固於金石，體信貫於神明，送終以禮，邦士慕則。臣聞昭德以行，顯行以爵，苟非名爵，則勸善不嚴，故士之有誅，魯人志其勇，已婦見書，齊人哀其哭。乞蒙聖朝，斟酌前訓，上開天聰，下垂坤厚，褒鬱生以義姑之號，以厲兩髦之節，則皇風穆暢，士女改視矣。」

張溫字惠恕，吳郡吳人也。父允，以輕財重士，名顯州郡，為孫權東曹掾，卒。溫少脩節操，容貌奇偉。權聞之，以問公卿曰：「溫當今與誰為比？」大（司）農劉基曰：「可與全琮為輩。」太常顧雍曰：「基未詳其為人也。溫當今無輩。」權曰：「如是，張允不死也。」徵到延見，文辭占對，觀者傾竦，權改容加禮。罷出，張昭執其手曰：「老夫託意，君宜明之。」拜議郎、選曹尚書，徙太子太傅，甚見信重。

時年三十二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。權謂溫曰：「卿不宜遠出，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，（以）故屈卿行。若山越都除，便欲大構於（蜀）。行人之義，受命不受辭也。」溫對曰：「臣入無腹心之規，出無專對之用，懼無張老延譽之功，又無子產陳事之效。然諸葛亮達見計數，必知神慮屈申之宜，加受朝廷天覆之惠，推亮之心，必無疑貳。」溫至蜀，詣闕拜章曰：「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，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，功冒溥天，聲貫罔極。今陛下以聰明之姿，等契往古，總百揆於良佐，參列精之炳耀，遐邇望風，莫不欣賴。吳國勤任旅力，清澄江滸，原與有道平一字內，委心協規，有如河水，軍事（興）煩，使役乏少，是以忍鄙倍之羞，使下臣溫通致情好。陛下敦崇禮義，未便恥忽。臣自（入）遠境，及即近郊，頻蒙勞來，恩詔輒加，以榮自懼，悚惶若驚。謹奉所齎函書一封。」蜀甚貴其才。還，頃之，使入豫章部伍出兵，事業未究。

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，又嫌其聲名大盛，眾庶炫惑，恐終不為己用，思有以中傷之，會暨黠事起，遂因此發舉。暨字子休，亦吳郡人也，溫引致之，以為選曹郎，至尚書。暨性狷厲，好為清議，見時郎署混濁淆雜，多非其人，欲臧否區別，賢愚異貫。彈射百僚，覈選三署，率皆貶高就下，降損數等，其守故者十未能一，其居位貪鄙，志節汙卑者，皆以為軍吏，置營府以處之。而怨憤之聲積，浸潤之譖行矣。競言暨及選曹郎徐彪，吳錄曰：彪字仲虞，廣陵人也。專用私情，愛憎不由公理，暨、彪皆坐自殺。溫宿與暨、彪同意，數交書疏，聞問往還，即罪

溫。權幽之有司，下令曰：「昔令召張溫，虛已待之，既至顯授，有過舊臣，何圖凶醜，專挾異心。昔暨豔父兄，附於惡逆，寡人無忌，故進而任之，欲觀豔何如。察其中間，形態果見。而溫與之結連死生，豔所進退，皆溫所為頭角，更相表裏，共為腹背，非溫之黨，即就疵瑕，為之生論。又前任溫董督三郡，指捻吏客及殘餘兵，時恐有事，欲令速歸，故授榮戟，獎以威柄。乃便到豫章，表討宿惡，寡人信受其言，特以繞帳、帳下、解煩兵五千人付之。後聞曹丕自出淮、泗，故豫敕溫有急便出，而溫悉內諸將，布於深山，被命不至。賴丕自退，不然，已往豈可深計。又殷禮者，本占候召，而溫先後乞將到蜀，扇揚異國，為之譚論。又禮之還，當親本職，而令守尚書戶曹郎，如此署置，在溫而已。又溫語賈原，當薦卿作禦史，語蔣康，當用卿代賈原，專銜賈國恩，為己形勢。揆其奸心，無所不為。不忍暴於市朝，今斥還本郡，以給廩吏。嗚呼溫也，免罪為幸！」

將軍駱統表理溫曰：「伏惟殿下，天生明德，神啟聖心，招髦秀於四方，置俊乂於宮朝。多士既受普篤之恩，張溫又蒙最隆之施。而溫自招罪譴，孤負榮遇，念其如此，誠可悲疚。然臣周旋之間，為國觀聽，深知其狀，故密陳其理。溫實心無他情，事無逆跡，但年紀尚少，鎮重尚淺，而戴赫烈之寵，體卓偉之才，亢臧否之譚，效褒貶之議。於是務勢者妒其寵，爭名者嫉其才，玄默者非其譚，瑕釁者諱其議，此臣下所當詳辨，明朝所當究察也。昔賈誼，至忠之臣也，漢文，大明之君也，然而絳、灌一言，賈誼遠退。何者？疾之者深，譖之者巧也。然而誤聞天下，失彰於後世，故孔子曰「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」也。溫雖智非從橫，武非虓虎，然其弘雅之素，英秀之德，文章之采，論議之辨，卓犖冠群，焯曄曜世，世人未有及之者也。故論溫才即可惜，言罪則可恕。若忍威烈以敕盛德，宥賢才以敦大業，固明朝之休光，四方之麗觀也。國家之於暨豔，不內之忌族，猶等之平民，是故先見用於殊治，次見舉於眾人，中見任於明朝，亦見交於溫也。君臣之義，義之最重，朋友之交，交之最輕者也。國家不嫌於豔為最重之義，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為最輕之交也。時世寵之於上，溫竊親之於下也。夫宿惡之民，放逸山險，則為勁寇，將置平土，則為健兵，故溫念在欲取宿惡，以除勁寇之害，而增健兵之銳也。但自錯落，功不副言。然計其送兵，以比許晏，數之多少，溫不減之，用之強羸，溫不下之，至於遲速，溫不後之，故得及秋冬之月，赴有警之期，不敢忘恩而遺力也。溫之到蜀，共譽殷禮，雖臣無境外之交，亦有可原也。境外之交，謂無君命而私相從，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；若以命行，既脩君好，因敘己情，亦使臣之道也。故孔子使鄰國，則有私覲之禮；季子聘諸夏，亦有燕譚之義也。古人有言，欲知其君，觀其所使，見其下之明明，知其上之赫赫。溫若譽禮，能使彼歎之，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，明使之得其人，顯國美於異境，揚君命於他邦。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，稱隨會於屈建；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，譽左史於趙鞅。亦向他國之輔，而歎本邦之臣，經傳美之以光國，而不譏之以外交也。王靖內不憂時，外不趨事，溫彈之不私，推之不假，於是與靖遂為大怨，此其盡節之明驗也。靖兵眾之勢，幹任之用，皆勝於賈原、蔣康，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，豈敢賣恩以協原、康邪？又原在職不勤，當事不堪，溫數對以醜色，彈以急聲；若其誠欲賣恩作亂，則亦不必貪原也。凡此數者，校之於事既不合，參之於眾亦不驗。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，非常之智，然以一人之身，禦兆民之眾，從層宮之內，瞰四國之外，照群下之情，求萬機之理，猶未易周也，固當聽察群下之言，以廣聰明之烈。今者人非溫既殷勤，臣是溫又契闊，辭則俱巧，意則俱至，各自言欲為國，誰其言欲為私，倉卒之間，猶難即別。然以殿下之聰叡，察講論之曲直，若潛神留思，纖粗研核，情何嫌而不宣，事何昧而不昭哉？溫非親臣，臣非愛溫者也。昔之君子，皆抑私忿，以增君明。彼獨行之於前，臣恥廢之於後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，納愚言於聖聽，實盡心於明朝，非有念於溫身也。」權終不納。

後六年，溫病卒。二弟祗、白，亦有才名，與溫俱廢。會稽典錄曰：餘姚虞俊歎曰：「張惠恕才多智少，華而不實，怨之所聚，有覆家之禍，吾見其兆矣。」諸葛亮聞俊憂溫，意未之信，及溫放黜，亮乃歎俊之有先見。亮初聞溫敗，未知其故，思之數日，曰：「吾已得之矣，其人於清濁太明，善惡太分。」臣松之以為莊周雲「名者公器也，不可以多取」，張溫之廢，豈其取名

之多乎！多之為弊，古賢既知之矣。是以遠見之士，退藏於密，不使名浮於德，不以華傷其實，既不能被褐韞寶，挫廉逃譽，使才映一世，聲蓋人上，沖用之道，庸可暫替！溫則反之，能無敗乎？權既疾溫名盛，而駱統方驟言其美，至雲「卓犖冠群，煒曄曜世，世人未有及之者也」。斯何異療之方盛，又搃膏以熾之哉！文士傳曰：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，為溫事，已嫁者皆見錄奪。其中妹先適顧承，官以許嫁丁氏，成婚有日，遂飲藥而死。吳朝嘉歎，鄉人圖畫，為之讚頌雲。

駱統字公緒，會稽烏傷人也。父俊，官至陳相，為袁術所害。謝承後漢書曰：俊字孝遠，有文武才幹，少為郡吏，察孝廉，補尚書郎，擢拜陳相。值袁術僭號，兄弟忿爭，天下鼎沸，群賊並起，陳與比界，奸慝四布，俊厲威武，保疆境，賊不敢犯。養濟百姓，災害不生，歲獲豐稔。後術軍眾饑困，就俊求糧。俊疾惡術，初不應答。術怒，密使人殺俊。統母改適，為華歆小妻，統時八歲，遂與親客歸會稽。其母送之，拜辭上車，面而不顧，其母泣涕於後。禦者曰：「夫人猶在也。」統曰：「不欲增母思，故不顧耳。」事適母甚謹。時饑荒，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，統為之飲食衰少。其姊仁愛有行，寡歸無子，見統甚哀之，數問其故。統曰：「士大夫糟糠不足，我何心獨飽！」姊曰：「誠如是，何不告我，而自苦若此？」乃自以私粟與統，又以告母，母亦賢之，遂使分施，由是顯名。

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，統年二十，試為烏程相，民戶過萬，咸歎其惠理。權嘉之，召為功曹，行騎都尉，妻以從兄輔女。統志在補察，苟所聞見，夕不待旦。常勸權以尊賢接士，勤求損益，饗賜之日，可人人別進，問其燥濕，加以密意，誘諭使言，察其志趣，令皆感恩戴義，懷欲報之心。權納用焉。出為建忠中郎將，領武射吏三千人。及凌統死，複領其兵。

是時徵役繁數，重以疫癘，民戶損耗，統上疏曰：「臣聞君國者，以據疆土為強富，制威福為尊貴，曜德義為榮顯，永世胤為豐祚。然財須民生，強賴民力，威恃民勢，福由民殖，德俟民茂，義以民行，六者既備，然後應天受祚，保族宜邦。書曰：『眾非後無能胥以寧，後非眾無以辟四方。』推是言之，則民以君安，君以民濟，不易之道也。今強敵未殄，海內未乂，三軍有無已之役，江境有不釋之備，徵賦調數，由來積紀，加以殃疫死喪之災，郡縣荒虛，田疇蕪曠，聽聞屬城，民戶浸寡，又多殘老，少有丁夫，聞此之日，心若焚燎。思尋所由，小民無知，既有安土重遷之性，且又前後出為兵者，生則困苦無有溫飽，死則委棄骸骨不反，是以尤用戀本畏遠，同之於死。每有徵發，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。小有財貨，傾居行賂，不顧窮盡。輕剽者則進入險阻，黨就群惡。百姓虛竭，嗷然愁擾，愁擾則不營業，不營業則致窮困，致窮困則不樂生，故口腹急，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。又聞民間，非居處小能自供，生產兒子，多不起養；屯田貧兵，亦多棄子。天則生之，而父母殺之，既懼幹逆和氣，感動陰陽。且惟殿下開基建國，乃無窮之業也，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，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，而兵民減耗，後生不育，非所以曆遠年，致成功也。夫國之有民，猶水之有舟，停則以安，擾則以危，愚而不可欺，弱而不可勝，是以聖王重焉，禍福由之，故與民消息，觀時制政。方今長吏親民之職，惟以辨具為能，取過目前之急，少複以恩惠為治，副稱殿下天覆之仁，勤恤之德者。官民政俗，日以彫弊，漸以陵遲，勢不可久。夫治疾及其未篤，除患貴其未深，原殿下少以萬機餘閒，留神思省，補復荒虛，深圖遠計，育殘餘之民，阜人財之用，參曜三光，等崇天地。臣統之大原，足以死而不朽矣。」權感統言，深加意焉。

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，遷偏將軍。黃武初，曹仁攻濡須，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，統與嚴圭共拒破之，封新陽亭侯，後為濡須督。數陳便宜，前後書數十上，所言皆善，文多故不悉載。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，生離叛之心，急宜絕置，權與相反覆，終遂行之。年三十六，黃武七年卒。

陸瑁字子璋，丞相遜弟也。少好學篤義。陳國陳融、陳留濮陽逸、沛郡蔣纂、廣陵袁迪等，

皆單貧有志，就瑁遊處，迪孫曄，字思光，作獻帝春秋，雲迪與張紘等俱過江，迪父綏為太傅掾，張超之討董卓，以綏領廣陵事。瑁割少分甘，與同豐約。及同郡徐原，爰居會稽，素不相識，臨死遺書，託以孤弱，瑁為起立墳墓，收導其子。又瑁從父績早亡，二男一女，皆數歲以還，瑁迎攝養，至長乃別。州郡辟舉，皆不就。

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，差斷三署，頗揚人闇昧之失，以顯其言。適。瑁與書曰：「夫聖人嘉善矜愚，忘過記功，以成美化。加今王業始建，將一大統，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，若令善惡異流，貴汝穎月旦之評，誠可以厲俗明教，然恐未易行也。宜遠模仲尼之汎愛，中則郭泰之弘濟，近有益於大道也。」豔不能行，卒以致敗。

嘉禾元年，公車徵瑁，拜議郎、選曹尚書。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，欲親征之，瑁上疏諫曰：「臣聞聖王之禦遠夷，羈縻而已，不常保有，故古者制地，謂之荒服，言慌惚無常，不可保也。今淵東夷小丑，屏在海隅，雖託人面，與禽獸無異。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，非嘉其德義也，誠欲誘納愚弄，以規其馬耳。淵之驕黠，恃遠負命，此乃荒貊常態，豈足深怪？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，馳使散貨，充滿西域，雖時有恭從，然其使人見害，財貨並沒，不可勝數。今陛下不忍惛惛之忿，欲越巨海，身踐其土，群臣愚議，竊謂不安。何者？北寇與國，壤地連接，苟有間隙，應機而至。夫所以越海求馬，曲意於淵者，為赴目前之急，除腹心之疾也，而更棄本追末，捐近治遠，忿以改規，激以動眾，斯乃猾虜所原聞，非大吳之至計也。又兵家之術，以功役相疲，勞逸相待，得失之間，所覺輒多。且逕渚去淵，道裏尚遠，今到其岸，兵勢三分，使強者進取，次當守船，又次運糧，行人雖多，難得悉用；加以單步負糧，經遠深入，賊地多馬，邀截無常。若淵狙詐，與北未絕，動眾之日，唇齒相濟。若實孑然無所憑賴，其畏怖遠迸，或難卒滅。使天誅稽於朔野，山虜承間而起，恐非萬安之長慮也。」權未許。

瑁重上疏曰：「夫兵革者，固前代所以誅暴亂，威四夷也，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，天下無事，從容廟堂之上，以餘議議之耳。至於中夏鼎沸，九域繫互之時，率須深根固本，愛力惜費，務自休養，以待鄰敵之闕，未有正於此時，舍近治遠，以疲軍旅者也。昔尉佗叛逆，僭號稱帝，于時天下又安，百姓殷阜，帶甲之數，糧食之積，可謂多矣，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，重興師旅，告喻而已。今凶桀未殄，疆場猶警，雖蚩尤、鬼方之亂，故當以緩急差之，未宜以淵為先。原陛下抑威任計，暫甯六師，潛神嘿規，以為後圖，天下幸甚。」權再覽瑁書，嘉其詞理端切，遂不行。

初，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，優於宗脩，惟瑁以為不然，後果如其言。

赤烏二年，瑁卒。子喜亦涉文籍，好人倫，孫皓時為選曹尚書。吳錄曰：喜字文仲，瑁第二子也，入晉為散騎常侍。瑁孫曄，字士光，至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曄弟玩，字士瑤。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，位至司空，追贈太尉。

吾粲字孔休，吳郡烏程人也。吳錄曰：粲生數歲，孤城嫗見之，謂其母曰：「是兒有卿相之骨。」孫河為縣長，粲為小吏，河深奇之。河後為將軍，得自選長吏，表粲為曲阿丞，遷為長史，治有名跡。雖起孤微，與同郡陸遜、荀靜等比肩齊聲矣。孫權為車騎將軍，召為主簿，出為山陰令，還為參軍校尉。

黃武元年，與呂范、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。值天大風，諸船綆綫斷絕，漂沒著岸，為魏軍所獲，或覆沒沈溺，其大船尚存者，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，他吏士恐船傾沒，皆以戈矛撞擊不受。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，左右以為船重必敗，粲曰：「船敗，當俱死耳！人窮，奈何棄之。」粲、淵所活者百餘人。

還，遷會稽太守，召處士謝譚為功曹，譚以疾不詣，粲教曰：「夫應龍以屈伸為神，鳳皇以

嘉鳴為貴，何必隱形於天外，潛鱗於重淵者哉？」粲募合人眾，拜昭義中郎將，與呂岱討平山越，入為屯騎校尉、少府，遷太子太傅。遭二宮之變，抗言執正，明嫡庶之分，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，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。又數以消息語陸遜，遜時駐武昌，連表諫爭。由此為霸、竺等所譖害，下獄誅。

硃據字子據，吳郡吳人也。有姿貌膂力，又能論難。黃武初，徵拜五官郎中，補侍御史。是時選曹尚書暨豔，疾貪汙在位，欲沙汰之。據以為天下未定，宜以功覆過，棄瑕取用，舉清厲濁，足以沮勸，若一時貶黜，懼有後咎。豔不聽，卒敗。

權咨嗟將卒，發憤歎息，追思呂蒙、張溫，以為據才兼文武，可以繼之，自是拜建義校尉，領兵屯湖孰。黃龍元年，權遷都建業，徵據尚公主，拜左將軍，封雲陽侯。謙虛接士，輕財好施，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。嘉禾中，始鑄大錢，一當五百。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，工王遂詐而受之，典校呂壹疑據實取，考問主者，死於杖下，據哀其無辜，厚棺斂之。壹又表據吏為據隱，故厚其殯。權數責問據，據無以自明，藉草待罪。數月，典軍吏劉助覺，言王遂所取，權大感寤，曰：「硃據見枉，況吏民乎？」乃窮治壹罪，賞助百萬。

赤烏九年，遷驃騎將軍。遭二宮構爭，據擁護太子，言則懇至，義形於色，守之以死，殷基通語載據爭曰：「臣聞太子國之本根，雅性仁孝，天下歸心，今卒責之，將有一朝之慮。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，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。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，雖立思子之宮，無所複及矣。」遂左遷新都郡丞。未到，中書令孫弘譖潤據，因權寢疾，弘為昭書追賜死，時年五十七。孫亮時，二子熊、損各複領兵，為全公主所譖，皆死。永安中，追錄前功，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，尚公主。孫皓時，宣至驃騎將軍。

評曰：虞翻古之狂直，固難免乎末世，然權不能容，非曠字也。陸績之於揚玄，是仲尼之左丘明，老聃之嚴周矣；以瑚璉之器，而作守南越，不亦賊夫人歟！張溫才藻俊茂，而智防未備，用致艱患。駱統抗明大義，辭切理至，值權方閉不開。陸瑁篤義規諫，君子有稱焉。吾粲、硃據遭罹屯蹇，以正喪身，悲夫！

吳書十三 陸遜傳第十三

陸遜字伯言，吳郡吳人也。本名議，世江東大族。陸氏世頌曰：遜祖紆，字叔盤，敏淑有思學，守城門校尉。父駿，字季才，淳懿信厚，為邦族所懷，官至九江都尉。遜少孤，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。袁術與康有隙，將攻康，康遣遜及親戚還吳。遜年長於康子續數歲，為之綱紀門戶。

孫權為將軍，遜年二十一，始仕幕府，曆東西曹令史，出為海昌屯田都尉，並領縣事。陸氏祠堂像贊曰：海昌，今鹽官縣也。縣連年亢旱，遜開倉谷以振貧民，勸督農桑，百姓蒙賴。時吳、會稽、丹楊多有伏匿，遜陳便宜，乞與募焉。會稽山賊大帥潘臨，舊為所在毒害，歷年不禽。遜以手下召兵，討治深險，所向皆服，部曲已有二千餘人。鄱陽賊帥尤突作亂，複往討之，拜定威校尉，軍屯利浦。

權以兄策女配遜，數訪世務，遜建議曰：「方今英雄鈺時，財狼闖望，克敵寧亂，非眾不濟。而山寇舊惡，依阻深地。夫腹心未平，難以圖遠，可大部伍，取其精銳。」權納其策，以為帳下右部督。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，扇動山越，為作內應，權遣遜討棧。棧支黨多而往兵少，遜乃益施牙幢，分佈鼓角，夜潛山谷間，鼓譟而前，應時破散。遂部伍東三郡，強者為兵，羸者補戶，得精卒數萬人，宿惡蕩除，所過肅清，還屯蕪湖。

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，愁擾所在。遜後詣都，言次，稱式佳吏，權曰：「式白君而

君薦之，何也？」遜對曰：「式意欲養民，是以白遜。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，不可長也。」權曰：「此誠長者之事，顧人不能為耳。」

呂蒙稱疾詣建業，遜往見之，謂曰：「關羽接境，如何遠下，後不當可憂也？」蒙曰：「誠如來言，然我病篤。」遜曰：「羽矜其驍氣，陵轢於人。始有大功，意驕志逸，但務北進，未嫌於我，有相聞病，必益無備。今出其不意，自可禽制。下見至尊，宜好為計。」蒙曰：「羽素勇猛，既難為敵，且已據荊州，恩信大行，兼始有功，膽勢益盛，未易圖也。」蒙至都，權問：「誰可代卿者？」蒙對曰：「陸遜意思深長，才堪負重，觀其規慮，終可大任。而未有遠名，非羽所忌，無複是過。若用之，當令外自韜隱，內察形便，然後可克。」權乃召遜，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。

遜至陸口，書與羽曰：「前承觀釁而動，以律行師，小舉大克，一何巍巍！敵國敗績，利在同盟，聞慶拊節，想遂席捲，共獎王綱。近以不敏，受任來西，延慕光塵，思稟良規。」又曰：「於禁等見獲，遐邇欣歎，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，雖昔晉文城濮之師，淮陰拔趙之略，蔑以尚茲。聞徐晃等少騎駐旌，闕望麾葆。操猾虜也，忿不思難，恐潛增眾，以逞其心。雖雲師老，猶有驍悍。且戰捷之後，常苦輕敵，古人杖術，軍勝彌警，原將軍廣為方計，以全獨克。僕書生疏遲，忝所不堪，喜鄰威德，樂自傾盡，雖未合策，猶可懷也。儻明注仰，有以察之。」羽覽遜書，有謙下自託之意，意大安，無複所嫌。遜具啟形狀，陳其可禽之要。權乃潛軍而上，使遜與呂蒙為前部，至即克公安、南郡。遜徑進，領宜都太守，拜撫邊將軍，封華亭侯。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，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。遜請金銀銅印，以假授初附。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。

遜遣將軍李異、謝旌等將三千人，攻蜀將詹晏、陳鳳。異將水軍，旌將步兵，斷絕險要，即破晏等，生降得鳳。又攻房陵太守鄧輔、南鄉太守郭睦，大破之。秭歸大姓文布、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，首尾西方。遜複部旌討破布、凱。布、凱脫走，蜀以為將。遜令人誘之，布帥眾還降。前後斬獲招納，凡數萬計。權以遜為右護軍、鎮西將軍，進封婁侯。吳書曰：權嘉遜功德，欲殊顯之，雖為上將軍列侯，猶欲令曆本州舉命，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，舉茂才。

時荊州士人新還，仕進或未得所，遜上疏曰：「昔漢高受命，招延英異，光武中興，群俊畢至，苟可以熙隆道教者，未必遠近。今荊州始定，人物未達，臣愚懷懷，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，令並獲自進，然後四海延頸，思歸大化。」權敬納其言。

黃武元年，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，權命遜為大都督、假節，督硃然、潘璋、宋謙、韓當、徐盛、鮮于丹、孫桓等五萬人拒之。備從巫峽、建平連圍至夷陵界，立數十屯，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，使將軍馮習為大督，張南為前部，輔匡、趙融、廖淳、傅彤等各為別督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，欲以挑戰。諸將皆欲擊之，遜曰：「此必有譎，且觀之。」吳書曰：諸將並欲迎擊備，遜以為不可，曰：「備舉軍東下，銳氣始盛，且乘高守險，難可卒攻，攻之縱下，猶難盡克，若有不利，損我大勢，非小故也。今但且獎厲將士，廣施方略，以觀其變。若此間是平原曠野，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，今緣山行軍，勢不得展，自當罷於木石之間，徐制其弊耳。」諸將不解，以為遜畏之，各懷憤恨。備知其計不可，乃引伏兵八千，從穀中出。遜曰：「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，揣之必有巧故也。」遜上疏曰：「夷陵要害，國之關限，雖為易得，亦複易失。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，荊州可憂。今日爭之，當令必諧。備幹天常，不守窟穴，而敢自送。臣雖不材，憑奉威靈，以順討逆，破壞在近。尋備前後行軍，多敗少成，推此論之，不足為威。臣初嫌之，水陸俱進，今反舍船就步，處處結營，察其佈置，必無他變。伏原至尊高枕，不以為念也。」諸將並曰：「攻備當在初，今乃令入五六百里，相銜持經七八月，其諸要害皆以固守，擊之必無利矣。」遜曰：「備是猾虜，更嘗事多，其軍始集，思慮精專，未可幹也。今住已久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沮，計不復生，犄角此寇，正在今日。」乃先攻一營，不利。諸將皆曰：「空

殺兵耳。」遜曰：「吾已曉破之之術。」乃敕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拔之。一爾勢成，通率諸軍同時俱攻，斬張南、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，破其四十餘營。備將杜路、劉寧等窮逼請降。備升馬鞍山，陳兵自繞。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，土崩瓦解，死者萬數。備因夜遁，驛人自擔，燒鐃鎧斷後，僅得入白帝城。其舟船器械，水步軍資，一時略盡，屍骸漂流，塞江而下。備大慚恚，曰：「吾乃為遜所折辱，豈非天邪！」

初，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，為備所圍，求救於遜。遜曰：「未可。」諸將曰：「孫安東公族，見圍已困，奈何不救？」遜曰：「安東得士眾心，城牢糧足，無可憂也。待吾計展，欲不救安東，安東自解。」及方略大施，備果奔潰。桓後見遜曰：「前實怨不見救，定至今日，乃知調度自有方耳。」

當禦備時，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，或公室貴戚，各自矜恃，不相聽從。遜案劍曰：「劉備天下知名，曹操所憚，今在境界，此強對也。諸君並荷國恩，當相輯睦，共翦此虜，上報所受，而不相順，非所謂也。僕雖書生，受命主上。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，以僕有尺寸可稱，能忍辱負重故也。各在其事，豈復得辭！軍令有常，不可犯矣。」及至破備，計多出遜，諸將乃服。權聞之，曰：「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？」遜對曰：「受恩深重，任過其才。又此諸將或任腹心，或堪爪牙，或是功臣，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。臣雖驚懦，竊慕相如、寇恂相下之義，以濟國事。」權大笑稱善，加拜遜輔國將軍，領荊州牧，即改封江陵侯。

又備既住白帝，徐盛、潘璋、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，乞復攻之。權以問遜，遜與硃然、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，外託助國討備，內實有奸心，謹決計輒還。無幾，魏軍果出，三方受敵也。吳錄曰：劉備聞魏軍大出，書與遜雲：「賊今已在江陵，吾將復東，將軍謂其能然不？」遜答曰：「但恐軍新破，創痍未復，始求通親，且當自補，未暇窮兵耳。若不惟算，欲復以傾覆之餘，遠送以來者，無所逃命。」

備尋病亡，子禪襲位，諸葛亮秉政，與權連和。時事所宜，權輒令遜語亮，並刻權印，以置遜所。權每與禪、亮書，常過示遜，輕重可否，有所不安，便令改定，以印封行之。

七年，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，休果舉眾入皖，乃召遜假黃鉞，為大都督，逆休。陸機為遜銘曰：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，乃假公黃鉞，統禦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，主上執鞭，百司屈膝。吳錄曰：假遜黃鉞，吳王親執鞭以見之。休既覺知，恥見欺誘，自恃兵馬精多，遂交戰。遜自為中部，令硃桓、全琮為左右翼，三道俱進，果沖休伏兵，因驅走之，追亡逐北，徑至夾石，斬獲萬餘，牛馬騾驢車乘萬兩，軍資器械略盡。休還，疽發背死。諸軍振旅過武昌，權令左右以禦蓋覆遜，入出殿門，凡所賜遜，皆禦物上珍，於時莫與為比。遣還西陵。

黃龍元年，拜上大將軍、右都護。是歲，權東巡建業，留太子、皇子及尚書九官，徵遜輔太子，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，董督軍國。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鬥鴨欄，頗施小巧，遜正色曰：「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，用此何為？」慮即時毀徹之。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，戲兵不整，遜對之髡其職吏。南陽謝景善劉虞先刑後禮之論，遜呵景曰：「禮之長於刑久矣，虞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，皆非也。君今侍東宮，宜遵仁義以彰德音，若彼之談，不須講也。」

遜雖身在外，乃心於國，上疏陳時事曰：「臣以為科法嚴峻，下犯者多。頃年以來，將吏罹罪，雖不慎可責，然天下未一，當圖進取，小宜恩貸，以安下情。且世務日興，良能為先，自（不）奸穢入身，難忍之過，乞復顯用，展其力效。此乃聖王忘過記功，以成王業。昔漢高舍陳平之愆，用其奇略，終建勳祚，功垂千載。夫峻法嚴刑，非帝王之隆業；有罰無恕，非懷遠之弘規也。」

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硃崖，皆以諮遜，遜上疏曰：「臣愚以為四海未定，當須民力，以濟時務。今兵興歷年，見眾損減，陛下憂勞聖慮，忘寢與食，將遠規夷州，以定大事，臣反覆思惟，未見其利，萬里襲取，風波難測，民易水土，必致疾疫，今驅見眾，經涉不毛，欲益更損，欲利反害。又硃崖絕險，民猶禽獸，得其民不足濟事，無其兵不足虧眾。今江東見眾，自足圖事，但當畜力而後動耳。昔桓王創基，兵不一旅，而開大業。陛下承運，拓定江表。臣聞治亂討逆，須兵為威，農桑衣食，民之本業，而干戈未戢，民有饑寒。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，寬其租賦，眾克在和，義以勸勇，則河渭可平，九有一統矣。」權遂征夷州，得不補失。

及公孫淵背盟，權欲往征，遜上疏曰：「淵憑險恃固，拘留大使，名馬不獻，實可讎忿。蠻夷猾夏，未染王化，鳥竄荒裔，拒逆王師，至令陛下爰赫斯怒，欲勞萬乘汎輕越海，不慮其危而涉不測。方今天下雲擾，群雄虎爭，英豪踴躍，張聲大視。陛下以神武之姿，誕膺期運，破操烏林，敗備西陵，禽羽荊州，斯三虜者當世雄傑，皆摧其鋒。聖化所綏，萬里草偃，方蕩平華夏，總一大猷。今不忍小忿，而發雷霆之怒，違垂堂之戒，輕萬乘之重，此臣之所惑也。臣聞志行萬里者，不中道而輟足；圖四海者，匪懷細以害大。強寇在境，荒服未庭，陛下乘桴遠征，必致闕，感至而憂，悔之無及。若使大事時捷，則淵不討自服；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，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？乞息六師，以威大虜，早定中夏，垂耀將來。」權用納焉。

嘉禾五年，權北征，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。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，還，遇敵於沔中，鈔邏得扁。瑾聞之甚懼，書與遜雲：「大駕已旋，賊得韓扁，具知吾闊狹。且水乾，宜當急去。」遜未答，方催人種葑豆，與諸將弈射戲如常。瑾曰：「伯言多智略，其當有以。」自來見遜，遜曰：「賊知大駕以旋，無所複惑，得專力於吾。又已守要害之處，兵將意動，且當自定以安之，施設變術，然後出耳。今便示退，賊當謂吾怖，仍來相蹙，必敗之勢也。」乃密與瑾立計，令瑾督舟船，遜悉上兵馬，以向襄陽城。敵素憚遜，遽還赴城。瑾便引船出，遜徐整部伍，張拓聲勢，步趨船，敵不敢幹。軍到白圍，託言住獵，潛遣將軍周峻、張梁等擊江夏新市、安陸、石陽，石陽市盛，峻等奄至，人皆捐物入城。城門噓不得關，敵乃自斫殺己民，然後得闔。斬首獲生，凡千餘人。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以退，魏得專力於己，既能張拓形勢，使敵不敢犯，方舟順流，無複怵惕矣，何為複潛遣諸將，奄襲小縣，致令市人駭奔，自相傷害？俘馘千人，未足損魏，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，與諸葛渭濱之師，何其殊哉！用兵之道既違，失律之凶宜應，其祚無三世，及孫而滅，豈此之餘殃哉！其所生得，皆加營護，不令兵士干擾侵侮。將家屬來者，使就料視。若亡其妻子者，即給衣糧，厚加慰勞，發遣令還，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。鄰境懷之，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{殼鳥}，曲惠小仁，何補大虐？江夏功曹趙濯、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，並帥支黨來附遜。遜傾財帛，周贍經恤。

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立錄。兼領兵馬，頗作邊害，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。遜聞其然，即假作答式書雲：「得報懇惻，知與休久結嫌隙，勢不兩存，欲來歸附，輒以密呈來書表聞，撰眾相迎。宜潛速嚴，更示定期。」以書置界上，式兵得書以見式，式惶懼，遂自送妻子還洛。由是吏士不復親附，遂以免罷。臣松以為邊將為害，蓋其常事，使逯式得罪，代者亦複如之，自非狡焉思肆，將成大患，何足虧損雅慮，尚為小詐哉？以斯為美，又所不取。

六年，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，事下問遜。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，不可與召，恐致賊寇。而祗固陳取之，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，攻沒諸縣。豫章、廬陵宿惡民，並應遽為寇。遜自聞，輒討即破，遽等相率降，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，三郡平。

時中書典校呂壹，竊弄權柄，擅作威福，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，言至流涕。後權誅壹，深以自責，語在權傳。

時謝淵、謝友等各陳便宜，欲興利改作，會稽典錄曰：謝淵字休德，少修德操，躬秉耒耜，

既無感容，又不易慮，由是知名。舉孝廉，稍遷至建武將軍，雖在戎旅，猶垂意人物。駱統子名秀，被門庭之謗，眾論狐疑，莫能證明。淵聞之歎息曰：「公緒早夭，同盟所哀。聞其子志行明辯，而被闇昧之謗，望諸夫子烈然高斷，而各懷遲疑，非所望也。」秀卒見明，無復瑕玷，終為顯士，淵之力也。吳曆稱雲，謝左才辯有計術。以事下遜。遜議曰：「國以民為本，強由民力，財由民出。夫民殷國弱，民瘠國強者，未之有也。故為國者，得民則治，失之則亂，若不受利，而令盡用立效，亦為難也。是以詩歎「宜民宜人，受祿於天」。乞垂聖恩，甯濟百姓，數年之間，國用少豐，然後更圖。」

赤烏七年，代顧雍為丞相，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應期踐運，王塗未一，奸宄充路，夙夜戰懼，不惶鑒寐。惟君天資聰叡，明德顯融，統任上將，匡國弭難。夫有超世之功者，必應光大之寵；懷文武之才者，必荷社稷之重。昔伊尹隆湯，呂尚翼周，內外之任，君實兼之。今以君為丞相，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。君其茂昭明德，脩乃懿績，敬服王命，綏靖四方。於乎！總司三事，以訓群寮，可不敬與，君其勛之！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。」

先是，二宮並闕，中外職司，多遣子弟給侍。全琮報遜，遜以為子弟苟有才，不憂不用，不宜私出以要榮利；若其不佳，終為取禍。且聞二宮勢敵，必有彼此，此古人之厚忌也。琮子寄，果阿附魯王，輕為交構。遜書與琮曰：「卿不師日磾，而宿留阿寄，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。」琮既不納，更以致隙。及太子有不妥之議，遜上疏陳：「太子正統，宜有磐石之固，魯王藩臣，當使寵秩有差，彼此得所，上下獲安。謹叩頭流血以聞。」書三四上，及求詣都，欲口論適庶之分，以匡得失。既不聽許，而遜外生顧譚、顧承、姚信，並以親附太子，枉見流徙。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，下獄死。權累遣中使責讓遜，遜憤恚致卒，時年六十三，家無餘財。

初，暨豔造營府之論，遜諫戒之，以為必禍。又謂諸葛恪曰：「在我前者，吾必奉之同升；在我下者，則扶持之。今觀君氣陵其上，意蔑乎下，非安德之基也。」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，而遜謂之終敗，勸竺兄穆令與別族。其先睹如此。長子延早夭，次子抗襲爵。孫休時，追諡遜曰昭侯。

抗字幼節，孫策外孫也。遜卒時，年二十，拜建武校尉，領遜眾五千人，送葬東還，詣都謝恩。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，禁絕賓客，中使臨詰，抗無所顧問，事事條答，權意漸解。赤烏九年，遷立節中郎將，與諸葛恪換屯柴桑。抗臨去，皆更繕完城圍，葺其牆屋，居廬桑果，不得妄敗。恪入屯，儼然若新。而恪柴桑故屯，頗有毀壞，深以為慚。太元元年，就都治病。病差當還，權涕泣與別，謂曰：「吾前聽用讒言，與汝父大義不篤，以此負汝。前後所問，一焚滅之，莫令人見也。」建興元年，拜奮威將軍。太平二年，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，拜抗為柴桑督，赴壽春，破魏牙門將偏將軍，遷征北將軍。永安二年，拜鎮軍將軍，都督西陵，自關羽至白帝。三年，假節。孫皓即位，加鎮軍大將軍，領益州牧。建衡二年，大司馬施績卒，拜抗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樂鄉，公安諸軍事，治樂鄉。

抗聞都下政令多闕，憂深慮遠，乃上疏曰：「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，力侔則安者制危，蓋六國所以兼併於強秦，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。今敵跨制九服，非徒關右之地；割據九州，豈但鴻溝以西而已。國家外無連國之援，內非西楚之強，庶政陵遲，黎民未乂，而議者所恃，徒以長川峻山，限帶封域，此乃守國之末事，非智者之所先也。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，近覽劉氏傾覆之釁，考之典籍，驗之行事，中夜撫枕，臨餐忘食。昔匈奴未滅，去病辭館；漢道未純，賈生哀泣。況臣王室之出，世荷光寵，身名否泰，與國同感，死生契闊，義無苟且，夙夜憂悵，念至情慘。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，人臣之節匪躬是殉，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。」十七條失本，故不載。

時何定弄權，閹官預政；抗上疏曰：「臣聞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，靖譖庸回，唐書攸戒，是

以雅人所以怨刺，仲尼所以歎息也。春秋已來，爰及秦、漢，傾覆之釁，未有不由斯者也。小人不明理道，所見既淺，雖使竭情盡節，猶不足任，況其奸心素篤，而憎愛移易哉？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。今委以聰明之任，假以專制之威，而冀雍熙之聲作，肅清之化立，不可得也。方今見吏，殊才雖少，然或冠冕之胄，少漸道教，或清苦自立，資能足用，自可隨才授職，抑黜群小，然後俗化可清，庶政無穢也。」

鳳皇元年，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，遣使降晉。抗聞之，日部分諸軍，令將軍左奕、吾彥、蔡貢等徑赴西陵，敕軍營更築嚴圍，自赤谿至故市，內以圍闡，外以禦寇，晝夜催切，如敵以至，眾甚苦之。諸將鹹諫曰：「今及三軍之銳，亟以攻闡，比晉救至，闡必可拔。何事於圍，而以弊士民之力乎？」抗曰：「此城處勢既固，糧穀又足，且所繕修備禦之具，皆抗所宿規。今反身攻之，既非可卒克，且北救必至，至而無備，表裏受難，何以禦之？」諸將鹹欲攻闡，抗每不許。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，抗欲服眾，聽令一攻。攻果無利，圍備始合。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，諸將鹹以抗不宜上，抗曰：「江陵城固兵足，無所憂患。假令敵沒江陵，必不能守，所損者小。如使西陵繫結，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，則所憂慮，難可竟言也。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，況江陵牢固乎？」初，江陵平衍，道路通利，抗敕江陵督張鹹作大堰遏水，漸漬平中，以絕寇叛。祜欲因所遏水，浮船運糧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車。抗聞，使鹹亟破之。諸將皆惑，屢諫不聽。祜至當陽，聞堰敗，乃改船以車運，大費損功力。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，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。抗令張鹹固守其城；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；水軍督留慮、鎮西將軍硃琬拒胤；身率三軍，憑圍對肇。將軍硃喬、營都督俞贊亡詣肇。抗曰：「贊軍中舊吏，知吾虛實者，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，若敵攻圍，必先此處。」即夜易夷民，皆以舊將充之。明日，肇果攻故夷兵處，抗命旋軍擊之，矢石雨下，肇眾傷死者相屬。肇至經月，計屈夜遁。抗欲追之，而慮闡畜力項領，伺視間隙，兵不足分，於是但鳴鼓戒眾，若將追者。肇眾凶懼，悉解甲挺走，抗使輕兵躡之，肇大破敗，祜等皆引軍還。抗遂陷西陵城，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，自此以下，所請赦者數萬口。脩治城圍，東還樂鄉，貌無矜色，謙冲如常，故得將士歡心。晉陽秋曰：抗與羊祜推僑、劓之好。抗嘗遺祜酒，祜飲之不疑。抗有疾，祜饋之藥，抗亦推心服之。于時以為華元、子反復見於今。漢晉春秋曰：羊祜既歸，增脩德信，以懷吳人。陸抗每告其邊戍曰：「彼專為德，我專為暴，是不戰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，無求細益而已。」於是吳、晉之間，餘糧棲畝而不犯，牛馬逸而入境，可宣告而取也。沔上獵，吳獲晉人先傷者，皆送而相還。抗嘗疾，求藥於祜，祜以成合與之，曰：「此上藥也，近始自作，未及服，以君疾急，故相致。」抗得而服之，諸將或諫，抗不答。孫皓聞二境交和，以詰於抗，抗曰：「夫一邑一鄉，不可以無信義之人，而況大國乎？」

臣不如是，正足以彰其德耳，於祜無傷也。」或以祜、抗為失臣節，兩譏之。習鑿齒曰：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，信順者萬人之所宗，雖大猷既喪，義聲久淪，狙詐馳於當塗，權略周乎急務，負力從橫之人，臧獲牧豎之智，未有不憑此以創功，舍茲而獨立者也。是故晉文退舍，而原城請命；穆子圍鼓，訓之以力；冶夫獻策，而費人斯歸；樂毅緩攻，而風烈長流。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，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！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，吳人不能越淮、沔而進取中國，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，力均而智侔，道不足以相傾也。夫殘彼而利我，未若利我而無殘；振武以懼物，未若德廣而民懷。匹夫猶不可以力服，而況一國乎？力服猶不如以德來，而況不制乎？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，思五兵之則，齊其民人，均其施澤，振義網以羅強吳，明兼愛以革暴俗，易生民之視聽，馳不戰乎江表。故能德音悅暢，而緇負雲集，殊鄰異域，義讓交弘，自吳之遇敵，未有若此者也。抗見國小主暴，而晉德彌昌，人積兼己之善，而已無固本之規，百姓懷嚴敵之德，闔境有棄主之慮，思所以鎮定民心，緝寧外內，奮其危弱，抗權上國者，莫若親行斯道，以侔其勝。使彼德靡加吾，而此善流聞，歸重邦國，弘明遠風，折冲於枕席之上，校勝於帷幄之內，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，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，信義感於寇仇，丹懷體於先日。豈設狙詐以危賢，徇己身之私名，貪外物之重我，闇服之而不備者哉！由是論之，苟守局而保疆，一卒之所能；協數以相危，小人之近事；積詐以防物，臧獲之餘慮；威勝以求安，明哲之所賤。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，舍此而取彼者，其道良弘故也。

加拜都護。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，抗上疏曰：「夫俊乂者，國家之良寶，社稷之貴資，庶政所以倫敘，四門所以穆清也。故大司農樓玄、散騎中常侍王蕃、少府李勣，皆當世秀穎，一時顯器，既蒙初寵，從容列位，而並旋受誅殛，或圯族替祀，或投棄荒裔。蓋周禮有赦賢之辟，春秋有宥善之義，書曰：『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』而蕃等罪名未定，大辟以加，心經忠義，身被極刑，豈不痛哉！且已死之刑，固無所識，至乃焚爍流漂，棄之水濱，懼非先王之正典，或甫侯之所戒也。是以百姓哀聳，士民同感。蕃、勣永已，悔亦靡及，誠望陛下赦召玄出，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。瑩父綜納言先帝，傳弼文皇，及瑩承基，內厲名行，今之所坐，罪在可宥。臣懼有司未詳其事，如複誅戮，益失民望，乞垂天恩，原赦瑩罪，哀矜庶獄，清澄刑網，則天下幸甚！」

時師旅仍動，百姓疲弊，抗上疏曰：「臣聞易貴隨時，傳美觀釁，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，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。苟無其時，玉台有憂傷之慮，孟津有反旆之軍。今不務富國強兵，力農畜谷，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，百揆之署無曠厥職，明黜陟以厲庶尹，審刑罰以示勸沮，訓諸司以德，而撫百姓以仁，然後順天乘運，席捲宇內，而聽諸將徇名，窮兵黷武，動費萬計，士卒彫瘁，寇不為衰，而我已大病矣！今爭帝王之資，而昧十百之利，此人臣之奸便，非國家之良策也。昔齊魯三戰，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。何則？大小之勢異也。況今師所克獲，不補所喪哉？且阻兵無眾，古之明鑒，誠宜蹙息進取小規，以畜士民之力，觀釁伺隙，庶無悔吝。」

二年春，就拜大司馬、荊州牧。三年夏，疾病，上疏曰：「西陵、建平，國之蕃表，既處下流，受敵二境。若敵汎舟順流，舳艫千里，星奔電邁，俄然行至，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。此乃社稷安危之機，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。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，以為西陵國之西門，雖雲易守，亦複易失。若有不守，非但失一郡，則荊州非吳有也。如其有虞，當傾國爭之。臣往在西陵，得涉遜跡，前乞精兵三萬，而（至）者循常，未肯差赴。自步闡以後，益更損耗。今臣所統千里，受敵四處，外禦強對，內懷百蠻，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，羸弊日久，難以待變。臣愚以為諸王幼冲，未統國事，可且立傅相，輔導賢姿，無用兵馬，以妨要務。又黃門豎宦，開立占募，兵民怨役，逋逃入占。乞特詔簡閱，一切料出，以補疆場受敵常處，使臣所部足滿八萬，省息眾務，信其賞罰，雖韓、白複生，無所展巧。若兵不增，此制不改，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。若臣死之後，乞以西方為屬。原陛下思覽臣言，則臣死且不朽。」

秋遂卒，子晏嗣。晏及弟景、玄、機、雲、分領抗兵。晏為裨將軍、夷道監。天紀四年，晉軍伐吳，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，所至輒克，終如抗慮。景字士仁，以尚公主拜騎都尉，封毗陵侯，既領抗兵，拜偏將軍、中夏督，澡身好學，著書數十篇也。文士傳曰：陸景母張承女，諸葛恪外生。恪誅，景母坐見黜。景少為祖母所育養，及祖母亡，景為之心喪三年。二月壬戌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。癸亥，景亦遇害，時年三十一。景妻，孫皓適妹，與景俱張承外孫也。景弟機，字士衡，雲字士龍。機雲別傳曰：晉太康末，俱入洛，造司空張華，華一見而奇之，曰：「伐吳之役，利在獲二俊。」遂為之延譽，薦之諸公。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，轉太子洗馬、尚書著作郎。雲為吳王郎中令，出宰浚儀，甚有惠政，吏民懷之，生為立祠。後並曆顯位。機天才綺練，文藻之美，獨冠於時。雲亦善屬文，清新不及機，而口辯持論過之。于時朝廷多故，機、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。穎用機為平原相，雲清河內史。尋轉雲右司馬，甚見委仗。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，遂舉兵攻洛，以機行後將軍，督王粹、牽秀等諸軍二十萬，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。機吳人，羈旅單宦，頓居群士之右，多不厭服。機屢戰失利，死散過半。初，宦人孟玖，穎所嬖幸，乘寵豫權，雲數言其短，穎不能納，玖又從而毀之。是役也，玖弟超亦領眾配機，不奉軍令。機繩之以法，超宣言曰陸機將反。及牽秀等譖機於穎，以為持兩端，玖又構之於內，穎信之，遣收機，並收雲及弟耽，並伏法。機兄弟既江南之秀，亦著名諸夏，並以無罪夷滅，天下痛惜之。機文章為世所重，雲所著亦傳於世。初，抗之克步闡也，誅及嬰孩，識道者尤之曰：「後世必受其殃！」及機之誅，三族無遺，孫惠與硃誕書曰：「馬援擇君，凡人所聞，不意三陸

相攜暴朝，殺身傷名，可為悼歎。」事亦並在晉書。

評曰：劉備天下稱雄，一世所憚，陸遜春秋方壯，威名未著，摧而克之，罔不如志。予既奇遜之謀略，又歎權之識才，所以濟大事也。及遜忠誠懇至，憂國亡身，庶幾社稷之臣矣。抗貞亮籌幹，咸有父風，奕世載美，具體而微，可謂克構者哉！

吳書十四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

孫登字子高，權長子也。魏黃初二年，以權為吳王，拜登東中郎將，封萬戶侯，登辭疾不受。是歲，立登為太子，選置師傅，銓簡秀士，以為賓友，於是諸葛恪、張休、顧譚、陳表等以選入，侍講詩書，出從騎射。權欲登讀漢書，習知近代之事，以張昭有師法，重煩勞之，乃令休從昭受讀，還以授登。登待接寮屬，略用布衣之禮，與恪、休、譚等或同輿而載，或共帳而寐。太傅張溫言於權曰：「夫中庶子官最親密，切問近對，宜用雋德。」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。後又以庶子禮拘，複令整巾侍坐。黃龍元年，權稱尊號，立為皇太子，以恪為左輔，休右弼，譚為輔正，表為翼正都尉，是為四友，而謝景、范慎、刁玄、羊[A155]等皆為賓客，[A155]音道。於是東宮號為多士。吳錄曰：慎字孝敬，廣陵人，竭忠知己之君，纏綿三益之友，時人榮之。著論二十篇，名曰矯非。後為侍中，出補武昌左部督，治軍整頓。孫皓移都，甚憚之，詔曰：「慎勳德俱茂，朕所敬憑，宜登上公，以副眾望。」以為太尉。慎自恨久為將，遂託老耄。軍士戀之，舉營為之隕涕。鳳凰三年卒，子耀嗣。玄，丹楊人。[A155]，南陽人。吳書曰：[A155]初為中庶子，年二十。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，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，惟[A155]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，時人鹹怪之。而蕃後叛逆，眾乃服之。江表傳曰：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：「英才卓越，超逾倫匹，則諸葛恪。精識時機，達幽究微，則顧譚。凝辨宏達，言能釋結，則謝景。究學甄微，游夏同科，則範慎。」[A155]乃私駁綜曰：「元遜才而疏，子嘿精而狠，叔發辨而浮，孝敬深而狹。」所言皆有指趣。而[A155]卒以此言見咎，不為恪等所親。後四人皆敗，吳人謂[A155]之言有徵。位至桂陽太守，卒。

權遷都建業，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，領宮府留事。登或射獵，當由徑道，常遠避良田，不踐苗稼，至所頓息，又擇空間之地，其不欲煩民如此。嘗乘馬出，有彈丸過，左右求之。有一人操彈佩丸，鹹以為是，辭對不服，從者欲捶之，登不聽，使求過丸，比之非類，乃見釋。又失盛水金馬盂，覺得其主，左右所為，不忍致罰，呼責數之，長遣歸家，敕親近勿言。後弟慮卒，權為之降損，登晝夜兼行，到賴鄉，自聞，即時召見。見權悲泣，因諫曰：「慮寢疾不起，此乃命也。方今朔土未一，四海喁喁，天戴陛下，而以下流之念，減損大官殽饌，過於禮制，臣竊憂惶。」權納其言，為之加膳。住十餘日，欲遣西還，深自陳乞，以久離定省，子道有關，又陳陸遜忠勤，無所顧憂，權遂留焉。嘉禾三年，權征新城，使登居守，總知留事。時年谷不豐，頗有盜賊，乃表定科令，所以防禦，甚得止奸之要。

初，登所生庶賤，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，後徐氏以妒廢處吳，而步夫人最寵。步氏有賜，登不敢辭，拜受而已。徐氏使至，所賜衣服，必沐浴服之。登將拜太子，辭曰：「本立而道生，欲立太子，宜先立後。」權曰：「卿母安在？」對曰：「在吳。」權默然。吳書曰：弟和有寵於權，登親敬，待之如兄，常有欲讓之心。

立凡二十一年，年三十三卒。臨終，上疏曰：「臣以無狀，嬰抱篤疾，自省微劣，懼卒隕斃。臣不自惜，念當委離供養，埋骸後土，長不復奉望宮省，朝覲日月，生無益於國，死貽陛下重感，以此為哽結耳。臣聞死生有命，長短自天，周晉、顏回有上智之才，而尚夭折，況臣愚陋，年過其壽，生為國嗣，沒享榮祚，於臣已多，亦何悲恨哉！方今大事未定，逋寇未討，萬國喁喁，系命陛下，危者望安，亂者仰治。原陛下棄忘臣身，割下流之恩，修黃老之術，篤養神光，加羞珍膳，廣開神明之慮，以定無窮之業，則率土幸賴，臣死無恨也。皇子和仁孝聰哲，德行

清茂，宜早建置，以系民望。諸葛恪才略博達，器任佐時。張休、顧譚、謝景，皆通敏有識斷，入宜委腹心，出可為爪牙。范慎、華融矯矯壯節，有國士之風。羊[A155]辯捷，有專對之材。刁玄優弘，志履道真。裴欽博記，翰采足用。蔣脩、虞翻，志節分明。凡此諸臣，或宜廊廟，或任將帥，皆練時事，明習法令，守信固義，有不可奪之志。此皆陛下日月所照，選置臣官，得與從事，備知情素，敢以陳聞。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，師旅未休，當厲六軍，以圖進取。軍以人為眾，眾以財為寶，竊聞郡縣頗有荒殘，民物凋弊，奸亂萌生，是以法令繁滋，刑辟重切。臣聞為政聽民，律令與時推移，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，博采眾議，寬刑輕賦，均息力役，以順民望。陸遜忠勤於時，出身憂國，謇謇在公，有匪躬之節。諸葛瑾、步騭、硃然、全琮、硃據、呂岱、吾粲、闕澤、嚴峻、張承、孫怡忠於為國，通達治體。可令陳上便宜，蠲除苛煩，愛養士馬，撫循百姓。五年之外，十年之內，遠者歸復，近者盡力，兵不血刃，而大事可定也。臣聞「鳥之將死其鳴也哀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」，故子囊臨終，遺言戒時，君子以為忠，豈況臣登，其能已乎？原陛下留意聽采，臣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」既絕而後書聞，權益以摧感，言則隕涕。是歲，赤烏四年也。謝景時為豫章太守，不勝哀情，棄官奔赴，拜表自劾。權曰：「君與太子從事，異於他吏。」使中使慰勞，聽復本職，發遣還郡。諡登曰宣太子。吳書曰：初葬句容，置園邑，奉守如法，後三年改葬蔣陵。

子璠、希，皆早卒，次子英，封吳侯。五鳳元年，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，謀誅峻，事覺自殺，國除。吳曆曰：孫和以無罪見殺，眾庶皆懷憤歎，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，欲共殺峻立英，事覺，皆見殺，英實不知。

謝景者字叔發，南陽宛人。在郡有治跡，吏民稱之，以為前有顧劭，其次即景。數年卒官。

孫慮字子智，登弟也。少敏惠有才藝，權器愛之。黃武七年，封建昌侯。後二年，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，所尚日新，比方近漢，宜進爵稱王，權未許。久之，尚書僕射存上疏曰：「帝王之興，莫不褒崇至親，以光群後，故魯衛於周，寵冠諸侯，高帝五王，封列於漢，所以藩屏本朝，為國鎮衛。建昌侯慮稟性聰敏，才兼文武，於古典制，宜正名號。陛下謙光，未肯如舊，群寮大小，鹹用於邑。方今奸寇恣睢，金鼓未弭，腹心爪牙，惟親與賢。輒與丞相雍等議，鹹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，授任偏方，以光大業。」權乃許之，於是假節開府，治半州。吳書載權詔曰：「期運擾亂，凶邪肆虐，威罰有序，干戈不戢。以慮氣志休懿，武略夙昭，必能為國佐定大業，故授以上將之位，顯以殊特之榮，寵以兵馬之勢，委以偏方之任。外欲威振敵虜，厭難萬里，內欲鎮撫遠近，慰恤將士，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。慮其內脩文德，外經武訓，持盈若沖，則滿而不溢。敬慎乃心，無忝所受。」慮以皇子之尊，富於春秋，遠近嫌其不能留意。及至臨事，遵奉法度，敬納師友，過於眾望。年二十，嘉禾元年卒。無子，國除。

孫和字子孝，慮弟也。少以母王有寵見愛，年十四，為置宮衛，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。好學下士，甚見稱述。赤烏五年，立為太子，時年十九。闕澤為太傅，薛綜為少傅，而蔡穎、張純、封植、嚴維等皆從容侍從。吳書曰：和少岐嶷有智意，故權尤愛幸，常在左右，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，諸子莫得比焉。好文學，善騎射，承師涉學，精識聰敏，尊敬師傅，愛好人物。穎等每朝見進賀，和常降意，歡以待之。講校經義，綜察是非，及訪諮朝臣，考績行能，以知優劣，各有條貫。後（諸葛豐）（諸葛壹）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，權潛軍待之。和以權暴露外次，又戰者凶事，常憂勞慙怛，不復會同飲食，數上諫，戒令持重，務在全勝，權還，然後敢安。張純字元基，敦之子。吳錄曰：純少厲操行，學博才秀，切問捷對，容止可觀。拜郎中，補廣德令，治有異績，擢為太子輔義都尉。

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，和以為奸妄之人，將因事錯意，以生禍心，不可長也，表宜絕之。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，晏亦白寶，和謂晏曰：「文武在事，當能幾人，因隙構薄，圖相危害，豈有福哉？」遂兩釋之，使之從厚。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，校習射禦，以周世務，而但交

遊博弈以妨事業，非進取之謂。後群寮侍宴，言及博弈，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，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，非所以進德脩業，積累功緒者也。且志士愛日惜力，君子慕其大者，高山景行，恥非其次。夫以天地長久，而人居其間，有白駒過隙之喻，年齒一暮，榮華不再。凡所患者，在於人情所不能絕，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，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，其於名行，豈不善哉？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，嬉娛之好，亦在於飲宴琴書射禦之間，何必博弈，然後為歡。乃命侍坐者八人，各著論以矯之。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，和以示賓客。時蔡穎好弈，直事在署者頗數焉，故以此諷之。

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。權嘗寢疾，和祠祭於廟，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，邀和過所居。全公主使人覬視，因言太子不在廟中，專就妃家計議；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，有喜色。權由是發怒，夫人憂死，而和寵稍損，懼於廢黜。魯王霸覬覬滋甚，陸遜、吾粲、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，理不可奪，全寄、楊竺為魯王霸支黨，譖愬日興。粲遂下獄誅，譚徙交州。權沈吟者歷年，殷基通語曰：初權既立和為太子，而封霸為魯王，初拜猶同宮室，禮秩未分。群公之議，以為太子、國王上下有序，禮秩宜異，於是分宮別僚，而隙端開矣。自侍禦賓客造為二端，仇黨疑貳，滋延大臣。丞相陸遜、大將軍諸葛恪、太常顧譚、驃騎將軍硃據、會稽太守滕胤、大都督施績、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，宗事太子，驃騎將軍步騭、鎮南將軍呂岱、大司馬全琮、左將軍呂據、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，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。權患之，謂侍中孫峻曰：「子弟不睦，臣下分部，將有袁氏之敗，為天下笑。一人立者，安得不亂？」於是有改嗣之規矣。臣松之以為袁紹、劉表謂尚、琮為賢，本有傳後之意，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，坐生亂階，自構家禍，方之袁、劉，昏悖甚矣。步騭以德度著稱，為吳良臣，而阿附於霸，事同楊竺，何哉？和既正位，適庶分定，就使才德不殊，猶將義不黨庶，況霸實無聞，而和為令嗣乎？夫邪僻之人，豈其舉體無善，但一為不善，眾美皆亡耳。騭若果有此事，則其餘不足觀矣！呂岱、全琮之徒，蓋所不足論耳。後遂幽閉和。於是驃騎將軍硃據、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，連日詣闕請和。權登白爵觀見，甚惡之，敕據、晃等無事。權欲廢和立亮，無難督陳正、五營督陳象上書，稱引晉獻公殺申生，立奚齊，晉國擾亂，又據、晃固諫不止。權大怒，族誅正、象，據、晃牽入殿，杖一百，吳曆曰：晃入，口諫曰：「太子仁明，顯聞四海。今三方鼎峙，實不宜搖動太子，以生眾心。原陛下少垂聖慮，老臣雖死，猶生之年。」叩頭流血，辭氣不撓。權不納晃言，斥還田裏。孫皓即位，詔曰：「故僕射屈晃，志匡社稷，忠諫亡身。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，弟幹、恭為立義都尉。」緒後亦至尚書僕射。晃，汝南人，見胡沖答問。吳書曰：張純亦盡言極諫，權幽之，遂棄市。竟徙和於故鄣，群司坐諫誅放者十數。眾鹹冤之。吳書曰：權寢疾，意頗感寤，欲徵和還立之，全公主及孫峻、孫弘等固爭之，乃止。

太元二年正月，封和為南陽王，遣之長沙。吳書曰：和之長沙，行過蕪湖，有鵲巢於帆檣，故官寮聞之皆憂慘，以為檣末傾危，非久安之象。或言鵲巢之詩有「積行累功以致爵位」之言，今王至德茂行，複受國土，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？四月，權薨，諸葛恪秉政。恪即和妃張之舅也。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，並致問於恪。臨去，恪謂遷曰：「為我達妃，期當使勝他人。」此言頗泄。又恪有徙都意，使治武昌宮，民間或言欲迎和。及恪被誅，孫峻因此奪和璽綬，徙新都，又遣使者賜死。和與妃張辭別，張曰：「吉凶當相隨，終不獨生活也。」亦自殺，舉邦傷焉。

孫休立，封和子皓為烏程侯，自新都之本國。休薨，皓即阼，其年追諡父和曰文皇帝，改葬明陵，置園邑二百家，令、丞奉守。後年正月，又分吳郡、丹楊九縣為吳興郡，治烏程，置太守，四時奉祠。有司奏言，宜立廟京邑。寶鼎二年七月，使守大匠薛瑒營立寢堂，號曰清廟。十二月，遣守丞相孟仁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，以靈輿法駕，東迎神於明陵。皓引見仁，親拜送於庭。吳書曰：比仁還，中使手詔，日夜相繼，奉問神靈起居動止。巫覡言見和被服，顏色如平（生）日，皓悲喜涕淚，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。靈輿當至，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，皓於金城外露宿。明日，望拜於東門之外。其翌日，拜廟薦祭，歔歔悲感。

比七日三祭，倡技晝夜娛樂。有司奏言「祭不欲數，數則黷，宜以禮斷情」，然後止。吳曆曰：和四子：皓、德、謙、俊。孫休即位，封德錢唐侯，謙永安侯，俊拜騎都尉。皓在武昌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，聚萬餘人，劫謙，將至秣陵，欲立之。未至三十裏住，擇吉日，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、諸葛靚。靚即斬其使。但遂前到九裏，固、靚出擊，大破之。但兵裸身無鎧甲，臨陳皆披散。謙獨坐車中，遂生獲之。固不敢殺，以狀告皓，皓酖之，母子皆死。俊，張承外孫，聰明辨惠，為遠近所稱，皓又殺之。

孫霸字子威，和（同母）弟也。和為太子。霸為魯王，寵愛崇特，與和無殊。頃之，和、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，權禁斷往來，假以精學。督軍使者羊[A155]上疏曰：「臣聞古之有天下者，皆先顯別適庶，封建子弟，所以尊重祖宗，為國藩表也。二宮拜授，海內稱宜，斯乃大吳興隆之基。頃聞二宮並絕賓客，遠近悚然，大小失望。竊從下風，聽采眾論，咸謂二宮智達英茂，自正名建號，於今三年，德行內著，美稱外昭，西北二隅，久所服聞。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，勤命二宮賓延四遠，使異國聞聲，思為臣妾。今既未垂意於此，而發明詔，省奪備衛，抑絕賓客，使四方禮敬，不復得通，雖實陛下敦尚古義，欲令二宮專志於學，不復顧慮觀聽小宜，期於溫故博物而已，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原也。或謂二宮不遵典式，此臣所以寢息不寧。就如所嫌，猶宜補察，密加斟酌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。臣懼積疑成謗，久將宣流，而西北二隅，去國不遠，異同之語，易以聞達。聞達之日，聲論當興，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，不審陛下何以解之？若無以解異國，則亦無以釋境內。境內守疑，異國興謗，非所以育巍巍，鎮社稷也。原陛下早發優詔，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，則天清地晏，萬國幸甚矣。」

時全寄、吳安、孫奇、楊竺等陰共附霸，圖危太子。譖毀既行，太子以敗，霸亦賜死。流竺屍于江，兄穆以數諫戒竺，得免大辟，猶徙南州。霸賜死後，又誅寄、安、奇等，鹹以黨霸構和故也。

霸二子，基、壹。五鳳中，封基為吳侯，壹宛陵侯。基侍孫亮在內，太平二年，盜乘禦馬，收付獄。亮問侍中刁玄曰：「盜乘禦馬罪雲何？」玄對曰：「科應死。然魯王早終，惟陛下哀原之。」亮曰：「法者，天下所共，何得阿以親親故邪？當思惟可以釋此者，奈何以情相迫乎？」玄曰：「舊赦有大小，或天下，亦有千里、五百里赦，隨意所及。」亮曰：「解人不當爾邪！」乃赦宮中，基以得免。孫皓即位，追和、霸舊隙，削基、壹爵土，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。

孫奮字子揚，霸弟也，母曰仲姬。太元二年，立為齊王，居武昌。權薨，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，徙奮於豫章。奮怒，不從命，又數越法度。恪上箋諫曰：「帝王之尊，與天同位，是以家天下，臣父兄，四海之內，皆為臣妾。仇讎有善，不得不舉，親戚有惡，不得不誅，所以承天理物，先國後身，蓋聖人立制，百代不易之道也。昔漢初興，多王子弟至於太強，輒為不軌，上則幾危社稷，下則骨肉相殘，其後懲戒，以為大諱。自光武以來，諸王有制，惟得自娛於宮內，不得臨民，幹與政事，其與交通，皆有重禁，遂以全安，各保福祚。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。近袁紹、劉表各有國土，土地非狹，人眾非弱，以適庶不分，遂滅其宗祀。此乃天下愚智，所共嗟痛。大行皇帝覽古戒今，防芽遏萌，慮於千載。是以寢疾之日，分遣諸王，各早就國，詔策殷勤，科禁嚴峻，其所戒敕，無所不至，誠欲上安宗廟，下全諸王，使百世相承，無凶國害家之悔也。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，中念河間獻王、東海王強恭敬之節，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。而聞頃至武昌以來，多違詔敕，不拘制度，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。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，當以表聞，公付有司，而擅私殺，事不明白。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敕，輔導大王，既不承用其言，令懷憂怖。華綺先帝近臣，忠良正直，其所陳道，當納用之，而聞怒綺，有收縛之語。又中書楊融，親受詔敕，所當恭肅，雲'正自不聽禁，當如何？'聞此之日，大小驚怪，莫不寒心。裏語曰：'明鏡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'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，改易其行，戰戰兢兢，盡敬朝廷，如此則無求不得。若棄忘先帝法教，懷輕慢之心，臣下甯負大王，不敢負先帝遺詔，甯為大王所怨疾，豈敢忘尊主之威，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？此古今正義，

大王所照知也。夫福來有由，禍來有漸，漸生不憂，將不可悔。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，懷驚懼之慮，享祚無窮，豈有滅亡之禍哉？夫良藥苦口，惟疾者能甘之。忠言逆耳，惟達者能受之。今者恪等慄慄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，廣福慶之基原，是以不自知言至，原蒙三思。」

奮得箋懼，遂移南昌，遊獵彌甚，官屬不堪命。及恪誅，奮下住蕪湖，欲至建業觀變。傅相謝慈等諫奮，奮殺之。慈字孝宗，彭城人，見禮論，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。坐廢為庶人，徙章安縣。太平三年，封為章安侯。江表傳載亮詔曰：「齊王奮前坐殺吏，廢為庶人，連有赦令，獨不見原，縱未宜復王，何以不侯？又諸孫兄弟作將，列在江渚，孤有兄獨爾雲何？」有司奏可，就拜為侯。

建衡二年，孫皓左夫人王氏卒。皓哀念過甚，朝夕哭臨，數月不出，由是民間或謂皓死，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。奮母仲姬墓在豫章，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，掃除墳塋。皓聞之，車裂俊，夷三族，誅奮及其五子，國除。江表傳曰：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，皓不聽。奮以此見疑，本在章安，徙還吳城禁錮，使男女不得通婚，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。奮上表乞自比禽獸，使男女自相配偶。皓大怒，遣察戰齋藥賜奮，奮不受藥，叩頭千下，曰：「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治，無豫國事，乞丐餘年。」皓不聽，父子皆飲藥死。臣松之案：建衡二年至奮之死，孫皓即位，尚猶未久。若奮未被疑之前，兒女年二十左右，至奮死時，不得年三十四十也。若先已長大，自失時未婚娶，則不由皓之禁錮矣。此雖欲增皓之惡，然非實理。

評曰：孫登居心所存，足為茂美之德。慮、和並有好善之姿，規自砥礪，或短命早終，或不得其死，哀哉！霸以庶幹適，奮不遵軌度，固取危亡之道也。然奮之誅夷，橫遇飛禍矣。

吳書十五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

賀齊字公苗，會稽山陰人也。虞預晉書曰：賀氏本姓慶氏。齊伯父純，儒學有重名，漢安帝時為侍中、江夏太守，去官，與江夏黃瓊、（漢中）（廣漢）楊厚俱公車徵。避安帝父孝德皇（帝）諱，改為賀氏。齊父輔，永寧長。少為郡吏，守剡長。縣吏斯從輕俠為奸，齊欲治之，主簿諫曰：「從，縣大族，山越所附，今日治之，明日寇至。」齊聞大怒，便立斬從。從族黨遂相糾合，眾千餘人，舉兵攻縣。齊率吏民，開城門突擊，大破之，威震山越。後太末、豐浦民反，轉守太末長，誅惡養善，期月盡平。

建安元年，孫策臨郡，察齊孝廉。時王朗奔東冶，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。策遣永甯長韓晏領南部都尉，將兵討升，以齊為永寧長。晏為升所敗，齊又代晏領都尉事。升畏齊威名，遣使乞盟。齊因告喻，為陳禍福，升遂送上印綬，出舍求降。賊帥張雅、詹強等不原升降，反共殺升，雅稱無上將軍，強稱會稽太守。賊盛兵少，未足以討，齊住軍息兵。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，齊令越人因事交構，遂致疑隙，阻兵相圖。齊乃進討，一戰大破雅，強黨震懼，率眾出降。

候官既平，而建安、漢興、南平復亂，齊進兵建安，立都尉府，是歲八年也。郡發屬縣五千兵，各使本縣長將之，皆受齊節度。賊洪明、洪進、苑禦、吳免、華當等五人，率各萬戶，連屯漢興，吳五六千戶別屯大潭，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，（大潭）同出餘汗。音幹。軍討漢興，經餘汗。齊以為賊眾兵少，深入無繼，恐為所斷，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。蕃本與齊鄰城，恥見部伍，辭不肯留。齊乃斬蕃，於是軍中震栗，無不用命。遂分兵留備，進討明等，連大破之。臨陳斬明，其免、當、進、禦皆降。轉擊蓋竹，軍向大潭，（三）將又降。凡討治斬首六千級，名帥盡禽，復立縣邑，料出兵萬人，拜為平東校尉。十年，轉討上饒，分以為建平縣。

十三年，遷威武中郎將，討丹陽黠、歙。時武強、葉鄉、東陽、豐浦四鄉先降，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。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，毛甘萬戶屯烏聊山，黠帥陳僕、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曆山。林曆山四面壁立，高數十丈，徑路危狹，不容刀楯，賊臨高下石，不可得攻。軍住經

日，將吏患之。齊身出周行，觀視形便，陰募輕捷士，為作鐵弋，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，以弋拓（斬山）為緣道，夜令潛上，乃多縣布以援下人，得上百數人，四面流布，俱鳴鼓角，齊勒兵待之。賊夜聞鼓聲四合，謂大軍悉已得上，驚懼惑亂，不知所為，守路備險者，皆走還依眾。大軍因是得上，大破僕等，其餘皆降，凡斬首七千。抱朴子曰：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，賊中有善禁者，每當交戰，官軍刀劍不得拔，弓弩射矢皆還自向，輒致不利。賀將軍長情有思，乃曰：「吾聞金有刃者可禁，蟲有毒者可禁，其無刃之物，無毒之蟲，則不可禁。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，必不能禁無刃物矣。」乃多作勁木白梃，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，盡捉梃。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，了不嚴備。於是官軍以白梃擊之，彼禁者果不復行，所擊殺者萬計。齊復表分歙為新定、黎陽、休陽。並黟、歙，凡六縣，權遂割為新都郡，齊為太守，立府於始新，加偏將軍。

十六年，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，複數千人，齊出討之，即複破稚，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。吳錄曰：晉改為臨安。被命詣所在，及當還郡，權出祖道，作樂舞象。吳書曰：權謂齊曰：「今定天下，都中國，使殊俗貢珍，狡獸卒舞，非君誰與？」齊曰：「殿下以神武應期，廓開王業，臣幸遭際會，得驅馳風塵之下，佐助末行，效鷹犬之用，臣之原也。若殊俗貢珍，狡獸率舞，宜在聖德，非臣所能。」賜齊輶車駿馬，罷坐住駕，使齊就車。齊辭不敢，權使左右扶齊上車，令導吏卒兵騎，如在郡儀。權望之笑曰：「人當努力，非積行累勤，此不可得。」去百餘步乃旋。

十八年，豫章東部民彭材、李玉、王海等起為賊亂，眾萬餘人。齊討平之，誅其首惡，餘皆降服。揀其精健為兵，次為縣戶。遷奮武將軍。

二十年，從權征合肥。時城中出戰，徐盛被創失矛，齊中兵拒擊，得盛所失。江表傳曰：權征合肥還，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，幾至危殆。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。權既入大船，會諸將飲宴，齊下席涕泣而言曰：「至尊人主，常當持重。今日之事，幾至禍敗，群下震怖，若無天地，原以此為終身誡。」權自前收其淚曰：「大慚！謹以克心，非但書諸紳也。」

二十一年，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，化民為賊，陵陽、始安、涇縣皆與突相應。齊與陸遜討破突，斬首數千，餘黨震服，丹楊三縣皆降，料得精兵八千人。拜安東將軍，封山陰侯，出鎮江上，督扶州以上至皖。

黃武初，魏使曹休來伐，齊以道遠後至，因住新市為拒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，所亡中分，將士失色，賴齊未濟，偏軍獨全，諸將倚以為勢。

齊性奢綺，尤好軍事，兵甲器械極為精好，所乘船雕刻丹鏤，青蓋絳檐，幹櫓戈矛，葩瓜文畫，弓弩矢箭，鹹取上材，蒙冲鬥艦之屬，望之若山。休等憚之，遂引軍還。遷後將軍，假節領徐州牧。

初，晉宗為戲口將，以眾叛如魏，還為蘄春太守，圖襲安樂，取其保質。權以為恥忿，因軍初罷，六月盛夏，出其不意，詔齊督麋芳、鮮於丹等襲蘄春，遂生虜宗。後四年卒，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，為佳將。會稽典錄曰：景為滅賊校尉，禦眾嚴而有恩，兵器精飾，為當時冠絕，早卒。達頗任氣，多所犯迕，故雖有征戰之勞，而爵位不至，然輕財貴義，膽烈過人。子質，位至虎牙將軍。景子邵，別有傳。

全琮字子璜，吳郡錢唐人也。父柔，漢靈帝時舉孝廉，補尚書郎右丞，董卓之亂，棄官歸，州辟別駕從事，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。孫策到吳，柔舉兵先附，策表柔為丹楊都尉。孫權為車騎將軍，以柔為長史，徙桂陽太守。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，有所市易。琮至，皆散用，空船而還。柔大怒，琮頓首曰：「愚以所市非急，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，故便振贍，不及啟報。」柔更以奇之。徐眾評曰：禮，子事父無私財，又不敢私施，所以避尊上也。棄命專財而以邀名，

未盡父子之禮。臣松之以為子路問「聞斯行諸」？子曰「有父兄在」。琮輒散父財，誠非子道，然士類縣命，憂在朝夕，權其輕重，以先人急，斯亦馮暖市義、汲黯振救之類，全謂邀名，或負其心。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，依琮居者以百數，琮傾家給濟，與共有無，遂顯名遠近。後權以為奮威校尉，授兵數千人，使討山越。因開募召，得精兵萬餘人，出屯牛渚，稍遷偏將軍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，劉備將關羽圍樊、襄陽，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，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，恐事泄，故寢琮表不答。及禽羽，權置酒公安，顧謂琮曰：「君前陳此，孤雖不相答，今日之捷，抑亦君之功也。」於是封陽華亭侯。

黃初元年，魏以舟軍大出洞口，權使呂范督諸將拒之，軍營相望。敵數以輕船鈔擊，琮常帶甲仗兵，伺候不休。頃之，敵數千人出江中，琮擊破之，梟其將軍尹廬。遷琮綏南將軍，進封錢唐侯。四年，假節領九江太守。

七年，權到皖，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，破之於石亭。是時丹楊、吳、會山民復為寇賊，攻沒屬縣，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，琮領太守。吳錄曰：琮時治富春。至，明賞罰，招誘降附，數年中，得萬餘人。權召琮還牛渚，罷東安郡。江表傳曰：琮還，經過錢唐，脩祭墳墓，麾幢節蓋，曜於舊裏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、宗族六親，施散惠與，千有餘萬，本土以為榮。黃龍元年，遷衛將軍、左護軍、徐州牧，吳書曰：初，琮為將甚勇決，當敵臨難，奮不顧身。及作督帥，養威持重，每禦軍，常任計策，不營小利。江表傳曰：權使子登出征，已出軍，次於安樂，群臣莫敢諫。琮密表曰：「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，故從曰撫軍，守曰監國。今太子東出，非古制也，臣竊憂疑。」權即從之，命登旋軍，議者鹹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。尚公主。

嘉禾二年，督步騎五萬征六安，六安民皆散走，諸將欲分兵捕之。琮曰：「夫乘危徼幸，舉不百全者，非國家大體也。今分兵捕民，得失相半，豈可謂全哉？縱有所獲，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。如或邂逅，虧損非小，與其獲罪，琮寧以身受之，不敢徼功以負國也。」

赤烏九年，遷右大司馬、左軍師。為人恭順，善於承顏納規，言辭未嘗切迕。初，權將圍珠崖及夷州，皆先問琮，琮曰：「以聖朝之威，何向而不克？然殊方異域，隔絕障海，水土氣毒，自古有之，兵入民出，必生疾病，轉相污染，往者懼不能反，所獲何可多致？猥虧江岸之兵，以冀萬一之利，愚臣猶所不安。」權不聽。軍行經歲，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，權深悔之。後言次及之，琮對曰：「當是時，群臣有不諫者，臣以為不忠。」

琮既親重，宗族子弟並蒙寵貴，賜累千金，然猶謙虛接士，貌無驕色。十二年卒，子懌嗣。後襲業領兵，救諸葛誕於壽春，出城先降，魏以為平東將軍，封臨湘侯。懌兄子禕、儀、靜等亦降魏，皆曆郡守列侯。吳書曰：琮長子緒，幼知名，奉朝請，出授兵，稍遷揚武將軍、牛渚督。孫亮即位，遷鎮北將軍。東關之役，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，以破魏軍，封一子亭侯，年四十四卒。次子寄，坐阿党魯王霸賜死。小子吳，孫權外孫，封都鄉侯。

呂岱字定公，廣陵海陵人也，為郡縣吏，避亂南渡。孫權統事，岱詣幕府，出守吳丞。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系，長丞皆見，岱處法應問，甚稱權意，召署錄事，出補餘姚長，召募精健，得千餘人。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、秦狼等為亂，權以岱為督軍校尉，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，遂禽合、狼，五縣平定，拜昭信中郎將。吳書曰：建安十六年，岱督郎將尹異等，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[B121]城，魯嫌疑斷道，事計不立，權遂召岱還。

建安二十年，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。又安成、攸、永新、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，合眾拒岱，岱攻圍，即降，三郡克定。權留岱鎮長沙。安成長吳瑒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，復為反亂。瑒據攸縣，龍在醴陵。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，瑒得突走。岱攻醴陵，遂禽斬龍，遷廬陵太守。

延康元年，代步騭為交州刺史。到州，高涼賊帥錢博乞降，岱因承制，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。又郁林夷賊攻圍郡縣，岱討破之。是時桂陽潯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，首亂為害，權又詔岱討之，生縛金，傳送詣都，斬首獲生凡萬餘人。遷安南將軍，假節，封都鄉侯。

交阯太守士燮卒，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，領九真太守，以校尉陳時代燮。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，以將軍戴良為刺史，海東四郡為廣州，岱自為刺史。遣良與時南入，而徽不承命，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。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，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。或謂岱曰：「徽藉累世之恩，為一州所附，未易輕也。」岱曰：「今徽雖懷逆計，未虞吾之卒至，若我潛軍輕舉，掩其無備，破之必也。稽留不速，使得生心，嬰城固守，七郡百蠻，雲合回應，雖有智者，誰能圖之？」遂行，過合浦，與良俱進。徽聞岱至，果大震怖，不知所出，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。岱皆斬送其首。徽大將甘鳳、桓治等率吏民攻岱，岱奮擊大破之，進封番禺侯。於是除廣州，複為交州如故。岱既定交州，複進討九真，斬獲以萬數。又遣從事南宣國化，暨徼外扶南、林邑、堂明諸王，各遣使奉貢。權嘉其功，進拜鎮南將軍。

黃龍三年，以南土清定，召岱還屯長沙漚口。王隱交廣記曰：吳後複置廣州，以南陽滕脩為刺史。或語脩蝦須長一丈，脩不信，其人後故至東海，取蝦須長四丈四尺，封以示脩，脩乃服之。會武陵蠻夷蠢動，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。嘉禾三年，權令岱領潘璋士眾，屯陸口，後徙蒲圻。四年，廬陵賊李桓、路合、會稽東冶賊隨春、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。權複詔岱督劉纂、唐咨等分部討擊，春即時首降，岱拜春偏將軍，使領其眾，遂為列將，桓、厲等皆見斬獲，傳首詣都。權詔岱曰：「厲負險作亂，自致梟首；桓凶狡反覆，已降複叛。前後討伐，歷年不禽，非君規略，誰能梟之？忠武之節，於是益著。元惡既除，大小震懼，其餘細類，掃地族矣。自今已去，國家永無南顧之虞，三郡晏然，無怵惕之驚，又得惡民以供賦役，重用歎息。賞不逾月，國之常典，制度所宜，君其裁之。」

潘濬卒，岱代濬領荊州文書，與陸遜並在武昌，故督蒲圻。頃之，廖式作亂，攻圍城邑，零陵、蒼梧、郁林諸郡騷擾，岱自表輒行，星夜兼路。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，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，攻討一年破之，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，並其支黨，郡縣悉平，複還武昌。時年已八十，然體素精勤，躬親王事。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：「昔旦奭翼周，二南作歌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。忠勤相先，勞謙相讓，功以權成，化與道合，君子歎其德，小人悅其美。加以文書鞅掌，賓客終日，罷不舍事，勞不言倦，又知上馬輒自超乘，不由跨躡，如此足下過廉頗也，何其事事快也。周易有之，禮言恭，德言盛，足下何有盡此美耶！」及陸遜卒，諸葛恪代遜，權乃分武昌為兩部，岱督右部，自武昌上至蒲圻。遷上大將軍，拜子凱副軍校尉，監兵蒲圻。孫亮即位，拜大司馬。

岱清身奉公，所在可述。初在交州，歷年不餉家，妻子饑乏。權聞之歎息，以讓群臣曰：「呂岱出身萬里，為國勤事，家門內困，而孤不早知。股肱耳目，其責安在？」於是加賜錢米布絹，歲有常限。

始，岱親近吳郡徐原，慷慨有才志，岱知其可成，賜巾襦，與共言論，後遂薦拔，官至侍御史。原性忠壯，好直言，岱時有得失，原輒諫諍，又公論之，人或以告岱，岱歎曰：「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。」及原死，岱哭之甚哀，曰：「德淵，呂岱之益友，今不幸，岱複於何聞過？」談者美之。

太平元年，年九十六卒，子凱嗣。遺令殯以素棺，疏巾布襦，葬送之制，務從約儉，凱皆奉行之。

周魴字子魚，吳郡陽羨人也。少好學，舉孝廉，為甯國長，轉在懷安。錢唐大帥彭式等蟻

聚為寇，以魴為錢唐侯相，旬月之間，斬式首及其支黨，遷丹楊西部都尉。黃武中，鄱陽大帥彭綺作亂，攻沒屬城，乃以魴為鄱陽太守，與胡綜戮力攻討，遂生禽綺，送詣武昌，加昭義校尉。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，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。魴答，恐民帥小丑不足仗任，事或漏泄，不能致休，乞遣親人齎箋七條以誘休：

其一曰：「魴以千載微幸，得備州民，遠隔江川，敬恪未顯，瞻望雲景，天實為之。精誠微薄，名位不昭，雖懷焦渴，曷緣見明？狐死首丘，人情戀本，而逼所制，奉覲禮違。每獨矯首西顧，未嘗不寤寐勞歎，輾轉反側也。今因隙穴之際，得陳宿昔之志，非神啟之，豈能致此！不勝翹企，萬里託命。謹遣親人董岑、邵南等託叛奉箋。時事變故，列於別紙，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，照遠民之趣，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。」

其二曰：「魴遠在邊隅，江汜分絕，恩澤教化，未蒙撫及，而於山谷之間，遙陳所懷，懼以大義，未見信納。夫物有感激，計因變生，古今同揆。魴仕東典郡，始原已獲，銘心立報，永矣無貳。豈圖頃者中被橫譴，禍在漏刻，危於投卵，進有離合去就之宜，退有誣罔枉死之咎，雖志行輕微，存沒一節，顧非其所，能不悵然！敢緣古人，因知所歸，拳拳輸情，陳露肝膈。乞降春天之潤，哀拯其急，不復猜疑，絕其委命。事之宣洩，受罪不測，一則傷慈損計，二則杜絕向化者心，惟明使君遠覽前世，矜而潛之，留神所質，速賜秘報。魴當候望舉動，俟須鄉應。」

其三曰：「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，往者亦以郡民為變，以見譴責，靖勤自陳釋，而終不解，因立密計，欲北歸命，不幸事露，誅及嬰孩。魴既目見靖事，且觀東主一所非薄，燼不復厚，雖或暫舍，終見翦除。今又令魴領郡者，是欲責後效。必殺魴之趣也。雖尚視息，憂惕焦灼，未知軀命，竟在何時。人居世間，猶白駒過隙，而常抱危怖，其可言乎！惟當陳愚，重自披盡，懼以卑賤，未能採納。原明使君少垂詳察，忖度其言。今此郡民，雖外名降首，而故在山草，看伺空隙，欲復為亂，為亂之日，魴命訖矣。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，圖欲北進。呂范、孫韶等入淮，全琮、硃桓趨合肥，諸葛瑾、步騭、硃然到襄陽，陸議、潘璋等討梅敷。東主中營自掩石陽，別遣從弟孫奂治安陸城，脩立邸閣，輦貲運糧，以為軍儲，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，江邊諸將無複在者，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。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，魴便從此率厲吏民，以為內應。此方諸郡，前後舉事，垂成而敗者，由無外援使其然耳；若北軍臨境，傳檄屬城，思詠之民，誰不企踵？原明使君上觀天時，下察人事，中參蓍龜，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。」

其四曰：「所遣董岑、邵南少長家門，親之信之，有如兒子，是以特令齎箋，託叛為辭，目語心計，不宣唇齒，骨肉至親，無有知者。又已敕之，到州當言往降，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。魴建此計，任之於天，若其濟也，則有生全之福；邂逅洩漏，則受夷滅之禍。常中夜仰天，告誓星辰。精誠之微，豈能上感，然事急孤窮，惟天是訴耳。遣使之日，載生載死，形存氣亡，魄爽恍惚。私恐使君未深保明，岑、南二人可留其一，以為後信。一齎教還，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。東主有常科，悔叛還者，皆自原罪。如是彼此俱塞，永無端原。縣命西望，涕筆俱下。」

其五曰：「鄱陽之民，實多愚勁，帥之赴役，未即應人，倡之為變，聞聲響抃。今雖降首，盤節未解，山棲草藏，亂心猶存，而今東主圖興大眾，舉國悉出，江邊空曠，屯塢虛損，惟有諸刺奸耳。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，一旦可得便會，然要恃外援，表裏機互，不爾以往，無所成也。今使君若從皖道進往江上，魴當從南對岸曆口為應。若未徑到江岸，可住百里上，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，即自善也。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，苦於征討，樂得北屬，但窮困舉事，不時見應，尋受其禍耳。如使石陽及青、徐諸軍首尾相銜，牽綴往兵，使不得速退者，則善之善也。魴生在江、淮，長於時事，見其便利，百舉百捷，時不再來，敢布腹心。」

其六曰：「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，今此後舉，大合新兵，並使潘濬發夷民，人數甚多，聞

豫設科條，當以新羸兵置前，好兵在後，攻城之日，雲欲以羸兵填塹，使即時破，雖未能然，是事大趣也。私恐石陽城小，不能久留往兵，明使君速垂救濟，誠宜疾密。王靖之變，其鑒不遠。今魴歸命，非複在天，正在明使君耳。若見救以往，則功可必成，如見救不時，則與靖等同禍。前彭綺時，聞旌麾在逢龍，此郡民大小歡喜，並思立效。若留一月日間，事當大成，恨去電速，東得增眾專力討綺，綺始敗耳。原使君深察此言。」

其七曰：「今舉大事，自非爵號無以勸之，乞請將軍、侯印各五十紐，郎將印百紐，校尉、都尉印各二百紐，得以假授諸魁帥，獎厲其志，並乞請幢麾數十，以為表幟，使山兵吏民，目瞻見之，知去就之分已決，承引所救畫定。又彼此降叛，日月有人，闊狹之間，輒得聞知。今之大事，事宜神密，若省魴箋，乞加隱秘。伏知智度有常，防慮必深，魴懷憂震灼，啟事蒸仍，乞未罪怪。」

魴因別為密表曰：「方北有逋寇，固阻河洛，久稽王誅，自擅朔土，臣曾不能吐奇舉善，上以光贊洪化，下以輪展萬一，憂心如搗，假寐忘寢。聖朝天覆，含臣無效，猥發優命，敕臣以前誘致賊休，恨不如計。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，令與北通。臣伏思惟，喜怖交集，竊恐此人不可卒得，假使得之，懼不可信，不如令臣譎休，於計為便。此臣得以經年之冀原，逢值千載之一會，輒自督竭，竭盡頑蔽，撰立箋草以誑誘休者，如別紙。臣知無古人單不複之術，加卒奉大略，忖矐狼狽，懼以輕愚，忝負特施，豫懷憂灼。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，博詢芻蕘，以成盛勳。朝廷神謨，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，靈贊聖規，休必自送，使六軍囊括，虜無孑遺，威風電邁，天下幸甚。謹拜表以聞，並呈箋草，懼於淺局，迫用悚息。」被報施行。休果信魴，帥步騎十萬，輜重滿道，徑來入皖。魴亦合眾，隨陸遜橫截休，休幅裂瓦解，斬獲萬計。

魴初建密計時，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，魴乃詣部郡門下，因下發謝，故休聞之，不復疑慮。事捷軍旋，權大會諸將歡宴，酒酣，謂魴曰：「君下發載義，成孤大事，君之功名，當書之竹帛。」加裨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徐眾評曰：夫人臣立功效節，雖非一塗，然各有分也。為將執桴鼓，則有必死之義，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，死必得所，義在不苟。魴為郡守，職在治民，非君所命，自占誘敵，髡剔發膚，以徇功名，雖事濟受爵，非君子所美。

賊帥董嗣負阻劫鈔，豫章、臨川並受其害。臣松之案：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，是時未有臨川。吾粲、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，連月不能拔。魴表乞罷兵，得以便宜從事。魴遣間諜，授以方策，誘狙殺嗣。嗣弟怖懼，詣武昌降於陸遜，乞出平地，自改為善，由是數郡無複憂惕。

魴在郡十三年卒，賞善罰惡，威恩並行。子處，亦有文武材幹，天紀中為東觀令、無難督。虞預晉書曰：處入晉，為禦史中丞，多所彈糾，不避強禦。齊萬年反，以處為建威將軍，西征，眾寡不敵，處臨陳慷慨，奮不顧身，遂死於戰場，追贈平西將軍。處子颺、劄，皆有才力，中興之初，並見寵任。其諸子侄悉處列位，為揚土豪右，而劄凶淫放恣，為百姓所苦。泰甯中，王敦誅之，滅其族。

鍾離牧字子幹，會稽山陰人，漢魯相意七世孫也。會稽典錄曰：牧父緒，樓船都尉，兄駟，上計吏，少與同郡謝贊、吳郡顧譚齊名。牧童齒時號為遲訥，駟常謂人曰：「牧必勝我，不可輕也。」時人皆以為不然。少愛居永興，躬自墾田，種稻二十餘畝。臨熟，縣民有識認之，牧曰：「本以田荒，故墾之耳。」遂以稻與縣人。縣長聞之，召民系獄，欲繩以法，牧為之請。長曰：「君慕承宮，自行義事，續漢書曰：宮字少子，琅邪人，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，臨熟，人就認之，宮便推與而去，由是發名，位至左中郎將、侍中。僕為民主，當以法率下，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？」牧曰：「此是郡界，緣君意願，故來墾住。今以少稻而殺此民，何心複留？」遂出裝，還山陰，長自往止之，為釋系民。民慚懼，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，送還牧，牧閉門

不受。民輸置道旁，莫有取者。牧由此發名。徐眾評曰：牧蹈長者之規。問者曰：「如牧所行，犯而不校，又從而救之，直而不有，又還而不受，可不謂之仁讓乎哉？」答曰：「異乎吾所聞。原憲之問於孔子曰：『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為仁乎？』孔子曰：『可以為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』惡不仁者，其為仁矣。『今小民不展四體，而認人之稻，不仁甚矣，而牧推而與之，又救其罪，斯為讓非其義，所救非人，非所謂惡不仁者。苟不惡不仁，安得為仁哉！蒼梧澆娶妻而美，讓於其兄；尾生篤信，水至不去而死；直躬好直，證父攘羊；申鳴奉法，盡忠於君而執其父。忠信直讓，此四行者，聖賢之所貴也。然不貴蒼梧之讓，非讓道也；不取尾生之信，非信所也；不許直躬之直，非直體也；不嘉申鳴之忠，非忠意也。今牧犯而不校，還而不取，可以為難矣，未得為仁讓也。夫聖人以德報德，以直報怨，而牧欲以德報怨，非也。必不得已，二者何從？吾從孔子也。』」

赤烏五年，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，遷南海太守。會稽典錄曰：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，殘害吏民，牧越界撲討，旬日降服。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眾數千人，曆十餘年，以侯爵雜繒千匹，下書購募，絕不可得。牧遣使慰譬，登皆首服，自改為良民。始興太守羊[[A155](#)]與太常滕胤書曰：「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，定見其在南海，威恩部伍，智勇分明，加操行清純，有古人之風。」其見貴如此。在郡四年，以疾去職。還為丞相長史，轉司直，遷中書令。會建安、鄱陽、新都三郡山民作亂，出牧為監軍使者，討平之。賊帥黃亂、常俱等出其部伍，以充兵役。封秦亭侯，拜越騎校尉。

永安六年，蜀並於魏，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，時論懼其叛亂，乃以牧為平魏將軍，領武陵太守，往之郡。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，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，屯于赤沙，誘致諸夷邑君，或起應純，又進攻酉陽縣，郡中震懼。牧問朝吏曰：「西蜀傾覆，邊境見侵，何以禦之？」皆對曰：「今二縣山險，諸夷阻兵，不可以軍驚擾，驚擾則諸夷盤結。宜以漸安，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。」牧曰：「不然。外境內侵，誑誘人民，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，此救火貴速之勢也。」敕外趣嚴，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。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：「昔潘太常督兵五萬，然後以討五谿夷耳。是時劉氏連和，諸夷率化，今既無往日之援，而郭純已據遷陵，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，尚未見其利也。」牧曰：「非常之事，何得循舊？」即率所領，晨夜進道，緣山險行，垂二千里，從塞上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，純等散，五谿平。遷公安督、揚武將軍，封都鄉侯，徙濡須督。會稽典錄曰：牧之在濡須，深以進取可圖，而不敢陳其策，與侍中東觀令硃育宴，慨然歎息。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，因謂牧曰：「朝廷諸君，以際會坐取高官，亭侯功無與比，不肯在人下，見顧者猶以於邑，況於侯也！」牧笑而答曰：「卿之所言，未獲我心也。馬援有言，人當功多而賞薄。吾功不足錄，而見寵已過當，豈以為恨？國家不深相知，而見害朝人，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。若其不然，當建進取之計，以報所受之恩，不徒自守而已，憤歎以此也。」育復曰：「國家已自知侯，以侯之才，無為不成。愚謂自可陳所懷。」牧曰：「武安君謂秦王雲：『非成業難，得賢難；非得賢難，用之難；非用之難，任之難。』武安君欲為秦王並兼六國，恐授事而不見任，故先陳此言。秦王既許而不能，卒隕將成之業，賜劍杜郵。今國家知吾，不如秦王之知武安，而害吾者有過范雎。大皇帝時，陸丞相討鄱陽，以二千人授吾，潘太常討武陵，吾又有三千人，而朝廷下議，棄吾於彼，使江渚諸督，不復發兵相繼。蒙國威靈自濟，今日何為常。向使吾不料時度宜，苟有所陳，至見委以事，不足兵勢，終有敗績之患，何無不成之有？」復以前將軍假節，領武陵太守。卒官。家無餘財，士民思之。子禕嗣，代領兵。會稽典錄曰：牧次子盛，亦履恭讓，為尚書郎。弟徇領兵為將，拜偏將軍，戍西陵，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，謂宜城、信陵為建平援，若不先城，敵將先入。盛以施續、留平，智略名將，屢經於彼，無雲當城之者，不然徇計。後半年，晉果遣將脩信陵城。晉軍平吳，徇領水軍督，臨陳戰死。

評曰：山越好為叛亂，難安易動，是以孫權不遑外禦，卑詞魏氏。凡此諸臣，皆克寧內難，

綏靜邦域者也。呂岱清恪在公；周魴譎略多奇；鍾離牧蹈長者之規；全琮有當世之才，貴重於時，然不檢奸子，獲譏毀名雲。

吳書十六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

潘濬字承明，武陵漢壽人也。弱冠從宋仲子受學。吳書曰：濬為人聰察，對問有機理，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。由是知名，為郡功曹。年未三十，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。時沙羨長賊穢不脩，濬按殺之，一郡震竦。後為湘鄉令，治甚有名。劉備領荊州，以濬為治中從事。備入蜀，留典州事。

孫權殺關羽，並荊土，拜濬輔軍中郎將，授以兵。江表傳曰：權克荊州，將吏悉皆歸附，而濬獨稱疾不見。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，濬伏面著床席不起，涕泣交橫，哀咽不能自勝。權慰勞與語，呼其字曰：「承明，昔觀丁父，都俘也，武王以為軍帥；彭仲爽，申俘也，文王以為令尹。此二人，卿荊國之先賢也，初雖見囚，後皆擢用，為楚名臣。卿獨不然，未肯降意，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？」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，濬起下地拜謝。即以為治中，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。武陵部從事樊伉誘導諸夷，圖以武陵屬劉備，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。權不聽，特召問濬，濬答：「以五千兵往，足可以擒伉。」權曰：「卿何以輕之？」濬曰：「伉是南陽舊姓，頗能弄脣吻，而實無辯論之才。臣所以知之者，伉昔嘗為州人設饌，比至日中，食不可得，而十餘自起，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。」權大笑而納其言，即遣濬將五千往，果斬平之。遷奮威將軍，封常遷亭侯。吳書曰：芮玄卒，濬並領玄兵，屯夏口。玄字文表，丹楊人。父祉，字宣嗣，從孫堅征伐有功，堅薦祉為九江太守，後轉吳郡，所在有聲。玄兄良，字文鸞，隨孫策平定江東，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，卒，玄領良兵，拜奮武中郎將，以功封溧陽侯。權為子登揀擇淑媛，群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，故遂娉玄女為妃焉。黃武五年卒，權甚潛惜之。權稱尊號，拜為少府，進封劉陽侯，江表傳曰：權數射雉，濬諫權，權曰：「相與別後，時時齎出耳，不復如往日之時也。」濬曰：「天下未定，萬機務多，射雉非急，弦絕括破，皆能為害，乞特為臣故息置之。」濬出，見雉翳故在，乃手自撤壞之。權由是自絕，不復射雉。遷太常。五谿蠻夷叛亂盤結，權假濬節，督諸軍討之。信賞必行，法不可幹，斬首獲生，蓋以萬數，自是群蠻衰弱，一方寧靜。吳書曰：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，求召募諸郡以增兵。權以問濬，濬曰：「豪將在民間，耗亂為害，加騭有名勢，在所所媚，不可聽也。」權從之。中郎將豫章徐宗，有名士也，嘗到京師，與孔融交結，然儒生誕節，部曲寬縱，不奉節度，為眾作殿，濬遂斬之。其奉法不憚私議，皆此類也。歸義隱蕃，以口辯為豪傑所善，濬子翥亦與周旋，饋餉之。濬聞大怒，疏責翥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志報以命，爾輩在都，當念恭順，親賢慕善，何故與降虜交，以糧餉之？在遠聞此，心震面熱，惆悵累旬。疏到，急就往使受杖一百，促責所餉。」當時人鹹怪濬，而蕃果圖叛誅夷，眾乃歸服。江表傳曰：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，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，雲濬遣密使與琬相聞，欲有自託之計。旌以啟權，權曰：「承明不為此也。」即封旌表以示於濬，而召旌還，免官。

先是，濬與陸遜俱駐武昌，共掌留事，還複故。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，奏按丞相顧雍、左將軍硃據等，皆見禁止。黃門侍郎謝友語次問壹：「顧公事何如？」壹答：「不能佳。」友又問：「若此公免退，誰當代之？」壹未答友，友曰：「得無潘太常得之乎？」壹良久曰：「君語近之也。」友謂曰：「潘太常常切齒於君，但道遠無因耳。今日代顧公，恐明日便擊君矣。」壹大懼，遂解散雍事。濬求朝，詣建業，欲盡辭極諫。至，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，濬乃大請百寮，欲因會手刃殺壹，以身當之，為國除患。壹密聞知，稱疾不行。濬每進見，無不陳壹之奸險也。由此壹寵漸衰，後遂誅戮。權引咎責躬，因誚讓大臣，語在權傳。

赤烏二年，濬卒，子翥嗣。濬女配建昌侯孫慮。吳書曰：翥字文龍，拜騎都尉，後代領兵，

早卒。翫弟祕，權以姊陳氏女妻之，調湘鄉令。襄陽記曰：襄陽習溫為荊州大公平。大公平，今之州都。祕過辭於溫，問曰：「先君昔曰君侯當為州裏議主，今果如其言，不審州裏誰當複相代者？」溫曰：「無過於君也。」後祕為尚書僕射，代溫為公平，甚得州裏之譽。

陸凱字敬風，吳郡吳人，丞相遜族子也。黃武初為永興、諸暨長，所在有治跡，拜建武都尉，領兵。雖統軍眾，手不釋書。好太玄，論演其意，以筮輒驗。赤烏中，除儋耳太守，討硃崖，斬獲有功，遷為建武校尉。五鳳二年，討山賊陳毖於零陵，斬毖克捷，拜巴丘督、偏將軍，封都鄉侯，轉為武昌右部督。與諸將共赴壽春，還，累遷蕩魏、綏遠將軍。孫休即位，拜征北將軍，假節領豫州牧。孫皓立，遷鎮西大將軍，都督巴丘，領荊州牧，進封嘉興侯。孫皓與晉平，使者丁忠自北還，說皓弋陽可襲，凱諫止，語在皓傳。寶鼎元年，遷左丞相。

皓性不好人視己，群臣侍見，皆莫敢近。凱說皓曰：「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，若卒有不虞，不知所赴。」皓聽凱自視。

皓徙都武昌，揚土百姓溯流供給，以為患苦，又政事多謬，黎元窮匱。凱上疏曰：

臣聞有道之君，以樂樂民；無道之君，以樂樂身。樂民者，其樂彌長；樂身者，不樂而亡。夫民者，國之根也，誠宜重其食，愛其命。民安則君安，民樂則君樂。自頃年以來，君威傷於桀紂，君明闇於奸雄，君惠閉於群孽。無災而民命盡，無為而國財空，辜無罪，賞無功，使君有謬誤之愆，天為作妖。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，困民以求饒，導君於不義，敗政於淫俗，臣竊為痛心。今鄰國交好，四邊無事，當務息役養士，實其廩庫，以待天時。而更傾動天心，騷擾萬姓，使民不安，大小呼嗟，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。

臣聞吉凶在天，猶影之在形，響之在聲也，形動則影動，形止則影止，此分數乃有所系，非在口之所進退也。昔秦所以亡天下者，但坐賞輕而罰重，政刑錯亂，民力盡於奢侈，目眩於美色，志濁於財寶，邪臣在位，賢哲隱藏，百姓業業，天下苦之，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。漢所以強者，躬行誠信，聽諫納賢，惠及負薪，躬請岩穴，廣采博察，以成其謀。此往事之明證也。

近者漢之衰末，三家鼎立，曹失綱紀，晉有其政。又益州危險，兵多精強，閉門固守，可保萬世，而劉氏與奪乖錯，賞罰失所，君恣意於奢侈，民力竭於不急，是以為晉所伐，君臣見虜。此目前之明驗也。

臣聞於大理，文不及義，智慧淺劣，無複冀望，竊為陛下惜天下耳。臣謹奏耳目所聞見，百姓所為煩苛，刑政所為錯亂，原陛下息大功，損百役，務寬蕩，忽苛政。

又武昌土地，實危險而脊確，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，船泊則沈漂，陵居則峻危，且童謠言：「甯飲建業水，不食武昌魚；寧還建業死，不止武昌居。」臣聞翼星為變，熒惑作妖，童謠之言，生於天心，乃以安居而比死，足明天意，知民所苦也。

臣聞國無三年之儲，謂之非國，而今無一年之畜，此臣下之責也。而諸公卿位處人上，祿延子孫，曾無致命之節，匡救之術，苟進小利於君，以求容媚，荼毒百姓，不為君計也。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，耕種既廢，所在無複輸入，而分一家父子異役，廩食日張，畜積日耗，民有離散之怨，國有露根之漸，而莫之恤也。民力困窮，鬻賣兒子，調賦相仍，日以疲極，所在長吏，不加隱括，加有監官，既不愛民，務行威勢，所在騷擾，更為煩苛，民苦二端，財力再耗，此為無益而有損也。原陛下一息此輩，矜哀孤弱，以鎮撫百姓之心。此猶魚鰲得免毒螫之淵，鳥獸得離羅網之綱，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。如此，民可得保，先王之國存焉。

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，五色令人目不明，此無益於政，有損於事者也。自昔先帝時，後宮列女，及諸織絡，數不滿百，米有畜積，貨財有餘。先帝崩後，幼、景在位，更改奢侈，不蹈先跡。伏聞織絡及諸徒坐，乃有千數，計其所長，不足為國財，然坐食官廩，歲歲相承，此為無益，原陛下料出賦嫁，給與無妻者。如此，上應天心，下合地意，天下幸甚。

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，齊桓取士於車轅，周武取士於負薪，大漢取士於奴僕。明王聖主取士以賢，不拘卑賤，故其功德洋溢，名流竹素，非求顏色而取好服、捷口、容悅者也。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，位非其人，任非其量，不能輔國匡時，群黨相扶，害忠隱賢。原陛下簡文武之臣，各勤其官，州牧督將，籓鎮方外，公卿尚書，務脩仁化，上助陛下，下拯黎民，各盡其忠，拾遺萬一，則康哉之歌作，刑錯之理清。原陛下留神思臣愚言。

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，貴幸任事，凱面責定曰：「卿見前後事主不忠，傾亂國政，甯有得以壽終者邪！何以專為佞邪，穢塵天聽？宜自改厲。不然，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。」定大恨凱，思中傷之，凱終不以為意，乃心公家，義形於色，表疏皆指事不飾，忠懇內發。

建衡元年，疾病，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，凱陳：「何定不可任用，宜授外任，不宜委以國事。奚熙小吏，建起浦裏田，欲複嚴密故跡，亦不可聽。姚信、樓玄、賀邵、張悌、郭連、薛瑩、滕脩及族弟喜、抗，或清白忠勤，或姿才卓茂，皆社稷之楨幹，國家之良輔，原陛下重留神思，訪以時務，各盡其忠，拾遺萬一。」遂卒，時年七十二。

子禕，初為黃門侍郎，出領部曲，拜偏將軍。凱亡後，入為太子中庶子。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：「禕體質方剛，器幹強固，董率之才，魯肅不過。及被召當下，徑還赴都，道由武昌，曾不回顧，器械軍資，一無所取，在戎果毅，臨財有節。夫夏口，賊之冲要，宜選名將以鎮戍之，臣竊思惟，莫善於禕。」

初，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，加何定譖構非一，既以重臣，難繩以法，又陸抗時為大將在疆場，故以計容忍。抗卒後，竟徙凱家於建安。

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，凱與大司馬丁奉、御史大夫丁固謀，因皓謁廟，欲廢皓立孫休子。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，故密語平，平拒而不許，誓以不泄，是以所圖不果。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，風氣回逆，將有陰謀，皓深警懼雲。吳錄曰：舊拜廟，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，凱欲因此兵以圖之，令選曹白用丁奉。皓偶不欲，曰：「更選。」凱令執據，雖慙兼，然宜得其人。皓曰：「用留平。」凱令其子禕謀語平。平素與丁奉有隙，禕未及得宣凱旨，平語禕曰：「聞野豬入丁奉營，此凶徵也。」有喜色。禕乃不敢言，還，因具啟凱，故輟止。

予連從荊、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，博問吳人，多雲不聞凱有此表。又按其文殊甚切直，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。或以為凱藏之篋笥，未敢宣行，病困，皓遣董朝省問欲言，因以付之。虛實難明，故不著於篇，然愛其指擿皓事，足為後戒，故鈔列于凱傳左雲。

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：「孤動必遵先帝，有何不平？君所諫非也。又建業宮不利，故避之，而西宮室宇摧朽，須謀移都，何以不可徙乎？」凱上疏曰：

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，陰陽不調，五星失晷，職司不忠，奸黨相扶，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。江表傳載凱此表曰：「臣拜受明詔，心與氣結。陛下何心之難悟，意不聰之甚也！」夫王者之興，受之於天，脩之由德，豈在宮乎？而陛下不諮之公輔，便盛意驅馳，六軍流離悲懼，逆犯天地，天地以災，童歌其謠。縱令陛下一身得安，百姓愁勞，何以用治？此不遵先帝一也。

臣聞有國以賢為本，夏殺龍逢，殷獲伊摯，斯前世之明效，今日之師表也。中常侍王蕃黃

中通理，處朝忠謇，斯社稷之重鎮，大吳之龍逢也，而陛下忿其苦辭，惡其直對，梟之殿堂，屍骸暴棄。邦內傷心，有識悲悼，咸以吳國夫差複存。先帝親賢，陛下反之，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。

臣聞宰相國之柱也，不可不強，是故漢有蕭、曹之佐，先帝有顧、步之相。而萬彘瑣才凡庸之質，昔從家隸，超步紫闥，於彘已豐，於器已溢，而陛下愛其細介，不訪大趣，榮以尊輔，越尚舊臣。賢良憤惋，智士赫吒，是不遵先帝三也。

先帝愛民過於嬰孩，民無妻者以妾妻之，見單衣者以帛給之，枯骨不收而取埋之。而陛下反之，是不遵先帝四也。

昔桀紂滅由妖婦，幽厲亂在嬖妾，先帝鑒之，以為身戒，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，後房無曠積之女。今中宮萬數，不備嬪嬙，外多鰥夫，女吟於中。風雨逆度，正由此起，是不遵先帝五也。

先帝憂勞萬機，猶懼有失。陛下臨阼以來，遊戲後宮，眩惑婦女，乃令庶事多曠，下吏容奸，是不遵先帝六也。

先帝篤尚樸素，服不純麗，宮無高臺，物不彫飾，故國富民充，奸盜不作。而陛下徵調州郡，竭民財力，土被玄黃，宮有硃紫，是不遵先帝七也。

先帝外仗顧、陸、硃、張，內近胡綜、薛綜，是以庶績雍熙，邦內清肅。今者外非其任，內非其人，陳聲、曹輔，鬥筭小吏，先帝之所棄，而陛下幸之，是不遵先帝八也。

先帝每宴見群臣，抑損醇醴，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，百寮庶尹，並展所陳。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，懼以不盡之酒。夫酒以成禮，過則敗德，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，是不遵先帝九也。

昔漢之桓、靈，親近宦豎，大失民心。今高通、詹廉、羊度，黃門小人，而陛下賞以重爵，權以戰兵。若江渚有難，烽燧互起，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，是不遵先帝十也。

今宮女曠積，而黃門複走州郡，條牒民女，有錢則舍，無錢則取，怨呼道路，母子死訣，是不遵先帝十一也。

先帝在時，亦養諸王太子，若取乳母，其夫複役，賜與錢財，給其資糧，時遣歸來，視其弱息。今則不然，夫婦生離，夫故作役，兒從後死，家為空戶，是不遵先帝十二也。

先帝歎曰：「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，衣其次也，三者，孤存之於心。」今則不然，農桑並廢，是不遵先帝十三也。

先帝簡士，不拘卑賤，任之鄉閭，效之於事，舉者不虛，受者不妄。今則不然，浮華者登，朋黨者進，是不遵先帝十四也。

先帝戰士，不給他役，使春惟知農，秋惟收稻，江渚有事，責其死效。今之戰士，供給眾役，廩賜不贍，是不遵先帝十五也。

夫賞以勸功，罰以禁邪，賞罰不中，則士民散失。今江邊將士，死不見哀，勞不見賞，是不遵先帝十六也。

今在所監司，已為煩猥，兼有內使，擾亂其中，一民十吏，何以堪命？昔景帝時，交趾反亂，實由茲起，是為遵景帝之闕，不遵先帝十七也。

夫校事，吏民之仇也。先帝末年，雖有呂壹、錢欽，尋皆誅夷，以謝百姓。今復張立校曹，縱吏言事，是不遵先帝十八也。

先帝時，居官者鹹久於其位，然後考績黜陟。今州縣職司，或蒞政無幾，便徵召遷轉，迎新送舊，紛紜道路，傷財害民，於是為甚，是不遵先帝十九也。

先帝每察竟解之奏，當留心推按，是以獄無冤囚，死者吞聲。今則違之，是不遵先帝二十也。

若臣言可錄，藏之盟府；如其虛妄，治臣之罪。原陛下留意。江表傳曰：皓所行彌暴，凱知其將亡，上表曰：「臣聞惡不可積，過不可長；積惡長過，喪亂之源也。是以古人懼不聞非，故設進善之旌，立敢諫之鼓。武公九十，思聞警戒，詩美其德，士悅其行。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，而有積惡之漸，臣深憂之，此禍兆見矣。故略陳其要，寫盡愚懷。陛下宜克己復禮，述脩前德，不可捐棄臣言，而放奢意。意奢情至，吏日欺民；民離則上不信下，下當疑上，骨肉相克，公子相奔。臣雖愚，闇於天命，以心審之，敗不過二十稔也。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、殷紂，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。臣受國恩，奉朝三世，複以餘年，值遇陛下，不能循俗，與眾沈浮。若比干、伍員，以忠見戮，以正見疑，自謂畢足，無所餘恨，灰身泉壤，無負先帝，原陛下九思，社稷存焉。」初，皓始起宮，凱上表諫，不聽，凱重表曰：「臣聞宮功當起，夙夜反側，是以頻煩上事，往往留中，不見省報，於邑歎息，企想應罷。昨食時，被詔曰：『君所諫，誠是大趣，然未合鄙意，如何？此宮殿不利，宜當避之，乃可以妨勞役，長坐不利宮乎？父之不安，子亦何倚？』臣拜紙詔，伏讀一周，不覺氣結於胸，而涕泣雨集也。臣年已六十九，榮祿已重，於臣過望，複何所冀？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，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，勞苦勤至，白髮生於鬢膚，黃耆被於甲冑。天下始靜，晏駕早崩，自含息之類，能言之倫，無不歎歔，如喪考妣。幼主嗣統，柄在臣下，軍有連征之費，民有彫殘之損。賊臣幹政，公家空竭。今強敵當塗，西州傾覆，孤罷之民，宜當畜養，廣力肆業，以備有虞。且始徙都，屬有軍征，戰士流離，州郡騷擾，而大功複起，徵召四方，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。臣聞為人主者，攘災以德，除咎以義。故湯遭大旱，身禱桑林，熒惑守心，宋景退殿，是以旱魃銷亡，妖星移舍。今宮室之不利，但當克己復禮，篤湯、宋之至道，湣黎庶之困苦，何憂宮之不安，災之不銷乎？陛下不務脩德，而務築宮室，若德之不脩，行之不貴，雖殷辛之瑤台，秦皇之阿房，何止而不喪身覆國，宗廟作墟乎？夫興土功，高臺榭，既致水旱，民又多疾，其不疑也？為父長安，使子無倚，此乃子離於父，臣離於陛下之象也。臣子一離，雖念克骨，茅茨不翦，複何益焉？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，自謂過於阿房。故先朝大臣，以為宮室宜厚，備衛非常，大皇帝曰：『逆虜遊魂，當愛育百姓，何聊趣於不急？』然臣下懇惻，由不獲已，故裁調近郡，苟副眾心，比當就功，猶豫三年。當此之時，寇鈔懾威，不犯我境，師徒奔北，且西阻岷、漢，南州無事，尚猶沖讓，未肯築宮，況陛下危惻之世，又乏大皇帝之德，可不慮哉？原陛下留意，臣不虛言。」

胤字敬宗，凱弟也。始為禦史、尚書選曹郎，太子和聞其名，待以殊禮。會全寄、楊竺等阿附魯王霸，與和分爭，陰相譖構，胤坐收下獄，楚毒備至，終無他辭。吳錄曰：太子自懼黜廢，而魯王覬覦益甚。權時見楊竺，辟左右而論霸之才，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，宜為嫡嗣，於是權乃許立焉。有給使伏於床下，具聞之，以告太子。胤當至武昌，往辭太子。太子不見，而微服至其車上，與共密議，欲令陸遜表諫。既而遜有表極諫，權疑竺泄之，竺辭不服。權使竺出尋其由，竺白頃惟胤西行，必其所道。又遣問遜何由知之，遜言胤所述。召胤考問，胤為太子隱曰：「楊竺向臣道之。」遂共為獄。竺不勝痛毒，服是所道。初權疑竺泄之，及服，以為果

然，乃斬竺。

後為衡陽督軍都尉。赤烏十一年，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，交部騷動。以胤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胤入南界，喻以恩信，務崇招納，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。引軍而南，重宣至誠，遺以財幣。賊帥百餘人，民五萬餘家，深幽不羈，莫不稽顙，交域清泰。就加安南將軍。復討蒼梧建陵賊，破之，前後出兵八千餘人，以充軍用。

永安元年，徵為西陵督，封都亭侯，後轉（左）虎林。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：「胤天姿聰明，才通行絜，昔曆選曹，遺跡可紀。還在交州，奉宣朝恩，流民歸附，海隅肅清。蒼梧、南海，歲有（舊）風瘴氣之害，風則折木，飛砂轉石，氣則霧鬱，飛鳥不經。自胤至州，風氣絕息，商旅平行，民無疾疫，田稼豐稔。州治臨海，海流秋鹹，胤又畜水，民得甘食。惠風橫被，化感人神，遂憑天威，招合遺散。至被詔書當出，民感其恩，以忘戀土，負老攜幼，甘心景從，眾無攜貳，不煩兵衛。自諸將合眾，皆脅之以威，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。銜命在州，十有餘年，實帶殊俗，實玩所生，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，家無文甲犀象之珍，方之今臣，實難多得。宜在輦轂，股肱王室，以贊唐虞康哉之頌。江邊任輕，不盡其才，虎林選督，堪之者眾。若召還都，寵以上司，則天工畢脩，庶績鹹熙矣。」

胤卒，子式嗣，為柴桑督、揚武將軍。天策元年，與從兄禕俱徙建安。天紀二年，召還建業，復將軍、侯。

評曰：潘濬公清割斷，陸凱忠壯質直，皆節 梗梗，有大丈夫格業。胤身絜事濟，著稱南土，可謂良牧矣。

吳書十七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

是儀字子羽，北海營陵人也。本姓氏，初為縣吏，後仕郡，郡相孔融嘲儀，言「氏」字「民」無上，可改為「是」，乃遂改焉。徐眾評曰：古之建姓，或以所生，或以官號，或以祖名，皆有義體，以明氏族。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，此先王之典也，所以明本重始，彰示功德，子孫不忘也。今離文析字，橫生忌諱，使儀易姓，忘本誣祖，不亦謬哉！教人易姓，從人改族，融既失之，儀又不得也。後依劉繇，避亂江東。繇軍敗，儀徙會稽。

孫權承攝大業，優文徵儀。到見親任，專典機密，拜騎都尉。

呂蒙圖襲關羽，權以問儀，儀善其計，勸權聽之。從討羽，拜忠義校尉。儀陳謝，權令曰：「孤雖非趙簡子，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？」

既定荊州，都武昌，拜裨將軍，後封都亭侯，守侍中。欲復授兵，儀自以非材，固辭不受。黃武中，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，欲誘致曹休。休到，大破之，遷偏將軍，入闕省尚書事，外總平諸官，兼領辭訟，又令教諸公子書學。

大駕東遷，太子登留鎮武昌，使儀輔太子。太子敬之，事先諮詢，然後施行。進封都鄉侯。後從太子還建業，復拜侍中、中執法，平諸官事、領辭訟如舊。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，權怒，收嘉系獄，悉驗問。時同坐人皆怖畏壹，並言聞之，儀獨雲無聞。於是見窮詰累日，詔旨轉厲，群臣為之屏息。儀對曰：「今刀鋸已在臣頸，臣何敢為嘉隱諱，自取夷滅，為不忠之鬼！顧以聞知當有本末。」據實答問，辭不傾移。權遂舍之，嘉亦得免。徐眾評曰：是儀以羈旅異方，客仕吳朝，值讒邪殄行，當嚴毅之威，命縣漏刻，禍急危機，不雷同以害人，不苟免以傷義，可謂忠勇公正之士，雖祁奚之免叔向，慶忌之濟殊雲，何以尚之？忠不諂君，勇不懼鋒，公不存私，正不黨邪，資此四德，加之以文敏，崇之以謙約，履之以和順，保傳二

宮，存身愛名，不亦宜乎！

蜀相諸葛亮卒，權垂心西州，遣儀使蜀申固盟好。奉使稱意，後拜尚書僕射。

南、魯二宮初立，儀以本職領魯王傅。儀嫌二宮相近切，乃上疏曰：「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，兼資文武，當今之宜，宜鎮四方，為國藩輔。宜揚德美，廣耀威靈，乃國家之良規，海內所瞻望。但臣言辭鄙野，不能究盡其意。愚以二宮宜有降殺，正上下之序，明教化之本。」書三四上。為傅盡忠，動輒規諫；事上勤，與人恭。

不治產業，不受施惠，為屋舍財足自容。鄰家有起大宅者，權出望見，問起大室者誰，左右對曰：「似是儀家也。」權曰：「儀儉，必非也。」問果他家。其見知信如此。

服不精細，食不重膳，拯贍貧困，家無儲畜。權聞之，幸儀舍，求視蔬飯，親嘗之，對之歎息，即增俸賜，益田宅。儀累辭讓，以恩為戚。

時時有所進達，未嘗言人之短。權常責儀以不言事，無所是非，儀對曰：「聖主在上，臣下守職，懼於不稱，實不敢以愚管之言，上幹天聽。」

事國數十年，未嘗有過。呂壹曆白將相大臣，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，獨無以白儀。權歎曰：「使人盡如是儀，當安用科法為？」

及寢疾，遺令素棺，斂以時服，務從省約，年八十一卒。

胡綜字偉則，汝南固始人也。少孤，母將避難江東。孫策領會稽太守，綜年十四，為門下循行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。策薨，權為討虜將軍，以綜為金曹從事，從討黃祖，拜鄂長。權為車騎將軍，都京，召綜還，為書部，與是儀、徐詳俱典軍國密事。劉備下白帝，權以見兵少，使綜料諸縣，得六千人，立解煩兩部，詳領左部、綜領右部督。吳將晉宗叛歸魏，魏以宗為蕲春太守，去江數百里，數為寇害。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，生虜得宗，加建武中郎將。魏拜權為吳王，封綜、儀、詳皆為亭侯。

黃武八年夏，黃龍見夏口，於是權稱尊號，因瑞改元。又作黃龍大牙，常在中軍，諸軍進退，視其所向，命綜作賦曰：

乾坤肇立，三才是生。狼弧垂象，實惟兵精。聖人觀法，是效是營，始作器械，爰求厥成。黃、農創代，拓定皇基，上順天心，下息民災。高辛誅共，舜征有苗，啟有甘師，湯有鳴條。周之牧野，漢之垓下，靡不由兵，克定厥緒。明明大吳，實天生德，神武是經，惟皇之極。乃自在昔，黃、虞是祖，越曆五代，繼世在下。應期受命，發跡南土，將恢大繇，革我區夏。乃律天時，制為神軍，取象太一，五將三門；疾則如電，遲則如雲，進止有度，約而不煩。四靈既布，黃龍處中，周制日月，實曰太常，桀然特立，六軍所望。仙人在上，鑒觀四方，神實使之，為國休祥。軍欲轉向，黃龍先移，金鼓不鳴，寂然變施，闇謨若神，可謂秘奇。在昔周室，赤烏銜書，今也大吳，黃龍吐符。合契河洛，動與道俱，天贊人和，僉曰惟休。

蜀聞權踐阼，遣使重申前好。綜為盟文，文義甚美，語在權傳。

權下都建業，詳、綜並為侍中，進封鄉侯，兼左右領軍。時魏降人或雲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，頗見猜疑，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：

其一曰：「天綱弛絕，四海分崩，群生憔悴，士人播越，兵寇所加，邑無居民，風塵煙火，

往往而處，自三代以來，大亂之極，未有若今時者也。臣質志薄，處時無方，系於土壤，不能翻飛，遂為曹氏執事戎役，遠處河朔，天衢隔絕，雖望風慕義，思託大命，媿無因緣，得展其志。每往來者，竊聽風化，伏知陛下齊德乾坤，同明日月，神武之姿，受之自然，敷演皇極，流化萬里，自江以南，戶受覆燾。英雄俊傑，上達之士，莫不心歌腹詠，樂在歸附者也。今年六月末，奉聞吉日，龍興踐阼，恢弘大繇，整理天綱，將使遺民，睹見定主。昔武王伐殷，殷民倒戈；高祖誅項，四面楚歌。方之今日，未足以喻。臣質不勝昊天至原，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，乃託降叛，問關求達，其欲所陳，載列于左。」

其二曰：「昔伊尹去夏入商，陳平委楚歸漢，書功竹帛，遺名後世，世主不謂之背誕者，以為知天命也。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，外託君臣，內如骨肉，恩義綢繆，有合無離，遂受偏方之任，總河北之軍。當此之時，志望高大，永與曹氏同死俱生，惟恐功之不建，事之不成耳。及曹氏之亡，後嗣繼立，幼沖統政，讒言彌興。同儕者以勢相害，異趣者得聞其言，而臣受性簡略，素不下人，視彼數子，意實迫之，此亦臣之過也。遂為邪議所見構會，招致猜疑，誣臣欲叛。雖識真者保明其心，世亂讒勝，餘嫌猶在，常懼一旦橫受無辜，憂心孔疚，如履冰炭。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，惠王即位，疑奪其任，遂去燕之趙，休烈不虧。彼豈欲二三其德，蓋畏功名不建，而懼禍之將及也。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，託叛南詣，宣達密計。時以倉卒，未敢便有章表，使光口傳而已。以為天下大歸可見，天意所在，非吳複誰？此方之民，思為臣妾，延頸舉踵，惟恐兵來之遲耳。若使聖恩少加信納，當以河北承望王師，（疑）心赤實，天日為鑒。而光去經年，不聞咳唾，未審此意竟得達不？瞻望長歎，日月以幾，魯望高子，何足以喻！又臣今日見待稍薄，蒼蠅之聲，綿綿不絕，必受此禍，遲速事耳。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，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，不行若此之事，謂光所傳，多虛少實，或謂此中有他消息，不知臣質構讒見疑，恐受大害也。且臣質若有罪之日，自當奔赴鼎鑊，束身待罪，此蓋人臣之宜也。今日無罪，橫見譖毀，將有商鞅、白起之禍。尋惟事勢，去亦宜也。死而弗義，不去何為！樂毅之出，吳起之走，君子傷其不遇，未有非之者也。原陛下推古況今，不疑怪於臣質也。又念人臣獲罪，當如伍員奉己自效，不當徼幸因事為利。然今與古，厥勢不同，南北悠遠，江湖隔絕，自不舉事，何得濟免！是以忘志士之節，而思立功之義也。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，非天命所在，政弱刑亂，柄奪於臣，諸將專威於外，各自為政，莫或同心，士卒衰耗，帑藏空虛，綱紀毀廢，上下並昏，想前後數得降叛，具聞此問。兼弱攻昧，宜應天時，此實陛下進取之秋，是以區區敢獻其計。今若內兵淮、泗，據有下邳，荊、揚二州，聞聲響應，臣從河北席捲而南，形勢一連，根牙永固。關西之兵系於所衛，青、徐二州不敢徹守，許、洛餘兵眾不滿萬，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？此誠千載一會之期，可不深思而熟計乎！及臣所在，既自多馬，加以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，驅馬來出，隱度今者，可得三千餘匹。陛下出軍，當投此時，多將騎士來就馬耳。此皆先定所一二知。

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，今此間實贏，易可克定，陛下舉動，應者必多。上定洪業，使普天一統，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，此乃天也。若不見納，此亦天也。原陛下思之，不復多陳。」

其三曰：「昔許子遠舍袁就曹，規畫計較，應見納受，遂破袁軍，以定曹業。向使曹氏不信子遠，懷疑猶豫，不決於心，則今天下袁氏有也。原陛下思之。間聞界上將閻浮、趙楫欲歸大化，唱和不速，以取破亡。今臣款款，遠授其命，若複懷疑，不時舉動，令臣孤絕，受此厚禍，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，不敢複託命陛下矣。原陛下思之。皇天后土，實聞其言。」此文既流行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。

二年，青州人隱蕃歸吳，上書曰：「臣聞紂為無道，微子先出；高祖寬明，陳平先入。臣年二十二，委棄封域，歸命有道，賴蒙天靈，得自全致。臣至止有日，而主者同之降人，未見精別，使臣微言妙旨，不得上達。於邑三歎，曷惟其已。謹詣闕拜章，乞蒙引見。」權即召入。蕃謝答問，及陳時務，甚有辭觀。綜時侍坐，權問何如，綜對曰：「蕃上書，大語有似東方朔，巧捷詭辯有似禰衡，而才皆不及。」權又問可堪何官，綜對曰：「未可以治民，且試以都輦小職。」

權以蕃盛論刑獄，用為廷尉監。左將軍硃據、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，普尤與之親善，常怨歎其屈。後蕃謀叛，事覺伏誅，吳錄曰：蕃有口才，魏明帝使詐叛如吳，令求作廷尉職，重案大臣以離間之。既為廷尉監，眾人以據、普與蕃親善，常車馬雲集，賓客盈堂。及至事覺，蕃亡走，捕得，考問黨與，蕃無所言。吳主使將入，謂曰：「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？」蕃曰：「孫君，丈夫圖事，豈有無伴！烈士死，不足相牽耳。」遂閉口而死。吳曆曰：權問普：「卿前盛稱蕃，又為之怨望朝廷，使蕃反叛，皆卿之由。」普見責自殺。據禁止，歷時乃解。拜綜偏將軍，兼左執法，領辭訟。遼東之事，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，權亦大怒，其和協彼此，使之無隙，綜有力焉。

性嗜酒，酒後歡呼極意，或推引杯觴，搏擊左右。權愛其才，弗之責也。

凡自權統事，諸文詔策命，鄰國書符，略皆綜之所造也。初以內外多事，特立科，長吏遭喪，皆不得去，而數有犯者。權患之，使朝臣下議。綜議以為宜定科文，示以大辟，行之一人，其後必絕。遂用綜言，由是奔喪乃斷。

赤烏六年卒，子沖嗣。沖平和有文幹，天紀中為中書令。吳錄曰：沖後仕晉尚書郎、吳郡太守。

徐詳者字子明，吳郡烏程人也，先綜死。

評曰：是儀、徐詳、胡綜，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。儀清恪貞素，詳數通使命，綜文采才用，各見信任，辟之廣夏，其檠椽之佐乎！

吳書十八 吳范劉惔趙達傳第十八

吳范字文則，會稽上虞人也。以治歷數，知風氣，聞於郡中。舉有道，詣京都，世亂不行。會孫權起於東南，範委身服事，每有災祥，輒推數言狀，其術多效，遂以顯名。

初，權在吳，欲討黃祖，範曰：「今茲少利，不如明年。明年戊子，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。」權遂征祖，卒不能克。明年，軍出，行及尋陽，範見風氣，因詣船賀，催兵急行，至即破祖，祖得夜亡。權恐失之，範曰：「未遠，必生禽祖。」至五更中，果得之。劉表竟死，荊州分割。

及壬辰歲，范又白言：「歲在甲午，劉備當得益州。」後呂岱從蜀還，遇之白帝，說備部眾離落，死亡且半，事必不克。權以難范，範曰：「臣所言者天道也，而岱所見者人事耳。」備卒得蜀。

權與呂蒙謀襲關羽，議之近臣，多曰不可。權以問范，範曰：「得之。」後羽在麥城，使使請降。權問範曰：「竟當降否？」範曰：「彼有走氣，言降詐耳。」權使潘璋邀其徑路，覘候者還，白羽已去。範曰：「雖去不免。」問其期，曰：「明日日中。」權立表下漏以待之。及中不至，權問其故，範曰：「時尚未正中也。」頃之，有風動帷，範拊手曰：「羽至矣。」須臾，外稱萬歲，傳言得羽。

後權與魏為好，範曰：「以風氣言之，彼以貌來，其實有謀，宜為之備。」劉備盛兵西陵，範曰：「後當和親。」終皆如言。其占驗明審如此。

權以範為騎都尉，領太史令，數從訪問，欲知其決。範祕惜其術，不以至要語權。權由是恨之。吳錄曰：範獨心計，所以見重者術，術亡則身棄矣，故終不言。

初，權為將軍時，范嘗白言江南有王氣，亥子之間有大福慶。權曰：「若終如言，以君為侯。」及立為吳王，范時侍宴，曰：「昔在吳中，嘗言此事，大王識之邪？」權曰：「有之。」因呼左右，以侯綬帶范。范知權欲以厭當前言，輒手推不受。及後論功行封，以范為都亭侯。詔臨當出，權恚其愛道於己也，削除其名。

范為人剛直，頗好自稱，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。素與魏滕同邑相善。滕嘗有罪，權責怒甚嚴，敢有諫者死，范謂滕曰：「與汝偕死。」滕曰：「死而無益，何用死為？」范曰：「安能慮此，坐觀汝邪？」乃髡頭自縛詣門下，使鈴下以聞。鈴下不敢，曰：「必死，不敢白。」范曰：「汝有子邪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使汝為吳范死，子以屬我。」鈴下曰：「諾。」乃排閣入。言未卒，權大怒，欲便投以戟。逡巡走出，范因突入，叩頭流血，言與涕並。良久，權意釋，乃免滕。滕見范謝曰：「父母能生長我，不能免我於死。丈夫相知，如汝足矣，何用多為！」會稽典錄曰：滕字周林，祖父河內太守朗，字少英，列在八俊。滕性剛直，行不苟合，雖遭困逼，終不回撓。初亦迂策，幾殆，賴太妃救得免，語見妃嬪傳。曆（曆山）（曆陽）、（潘陽）（鄱陽）、山陰三縣令，鄱陽太守。

黃武五年，范病卒。長子先死，少子尚幼，於是業絕。權追思之，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范、趙達者，封千戶侯，卒無所得。吳錄曰：范先知其死日，謂權曰：「陛下某日當喪軍師。」權曰：「吾無軍師，焉得喪之？」范曰：「陛下出軍臨敵，須臣言而後行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。」至其日果卒。臣松之案，范死時，權未稱帝，此雲陛下，非也。

劉惔字子仁，平原人也。遭亂避地，客遊廬陵，事孫輔。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。每有水旱寇賊，皆先時處期，無不中者。輔異焉，以為軍師，軍中鹹敬事之，號曰神明。

建安中，孫權在豫章，時有星變，以問惔，惔曰：「災在丹楊。」權曰：「何如？」曰：「客勝主人，到某日當得問。」是時邊鴻作亂，卒如惔言。

惔於諸術皆善，尤明太乙，皆能推演其事，窮盡要妙，著書百餘篇，名儒刁玄稱以為奇。惔亦竇愛其術，不以告人，故世莫得而明也。

趙達，河南人也。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，用思精密，謂東南有王者氣，可以避難，故脫身渡江。治九宮一算之術，究其微旨，是以能應機立成，對問若神，至計飛蝗，射隱伏，無不中效。或難達曰：「飛者固不可校，誰知其然，此殆妄耳。」達使其人取小豆數鬥，播之席上，立處其數，驗覆果信。嘗過知故，知故為之具食。食畢，謂曰：「倉卒乏酒，又無嘉肴，無以敘意，如何？」達因取盤中只箸，再三從橫之，乃言：「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，又有鹿肉三斤，何以辭無？」時坐有他賓，內得主人情，主人慚曰：「以卿善射有無，欲相試耳，竟效如此。」遂出酒酣飲。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，著空倉中封之，令達算之。達處如數，雲：「但有名無實。」其精微若是。

達竇惜其術，自闕澤、殷禮皆名儒善士，親屈節就學，達秘而不告。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，勤苦累年，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，臨當喻語而輒複止。滕他日齋酒具，候顏色，拜跪而請，達曰：「吾先人得此術，欲圖為帝王師，至仕來三世，不過太史郎，誠不欲複傳之。且此術微妙，頭乘尾除，一算之法，父子不相語。然以子篤好不倦，今真以相授矣。」飲酒數行，達起取素書兩卷，大如手指，達曰：「當寫讀此，則自解也。吾久廢，不復省之，今欲思論一過，數日當以相與。」滕如期往，至乃陽求索書，驚言失之，雲：「女婿昨來，必是渠所竊。」遂從此絕。

初孫權行師征伐，每令達有所推步，皆如其言。權問其法，達終不語，由此見薄，祿位不至。吳書曰：初，權即尊號，令達算作天子之後，當複幾年？達曰：「高祖建元十二年，陛下倍之。」權大喜，左右稱萬歲。果如達言。

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：「當回算帷幕，不出戶牖以知天道，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，不亦難乎！」間居無為，引算自校，乃歎曰：「吾算訖盡某年月日，其終矣。」達妻數見達效，聞而哭泣。達欲弭妻意，乃更步算，言：「向者謬誤耳，尚未也。」後如期死。權聞達有書，求之不得，乃錄問其女，及發棺無所得，法術絕焉。吳錄曰：皇象字休明，廣陵江都人。幼工書。時有張子並、陳梁甫能書。甫恨逋，並恨峻，象斟酌其間，甚得其妙，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。嚴武字子卿，衛尉峻再從子也，圍釭莫與為輩。宋壽占夢，十不失一。曹不興善畫，權使畫屏風，誤落筆點素，因就以作蠅。既進禦，權以為生蠅，舉手彈之。孤城鄭嫗能相人，及範、惇、達八人，世皆稱妙，謂之八絕雲。晉陽秋曰：吳有葛衡字思真，明達天官，能為幾巧，作渾天，使地居於中，以機動之，天轉而地止，以上應晷度。

評曰：三子各於其術精矣，其用思妙矣，然君子等役心神，宜於大者遠者，是以有識之士，舍彼而取此也。孫盛曰：夫玄覽未然，逆鑒來事，雖裨灶、梓慎其猶病諸，況術之下此者乎？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，故輕舉濟江。魏承漢緒，受命中畿，達不能豫睹兆萌，而流竄吳越。又不知吝術之鄙，見薄於時，安在其能逆睹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？昔聖王觀天地之文，以畫八卦之象，故亶亶成於蓍策，變化形乎六爻，是以三易雖殊，卦繇理一，安有回轉一籌，可以鉤深測隱，意對逆占，而能遂知來物者乎？流俗好異，妄設神奇，不幸之中，仲尼所棄，是以君子志其大者，無所取諸。臣松之以為盛雲「君子志其大者，無所取諸」，故評家之旨，非新聲也。其餘所譏，則皆為非理。自中原酷亂，至於建安，數十年間，生民殆盡，比至小康，皆百死之餘耳。江左雖有兵革，不能如中國之甚也，焉知達不算其安危，知禍有多少，利在東南，以全其身乎？而責不知魏氏將興，流播吳越，在京房之籌，猶不能自免刑戮，況達但以秘術見薄，在悔吝之間乎！古之道術，蓋非一方，探賾之功，豈惟六爻，苟得其要，則可以易而知之矣，回轉一籌，胡足怪哉？達之推算，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，何愧于古！而以裨、梓限之，謂達為妄，非篤論也。抱樸子曰：時有葛仙公者，每飲酒醉，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臥，竟日乃出。曾從吳主別，到涑州，還遇大風，百官船多沒，仙公船亦沉淪，吳主甚悵悵。明日使人鉤求公船，而登高以望焉。久之，見公步從水上來，衣履不沾，而有酒色。既見而言曰：「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，暫過設酒，忽忽不得，即委之。」又有姚光者，有火術。吳主身臨試之，積荻數千束，使光坐其上，又以數千束荻裹之，因猛風而燔之。荻了盡，謂光當以化為燼，而光端坐灰中，振衣而起，把一卷書。吳主取其書視之，不能解也。又曰：吳景帝有疾，求覲視者，得一人。景帝欲試之，乃殺鵝而埋於苑中，架小屋，施床幾，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，乃使覲視之。告曰：「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形狀者，當加賞而即信矣。」竟日盡夕無言，帝推問之急，乃曰：「實不見有鬼，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，所以不即白之，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，當候其真形而定。無複移易，不知何故，不敢不以實上聞。」景帝乃厚賜之。然則鵝死亦有鬼也。葛洪神仙傳曰：仙人介象，字元則，會稽人，有諸方術。吳主聞之，徵象到武昌，甚敬貴之，稱為介君，為起宅，以禦帳給之，賜遺前後累千金，從象學蔽形之術。試還後宮，及出殿門，莫有見者。又使象作變化，種

瓜菜百果，皆立生可食。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，象曰：「鱸魚為上。」吳主曰：「論近道魚耳，此出海中，安可得邪？」象曰：「可得耳。」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塢，汲水滿之，並求鉤。象起餌之，垂綸於塢中。須臾，果得鱸魚。吳主驚喜，問象曰：「可食不？」象曰：「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鱸，安敢取不可食之物！」乃使廚下切之。吳主曰：「聞蜀使來，得蜀薑作齋甚好，恨爾時無此。」象曰：「蜀薑豈不易得，原差所使者，並付直。」吳主指左右一人，以錢五十付之。象書一符，以著青竹杖中，使行人閉目騎杖，杖止，便買薑訖，複閉目。此人承其言騎杖，須臾止，已至成都，不知是何處，問人，人言是蜀市中，乃買薑。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，既於市中相識，甚驚，便作書寄其家。此人買姜畢，捉書負薑，騎杖閉目，須臾已還到吳，廚下切鱸適了。臣松之以為葛洪所記，近為惑眾，其書文頗行世，故撮取數事，載之篇末也。神仙之術，詎可測量，臣之臆斷，以為惑眾，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。

諸葛恪字元遜，瑾長子也。少知名。江表傳曰：恪少有才名，發藻岐嶷，辯論應機，莫與為對。權見而奇之，謂瑾曰：「藍田生玉，真不虛也。」吳錄曰：恪長七尺六寸，少鬚眉，折頰廣額，大口高聲。弱冠拜騎都尉，與顧譚、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，並為賓友。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。

恪父瑾面長似驢，孫權大會群臣，使人牽一驢入，長檢其面，題曰諸葛子瑜。恪跪曰：「乞請筆益兩字。」因聽與筆。恪續其下曰「之驢。」舉坐歡笑，乃以驢賜恪。他日複見，權問恪曰：「卿父與叔父孰賢？」對曰：「臣父為優。」權問其故，對曰：「臣父知所事，叔父不知，以是為優。」權又大噓。命恪行酒，至張昭前，昭先有酒色，不肯飲，曰：「此非養老之禮也。」權曰：「卿其能令張公辭屈，乃當飲之耳。」恪難昭曰：「昔師尚父九十，秉旄仗鉞，猶未告老也。今軍旅之事，將軍在後，酒食之事，將軍在先，何謂不養老也？」昭卒無辭，遂為盡爵。後蜀使至，群臣並會，權謂使曰：「此諸葛恪雅好騎乘，還告丞相，為致好馬。」恪因下謝，權曰：「馬未至而謝何也？」恪對曰：「夫蜀者陛下之外廄，今有恩詔，馬必至也，安敢不謝？」恪之才捷，皆此類也。恪別傳曰：權嘗饗蜀使費禕，先逆敕群臣：「使至，伏食勿起。」禕至，權為輟食，而群下不起。禕啗之曰：「鳳皇來翔，騏驎吐哺，驢騾無知，伏食如故。」恪答曰：「爰植梧桐，以待鳳皇，有何燕雀，自稱來翔？何不彈射，使還故鄉！」禕停食餅，索筆作麥賦，恪亦請筆作磨賦，鹹稱善焉。權嘗問恪：「頃何以自娛，而更肥澤？」恪對曰：「臣聞富潤屋，德潤身，臣非敢自娛，脩己而已。」又問：「卿何如滕胤？」恪答曰：「登階躡履，臣不如胤；回籌轉策，胤不如臣。」恪嘗獻權馬，先弔其耳。范曄時在坐，嘲恪曰：「馬雖大畜，稟氣於天，今殘其耳，豈不傷仁？」恪答曰：「母之於女，恩愛至矣，穿耳附珠，何傷於仁？」太子嘗嘲恪：「諸葛元遜可食馬矢。」恪曰：「原太子食雞卵。」權曰：「人令卿食馬矢，卿使人食雞卵何也？」恪曰：「所出同耳。」權大笑。江表傳曰：曾有白頭鳥集殿前，權曰：「此何鳥也？」恪曰：「白頭翁也。」張昭自以坐中最老，疑恪以鳥戲之，因曰：「恪欺陛下，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，試使恪複求白頭母。」恪曰：「鳥名鸚母，未必有對，試使輔吳複求鸚父。」昭不能答，坐中皆歡笑。權甚異之，欲試以事，令守節度。節度掌軍糧谷，文書繁猥，非其好也。江表傳曰：權為吳王，初置節度官，使典掌軍糧，非漢制也。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，詳死，將用恪。諸葛亮聞恪代詳，書與陸遜曰：「家兄年老，而恪性疏，今使典主糧谷，糧穀軍之要最，僕雖在遠，竊用不安。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。」遜以白權，即轉恪領兵。

恪以丹楊山險，民多果勁，雖前發兵，徒得外縣平民而已，其餘深遠，莫能禽盡，屢自求乞為官出之，三年可得甲士四萬。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，與吳郡、會稽、新都、鄱陽四郡鄰接，周旋數千里，山谷萬重，其幽邃民人，未嘗入城邑，對長吏，皆仗兵野逸，白首於林莽。逋亡宿惡，鹹共逃竄。山出銅鐵，自鑄甲兵。俗好武習戰，高尚氣力，其升山赴險，抵突叢棘，若魚之走淵，猿狖之騰木也。時觀間隙，出為寇盜，每致兵征伐，尋其窟藏。其戰則至，敗則鳥竄，自前世以來，不能羈也。皆以為難。恪父瑾聞之，亦以事終不逮，歎曰：「恪不大興吾家，將大赤吾族也。」恪盛陳其必捷。權拜恪撫越將軍，領丹楊太守，授榮戟武騎三百。拜畢，命恪備威儀，作鼓吹，導引歸家，時年三十二。

恪到府，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，令各保其疆界，明立部伍，其從化平民，悉令屯居。乃分內諸將，羅兵幽阻，但繕籬籬，不與交鋒，候其穀稼將熟，輒縱兵芟刈，使無遺種。舊谷既盡，新田不收，平民屯居，略無所入，於是山民饑窮，漸出降首。恪乃複敕下曰：「山民去惡從化，皆當撫慰，徙出外縣，不得嫌疑，有所執拘。」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，遺舊惡民，困迫暫出，內圖叛逆，伉縛送（言）府。恪以伉違教，遂斬以徇，以狀表上。民聞伉坐執人被戮，知官惟欲出之而已，於是老幼相攜而出，歲期，人數皆如本規。恪自領萬人，餘分給諸將。

權嘉其功，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。綜先移恪等曰：「山越恃阻，不賓曆世，緩則首鼠，急則狼顧。皇帝赫然，命將西征，神策內授，武師外震。兵不染鏑，甲不沾汗。元惡既梟，種黨歸義，蕩滌山藪，獻戎十萬。野無遺寇，邑罔殘奸。既埽凶慝，又充軍用。藜 稂莠，化為善草。魑魅魍魎，更成虎士。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，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。雖詩美執訊，易嘉折首，周之方、召，漢之衛、霍，豈足以談？功軼古人，勳超前世。主上歡然，遙用歎息。感四牡之遺典，思飲至之舊章。故遣中台近官，迎致犒賜，以旌茂功，以慰劬勞。」拜恪威北將軍，封都鄉侯。恪乞率眾佃廬江、皖口，因輕兵襲舒，掩得其民而還。複遠遣斥候，觀相徑要，欲圖壽春，權以為不可。

赤烏中，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，權方發兵應之，望氣者以為不利，於是徙恪屯於柴桑。與丞相陸遜書曰：「楊敬叔傳述清論，以為方今人物彫盡，守德業者不能復幾，宜相左右，更為輔車，上熙國事，下相珍惜。又疾世俗好相謗毀，使已成之器，中有損累；將進之徒，意不歡笑。聞此喟然，誠獨擊節。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，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，其見異者七十二人，至於子張、子路、子貢等七十之徒，亞聖之德，然猶各有所短，師辟由嘯，賜不受命，豈況下此而無所闕？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，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。加以當今取士，宜寬於往古，何者？時務從橫，而善人單少，國家職司，常苦不充。苟令性不邪惡，志在陳力，便可獎就，騁其所任。若於小小宜適，私行不足，皆宜闊略，不足縷責。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，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，況其出入者邪？故曰以道望人則難，以人望人則易，賢愚可知。自漢末以來，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，所以更相謗訕，或至於禍，原其本起，非為大讎，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，而責人專以正義。夫己不如禮，則人不服。責人以正義，則人不堪。內不服其行，外不堪其責，則不得不相怨。相怨一生，則小人得容其間。得容其間，則三至之言，浸潤之譖，紛錯交至，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，猶難以自定，況己為隙，且未能明者乎？是故張、陳至於血刃，蕭、誅不終其好，本由於此而已。夫不舍小過，纖微相責，久乃至於家戶為怨，一國無複全行之士也。」恪知遜以此嫌己，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。會遜卒，恪遷大將軍，假節，駐武昌，代遜領荊州事。

久之，權不豫，而太子少，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，中書令孫弘領少傅。權疾困，召恪、弘及太常滕胤、將軍呂據、侍中孫峻，屬以後事。吳書曰：權寢疾，議所付託。時朝臣鹹皆注意於恪，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，可付大事。權嫌恪剛很自用，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，遂固保之，乃徵恪。後引恪等見臥內，受詔床下，權詔曰：「吾疾困矣，恐不復相見，諸事一以相委。」恪歔歔流涕曰：「臣等皆受厚恩，當以死奉詔，原陛下安精神，損思慮，無以外事為念。」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，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。為治第館，設陪衛。群官百司拜揖之儀，各有品敘。諸法令有不便者，條列以聞，權輒聽之。中外翕然，人懷歡欣。

翌日，權薨。弘素與恪不平，懼為恪所治，祕權死問，欲矯詔除恪。峻以告恪，恪請弘咨事，於坐中誅之，乃發喪制服。與弟公安督融書曰：「今月十六日乙未，大行皇帝委棄萬國，群下大小，莫不傷悼。至吾父子兄弟，並受殊恩，非徒凡庸之隸，是以悲慟，肝心圯裂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，哀喜交並，不知所措。吾身受顧命，輔相幼主，竊自揆度，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，懼忝丞相輔漢之效，恐損先帝委付之明，是以憂慚惶惶，所慮萬端。且民惡其上，動見瞻觀，何時易哉？今以頑鈍之姿，處保傅之位，艱多智寡，任重謀淺，誰為脣齒？近漢之世，燕、蓋交遘，有上官之變，以身值此，何敢怡豫邪？又弟所在，與賊犬牙相錯，當於今時整頓軍具，率厲將士，警備過常，念出萬死，無顧一生，以報朝廷，無忝爾先。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，猶恐賊虜聞諱，恣睢寇竊。邊邑諸曹，已別下約敕，所部督將，不得妄委所戍，徑來奔赴。雖懷愴恨不忍之心，公義奪私，伯禽服戎，若苟違戾，非徒小故。以親正疏，古人明戒也。」恪更拜太傅。於是罷視聽，息校官，原逋責，除關稅，事崇恩澤，眾莫不悅。恪每出入，百姓延頸，思見其狀。

初，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，二年築東興堤遏湖水。後征淮南，敗以內船，由是廢不復脩。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眾於東興，更作大堤，左右結山俠築兩城，各留千人，使全端、留略守之，引軍而還。魏以吳軍入其疆土，恥於受侮，命大將胡遵、諸葛誕等率眾七萬，欲攻圍兩塢，圖壞堤遏。恪興軍四萬，晨夜赴救。遵等敕其諸軍作浮橋度，陳於堤上，分兵攻兩城。城在高峻，不可卒拔。恪遣將軍留贊、呂據、唐咨、丁奉為前部。時天寒雪，魏諸將會飲，見贊等兵少，而解置鎧甲，不持矛戟。但兜鍪刀楯，保身緣遏，大笑之，不即嚴兵。兵得上，便鼓噪亂斫。魏軍驚擾散走，爭渡浮橋，橋壞絕，自投於水，更相蹈藉。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並沒，死者數萬。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，亦斬之。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，資器山積，振旅而歸。進封恪陽都侯，加荊揚州牧，督中外諸軍事，賜金一百斤，馬二百匹，繒布各萬匹。

恪遂有輕敵之心，以十二月戰克，明年春，複欲出軍。漢晉春秋曰：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董維，令同舉，曰：「古人有言，聖人不能為時，時至亦不可失也。今敵政在私門，外內猜隔，兵挫於外，而民怨於內，自曹操以來，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。若大舉伐之，使吳攻其東，漢入其西，彼救西則東虛，重東則西輕，以練實之軍，乘虛輕之敵，破之必矣。」維從之。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，同辭諫恪，恪不聽。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，扶出。

恪乃著論諭眾意曰：「夫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王者不務兼併天下而欲垂祚後世，古今未之有也。昔戰國之時，諸侯自恃兵強地廣，互有救援，謂此足以傳世，人莫能危。恣情從懷，憚於勞苦，使秦漸得自大，遂以並之，此既然矣。近者劉景升在荊州，有眾十萬，財穀如山，不及曹操尚微，與之力競，坐觀其強大，吞滅諸袁。北方都定之後，操率三十萬眾來向荊州，當時雖有智者，不能複為畫計，於是景升兒子，交臂請降，遂為囚虜。凡敵國欲相吞，即仇讎欲相除也。有讎而長之，禍不在己，則在後人，不可不為遠慮也。昔伍子胥曰：『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二十年之外，吳其為沼乎！』夫差自恃強大，聞此邈然，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，至於臨敗悔之，豈有及乎？越小於吳，尚為吳禍，況其強大者邪？昔秦但得關西耳，尚以併吞六國，今賊皆得秦、趙、韓、魏、燕、齊九州之地，地悉戎馬之鄉，士林之藪。今以魏比古之秦，土地數倍；以吳與蜀比古六國，不能半之。然今所以能敵之，但以操時兵眾，於今適盡，而後生者未悉長大，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，續自隕斃，其子幼弱，而專彼大任，雖有智計之士，未得施用。當今伐之，是其厄會。聖人急於趨時，誠謂今日。若順眾人之情，懷偷安之計，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，不論魏之終始，而以今日遂輕其後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。自（本）以來，務在產育，今者賊民歲月繁滋，但以尚小，未可得用耳。若複十數年後，其眾必倍於今，而國家勁兵之地，皆已空盡，唯有此見眾可以定事。若不早用之，端坐使老，複十數年，略當損半，而見子弟數不足言。若賊眾一倍，而我兵損半，雖複使伊、管圖之，未可如何。今不達遠慮者，必以此言為迂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，此固眾人之所迂也。及於難至，然後頓顙，雖有智者，又不能圖。此乃古今所病，非獨一時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，故難至而不可救。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，故無以貽其子孫。今恪無具臣之才，而受大吳蕭、霍之任，智與眾同，思不經遠，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，俯仰年老，而讎敵更強，欲勿頸謝責，寧有補邪？今聞眾人或以百姓尚貧，欲務間息，此不知慮其大危，而愛其小勤者也。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閉關守險，以自娛樂，空出攻楚，身被創痍，介胄生蟣虱，將士厭困苦，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？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！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，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，未嘗不喟然歎息也。夙夜反側，所慮如此，故聊疏愚言，以達二三君子之末。若一朝隕歿，志畫不立，貴令來世知我所憂，可思於後。」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，然莫敢複難。

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，書諫恪曰：「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，計未施行。今公輔贊大業，成先帝之志，寇遠自送，將士憑賴威德，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！宜且案兵養銳，觀釁而動。今乘此勢，欲複大出，天時未可。而苟任盛意，私心以為不安。」恪題論後，為書答友曰：「足下雖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見大數。熟省此論，可以開悟矣。」於是違

眾出軍，大發州郡二十萬眾，百姓騷動，始失人心。

恪意欲曜威淮南，驅略民人，而諸將或難之曰：「今引軍深入，疆場之民，必相率遠遁，恐兵勞而功少，不如止圍新城。新城困，救必至，至而圖之，乃可大獲。」恪從其計，回軍還圍新城。攻守連月，城不拔。士卒疲勞，因暑飲水，泄下流腫，病者大半，死傷塗地。諸營吏日白病者多，恪以為詐，欲斬之，自是莫敢言。恪內惟失計，而恥城不下，忿形於色。將軍硃異有所是非，恪怒，立奪其兵。都尉蔡林數陳軍計，恪不能用，策馬奔魏。魏知戰士罷病，乃進救兵。恪引軍而去。士卒傷病，流曳道路，或頓僕坑塹，或見略獲，存亡忿痛，大小呼嗟。而恪晏然自若。出住江渚一月，圖起田於潯陽，詔召相銜，徐乃旋師。由此眾庶失望，而怨黷興矣。

秋八月軍還，陳兵導從，歸入府館。即召中書令孫嘿，厲聲謂曰：「卿等何敢妄數作詔？」嘿惶懼辭出，因病還家。恪征行之後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，一罷更選，愈治威嚴，多所罪責，當進見者，無不竦息。又改易宿衛，用其親近，複敕兵嚴，欲向青、徐。

孫峻因民之多怨，眾之所嫌，構恪欲為變，與亮謀，置酒請恪。恪將見之夜，精爽擾動，通夕不寐。明將盥漱，聞水腥臭，侍者授衣，衣服亦臭。恪怪其故，易衣易水，其臭如初，意惆悵不悅。嚴畢趨出，犬銜引其衣，恪曰：「犬不欲我行乎？」還坐，頃刻乃複起，犬又銜其衣，恪令從者逐犬，遂升車。

初，恪將征淮南，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，從者白之，令外詰問，孝子曰：「不自覺入。」時中外守備，亦悉不見，眾皆異之。出行之後，所坐事屋棟中折。自新城出住東興，有白虹見其船，還拜蔣陵，白虹複繞其車。

及將見，駐車宮門，峻已伏兵於帷中，恐恪不時入，事泄，自出見恪曰：「使君若尊體不安，自可須後，峻當具白主上。」欲以嘗知恪。恪答曰：「當自力入。」散騎常侍張約、硃恩等密書與恪曰：「今日張設非常，疑有他故。」恪省書而去。未出路門，逢太常滕胤，恪曰：「卒腹痛，不任入。」胤不知峻陰計，謂恪曰：「君自行旋未見，今上置酒請君，君已至門，宜當力進。」恪躊躇而還，劍履上殿，謝亮，還坐。設酒，恪疑未飲，峻因曰：「使君病未善乎，當有常服藥酒，自可取之。」恪意乃安，別飲所齎酒。吳曆曰：張約、硃恩密疏告恪，恪以示滕胤，胤勸恪還，恪曰：「峻小子何能為邪！但恐因酒食中人耳。」乃以藥酒入。孫盛評曰：恪與胤親厚，約等疏，非常大事，勢應示胤，共謀安危。然恪性強梁，加素侮峻，自不信，故入，豈胤微勸，便為之冒禍乎？吳曆為長。酒數行，亮還內。峻起如廁，解長衣，著短服，出曰：「有詔收諸葛恪！」吳錄曰：峻提刀稱詔收恪，亮起立曰：「非我所為！非我所為！」乳母引亮還內。吳曆云：峻先引亮入，然後出稱詔。與本傳同。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，宜如本傳及吳曆，不得如吳錄所言。恪驚起，拔劍未得，而峻刀交下。張約從旁斫峻，裁傷左手，峻應手斫約，斷右臂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，峻雲：「所取者恪也，今已死。」悉令複刃，乃除地更飲。搜神記曰：恪入，已被殺，其妻在室，使婢（語）曰：「汝何故血臭？」婢曰：「不也。」有頃愈劇，又問婢曰：「汝眼目視瞻，何以不常？」婢蹶然起躍，頭至於棟，攘臂切齒而言曰：「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！」於是大小知恪死矣，而吏兵尋至。志林曰：初權病篤，召恪輔政。臨去，大司馬呂岱戒之曰：「世方多難，子每事必十思。」恪答曰：「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，夫子曰『再思可矣』，今君令恪十思，明恪之劣也。」岱無以答，當時鹹謂之失言。虞喜曰：夫託以天下至重也，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，兼二至而管萬機，能勝之者鮮矣。自非採納群謀，詢於芻蕘，虛己受人，恆若不足，則功名不成，勳績莫著。況呂侯國之先耆，智度經遠，而甫以十思戒之，而便以示劣見拒，此元遜之疏，乃機神不俱者也。若因十思之義，廣諮當世之務，聞善速於雷動，從諫急於風移，豈得隕首殿堂，死凶豎之刃？世人奇其英辯，造次可觀，而哂呂侯無對為陋，不思安危終始之慮，是樂春藻之繁華，而忘秋實之甘口也。昔魏人伐蜀，蜀人禦之，精嚴垂發，六軍雲擾，士馬擐甲，羽檄交馳，費禕時為元帥，荷國任重，而與來敏圍棋，意無厭倦。敏臨別謂禕

：「君必能辦賊者也。」言其明略內定，貌無憂色，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。且蜀為蕞爾之國，而方向大敵，所規所圖，唯守與戰，何可矜己有餘，晏然無戚？斯乃性之寬簡，不防細微，卒為降人郭脩所害，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？往聞長寧之甄文偉，今睹元遜之逆呂侯，二事體同，故並而載之，可以鏡誡於後，永為世鑒。

先是，童謠曰：「諸葛恪，蘆葦單衣篋鉤落，於何相求成子閭。」成子閭者，反語石子岡也。建業南有長陵，名曰石子岡，葬者依焉。鉤落者，校飾革帶，世謂之鉤絡帶。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，投之於此岡。吳錄曰：恪時年五十一。

恪長子綽，騎都尉，以交關魯王事，權遣付恪，令更教誨，恪鳩殺之。中子竦，長水校尉。少子建，步兵校尉。聞恪誅，車載其母而走。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。建得渡江，欲北走魏，行數十裏，為追兵所逮。格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硃恩等，皆夷三族。

初，竦數諫恪，恪不從，常憂懼禍。及亡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：「臣聞震雷電激，不崇一朝，大風沖發，稀有極日，然猶繼以雲雨，因以潤物，是則天地之威，不可經日浹辰，帝王之怒，不宜訖情盡意。臣以狂愚，不知忌諱，敢冒破滅之罪，以邀風雨之會。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，伯叔諸父遭漢祚盡，九州鼎立，分託三方，並履忠勤，熙隆世業。爰及於恪，生長王國，陶育聖化，致名英偉，服事累紀，禍心未萌，先帝委以伊、周之任，屬以萬機之事。恪素性剛愎，矜己陵人，不能敬守神器，穆靜邦內，興功暴師，未期三出，虛耗士民，空竭府藏，專擅國憲，廢易由意，假刑劫眾，大小屏息。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，見其奸虐，日月滋甚，將恐蕩搖宇宙，傾危社稷，奮其威怒，精貫昊天，計慮先於神明，智勇百於荊、聶，躬持白刃，梟恪殿堂，勳超殊虛，功越東牟。國之元害，一朝大除，馳首徇示，六軍喜踴，日月增光，風塵不動，斯實宗廟之神靈，天人之同驗也。今恪父子三首，縣市積日，觀者數萬，詈聲成風。國之大刑，無所不震，長老孩幼，無不畢見。人情之於品物，樂極則哀生，見恪貴盛，世莫與貳，身處台輔，中間歷年，今之誅夷，無異禽獸，觀訖情反，能不慤然！且已死之人，與土壤同域，鑿掘斫刺，無所複加。原聖朝稽則乾坤，怒不極旬，使其鄉邑若故吏民，收以士伍之服，惠以三寸之棺。昔項籍受殯葬之地，韓信獲收斂之恩，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。惟陛下敦三皇之仁，垂哀矜之心，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，複受不已之恩，於以揚聲遐方，沮勸天下，豈不弘哉！昔樂布矯命彭越，臣竊恨之，不先請主上，而專名以肆情，其得不誅，實為幸耳。今臣不敢章宣愚情，以露天恩，謹伏手書，冒昧陳聞，乞聖朝哀察。」於是亮、峻聽恪故吏斂葬，遂求之於石子岡。江表傳曰：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，博士盛沖以為不應。孫休曰：「盛夏出軍，士卒傷損，無尺寸之功，不可謂能；受託孤之任，死於豎子之手，不可謂智。沖議為是。」遂寢。

始恪退軍還，聶友知其將敗，書與滕胤曰：「當人強盛，河山可拔，一朝羸縮，人情萬端，言之悲歎。」恪誅後，孫峻忌友，欲以為郁林太守，友發病憂死。友字文悌，豫章人也。吳錄曰：友有脣吻，少為縣吏。虞翻徙交州，縣令使友送之，翻與語而奇焉，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，令以為功曹。郡時見有功曹，斐見之，問曰：「縣吏聶友，可堪何職？」對曰：「此人縣間小吏耳，猶可堪曹佐。」斐曰：「論者以為宜作功曹，君其避之。」乃用為功曹。使至都，諸葛恪友之。時論謂顧子嘿、子直，其間無所複容，恪欲以友居其間，由是知名。後為將，討儋耳，還拜丹楊太守，年三十三卒。

滕胤字承嗣，北海劇人也。伯父耽，父胄，與劉繇州裏通家，以世擾亂，渡江依繇。孫權為車騎將軍，拜耽右司馬，以寬厚稱，早卒，無嗣。胄善屬文，權待以賓禮，軍國書疏，常令損益潤色之，亦不幸短命。權為吳王，追錄舊恩，封胤都亭侯。少有節操，美容儀。吳書曰：胤年十二，而孤單瑯立，能治身厲行。為人白皙，威儀可觀。每正朔朝賀脩勤，在位大臣見者，無不歎賞。弱冠尚公主。年三十，起家為丹楊太守，徙吳郡、會稽，所在見稱。吳書曰：胤上

表陳及時宜，及民間優劣，多所匡弼。權以胤故，增重公主之賜，屢加存問。胤每聽辭訟，斷罪法，察言觀色，務盡情理。人有窮冤悲苦之言，對之流涕。

太元元年，權寢疾，詣都，留為太常，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。孫亮即位，加衛將軍。

恪將悉眾伐魏，胤諫恪曰：「君以喪代之際，受伊、霍之讞，入安本朝，出摧強敵，名聲振於海內，天下莫不震動，萬姓之心，冀得蒙君而息。今猥以勞役之後，興師出征，民疲力屈，遠主有備。若攻城不克，野略無獲，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。不如案甲息師，觀隙而動。且兵者大事，事以眾濟，眾苟不悅，君獨安之？」恪曰：「諸雲不可者，皆不見計算，懷居苟安者也，而子復以為然，吾何望焉？夫以曹芳闇劣，而政在私門，彼之臣民，固有離心。今吾因國家之資，藉戰勝之威，則何往而不克哉！」以胤為都下督，掌統留事。胤白日接賓客，夜省文書，或通曉不寐。吳書曰：胤寵任彌高，接士愈勤，表奏書疏，皆自經意，不以委下。

孫峻字子遠，孫堅弟靜之曾孫也。靜生嵩。嵩生恭，為散騎侍郎。恭生峻。少便弓馬，精果膽決。孫權末，徙武衛都尉，為侍中。權臨薨，受遺輔政，領武衛將軍，故典宿衛，封都鄉侯。既誅諸葛恪，遷丞相大將軍，督中外諸軍事，假節，進封富春侯。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，峻曰：「鯀禹罪不相及，滕侯何為？」峻、胤雖內不沾洽，而外相包容，進胤爵高密侯，共事如前。吳錄曰：群臣上奏，共推峻為太尉，議胤為司徒。時有媚峻者，以為大統宜在公族，若滕胤為亞公，聲名素重，眾心所附，不可貳也。乃表以峻為丞相，又不置御史大夫，士人皆失望矣。

峻素無重名，驕矜險害，多所刑殺，百姓囂然。又奸亂宮人，與公主魯班私通。五鳳元年，吳侯英謀殺峻，英事泄死。

二年，魏將毌丘儉、文欽以眾叛，與魏人戰於樂嘉，峻帥驃騎將軍呂據、左將軍留贊襲壽春，會欽敗降，軍還。吳書曰：留贊字正明，會稽長山人。少為郡吏，與黃巾賊帥吳桓戰，手斬得桓。贊一足被創，遂屈不伸。然性烈，好讀兵書及三史，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，輒對書獨歎，因呼諸近親謂曰：「今天下擾亂，英豪並起，曆觀前世，富貴非有常人，而我屈臂在閭巷之間，存亡無以異。今欲割引吾足，幸不死而足申，幾復見用，死則已矣。」親戚皆難之。有間，贊乃以刀自割其筋，血流滂沱，氣絕良久。家人驚怖，亦以既爾，遂引申其足。足申創愈，以得蹉步。凌統聞之，請與相見，甚奇之，乃表薦贊，遂被試用。累有戰功，稍遷屯騎校尉。時事得失，每常規諫，好直言不阿旨，權以此憚之。諸葛恪征東興，贊為前部，合戰先陷陳，大敗魏師，遷左將軍。孫峻征淮南，授贊節，拜左護軍。未至壽春，道路病發，峻令贊將車重先還。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。贊病困，不能整陳，知必敗，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，曰：「吾自為將，破敵搴旗，未嘗負敗。今病困兵羸，眾寡不敵，汝速去矣，俱死無益於國，適所以快敵耳。」弟子不肯受，拔刀欲斫之，乃去。初，贊為將，臨敵必先被發叫天，因抗音而歌，左右應之，畢乃進戰，戰無不克。及敗，歎曰：「吾戰有常術，今病困若此，固命也！」遂被害，時年七十三，眾庶痛惜焉。二子略、平，並為大將。是歲，蜀使來聘，將軍孫儀、（孫邵、綝、胤）（張怡、林恂）等欲因會殺峻。事泄，儀等自殺，死者數十人，並及公主魯育。

峻欲城廣陵，朝臣知其不可城，而畏之莫敢言。唯滕胤諫止，不從，而功竟不就。

其明年，文欽說峻征魏，峻使欽與呂據、車騎（將軍）劉纂、鎮南（將軍）硃異、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、泗，以圖青、徐。峻與胤至石頭，因餞之，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。據禦軍齊整，峻惡之，稱心痛去，遂夢為諸葛恪所擊，恐懼發病死，時年三十八，以後事付綝。

孫綝字子通，與峻同祖。綝父綽為安民都尉。綝始為偏將軍，及峻死，為侍中武衛將軍，領中外諸軍事，代知朝政。呂據聞之大恐，與諸督將連名，共表薦滕胤為丞相，綝更以胤為大

司馬，代呂岱駐武昌。據引兵還，使人報胤，欲共廢繇。繇聞之，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，使中使敕文欽、劉纂、唐咨等合眾擊據，遣侍中左將軍華融、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，並喻胤宜速去意。胤自以禍反，因留融、晏，勒兵自衛，召典軍楊崇、將軍孫咨，告以繇為亂，迫融等使有書難繇。繇不聽，表言胤反，許將軍劉丞以封爵，使率兵騎急攻圍胤。胤又劫融等，使詐詔發兵。融等不從，胤皆殺之。文士傳曰：華融字德蕤，廣陵江都人。祖父避亂，居山陰蕊山下。時皇象亦寓居山陰，吳郡張溫來就象學，欲得所舍。或告溫曰：「蕊山下有華德蕤者，雖年少，美有令志，可舍也。」溫遂止融家，朝夕談講。俄而溫為選部尚書，乃擢融為太子庶子，遂知名顯達。融子譚，黃門郎，與融並見害。次子譚，以才辯稱，晉秘書監。胤顏色不變，談笑若常。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，將士見公出，必皆委繇就公。時夜已半，胤恃與據期，又難舉兵向宮，乃約令部典，說呂侯以在近道，故皆為胤盡死，無離散者。時大風，比曉，據不至。繇兵大會，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，夷胤三族。臣松之以為孫繇雖凶虐，與滕胤宿無嫌隙，胤若且順繇意，出鎮武昌，豈徒免當時之禍，仍將永保元吉，而犯機觸害，自取夷滅，悲夫！

繇遷大將軍，假節，封永甯侯，負責倨傲，多行無禮。初，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，峻厚之，至右將軍、無難督，授節蓋，平九官事。繇遇慮薄於峻時，慮怒，與將軍王惇謀殺繇。繇殺惇，慮服藥死。

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，保城請降。吳遣文欽、唐咨、全端、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。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，欽等突圍入城。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。殊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，為文欽勢。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，異敗退，為泰所迫，死傷二千人。繇於是大發卒出屯鑊裏，複遣異率將軍丁奉、黎斐等五萬人攻魏，留輜重於都陸。異屯黎漿，遣將軍任度、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，於屯西六裏為浮橋夜渡，築偃月壘。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，軍卻退就高。異複作車箱圍趣五木城。苞、泰攻異，異敗歸，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，盡焚異資糧。繇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，異不從，繇斬之於鑊裏，而遣弟恩救，會誕敗引還。繇既不能拔出誕，而喪敗士眾，自戮名將，莫不怨之。

繇以孫亮始親政事，多所難問，甚懼。還建業，稱疾不朝，築室於硤雀橋南，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，弟武衛將軍恩、偏將軍幹、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，欲以專朝自固。亮內嫌繇，乃推魯育見殺本末，責怒虎林督硃熊、熊弟外部督硃損不匡正孫峻，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，殺損於建業。繇入諫不從，亮遂與公主魯班、太常全尚、將軍劉承議誅繇。亮妃，繇從姊女也，以其謀告繇。繇率眾夜襲全尚，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，遂圍宮。江表傳曰：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，曰：「孫繇專勢，輕小於孤。孤見敕之，使速上岸，為唐咨等作援，而留湖中，不上岸一步。又委罪硃異，擅殺功臣，不先表聞。築第橋南，不復朝見。此為自在，無複所畏，不可久忍。今規取之，卿父作中軍都督，使密嚴整士馬，孤當自出臨橋，帥宿衛虎騎、左右無難一時圍之。作版詔敕繇所領皆解散，不得舉手，正爾自得之。卿去，但當使密耳。卿宣詔語卿父，勿令卿母知之，女人既不曉大事，且繇同堂姊，邂逅洩漏，誤孤非小也。」紀承詔，以告尚，尚無遠慮，以語紀母。母使人密語繇。繇夜發嚴兵廢亮，比明，兵已圍宮。亮大怒，上馬，帶鞬執弓欲出，曰：「孤大皇帝之適子，在位已五年，誰敢不從者？」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，乃不得出，歎吒二日不食，罵其妻曰：「爾父憤憤，敗我大事！」又呼紀，紀曰：「臣父奉詔不謹，負上，無面目複見。」因自殺。孫盛曰：亮傳稱亮少聰慧，勢當先與紀謀，不先令妻知也。江表傳說漏泄有由，於事為詳矣。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，召群司議曰：「少帝荒病昏亂，不可以處大位，承宗廟，以告先帝廢之。諸君若有不同者，下異議。」皆震怖，曰：「唯將軍令。」繇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，以亮罪狀班告遠近。尚書桓彝不肯署名，繇怒殺之。漢晉春秋曰：彝，魏尚書令階之弟。吳錄曰：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，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。

典軍施正勸繇徵立琅邪王休，繇從之，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：「繇以薄才，見授大任，不能輔導陛下。頃月以來，多所造立，親近劉承，悅於美色，發吏民婦女，料其好者，留於宮內，

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，習之苑中，連日續夜，大小呼嗟，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，以作戲具。殊據先帝舊臣，子男熊、損皆承父之基，以忠義自立，昔殺小主，自是大主所創，帝不復精其本末，便殺熊、損，諫不見用，諸下莫不側息。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，成以金銀，師工晝夜不息。太常全尚，累世受恩，不能督諸宗親，而全端等委城就魏。尚位過重，曾無一言以諫陛下，而與敵往來，使傳國消息，懼必傾危社稷。推案舊典，運集大王，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。以帝為會稽王，遣楷奉迎。百寮喁喁，立住道側。」

繇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，徙尚於零陵，遷公主於豫章。繇意彌溢，侮慢民神，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，又壞浮屠祠，斬道人。休既即位，稱草莽臣，詣闕上書曰：「臣伏自省，才非幹國，因緣肺腑，位極人臣，傷錦敗駕，罪負彰露，尋愆惟闕，夙夜憂懼。臣聞天命棗謚，必就有德，是以幽厲失度，周宣中興，陛下聖德，纂承大統，宜得良輔，以協雍熙，雖堯之盛，猶求稷契之佐，以協明聖之德。古人有言：『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』臣雖自展竭，無益庶政，謹上印綬節鉞，退還田裏，以避賢路。」休引見慰喻。又下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守藩於外，值茲際會，群公卿士，暨於朕躬，以奉宗廟。朕用慙然，若涉淵冰。大將軍忠計內發，扶危定傾，安康社稷，功勳赫然。昔漢孝宣踐阼，霍光尊顯，褒德賞功，古今之通義也。其以大將軍為丞相、荊州牧，食五縣。」恩為御史大夫、衛將軍，據右將軍，皆縣侯。幹雜號將軍、亭侯，闔亦封亭侯。繇一門五侯，皆典禁兵，權傾人主，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。

繇奉牛酒詣休，休不受，齋詣左將軍張布；酒酣，出怨言曰：「初廢少主時，多勸吾自為之者。吾以陛下賢明，故迎之。帝非我不立，今上禮見拒，是與凡臣無異，當複改圖耳。」布以言聞休，休銜之，恐其有變，數加賞賜，又複加恩侍中，與繇分省文書。或有告繇懷怨侮上欲圖反者，休執以付繇，繇殺之，由是愈懼，因孟宗求出屯武昌，休許焉，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，皆令裝載，所取武庫兵器，鹹令給與。吳曆曰：繇求中書兩郎，典知荊州諸軍事，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，休特聽之，其所請求，一皆給與。將軍魏邈說休曰「繇居外必有變」，武衛士施朔又告「繇欲反有徵」。休密問張布，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繇。

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，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，繇聞之，不悅。夜大風發木揚沙，繇益恐。戊辰臘會，繇稱疾。休強起之，使者十餘輩，繇不得已，將入，眾止焉。繇曰：「國家屢有命，不可辭。可豫整兵，令府內起火，因是可得速還。」遂入，尋而火起，繇求出，休曰：「外兵自多，不足煩丞相也。」繇起離席，奉、布目左右縛之。繇叩首曰：「原徙交州。」休曰：「卿何以不徙滕胤、呂據？」繇複曰：「原沒為官奴。」休曰：「何不以胤、據為奴乎！」遂斬之。以繇首令其眾曰：「諸與繇同謀皆赦。」放仗者五千人。闔乘船欲北降，追殺之。夷三族。發孫峻棺，取其印綬，斫其木而埋之，以殺魯育等故也。

繇死時年二十八。休恥與峻、繇同族。特除其屬籍，稱之曰故峻、故繇雲。休又下詔曰：「諸葛恪、滕胤、呂據蓋以無罪為峻、繇兄弟所見殘害，可為痛心，促皆改葬，各為祭奠。其懼恪等事見遠徙者，一切召還。」

濮陽興字子元，陳留人也。父逸，漢末避亂江東，官至長沙太守。逸事見陸瑁傳。興少有士名，孫權時除上虞令，稍遷至尚書左曹，以五官中郎將使蜀，還為會稽太守。時琅邪王休居會稽，興深與相結。及休即位，徵興為太常衛將軍、平軍國事，封外黃侯。

永安三年，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，作浦裏塘。詔百官會議，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，唯興以為可成。遂會諸兵民就作，功傭之費不可勝數，士卒死亡，或自賊殺，百姓大怨之。

興遷為丞相。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，邦內失望。

七年七月，休薨。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，乃勸興、布，於是興、布廢休適子而迎

立皓，皓既踐阼，加興侍郎，領青州牧。俄彧譖興、布追悔前事。十一（年）朔入朝，皓因收興、布，徙廣州，道追殺之，夷三族。

評曰：諸葛恪才氣幹略，邦人所稱，然驕且吝，周公無觀，況在於恪？矜己陵人，能無敗乎！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，則悔吝不至，何尤禍之有哉？滕胤厲脩士操，遵蹈規矩，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，必危之理也。峻、綝凶豎盈溢，固無足論者。濮陽興身居宰輔，慮不經國，協張布之邪，納萬彧之說，誅夷其宜矣。

吳書二十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

王蕃字永元，廬江人也。博覽多聞，兼通術藝。始為尚書郎，去官。孫休即位，與賀邵、薛瑩、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，皆加駙馬都尉。時論清之。遣使至蜀，蜀人稱焉，還為夏口監軍。

孫皓初，複入為常侍，與萬彧同官。彧與皓有舊，俗士挾侵，謂蕃自輕。又中書丞陳聲，皓之嬖臣，數譖毀蕃。蕃體氣高亮，不能承顏順指，時或迂意，積以見責。

甘露二年，丁忠使晉還，皓大會群臣，蕃沈醉頓伏，皓疑而不悅，輦蕃出外。頃之請還，酒亦不解。蕃性有威嚴，行止自若，皓大怒，呵左右於殿下斬之。衛將軍滕牧、征西將軍留平請，不能得。江表傳曰：皓用巫史之言，謂建業宮不利，乃西巡武昌，仍有遷都之意，恐群臣不從，乃大請會，賜將吏。問蕃「射不主皮，為力不同科，其義雲何」？蕃思惟未答，即於殿上斬蕃。出登來山，使親近將（跳）蕃首，作虎跳狼爭咋齧之，頭皆碎壞，欲以示威，使眾不敢犯也。此與本傳不同。吳錄曰：皓每於會，因酒酣，輒令侍臣嘲謔公卿，以為笑樂。萬彧既為左丞相，蕃嘲或曰：「魚潛於淵，出水煦沫。何則？物有本性，不可橫處非分也。彧出自谿穀，羊質虎皮，虛受光赫之寵，跨越三九之位，犬馬猶能識養，將何以報厚施乎！」彧曰：「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，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，蕃上誣明選，下訕楨幹，何傷於日月，適多見其不知量耳。」臣松之按本傳雲丁忠使晉還，皓為大會，於會中殺蕃，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，彧時尚未為丞相，至秋乃為相耳。吳錄所言為乖互不同。

丞相陸凱上疏曰：「常侍王蕃黃中通理，知天知物，處朝忠蹇，斯社稷之重鎮，大吳之龍逢也。昔事景皇，納言左右，景皇欽嘉，歎為異倫。而陛下忿其苦辭，惡其直對，梟之殿堂，屍骸暴棄，郡內傷心，有識悲悼。」其痛蕃如此。蕃死時年三十九，皓徙蕃家屬廣州。二弟著、延皆作佳器，郭馬起事，不為馬用，見害。

樓玄字承先，沛郡蘄人也。孫休時為監農禦史。孫皓即位，與王蕃、郭連、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，出為會稽太守，入為大司農。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，彧陳親密近識，宜用好人，皓因敕有司，求忠清之士，以應其選，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候，主殿中事。玄從九卿持刀侍衛，正身率眾，奉法而行，應對切直，數迂皓意，漸見責怒。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，駐共耳語大笑，謗訕政事，遂被詔詰責，送付廣州。

東觀令華覈上疏曰：「臣竊以治國之體，其猶治家。主田野者，皆宜良信。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，為作維綱，眾事乃理。論語曰：『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！恭己正南面而已。』言所任得其人，故優遊而自逸也。今海內未定，天下多事，事無大小，皆當關聞，動經禦坐，勞損聖慮。陛下既垂意博古，綜極藝文，加勤心好道，隨節致氣，宜得閒靜以展神思，呼翕清淳，與天同極。臣夙夜思惟，諸吏之中，任幹之事，足委仗者，無勝於樓玄。玄清忠奉公，冠冕當世，眾服其操，無與爭先。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，忠者惟正道而履之，如玄之性，終始可保，乞陛下赦玄前愆，使得自新，擢之宰司，責其後效，使為官擇人，隨才授任，則舜之恭己，近亦可得。」皓疾玄名聲，複徙玄及子據，付交趾將張奕，使以戰自效，陰別敕奕令殺之。據到交趾，病死。玄一身隨奕討賊，持刀步涉，見奕輒拜，奕未忍殺。會奕暴卒，玄殞斂奕，於器中見敕書，還

便自殺。江表傳曰：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鳩，奕以玄賢者，不忍即宣詔致藥，玄陰知之，謂奕曰：「當早告玄，玄何惜邪？」即服藥死。臣松之以玄之清高，必不以安危易操，無緣驟拜張奕，以虧其節。且禍機既發，豈百拜所免？江表傳所言，於理為長。

賀邵字興伯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吳書曰：邵，賀齊之孫，景之子。孫休即位，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，出為吳郡太守。孫皓時，入為左典軍，遷中書令，領太子太傅。

皓兇暴驕矜，政事日弊。邵上疏諫曰：

古之聖王，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，垂拱衽席之上，明照八極之際者，任賢之功也。陛下以至德淑姿，統承皇業，宜率身履道，恭奉神器，旌賢表善，以康庶政。自頃年以來，朝列紛錯，真偽相質，上下空任，文武曠位，外無山嶽之鎮，內無拾遺之臣；佞諛之徒拊翼天飛，幹弄朝威，盜竊榮利，而忠良排墜，信臣被害。是以正士摧方，而庸臣苟媚，先意承旨，各希時趣，人執反理之評，士吐詭道之論，遂使清流變濁，忠臣結舌。陛下處九天之上，隱百重之室，言出風靡，令行景從，親洽寵媚之臣，日聞順意之辭，將謂此輩實賢，而天下已平也。臣心所不安，敢不以聞。

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，荒亂之主樂聞其譽；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，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。是以古之人君，揖讓以進賢，虛己以求過，譬天位於乘輅，以虎尾為警戒。至於陛下，嚴刑法以禁直辭，黜善士以逆諫臣，眩耀毀譽之實，沈淪近習之言。昔高宗思佐，夢寐得賢，而陛下求之如忘，忽之如遺。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，才任輔弼，以醉酒之間加大戮。近鴻臚葛奚，先帝舊臣，偶有逆迕，昏醉之言耳，三爵之後，禮所不諱，陛下猥發雷霆，謂之輕慢，飲之醇酒，中毒隕命。自是之後，海內悼心，朝臣失圖，仕者以退為幸，居者以出為福，誠非所以保光洪緒，熙隆道化也。

又何定本趨走小人，僕隸之下，身無錙銖之行，能無鷹犬之用，而陛下愛其佞媚，假其威柄，使定恃寵放恣，自擅威福，口正國議，手弄天機，上虧日月之明，下塞君子之路。夫小人求入，必進奸利，定問妄興事役，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，結置山陵，芟夷林莽，殫其九野之獸，聚於重圍之內，上無益時之分，下有損耗之費。而兵士罷於運送，人力竭於驅逐，老弱饑凍，大小怨歎。臣竊觀天變，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，四時逆節，日食地震，中夏隕霜，參之典籍，皆陰氣陵陽，小人弄勢之所致也。臣嘗覽書傳，驗諸行事，災祥之應，所為寒栗。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，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，原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，下追二君攘災之道，遠覽前代任賢之功，近寤今日謬授之失，清澄朝位，旌敘俊乂，放退佞邪，抑奪奸勢，如是之輩，一勿複用，廣延淹滯，容受直辭，祇承乾指，敬奉先業，則大化光敷，天人望塞也。

傳曰：「國之興也，視民如赤子；其亡也，以民為草芥。」陛下昔韜神光，潛德東夏，以聖哲茂姿，龍飛應天，四海延頸，八方拭目，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。自登位以來，法禁轉苛，賦調益繁；中宮內豎，分佈州郡，橫興事役，競造奸利；百姓罹杼軸之困，黎民罷無己之求，老幼饑寒，家戶菜色，而所在長吏，迫畏罪負，嚴法峻刑，苦民求辦。是以人力不堪，家戶離散，呼嗟之聲，感傷和氣。又江邊戍兵，遠當以拓土廣境，近當以守界備難，宜特優育，以待有事，而徵發賦調，煙至雲集，衣不全裋褐，食不贍朝夕，出當鋒鏑之難，入抱無聊之感。是以父子相棄，叛者成行。原陛下寬賦除煩，振恤窮乏，省諸不急，蕩禁約法，則海內樂業，大化普洽。夫民者國之本，食者民之命也，今國無一年之儲，家無經月之畜，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。內有離曠之怨，外有損耗之費，使庫廩空於無用，士民饑於糟糠。

又北敵注目，伺國盛衰，陛下不恃己之威德，而怙敵之不來，忽四海之困窮，而輕虜之不為難，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。昔大皇帝勤身苦體，創基南夏，割據江山，拓土萬里，雖承天

贊，實由人力也。餘慶遺祚，至於陛下，陛下宜勉崇德器，以光前烈，愛民養士，保全先軌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，輕難得之大業，忘天下之不振，替興衰之巨變哉？臣聞否泰無常，吉凶由人，長江之限不可久恃，苟我不守，一葦可航也。昔秦建皇帝之號，據殽函之阻，德化不脩，法政苛酷，毒流生民，忠臣杜口，是以一夫大呼，社稷傾覆。近劉氏據三關之險，守重山之固，可謂金城石室，萬世之業，任授失賢，一朝喪沒，君臣系頸，共為羈僕。此當世之明鑒，目前之炯戒也。原陛下遠考前事，近鑒世變，豐基強本，割情從道，則成康之治興，而聖祖之祚隆矣。

書奏，皓深恨之。邵奉公貞正，親近所憚。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，俱被詰責，玄見送南州，邵原復職。後邵中惡風，口不能言，去職數月，皓疑其託疾，收付酒藏，掠考千所，邵卒無一語，竟見殺害，家屬徙臨海。並下詔誅玄子孫，是歲天冊元年也，邵年四十九。邵子循，字彥先。虞預晉書曰：循丁家禍，流放海濱，吳平，還鄉里。節操高厲，童（齒）不群，言行舉動，必以禮讓。好學博聞，尤善三禮。舉秀子，除陽羨、武康令。顧榮、陸機、陸雲表薦循曰：「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，才鑒清遠，服膺道素，風操凝峻，曆踐三城，刑政肅穆，守職下縣，編名凡萃，出自新邦，朝無知己，恪居遐外，志不自營，年時倏忽，而邈無階緒，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。臣等並以凡才，累授飾進，被服恩澤，忝豫朝末，知良士後時，而守局無言，懼有蔽賢之咎，是以不勝愚管，謹冒死表聞。」久之，召為太子舍人。石冰破揚州，循亦合眾，事平，杜門不出。陳敏作亂，以循為丹楊內史，循稱疾固辭，敏不敢逼。于時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，惟循與同郡硃誕不掛賊網。後除吳國內史，不就。元皇帝為鎮東將軍，請循為軍司馬，帝為晉王，以循為中書令，固讓不受，轉太常，領太子太傅。時朝廷初建，動有疑議，宗廟制度皆循所定，朝野諮詢，為一時儒宗。年六十，太興二年卒。追贈司空，諡曰穆。循諸所著論，並傳於世。子隰，臨海太守。

韋曜字弘嗣，吳郡雲陽人也。曜本名昭，史為晉諱，改之。少好學，能屬文，從丞相掾，除西安令，還為尚書郎，遷太子中庶子。

時蔡穎亦在東宮，性好博弈，太子和以為無益，命曜論之。其辭曰：

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，疾沒世而名不稱，故曰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是以古之志士，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，故勉精厲操，晨興夜寐，不遑寧息，經之以歲月，累之以日力，若甯越之勤，董生之篤，漸漬德義之淵，棲遲道藝之域。且以西伯之聖，姬公之才，猶有日昃待旦之勞，故能隆興周道，垂名億載，況在臣庶，而可以已乎？曆觀古今立功名之士，皆有累積殊異之跡，勞身苦體，契闊勤思，平居不墮其業，窮困不易其素，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，而黃霸受道於囹圄，終有榮顯之福，以成不朽之名。故山甫勤於夙夜，而吳漢不離公門，豈有遊惰哉？

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，好玩博弈，廢事棄業，忘寢與食，窮日盡明，繼以脂燭。當其臨局交爭，雌雄未決，專精銳意，心勞體倦，人事曠而不脩，賓旅闕而不接，雖有太牢之饌，韶夏之樂，不暇存也。至或賭及衣物，徒釭易行，廉恥之意弛，而忿戾之色發，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，所務不過方罫之間，勝敵無封爵之賞，獲地無兼土之實，技非六藝，用非經國；立身者不階其術，徵選者不由其道。求之於戰陳，則非孫、吳之倫也；考之於道藝，則非孔氏之門也；以變詐為務，則非忠信之事也；以劫殺為名，則非仁者之意也；而空妨日廢業，終無補益。是何異設木而擊之，置石而投之哉！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，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，臨事且猶旰食，而何博弈之足耽？夫然，故孝友之行立，貞純之名彰也。

方今大吳受命，海內未平，聖朝乾乾，務在得人，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，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，百行兼苞，文武並驚，博選良才，旌簡髦俊，設程試之科，垂金爵之賞，誠千載之

嘉會，百世之良遇也。當世之士，宜勉思至道，愛功惜力，以佐明時，使名書史籍，勳在盟府，乃君子之上務，當今之先急也。

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？枯鈺三百孰與萬人之將？袞龍之服，金石之樂，足以兼鈺局而貿博奕矣。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，是有顏、閔之志也；用之於智計，是有良、平之思也；用之於資貨，是有猗頓之富也；用之於射禦，是有將帥之備也。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。

和廢後，為黃門侍郎。孫亮即位，諸葛恪輔政，表曜為太史令，撰吳書，華覈、薛瑩等皆與參同。孫休踐阼，為中書郎、博士祭酒。命曜依劉向故事，校定眾書。又欲延曜侍講，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倖，事行多玷，憚曜侍講儒士，又性精確，懼以古今警戒休意，固爭不可。休深恨布，語在休傳。然曜竟止不入。

孫皓即位，封高陵亭侯，遷中書僕射，職省，為侍中，常領左國史。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。皓以問曜，曜答曰：「此人家筐篋中物耳。」又皓欲為父和作紀，曜執以和不登帝位，宜名為傳。如是者非一，漸見責怒。曜益憂懼，自陳衰老，求去侍、史二官，乞欲成所造書，以從業別有別付，皓終不聽。時有疾病，醫藥監護，持之愈急。

皓每饗宴，無不竟日，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，雖不悉入口，皆澆灌取盡。曜素飲酒不過二升，初見禮異時，常為裁減，或密賜茶菴以當酒，至於寵衰，更見偪強，輒以為罪。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，以嘲弄侵克，發摘私短以為歡。時有愆過，或誤犯皓諱，輒見收縛，至於誅戮。曜以為外相毀傷，內長尤恨，使不濟濟，非佳事也，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。皓以為不承用詔命，意不忠盡，遂積前後嫌忿，收曜付獄，是歲鳳皇二年也。

曜因獄吏上辭曰：「囚荷恩見哀，無與為比，曾無芒[B126]有以上報，孤辱恩寵，自陷極罪。念當灰滅，長棄黃泉，愚情慄慄，竊有所懷，貪令上聞。囚昔見世間有古曆注，其所紀載既多虛無，在書籍者亦複錯謬。囚尋按傳記，考合異同，采摭耳目所及，以作洞紀，起自庖犧，至於秦、漢，凡為三卷，當起黃武以來，別作一卷，事尚未成。又見劉熙所作釋名，信多佳者，然物類眾多，難得詳究，故時有得失，而爵位之事，又有非是。愚以官爵，今之所急，不宜乖誤。囚自忘至微，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，欲表上之。新寫始畢，會以無狀，幽囚待命，泯沒之日，恨不上聞，謹以先死列狀，乞上言秘府，於外料取，呈內以聞。追懼淺蔽，不合天聽，抱怖雀息，乞垂哀省。」

曜冀以此求免，而皓更怪其書之垢，故又以詰曜。曜對曰：「囚撰此書，實欲表上，懼有誤謬，數數省讀，不覺點汙。被問寒戰，形氣訥吃。謹追辭叩頭五百下，兩手自搏。」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：「曜運值千載，特蒙哀識，以其儒學，得與史官，貂蟬內侍，承合天問，聖朝仁篤，慎終追遠，迎神之際，垂涕敕曜。曜愚惑不達，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，而拘系史官，使聖趣不敘，至行不彰，實曜愚蔽當死之罪。然臣慄慄，見曜自少勤學，雖老不倦，探綜墳典，溫故知新，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，外史之中少過曜者。昔李陵為漢將，軍敗不還而降匈奴，司馬遷不加疾惡，為陵遊說，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，欲使畢成所撰，忍不加誅，書卒成立，垂之無窮。今曜在吳，亦漢之史遷也。伏見前後符瑞彰著，神指天應，繼出累見，一統之期，庶不復久。事平之後，當觀時設制，三王不相因禮，五帝不相沿樂，質文殊塗，損益異體，宜得曜輩依准古義，有所改立。漢氏承秦，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，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。又吳書雖已有頭角，敘贊未述。昔班固作漢書，文辭典雅，後劉珍、劉毅等作漢記，遠不及固，敘傳尤劣。今吳書當垂千載，編次諸史，後之才士論次善惡，非得良才如曜者，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。如臣頑蔽，誠非其人。曜年已七十，餘數無幾，乞赦其一等之罪，為終身徒，使成書業，永足傳示，垂之百世。謹通進表，叩頭百下。」皓不許，遂誅曜，徙其家零陵。子隆，亦有文學也。

華覈字永先，吳郡武進人也。始為上虞尉、典農都尉，以文學入為祕府郎，遷中書丞。

蜀為魏所並，覈詣宮門發表曰：「間聞賊眾蟻聚向西境，西境艱險，謂當無虞。定聞陸抗表至，成都守，臣主播越，社稷傾覆。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，今道裏長遠，不可救振，失委附之土，棄貢獻之國，臣以草芥，竊懷不寧。陛下聖仁，恩澤遠撫，卒聞如此，必垂哀悼。臣不勝忡悵之情，謹拜表以聞。」

孫皓即位，封徐陵亭侯。寶鼎二年，皓更營新宮，制度弘廣，飾以珠玉，所費甚多。是時盛夏興工，農守並廢，覈上疏諫曰：

臣聞漢文之世，九州晏然，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，歸劉氏之寬仁，省役約法，與之更始，分王子弟以藩漢室，當此之時，皆以為泰山之安，無窮之基也。至於賈誼，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，可為長歎息者六，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，火未及然而謂之安。其後變亂，皆如其言。臣雖下愚，不識大倫，竊以曩時之事，揆今之勢。

誼曰複數年間，諸王方剛，漢之傳相稱疾罷歸，欲以此為治，雖堯舜不能安。今大敵據九州之地，有大半之眾，習攻戰之餘術，乘戎馬之舊勢，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，其猶楚漢勢不兩立，非徒漢之諸王淮南、濟北而已。誼之所欲痛哭，比今為緩，抱火臥薪之喻，於今而急。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，察今勢之如此，故廣開農桑之業，積不訾之儲，恤民重役，務養戰士，是以大小感恩，各思竭命。斯運未至，早棄萬國。自是之後，強臣專政，上詭天時，下違眾議，亡安存之本，邀一時之利，數興軍旅，傾竭府藏，兵勞民困，無時獲安。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眾，哀苦之餘民耳。遂使軍資空匱，倉廩不實，布帛之賜，寒暑不周，重以失業，家戶不贍。而北積穀養民，專心向東，無複他警。蜀為西藩，土地險固，加承先主統禦之術，謂其守禦足以長久，不圖一朝，奄至傾覆。唇亡齒寒，古人所懼。交州諸郡，國之南土，交趾、九真二郡已沒，日南孤危，存亡難保，合浦以北，民皆搖動，因連避役，多有離叛，而備戍減少，威鎮轉輕，常恐呼吸復有變故。昔海虜窺寄東縣，多得離民，地習海行，狃於往年，鈔盜無日，今胸背有嫌，首尾多難，乃國朝之厄會也。誠宜住建立之役，先備豫之計，勉墾殖之業，為饑乏之救。唯恐農時將過，東作向晚，有事之日，整嚴未辦。若舍此急，盡力功作，卒有風塵不虞之變，當委版築之役，應烽燧之急，驅怨苦之眾，赴白刃之難，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。如但固守，曠日持久，則軍糧必乏，不待接刃，而戰士已困矣。

昔太戊之時，桑穀生庭，懼而脩德，怪消殷興。熒惑守心，宋以為災，景公下從瞽史之言，而熒惑退舍，景公延年。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，言發於口而通神明，臣以愚蔽，誤忝近署，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，仰慚俯愧，無所投處。退伏思惟，熒惑桑穀之異，天示二主，至如他餘錙介之妖，近是門庭小神所為，驗之天地，無有他變，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，明珠既覲，白雀繼見，萬億之祚，實靈所挺，以九域為宅，天下為家，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。又今之宮室，先帝所營，荀土立基，非為不祥。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，若大功畢竟，輿駕遷住，門行之神，皆當轉移，猶恐長久未必勝舊。屢遷不可，留則有嫌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。臣省月令，季夏之月，不可以興土功，不可以會諸侯，不可以起兵動眾，舉大事必有大殃。今雖諸侯不會，諸侯之軍與會無異。六月戊己，土行正王，既不可犯，加又農月，時不可失。昔魯隱公夏城中丘，春秋書之，垂為後戒。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，而犯天地之大禁，襲春秋之所書，廢敬授之上務，臣以愚管，竊所未安。

又恐所召離民，或有不至，討之則廢役興事，不討則日月滋（慢）。若悉並到，大眾聚會，希無疾病。且人心安則念善，苦則怨叛。江南精兵，北土所難，欲以十卒當東一人。天下未定，深可憂惜之。如此宮成，死叛五千，則北軍之眾更增五萬，若到萬人，則倍益十萬，病者有死

亡之損，叛者傳不善之語，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。今當角力中原，以定強弱，正於際會，彼益我損，加以勞困，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。

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，曰國非其國，安寧之世戒備如此，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。今雖頗種殖，聞者大水沈沒，其餘存者當須耘穫，而長吏怖期，上方諸郡，身涉山林，盡力伐材，廢農棄務，士民妻孥羸小，墾殖又薄，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。州郡見米，當待有事，冗食之眾，仰官供濟。若上下空乏，運漕不供，而北敵犯疆，使周、召更生，良、平復出，不能為陛下計明矣。臣聞君明者臣忠，主聖者臣直，是以慄慄，昧犯天威，乞垂哀省。

書奏，皓不納。後遷東觀令，領右國史，覈上疏辭讓，皓答曰：「得表，以東觀儒林之府，當講校文藝，處定疑難，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，乞更選英賢。聞之，以卿研精墳典，博覽多聞，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。當飛翰騁藻，光贊時事，以越楊、班、張、蔡之疇，怪乃謙光，厚自菲薄，宜勉脩所職，以邁先賢，勿複紛紛。」

時倉廩無儲，世俗滋侈，覈上疏曰：「今寇虜充斥，征伐未已，居無積年之儲，出無應敵之畜，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。夫財穀所生，皆出於民，趨時務農，國之上急。而都下諸官，所掌別異，各自下調，不計民力，輒與近期。長吏畏罪，晝夜催民，委舍佃事，遑赴會日，定送到都，或蘊積不用，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。到秋收月，督其限入，奪其播殖之時，而責其今年之稅，如有逋懸，則籍沒財物，故家戶貧困，衣食不足。宜暫息眾役，專心農桑，古人稱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饑，一女不織，或受其寒，是以先王治國，惟農是務。軍興以來，已向百載，農人廢南畝之務，女工停機杼之業。推此揆之，則蔬食而長饑，薄衣而履冰者，固不少矣。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。二謂求其為己勞也，求其為己死也。三謂饑者能食之，勞者能息之，有功者能賞之。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，則怨心生而功不建。今帑藏不實，民勞役猥，主之二求已備，民之三望未報。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，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，為味者口之奇，文繡者身之飾也。今事多而役繁，民貧而俗奢，百工作無用之器，婦人為綺靡之飾，不勤麻枲，並繡文黼黻，轉相仿效，恥獨無有。兵民之家，猶復逐俗，內無儋石之儲，而出有綾綺之服，至於富賈商販之家，重以金銀，奢恣尤甚。天下未平，百姓不贍，宜一生民之原，豐穀帛之業，而棄功於浮華之巧，妨日於侈靡之事，上無尊卑等級之差，下有耗財物力之損。今吏士之家，少無子女，多者三四，少者一二，通令戶有一女，十萬家則十萬人，人織績一歲一束，則十萬束矣。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，數年之間，布帛必積。恣民五色，惟所服用，但禁綺繡無益之飾。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，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，五采之飾，足以麗矣。若極粉黛，窮盛服，未必無醜婦；廢華采，去文繡，未必無美人也，若實如論，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，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？此救乏之上務，富國之本業也，使管、晏復生，無以易此。漢之文、景，承平繼統，天下已定，四方無虞，猶以彫文之傷農事，錦繡之害女紅，開富國之利，杜饑寒之本。況今六合分乖，豺狼充路，兵不離疆，甲不解帶，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，充府藏之積哉？」

皓以覈年老，敕令草表，覈不敢。又敕作草文，停立待之。覈為文曰：「咨覈小臣，草芥凡庸。遭眷值聖，受恩特隆。越從朽壤，蟬蛻朝中。熙光紫闥，青璫是憑。毳挹清露，沐浴凱風。效無絲毫，負闕山崇。滋潤含垢，恩貸累重。穢質被榮，局命得融。欲報罔極，委之皇穹。聖恩雨注，哀棄其尤。猥命草對，潤被下愚。不敢違敕，懼速罪誅。冒承詔命，魂逝形留。」

覈前後陳便宜，及貢薦良能，解釋罪過，書百餘上，皆有補益，文多不悉載。天冊元年以微譴免，數歲卒。曜、覈所論事章疏，鹹傳於世也。

評曰：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，弘博多通；樓玄清白節操，才理條暢；賀邵厲志高潔，機理清要；韋曜篤學好古，博見群籍，有記述之才。胡沖以為玄、邵、蕃一時清妙，略無優劣。必

不得已，玄宜在先，邵當次之。華覈文賦之才，有過於曜，而典誥不及也。予觀覈數獻良規，期於自盡，庶幾忠臣矣。然此數子，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，強死其理，得免為幸耳。